

道

藏

13

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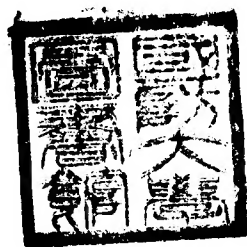
2 021 6152 4

# 道藏

第一三册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一氓





道德真經集註序

卷一

唐明皇撰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具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揅其指歸雖屬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靈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為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倘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使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噙以重朕之不德

左仙公葛玄撰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備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

竊竊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闕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譽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咸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泯之不辱飾之不榮梳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

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斯文專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實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齋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捋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上玄虛良久俛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觀太

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註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退感仰微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仍齋潔燒香想見道真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為此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二十八日中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老子大道從容無為之堂歎凡聖無能解此玄奧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神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傳授

至人比字校定外儒所雜傳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大王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真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者乎吾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至矣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曠也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真人徐來勒道德經上下二卷仙公曩者所好如親見真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誦萬遍夷心註玄者皆必昇仙尤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秘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王雱撰

昔老子嘗道術之變故著書九篇以明生之理而末世為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偽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註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為之解聖人之言既為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亦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為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為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知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見於制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蓋於時有之則夏是也夏反而為秋秋則歛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為德以復性為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也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

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為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邇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道經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道者萬物之所由生也無名無形無在無所無不周而無不備也故聖人之言常在無一而曲雖在一曲而無手游于百家者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

河曰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河曰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以無為養

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迹匿端不可稱

道○零曰可道之道適時而為時徒不留

道亦應變蓋造化密未嘗暫止昔之所是

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為道根指遽廬

為聖宅老氏方將扶其弊而開以至理故

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

名可名

河曰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明皇曰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

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

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

異故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

無名也○河曰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

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

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弼

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

也其不可道不可名也○零曰名生於實

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

唯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無名天地之始

河曰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

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

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明皇曰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與天

地天地資始故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

既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河曰

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

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



大成就如母之養子○弼曰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零曰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為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乃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

常無欲以觀其妙  
河曰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弼曰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  
明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

手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遂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河曰微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弼曰微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零曰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於佛氏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含有以求無則是更有外更有安得為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有以觀者但見其微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維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明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真有有即實無耳言微則知妙之為奧言妙則知微之為粗此法言之體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明皇曰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河曰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

亡身也  
同謂之玄

明皇曰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曰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零曰有無本一未有一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

玄之又玄  
河曰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

衆妙之門

明皇曰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河曰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弼曰兩者始與母也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

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者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其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門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雲曰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河曰自揚已美便顯彰也

斯惡已

河曰有麤玉也

皆知善之為善

河曰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明皇曰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為美所善為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

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河曰人所爭也雲曰道本無物而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而由樂著所以惡大美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嘗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

故有無之相生

河曰見有而為無也

難易之相成

河曰見難而為易也

長短之相形

河曰見短而為長也

高下之相傾

河曰見高而為下也

聲音之相和

河曰上唱下必和也前後之相隨

明皇曰六者相違遽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河曰上行下必隨也○彌曰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

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而不可偏舉之明數也○雲曰離道而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編類為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末流自生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為常故耳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篇有序可以理推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河曰以道治也○彌曰自然已足為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

明皇曰無為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

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河曰以身帥導之也

堯曰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齊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也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求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

萬物作而不辭

明皇曰今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河曰各自動也不辭謝而遂止○堯曰萬物並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焉能不辭哉生而不有

河曰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為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弼曰智慧自備為則偽也功成不居

明皇曰今萬物各遂其生不為己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恃如此則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河曰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弼曰因物而明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堯曰有則居居則遷矣

夫唯不居

河曰夫唯功成不居其位

是以不去

明皇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河曰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上六句有高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弼曰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堯曰形名而降莫不代謝唯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

河曰賢謂世俗之賢辨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

使民不爭

明皇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河曰不爭功名反自然也○堯曰賢者出眾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

不貴難得之貨

河曰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寶捐於淵

使民不為盜

明皇曰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河曰上化清靜下無貪人○堯曰民衣食足而性定矣安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為盜蓋民之生皆由安生分別此篇務



在齊物使民復性

不見可欲

河曰放鄭聲遠佞人

使心不亂

明皇曰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

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河曰不邪

淫○河曰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

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之易為而唯用是

施貴之易為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

競効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賭

○齊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

也○河曰昧者妄見可欲所以心為之潰

亂唯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真實故萬態一

視而無取舍之心若然則心貧常夷物豈

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

河曰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

明皇曰心不為可欲則亂則虛矣○河曰

除嗜慾去亂煩○河曰心虛則無所分別

此中不尚賢之義

實其腹

明皇曰道德內充則無矜拘亦如屬廢而

止不生貪求○河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

河曰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

也○河曰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

之義

弱其志

明皇曰心虛則志弱○河曰知柔謙讓不

處權也○河曰志強則夸企而勝志弱則

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

強其骨

明皇曰腹實則骨強○河曰愛精重施髓

滿骨堅○河曰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

河曰骨強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

此又申不貴貨之義

常使民無知無欲

明皇曰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

也○河曰反朴守淳○河曰守其真也○

河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

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知自

不貴貨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明皇曰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之者令

不敢為也○河曰思慮深不輕言○河曰

知者謂知為○河曰智足以亂眾者禁而

止之

為無為

河曰不造作動因循

則無不治矣

明皇曰於為無為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

矣○河曰德化厚百姓安○河曰為無為

非無為也為在於無為而已期於復性故

也竊嘗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

故君子則志強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

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強則多知骨弱

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趨不同而其

為徇外傷本一也惟至人不然弱其志非

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為無所求而道自足

也強其骨非以自立而為賢將以勝利欲

而尊德性也夫然後名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

河曰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

或不盈

明皇曰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河曰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零曰道充塞無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冲冲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為體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冲

淵兮似萬物之宗

明皇曰泉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本泉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河曰道淵深不可之也似為萬物之宗祖○零曰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為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它求當挫銳

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

河曰銳挫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當挫正之法道不自見○零曰銳挫則渾然矣銳尖之形是也

解其紛

明皇曰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鉅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須則爾結矣○河曰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零曰不與物講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

和其光

河曰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零曰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不著

同其塵

明皇曰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也○河曰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零曰道乃性之常得性之常奚足珍尚故至人有道

而不自異於塵

湛兮似或存

明皇曰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離故湛兮似有所存○河曰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而不亡○零曰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誰之子

河曰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零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廉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

象帝之先

明皇曰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河曰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弼曰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瞻也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能于道

則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追實實來則溢故冲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抑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繁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其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鏡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汚其體同塵而不渝其冥其然乎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備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零曰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為帝王矣而道更在其先

###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

河曰天地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

以萬物為芻狗

明皇曰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河曰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無施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

存則不足以備哉天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無為然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瞻矣若慧由己猶未足任也○零曰芻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以至誠也然而束芻為狗耳實何足禮敬乎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為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為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反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

聖人不仁

河曰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零曰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謂之仁彼人貌而天者仁何足以名之

以百姓為芻狗

明皇曰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

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貴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氣愛乎○河曰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弼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零曰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天地之間

天地之間

河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

其猶橐籥乎

明皇曰橐者籥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故也○河曰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零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



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明皇曰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

聲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河曰言空虛

無有用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弼曰

橐籥排橐也籥籥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

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

若橐籥也○零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

河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

禍患○零曰非應而言則窮矣舉言則為

可知此聖人之事言而不為者也

不如守中

明皇曰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

難徧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

足○河曰不如守德於中有養精神愛氣

是謂玄牝

明皇曰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

希言○弼曰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

惡事錯其言不齊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

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

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供

吹者之求也○零曰守中所以應萬變

###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

明皇曰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

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

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

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

以為喻說○河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

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

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

矣○零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

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

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能虛能盈而又

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殺故但稱不死

是謂玄牝

明皇曰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

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

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河曰言不死之

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

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

藏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

魄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

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

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

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

零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以自為陰陽以

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

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明皇曰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

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矣○河

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

氣所從往來○零曰玄牝體陰而一體之

中又自有陰陽稱門者異於戶也萬物由

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

##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摩三

河曰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零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勤

用之不勤

明皇曰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河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弼曰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迹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零曰動而愈出何動之有

##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摩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明皇曰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河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河曰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

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奉人以自與○弼曰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

明皇曰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

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

爾○河曰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

零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

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

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

天地之不自生非利手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然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

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

是以聖人後其身

河曰先人而後已也

而身先

河曰天下敬之先以為長○零曰聖人雖

聖而形與物齊唯其體天道而不爭乃能

獨異於衆使其立已而與衆敵則匹匹

婦皆足以勝之

外其身

河曰薄己而厚人也

而身存

明皇曰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

志淡泊故身存○河曰百姓愛之如父母

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零曰有我

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唯超然自表不有

吾身者物莫能傾之

非以其無私邪

河曰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



正無私所致乎

故能成其私

明皇曰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河曰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彌曰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雱曰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明皇曰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河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雱曰水者五行之首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

河曰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而不爭處衆人所惡

河曰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

彌曰人惡卑也○雱曰處一本作居

故幾於道矣

明皇曰幾近○河曰水性幾與道同○彌曰道無水有故曰幾○雱曰人有心心為火火騰上而明故好爭唯忘心體道者能利物而無心勝物也

居善地

明皇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河曰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以於地動而下人也○雱曰趣下而流

心善淵

明皇曰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停矣○河曰水深空虛淵深清明○雱曰深靜而乎

與善仁

明皇曰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河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而不與盈也

言善信

明皇曰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河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雱曰萬逝必東

政善治

明皇曰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其清靜矣○河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雱曰任理而不任情積柔弱而勝重大

事善能

明皇曰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河曰能方能圓曲直隨形○雱曰唯變所適故無不能也

動善時

明皇曰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河曰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雱曰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亦不失時

夫惟不爭

河曰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矣



明皇曰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達於物故無過尤之地○河曰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弼曰言水皆應於此道也○零曰水體一而物莫能易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為德則不能成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明皇曰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河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弼曰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零曰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明皇曰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生招殃咎故不可長保○河曰揣治也先揣

之後必棄捐○弼曰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今利勢必摧鋤故不可長保也○零曰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明皇曰此明盈難久持也○河曰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弼曰不若其已○零曰實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久乎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明皇曰比明銳不可揣也憍猶心生故咎非他與○河曰夫富當服貧貴當憍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弼曰不可長保也○零曰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算乎四者皆以已有物與為驕者同累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明皇曰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河曰言人

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弼曰四時更運功成則移○零曰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回然而世之愚者一

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實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載營魄

載營魄章第十

河曰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哀樂卒驚傷魂魄在肝魄在肺美酒甘穀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德壽延年也○零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

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者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日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抱一能無離乎

明皇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深辨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乎○河曰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弼曰載猶處也營魄人

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手則萬物自賓也○零曰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已故喪精失靈沉為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為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為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廢散其名曰罔罔罔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也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神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靡然無體不可致工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大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為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與神為一更絕四名矣此學者之至要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此當由心得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明皇曰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乎○河曰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弼曰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零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全神全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氣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衆恃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唯氣所為沈陷越伏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全神全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

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

滌除玄覽

河曰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  
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手

明皇曰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  
使令清靜能無疵病乎○河曰不淫邪也  
濁曰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歸至於極  
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  
玄同也○零曰能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  
明智明則可以滌滌除去而玄覽至理矣  
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儻觀一  
疵則非識理也

愛民治國

河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

國安

能無為乎

明皇曰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  
自化矣自上管蠅皆教脩身身脩則德全  
故可為君矣○河曰治身者呼吸精氣無

今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

弼曰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  
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  
能無以智乎則民又僻而國治也○零曰  
如上說為已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  
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為則非所以  
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為此道之  
至也

天門開闔

河曰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兩  
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闔謂喘息闔謂呼  
吸也

能為雌手

明皇曰天門歷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  
人君應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  
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闔謂之變言聖  
人撫運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  
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曰治身  
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  
弼曰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

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

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固而不為言天門開  
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零  
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  
莊子所謂有物象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  
其德主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  
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  
明白四達

河曰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  
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  
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明皇曰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  
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曰能無  
知乎○河曰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  
弼曰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  
為手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  
守則萬物自化○零曰理無足知知以應  
物既知至理則自當無知唯能無知故無  
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

妙何足謂知也竊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真聖人之知也

生之畜之  
河曰道生萬物而畜養之○<sup>十二</sup>彌曰不塞其原也不禁其性也○<sup>十三</sup>雱曰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以生畜萬物矣

生而不有  
河曰道生萬物無所取有○<sup>十四</sup>雱曰道生萬物物之與道常為一體誰有之者為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sup>十五</sup>雱曰不得已而為為於已然之時雖有為之之功而起然自喪豈復矜恃哉

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sup>十六</sup>雱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為矣雖在物上如標枝然豈有分割之功乎是謂玄德

明皇曰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若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sup>十七</sup>河曰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sup>十八</sup>彌曰不塞其源則物自生何功之

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情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又知其主出乎幽冥○<sup>十九</sup>雱曰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聞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此篇之義主

於無為故雖為長而德猶稱玄也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脩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

河曰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

轂中有孔故眾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眾弱共扶強

當其無有車之用

明皇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

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眾夫轅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有皆為棄物矣○<sup>二十</sup>河曰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轡中空虛人得載其上○<sup>二十一</sup>彌曰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眾也  
雱曰共一本作用

埏埴以為器

河曰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飲食之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明皇曰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sup>二十二</sup>河曰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  
鑿戶牖以為室

河曰謂作屋室

當其無有室之用

明皇曰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戶○<sup>二十三</sup>河曰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sup>二十四</sup>雱曰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

皆以無有為用

故有之以為利

河曰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

明皇曰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羸有之用無以明妙無之利有爾○河曰言虛空者乃可用感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弼曰木填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雱曰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夫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但為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真無非有非無乃真妙有也

###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河曰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

五音令人耳聾

河曰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

明皇曰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嗜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河曰爽亡也人嗜五味於口則口亡言失於道味也○雱曰人生而靜目物有遷耳自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真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故昧於聲聲色色味味之妙者聲色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明皇曰馳騁代務執者有為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聞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河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弼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失耳目口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雱曰足於內則得遂於外則惑故

馳騁田獵血氣俱作心為發狂明逐物失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明皇曰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今道行有所妨傷○河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傷身辱也○弼曰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雱曰難得之貨非適於養已而愚者妄以為美因毀行以求之唯明乎天下之良貴與夫有萬之富則外物莫能傷矣

是以聖人為腹

河曰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為目

河曰目不安視安視泄情於外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取此舍受之腹去彼安視之目河曰去彼目之安視取此腹之養性○弼曰為腹者以物養已為目者以目役已故聖人不為目也○雱曰腹無所不容目觸

類分別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明皇曰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河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

曰心榮於見寵則辱孰甚焉

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此也此上兩句正標○河曰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零曰有貴而累其心則其患大矣如人有身動輒自累何謂寵辱

河曰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零曰一本此有若驚二字非也若曰寵乃世之所榮何以為辱乎設問以發下文寵為下

明皇曰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嬌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河曰辱為下賤○零曰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趙孟能賤之者寵於人者也凡生莫不有真君足以高

天下莫不有真宰足以制萬物而愚者失其良貴逐物求榮與奪之權在人之乎而吾之憂喜繫於得失豈不早且惑乎驚生於有愛而畏奪故有寵之累如驚也彼三仕三已而無喜愠之色者固驚乎謂誰受寵而不自榮則居寵而非辱矣

得之若驚  
河曰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不敢奢  
失之若驚

河曰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是謂寵辱若驚  
明皇曰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惑滯雖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

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弼曰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為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零曰為其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之○河曰復還自問何故畏人若身○弼曰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零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為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

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明皇曰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溫故為身患○河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憂喜勤勞念

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弼曰由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

弼曰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

明皇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河曰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雱曰萬物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特形為已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義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於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手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太平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於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河曰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以立不可以久也○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此乃可以託天下也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明皇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託寄結成者天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辨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河曰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弼曰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傳之也○雱曰聖人無身故土宜足以堯舜有身而為之則累矣苟未及乎

無身則難尊生重本不以物易己者如可以寄託天下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若此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一本作可以託天下矣可以寄天下矣此王弼取南華為定

非是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明皇曰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詔曰夷○河曰無色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雱曰道至於萬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虞非目所親聽之不聞名曰希

明皇曰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好曰希

河曰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雱曰物相感觸乃有聲響大道不與物鄰用心求之其去已遠故曰希則經所謂大音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明皇曰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物焉故詔曰微○河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詰

河曰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故混而為一

明皇曰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希夷微爾道非希夷微故復混而為一○河曰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為一○彌曰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為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零曰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瞭然為一矣

其上不瞰

河曰言一在天上不瞰瞰光明其下不昧

明皇曰在上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

河曰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零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瞰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繩繩者不可名

河曰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官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

復歸於無物

明皇曰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瞰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河曰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零曰道有常度其理可信故曰繩繩

雖繩而實無定體故不可名要其極也未始有物至矣不可加矣

是謂無狀之狀

河曰言一無形狀而能為物作形狀也○零曰有而不可見

無物之象

河曰一無物質而為萬物設形象也○彌曰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零曰有而不可得

是謂惚恍

明皇曰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河曰一忽忽恍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之也○零曰不可得而定也○零曰忽者有之疑於無恍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迎之不見其首河曰一無端末不可預持也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

隨之不見其後

明皇曰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後故隨之不見其後○河曰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著○雱曰物有定體乃分前後道既無形孰為首尾此言道之運用故可迎隨雖

曰迎隨而迎隨在物道未嘗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明皇曰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也○河曰聖人執守古道主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雱曰有有其事○雱曰古之道謂古今常一之道唯其古今常一故可御世故之萬變

能知古始

雱曰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是謂道紀

明皇曰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河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雱曰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

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

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雱曰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則莊

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卷二

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古之善為士者

古之善為士者

河曰謂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河曰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

深不可識

明皇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

不可識知○河曰道德深邃不可識知內

視若旨反聽若聾莫知所長○雱曰士者

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

於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

士者異於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明皇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

之謂下文也○河曰謂下句也

豫若冬涉川

明皇曰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豫如涉冬

川衆人貧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  
河曰舉事輒加重慎與乎若冬涉川心  
難之也○弼曰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  
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雱曰豫者  
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於物迫而後動  
冬涉者臨事逡巡若不得已也莊子曰不  
從事於務

猶若畏四鄰

明皇曰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  
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河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  
鄰知之也○弼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  
然不知所趣向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  
觀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雱曰可以無  
戒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寥幽深不出性宅  
故常如畏鄰歛行而不縱也

儼若容

河曰如容由至人儼然無所造作也○雱  
曰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  
渙若氷將釋

明皇曰雖則儼然若容無所造為而不凝  
滯於物渙然若春氷之釋散也○河曰敦  
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  
雱曰人生之始同於太虛凝為我體如水  
有氷故為道有氷解凍釋者事至於此其  
容已不滯於一體渙然將釋矣切嘗原之  
人性如水為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  
者反本而已矣

敦若其若樸

明皇曰雖渙然氷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  
若質樸而無所分別○河曰敦者質厚樸  
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也○雱曰  
材未為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氷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於人偽故若  
樸也

曠若其若谷

明皇曰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合容若彼  
容谷○河曰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  
功名無所不包也○雱曰性全不虧而不  
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渾若其若濁

明皇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清○河曰渾者  
守本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專  
弼曰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  
名也○雱曰水性本清而濁者混於物空  
人不自潔於物故渾然若濁者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明皇曰孰誰也誰能於彼澤濁以靜澄止  
之今徐自清乎○河曰孰誰也誰能如水  
之濁以而靜之徐徐自清也○雱曰澄性  
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雅靜以俟  
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  
者以其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明皇曰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  
運動修行今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  
出也生猶動出○河曰誰能安靜以久徐  
徐以長生也○弼曰夫晦以理物則得明  
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  
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

零曰歸於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為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妙之文同

保此道者不欲盈

明皇曰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河曰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零曰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之則是自有此道達道遠矣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明皇曰夫惟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河曰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敝不爲新成敝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零曰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得道者未嘗盈

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人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

河曰得道之人損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於虛極

守靜篇

明皇曰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富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河曰守清靜行篤厚○弼曰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零曰致虛欲極守靜欲篤欲觀物理者必先致一也學者之事實則妨道動則達性故爾萬物並作

河曰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弼曰動作生長○零曰萬物由虛靜出生還歸於虛靜春生秋死之變可見矣

吾以觀其復

明皇曰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爾○河曰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念重本也○弼曰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零曰虛靜則明明則見理見理非以有爲將觀復性之情也

夫物芸芸

河曰芸芸者華葉盛各復歸其根

明皇曰又云所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華葉芸芸生性皆歸復其根故本有作芸芸者芸芸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根本爾○河曰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也○弼曰各

反其所始也○零曰復復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河曰浮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

靜曰復命

明皇曰華葉萎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河曰言安靜者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也○零曰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者在生之先道之全體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觀復窮理也歸根盡性也復命至於命也至於命極矣而不離於性也

復命曰常

河曰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弼曰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零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唯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運矣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河曰能知道之所常操則為明零曰所知非常則非真知也聖人所貴夫明者自見而已

不知常妄作凶

明皇曰不恒其德或承祭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矣○河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弼曰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零曰不會於性命之極則種種色相皆以為實因生妄情與接為搖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禍慘焉

知常容

明皇曰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合容○河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去情忘欲無所不包容也○弼曰無所不包

通也○零曰知常則達于無疵何所不容

容乃公

明皇曰含容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正○河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政無私○弼曰無所不包通則乃至子蕩然公平也○零曰無物我之殊何私之有

公乃王

明皇曰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河曰公政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弼曰蕩然公平則乃至子無所不周普也○零曰內公則外王

王乃天

明皇曰萬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河曰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弼曰無所不周普則乃至子同乎天也○零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明皇曰王德如天乃能行道○河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弼曰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子極虛無也○零曰因有

道乃與天侔侔天乃所以盡道道則莫知其天乎人乎

道乃久

明皇曰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河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弼曰窮極虛無得物之常則乃至於窮極也○雱曰所謂常也

沒身不殆

明皇曰同天行道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河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不危殆也○弼曰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兇虎無所投其爪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雱曰天地並生萬物爲一孰能免之

###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

明皇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河曰太上謂大君無

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樸也○弼曰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下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雱曰因三皇之出無爲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之乎

其次親而譽之

明皇曰述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河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弼曰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善施化使下得親而譽之也雱曰政有明效則百姓戴恩懷德毀譽之名彰雖足以爲治一時而上已離道德之全下已失性命之正亂自此始矣此仁義之治

其次畏之

河曰設刑法以治之○弼曰不能復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雱曰此法制之治其次侮之

明皇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則驅以刑罰

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河曰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弼曰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雱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一本作畏之侮之無其次二字信不足焉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則有巧詐民有不信焉

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河曰君信不足於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弼曰言從上也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累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濟也○雱曰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經曰其中有信人盡其性則不失天命之常故曰信也上離道而治則非性之質而失其常矣故於信爲不足上於信不足則下必至於偷薄詐僞故曰有不信也下有不信亂之大者猶考其實言

明皇曰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河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聖於言恐離道失自然○雱曰猶豫之猶猶者不決貴者不輕也莊子曰言者風波也聖人出言常若有所疑不敢輕

發言且不敢輕而況於為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聖人猶難之一本無字字非

功成事遂

河曰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

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也○河曰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弼曰自然其端非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親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猶兮其貴言也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雱曰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是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明皇曰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滯沫生於不足周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世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河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弼曰失無為之事更以施慈立善道進物也

智惠出有大偽

明皇曰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河曰智惠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費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姦詐弼曰行術用明以察姦偽趣親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惠出則大偽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明皇曰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踈戚無倫不和也久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河曰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雱曰至德之世民盡其性

六親非不孝慈而孝慈以為常故無孝慈之名今尚孝慈之行而尊之者更由六親有不和故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明皇曰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河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耶備爭權乃有忠臣臣救其君也○弼曰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內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雱曰明治則人無不忠孰為忠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

河曰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盡象含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河曰棄智惠反無為民利百倍

明皇曰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



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狃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天性是有百倍之利○河曰農事無私○零曰民之性質純粹無疵以其失真沉偽故強立聖智以為君師而民因聖智之迹更逐而不反離本愈遠矣故有一時之小補而終使民喪其不貲之樸絕而棄之則民復於無事其利可勝計哉

### 絕仁棄義

河曰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信

### 民復孝慈

明皇曰絕兼愛之仁棄裁制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河曰德化淳也○零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盛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考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子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

老相為終始矣

### 絕巧棄利

河曰絕巧者詐偽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也

### 盜賊無有

明皇曰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和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賊矣○零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 此三者

河曰謂上三事所棄絕也

### 以為文不足

河曰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零曰文於質為末末勝則不足民所以失性一本云文而未足非

### 故今有所屬

明皇曰此三者俱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至教更令有所著謂下文也河曰當如下句○零曰今屬其性於下四事

### 見素抱樸

河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樸以示故可法則○零曰不見物而見自性也素者性之質人生而靜不染諸物故無文而素蓋秋之時萬物復靜其色為白天理固然樸者性之全以樸為本以器為末

### 少私寡欲

明皇曰見真素抱樸少私邪寡貪欲○河曰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零曰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云絕文甚不足不令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今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零曰私欲皆有已之所為有已則有物有則外重外重則失本矣

###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 絕學

河曰絕學不真不合道文無憂

明皇曰絕仁為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河曰除浮華則無憂患也○雲曰學所以求復命見至於命則不見有物無所用學矣為道至此則避絕吉凶孰能憂之孔子曰樂天知命憂之大有者有知

有樂則非體道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河曰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明皇曰唯則恭阿則慢磨唱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阿則善慢磨則惡以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復相去遠哉○河曰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雲曰道體本一已降於全復分陰陽擾擾起矣種種分別皆屬妄心照以道真理同夢幻且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元無異狀而世之人以唯為恭以阿為慢是非喜怒因此生情及求唯阿所以異者竟何謂

也善惡之殊亦若此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河曰人為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今色殺仁賢○弼曰下篇云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然則學者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鳩鵲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異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為用也○雲曰至人不見一物善惡無所分而不廢世人善惡諸法但於其中灑然不累耳自相去何若已上所以明心之無累而無累者本不自異於世故種種分別與民同之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聖人絕累忘形亦可患乎而易有吉凶之象者因民情而已莊子曰不忽於人道既兼忘宜若忽

人事而實無忽也

荒兮其未央哉

明皇曰若不畏絕俗學則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河曰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為文未央止也○弼曰歎與俗相返之遠也○雲曰萬化相推終則有始生生無盡豈有央乎而世人欲物物為之美惡不亦惑乎唯聖人能知萬古一時而無得失於其間也

衆人熙熙

○河曰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河曰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

如春登臺

明皇曰衆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臺動生貪欲○河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弼曰衆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若享太牢如春登臺也○雲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

變衆人則隨化而遷一見美惡樂得其生  
自以為美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  
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  
明乎至理者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我獨怕兮其未兆

河曰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  
如嬰兒之未孩

明皇曰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略無形  
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河曰如小兒  
未能答偶人時也○弼曰言我廓然無形  
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未能孩也○  
雲曰性體怕然不明智慮含和守一同於  
嬰兒古本作廓兮非也怕與泊同怕者不  
流之義廓者虛大之名文義考之理當從  
怕

乘乘兮若無所歸

明皇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  
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河曰我乘  
乘如窮鄙無所歸就○弼曰若無所宅○  
雲曰乘乘者乘萬物之變而不自私故若

無所歸蓋唯變所適無所嚮者故也一本  
作偏偏兮無所歸非也

衆人皆有餘

明皇曰耽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餘以  
示光大○河曰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  
為詐○雲曰矜攬庶物故常有餘

而我獨若遺

明皇曰常若不足有所遺忘○河曰我獨  
如遺棄似不足也○弼曰衆人無不有懷  
有志盈溢胃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  
無為無欲若遺失之也○雲曰超然自喪  
不有其有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曰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  
心也○弼曰絕愚之心無所別析意無  
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親我類然若此也  
純純兮

明皇曰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  
心純純故若遺爾○河曰無所分別○弼  
曰無所別析不可為名○雲曰純純兮似

愚而真智之極一本純純作沌沌

俗人昭昭

明皇曰矜巧智也○河曰明且達也○弼  
曰耀其光也

我獨若昏

明皇曰自韜晦也○河曰如闇昧也○雲  
曰物我兼忘不主分別故若昏

俗人察察

明皇曰立法制也○河曰察察急且疾也  
弼曰分別別析也○雲曰推昭昭之意加  
之政則察察矣

我獨悶悶

明皇曰唯寬大也○河曰悶悶無所割截  
雲曰推若昏之意加之政則寬大悶悶然  
矣悶悶謂不取日前小快

澹兮其若海

河曰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  
極也○弼曰情不可親○雲曰自怕兮未  
兆而下有諸事物及此又歸於性本湛然  
深廣如海之積水水性全矣一本作忽若

晦非是

璽兮似無所止

明皇曰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河曰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弼曰無所繫繫○璽曰澹兮若海以言性體此則言其用璽然無所不通而無所繫著非用而何一本璽作寂非衆人皆有以

明皇曰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河曰以有為也○弼曰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璽曰物於物則為物用物物而不物於物則用物而物莫能用而我獨頑

河曰我獨無為

似鄙

明皇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河曰鄙似若不逮也○弼曰無所欲為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璽曰物莫能入可

謂頑矣見若不覩可謂鄙矣一本且作似亦通

我獨異於人

明皇曰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河曰我獨與人異也

而貴求食於母

明皇曰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谷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

諱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

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為定格○弼曰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未飾之華

故曰我獨欲異於人○璽曰不外逐物而取養於道道者萬物之母也一本無求於

兩字亦通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河曰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明皇曰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河曰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弼曰孔空也唯以空為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璽曰道之在我之謂德德至則與道為一道不可容因德而顯德者無我從道而已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明皇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河曰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無所定也○璽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忽兮恍其中有像

河曰道唯恍惚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璽曰一陰一陽乃成象一本作忽兮恍兮

恍兮忽其中有物

明皇曰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

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河曰道唯恍忽其中有一經營造化因氣立質。○弼曰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零曰一陽一陰乃成物恍惚者陰陽之妙故能變化以成象物一本作恍兮忽兮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明皇曰惚恍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河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

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弼曰窈冥深遠之欺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零曰精者物生之始前稱象物道之具體道體既具乃生萬類萬類之所出在深妙不測之際故云窈兮冥兮其精甚真

河曰言道精氣神妙甚真也非有飾也。○零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真而更云甚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也。○

其中有信

明皇曰窈冥之情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河曰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弼曰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零曰窈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者有分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明皇曰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河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弼曰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也。○零曰常道常名未常變易

以閱衆甫

明皇曰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曰

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零曰甫美也莊子曰神奇復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夫萬物之美遷易不常唯道常住故能徧閱之閱如閱人多矣

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河曰我何以知從道受氣

以此

明皇曰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河曰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皆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零曰道常住而衆美不常故能閱其萬變聖人所以能知衆美之不常者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明皇曰曲己以應務則全。○河曰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弼曰不自見其明則

全也。○雱曰：至人沖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而順物之變，不與物迁，孰能傷之？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主相類。

枉則直

明皇曰：枉已以申人則直。○河曰：枉屈已

而申人，久久自得直也。○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雱曰：於形枉者，於理為直。有我者，執我之直以過物，而不知物變之無窮，其直乃枉也。唯順物之枉而不自有其直，則理直於中矣。一本直作正。

窪則盈

明皇曰：執謙德則常盈。○河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也。○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雱曰：澤以窪下，故眾水鍾焉。

弊則新

明皇曰：守弊薄則日新。○河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雱曰：非秋冬之雕敝，則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明皇曰：抱一不離則無失。○河曰：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雱曰：道在乎微性存乎樸，得者得其本，故不多也。欲體上四事，唯得一者能之。

多則惑

明皇曰：有多為則惑亂。○河曰：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弼曰：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迷，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雱曰：棄本逐末，妄見多岐。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明皇曰：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河曰：抱守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雱曰：抱一者不離於精，夫唯抱一不二，乃體道盡性，物我玄同，故能應而不窮也。此句上文言道之理，聖人抱一乃能見此理，故行如下文云。

不自見故明

明皇曰：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

則其德全自明。○河曰：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雱曰：自見則有己，有己則救於己，故不能曲以應變。

不自是故彰

明皇曰：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以申人，則其是直自彰矣。○河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雱曰：無己是則能枉以應理，不期彰而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明皇曰：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已矣。○河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雱曰：伐功生乎滿，假知窪之為盈，則豈有滿假之累？

不自矜故長

明皇曰：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推其長。○河曰：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久不危。○雱曰：矜者，耀其榮之謂，耀其榮則弊矣。唯能居弊，乃所以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河曰此言

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曰唯沖虛不實無心於物物欲有之而不

得而況能與之爭乎此篇之義要在忘我

故結之以不爭而終始以曲則全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曰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

誠全而歸之

明皇曰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

者則必全理而歸之○河曰誠實也能行

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

也○

○

○

○

○

○

○

○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廉四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明皇曰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

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

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

自然矣○河曰希言者謂愛言也愛言者

自然之道○

○

○

○

○

○

○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明皇曰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疾執

滯則失道而生迷○河曰飄風疾風也驟

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

○

過所以不能久

孰為此者天地

河曰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

所為

天地尚不能久

河曰不終於朝暮也

而況於人乎

明皇曰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

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

求了悟其可得乎○河曰天地至神合為

○

○

○

○

○

○

○

○

○

○



形無為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絲絲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雱曰一本無下道者二字

德者同於德

明皇曰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為同於道用矣○河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同也○弼曰得少也少則德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明皇曰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自同於失矣○河曰失謂任己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弼曰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失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雱曰一本德作得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河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河曰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明皇曰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河曰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弼曰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雱曰凡人之生不待物而有所謂獨化者是也不待物而有則固希而自然矣而失性者妄有我體而從事於道故屈己以從道然則道為之主而吾所謂其君者反臣於道矣故從事於道者有此道德失之三等而同歸於失此由不冥於希而立己待物離一為二而交感生患也

信不足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足也有不信

明皇曰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失是有不信也○河曰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大就燥自然之類也○弼曰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雱曰降手希則失性命之常於信為不足上於信不足

則下必至乎不信此又明修己治人皆嘗用希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

河曰政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弼曰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明皇曰政舉踵而望也跨以跨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政求久立

跨求行履乎○河曰自以為貴而跨於人眾共蔽之使不得行○雱曰不適其形之常故失性之用

自見者不明

明皇曰靈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河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為應道殊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

自是者不彰

明皇曰是己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河曰自以為是而非人眾共蔽之使不得彰

明

自伐者無功

明皇曰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河曰所為而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也

自矜者不長

明皇曰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河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河曰贅食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

道曰賦歛餘祿食為貪行○弼曰其難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饒之餘也本雖美更可歲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疣贅者也○零曰皆在分外物或惡之

河曰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也

故有道者不處也

明皇曰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

不處斯事矣○河曰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明皇曰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

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生○河曰謂道無形混然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弼曰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千故先天地生○零曰道之中體混然而成其視天地亦由一物耳而此特云先天地者老氏將斂天下之散亂迷錯而復之性本故且舉混成而已蓋由萬殊而觀則此為道之全而由道本以觀則雖混成者猶散殊也目之為物則明更有物之物之妙耳

寂寥寥

零曰混成無象

獨立而不改

河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

匹雙不改者君子常○弼曰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零曰混成之體常而不易

周行而不殆

河曰道通行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熈記陰不竊無不貫穿不危殆○零曰混成之用也萬物由我以生死我常制其命孰能危之

可以為天下母

明皇曰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編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河曰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弼曰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為天地母也

吾不知其名

弼曰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河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弼曰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強名之曰大

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道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道而名曰大○河曰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弼曰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為之名曰大○零曰道譬萬物則無乎不周可謂大矣雖然大名既立全體已虧

大曰逝

河曰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弼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零曰大則有用逝者周行攬物功用

著矣

逝曰遠

河曰言遠者窮乎無窮希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零曰道之為用無所不極可謂遠矣而去本亦遠矣此謂混成而已若道之至則非遠非近也

遠曰反

明皇曰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反在於身心而證之矣○河曰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在人身也○弼曰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所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志獨立故曰返也○零曰有為有形復歸於無事無物往來不窮終則有始也

故道天大大地大王亦大

明皇曰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河曰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

者無所不載也王天大者無所不制也○弼

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零曰天地能體道故皆大王者在帝皇之下人道之至處凡老氏之說言道之中體未盡絕際姑盡性而已王以歸往為名能盡人之性則人歸之矣猶百谷之宗江海也盡性則體道故示大

域中有四大

弼曰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自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手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零曰道之中體因物而名故未離域

中

而王處一焉

明皇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今有所法謂下文也○河曰八極之內有四

大王居一也○弼曰處人主之大也○零曰一本云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

河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置也

零曰言王舉人之盡性者此復言人者明王德止於人事人性自具王德也

地法天

河曰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河曰道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

明皇曰人謂王也為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今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今道法自然之性○河曰道長生自然無所法也○弼曰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能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

靜為躁君

明皇曰靜者制動故靜為君○河曰人君不靜則失神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天虧也○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明皇曰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河曰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弼曰以重為本不離○零曰行以輕為速而必藉輜重以自給遠而違之則必困於中道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明皇曰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河曰榮觀謂官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弼曰不以經心之也○零曰雖有榮觀在前必得燕處之處乃能安身此明躁靜之

重為輕根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明皇曰重者制輕故重為根○河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

義

如何萬乘之主

河曰如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萬乘之主謂王者

而以身輕天下

明皇曰如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如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河曰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者恣輕淫也○雱曰人主以天下為根不可以一身故輕之

輕則失臣

河曰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而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

明皇曰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河曰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弼曰輕不真重也失本為喪身也失君謂失君位也○雱曰臣一作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明皇曰於諸法中失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也○河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弼曰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雱曰體神則周行而無迹且聖人不得已而有行則常不使迹著於世恐民之遷其德耳莊子所謂行而無迹者是

善言無瑕謫

明皇曰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道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河曰善言謂擇言而出則無瑕疵非過於天下弼曰順物之性不別不折故無取謫可得其門也○雱曰危言日出出不以心故言滿天下而實未嘗言何瑕謫之有善計不用籌算明皇曰能了諸法本無子門一以貫之不生他克故無勞用文自非天下計無計相非善而何○河曰善以道計專者則守一

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善策而可知也○

弼曰因是乎數不假形也○雱曰一生二生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唯冥於一相不墮諸數則身外無物物來即了何假籌算乎一本作善計無籌策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明皇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乎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捷其可開乎○雱曰藏於不得避而閉之以無外則閉外無物孰能開之易所謂退藏於密者類此夫如是則神不能窺其迹況得其門而入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明皇曰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河曰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捷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雱曰以已信結天下之信孰能解之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河曰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

故無棄人

河曰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弼曰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心

常善救物

河曰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

殘傷

故無棄物

明皇曰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河曰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sup>第</sup>弼曰聖人體盡無窮以神為用故能有此五善然後能瞻足一切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宜也夫五善存乎其身而因餘以為人而其効至於人物無棄可謂至德也已蓋聖人所為教人亦

不使遷其性而已故雖有言行而泯然無迹且常定于一不以計數亂其心以至於聞之結之莫非在宥其唯則聖人所以救人之道簡矣蓋持之在身而實所以救人也一本無常善救物已下八字

是謂襲明

明皇曰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遺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河曰聖人善救人物謂襲明大道也○<sup>第</sup>弼曰襲如楊襲之襲聖人之在天下不敢自見其明明見則事物畢彰民必離本非善教之道矣如上五事皆襲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河曰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弼曰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善人之資

明皇曰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河曰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弼曰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

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sup>第</sup>弼曰善人有不善人然後善教之功著故曰資

不責其師

河曰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明皇曰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河曰無所使也○<sup>第</sup>弼曰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強立師資之名假為善教之德要而極之則道通為一孰為師資然則非但我不愛資而已又能使天下忘我也所以能至於天下忘我者亦以五善而已

雖智大迷

河曰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弼曰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sup>第</sup>弼曰智者有知有知則能見有物之理而不知無物之妙故道妙至此智者大迷

是謂要妙

明皇曰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河曰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十七

知其雄守其雌

雱曰雄動雌靜靜則不離於真但靜而已則非道之全故至人以雌為常而常知雄也

為天下谿

河曰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弱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雱曰谿以下而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此盡性者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河曰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雱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逝之在我

者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明皇曰雄者忠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令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矣○河曰復當歸志於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弼曰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

天下之先者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雱曰嬰兒含和守一

欲慮不明性之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

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白守其黑

雱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河曰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黯黯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黯黯如闇昧無所

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弼曰式模則也

為天下式

雱曰至人以聖為天下法聖者體之中故也

常德不忒

河曰人能為天下法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弼曰忒差也○雱曰經於事業者遠大則疑於有忒而適時應物如天運寒暑時之自然而心無積怒故不差忒也

復歸於無極

明皇曰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河曰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弼曰不可窮也○雱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化則日禪而無窮故無窮者聖之體也從體起用還歸其本

知其榮守其辱

雱曰聖人至此等一切相去未歸本德之



至極未如是以體神也古之道術有殘形壞衣自處污下以高教者義同於此

為天下谷

河曰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如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

水流入深谷也○零曰谷一虛一盈而能應一切故象神神者充塞無外有之不得用之不窮者是蓋守辱精也精故能神唯精可以入神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河曰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已○零曰降神一等則於性為不足故道至體神乃真盡性

復歸於樸

明皇曰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樸道也○河曰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為文飾○弼曰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零曰樸以喻性之質性

能成萬法而不主一器故曰樸去神至矣而未嘗離樸也蓋至人從性起用大於守氣聖於制法神於體神要其極也復歸乎性而已

樸散則為器

河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零曰既歸於樸樸復為器終則有始道之常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明皇曰含德內融則復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為群材之官長矣○河曰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弼曰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歸於一也○零曰帝王體樸以治散而知政則但為官長而已

故大制不割

明皇曰聖人用道大制群生皞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河曰聖人

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弼曰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零曰

以道為制者因道之勢而適其自然故雖制而無宰割之迹此篇白黑榮辱之句義甚奧遠言不勝盡讀者其致意焉

將欲取天下

將欲取天下

河曰欲為天下主也

而為之者

河曰欲以有為治民○弼曰為造為也○吾見其不得已

明皇曰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之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河曰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零曰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常有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土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已以已遇物則雖六尺之

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乃況天下之大  
歟取者取物是其有為者造作是其有  
為有已為之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  
何暇治人手

天下神器

弼曰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  
故謂之神器也○雱曰唯體盡無窮其應  
無方者能用之以無為  
不可為也

河曰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  
安靜不可以有為治○雱曰有意於為則  
有已為物矣

為者敗之

明皇曰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為  
神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

戒姦亂之臣○河曰以有為治之則取其  
質性

執者失之

明皇曰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  
位陵虛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

帝王也○河曰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  
生於詐偽也○弼曰萬物以自然為性故  
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  
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  
之故必失矣

凡物或行或隨

河曰上所行下必隨之也

或歔或吹

河曰歔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

或強或靡

河曰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

或載或墜

明皇曰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  
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  
寒扶之則強折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

則墜廢○河曰載安也墜危也有所安必  
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

也○雱曰聖人心超有無不物於物故陰  
陽交代而我法不違苟為有有則物與為

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於前而

不知隨者在後如形影之不舍歔之欲溫  
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  
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墜者  
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  
而有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  
與為競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  
患之大已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  
乎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明皇曰聖人親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

失故去其過分爾○河曰甚謂貪淫聲色

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

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弼曰凡此

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為執割也聖

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

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  
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雱曰聖人心合  
於無以酬萬變方其為也不以經懷如鏡  
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為彼有  
有者安見諸相矜已樂能為之不已故事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歟吹強羸載隨之  
反復故爾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作

云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塵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河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強天下

河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伍德  
敵人自服○弼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  
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雱曰  
體道而有天下者萬物將自賓何暇言此  
故但稱佐人主者聖人以德強國以兵輔  
德

其事好還

明皇曰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  
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  
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  
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河  
曰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弼曰  
為治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  
反無為故云其事好還也○雱曰還謂不

往而務復也與事天治人莫如畜同意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河曰農事廢田不修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明皇曰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  
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  
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河曰天應之以  
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傷人也○弼曰言  
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  
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也○雱曰殺  
戮之慘傷天地之和氣

善者果而已矣

河曰善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休

不敢以取強焉

河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弼曰果  
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  
以兵力取強於天下矣○雱曰果成也趣  
成事而已兵猶天之霜雪凡所以成物蓋  
物非威不成故天與聖人皆以威輔德也  
豈敢恃衆求強以利歸已乎

果而勿矜

河曰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

果而勿伐

河曰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果而勿驕

明皇曰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爲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爲深戒○河曰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河曰吾不以師道爲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雱曰此三者生於有我而好勝唯無意於勝者爲可以用兵果而不得已

河曰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

果而勿強

明皇曰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河曰果敢勿以爲強兵堅甲以侵陵人也○河曰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

爲強也○雱曰凡上四事是勿強之道

物壯則老

河曰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強者不可以久○雱曰盛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禍者泰是也

是謂非道

雱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無壯老之意

非道早已

明皇曰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雱曰壯武力暴興也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河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之物或惡之

河曰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明皇曰佳者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河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雱曰不處者濟難而已不以爲常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河曰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明皇曰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河曰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

兵者不祥之器

明皇曰祥善也好兵者尚殺爲不善之材器也○河曰兵革者不善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明皇曰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貴兵謀○河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雱曰君國以

無爲子民以慈惠故不高兵  
不得已而用之

河曰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  
自守

恬淡爲上

明皇曰夷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  
恬淡爲上○河曰不貪土地利人財寶  
故不美也

河曰雖得勝而不以爲利美也  
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河曰是得勝者是爲喜樂殺人也○雱曰  
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爲之飾使美而可觀  
是以殺人爲美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明皇曰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爲美  
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  
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  
難乎○河曰爲人君而樂殺人此不可得  
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安行刑誅  
雱曰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故吉事尚左

河曰左生位也

凶事尚右

河曰陰道殺也

是以偏將軍處左

河曰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

上將軍處右

明皇曰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

將軍尊而處右者主兵謀也○河曰上將

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明皇曰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

喪禮處置之○河曰上將軍於右喪禮尚

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明皇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

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河曰傷已德

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

戰勝以喪禮處之

明皇曰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

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

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爲資○河曰古者

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

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

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弼曰疑此非老子之作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明皇曰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

一故於常無名○河曰道能陰能陽能弛

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雱曰道無

體焉得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明皇曰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

用匠成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

河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

使道者也○雱曰樸在人爲性於數爲一

不主一氣而能成萬象故常在事物之先

孰能臣之然取於一念而足可名爲小矣

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明皇曰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河曰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也○弼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君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河曰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明皇曰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灑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

俱澤不煩教今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

平施○河曰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弼曰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零曰守無名之樸以為治則陰陽之升降各由其序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若莊子所謂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之形者蓋失此道而已一本人作民非始制有名

河曰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

名亦既有

明皇曰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既盡也○河曰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也

天亦將知止

河曰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止所以不殆

明皇曰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河曰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弼曰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零曰名迹既立則民將遽而不返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則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明皇曰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如川谷與江海通流爾○河曰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弼曰川谷之不求水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

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雲曰江海不求水而水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河曰能知人好惡是為智○雲曰智足以知人而昧於見己者由私已故也可名為智而未明也

自知者明

明皇曰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河曰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為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雲曰知人者自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雲曰智者如人識理明者如鏡鑒形鑒而無心所以能自見

勝人者有力

河曰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雲曰力

可以勝人不可以勝已

自勝者強

明皇曰能制勝人者通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可全其強爾○河曰人能自勝已情欲得天下無有能與已爭者故為強○雲曰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已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已也明用於已則物無逆焉力用於已則物無改焉○雲曰自勝者克已從道能專氣者也孔子曰張也欲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

知足者富

河曰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雲曰知足者自不失故富也○雲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強行者有志

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欲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河曰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雲曰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雲曰心營天下非真志也唯強行此道乃可謂志

不失其所者久

明皇曰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惟則是久於其道者○河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天之精氣則可以久○雲曰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雲曰性不為物誘則久矣此盡性者也

死而不亡者壽

明皇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注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河曰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雲曰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存乎○

旁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及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嘗原此篇自知而後知所貴知所貴而後能修修者要在勝利欲之私勝其私者要在知內外之分夫然後能強行而進此道矣此盡性復命之序也蓋自知自勝者始也不可以不知人不勝人也而知人勝人者蓋將以自知自勝而已

大道汎号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号

河曰言道汎汎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其可左右

明皇曰大道汎号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河曰道可左右無所不宜○弼曰言道汎汎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旁曰汎汎不定於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萬物恃之以生

河曰恃待也萬物皆恃道而生而不辭

河曰道不辭謝而遂止也功成不居

明皇曰言萬物恃賴冲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河曰有道不名其有功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

河曰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明皇曰愛養群材而不為主宰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弼曰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所若道無於物故名於小矣○旁曰此所謂小乃真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泊然內一豈非小平易曰復小而辨於物一本衣被作愛養萬物歸焉而不知主

河曰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

禁止也

可名於大矣

明皇曰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為主則可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所以難名○河曰萬物橫來橫去使各自在故不若於大也○旁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大道之為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但觀者各得其迹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河曰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明皇曰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為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河曰聖人以身帥導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弼曰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旁曰自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其非大而強名以大則真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明皇曰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天下萬物歸往矣○河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治身則大率所明往來於已也○弼曰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雱曰帝王體道以君臨者不示人以迹而使天下逍遙於自得之場大象者道之完體無形之謂也能執以御世則親譽不及往而不來夫豈慕嚮吟沫之可擬哉往而不害

雱曰聖人之治天下也雖宵然交喪無為於上而能使天地鬼神鳥獸草木各暢其性而兩不相傷可謂至德矣

安平泰

明皇曰物性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河曰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

弼曰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雱曰安而後平平而後泰樂與餌過客止

明皇曰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故泰平亦為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遠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河曰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雱曰有聲有味故人悅而為留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

明皇曰人君以道德清靜為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河曰道出入於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

視之不足見

白黑可得而見

聽之不足聞

河曰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

用之不可既

明皇曰以道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既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河曰用道治國則國安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弼曰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河曰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河曰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患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河曰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河曰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雩曰陰陽之情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斷可知矣唯至人深達主機明乎無朕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是謂微明

明皇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歛張是謂之權欲量象空根

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今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能道德之忘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歛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今自因於愛欲則當歛歛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河曰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雩曰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戡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象所翕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雩曰此理至微而明惟知幾者足以識之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也此道之妙用聖人所以宰制役使能與造化同功者也故以此篇結道經之義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河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必亡也○雩曰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

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冲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哉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手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

此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兩者所謂利器一本作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網

河曰魚脫於網為去剛得柔不可復與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明皇曰脫失也利器權道之皆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泉則為人所得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譎矣河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不可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利國之器以雅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器不可親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網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形以示人亦必失矣○雩曰魚巽伏柔弱而

自藏於深眇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

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故

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伏海內而人

不名以哉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

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

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

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而吾獨寓於柔

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

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

而土人者自藏於深眇之中而託柔弱以爲

○夫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自此

所謂家用獨化者易曰嬰以行權莊子曰

於魚得計義協於此言之雖繁豈能名其

致哉唯明者以神解之以意了之斯可矣

道常無爲

河曰道以物爲惡常也○弼曰順自然也

○弼曰雖爲之時未嘗有爲

而無不爲

○弼曰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弼

曰雖無爲之時未嘗不爲

侯王若能守

○弼曰君人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

於爲故雖無爲而不廢天下之爲而吾實

未嘗爲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明皇曰妙本謂靜故常無爲物將以生而

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則萬物自

化君之無爲而純樸矣○河曰言侯王若

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妙於已也○弼曰日

化於道而不知

化而欲作

○弼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志

意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中流物情彫

微則可知也

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明皇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爲清靜

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無名之樸而

鎮靜之無名之樸道也○河曰吾身也無

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効於已也復欲作

巧偽者侯王當身鎮撫以道德○弼曰天

下既化於道則日進於治治極則名實俱

立民遂而不返故常抱無名之樸以鎮定

其志意使一於性本雖然救於已成則亦

晚矣故於欲作之時便當爲爾也

無名之樸

○弼曰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以無

名之樸不爲主也

亦將不欲

○弼曰無欲競也○弼曰聖人之抱樸無爲

乃其自然故雖應世之變糾紛於事物之

時未嘗離也豈欲壅天下之亂而後爲之

哉夫欲爲而爲之則據此已有爲欲之實

豈真無名之樸歟唯渾然常一不知其然

而自然者不期爲樸而樸常全也

不欲以靜

○河曰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改

當以清靜導化之也

天下將自正

明皇曰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之樸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無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第五 零曰欲而動則離性離於性則非正也已且未正安能正天下哉故唯不欲而靜者能正己而物正也此為道之效而道亦喪於此故道經終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集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德經旁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名得於道故謂之德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者道之有德者皆至於自私而失道者則人者不樂性命道德之實渾乎其為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第五 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惟以無得為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 河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

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

河曰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第六 零曰全德之人體道盡常德外無復餘物故無德名

下德不失德

河曰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

明皇曰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醜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樸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速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跡涉於有上為麤故云是以無德○河曰以有名號及其身○零曰德至則無德下德之人適今於德而已無德之德則非至人所謂德也經曰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上德無為

○ 河曰謂法道安靜無所故為也而無以為

明皇曰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也○河曰言無名號零曰上德無為然亦無所事為而德自足也下德為之

河曰言爲教今施政事也而有以爲

明皇曰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著迹涉於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而有所以爲此心無爲而迹有爲也○河曰言以爲已取名號也○雱曰下德之人不修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所謂上德者兼下德之事方其有爲同於下德然未嘗離乎上德也

上仁爲之  
河曰上德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而無以爲

明皇曰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也河曰功成事立無以執爲○雱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爲之也然

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事於作故無以爲上義爲之

河曰爲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爲

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今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河曰動作以爲已殺人以成威賊下以自奉也○雱曰仁有不足乃經以義上禮爲之

河曰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而莫之應

河曰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

明皇曰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之故云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河曰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雱曰

禮所以定上下別親疏審隆殺也種種分別得失始彰純誠已虧乃制其外外貌既嚴責望深矣雖名止邪之具茲實爭亂之端竊嘗原禮於物爲火於時當夏夏者萬物去本盛末之時觀四時之有夏則禮者聖人所不免也方期去末歸本則以禮爲非亦所不免也聖人之教時而已矣何常之有而歸本之言於學者爲要矣

故失道而後德

河曰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失德而後仁

河曰言德衰而仁愛見也

失仁而後義

河曰言仁衰而分義明也

失義而後禮

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醜之日非愚

則証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為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

河曰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也

明皇曰制禮者為忠信衰薄而以禮為救

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云

乎哉○河曰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

以少邪亂日益生○旁曰太古之道降為

帝德帝德又降乃有王者王者始任禮以

治自王者之後天下之俗可見矣然則亂

首之言豈其妄歟

前識者道之華

河曰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

得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

明皇曰識者人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

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愚時實資淳樸故

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

者則將矜其玉帛者其民詭如此之人性其愚昧之始○河曰言前識之人愚闇之

倡始○旁曰智藏於賢人之德本華乃草木之精發見於外者也雖足以美一時之

觀而華盛則本衰矣智者亦德性之精也

固當深藏於本而乃發露乎外以為前識

夫事有常運至則應耳而奚以豫識其兆

為哉種種分別以示聰明世俗觀其先

幾之明而聖人以為真愚者之始孔子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亦惡夫為華而已

○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河曰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

身於敦朴

不處其薄

河曰不處身遠道為世煩亂也

居其實

河曰處忠信也

不居其華

明皇曰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

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

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河曰不尚言也

故去彼取此

明皇與河注同○河曰去彼華薄取此厚

實○弼曰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

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

以盡德以無為用以無為用則莫不載也

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

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聖王雖大

以虛為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

○

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主親也故滅其私

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

其已而有心得一體不能自全肌膚不能

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

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不求而得

不為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

而得之為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

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為而成之必有

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為之

而有以為也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凡不

能無為而為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即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于無以為極下德之量上仁是也。是及於無以為而猶為之焉。為之而無以為故有為為之患矣。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偽亦必生。不能不為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為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愛不能兼則有折抗正直而義理之者。怨枉祐直助彼功此物事而有以心為矣。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直不能信則有游飾修又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富有萬物猶各有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為載地不能為覆人不能為瞻萬物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不能捨無以為體也。失其為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

以無為用則德其母故能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為通簡不暢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為之猶偽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為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得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饗愈喪為實勞而事昏務而治歲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已任物則無為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為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管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

則仁失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為之豈足處也。○零曰自拔於常流之中而思比德於至聖非真大丈夫孰能如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明皇曰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河曰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弼曰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

物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一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歎竭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河曰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搖動

神得一以靈

河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旁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河曰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旁

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萬物得一以生

河曰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河曰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其致之一也

明皇曰物得道用因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則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河曰致誠

也謂下五事也○弼曰各以其一致此清

寧靈貞盈生○旁曰一者不二在彼此此

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惟一可以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為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

為德常在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河曰言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

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弼

曰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

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

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河曰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

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為地

神無以靈將恐歇

河曰言神當有王相因死休廢不可但欲

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河曰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

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河曰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為物也

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廢

明皇曰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誠云天無

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

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

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廢矣聖

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

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耳故下文云

河曰言侯王當屈已以下人汲汲求賢不

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廢失其位也○

旁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詞不

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為之本

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衰形斃神離

或形其理無二也一本無為貞而三字

故貴以賤為本

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

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



高以下為基

明皇曰侯王貴高兆民非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由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考大零曰水於五行其數為一而趨下不爭乃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一本作穀○河曰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為衆輻所湊

此其以賤為本邪

河曰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以曉人

非乎

明皇曰孤寡不穀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為本爾○河曰嗟歎之辭○零曰一於數至少而為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貴也

故致數譽無譽

御本作數譽無與弼本作數譽無譽○明皇曰數與則無與輪轅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元為與本當存元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與之談也○河曰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為輻為輪為轅為衡為曰尊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零曰知一者以賤為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為已而數致稱譽豈真譽乎

一本譽作與非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明皇曰碌碌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大○河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

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也○弼曰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為本高乃以下為基故致數譽乃

無譽也玉石碌碌落落體盡於形故不欲也○零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

所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真一矣故玉碌碌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與密難言今粗明綱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上篇序德經之大旨次以此篇則論德之者亦猶終以小國寡民而更有信言不美耳

反者道之動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明皇曰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河曰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動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弼曰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

用此其反也動皆之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零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弱者道之用

明皇曰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之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弼曰柔弱同通不可窮極○零曰道之用無所不克可謂健矣而獨健不能自健必以弱為之本此相生之情故下文原其本以明之

天下之物生於有

一本作萬物○河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

有生於無

明皇曰夫實之於權由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變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河曰天地神明蛸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

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弼曰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零曰無以生有有復為無反復相生萬物一致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明皇曰了悟故勤行○河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弼曰有志也○零曰士學者也故尚志無志則終不可以語道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明皇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河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亡之也○零曰人聞夫子之道而悅者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明皇曰迷而不信故笑○河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實朴謂之

鄙陋故大笑之○零曰道大故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如下文所云豈流俗能觀乎

不笑不足以為道

明皇曰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玄妙至道○河曰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為道

零曰孑然有體以投世俗耳目者豈道也哉

故建言有之

明皇曰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河曰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弼曰建由立也

明道若昧

河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弼曰光而不耀○零曰大明若晦察察於美惡而有其明非明乎道也

夷道若類

明皇曰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河曰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

弼曰類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乎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也。○零曰莊子曰以不平平其平也已。

進道若退

河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弼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零曰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故進道當因時任理以直養之不可躁於有成故若退也。彼掘苗者異乎此矣。

上德若谷

明皇曰虛空而容物。○河曰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弼曰不德其德無所懷也。○零曰上德不德而其用不窮。○虛而能應者也。

大白若辱

明皇曰純潔而含垢。○河曰夫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弼曰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零曰知其白守其黑孔子曰涅而不淄涅故似辱。○廣德若不足。

明皇曰大成而執謙。○河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弼曰廣德不盈。○雖然無形不可滿也。○零曰塊然有餘者豈廣德哉。

建德若偷

明皇曰立功而不銜。○河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弼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零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為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惰者其建大莊。

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質真若渝

明皇曰淳一而和光。○河曰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弼曰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零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真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漢陰丈人子子以真為已任而別乎世俗乃子責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為假修。○渾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大方無隅

明皇曰不小立圭角。○河曰大方正之人無妄曲。○康隅。○弼曰方而不割故無隅也。○零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明皇曰且無近功。○河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弼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零曰帝王之功不如霸者之速効。

大音希聲

明皇曰不飾小說。○河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弼曰聽之不同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零曰道盈於無外而其體常寂。○諸物不能感觸其聲。○常聲而世莫得聞也。○莊子曰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希聲之謂乎。

大象無形

明皇曰故能應萬類。○河曰大法象之人

質朴無形容○彌曰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衆零曰能賦萬物之形而其體廓然不可得而有此道之全體由其有物故曰大衆道隱無名

明皇曰功用不彰無名氏也○河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零曰自希聲而下皆道之大全所由言者異故曰大音也大衆也能體大音大衆以為道則其道至矣夫唯道之至思慮之所不及在有也為實。在無也為空處處皆然無乎不在故欲為之名而不可狀無名之中常有此物欲見而不得故曰隱也

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皇曰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河曰成就也言道善貸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彌曰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衆而大衆無形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

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零曰道能供萬物之求而成就之然物之所得復歸其本故道雖贍足萬物而吾未嘗費貸之為言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者也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觀者不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於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滌而白以其白自異於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伯夷之隘也則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後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為徒而可以為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本近偽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為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

可以緒餘為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為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為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為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為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衆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為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以識識而泥於以言言乎而余論之首亦其粗而已矣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河曰道始所生者一

一生二

河曰一生陰與陽也

二生三

明皇曰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河曰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

三生萬物

明皇曰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河曰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零曰道兼陰陽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此三物者始應一二三之數而物之類莫不由此以出入故其情與形至纖至悉而考其法象咸類是矣知此者是知萬物之本也知其本則其於末也何有至人所用居今日而知萬世之後者或是在是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沖氣以為和

明皇曰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為柔和也○河曰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胃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零曰由之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觀吾之形則其法見矣陰陽適中乃和凡此以明物皆係陰陽之屬為數所定當與之消息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明皇曰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沖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為本故也○河曰孤寡不穀者不神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零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情也故高則傾窪則盈侯王居極尊之位其勢至危故取人之所惡自名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明皇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生之柄孤寡之稱不亦宜乎○河曰夫增高者崩貪富者致患○零曰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因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子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主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為主一何可今先多

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零曰澤下而肥山聳而瘦午過必昃虧至乃盈凡類屬陰陽數由一二者理極則反物物皆然至人以此適盈虛之時順消息之理常以謙沖自牧豈或強亢致菑者乎

人之所教

○河曰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亦我義教之

○明皇曰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非虛之義以教之○河曰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零曰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遠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明皇曰強梁之人動與物元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河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

不得其死者為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吾將以為教父

明皇曰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也○河曰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河曰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即言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零曰識陰陽之情則物物有理皆可以師強梁殞身物之至惡苟識理者觀之足以鑒消息之理以為教父不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明皇曰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矣○河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河曰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零曰聖人所以執柔而

御羣剛觀於物則水是也

無有入於無間

河曰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也○零曰有纖物則動為室閤安能入無間乎觀於境則至虛是也此聖人所以體無而應羣有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明皇曰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靜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所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靜則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有益耳○河曰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於人也○河曰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

河曰法道不言帥之以身

無為之益

河曰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

有益萬民不勞煩也

天下希及之

明皇曰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希能及道無為之治身治國也○零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不可以象告不可以言傳唯體無盡道者足以知之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明皇曰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河曰名遂則身退也○河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疏

身與貨孰多

明皇曰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河曰財多則害身也○河曰貪貨無厭其身必少○零曰莊子云足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余嘗有言內外兩境雖真偽不侔貴賤懸絕而常更相為輕重不可不察者

也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有而貪逐外物

矜攬無窮自以為得而不知所取者塵穢

臭腐非可已畜之物而所耗失沉陷者乃

吾之所以為我者也其為觀踈多寡之計

亦已愚甚可不哀乎蓋知無待於外而唯

內之務始可與語道故顏子之賢而孔子

之所稱乃在手樂陋巷之簞瓢然則君子

之所養蓋可知矣今之士非乏聰明之資

而志徇其外外重而內輕察其天機已在

肝膈之上面目之間去本遠矣而猶欲語

古人之至論則亦見其勞而無功也觀老

子此言若將無謂而乃學者之至戒脩身

之要務故余因廣其意而詳說之

得與亡孰病

明皇曰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河曰好得利則病於行也○弼曰得多利

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雱曰得則有有

有所不足有而疲神耗精以守之其病大

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

河曰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

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多藏必厚亡

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財

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弼曰甚愛不與

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眾

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雱曰此必至

之理而世俗之所未悟

知足不辱

河曰知足之人給利去欲不辱於身○雱

曰我貴在我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河曰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

於耳目則身不危殆也○雱曰無求於外

故常安也

可以長久

明皇曰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

無辱殆故可長久○河曰人能知止足則

福祿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

故可長久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摩七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季子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河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誠名藏譽

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河曰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弼曰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

因弊之時○零曰若缺者乃真大成小成

子然成體所以於道為不成莊子曰名成

者虧

大盈若沖

河曰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

敢驕也富不敢者也

其用不窮

明皇曰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

所用不窮○河曰其用心如是則無窮

盡時也○弼曰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

愛矜故若沖也○零曰盈則竭矣安得不

窮之用乎

大直若屈

明皇曰直而不回故若屈○河曰大直謂

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

爭如可屈折○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一

故若屈也○零曰於理直者曲以應變不

自有其直故莫見其直

大巧若拙

明皇曰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河曰大

巧謂多才術也亦不敢見其能○弼曰大

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零曰傳物於自成則外無巧功而實至巧

也刻雕衆形者非其驗乎

大辯若訥

明皇曰不飾小說故若訥○河曰大辯者

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弼曰大辯因物

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零曰巧論諸

物乃有辯名至理不繁故若訥也

躁勝寒

河曰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

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河曰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

者生之源

清靜為天下正

明皇曰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

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者為正

矣○河曰能清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

終已時也○弼曰躁然後能勝寒靜無為

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

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唯清靜乃

得如上諸大也○零曰躁者以末勝性靜

者以本勝事以本勝事乃能如上諸大以

末勝性則動皆小爾故知清靜為至正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河曰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明皇曰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



求故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河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養其身○彌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却走馬以治田糞也○零曰以道治天下者物各遂其性故無戰逐之事而唯本業之脩也

天下無道

河曰謂人主無道也

戎馬生於郊

明皇曰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河曰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彌曰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零曰郊近邑之地

罪莫大於可欲

明皇曰心見可欲爲罪大矣○河曰好淫色也○零曰可欲者善也善名既立則離道已遠爭端起矣故雖無罪而罪實在焉禍莫大於不知足

明皇曰求取不已爲禍大矣○零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咎莫大於欲得

明皇曰災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河曰欲得人物利且貪也○零曰各求其得則必獲咎於衆

故知足之足

河曰守真根也

常足矣

明皇曰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河曰無欲心也零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河曰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不窺牖見天道

明皇曰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

牖而天道可知○河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

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已○彌曰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其歸同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

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窺牖而可知也○零曰天下之衆天道之微其要同於性今之極唯

盡性者膠目塞耳而無所不達苟唯見而後識識而後知者是得其萬殊之形而昧

於一致之理然則所謂識知者乃耳目之末用而非心術之要妙矣彼自謂博而不知其寡之至也彼自謂智而不知其愚之

極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明皇曰若不能無爲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河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

彌曰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博之不可得去其知之

道已遠爭端起矣故雖無罪而罪實在焉禍莫大於不知足

道已遠爭端起矣故雖無罪而罪實在焉禍莫大於不知足

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 雱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明皇曰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樸而知為理之道○河曰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以心知之

不見而名 明皇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故能名其太平○河曰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 弼曰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雱曰窮理知本之人已足與於此若夫體盡無窮無所不極者其視四表洞徹無礙萬殊之變不離目前則又妙矣此何足言邪 不為而成 明皇曰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河曰上

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弼曰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雱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體道者天而已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何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大飾日以益多○弼曰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雱曰方其窮理之時物物而通之凡以求吾真非以為博也故曰益而無害至乎窮理已上則以損為益矣

為道日損

明皇曰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河曰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弼曰務欲反虛無也○雱曰見理之後物物知非不期手損而所有漸銷矣觀乎天道則益損相生亦恒物之大情也

損之又損

河曰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雱曰極乎至虛而虛尚非有則其損可知以至於無為

河曰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為也

無為而無不為

明皇曰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也○河曰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弼曰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也○雱曰唯體盡虛者唯能滋發萬化而酬酢不窮豈若一偏之士滯乎幽寂植若槁木者哉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明皇曰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弼曰動常因也○雱曰無事之處乃聖人之真應時有為道則虧矣故聖人雖有有為之迹而所以聖而能服天下者常在於無事之處

及其有事

弼曰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河曰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弼曰失統本也○堯曰有事則有心有心則民亦有其心雖欲取之其去遠矣原此篇蓋無事者道德之極致為天下者事業之極致學而日損以至於無為故能與於此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

河曰聖人重改更真因循若自無心

以百姓心為心

明皇曰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

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河曰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心○弼曰動常因也○堯曰聖人寂然盡性體盡真空凡所思為應物而有譬如火性周乎無方因陽遂而為用故能不一

物而瞻足無窮也書曰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亦善之

河曰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河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也

弼曰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堯曰善惡

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

目觀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

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

善之善非憐而怒之乃不覺有異也

得善矣

河曰百姓德化聖人為善○弼曰無善人

也○堯曰忘善惡之善真善也

信者吾信之

河曰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河曰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堯

曰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

私

得信矣

明皇曰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

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今百姓感吾德而善

信之○河曰百姓德化聖人為信○堯曰

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

一切相無非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安

知實當實知安此聖智所以異於眾人

聖人之在天下惴惴

明皇本作惴惴弼本作歛歛○河曰聖人

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

為天下渾心

明皇曰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惴惴

用心今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

同用心皆為天下故為天下渾其心○河

曰言聖人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

不通也○堯曰惴惴恐懼之意聖人雖體

盡空虛不立一物而及其應世未嘗不隨

時齋戒蓋有而為之則雖聖不敢易也聖

人以天下為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

人為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

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

本憐憫作歛歛歛歛之意亦通一本  
作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明皇曰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  
觀聽聖人○河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

目為聖人視聽也○河曰各用聰明○雲  
曰仰而法之

聖人皆孩之

明皇曰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  
百姓皆如嬰孩○河曰聖人愛念百姓如

嬰孩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河曰

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與之資  
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  
有其主如此則可免旒無目而不懼於欺

難續塞耳而無慮於慢又何為勞一身之

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  
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不  
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  
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

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

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  
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  
能使人無用智者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  
力於己者也如此則已以一敵人而人以

千萬敵已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  
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

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  
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  
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

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

其情矣人無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不能  
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  
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  
焉吾皆孩之而已○雲曰無知之民動皆

非理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

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  
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明皇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

河曰出生謂情欲出五內魂定魄靜故生  
入死謂情欲入於胃臆精神勞惑故死○  
彌曰出生地入死地○雲曰由陰陽之機  
而為所遷者莫不然而由妄有其生故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明皇曰沉淪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

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  
河曰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  
也其生也目不安視耳不安聽鼻不安香

臭口不安言舌不安味手不安持足不安

行精不安操於其死也反是○雲曰天下  
之為道術者或見乎陽之動而憑其強陽  
或見乎陰之靜而止乎枯槁皆非道德之  
正而與死生為徒者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明皇曰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  
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  
此之輩亦十中有三爾○河曰人之求  
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雲曰貪生失理

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  
徇道而為道術或徇欲而為欲惡皆由有  
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夫何故

河曰問何故動之死地也

以其生之厚

明皇曰設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  
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故也○河曰所以  
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達道  
忤天妄行失紀○零曰至人不知死不知  
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  
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為徒者及  
徇欲為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  
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於  
生死者猶妄有其生而矜生過厚故耳或  
曰彼為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  
曰吾之所以為我不死不生湛爾常一唯  
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雖  
志趨空寂而據其此志則是有我之尤者  
也

蓋聞善攝生者

河曰攝養也

陸行不遇兕虎

河曰自然遠避害不干也

入軍不被甲兵

河曰不好戰以殺人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

明皇曰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妄  
為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  
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  
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也  
河曰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  
之也

夫何故

河曰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

以其無死地

明皇曰夫何故兕虎兵甲無容措之所乎  
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  
其生故云無死地也○河曰以其不犯十

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之此物不敢害○  
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  
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  
極十分亦有二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  
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  
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  
甚乎兕虎而今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  
無所指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  
向死地之有乎夫蜚蠊以淵為淺而鑿穴  
其中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  
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  
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弗生生  
之厚乎故物苟不求離其本不以欲渝  
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亦  
子之可則而貴信矣○零曰無死地者由  
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  
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  
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  
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  
焦濡斫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

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為至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明皇曰妙本動用降和氣○河曰道生萬物

德畜之

明皇曰物得以生養萬類○河曰德一也○一生布氣而畜養

物形之

明皇曰乾知坤作先形位○河曰一為萬物設形象也

勢成之

明皇曰寒暑之勢各成遂○河曰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弼曰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

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志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道焉○弼曰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酢無難矣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明皇曰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河曰道德所為無不蠢驚動而尊教○弼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弼曰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明皇王弼二本命並作爵○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河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

常自然應之如影響○弼曰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明皇曰是以莫不尊道而貴德○河曰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也○弼曰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弼曰一本云德畜之

生而有不有河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也為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為不特望其報也○弼曰為而不有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用也是謂玄德明皇曰具如戴管颺章所釋彼章言人修

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河曰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見。○弼曰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謂之玄德也。○零曰道以不生故能生生及其生生亦德而已

###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明皇曰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為天下母。○河曰始有道也道為天下萬物母也。○弼曰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為天下母矣。○零曰有名萬物之母則道是也始與母本同一體當其生生故但謂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明皇曰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河曰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零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為之母故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為。○零曰至

人雖殫窮物理而知理無實相故雖知之而不逐理而離道故曰復守其母也

沒身不殆

明皇曰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

河曰不危殆也。○弼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零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返則妄作為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故下文云

塞其兌

河曰兌目也目不安視也

閉其門

河曰門口也使口不妄言。○弼曰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零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故為兌兌則物入之矣夫所以悅而至於形開者何也由不守其道而妄物理之美故悅而隨之以出也門者精神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為精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

終身不勤

明皇曰允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河曰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矣。○弼曰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零曰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

閑其兌

河曰閑目視情欲也

濟其事

河曰濟益也益情欲之事

終身不救

明皇曰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河曰禍亂成也。○弼曰不閑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零曰允閑物入而復費神用以濟其事則以內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見小曰明

明皇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河曰萌牙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雱曰守道則其見者微逐理則所知者博

守柔曰強

卷七

二十一

明皇曰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河曰守柔弱曰以強大也○弼曰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雱曰柔者本也憑強陽以為強則逐物而不返唯守柔故勝物而不傷

用其光

河曰用其目光於外視時出之利害○弼曰顯道以去民

復歸其明

明皇曰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稱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河曰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弼曰不明察也○雱曰聖人之光則火性是也火性周

于虛空而光託薪以為體照用既罷還歸於空初不自明因薪示明而已聖人之光由物顯照物既無常照亦隨已故雖應酢無窮而初不費我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卷八

二十二

無遺身殃

河曰內視存神不為漏失

是謂襲常

明皇曰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發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河曰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也○弼曰道之常也○雱曰儻有其明則是有我相我相既立物物為殃故能明上文所謂乃終無殃也外此道者皆生滅法唯體此義乃始常住襲者體之而自不顯之謂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特一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河曰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此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無為之化

特一

唯施是畏

明皇曰老君言若使我敢介然於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河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欲賞善惡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弼曰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是畏也○雱曰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大有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者也施為盛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終篇云

大道甚夷

河曰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明皇曰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河曰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弼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零曰徑苟一時之速明達於大道而好施者皆由用近智而無遠圖也朝甚除

○明皇曰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河曰高臺榭宮室修○弼曰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  
明皇曰浮食惰業廢農事○河曰農事廢不耕治

倉甚虛  
明皇曰南畝不收無儲積○河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弼曰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矣設一而衆害生也○零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

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綵

明皇曰刻雕綺繡害工利○河曰好飾偽貴外華

帶利劍

明皇曰文德不修尚武備○河曰尚剛強武且奢

厭飲食

○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

資財有餘

明皇曰聚斂積實饒珍異○河曰多嗜欲無定時○零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是謂盜誇

河曰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為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  
非道也哉

明皇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與歎也哉哉者歎辭也○河曰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弼曰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誇而不以其道得之盜誇也貴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誇也○零曰盜者偷頃刻之榮誇者矜身外之飾為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豈務施以徇外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明皇曰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河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弼曰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零曰建中也

善抱者不脫

明皇曰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河曰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弼曰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零

曰抱一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起於后稷成於文武周

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

止也○河曰為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

彌曰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

○曰聖人修己治人要在乎建中抱一此萬法之極致天地有終而不可易者也故能

貽法無窮功被四海而天人歸德澤及苗裔也一本無以字

修之身其德乃真

明皇曰修道於身德乃真純○河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

真人

修之家其德乃餘

明皇曰一家盡修德乃餘美○河曰修道

於家父慈子孝兄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彌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博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

明皇曰一鄉盡修德乃長久○河曰修道

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明皇曰一國盡修德乃豐盈○河曰修道

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

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人厚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皇曰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

河曰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

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

○河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故以身觀身

明皇曰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真○

河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

以家觀家

明皇曰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河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明皇曰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河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明皇曰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河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

○彌曰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明皇曰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

乃普○河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

也○彌曰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

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入之道也○

○河曰聖人之於有物也盡理之極而不容

私智故無不克也故修身則法一身之理盡一身之理則身治矣自此以往施一家

則一家以為心治一鄉則一鄉以為法夫然故所遇彌廣而彌有餘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聖人天而已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以爾○河

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已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零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

河曰謂含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河曰神明保枯含德之久若父母之於赤子也○零曰德性未嘗不厚而必至於薄者欲處使然也故全其天真而必以外耗內則淳氣中積而人道充至可名

於大矣然則足以馴虎豹服鬼神無足怪也或曰赤子何以不能曰夫淳氣之守豈一身之所能末世之俗雖有赤子之形而原其失真蓋已久矣世何足以知此哉

毒蟲不螫

河曰蜂蟻蛇虺不螫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明皇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警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河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弼曰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螫之物無犯於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零曰淳氣之守足以為此竊嘗論之萬物所以相傷者氣有所受也人為萬物貴所稟至和而或見侵於物者失其常故也故陰陽以冲氣為和夫唯守真氣之冲和則物豈能傷之哉然猶大人之德耳未聖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心不移也○弼曰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堅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

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喻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

河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零曰非有慕好於外而駿作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夫目營於外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駿一作全

終日號而嗷不嗶

弼本嗷作噫○弼曰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噫也

和之至也

明皇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

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嘔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河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零曰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則和氣也。在彼則稱其活在此則稱其和所稱則異而氣一也。故心氣交使迷理失常以至於斃者豈其氣或殊哉持之非其道耳。全德之人雖形與物接而心常泊然故雖用氣而氣自動耳故但動而無動之累然則其淳氣之守孰能擾之哉。故雖年躋壯老而不失其赤子之常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不衰者如斯而已。夏之爲言夏也。夏者天和發散之時。嗔之嗔者和氣不積故也。一本作驚散嗔氣之噫噫信也亦通。

知和曰常

明皇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河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爲知道之常也。○弼曰物以和爲常

故知和則得常也。○零曰復命之常體神也。知和之常守氣也。知守氣則可以言復命矣。未至乎復命也。此兩者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更無它道。古之學者一出乎此大道既隱士逐末而不知本學始有外此者矣。常者性有定分能盡其性則自別於物而物莫能遷故曰常蓋自性分之外一皆蠱偽無有常者。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和知常是曰明了。○河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曰以明達於玄妙也。○弼曰不暵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零曰不知常之人雖有察物之小智而關於大本矣可謂明乎。

益生曰祥

明皇曰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河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弼曰生不可益生之則妖也。○零曰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

抵以爲贅祥非常之事也

心使氣曰強

明皇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河曰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爲和氣去於中故形體自以剛強也。○弼曰心宜無有使氣則強。○零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離喪損其真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爲失理。孟子有掘苗不芸之戒而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強也。

物壯則老

河曰萬物壯極則枯老也

是謂不道

河曰老不得道。○零曰人之有壯老者形也若夫定分則常而不遷矣失性之人形化而心興之變故壯則血氣充溢而老則精神衰憊唯含德之厚者不然吾心未嘗移則氣亦有常而不變故雖外有壯老而

心不異乎赤子之時此有道者也凡易於歲時而隨壯老以化者物而已矣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明皇曰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河曰不得道者早已死也○雱曰不道之人雖其少時已失生理故曰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雱曰因自然也○雱曰理極於無言

言者不知

明皇曰知了悟也言辯說也○河曰駟不及舌多言多患○雱曰造事端也○雱曰

惟其有言已非知理

塞其兌

明皇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雱曰其神無卻

閉其門

明皇曰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河曰塞閉之者欲絕其源

杜其銳

河曰情欲有所銳為當念道無為以杜止之○雱曰含守質也

解其紛

河曰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為以釋之○

雱曰除爭原也

和其光

○河曰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曜亂○雱曰無所特顯則物物無偏事也

同其塵

河曰不當自別殊也○雱曰無所特賤則物物無偏耻也○雱曰真知者其處已如此

是謂玄同

明皇曰解具知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河曰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雱曰道至於玄而物我為一者不立已以

敵物故物不得而有之

故不可得而親

明皇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河曰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

不可得而踈

明皇曰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踈○河曰志靜無欲與人無怨○雱曰可得而親則

可得而踈也

不可得而利

○明皇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河曰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不可得而害

明皇曰不爭故不可得而害○河曰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雱曰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

明皇曰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河曰不為亂世主不處閭閻君位

亦不可得而賤

明皇曰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河曰

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弼曰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明皇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至

貴矣○河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弼曰無物可以加之者○零曰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於物況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

河曰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

零曰治國在手盡道之正而已無容私智

以奇用兵

河曰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

零曰兵非有道之器而聖人所不能無但不以為常故曰以奇用也

以無事取天下

明皇曰在宥天下貴乎無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河曰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弼曰以道治

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零曰以正治國則天下自服奚以有事為哉蓋天下神器唯無為者能有之故下云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下知之○河曰此今也老子

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明皇曰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政

令彌貧○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今煩則姦生禁多則下作相殆故貧零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明皇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諂故令國家滋昏昏亂○河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眇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零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明皇曰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今淫奇之物滋起也○河

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雕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

金鐵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零曰

古初之民器用鄙朴下逮末俗製作彌精

巧思日生風俗愈弊非常之事由此滋多一本利作伎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明皇王弼二本物作今○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今益明竊法為其盡成盜賊豈非多

有乎○河曰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

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

弼曰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

以耻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

國愈貧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

河曰謂下事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河曰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

自化成也○零曰無為則體常上體常則

民亦體常故自化申上文利器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河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

正也○零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

復其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

自富○零曰無為好靜故能無所事而民

遂其生夫豈多忌諱哉

我無欲而民自樸

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

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

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河

曰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則隨我為

質樸也○弼曰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

之所欲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

四者崇本以息末也○零曰申上文奇物

之義竊嘗論曰聖人之治也化之以無為

正之以好靜使各遂於富庶而要其終也

復之樸而已夫然則豈有利器奇物而假

法令以為之制哉凡民之所以毀樸趨偽

皆在於多欲也上誠無欲則民安得欲乎

此帝皇之極致也一本自富在自正前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河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其民淳淳

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

淳然而質樸矣○河曰政教寬大故民淳

淳富厚相親睦也○弼曰言善治政者無

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

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

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

河曰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零曰察察治已甚也

其民缺缺

明皇曰政教察察有苛急人則應之缺然

而凋弊矣○河曰政急民不聊生故缺缺

日以疏薄○弼曰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

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

其民缺缺○零曰缺如器物破缺言不全

也

禍乎福之所倚

河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

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而福來

福兮禍之所伏

河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

福去禍來也

孰知其極

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闕閤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河曰禍福相生誰能

知其窮極時○雱曰萬物通乎一氣而一氣之運往而復返終則有初轉徙如流無有窮極故禍福相代如彼四時聖人唯知其然故事貴適中不為已甚若夫察察之政欲崇正而禁奇止妖而興善以盡天下之福而不知奇正相生妖善迭化志欲為福而不知福極為禍故莊周寓言於才與不才之間然則推而為政其亦在察與不察之間乎故曰其政悶悶蓋如上說則其於善惡是非若有所不辨是以小智觀之

意或不快也此句與荒兮未央之語同蓋彼齊唯阿此等禍福理皆一致

其無正邪

明皇王弼二本正下有邪字○河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雱曰言

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正可舉無刑可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雱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奇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知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

正也

正復為奇

河曰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也○弼曰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明皇曰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河曰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也○弼曰立善以和物則便復有

妖妖倭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明皇曰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以久矣○河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弼曰言人之迷惑

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雱曰民失其性而不冥夫道自生以來蓋已如此非一日之積矣而為政者方乃事其察察然而欲使天下畢協於吾一偏之正既為不可而又不知其所謂正者未嘗正

也聖人則不然雖方廉且直以道德之光

燭天下而體常混然不示人以迹故民得安常復樸而風俗淳淳也豈曰小補之哉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河曰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

人也○弼曰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

割物所謂大方無隅○雱曰大方無隅言

混然也若有割絕之迹則與物分界矣

廉而不剝

明皇王弼二本害作觀○河曰聖人廉清



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弼曰：廉清廉也。劇傷也以清廉清民。今去其污不以清廉。劇傷於物也。○雱曰：雖有廉隅，不至於劇也。一本劇作穢。

直而不肆

廿一

二十

河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之也。○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雱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為直而常委。

曲以從理

光而不耀

明皇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不劇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其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河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弼曰：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雱曰：光以燭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燭物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

河曰：謂人君治理人民。

事天

河曰：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

莫若嗇

明皇曰：嗇，愛也。人君將欲治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河曰：嗇，食也。治國者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當愛精氣，不放逸。○弼曰：莫如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於天命，下緣百姓，莫過於此。○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此兩者一於嗇而已。葆其精神，不以外耗，內者嗇也。人之本真充塞六極，無所不備，而終至於不足者，侈有為而輕自用故也。唯嗇也，故能全吾所受命於天，而不多費於妄作。然則性其有不盡者乎？

已其有不正者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全其初之所命，則天心得矣。人則與我同其所受者也。我誠，金則同者，應矣。其於治也，何有哉？

夫唯嗇是以早復

明皇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河曰：早先也。服德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弼曰：復，常也。○雱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一本復作服，非。

早復謂之重積德

明皇曰：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河曰：先得大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弼曰：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復，其常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者也。○雱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夫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明皇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克能也○河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已則無不勝○旁曰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明皇曰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河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弼曰道無窮也○旁曰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美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明皇曰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河曰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弼曰以有窮而莊國非能有國也○旁曰聖人糠粃土苴足以陶鑄堯舜其於有國也何有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明皇曰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矣○河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

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弼曰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旁曰有國之母所以有國者也莫知其極者是

是謂深根固柢

二十四

河曰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枝葉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旁曰人以性命為根外乎此者枝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壽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脫矣柢一本作蒂音義同

長生久視之道

明皇曰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河曰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旁曰精神發見於目故人死則目瞑而無光能資以深根則蒂固而根深其視久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明皇曰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河曰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

二十五

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弼曰不撓也躁則多害靜則全具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旁曰烹鮮之術唯待其自熟無所施其巧撓而撓之則潰矣治國之道亦然大國小鮮者明所治雖大得其道則甚易為也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明皇曰以道臨蒞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河曰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弼曰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旁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盪而交失

其所故萬物得來蒙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河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弼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明皇曰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河曰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弼曰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為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夫恃威綱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雱曰聖人不傷人故天地之和應而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

河曰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焉

明皇曰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害神之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河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弼曰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雱曰人歸德於鬼神歸德於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特一

二十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特二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曰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雱曰如江海之於百谷天下之交

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也○河曰大國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弼曰天下之所歸會者也

天下之牝

河曰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愠也○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雱曰當以雌靜受物一本天下之交字

牝常以靜勝牡

河曰女所以屈於男陰勝陽以安靜下先求之也

以靜為下

明皇曰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

河曰陰道以安靜為謙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雱曰一本云以其靜為之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

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河曰能謙下之則常有之○弼曰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河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

無過失也○弼曰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河曰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弼曰言唯脩卑下然後乃各

得其所○雱曰天性非能下人以好為之者非欲取人但天性自下人而人自歸之者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勢貧賦以下大國

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河曰使為臣僕

臣僕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明皇曰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為下○河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

大國又宜為謙下○弼曰小國脩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脩下則天下

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雱曰均之有取大國以下小國則為樂天

樂天者道也小國以下大國則為畏天畏

樂天者勢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明皇曰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與言云為萬物之奧奧內也○河曰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

弼曰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雱曰大道深密能庇覆萬物而萬物之所伏藏善人之寶

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也○河曰善人以道為

身寶不敢違○弼曰寶以為用也○雱曰

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一本作所寶不善人之所保

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河曰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自知悔卑下○弼曰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

河曰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大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賞者欲疾

售也

尊行可以加於人

明皇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曰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弼曰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正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雱曰美言尊行道之末流而猶足以市且加於人況道者乎一本無於字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明皇曰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道之有乎○河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何有棄民德化淳也○弼曰不善當保道以免倣○雱曰市以利合者也人性忌其上而不可加者也苟有美言尊行則雖利者可與交而加人而人不忌矣

然則有道者其於化人何所不服哉故於人之不善無所棄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明皇曰共教不善之人○河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弼曰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明皇曰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於吾以化人爾○河曰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弼曰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雱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爲已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招賢爲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故未若不求爭外而進道之要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明皇曰何問辭也

不曰求以得

河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

有罪以免耶

河曰有罪謂遭亂世閭君安行刑誅修道

則可以解死免於衆耶也○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實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故爲天下貴

明皇曰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可曰曰求而得之故云不曰求以得既悟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邪可以爲天下貴爾○河曰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弼曰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

河曰因成修故無所造作○雱曰爲道也事無事

河曰預設備除煩省事也○雱曰事道也

味無味

河曰深恩遠慮味道意也○弼曰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雱曰味道也此三者皆爲道之常爲此道者雖以無爲爲常而不敢以無故輕乎有物但遇物以道而及乎有物則不敢忽也故下文云

大小多少

河曰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雱曰畏事之小如大真事之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怨以德

明皇曰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今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者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河曰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弼曰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雱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

民同患故已上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圖難於其易

河曰欲同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

明皇曰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河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雱曰任德者雖以無爲常而及乎事物之際常齋戒以臨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莊子曰有而爲易乎昊天不宜天下之禍常生於所忽戒乎其易與細則終無尤矣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河曰從易生難

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明皇曰明上文所以預圖爲也○河曰從

細至著○雱曰易則發於所忽細則從微至著

故聖人終不爲大

河曰處謙虛也

故能成其大

明皇曰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爲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曰天下共歸之也○雱曰聖人常修細務以成大功功業既成所謂大人也詩曰小難盡廢則中國微矣此亦明大治之在積小也

夫輕諾必寡信

河曰不重言也

多易必多難

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河曰不慎患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河曰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勿於此乎故曰猶難

之也

故終無難矣

明皇曰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河曰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猶避害深也  
零曰聖人非但慎微可不生事常以事為  
憚而不輕易於有為故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河曰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

其未兆易謀

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  
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先謀杜絕之  
使今不起並甚易爾○河曰情欲禍患未  
有形兆時易謀止也○零曰戒在事物之  
先所謂為之於未有

其晚易洋

河曰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  
弱易破除○零曰一本津作破

其微易散

明皇曰欲心初濫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

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  
則易散爾○河曰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

也○弼曰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  
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  
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  
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為微而不散則  
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零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於未亂  
為之於未有

明皇曰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營

為於未有形兆爾○河曰欲有為當於未  
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弼曰謂其安未  
兆也

治之於未亂

明皇曰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為除  
理之於未成禍亂爾○河曰治身治國於  
未亂之時當塞其端也○弼曰謂閉微  
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河曰從小成大○零曰長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河曰從卑立高○零曰積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明皇曰此二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  
河曰從近至遠○零曰進也此三者皆自  
近及遠從微至著物化之理也故聖人不  
敢造事物之端以開天下誠恐因而寢大  
去本日遠貽患將來也故曰化而欲作吾  
將鎮以無名之樸然則聖人之慮患也不  
亦早乎

為者敗之

河曰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  
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明皇曰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者求  
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  
著求得理必失之○河曰執利遇患執道  
全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還○弼曰當以慎  
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為治之刑名執  
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零曰

眞常無所有則違爲之執之皆屬意作  
吾有此意見日生夫然豈所謂持其安  
而謀其未兆者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河曰聖人不爲華文不爲色利不爲殘賊

故無敗壞也

無執故無失

河曰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  
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雱曰吾不敗常

失性則天下亦盡其常性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明皇曰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  
自敗之○河曰從爲也民人爲事常於功  
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  
弼曰不慎終也○雱曰事有常運時至即

成莊子曰美成在久而民愚無知昧於此  
理躁而欲速以人助天故事已幾成而每  
至自敗此則以人勝天以故滅命以事勝  
道之過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  
無禍敗之事○河曰終當如始不當懈怠  
雱曰事常自爲不假人力如種苗者但當  
深其根去其害則秋至而成理可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河曰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

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色聖人

欲於德也○雱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

在於不欲耳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

不貴難得之貨

明皇曰難得之貨爲性分所無者今聖人

於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

是不貴難得之貨○河曰聖人不賤爲賤

不賤石而貴玉○弼曰好欲雖微爭尚爲

之與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雱

曰聖人所謂無爲無執者故未至於釋然

都忘也但不於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

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

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

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

抹其迷而反之性

學不學

河曰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

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

雱曰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

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

以復衆人之所過

河曰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

之者使反本也○弼曰不學而能者自然

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

之所過○雱曰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

學之學抹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

河曰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

之性也

而不敢爲

明皇曰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

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

性故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雱曰輔自

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爲之則以



人滅天夫故不敢為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古之善為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

河曰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河曰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

將以愚之

明皇曰人君善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

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

河曰將以道德教民使樸質不詐偽

曰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

真順自然也

○零曰所惡夫愚者不明乎理而抵冒法禁今則不然反常復樸無事

巧偽而已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明皇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

上智多則詐與是以難理

○河曰以其智多故為巧偽

○河曰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零曰智則難知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明皇曰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

理國智多必作法作則姦生故是國之

賊○河曰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必違

道德妄作威福為國之賊○河曰智猶治

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

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

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

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

○思惟姦巧姦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

賊也○零曰任察以治則民爭出於智詐

矣莊子曰閑人者賊生此之謂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

使偃息養親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

樸日興人和年豐故是國之福也○河曰

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

不為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之

福也○零曰君人在乎法天法天在乎體

道釋道而智非其任矣若夫至人無思無

為而天下復樸者福可勝言哉莊子曰閑

天者德生此之謂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明皇曰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

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

為君楷模法式○河曰兩者謂智與不智

者智者能為賊不智者能為福是治身治

國之法式也○零曰楷一本作楷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明皇曰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

矣○河曰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

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

河曰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

河曰楷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

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河曰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

玄德施與人也○河曰及其真也○零曰

道釋道而智非其任矣若夫至人無思無

為而天下復樸者福可勝言哉莊子曰閑

天者德生此之謂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物事也任德者與事相反而事卒以之治  
比本末之說也世人所見者淺近徇末而  
昧於本故但見事而不知德也

然後乃至大順

明皇曰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今

十六

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也○河曰玄德

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雩

曰方其任德之時若反於事而事終以治

反近情而順大勢故也一本作乃復至於

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河曰江海以卑故眾流歸之若民歸就王

故能為百谷王

明皇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王者

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河曰

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雩曰王者歸

往之義能不物物乃歸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

河曰欲在民上

以其言下之

河曰法江海處謙虛

欲先人

河曰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十七

河曰先人而後已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

河曰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詭下故

民戴而不為重

處前而人不害

明皇曰謙為德柄專用益先以言謙下之

百姓忻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身

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

害也○河曰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救後

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心也○雩曰

一本有也字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明皇曰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

樂推崇為之主而不厭倦○河曰聖人恩

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推進以為

主無有厭也○雩曰聖人豈計利而為此

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

則形先矣故常為天下貴也

以其不爭

河曰天下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

爭先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

與爭者○河曰言人皆爭自為無與吾爭

無為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明皇曰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

道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河曰老君言

天下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

十八

夫惟大故似不肖

河曰唯獨名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

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

若肖久矣

河曰肖善也謂辨惠也若大辨惠之人身

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也夫

明皇曰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夫○河曰言辨惠者唯如小人也非長者○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夫曰若肖久矣其細也○雱曰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

雱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

實而持之

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河曰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

一曰慈

河曰愛百姓若赤子○雱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

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

二曰儉

河曰賦歛若取之於已也○雱曰儉之為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為儉而方其為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末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本乎聖人之道於是為至手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明皇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為天下先故樂推而不厭○河曰執謙退不為倡始也○雱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

夫慈故能勇

明皇曰慈仁敏故勇於救濟也○河曰以為仁故能勇於忠孝也○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雱曰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

儉故能廣

明皇曰節儉愛費財用有餘故功施益廣也○河曰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矣弼曰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雱曰區區以奢侈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末傷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

河曰不為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

明皇曰慈儉之德謙益先推先與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河曰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弼曰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雱曰此聖人之行故但為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

今舍其慈且勇

河曰今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也○弼曰且猶取也

舍其儉且廣

河曰舍其儉約但為奢華

舍其後且先

河曰舍其後已但爲人先死矣

明皇曰今舍慈且勇勇則害物舍儉且廣廣則傷財舍後且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河曰所行如此動入死地○雱曰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本者也

夫慈以陳則正

弼曰相懸而不避於難故正也○雱曰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此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

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矣○河曰夫慈人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雱曰戰守主於殺伐

而尚以慈爲德則餘事可知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明皇曰以慈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河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人之性使能自營助也雱曰三寶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明皇曰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河曰言貴道德不貴武力弼曰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雱曰士非成德之稱故士之爲言察也武也獄師曰士取其察卒帥曰士取其武夫以武爲事者德在乎不武所以爲之本也故武者不失爲士而非德士也爲士之善其以德乎

善戰者不怒

明皇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

不憑怒○河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習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弼曰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雱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者其事而已德則未嘗怒也善勝敵者不爭

明皇曰師克在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河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弼曰不與爭也○雱曰不爭之德有時而爭爭之者事也德則未嘗爭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明皇曰說以使人今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爲善用

是謂不爭之德

河曰謂上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之道德也○雱曰是德也非事也此言德經也故常言德它皆如此

是謂用人之力

河曰能身爲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弼曰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雱

曰天下皆助之故不用力而勝強也  
是謂配天

河曰能行此者德配天地○雱曰不徇事  
而得德故能盡性盡性則人道備故可以  
配天

古之極

明皇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  
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  
要道也○河曰是乃古之極要道也○雱  
曰一本此有也字古之極者大中之道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特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明皇曰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

陳戒有言者謂下句○河曰陳用兵之道

老子疾時用兵故託此設其義也

吾不敢為主

河曰王先也不敢先舉兵

而為客

河曰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

雱曰造攻自鳴條為兵主者也朕載自毫  
為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明皇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無營為則

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

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

於寸而退於尺○河曰侵人境界利人財

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雱曰不勇於殺

伐

是謂行無行

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

無行同矣○河曰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

行誅之不行執也○弼曰彼遂不止○雱

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義戰不怒故若無

臂可攘○河曰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

仍無敵

明皇曰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

敵可引○河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

仍也○弼曰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

不敢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

兵仍無敵也言無與之抗也

執無兵

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

執兵與無兵同○河曰雖欲執持之若無

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

遭不道之君慈忍喪之痛也○雱曰雖有

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河曰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人便取不休輕戰貪財

輕敵則幾喪吾寶

明皇曰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

敵人者則殆喪吾以慈之寶○河曰幾近

也寶身也欺輕敵人近喪身也○河曰言

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

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為

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河曰

兵凶器也仁人之兵雖所向無前而不敵

輕敵輕敵則喪其慈喪慈則有不勝也

故抗兵相亦

河曰兩敵戰也

哀者勝矣

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

於人者勝○河曰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

死○河曰抗舉也若當也哀者必相惜而

不趣利避害故必勝○河曰哀憐之心慈

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

之言兵力相敵也竊嘗論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又曰易哉夫子尚桓桓亦何哀之有而老子之言兵獨常如此者論兵之道也彼則兵之事也聖人豈異意哉而不同者時而已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明皇曰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

事故易行○河曰老子言吾所言者而易

知約而易行也

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明皇曰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

約故莫能知莫能行○河曰人惡柔弱好

剛強也○河曰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

甚易知也無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

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達於榮利故曰莫

之能行也○河曰聖人順性命之至以為

教言不煩而簡事不奇而常反身則知率

性則合苟欲知之行之不亦甚易乎凡天

下之難事皆起於舍本逐末與妄為構故

內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不能勝也夫唯異此則一辭可盡雖甚易知甚易行而莫能知莫能行者用心於末而務奇與難故爾一本作人莫之能知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明皇曰言者在理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

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

事為君也○河曰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

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

與我反○河曰宗萬物之宗也君萬事之

主也○河曰言以理為歸事以道為主知

理與道則言與事雖多無難知者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明皇曰天唯俗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

我無言無事之教○河曰夫唯世人也是

我德之闇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

河曰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

人不得不知之也○河曰所知非至理則

所謂知者非知也自以為知而不知聖人

則可謂知乎

明皇曰：「了我忘知之意者，希少則我。不  
言之教者，至貴。」河曰：「希少也。唯達道者  
乃能知我，故爲貴也。」○弼曰：「唯深故知之  
者，希也。知我蓋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  
希，則我貴也。』」情三○零曰：「道大則知者少，歷萬  
世而知者一人是旦暮遇之也。」一本作「則  
我者貴」。

明皇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河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臣寶藏德不以示人也○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零曰豈辨以相示乎

河曰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零曰不  
識不知真知之極  
不知知病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人有此病也

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明皇曰有威而可畏謂之感言人於小有畏拙於慎微則至於大可畏○河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神承天順地也○雱曰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爲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偽彫薄而威不能服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

至

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  
使虛而生白○河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

當急狹也

明皇曰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  
使不勞倦○河曰人所以生者爲育精神  
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念邪僻

滿腹為伐本厭神○弼曰清靜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雖其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侮威不能復制良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雱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感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狹聖人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干戚者乎莊子曰狝韋氏之國黃帝之囿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手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

弼曰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

明皇曰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河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濯垢恬

怡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弼曰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雱曰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是以聖人自知

河曰自知已之得失

不自見

河曰不自顯見德美於外故之於內○弼曰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先行藏也

自愛

河曰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明皇曰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河曰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弼曰自貴則物狹厭居生○雱曰自

見則矜我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為非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也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去彼見貴取此知愛○河曰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河曰勇敢有為則殺身也○弼曰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

明皇曰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活身矣○河曰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弼曰必濟命也○雱曰勇敢者任氣生事輕死以徇其所為以事為道者也勇不敢者迫而後動不先物以爭功以道為事者也

此兩者

河曰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河曰活身為利殺身為害○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 零曰人之所利天實害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以爲小人則固流俗之所後也而天實先之

天之所惡

河曰惡有爲也

孰知其故

○ 明皇曰兩者敢與不敢也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河曰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

是以聖人猶難之

明皇曰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河曰言

聖人之明德猶難者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零曰聖人與天合德尚不敢輕諾多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

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河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弼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零曰天爲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爲敵乎此所以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 明皇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河曰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弼曰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臨應也○零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至

不召而自來

○ 明皇曰天道不召物所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天爾○河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弼曰處下則物自歸○零曰見召於人臣子之道天爲君父孰能制之運至則來非有召也

坦然而善謀

○ 明皇曰天道玄遠繚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河曰繚寬也天道

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弼曰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謀之故曰坦然而善謀也○零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一本作繚然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 明皇曰天之網羅雖恢恢疎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河曰天所網羅恢恢其大雖疎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零曰天任理而不任意其禍福也付之自爲如木有華還當結實豈或開而結之哉而無一不如法者今世之人多疑禍福之應誠以小智自私任意而不知理故但見一曲而不觀夫大致也故知此道也則世間善惡禍福隨其器之大小各有遠速之度要當報之無有免者且聖人爲政尚貴閔閔誠使天道之大而察察其意則其報復也豈能周乎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

河曰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

奈何以死懼之

明皇曰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常無畏者人君常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河曰人君當寬刑罰教民去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

多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

河曰當除已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明皇曰若使民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

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河曰以道教民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河曰說

異亂羣謂之奇也○零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民重死然後刑行而物服矣

常有司殺者殺

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夫是常有

天之司殺者殺之○河曰司殺者天居高

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而代司殺是代大匠斲

明皇曰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

拙夫代大匠斲木○河曰天道至明司殺

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

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

匠斲木勞而無功也○零曰君尊臣卑各

有常分君以無為而任道臣以有為而治

事道之與事相去遠矣故典獄則有司殺

治木則有大匠君不與焉仰成而已世皆

知代斲之非而不悟代殺之失莊子曰上

亦有為也下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德傳

曰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實兼事

故君得兼臣然君而事事失其所以為君

矣臣之事事而殺伐尤為非道故深言之

蓋經稱不以兵強天下而猶曰以道佐主者誠以道為主則豈暇議彼哉一本而作夫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明皇曰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

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

自喪天和也○河曰人君行刑罰猶拙人

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

殺者夫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

弼曰為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

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零曰代斲傷

手而已代殺乃失其道也一本無有字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

河曰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

太多

是以飢

明皇曰天下之民所以飢之不足者以其

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爾○河曰民皆

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零曰張官職

祿制禮用財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  
歲本衰適使之飢而已一本無也字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

河曰民之不可治者以君上多欲好有爲  
也

是以難治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難理化者以其君  
上之有爲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理  
河曰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偽難治○雩  
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彫巧偽  
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

河曰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  
厚貪利以自危

是以輕死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達  
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河曰以求  
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雩曰生者不  
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  
觸刑陷險視死輕矣此三者皆以其求害

其所以求蓋明無爲之理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明皇曰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  
則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  
於矜貴其生○河曰夫唯獨無以生爲務  
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河曰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  
其下也民從上也疑此非老子之所作○  
雩曰厚生必至於輕死唯無以生爲乃常  
全矣貴生者但賢於輕死未若無以生爲  
之至也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  
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河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強

河曰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草木之生也柔脆

河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曰和氣去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

明皇曰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

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強梁

者喪身失性○河曰以其上二事觀之知

堅強者死柔弱生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明皇曰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河

曰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爲

一強故不勝○河曰強兵以暴於天下者

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雩曰善勝者

積小不勝以爲大勝今此以強爲德則其

事必弱也

木強則共

明皇曰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

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故

下文云○河曰木強大枝葉共生其上也

河曰物所加也○雩曰伐而共之

故堅強居下

河曰大之本也

柔弱處上

河曰與物造功大本處下小物處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之効○河曰枝條是也○雲曰竊嘗論之陰陽道也陰先而陽後天地物也天專而地卑故語德則柔弱足以勝剛強計事則剛強足以制柔弱世之人親事而不明手德故所謂強者常至於與死為徒也一本作強大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明皇曰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河曰天道闇昧舉物類以為喻也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河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河曰天道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為上也○雲曰天道任理故均一本補作與

人之道則不然

河曰人道則與天道反也○河曰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損不足以奉有餘

明皇曰天道平施眾多益寡人則違天翻

損不足○河曰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

弱以益強也○雲曰人道任情故不均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明皇曰誰能以已之有餘奉與天下之不足乎獨有道者能爾○河曰言誰能居有

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

有道之君能行也○雲曰有道者與天合

道一本云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

以聖人為而不恃

明皇曰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

不恃其功○河曰聖人為德施不恃其報

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推功於物不處其成○河曰功成事就不處其位○雲曰一本居作處字

其不欲見賢耶

河曰不欲使人知已之賢匿功不居榮名

畏天損有餘也○雲曰恃為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有餘是招損之道也一本無邪字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

河曰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則行

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

河曰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鋼莫能勝水

而成功也

其無以易之也

河曰夫攻堅彊無以易於水○雲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而變而初不易已此所以終

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彊夫而持以攻物有

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一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弱之勝強

河曰水能滅火陰能消陽

柔能勝剛

河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不知

河曰知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也

而莫之能行

○明皇曰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未有不

知者知有此道不能行也○河曰恥謙卑

好強梁

○旁曰得一者寡一本作故柔勝

剛勝強

是以聖人言

河曰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河曰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

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為一國君主也○旁

曰垢未若不祥之甚故但為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明皇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

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

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河曰君能引

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有王有天

下○旁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為

德也受垢不祥其納汙受辱之義乎此可

謂智者道爾

正言若反

明皇曰為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

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

反○河曰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

反言○旁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

道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

明皇曰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

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

無償欲故曰和大怨○河曰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以相和報

必有餘怨

明皇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

與為怨故曰必有餘怨○河曰任刑者夫

人情必有怨及於良人也○弼曰不明理

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

復故必有餘怨也○旁曰上禮為之而莫

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天下始有怨矣既不

能反常復本而方乃以聯合歡則怨必彌

起

安可以為善

明皇曰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為善○河曰

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為善為善

也○旁曰意若為善而不善之本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

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弼曰左契者

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明皇曰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賦與前境契

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

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

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

河曰但刻契之信下責人以他事也○零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契蓋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河曰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弼曰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零曰下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無德司徹

明皇曰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則將立法以通於人為法之弊故未為善○河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弼曰徹司人之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過也○零曰徹通也物物求通其塞多矣明皇曰司契則清靜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為不可立法而生事○河曰天道無有親踈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零曰唯天無親但善則與之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小國家民章第八十

小國家民

河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秦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弼曰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零曰小制國家聚民則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

驗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明皇曰什件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件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河曰使民各長部曲什

使民重死

河曰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食生也

而不遠徙

明皇曰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河曰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弼曰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零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質薄事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感本衰而貪求在手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此亦亂之極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河曰清靜無為不作煩華不好出入遊娛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河曰無怨惡於天下○雩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及獲還淳復歸於三皇結繩之用矣○河曰去文反質信

無欺也○雩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甘其食

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河曰甘其蔬食不思食○百姓也

美其服

明皇曰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河曰美其惡衣不貴五色○雩曰甘食美服無事而富也

安其俗

明皇曰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河曰安

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

樂其業

明皇曰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河曰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明皇曰言其近○河曰相去近也○雩曰人遂其生故繁息而樂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明皇曰無求之至○河曰其無情欲○弼曰無所求欲○雩曰近而不交無求於外

也此盡性之治故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

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比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

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

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楊子雲為法言亦終手唐虞之言蓋有

法手孔孟與此書也然子雲之說誠得施於天下亦何足以與手聖人之業可謂有

其意矣而言之過也一本無使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明皇曰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河曰信言者如其實不美者

朴且質也○弼曰實在質也○雩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言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美言不信

明皇曰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河曰滋美之言者聖華詞

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弼曰本在樸也○雩曰離道而語事物故雖足以美淺聞之

聽而非至論也且言者風波也何以美為善者不辯

明皇曰善者在行無辯說○河曰善者以

道脩身不緣文也○雩曰言近指遠不假

繁辭

辯者不善

明皇曰巧辯辯說故不善○河曰辯者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

有殊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雱曰言以明道而已要不煩何用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河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雱曰極在一也○雱曰極當在至微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明皇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河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真要也○雱曰溺

于事物之衆而不能反約愚之甚者安在乎有知

聖人無積

明皇曰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雱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雱

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

而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則所得鮮矣安能大而化之乎此明知者不博

既以爲人已愈有

河曰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雱曰物所尊也○雱曰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一本爲作與非

既以與人已愈多

明皇曰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靜之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河曰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雱曰物所歸也○雱曰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人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其能瞻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河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雱曰動常生成之也○雱曰天者羣物之宗常以慈畜萬物豈有害之意此明信言不美夫天理常夷美於此則害於彼矣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明皇曰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爲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河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雱曰順天之利不相傷也○雱曰一氣自運萬物必遂聖人體大運以有爲行運速於常度豈有心於爭乎夫唯如此故於立言垂法亦因時乘理適可而已非爲辯也然而終以此向者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爲而不爭老子經意終於第八十篇此篇總序其作經之意亦由南華盡於莊子之死而更有天下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釋音

懷而羊 慶居月 昧音貸 吐代 蟄失 亦攬 綽綽  
 峻子曼 又夏 一遮 蒂音難 乃旦 脆七 歲切  
 辟音避 緝音恢 切音回 斷音陳 賂音路 愈音愈 純音純

後序

老氏之書傳於世也久矣其言微其旨遠而莫能極學者非明白洞達窮道德性命之理未易測其津涯也夫老氏豈欲為甚高之論以取惑於世蓋至道之極窈窕昏默雖聖人猶且不能名方道術既散之際苟不示其髣髴明其大略則天下後世有愚而不靈者蕩然無所適茫然無所守不知大道之本原而為倒置之民也於是不得已強而為之言以明夫道大焉彌滿六合而無外小焉入乎纖介而無間其玄則為衆妙之門其粗則治家治國治天下無乎不在昔之為註者有三曰河上公曰明皇曰王弼夫三家之說其間不能無去取然各有所長要其歸宿莫非究大道之本近世王雱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而老氏之書復訓厥旨明微燭隱自成一家之說則八十一章愈顯於世然世之學者以老氏為虛無無用之文少嘗加意陳言鄙論自以為得殊不知大道之本由老氏而後明老氏之經由數家而後知非俗學者所易聞也

序

付三

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乃命覺舍之學者參其四說無復加損刊集以行於時而廣其教俾夫承學之士知老氏之書非徒為虛誕之辭極深研精皆足以造乎至理其真以治身其緒餘士直為天下國家則學者豈曰小補之哉迺承教下風幸得以親炙故祗請以書歲月且不泯其傳時元符元年十月一日前權英州軍事判官梁迥謹

道德真經集註序

侍四

道常無言不得已而有言言之費也從而言之費之費者也言固可廢乎曰不可也以藥治病非上醫也方病而奪之藥雖虛爲笑爲也蓋老子一書自列氏莊氏已陰立訓傳而自爲一家者也至漢相曹參用其言有驗世益尊信之文帝時有河上公者乃始泄道之蘊名爲註釋自是之後有鄭氏傅氏徐氏劉氏晉魏以來獨王氏最顯唐玄宗又改定章句刻石渦口廟中而世之言道德經益繁宋興專守一道曰仁其治以慈儉不爭爲本幾若委靡不振而實參用老子家法故當時君臣於此書頗盡心焉君雖不敏亦常思有年矣常患註釋之繁而矛盾迭興復憂流詠之廣而門戶各異求出世者多鄙薄於治世之常經思治世者復忽畧於出世之妙旨於是合本朝註釋之書畢力纂集專御註於其首列諸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其佗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元纂微茲不復詳吁亦多言矣乎然世方懵於其道

我又忖於其言則道益晦矣此經以自然爲體無爲爲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之法也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竈奇技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則擊開混沌剖破藩籬以之治世則反朴而還淳以之出世則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天生二聖人迭爲賓主以道詔天下後世其功至不淺也惟我同志相與勉之紹定己丑重九日鶴林真逸彭祖謹序

道德真經說序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

也義嗣注云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司馬貞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

帝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高  
莊陽國陳縣苦縣皆爲苦音怙

守節正義云括地志昔縣在亳州  
谷陽縣界今具源縣也屬百額姓李氏

名耳字伯陽謚曰聃體記曾子問鄭氏注

疏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即老子也索

曰聃耳曼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聃按周

守藏室之史也周本紀曰幽王三年西周

亡矣注云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

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後漢書竇章

傳注以老子黑字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

子與孔子適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

聖子俱適同敬叔曰吾聞老子云又家語曰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子云又家語曰

歸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則吾師也今將往矣老子曰子所言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

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

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

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三

100

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世家曰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

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請益進焉又家語曰及去周老子之

子之進蓋三千焉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云列仙傳曰西遊者先見其氣知其人當過候物色而老子之果得老子者亦知其奇為著書九篇名關今子索隱曰列仙傳走劉向所記物色而迺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迺迺之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仲尼弟子列傳曰周則老子於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注云徐廣曰而史記周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

子官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老子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太史公曰樂臣公學老子

史記樂毅傳曰公學老子之書其言曰上知天者不知其所出

國人也自居姓名居河之謂著老子者

句號曰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又葛玄河上公注老子序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帝即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遠問也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即所素書老子道解于注是經以來七十餘年凡傳三人連因號曰河上公云

河上丈人教安期

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瑗公樂瑗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

漢書蓋公傳蓋公魯人也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魯相國

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魯相國

蓋公魯人也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魯相國

師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魯相國

蓋公魯人也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魯相國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冬十月上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見續長通鑑

又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來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

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

見續資治通鑑

編長

又上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

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見國朝事實并皇宋類死

真宗咸平二年上謂宰相曰道德二經治世

之要道明皇注解雖繁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清靜之旨也因令鑲板

見國朝

史道釋志

仁宗天聖四年正月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

下三館校道藏庫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

載飛鍊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迺治國

清靜之道也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庚寅上諭宰執曰

賀允中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鍊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

得之矣朕惟治道貴清靜苟侈心一生雖

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

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斯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

見皇宋中興紀事本末

孝宗淳熙戊戌程大昌以講官侍清燕嘗從

容泰及道本恭得聖訓孔老元無二道韓

愈析之非是嘗親製處道辨首以賜大昌

見程大昌易老通言序

宋解經姓氏

政和御注

碧虛子陳景元

字太初建昌人出家為道士入天台山師事張

無夢抄得老莊之旨博學多聞藏書數千卷當世名公多從之游自號碧虛子歷中興府召見進所著道經藏室纂微萬賜號真靖大師

涑水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溫國文正公

穎濱蘇轍

字子瞻眉山文定公

臨川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荆國文公

王雱

字元澤荆人

陸佃

字農師山陰人門

劉摯

字仲平

劉涇

字巨澤簡州陽安人自號蔚洪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冲字希龜大姑士

賜號清虛文逸大

達真子

馬山人

三峨丁一子李文恕

人蜀

陳象古

名在雲

葉夢得

字少蘆姑蘇人

清源子劉驥

字德翁

晦菴朱熹

字元晦建安人自號晦菴子文公

黃茂材字少春福州連江人自號海濱居士  
程大昌字泰之新安人  
林東字子晦福州閩縣人自號三山燕客  
本來子邵若愚號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宋鶴林真逸彭耜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辯故心因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為自然也。陳水司馬光曰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強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

賴瀆蘇轍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

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臨川王安石曰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道本無名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

葉夢得曰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於言即已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為之常而設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氏之書所以作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真常也

黃茂材曰常之為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為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

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本末子邵若愚曰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一氣之名則非常存之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強名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機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杳冥豈係乎有名無名哉聖

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陳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賴瀆蘇轍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為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是生真一者有名之始而沖氣為一謂之太極太極生天地沖氣委和降於胎中積者為形妙者為息是謂命也人生天地中天地無為因人顯用三才備矣萬物成矣故曰母

葉夢得曰昔者佛氏蓋膏為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雖空

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其間矣聖人亦何心焉即有以為有無物而非有故以有名為萬物之母天地亦由之而生即無以為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名為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清源子劉驥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未無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亦強為之名耳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

程大昌曰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闢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佛流

疑以為虛夸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為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是時也無儀可做無數可數故老子易其名而命以為無也凡老子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正相應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又曰老氏之形容此有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借數言之則為一者可以生萬而不至為萬也倣形而言則為像對器而言則為模曰象曰模又皆可以為形為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

本末子邵若愚曰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而見大道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註曰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

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徹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微者邊隅也大道遂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謂存思也常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

涑水司馬光曰微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

頤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而有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

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遍矣

臨川王安石曰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非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聖人雖有動靜以常為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微者邊也夫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微無不照矣

葉夢得曰惟聖人為能超乎有無之外而游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無者天地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微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有者昔之君子是也

黃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微即易之道器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哉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

人之言相為終始

顏濱蘇轍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兩者謂無欲與有欲靜為體動為用靜合於無動合於有動靜殊名皆本於道同會於玄暫異終同也玄謂淵嘿無象又玄謂通變無極或入於機或出於機開闔陰陽出入無有故曰衆妙之門

清源子劉驥曰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微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

衆妙之門

黃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愈不可盡女偶九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為衆妙之門也歟

林東曰由微以之妙本末一致表裏相須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自然者也東坡衆妙掌記以為道一而已安有衆耶又以既謂之妙雖衆可也此謂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御註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



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善與不善奚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美善生於安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為美而情之所惡為惡縱已安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為善而已之所非為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賴瀆蘇轍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

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  
陸佃曰美至於無美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天下之真善也真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

劉涇曰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微名立則惡不善生矣

葉夢得曰不有惡也夫孰為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為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炁既分物物為對既謂之美純樸已殘必有惡為之對既謂之善則情性已離必有不善為之對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美不足以為美天下之所謂善不足以為善然則何以為美且善知乎此者可與入道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曰大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

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

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官而官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

互生物失其性

涑水司馬光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賴瀆蘇轍曰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

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

臨川王安石曰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

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可以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

陸佃曰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

言乎其終始此勢之然也

劉涇曰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類也冥陵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美或為惡善或為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經所謂正或為奇善或為妖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註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得會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為非拱默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為之事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

類演蘇轍曰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王雱曰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

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造物為友者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存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

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為而為其行教也不言而言

程大昌曰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倣以為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善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

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遠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碧虛子陳景元曰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舍鋪而

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又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不以實位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  
穎濱蘇轍曰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王雱曰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己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辭拒也聖人之道猶太空萬物動作出沒往來於其中任其自為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而不有以能生為己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為時固不自恃適然成功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而終無名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隙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夸跋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覬覦故曰不為盜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誑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饑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水故其心則憤亂債驕而不可係道至於

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夫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應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已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難得之貨為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惑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則性源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  
陳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

之爾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

臨川王安石曰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為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葉夢得曰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為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膽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御註曰辯者不敢聘其詞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今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其為出於不為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侍王

宋鶴林真逸彭耜纂集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

不盈沖者中也是謂大和莊子曰鯤桓之

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

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

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

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

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

之辭也又常也淵深靜也者深歎詠道

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

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

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

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係動植咸歸

故為萬物之宗

賴濱蘇轍曰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  
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

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  
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  
宗

臨川王安石曰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

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

至虛而一在天則為天五在地則為地六

蓋沖氣為元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

如不盈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

陸佃曰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

見其盈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

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

所謂疑始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或者疑問之辭

也道貴通流而不絕不以定名而絕其變

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而虛

已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

萬物之宗祖也

陳象古曰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

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

測度准量也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

作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  
故曰似萬物之宗

黃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

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

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

程大昌曰沖者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

沖沖氣為和皆以不極手盈為義或之者

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

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

之未出為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

無也則似之而已

挂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御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挂其銳則不爭解

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

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也湛兮似若存心若死灰而身若

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賴濱蘇轍曰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

之挂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

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  
先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  
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兼萬  
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  
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臨川王安石曰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  
挂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  
皦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

程大昌曰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  
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

膠膠擾擾者是也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  
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汗雜者是也銳挂  
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  
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  
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  
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碧虛子陳景元曰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  
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  
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仿

佛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  
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  
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  
道乃在天地之先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象之大者莫  
大於天故為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  
真精真精生沖氣沖氣生天地天地生萬  
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道誰之  
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黃茂林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  
即道是已道本无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  
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御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  
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  
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  
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

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  
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謂無情於仁愛非  
薄惡之也

顏濱蘇轍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  
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  
之也譬如結芻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  
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  
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  
也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  
喪吾無與焉雖未當仁之而仁亦大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  
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  
者亦仁也惟其愛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  
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篚由巾之以文繡尸  
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  
其首跡樵者焚其肢體天地之於萬物當  
春生夏長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  
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天地聖人至仁

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手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小矣樂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樂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其相忘

也

林東曰老氏之於道其能游戲三昧者乎說者以不仁乃所謂深仁如於乎不顯乃所為深顯王者不治夷狄乃所為深治豈有天地聖人以不仁稱之言天地聖人則當以深仁目之此俗儒之淺於理者之所云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御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碧虛子陳景元曰橐籥以鼓風吹火者也籥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籥之懷風籥之含聲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

穎濱蘇轍曰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王雱曰橐籥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

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虛而不屈者其體動而愈出者其用

清源子劉驥曰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晦菴朱熹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一物

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黃茂材曰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骸知橐籥之理則可以鍊精炁

程大昌曰橐籥治籥也籥其管也橐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治籥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虛之所以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曰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

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涑水司馬光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

穎濱蘇轍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  
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  
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  
糟粕弊精神於蹇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  
繫躬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  
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  
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  
焉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章句谷者訓養  
也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  
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  
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  
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則  
何道之可存哉  
陳水司馬光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  
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玄者言其  
妙也者萬物之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

神牝者沖和天太上此陰陽之宗天地之  
祖今術家以口鼻為玄牝非也  
清源子劉驥曰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  
自具言人身中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  
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  
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  
之室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  
之要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  
自然成真真合自然與道為一而入於不  
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  
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  
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為元宮以絳宮關元  
精氣之府為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  
也  
晦菴朱熹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  
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  
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  
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  
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  
黃茂材曰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

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為之說曰  
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頤濱蘇轍曰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  
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頤濱蘇轍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  
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綿綿者沖和不  
絕之謂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  
頑故曰若存

黃茂材曰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所  
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  
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  
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為勤莫  
大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  
御註曰天宮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



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為能長生

涑水司馬光曰凡有血氣之類皆營為以求生惟天地無為而自生

顏濱蘇轍曰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王雱曰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覆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

陸佃曰貪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生者生之本黃茂材曰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自生獸禽魚草

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有不長生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曰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均養無私大有處謙不敢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樂推而不厭故先又能忘功名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存顏濱蘇轍曰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

王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爭迺能獨異於眾使其立已而與眾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劉涇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

不自生也身先身存猶之長久也後身謂屈已外身謂忘我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後其身而身先退已進人為眾所推為後而反先外其身而身存齊生死者不為生死所累外形骸者不為形骸所礙

特五

十二

清源子劉驥曰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炁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為有欲貪生太厚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為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是謂後其身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後其身而不先外其身而不存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臞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而先不期存而存

黃茂材曰後其身所以處世也外其身所以體道也今有人焉早遜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

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久以其長久

故始能成其私也

顏濱蘇轍曰道則然耳

劉涇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

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久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也

黃茂材曰人皆亡己獨存物皆天已獨壽

非私乎

程大昌曰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

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惟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

臨川王安石曰善者可以繼道而未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

劉涇曰易曰繼之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

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御註曰融為雨露萬雲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

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累乎其心故於道為

近幾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水蘊三能之近道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

善利此一能也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

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今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

顏濱蘇轍曰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

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

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柔弱者俗之所

恥汙下者俗之所惡水性獨異於俗

黃茂材曰水有上善一小善七利物不爭

處衆人之所惡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

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

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化

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

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係虛靜

洞鑿幽微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善行仁慈惠及天下如水膏潤無不霑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格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頽瀆蘇轍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運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蹇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

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劉涇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下爲地在善則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善以教人爲與水以利物爲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爲言水以行險不失爲信在善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善以正己物正爲政水以激揚清濁爲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善以同心爲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爲能在善則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善以爲動水以冬凝春泮爲時在善則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言上善當如水以不爭爲善也以不爭爲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爲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

黃茂材曰其小善七居善地者滯而爲澤也心善淵者靜可以鑒也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

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此七者能其一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程大昌曰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閭且戰也彼已匹對兩不相下斯爲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待乎道者則不然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恃六

宋鶴林真逸彭紹纂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沉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

賴瀆蘇轍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葉夢得曰道欲或不盈為其盈而持之則必覆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為愈也道

欲挫其銳幸其銳而揣之則必折不若無所度而長保之為愈也盈不持則無喪已之患銳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黃茂材曰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

林東曰道之為道惡盈而好謙惡銳而以不露圭角之為高假使於盈而能持於銳而能揣不若無盈無銳之安且久也盈與銳非道中物以其易溢易折非安且久之理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御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金玉之於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

恃也

黃茂材曰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貴已而賤物故易至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至於禍宜乎老氏以為戒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曰功成者讓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而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

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黃茂材曰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  
名者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  
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  
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  
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  
人莫得而知耶

###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御註曰魄陰也屬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  
於魄言營魄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  
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  
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  
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微相因  
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  
滯於魄哉又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  
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  
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  
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  
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

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  
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  
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墜於地化育萬物  
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  
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項内存手神馳  
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  
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  
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魄則靜  
白虎通曰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為營  
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魄也又謂營護陽氣  
夫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  
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靜惑故仙書有制  
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  
太和純一之氣今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  
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  
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  
之辭也  
頴濱蘇轍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  
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

常載魄夫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  
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  
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寃常載神矣故教  
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  
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王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  
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  
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  
學此道者常先肅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  
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  
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  
由魂神拘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陰陰  
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  
精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  
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陸佃曰魂為陽陽為動魄為陰陰為止魂  
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  
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言營遊魂  
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載營魄所以外

運抱一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

劉涓子曰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遊魂為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為魂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主代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

葉夢得曰人之生也以心藏神以腎藏精以肝藏魂以肺藏魄而後形體立精神之運形體不能拘而魄魄者所以守其形體者也魄出手陽故升而上者散而無不之易謂之遊魂魄出手陰故沉而下者滯而不能去老子謂之營魄營者有方之言也善攝生者常使陽勝陰陰不能撓陽故魂每載魄而與之俱晦菴朱熹曰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武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今所謂營者字與榮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

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營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為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驚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眾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

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降形生自無滌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

頴濱蘇轍曰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閹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哀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

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氣柔能如嬰兒極矣

王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衆恃則帥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為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使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陸佃曰蓋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后其心可以疏淪其神可以凜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無一

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既散辭氣亦蕩流問爾能專守一氣通於無間與物不逆柔而至順復命全真如嬰兒在胎中乎陳象古曰氣為動用之先柔為剛強之本晦菴朱熹曰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潞除玄覽能無疵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潞洗也除遣也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薄也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瑕疵之病乎

頴濱蘇轍曰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潞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

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臨川王安石曰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

劉涇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陳象古曰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蕪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瑕疵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為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今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乎

顏淵蘇轍曰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

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臨川王安石曰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

不治而治故曰無為夫無為者用天下之有為有為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

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子為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言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

○劉涇曰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為視以芻狗則得之

清源子劉驥曰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

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心為君以身為國以氣為民無為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為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骸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

為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黃茂材曰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以至於無為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身也民譬則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御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啟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闔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



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胃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

臨川王安石曰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付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劉涓子曰成人入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畜養之德

黃茂材曰天門顛門也今嬰兒腦顛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顏淵蘇轍曰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

苟又有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則應之而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黃茂材曰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閉眼而視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進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固雖而大喜良有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

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聖人安能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手幽冥也

王雱曰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生成在我任其賦命不專而有之雖雕刻眾形造化萬物不恃其能長養於物不主其功潛被嘿通不自彰顯故曰玄德

陳象古曰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有則養之以沖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功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奉已而不以為有故亦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

黃茂材曰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後者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為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三十幅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謂工人範和粘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內虛而受物虛因有以能受有假

無以為用

清源子劉驥曰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藏真氣之所會五藏各有六氣故有五六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幅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幅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官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晦菴朱熹曰無是轂中空虛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眾骨所會者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上下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黃茂材曰有有中之中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無窮有中之有其利其博輻轂以為車埏埴以為器戶牖以為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

所由來矣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顏濱蘇轍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十六

十七

陸佃曰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為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為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者適時之利無者真常之用在人身則駕御主持神與炁也無者虛妙之神炁也炁凝滯之形骸也心運以氣隨假形以為利氣動以形隨假神而為用此二者有無之相須也  
清源子劉驥曰有以為利無以為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

也

###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碧虛子陳景元曰五色之設黼黻文章別尊卑之飾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爲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營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鹽梅調適養人之體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美口饕餮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也失也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爲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貪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返心神發亂非狂而何夫金銀珠玉難得之寶貨人若貪取無厭求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嚴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嗜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者塞耳之椎也五味者斬舌之鉞也田獵者狂惑之帥也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也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也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間而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而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劉涓子曰人之身竅肝爲目竅腎爲耳竅脾爲口而與五色聲味同爲死生此大患也而愚者見色不見其害猶弗見也聞聲不聞其患猶弗聞也嘗味不嘗其患猶弗嘗也故見作盲聞作聾嘗作爽是作之也非疾也疾則虧其體而已見聞嘗性固有在焉莊子曰屬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屬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屬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藏亦以係物失已而已受惠爲先故耳次目受惠爲深故口次耳又內狂其心外妨其行則吾身之患備矣馳馬從禽此兩者能亂人之陽以動其心以至於發狂者而彼反資以爲樂黃帝則曰狂之病妄行不休其說是也妨害也行所以行已難得之貨使人昏於同利則爲害大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五色炫亂視極則損明五音喧雜聽極則損聰爽者失也人皆縱嗜好之常情失恬淡之真味故真人漱玉池以飲津固靈根以含氣也畋獵

者極其精神以瞻望因其氣血以馳騁是使心志散亂猖獗發狂害物傷和莫甚於此亦如世俗奔逐情慾趨走聲利失志沮氣然後休息貨者非賦分之所有矣求微取是謂難得與人善行有所妨礙

黃茂材曰所貴於目者為其見道若不見道與盲無異非蔽於五色而然乎所貴於耳者為其聞道若不聞道與聾無異非溢於五音而然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為美又安知其所謂淡然者令人嘔納津液久而自不愛食五味蓋得於此馳騁畋獵固未至於狂而以清靜無為者觀之豈不為狂者韓退之論擊毬之害曰凡五藏之繫絡其微坐立必垂於胃臆之間而之以顛頓馳騁其危哉夫稍知道者視金帛珠玉如糞土然何至於尚貨蓋非此之謂也當是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已行於人間將必有食芝餐玉養丹竈之說老子以為是皆身外難得之物無益於生妨人多矣不若求之吾身之為易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人物而察之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顏濱蘇轍曰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畋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守綿綿之氣以實腹去察察之視以養明也

陳象古曰為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為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所取舍也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不為聲色五味畋獵貨財所惑所以為腹不為目也腹者有容

於內目者有見於外聖人收視反聽還元復命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所謂明者非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得者非得彼也自得而已故去彼取此

黃茂材曰腹易獸足而目好尚無窮故學道者欲收視欲內觀欲默照其不為目可知此者此道也亘古及今惟有此道捨此皆非道也故云去彼取此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特七

宋鶴林真逸彭耆纂集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

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矣大馬

碧虛子陳景元曰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

也辱謂貧賤刑罰諸凶也夫達道之士以

形骸為逆旅生死如贅癰不榮通不醜窮

知軒冕之去來乃外物之寄託豈有寵辱

係懷而可驚怛哉此謂中人耳中智之士

則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者

戒慎之深也夫心之感動異於震驚故謂

之若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

寵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實貨外物

養身之屬也且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

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之人謂軒冕實貨

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之與物

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陸佃曰寵所以為辱貴所以為患何也曰

寵之與貴皆外物者也外物非吾所有而  
有之此所以為大患大辱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寵辱為重甚  
於性命

葉夢得曰寵辱者視寵猶辱也貴大患者

以貴為大患也驚者猝然遇之而駭者也

身者憂患之所從生而不欲有者也常物

之情得其所欲則順而安非其所欲則逆

而駭故世不驚於寵而驚於辱寵之過必

辱辱之復必寵視寵猶辱而若驚者知寵

之必有辱也貴者人之所尊也貴賤無常

分有貴而賤者爭生滅無定形有身而偶

者敵視貴為患而若身者知貴之必有賤

也

黃茂材曰寵人所榮也在道則為可辱貴

人所欲也在道則為可患自古以來因寵

貴之極陷於禍敗者何可勝數譬之犧牛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

求為孤犢而不可得則夫所謂寵貴者豈

不可辱可患乎

何謂寵辱寵為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本作寵為下言

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驕盛則生禍因

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曰為下河上公本

作寵為上辱為下於義完全而理無迂闊

皇甫謐本亦作寵為上辱為下言以得為

上失為下也

顏瀆蘇轍曰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

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辱為下者是也

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為下矣

陸佃曰可得而寵者下也

劉涇曰寵人者為上則寵於人者為下矣

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物之懷來

寄也寄之其來不可拒故至人不得以為

悅其去不可留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

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

能勿驚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

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得其寵榮必有倖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

臨川王安石曰得失若驚此寵之所以為辱也

黃茂材曰寵於人則服役於人其得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得亦驚其失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失亦驚夫在我者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又何有於得失哉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隨肢體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劉涓子前章言五色聲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交攻其內外所謂大患也而患本於

有身無是身則無是患矣而身者委形於造物則安能必無哉今享天下之貴則事天下之事將殫行以悅人萬日以憂世其患可勝言哉莊子曰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世俗不知寵為致辱之大患而返貴重致辱之患如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無羽毛以禦寒暑必將貨物以為養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為身忘其心不以心為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又曰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為滅壞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

頽濱蘇轍曰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大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貴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攪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我因何能致大患為有此身為致患之本又何況身外更有不能捨棄重於身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身飢渴寒暑生老病死莫非患也故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所謂無身者外生死遺禍福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謂入於天若然者體合大道心同太虛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者可託天下

御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聖人體道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

陳水司馬先曰夫貴重天下者天下亦貴重之愛利天下者天下亦愛利之未有輕賤賤天下而天下貴重之者也故聖人之貴重天下所以貴重其身也如此則付以大器必能守之

○賴濱蘇轍曰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陳象古曰恃貴有己而為天下非寄天下之要也恃愛有己而為天下非託天下之要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若則不可寄不可託之義也

葉夢得曰不貴其貴而貴其身雖得天下

而不敢執視之猶逆旅茲非可以寄天下者乎不愛其寵而愛其身雖有天下而不敢任處之猶逆旅茲非所以託天下者乎黃茂材曰人不知貴其身者以天下為重而以身為輕爾故不知貴其身人不知愛其身者以天下為大而以身為小爾故不知愛其身老子之道以身為天下可貴可愛者皆在身彼天下特其外物故可寄托焉

林東曰達人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有身者以其不能忘身也忘身則無身而亦無患若舜有天下而不與堯之非心黃屋則幾矣貴與愛寄與托則一意辭勢互換然耳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

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冥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賴濱蘇轍曰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象平夷無色可見大音希聲嘿不可聽沖妙無形虛不可執三者謂希夷微也皆無質象不可以器位分之故復混為一非視聽把執擊搏之能知似隱似見或存或亡不可究詰亦若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殊用思不可推言不可議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夷則無色故視之不見希則無聲故聽之不聞微則無形故搏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隨事強名夫道一而已故混而為一

黃茂材曰此章論真有也真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為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為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為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真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為虛無之學豈足與語道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玄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惟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處陽而不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為高矣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故曰其上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處陰而不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為深矣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甕同寂而其明不昧故曰其下不昧陳水司馬光曰皦明也道之昇萬物以生

而不可見道之降萬物以息而未嘗亡顏瀆蘇轍曰物之有形者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忽焉在上明而不曜條然在下幽而不晦

陳象古曰皦明白之稱也昧隱暗之稱也不皦謂道行於已不自明其功也不昧謂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之非無也其在上也人見其皦而非皦其在下也人見其昧而非昧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顏瀆蘇轍曰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清源子劉驥曰繩繩綿綿不絕運用無

窮不可得而形容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著萬象而不睹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顏瀆蘇轍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周流無端故無首尾

陳象古曰不可致詰故如是

清源子劉驥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有之非無有也既謂惚恍矣烏有其首之可迎烏有其後之可隨雖無其首與後也謂無其中可乎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中何也物與象是也由此以言無有之非無有可見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

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馭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道者無形無名大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持執上古無為自然之道制馭即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網紀也

陸佃曰能知古始古者今之所出始者終之初莊子所謂無端之紀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絲古不移道也見機而作事也治身者執古之道謂人之靈物與造化齊生不泯不滅今之有者身也受之於陰陽得之於父母貸一氣以有生本五行以成質執守神用攝御身形是謂執古之道不失御今之有不虧古謂先天之道始謂萬物之宗能知道者是謂執物之紀而總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直以治天下國家所以御今之有也能知古始則知道之大原故是謂道紀

黃茂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尚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可執而御謂道為非有可乎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此五太者時之所謂古而道之所謂始人能知之可以為道之紀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註曰列禦寇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風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頽濱蘇轍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

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在世間人不以為異

黃茂材曰齧缺王倪蒲衣子南郭子基支離疏王骀與夫子杞子與子桑戶之徒皆

古微妙玄通之士人不能識故謂莊子寓言焉當商周之季士之被禍懷玉隱居田肆不肯出而嬰於世網者何時無之但無所紀見如論語載楚狂接輿荷蓀丈人長沮桀溺今皆謂無是人可乎嗚呼人固難知有道之士尤其難知此經所以謂其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地之厚不可俄而測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

而已強爲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恐後世無以爲師法故強爲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下文也

陳象古曰顯教示信若不強爲之容恐來者不可學也

黃茂材曰夫有道之士雖爲難識天與之形道與之貌亦可見其髣髴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御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己事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不剝雕以爲廉

不矯激以爲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而舉事退藏輒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如寒江之月揭涉長川其心

豫然恐下沉於不測之淵也又履虛無而不敢有爲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此戒之深也儼然端謹而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易敢造次其無事

無爲也夫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含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徵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外雖矜莊而內心閑放若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而質素之材未嘗分散其語默恬和而無文飾也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靈有道之士德純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之去來而不撓于懷有如空谷之應

答而膏虛也雜波流曰渾不分明白濁有道之士內心清靜而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易分別乎妍醜也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手至道

頽濱蘇轍曰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無所不敬未嘗惰也知萬物之出於安未嘗有所留也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虛而無所不受也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臨川王安石曰雖然亦不可不反諸本也故敦兮其若樸而守之以素也故曠兮其若谷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然而其道亦不可得而別也故混兮其若濁而已矣此所謂善爲士者也夫豫也猶也以至于混而其若濁也皆所爲不可識而強爲之容也陸佃曰以其先事而慮常迫而後動故曰豫若冬涉川以後事而慮常以防而後居也故曰猶豫若畏四鄰以其雖以迫而後動防而後居而其心常儼之若容渙若冰將釋者散而不凝於物也敦兮其若樸者其體無乎不圓也曠兮其若谷者其體無乎不虛也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然後冥

冥手至道

○

○

○

○

○

○

○

○

之以無知混之以無覺故曰渾兮其若濁  
劉鑿曰猶豫皆疑而不敢進之辭也以其  
不爲物先故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以  
其不爲事主也故儼若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建德若偷爲善  
不伐豫若履冰慎之至也猶若畏隣密之  
至也

葉夢得曰豫者先事而戒也古者謂大象  
爲豫物大則見之者早而冬涉川亦理之  
所易見而戒者也故先事如之猶若後事  
而猶疑也猶亦獸名畏人而善登木畏人  
登木可笑無人登木者疑也四鄰吾所親  
狎可以無畏而猶畏故後事如之儼若容  
莊也渙若冰將釋舒也外者時而後散不  
遽毀其堅者也將以臨民不可以不莊故  
容張之也孔子享禮有容色退而燕居不  
可以不舒故渙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  
也天天如也弛之也敦兮其若樸足於已  
者實也曠兮其若谷受於物者虛也雖然  
是皆其表吾終日暴而不知斂則物得以

窺之矣故終之以渾兮其若濁潔而與衆  
異易濁而與衆異難

清源子劉驥曰豫者圖患於未然若冬涉  
川不得已於事也猶若致疑於已事若畏  
四鄰退藏於密也儼若容者望之儼然寂

然不動也渙散也散其留滯混然融和如  
列子之心凝形釋骨肉都融是也故若冰

將釋敦兮其若樸者敦厚無華若混沌之  
始樸曠兮其若谷曠蕩無邊若天谷之至  
虛渾兮其若濁者和光同塵渾雜如濁與

修身以明污者異矣此七者皆古之善爲  
士者所爲可謂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  
若愚所以深不可識也此子列子居鄭國  
四十年無人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  
庶也

晦菴朱熹曰儼若容語意最精今本多誤  
作容殊失本指又曰舊讀儼若容止作容  
字當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書引此乃  
以容字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  
而三協韻以容韻釋儼若符契又此凡言

若某者皆有事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  
敢為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

黃茂村曰豫兮若冬涉川踐履必加敬也  
猶兮若畏四鄰常若有臨於其左右前後

也儼若容居處不敢慢也渙若冰將釋形  
氣無留滯也敦兮其若樸初不見其圭角

也曠兮其若谷其中足以容也渾兮其若  
濁處俗而不違於俗也皆其道德之密昧  
然見於其外使人愛慕之不厭若乃晉人  
之風蓬頭跣足不拘繩檢終日酣飲疾呼

大叫自以爲曠達豈足言此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註曰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  
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  
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于生也因其固

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  
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  
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  
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  
能應物而不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世俗之人誰能知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而靜之則徐徐復其清矣誰能如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徐全其生矣。頤濱蘇轍曰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遇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徐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黃茂材曰大道汎兮初無定名若以為濁靜之則清若以為安動之則生所以能與物為無窮。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救不新成。御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人保守此徐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而安其虛靜大惟

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薄惡雖有新成之功亦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

王雱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萬世而不敝以其無救無新不救不敗故也救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救敗則終無救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救則盡之矣。

陳象古曰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而汙故不可盈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奉道之不至也故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黃茂材曰盈對虛而為言救匿也藏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其不欲盈可知夫物新必有故成必有壞無新也孰故乎無成也孰敗乎夫如是可保此道。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

御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離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頤濱蘇轍曰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虛為虛未極於虛也以靜為靜未極於靜也虛靜兼忘是為篤極。

葉夢得曰知虛之為虛而致之未必能致於虛猶有實以為之對也知靜之為靜而守之未必能守於靜猶有動以為之別也故致虛必極守靜必篤致虛極則無虛是為真虛守靜篤則無靜是為真靜。

黃茂材曰虛靜之境要在純熟致虛不極則不可得而虛守靜不篤則不可得而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註曰方其並作而趣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非止於人而萬物之並作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及觀其復也盡返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真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

頤濱蘇轍曰極虛萬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臨川王安石曰復本也萬物並作吾能觀其復非致虛極守靜篤者不能與於此陳象古曰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又曰萬物雖多安能離吾之道哉黃茂材曰人與萬物同生一根惟虛而靜

則能觀其復復初也物之根也名為觀物實以自觀

程大昌曰物之從枯而茁壯長者是其作也華實皆派津歸於根則其復也老氏借淺以明蹟也虛者物莫之能昏靜者物莫

之能誘故其接物易以有見也對奕之智常不旁觀之明而操舟失港凡岸立之

人往往皆能指其曲折故由動觀動或反與之俱而據要觀妙者必其心不徇物乃始能之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御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手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

碧虛子陳景元曰芸芸茂盛貌或作云云動作貌

動作貌

頤濱蘇轍曰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陸佃曰芸芸者所謂幻化也各歸其根者

所謂空性也幻化有滅而空性無壞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萬物紛紜動作既極必返於本不假至人用意裁制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使人息其愛欲之念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源譬如萬物

生於根而歸於根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頤濱蘇轍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

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臨川王安石曰命者自無始以來未嘗生未嘗死者也故物之歸根曰靜靜則復於命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復於元命返於

天真

陳象古曰本自清靜因物有遷也

黃茂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窮理也歸根曰靜盡性也靜曰復命至於命也

復命曰帝

御註曰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繫氣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是

賴濱蘇轍曰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太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夫物或興或衰或生或滅皆為造化之所陶鑄惟道常然晝不能明夜不能晦復性命之道則知真常

黃茂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可常存矣

### 知常明

御註曰明道之常不為物遷故足以鑑天

地照萬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猶悟也曰明或作日明言日益明達

賴濱蘇轍曰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曰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故妄也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為妖長生為誕虛極靜篤為空曠歸根復命為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不知常妄作凶

賴濱蘇轍曰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黃茂材曰常之為道至微至妙非夫明智玄通之士則不能達秦漢以來方士爭言神仙之術陷於禍敗如徐福樂大之徒皆妄作者也老子知其凶之必至

### 知常容

御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

容

賴濱蘇轍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陳象古曰安於天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

### 能容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與天地合其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

黃茂材曰真常之道大無不包知之者必有容宇宙之量

### 容乃公

御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何私之有

賴濱蘇轍曰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清源子劉驥曰有容德乃大如天地之無私覆載也故曰公

黃茂材曰容有容宇宙之量則無已無人無物皆冥於一

### 公乃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既能包容乃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平矣而至公矣既公平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輻輳無有不歸往者矣  
王  
賴濱蘇轍曰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

之矣

黃茂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王乃天

御註曰在上而無所不覆者天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既歸往天將祐之

賴瀆蘇轍曰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臨川王安石曰王者人道之極也人道極

則至於天道矣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為徒也

程大昌曰王之能容也無擇而無棄即天之不頗其覆者是也

天乃道

御註曰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

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賴瀆蘇轍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與道合而為一

黃茂材曰天法道者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

百聖而不窮救天地而不息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

黃茂材曰道者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故曰道乃久得道則可久矣而曰

沒身不殆身又可沒乎曰身者有形之物

安得不沒身沒而謂之久何也其死而不

亡者手其形化而心不與之然者乎

林東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悠久無窮雖

沒吾之身而未嘗危殆有以見體道之君

子與道周旋雖久而安也其源出於致虛

之極守靜之篤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主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侍八

宋鶴林真逸彭希蕃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

忻忻之樂而親譽不及無忤忤之苦而畏

侮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

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太上者謂大人也大人

即太古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

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

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而各正性命故其

教無為其治無迹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

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

已謂帝何力於我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上古純質雖知

有君簡靜無為上下恬淡各安其所

葉夢得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下知有之

知其臨教者吾君而已民未見德則莫知

何有於我也

其次親之舉之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曰釋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舉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清源子劉驥曰其次以有為治天下其德可親其功可譽故親之舉之不能兼忘天下也又其次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又其次則法今滋彰盜賊多有故侮之黃茂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也太上之道乃知而有之是未能至於相忘也故為下其次親之譽之親之者以其貌譽之者以其言夫道宣聲音笑貌為哉又其次畏之侮之畏之者畏其高而難行侮之者侮其近而無甚異其去道益遠矣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之有孚之謂誠言而可復之謂信且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事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而應其君矣夫上之化下也如止水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累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

穎濱蘇轍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之仁義重之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清源子劉驥曰於是愚智相欺上下相疑天下每大亂罪在好智以其信道之心不足所以有不信之禍也

猶乎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自親舉而下已喪其太上無為之化而不能復其淳古之風猶

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乎夫有道之君垂拱而居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矣愔愔而教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矣民皆淳朴無所妄為謂我之自然

而然也故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葉夢得曰號令教戒無非言也欲以是為信可乎上不以情示之天下亦不以情報之上上下下交相疑而不信其衰為已甚而人猶以其言為貴未流之弗悟也如此將以反之必使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自然雖欲親譽之而不能則可以復乎太上之世矣頌堯之德曰蕩蕩乎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而本之於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何為者哉穹然在上而物無所歸德則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乃所以謂我自然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徒貴重聖人之言不知聖人之道聖人以道蒞天下使民遷善遠罪日改月化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功



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太上之治也  
林東曰猶者遲而難之也其貴言之謹也  
如此蓋以言之不輕出諸口必欲取信於  
民而無待於告諭也如所謂太古塗民耳  
目非釋僂荒唐之說乃使民不役於耳目  
其效見於心之相信云爾

###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遠矣韓  
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仁義為定名  
道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見小也莊  
子所謂蔽蒙之民

碧虛子陳景元曰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向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

頴濱蘇轍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  
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必見矣

清源子劉驥曰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  
不毀孰為主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黃茂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老子方將  
擺去人累而與造物者遊故不言仁義非  
惡仁義惡夫徇仁義而不知道者楊子  
雲乃謂其提仁義非也老子雖不言仁  
而好言慈雖不言義而好言果果者義之  
異名慈者仁之殊號

程大昌曰莊子曰至德之世上如標枝民  
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  
以為仁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夫至德  
之世即大道未廢之時也端正相親其為  
仁義也大矣特未立此名則亦不著其迹  
故道見而仁義不見焉耳自有易以來初  
法立則凡陰陽剛柔之效乎事者聖人因  
其實而命之曰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  
仁義立而道之無者皆著於有如元氣播

於陰陽人知其為陰陽而不復見其為元  
氣矣莊子固嘗明言之矣曰道德不隱安  
取仁義由其言而推之則分大道以為仁  
義信其破全為散矣

智慧出有大偽

碧虛子陳景元曰理勢然也  
頴濱蘇轍曰世不知道之足以滄足萬物  
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頴濱蘇轍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  
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  
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  
無桀紂也

黃茂材曰六親不和而後舜以孝名國家  
昏亂而後比干以忠顯大道既裂儒墨相  
攻而後老子之書出使天下常如太古鴻  
荒之世吾知老子昧昧然莫知其影響何  
書之可作哉

###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曰道之與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  
名聖智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  
命之情其利博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曰五帝畫象含  
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莊子

曰去小智則大智明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穎濱蘇轍曰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

臨川王安石曰所以返朴也

達真子曰大道廢故能舉其道者則為聖能知其道者則為智是聖智因道廢而名也方道無不舉則聖之名可以絕道無不明則智之名可以棄道於天下無不舉無不明則民無不利者也故曰民利百倍又名聖者為其有不聖也名智者為其有不智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真以治身則應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聖智仁義猶當絕而棄之況其他乎

黃茂材曰古之士也從事於道是非都忘有無俱遣悠然樂於放曠之野聖智無所

施況仁義乎仁義無所用況巧利乎夫如是故一身妙用隨取而有故曰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曰民將及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欲人全其性命

穎濱蘇轍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害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黃茂材曰孝慈民之性也累盡性復故曰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曰為機變之巧有欲利之心是皆穿窬之類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璫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

穎濱蘇轍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

絕巧棄利則盜賊無有

葉夢得曰利富之也孝慈教之也盜賊禁其為非也而不知天下由是而愈亂

黃茂材曰戢天而伐本真者一切銷去故曰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御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返本故懷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損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莫若質故今有所屬謂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也

陳水司馬光曰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

古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為文飾而內誠不足故今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穎濱蘇轍曰世之貴此三者以為為天下之不要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

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局不及其本乎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

黃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性外事特其文爾不足以爲道故令有所屬者屬於道也

程大昌曰其屬之地即樸素而節私欲者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臨川王安石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返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絕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返朴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也

陳象古曰少私寡欲絕棄之機要也

黃茂材曰至道無華樸素而已所見者素其見無非道矣所抱者樸其抱無非道矣

私可以無何少之云欲可以絕何寡之云見素抱樸爲上智言少私寡欲所以誘進中下之士者也

###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曰任其性命之情而樂故無憂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之學者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者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其自然之性也

顏瀨蘇轍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至人無學我即道也即我是道又何學也理暢無虧又何憂也

達真子曰凡學者學其所未至也未至其道則心不能無累有累所以有憂也既至其道則心無累無累所以無憂也道至於無憂故無所用學焉是以言絕學無憂

葉夢得曰不學則道無所入見道則學無所用

清源子劉驥曰方其爲學則日益聞見理有所未窮意有所未得能無憂乎及其爲道則日損無視無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爲而無不爲則樂天知命故絕學無憂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之理欲以一人之智窮其所不可窮其憂多矣

林東曰捨本性而外求道別有所謂學皆外也惟於絕學則無有憂者率性而自得

非學此又學彼之憂勞乎其心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碧虛子陳景元曰唯者恭聲也唯聲低所以爲恭爲禮阿者慢聲也阿聲高所以爲慢爲野夫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

理論之皆應聲也今爲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爲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

相去異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賴濱蘇轍曰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而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兔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劉涇曰莊子曰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何則善惡之間不能以寸近取諸身則唯應阿應

同出一聲何以唯為恭以阿為慢善惡之殊何異此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同為應答何事恭慢造善為惡皆是勞心

達真子曰唯阿者因其世薄而分之也善惡者因其真喪而別也方世之薄人生其慢焉則以唯者為恭阿者為慢方真之喪則能修者為善不修者為惡然改阿為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故唯之與阿相去幾

何改惡為善者非不能也是不修也故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黃茂材曰莊子亦嘗以誠殺亡羊發明此理學者宜致思於善惡不到之處何物可名若直以為惡與為善同是率天下而入於惡非老子意

程大昌曰唯為主善阿為導說林東曰善與惡不翅霄壤今謂之相去何

若急欲惡人之復於善如唯阿之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胸中必順唯阿於形外

既而身處人間世豈不修其德乎故唯阿之禮不得不遵善惡之戒不可不畏其惟蘊道之深者乎

賴濱蘇轍曰聖人均彼我一同思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公亂理而

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

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全身遠害安得謂之不畏

黃茂材曰人有所畏亦有所喜畏其所畏而不喜其所喜何也人之所畏焉可不

畏若其所喜吾亦從而喜之則是同於流俗

荒兮其未央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央中也止也臨川王安石曰道之荒大而莫知畔岸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此老君處世之時所觀之事也

達真子曰如田之荒以其為草所蔽人之性為物所蔽固不異此

葉夢得曰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未央哉黃茂材曰荒如禽荒色荒之荒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目所經外境方盛

我獨怕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碧虛子陳景元曰孩笑貌

賴瀆蘇轍曰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

牢其樂如春登臺薰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

之未能孩也

黃茂材曰衆人慕樂如此我則怕然不動

乘乘若若無所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

臨川王安石曰乘乘若無所歸者以其游

心於無何有之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乘萬物而游無所係著

陳象古曰乘乘厚重貌守真抱樸滿而不

盈

清源子劉驥曰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乘乘若若如虛舟之東西

程大昌曰衆人舒泰如享備味如覽勝會我方揣切其未嘗發見者如嬰兒之從騃

而冥無所知甚言不曉世人趨樂之故也故繼之曰乘乘若若無所歸宿也

衆人皆有餘

御註曰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碧虛子陳景元曰饕餮富貴之間謂其心

有餘樂

賴瀆蘇轍曰衆人各自以爲有餘

劉涇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陳象古曰有餘自盈滿也

我獨若遺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

劉涇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各爲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之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皆自謂我有

餘而我獨遺忘若無物也

葉夢得曰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黃茂材曰衆人皆有餘其盈溢於富貴驕奢如此我則若遺且如愚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

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賴瀆蘇轍曰若愚而非愚也

劉涇曰衆人務學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

程大昌曰純純乎無所能解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爲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爲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

而傲睨於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昭昭光耀自衛貌察察嚴明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昧昧貌莊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賴濱蘇轍曰世俗以分別為智聖人知群  
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眾人昭昭極智  
慮而察物惟恐其不顯不彰不知不聞也  
我獨若昏我獨事事不知若昏愚而無識  
者也察察謂盡物而不容也

黃茂材曰俗人昭昭以其好於聲名我則  
昏昏俗人察察以其競於機巧我則悶悶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御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  
居道之利用

碧虛子陳景元曰莫測其深故曰海而又  
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之漂揚而似  
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似其尸居其心寂  
靜無所繫繫故似無所止亦通

達真子曰澹者泊然而大也颺者曠然而  
通也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傳曰心  
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  
為鄙

劉涓子曰以用也眾人之學所謂有用而已  
亦安知無用為有用哉頑鄙是也鄙野也  
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黃茂材曰高才絕智執不求為時用我獨  
頑似鄙凡此數者不喜其所可喜自足於  
道而已

程大昌曰甚言世人趨末而不知有本也  
林東曰眾人皆以才智為世用而我獨頑  
鄙無益於世以見眾人離道為甚遠而我  
之體道為甚謹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御註曰嬰兒蟲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  
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為有母之  
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碧虛子陳景元曰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  
為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  
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之也夫至人

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  
言立教故有彼此之云爾

賴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忘  
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  
食於母而已

劉涓子曰嬰兒以母為本道本也學末也此  
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  
主絕學為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眾人求物於外

我獨食氣於內氣為母神為子神不離氣  
氣不離形子母相隨綿綿上下久而自定  
閑之非也此簡易攝生之要也

達真子曰眾人所求者以外不以內以末  
不以本是反求食於子而不求食於母也  
陳象古曰異於人不同眾人之所學故也  
黃茂材曰母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是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其道

頤濱蘇轍曰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

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孔德孟子所謂盛德是也

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蓋惟道是

從則孔德之容矣

葉夢得曰德之為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

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有容

林東曰失道而後德德則有形容之可見

也況於盛德之容乎況於衆有之美者乎

凡此之容此之美皆自道出道雖不可形

容乃著見於孔德之容衆有之美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御註曰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

然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

可推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故眇

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耶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究妙理故曰有物混成亦稱道之為物也恍惚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乃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乃即色是空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非物也然謂之道則有物矣恍惚是也

陳象古曰恍惚不可定名之謂也

黃茂材曰恍者陽也惚者陰也道惟陰陽

而已不謂陰陽而謂恍惚者升降消長之

理交感契合之情恍惚惚不可指名惟

心能得之故其字從心

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御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

中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為雷風猶如大

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

妙

碧虛子陳景元曰象者氣象也物者神物

也即莊子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陸佃曰太始者形之始故曰其中有象太

素者質之始故曰其中有物

葉夢得曰恍惚非二境象物非二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恍惚者在有非有在無非

無惚兮恍其中有象經所謂大象無形者

是矣恍惚其中有物經所謂有物混成

者是矣恍惚之中有物與象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也

竊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御註曰竊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竊冥之

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精者

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其真一而不變

故云有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竊兮深遠貌冥兮寂默

貌其中蘊乎純粹之精富乎自然之信其

精非偽故曰真其化應時故曰信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寂然無形今感

之立應信莫過此春生秋煞夏炎冬凜未

嘗差忒答響若谷現形如鑑豈不謂之信

也

黃茂材曰陰陽至妙竊冥難觀陰中之陽

是謂陽精陽中之陰是謂陰精故曰其中有精陽之精者為真陽陰之精者為真陰故曰其精其真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時日

剋刻必至無差故曰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其真之精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賴瀕蘇轍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陸佃曰生者有生者自太易至於太素所謂生生者也然生生者未嘗生未嘗無故能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所

謂其名不去常名是也夫衆美者有生而吾體不生衆美者有化而吾體不化故能名以閱之也莊子曰神奇復化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神奇者衆甫也

清源子劉驥曰亘萬世而無弊无一性而常存故曰不去衆美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真常存而不亡所以披閱衆甫之死生終始也

黃茂材曰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即道也故為萬物之母時雖變而無常名常存而不已甫美也天地之大人物之衆昆蟲草木之微莫不具有此美捨此皆非道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己二

宋鶴林彭和纂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賢之士鈞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故欲逐害而全身也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曉辨諸物有大功業立大名聲心直如猛矢志端如朱絃常枉已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故曰枉則直人以謙卑為本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蓋設象而會意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之不常也川谷窪下則水流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頽之人之謙下則衆仰德而歸之以致其光大也夫自尊則衆毀而辱及之以致其危亡也故曰窪則盈且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又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故曰少則得夫多者博學之謂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鴈鵬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並戒其多也故曰多則惑道生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也亦太和一之氣也又無爲也夫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者謂復太古無爲之風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爲可以兼包之故爲天下式

不得矣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臨川王安石曰方則易挫曲以應之此所以能全也直則易折故枉以待之此所以能直也海者常處於卑而爲百川之所委故窪則盈無春夏之榮華秋冬之彫落故弊則新少者復本則得矣多者有爲則惑矣

雖盈也常自以爲不足則若其窪知雖新也常自以爲不明則若其弊以若窪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盈是則所謂窪則盈也以若弊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新矣是則所謂弊則新也少則約多則詳以道散則適於多道聚則歸於少是以少則得得其道也多則惑惑其道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一則不離於道爲天下式陳象古曰一者不繁不亂可以曲可以全可以枉可以直可以窪可以盈可以弊可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暗者明之漸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自滿假先見未明天下若取以爲式則人人合於道矣

葉夢得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即其體而言之也枉則直弊則新多則惑勢也極其變而言之也曲則不忤故全窪則不滿故盈少則不奪故得此理之必至者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

新而弊之反必新多非以求惑而多之罪必惑此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理勢之相成或更爲終始或迭爲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濟之不與之俱變者抱一也前言龜臯之合而曰抱一者一之存乎已者也今言理勢之雜而曰抱一者一之總乎物者也一則萬法之所從出故以爲天下式

黃茂材曰世皆曲吾與之爲曲故能併其全人皆枉吾與之爲枉故能養其直莫不欲盈也孰自處於窪吾能窪乃所以爲盈莫不欲新也孰自期於弊吾能弊乃所以爲新爲道曰損損則少其入道也近故得爲學曰益益則多其去道也遠故惑曰全曰直曰盈曰新曰得曰惑散之則六敝之則一通乎一萬事又何有於六乎故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御注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

明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四事皆無爲之職夫聖人無爲何嘗顯見已之才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故曰不自見故明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而其旨畧同矣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故曰不自是故彰且聖人恬澹何嘗自伐取其德義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故曰不自伐故有功且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故曰不自矜故長

顏瀆蘇轍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臨川王安石曰不自見乃無所不見故常

明不自是乃無所不是故常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不自矜則不有能故能可久矣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達真子曰如自見其全則以爲全足於己更不求其全由是故全或至於不能明如自是其直則以爲直足於身更不求其直由是故直或至於不能彰唯不自見其全也常以爲求全之不足若是則全終至於明也唯不自是其直也常以爲求直之不足若是則直終至於彰也推此二類凡有於己者皆不自足於己如雖有功也不自伐其功故得其有功已雖長也不自矜其長故能得其長蓋聖人不自滿假凡在於此也

葉夢得曰見字當讀爲見乃謂之象之見夫惟得一故雖晦其迹不自見而反明雖藏其用不自是而反彰不伐而有功不矜而能長亦由前之爲曲全窪盈者天下之理同也是以復終之以夫唯不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以爲萬物之變非吾所能執  
及其既定物亦莫能與我競此不爭之效  
也雖萬物無不可爲爭心苟存則雖一法  
無所容措

黃茂材曰至人之處於世未嘗有我

我故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矜夫然故與  
物無爭而物亦莫與之爭方舟而濟於河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天下  
孰能與之爭乎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  
不自伐矜有功而長亦其自然之理夫何

容心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  
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  
爲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夸耀之  
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  
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  
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獨抱守純一無  
爲何嘗更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蟲獸高爾沉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  
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誠有全  
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  
也

顏濱蘇轍曰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  
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  
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  
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  
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葉夢得曰知此則循其本而反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誠先得其全而後歸  
於道則由枉而下焉可知矣

黃茂材曰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  
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全於酒猶  
若是況全於天乎古之至人天以其全付  
之還以其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御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

對列于所謂疑獨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  
理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希者疏也易曰吉人之  
辭寡

陳水司馬光曰知道者不言而論故曰自

然

顏濱蘇轍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  
希言矣

臨川王安石曰多言數窮故希言則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  
然者謂之自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言教出則爲迹  
未能因於物情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自  
然之理

達真子曰道不可聞故聽之不聞則名曰

希希者冥其聲之謂也

葉夢得曰此章明言不足以得道欲得道  
者必即道以求之而道之不行世始有方  
術之士各以其一曲談怪詭譎達理而叛

道雖幸或見不旋踵而亡矣

清源子劉驥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則聽乎無聲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自然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碧虛子陳景元曰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激天地交錯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而敢縱愛欲任喜怒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顏瀨蘇轍曰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泄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

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飄風驟雨謂不常也而況人心豈能常也

葉夢得曰夫言之不足尚如此

黃茂材曰道無可言自然而已自然則久飄風驟雨非其自然故不能終朝日況於人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法也回轉而及自然自然之功豈易到哉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從為也順也言人為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

顏瀨蘇轍曰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為合

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從事於自然之道不强物情道者同於道有道者可與語道德者同於德謂彼此俱造於德則

可與語於德也失者同於失鶴鵲與泉皆以夜為晝則難與辨其謬失也

葉夢得曰非失之云能得道也因其失而正之亦可以得乎道也

黃茂材曰道至大也有從事於此道則同

於道德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譬之海廣無不容大無不納物之在其中也無不各得其欲故道者曰吾得之德者曰吾得之失者曰吾得之失既以為失矣又焉得曰失道而後德則德也者非失而得之手失德而後仁則仁也者非失而得之手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義與禮也者非失而得之手夫是謂之大同

信不足有不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仙道貴生鬼道貴終蓋

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輕忽于德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舉之天下豈有信之者哉穎濱蘇轍曰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達真子曰信道足則於道無不信也信德足則於德無不信也

陳象古曰言亂而理寡故人不之信

黃茂材曰至道甚微信者寡不信者多老子重言及此憫世人之愚而欲其信也歟

#### ○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跋者不行

御註曰達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冒進之夫跋望非分欲

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

涑水司馬光曰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穎濱蘇轍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跋以行為未足而

加之以跋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亦若是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跨謂不內不外跨其兩端不一于道也

達真子曰跋者非立之常跨者非行之常而皆性之強矯非動之自然者也

黃茂材曰跋而欲立必不能立跨而欲行必不能行

程大昌曰足之履地為立跋則騰踈以為高隨足力所及而更迭以進是之謂步跨

則展布以示闊貪新失故且將并其能行能步者而失之

○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曰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

於行為贅

碧虛子陳景元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涑水司馬光曰皆外競而內亡

黃茂材曰自見其見不可與明自是其是

不可與彰伐者無功矜者不長此皆性外事

程大昌曰露才揚己之謂自見曰予既已知則為自是誇其勞者為自伐眩其能者為自矜凡此數者不獨足已自當又且廣

已造大課其所有甚狹而無助故不明不彰無功不長

○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乎

○ 葉夢得曰智之不明未必皆能惡也故曰物或惡之惟有道者不處豈必知道而後能辨也

程大昌曰見是伐矜有道者不肯指以為居也

#### ○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

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真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而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穎濱蘇轍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善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陳象古曰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

葉夢得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生兩儀者易也然不言易而設為太極於中者蓋言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故假太極以見則易與太極固未之有分也謂太極為生兩儀則有易居其上謂太極為生

於易則未見太極之有間故寄之曰有則易為無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天地生於混成而混成者亦自有所生也然不顯言其生而虛生者於上亦以生

生者不可以正名黃茂材曰有物果何物也先天地而生天地者也

林東曰有物混然而成則包含萬象圭角不露皆所以想像道之體質也必也先天地而生言是道之有自來也遠矣或以為道在太極之先則非止在天地先也亦言其來也遠之意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御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碧虛子陳景元曰杳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大塊卓然無物可比妙道廓然何

物偶對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微則精純之物藏于黍稷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夫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成有所賴故曰可以為天下母

穎濱蘇轍曰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

達真子曰致虛極則曰寂廣遠極則曰寥此有物混成之體也

陳象古曰母取其始生萬物也

葉夢得曰寂寥之中獨立而周行者彼亦不過動靜之兩間爾學者多不能明寥之義與寂同為靜非也古者謂大風之聲為寥吹萬竅而怒號者寥能覆之則安得為靜乎寂言靜也寥言動也惟寂故能獨立而不改惟寥故能周行而不殆此其所以能母天下者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御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應而不窮故曰遠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乎性易所謂以言乎逝則靜而正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之大皆有邊際惟道之大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云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云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逐之不逮而收視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云遠曰反反復也

穎濱蘇轍曰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而求之一心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可名字而強名曰道也道非大小既強名之不可不謂之大矣逝者往也道不止於大又能逝而徧於萬物既以謂逝則無往不周雖曰遠未嘗離本故曰返

清源子劉驥曰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其名以其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以其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自大而求之則測之益深窮之益遠故曰逝自逝而求之則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曰遠雖遠至六合之外無窮無盡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故曰反

林東曰字曰道強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不特如是其大大則直塊然一物矣大而又能逝逝而遠遠而又反則非泛然無統虛無荒唐之說甚矣反之一字見大道之道與吾儒不隔蠅翼或者不可以老氏孔子差殊觀也

故道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處一焉

御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王者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爲比故云亦也域中有四大者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域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于天蒼蒼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此皆處于域中故曰域中有四大也而又王者參天地之道而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故曰王居其一焉穎濱蘇轍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不化育故曰大無不覆燾故曰大無不持載故曰大人者三才之一非君何以統制域者謂限制

之名雖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凡言天則造物可知矣凡言地則成物可知矣凡言王則人道可知矣靈秀智力莫出於人而王統之大也

清源子劉驥曰王亦大者王指人心而言之經所謂心爲國主五藏王是也人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俛仰之間徘徊四海恍惚之際經緯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而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其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其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爲則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

是法道自然此謂王者之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其空言而已矣

顏瀆蘇轍曰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與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則於地而知剛柔之分地靜而承順法則於天清明剛健崇高至極而未混於無形故法於道也道無可法自然而已

達真子曰道也者固無所法也以其相因而相成相繼而相用固若其法爾王者能盡人道以人道之施爲則應於地故人法地也以地道之化養則應於天故地法天也以天之運用則應於道故天法道也以道之充塞則應於自然故道法自然也然則有物混成之初信以爲天下之母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已三

宋鶴林彭耜纂集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御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

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

顏瀆蘇轍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

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

根躁以靜爲君

臨川王安石曰輕者必以重爲依躁者必

以靜爲主

葉夢得曰重輕在身必有所本故以根言

之靜躁在心必有所制故以君言之木之

生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然後枝葉有

所賴不深其根而豐其末末勝則本必拔

矣故身不可以不重心之物爲火炎上而

善緣炎上則愈進善緣則莫知已非有以

制之則必熾躁者動而不知守者也故心

不可以不靜

黃茂材曰輕躁之人不可進於道重則其



本固故為輕根靜則其主安故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曰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  
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輜屏車也又大車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輜重謂保身之  
寶隨而資用不可須臾離也

達真子曰如君子雖終日行不離輜重者  
蓋非輜重則不可行是則輕本於重也

清源子劉驥曰君子之處已貴乎重靜戒

乎輕躁故終日行不離輜重謂如輜車之  
重不敢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  
可樂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有榮觀可觀  
之事不能移其志游觀榮觀無所係著  
清源子劉驥曰榮觀在物燕處在己不以  
物易己不以美害生超然自得於物外取  
足於身而已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  
則失君

御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不重則  
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賴濱蘇轍曰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  
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  
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臨川王安石曰臣者佐也君者主也靜為  
動之主重為輕之佐輕而不知歸於重則

失於佐矣動而不知反於靜則失其主矣

王雱曰人主以天下為根不可以一身故  
輕之

陳象古曰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其重處  
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不可以欲之所

縱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忘治天下之道  
清源子劉驥曰歎人不知貴愛其身殘生

傷性動之死地是猶處萬乘之尊居大寶  
之位輕身躁動不顧天下者也輕則妄動  
故失臣躁則擾民故失君聖人重而不輕

靜而不躁所以無為而天下功

黃茂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其能  
持重也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是其能守靜  
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人身中  
自有一天下萬乘之主指心為言君者心  
也臣者肺為相傳之官肝為將軍之官膽  
為中正之官膻中為臣使之官倉庫官脾  
胃是也傳道官大腸是也受盛官小腸是  
也作強官腎是也三焦者決瀆之官膀胱  
者州都之官失君心亂失臣五臟六腑亂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算善  
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賴濱蘇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  
故言滿無口過萬物之數舉陳於前不計  
而知安用籌算金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  
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  
繩而能約  
臨川王安石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無  
轍迹危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故無瑕謫六合之內萬物之間不能逃其數故不用籌算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鍵而不可開

達真子曰善行者以道為行者也以道為行故行於內而不行於外是以善行無轍

迹善言者以道為言者也以道為言故言於正而不言於邪是以善言無瑕謫也善

計者以道為計者也以道為計故計於心而不計於物是以善計不用籌算也心處

於道不為外物之所入是以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心聚於道不為外物之遷離

是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清源子劉驥曰以其不為而為故善行無

轍迹之可尋以其道之出口故善言無瑕謫之可累以其通於一而萬事畢故善計

不用籌算以其形全精復非愛慾所能誘故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以其神凝氣定

雖天地不能犯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黃茂材曰行不違道故無轍迹言不失中

故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算一可以知萬也

何用籌算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其精固而不泄也何用關鍵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者陰陽之氣自然相合也何用繩約一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御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先矣而不曜

碧虛子陳景元曰常善者謂蘊其常道善達自然之理也襲明者聖人常用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

穎清蘇轍曰彼方執算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

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我歸乎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

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救之為言迫而後應之不迫則不強施也

清源子劉驥曰非特聖人有是心也人物

皆有之方其以偽喪真以物易性則固有之真性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聖人常善救之而無棄使之歸根復命以視返聽室虛而純白生宇定而天光發如燈之明相傳襲而不絕故是謂襲明

黃茂材曰凡此皆人身中物修之而至為之而成經曰恍兮惚其中有物人誰不具

此物迷而不知爾聖人善救之無棄人亦無棄物使之自明而已故謂之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御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

之為利碧虛子陳景元曰故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

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為資給役用也

達真子曰善人者得此五善之人也不善人者失此五善之人也得此五善之人可

以救其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也失此五善之人故善人取以為戒故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然則不善人因其善人之襲已則得其師善人因其不善人之襲已則得其資是皆因襲而明也

清源子劉驥曰善人者因其善而師之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因其不善而改之故善人之資

林東曰善人為善可師也見不善而不為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途義協于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雖游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憐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者夫人雖因

師之發蒙導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

故伯樂不能馭驚駘為騏驎良匠不能伐構櫟為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之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

為我友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內外盡矣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為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

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特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又曰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達真子曰苟不貴其師則不善者不知修不愛其資則已善者不知戒若是則雖有

智者亦入於大迷矣況其不智乎然能以是推之則得其道之要妙也

黃茂材曰以善為師以不善為資貴其師猶為人情所同愛其資是何心哉至人淡然無所貴愛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

之雖有智者於此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御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

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置故為天下谿谿下而流水

所赴焉蓋不用壯而特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

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白以

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樂

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

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者

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于事

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為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常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

天下實

碧虛子陳景元曰雄尊顯也強梁也先也雌卑微也柔弱也退也夫有道之士知已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

天下歸服其德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字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于嬰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谿者水注川曰谿有道之士知已之心字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耀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既模楷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德不羣將與道冥極也極者言其深不可窮極也人所歸服而模楷法式是已之尊榮在民之先當

守其卑辱持勝自汙而受眾垢若此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于深谷夫器量如谷是內德充足德充而無名則復歸于道樸也樸者謂隱材器而藏用也谷者水注谿曰谷

穎濱蘇轍曰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眾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能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達真子曰蓋性復於嬰兒然後造於無極造於無極然後反於樸固其入道之序也德之不離然後不忒德之不忒然後乃足固其入德之序也為眾有所歸若其谿然後為天下式既為天下式則萬善為一已之所容然後為天下谷固其所至之序也蓋有常性然後有常德有常德然後有常道其序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陰中之陽也故謂之雄地二生火在人為神陽中之陰也故謂之雌知其雄者保其精也守其雌者存其神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虛無自然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如水之注谿不召而自來故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則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所以俗

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知其白守其黑也知白守黑則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智恬交養守道之精者查冥冥守道之極昏昏默默鍊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則德與性合而無差忒故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無極者無窮無極同於大通與道為一聖人體道之真不以物易己不以義害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白若辱盛德容貌若愚故知其榮守其辱也知榮守辱則納汙藏垢無所不容如谷之虛無所不納故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則反歸真空與道合體故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大全謂如混沌之始樸一元之初生也

黃茂材曰夫道虛無恬淡清靜無為超然出於群物之上謂之雄可也何以為雌謂之白可也何以為黑謂之榮可也何以為辱蓋道欲退藏非有所眩耀於世雖知其雄乃自處以雌雖知其白乃自處以黑雖

知其榮乃自處以辱故能為天下谿可以行為天下式可以法也為天下谷可以容也夫道至大求之者多各從其所入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孰為嬰兒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離而入於道者也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孰為無極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忒而入於道者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孰為樸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乃足而入於道者也惟道難言之不足至於再三又使其音讀句讀相類可以誦詠於口而不忘老子之意所以開示後人何其詳且至耶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御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復於道樸則渾淪宵冥規之不見聽之不聞此乃體冥真理者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為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夫人真心之散則為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材器也故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為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陸佃曰朴者言其合也器者言其離也渾則合合則為朴割則離離則為器器者朴之反也故聖人割而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劉槃曰大制不割謂長而不宰是也蓋無為而用天下則大制不割矣大制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吾以為之宰守雖未及手

守黑守黑未及乎守辱守辱則玄之又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舊曾自註曰制  
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有山東劉正叟者  
以道冲此言說於王雱雱乃註在經中今  
復別註曰大制天地之造物也物自隨性  
而成不煩裁製也

達真子曰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今大制  
天下而不割則道任乎自然矣

陳象古曰樓散為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  
長治為器之主也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材  
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  
也豈假聖人強力以割之哉

黃茂材曰朴者道也渾然而已散則為器  
聖人體道而用之物莫尊於道故為官長  
夫以道制天下者何用割為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已死也老子以謂非徒  
失道必見其不得死

頴濱蘇轍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

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  
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  
為之則不可得矣

黃茂材曰取天下者湯武是也使湯武取  
天下而欲為之其不能得亦可見矣一人

之身為物之所侵寇者甚多欲取其身於  
聲色紛擾之塗置於清靜自得之場而乃  
為之則是自亂也

程大昌曰因其理之當然循而行之不敢  
參以己意是之謂以天下為天下而非已

之敢任也若屈當然之理而自出操縱是  
取天下而為之者也故知其決不能遂也  
不得已者欲取而不遂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

威而馬力竭豈非為者敗之乎而又執而  
不移自謂聖治非惟喪於至理亦將自失  
其真故曰執者失之

頴濱蘇轍曰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夫  
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

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  
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  
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神器謂天地神明之  
器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乃神器

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  
焉而天下治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以人  
滅天以故滅命吾見其不得已黃帝南望  
而元珠遺七竅始鑿而混沌死故不可為  
也為則有敗執則有失

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  
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何為而視耳何  
為而聽手足何為而動皆其神爾古之人  
能養其神超然獨存謂之神人是豈可為  
可執也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  
來或虛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若  
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

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唯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又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遊乎泰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爲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甚奢泰皆過當越分因茲甚奢泰致其爲之故老氏之特垂深戒

頤川蘇轍曰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咷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墮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遂而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

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臨川王安石曰安於所安則能去甚以儉爲寶則能去奢以不足自處則能去泰矣陳象古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爲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

清源子劉驥曰譬如萬物之理有行則有隨有隨則有吹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墮物之變化何常之有唯聖人體道之常無古無今與道爲一而合於自然去甚去奢去泰則體道之自然而養其心矣

黃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墮之則煖或吹之則寒或其勢強或其力羸或始而載載安也盛也或終而墮其行也其虛也其強也其載也近於太過其隨也其寒也其羸也其墮也近於不及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務適其中而已經曰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

程大昌曰甚也奢也泰也則不可不去而未至於已甚已奢已泰則置之勿論曹參從蓋公學黃老而曰不擾獄市以爲獄市姦人之所容也而擾之則姦人無所容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已三

宋鶴林彭祖纂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顏瀆蘇轍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愾秦始皇漢武帝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明則人報之幽則天報之殺人之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人報之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者天報之也

劉縯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故

孔子對衛靈公之問則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葉夢得曰古之善用兵者毒天下而民從之亡國而不失人心蓋知禍之端不在我非以是為強也

黃茂材曰使其勝之事且好還況有不勝者乎

程大昌曰課其酬復其斃人乃以自斃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

故有凶年

顏瀆蘇轍曰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

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

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黃茂材曰師之所處田事廢故荆棘生大

軍之後和氣傷故有凶年兵之為人害如此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御註曰以強勝人是謂凶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兵之害物也人神共惡

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

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

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

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

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

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

道輔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強天下

若為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

果猶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矣

顏瀆蘇轍曰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

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用兵者不過勝而已故曰

善者果而已果者勝之辭也

程大昌曰果似強而非強強以力果以理

揆之以理而不可已乃斷然奮行無能沮

遏之者是之謂果若理未可動雖兵力百

倍亦不輕舉此果者所以不肯為強也老

氏之論兵也慈哀恬澹如不欲有兵然則

敵之至殆將不忍與聞而以何立國故此

章論果凡其開許用兵者惟此一路也其

曰不敢以取強焉言善其事者一果之外

勢可以強亦不敢為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顏濱蘇轍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

程大昌曰矜者自揚其能也伐者自夸其功也驕者謂敵為不足畏也此三者皆出於管戰而勝乃始有之故從而戒之曰果可為也矜伐驕皆不可為也兵家之語曰難與慮敵而有識者則又曰有道之主能持勝皆慮其狃勝而銳於自恃則向焉追不得已之果遂將轉而入於怙力之強也故老氏遂以為戒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雄力暴興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夫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是知不如早止也故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追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治身

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

顏濱蘇轍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

老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道貴於生兵戰殺傷是謂不道既知戰非保生之道早已謂宜早止

黃茂材曰兵強者必敗物壯者必老皆為非道不能長存

程大昌曰使宸詔而棄輪臺在末築朔方之前則文景之富庶不虛耗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戰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顏濱蘇轍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達真子曰佳兵者兵之善者也佳兵者不祥之器言其驚異於常矣以佳兵驚異於常雖飛潛竄伏之物猶且惡而避之而況有道者乎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註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恬淡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畜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臨川王安石曰夫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

雖勝猶不足以為善勝而為善者樂致人於死矣此所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左陽也陽好生右陰也陰主殺老子再言不祥之器是戒用兵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物無有害之者何嘗識兵革當是時也有言兵豈不惡之指為不祥之器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志在恬淡非樂於殺人此其與吾養生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左為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為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

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兵行即殺非喪

者何

葉夢得曰易以聰明啟智而不殺者謂之神武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告之曰子為政焉用殺夫雖無道而亦不可殺戰勝而處以喪禮宜也

黃茂材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為人害非兵不除而不善用者殺人之禍乃甚於盜賊敵國故此凡三致意焉皆戒於用兵而不及於盜賊敵國然則有道之士虛無恬淡無所慕悅又何慮於外物聲色之慾有以害吾也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自賓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純素之道守而勿失

化

顏瀆蘇轍曰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歛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適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常無名矣名者強名之也樸者道之本而未散者也小者至微而不可見者也樸未散則雖小足以為物之君樸散則為器器則雖聖人足以為官長而已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陸佃曰樸者藏於無名之域而與神明居

與造化遊所以為天下貴者也豈復有加  
之者哉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者  
萬物之主而萬物之所視而效者也苟為  
寄於萬物之上而守之以無名之樸則萬  
物將自賓而人與天地之和應也天地相  
合以降甘露所謂天地之和而人莫之令  
而自均所謂人和也夫惟以道致平而人  
與天地之和應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朴非器位名數  
無上下之定分先於品物故不能臣之若  
能抱朴守真無為拱嘿萬物自服天地交  
泰甘露乃降和之至也甘露效祥人莫能  
使之而然上下交感陰陽之氣自和矣  
清源手劉驥曰道之真常天地之始造化  
之先不可得而名故謂之樸樸以喻道之  
大全所謂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雖覆  
載天地彌滿六虛然及求諸己不離乎方  
寸之中可謂眇乎小哉故言樸雖小視之  
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窈兮冥兮難測  
難識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故天下莫

能臣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侯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而勿失與道為  
一上降於天下蟠於地兩者交通成和而  
物生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者天  
地之和氣也人莫之令而自均出於自然  
也

黃茂材曰樸亦道也道無名謂之樸皆強  
名也域中四大而道為先孰能臣之古之  
侯王無有不知道者天地合而降甘露和  
氣所致也人身中陰陽之交感水火之相  
濟蓋亦有不約而同者均同也

程大昌曰雨之與露皆天地交感之氣而  
澤之所被均與不均則不同也東州之滂  
西州之曠通天下觀之未嘗或能周徧也  
此固不得不云交感若夫露也者不與雨  
同矣無遠無近無希無驟亘四時有之雖  
甚旱而淵谷皆竭其莫夜之滋濡厭浥輕  
細均濟天下如一此蓋天地騰降而有常  
者也故老氏取象於均而求原於合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碧虛子陳景元曰始者道也無名也道常  
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  
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謂樸散則為器聖  
人用之則為官長名器者亦蓋為王者之  
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乎上下  
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者是自知曰  
明既明且哲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  
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  
隨註解釋義理相通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  
能無言雖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勿令滋  
彰

穎濱蘇轍曰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  
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  
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臨川王安石曰名者非道之本也以其始  
有所制則於是有所名矣論語堯曰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以其有所制也故名隨之故  
曰始制而有名有名矣不止則用有時而

竭身有時而殆故堯老而舜攝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王雲曰名迹既立則名將遂而不反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而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

陸佃曰天下之名吾皆得而有之故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然而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初以無名之朴制於有名之者使高卑不亂名分以定各有所屬過此已往近於煩細事成息念亦當知其止息矣不盡慮以憂人亦休心而適已息念保身終身不困

陳象古曰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而可言乎物既衆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以危亡之幾生焉

清源子劉驥曰體道至此始制有名始謂道也其道能制御有名之物所謂物物而

不物於物也既有其實必有其名雖和光同塵毋近於名而名自彰故名亦既有既有其名若不知止則捨己從人以賣名聲於天下而失其本心知止則恬然自足於內淡然無求於外故不殆

黃茂材曰始制有名自無而始適有也處群有中不知所止將逐物而忘返其危矣哉故莊子曰吉祥止止

林東曰聖人散樸以爲器因器以制名雖勢所必至又豈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喪本故能知止而不至於危殆正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之意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爲哉因性而已矣

顏濱蘇轍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順其所

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流終返於源百慮同歸於道黃茂材曰人之於道如川谷之赴江海無有不至惟其不知道之所在故有橫流絕港之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聞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人善惡而分別之之謂智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已矣而不自知者也自知而默守之之謂明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矣此可以超乎智之上也

頤濱蘇轍曰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智以達外但能知人明以照內自靈於身

葉夢得曰自知者見性知人者未必能見性為智而已智者有別乎外也故見性而後為明明則無所不照也  
清源子劉驥曰知人則有見於外故曰智自知則反照於內故曰明

黃茂材曰人之情偽無窮吾之智有限烏得而盡知之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如能自知孰能逃吾所知故智不如明  
程大昌曰莊子曰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夫不自見而見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此則智明之辨也

林東曰智則不無於窺伺揣度而明則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者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  
頤濱蘇轍曰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勝人者謂有形質才力勝己謂能勝於情欲性正而神強陳象古曰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強行於內者也明則省己無遺強則進道有漸  
葉夢得曰自勝者克己勝人者未必克己為有力而已故克己而後為強強則無所不敵也

清源子劉驥曰智足以知人則能勝人而不為人物所惑故曰力明足以自知則能自勝而不為情欲所使故曰強

黃茂材曰有力者可以勝人力所不及焉能勝人吾能自勝不與物爭強莫甚焉  
知足者富

碧虛子陳景元曰謂止其欲也  
頤濱蘇轍曰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

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貧若富也  
陳象古曰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為富不在多也

葉夢得曰求富者終無已也苟以為足則簞食瓢飲亦可以為富矣

清源子劉驥曰既有勝人之力又有自勝之強則知取足於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其有萬不同之富何以加焉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人而知足其用無窮故謂之富

強行者有志

御註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  
頤濱蘇轍曰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臨川王安石曰上士聞道屢而行之故強

行者有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大道雖遠強行不息曰進曰近不覺與道混而為一凡有志者無事不集

黃茂材曰自強不息所以體天行健非有志者孰能之

林東曰有志於行則凡物莫能奪其志而自強不息之效可與天同其健

不失其所者久

御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

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涑水司馬光曰得所則安

顏濱蘇轍曰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外安其分内存

於道未有不久者也

陳象古曰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

葉夢得曰所者人之所安也人之所安莫大於道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猶有在

道變通不窮則無所不在隨所在而安之孰不可為久者所謂道乃久也

黃茂材曰新故相代變化不停吾能不失其常故吾往而新吾至是為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

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

涑水司馬光曰身沒道存

顏濱蘇轍曰死生之變益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死而不亡者無異於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王雱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及尊者也

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

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形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

陸佃曰言死生之未始有異也夫唯死生

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

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有真者雖死不滅也又曰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形骸有極妙者長存

陳象古曰死不可免形氣漸盡有生者之常也其不亡者因自知

勝知足強行不失其所而有存焉此為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所可同日而語

清源子劉驥曰四肢百體將為塵垢死生終始將為晝夜以其入於不死不生而死

生無變於己故死而不亡者壽非深達於道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

而已夫如是又烏有死生哉

本來子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九

已四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註曰汎然無所繫故動靜不失往來不

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汎汎兮滿乎太空而無

所繫者其惟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

于右皆逢其原而無所不周者其惟道之

用乎

穎濱蘇轍曰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

下周旋無不至也

王雱曰汎然不定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葉夢得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言

道以陰陽而老氏之獨曰萬物負陰而抱

陽則爲之陰陽者誰乎故於此特以左右

見之左陽也右陰也大道汎兮其無所倚

故自陰而之陽則可以左自陽而之陰則

可以右

林東曰一說以左右爲佐佑說老氏書有

輔萬物之自然也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穎濱蘇轍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

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

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

已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之資貸以生則亦恃

之而不辭矣功成而不居巍巍乎其有成

功蕩蕩乎民無能名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萬物雖繁道皆

以無爲之妙而成之不以其多而拒之裁

成萬物不以爲能

陳象古曰不言己之能生也不自有其成

功也

葉夢得曰萬物由乎其間則恃之以生者

吾固不得辭非我也陰陽也及其功成吾

亦不得名之有矣名且不得而況於實乎

黃茂材曰萬物之生非道而何故不可得

而辭生物之功亦爲大矣功成而不居其

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  
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

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

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

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

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

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

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

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

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

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

其不爲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汎

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

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

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

仁速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

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

可以契上真之大道矣

顏瀆蘇轍曰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王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惟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夫道之為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

大也未嘗雖小但觀者各得其迹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自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其非大而強名以大則真大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自為大終為

萬物之宗不自為先終為天地之祖

陳象古曰物由道生不自為主其施甚廣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萬物歸已之恩不自恃其功冲而用之物莫能測故可名為大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自吾無欲以觀之則謂之小自物不知所主以觀之則謂之大聖人體此以游於世豈不為大乎然未嘗有自大之心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智無所用之何害之有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象者道之喻執其大則為萬物之所歸向吾能順性命之理受之而不逆故往而不害能安則能平能平則能泰善安然後至於平平然後至於泰也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象者大象也母之於子也未有母處而子不往就之也物來附德猶子歸母不害其所利則相蓄

養和平而安泰也

達真子曰大象者道之象也然道不可執聖人體之固若其執爾聖人體道則為天下之所歸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者歸往之謂也莫足以傾則曰安莫足以險則曰

平莫足以否則曰泰

葉夢得曰大象猶大物也恍惚之間有物有象其藏深矣不可名以大執而示物然後其大者見焉天下始得從之而往吾雖受之而未嘗見其有物則雖然共處各安其性命之情並行而不相悖固未有能害之者也是以不失其居則安不違其分則平不逆其情則泰

清源子劉驥曰象者物之始見去道未遠故以喻道大象者無象之象虛無之真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故執大象天下往經所謂太虛內神六合朝真亦此之謂也以至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皆來歸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利而不害為而不爭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安則安於性命之情平則定乎內外之分泰則交通成和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黃茂材曰道本無象執得而執然必有主之者故天下往焉往者謂其無往而不在也太古之時有羲黃在上天下之民含哺



而嬉鼓腹而遊無日不在乎道之中可謂  
安乎泰矣又豈有害者哉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舉論也夫音樂之和  
人必為之少留饌餌之美客必為之暫止  
樂之佚也耳滿而過焉餌之飲也舌味而  
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厭焉夫法之初興  
民皆親之譽之及其弊也則民畏之侮之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蘊蘊也止可以一宿

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  
隨世浮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  
往而不害者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  
平泰也夫樂佚餌飲則過爽隨焉大法一  
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  
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為則民樂其性  
故舍哺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  
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而審聽咀嚼  
哉  
穎濱蘇轍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

以止過客哉然而樂聞餌盡彼將捨之而  
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  
又況得而惡之手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  
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臨川王安石曰夫五味之於口五音之於  
耳世皆沉溺而不知反者以其悅之於口  
耳之間也唯道之於口則非味而常淡然  
耳惟其不悅於味而視道之無味不悅於  
聲而視道之無聲則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而其用不可盡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樂者音樂也餌  
者飲食也既就而歸附樂所以和其心食  
所以養其形內外得所雖過客亦留而不  
去而況其素來處者惟道深遠久大其言  
簡淡初聞甚淡久之味在其中矣非玄覽  
莫能見非聽幽莫能聞雖無近利久而用  
之始知無盡  
黃茂材曰張樂設餌過客且止聲色嗜欲  
之能悅人如此若夫道出於口則無味視  
於目則無色聽於耳則無聲人能得而

用之其用無窮豈外物可比哉

將欲飲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飲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御註曰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一章先賢解之多端  
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或引國家權變為辭近于縱橫之  
說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  
者密用爾

穎濱蘇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  
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  
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  
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  
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  
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人常為陰陽轉徙  
而不知反故欲強者必欲欲強者必弱知  
雄之為動而當守其雌知白之為明而當  
守其黑故處之以飲則天下之張皆歸之

而不為彼之所欲持之以弱則天下之強皆歸之而不為彼之所弱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故知機者謹密也

陳象古曰張極必欲強極必弱興極必廢與極必奪自然之理也

清源子劉驥曰物盛則衰物極則反乃消息盈虛之常理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日月尚爾況其他乎此天之道

黃茂材曰凡物有歛有張有弱有強有廢有興有奪有予造化者未嘗容心於其間如日月寒暑相為往來當其張也必有歛之者焉當其強也必有弱之者焉當其興也必有廢之者焉當其與也必有奪之者焉

是謂微明

御註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甚著賢人觀而眾莫知

涑水司馬光曰知微之明

臨川王安石曰非見機者不能與於此

達真子曰自其張之微而明其有歛自其強之微而明其有弱

黃茂材曰此理雖明達之者少故謂微明林東曰人當見微而知著是謂微明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頤濱蘇轍曰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達真子曰剛勝柔強勝弱形器之然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用之然也清源子劉驥曰剛強所以勝人勝人則有時而力屈柔弱所以自勝自勝則吾往而不勝

黃茂材曰柔未嘗求勝剛也而剛者常不能屈故曰柔勝弱未嘗勝強也而強者常不能加故曰弱勝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

苦之故不可脫于淵聖人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而天下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家之權謀泄漏于民

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沉雄乎

頤濱蘇轍曰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托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

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眾人共之者哉

臨川王安石曰魚之為物深潛退伏而藏於深淵之中而不可脫於淵聖人之利器

常隱於微妙而不可離於機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淵者魚之所以存身脫則有鈎網之患道者人之所以生失者必有禍患之憂又利於國之器藏而

以息盜機豈可示於外也

華夢得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蜷蟻得而制之脫淵之病也是故聖人藏其用而不盡古者謂是為神故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自伏羲至于文王因時之變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使斯民由之而不知者皆是物也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吾孔子亦云不知是而一二以暴之則民必有伺其間而奪之者此三代而下所以詐偽萌生而卒無以勝之者歟

黃茂材曰庖丁為文惠君語解牛之妙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由此觀之魚豈可脫於淵國之利器豈可以示人魚脫於淵必制於人國之利器示人必奪於人皆非善刀而藏之者也

林東曰魚脫於淵而處陸則死人不可以捨福而趨禍國之利器以示人則謀動干

戈而有傷乎物則亦取禍之道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為夫侯王若能常以虛為心亦以無為身持守而不撓者故萬物將自徙其化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黃茂材曰道惟無為故能無不為若其有為則其為也然矣侯王守此可以使萬物化萬物之化非道孰能然今云將自化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衣被萬物而不為主也歟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顏瀆蘇轍曰聖人以無為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

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既化而泰民性過於泰則動作流蕩復以無名之樸鎮靜

之民不可得而名狀之矣故定

達真子曰化而欲作道之散也無名之樸

道之聚也以樸則無名固知化者有名也以化而欲作固知樸者不作也由是知鎮以無名之樸者使有名復歸於無名有作復歸於無作蓋以反本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性靜謂之神神靜則萬化

安心動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亡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故吾將鎮以無名之樸天真之性道之大原不可得而名故以樸為喻鎮以無名之樸者必靜必清守性之真惟寂惟冥體道之原居杳冥之內在恍惚之中離形去智不識不知物我兼忘與道為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註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

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顏淵蘇轍曰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胃中則失之遠矣

葉夢得曰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夫然天下不期而自正矣莊周曰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經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皆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樸雖無名若存諸念則是未能無欲也古之至人非特於物也無欲其於道也亦無所欲淡然自守清靜無為天下各自正其性命而已吾何欲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宋鶴林彭耜纂集

己五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且道有淺深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舍先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咸曰我之自然而已矣所謂德全者也故曰是

以有德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渙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已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夫上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以用也故無用已為也不為而自得也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夫言下德者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歌謠彰而有以為也故曰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凍水司馬光曰我無為民自化無以為猶言無用有為也

顏淵蘇轍曰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陸佃曰知之者不知忘之者得之者不知  
實之者上德者忘之者也故曰上德不德  
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事於為也下德有為  
而有事於為也

劉稟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  
為者也所謂真空是也真空者聖人所以  
極高明而其崇以效天者也下德為之而  
有以為此心迹俱有為者也所謂妙有是  
也妙有者聖人之所以道中庸而其卑法  
地者也

陳象古曰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  
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  
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為  
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葉夢得曰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  
雖梯稗瓦礫之微而道無不在是以上經  
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履之  
為行施之為政在得為得在失為失在吉

為吉在凶為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  
道之降然去道未遠猶有通乎道而不自  
為德者故曰上焉者不德而有德過是則  
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  
獲者而德自是微矣故曰下焉者不失德  
而無德無為者道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  
欲為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為之而有以為  
則每下矣

清源子劉驥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天  
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與道為一而不知道之在我也故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不德者不知有德離形去智  
同於大通無問其名無觀其情物故自生  
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以其認而有之自私  
以失道也故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  
出於自然不思而得而不行而至故無為而  
無以為下德出於使然不思則不得不行  
則不至故為之而有以為  
黃茂材曰道與德相去一間爾中之謂道  
不偏之謂德由之謂道不已之謂德道如

嬰兒之未孩德如其始孩謂之玄德者其  
妙不可窮也謂之常德者愈久而亡也  
謂之上德者非人所能及也皆足以合於  
道上德不德無為而無以為非道而何至  
於下德則去道遠矣

林東曰上德近於道故不認德而為德是  
以有德下德則勤勤於德如恐失之所以  
無德此德之真者非於勤執而得之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  
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御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  
故無以為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  
事能無為乎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  
義其用多矣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  
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  
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  
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  
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  
禮則有莫之應者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

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爲也可爲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爲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言而無以爲夫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爲之其所爲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爲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王帛交馳威儀相答拳踞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爲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爲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而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佛然作色

舊臂仍引指陳去就爲爭競之端故曰則攘臂而仍之又失禮之甚者也

陳水司馬光曰立制度以強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扔

顏瀆蘇轍曰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程大昌曰仁義禮無異道禮即仁義之形諸文爲度數者也非別有一禮也老氏既賤仁義則仁義之形而每下者至於有條可畫有數可數者固其所賤也

林東曰或以前識繼於禮之後以爲智次之說老氏尚謂禮爲忠信之薄故不言信其於智則有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非如三綱五常之叙至於

仁義禮上者止此尚何下之足言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鑿揣而銳之敲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爲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反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急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

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此足以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乎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為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及其質素而為大賢矣且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文中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忌出乎無門入乎無旁獨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而居于上德不置身于淩薄頹巧也居則忠信而誠實昌嘗華綺而詐偽也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者也陳水司馬光曰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偽橫生矣世有瞻度屢中人或

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

顏淵蘇轍曰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榮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禮者束以名教加以恥辱故意強說偽而失其禮者詐偽而忠信之誠薄矣忠信既薄豈不犯上而妄諂故為亂之先也不待自然先造智謀預為機術以在道為華非真實也亂真役念求明而反愚也大丈夫有道之士也處純厚而棄浮薄絕華偽而居其真實達者

彼也近者此也近者求諸已遠者求諸人

不强知他事而自取已真

黃茂材曰古今一時也萬物一物也無有前後之異人以智強推測之或得其一二則自矜耀以為有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莫甚焉何則用智者見物而不見道苟不見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丈夫者為其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也以禮為忠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為道之華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御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其上下純粹而不雜讚然乎其

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一者元氣也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天者純陽之氣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地者純陰之質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谷者豁之絕深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萬者數之大物者形可見且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侯王者人主也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

下平正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之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也

涑水司馬光曰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穎濱蘇轍曰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莊子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尊地卑故言天而地次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不可知之神也故神次之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生且死者聽乎神而已故言谷而萬物次之侯王者所以法夫四者而以宰萬物者也故侯王次之

達真子曰道之混同則歸於一故得一者得其道之混同者也

陳象古曰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

葉夢得曰前既離道爲德以迹觀之蓋析而有二矣恐天下遂認其二而不知其一者未嘗亡也故於是復極言之一者何也莊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道之將判萬物總焉而不能外者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自是而往巧曆所不能筭矣其在易自天一而降積之爲天地之五十五衍之爲大衍四十九而所謂一者終藏而不見豈非散於天地萬物之間無往而不在人無得而窺之者歟是以自天而清至王侯之貞槩而論焉未有不得而能立者

黃茂材曰夫盈於天地之間何以數計皆不離乎一物始於一一即一也一生二二即二也二生三三即三一也三生萬物萬物即萬一也自此推之至於恒河沙



數即恒河沙數一也故知乎一恒河沙數可得而知其致之寧非一手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欲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蹙

御註曰天織生覆地織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蹙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以者致誠之辭也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也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也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爾況黎庶乎

顏濱蘇轍曰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

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蹙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陳象古曰裂則不全終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蹙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

葉夢得曰不幸而失之爲裂爲發以至爲蹙雖天地之大亦不能自存也此雖未必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黃茂材曰天無一必裂地無一必發神無一必歇谷無一必竭萬物無一必滅侯王無一必蹙不言必而言將恐者是一未嘗無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御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蹙其以此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貴者豈可以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高者豈可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孤寡不穀凡此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爲稱謂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貴者乃豈非以賤爲本耶

顏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陳象古曰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爲非也

黃茂材曰夫是一也非特貴者有之賤者亦有之非特高者有之下者亦有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烏乎在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孤寡不穀未

為賤也

故致數舉無譽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曰自高以勝物碌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舉暴集無實之毀隨

至所以無譽王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本作致致數與無與者言就數與則有輪輻輳軸等群材之名無有名為與者合之則與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等萬民之號無有名為國者合之則為國矣然則忽群材而與何以成之棄萬民而國何以存之此重戒侯王之愛民也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碌碌如玉實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為天下正者也

顏瀨蘇轍曰輪輻蓋軫衡輓殺轆會而為

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

王者而或莫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達真子曰致人之以言尚已者謂之譽凡處至貴則有貴之譽處至高則有高之譽

且處至貴至高莫不致譽之遠數也侯王雖得致遠數之譽心得其道之一忘貴而同賤忘高而同下常若其無譽也故曰致致數譽無譽碌碌者玉之貌也落落者石之貌也玉也石也堅確而不易者也玉者貴之譬則侯王也石者賤之譬則孤寡也王之貴也不能同乎石之賤石之賤也不能齊乎玉之貴至道之人得一於心者以至貴同至賤故不欲碌碌如玉以至賤同至貴故不欲落落如石非道之得一於心

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致就也就車數之為輪為轂為衡為輿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此河上公舊說也玉德之美也石質之堅也而不欲如之何也碌碌落落可得而名爾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彼蔽于莫為弱子或使豈道也哉碧虛子陳景元曰反者覆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易之復卦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弱者道之用既反虛靜為道之動則柔弱雖靜實道之用也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之萬物皆生於元氣也元氣

屬有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形而生影聲動不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沫水司馬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顏淵蘇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如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受制于而未聞有以制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言反不言靜言弱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

葉夢得曰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于侯王者是已而

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為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強故為道之用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物凡物之生莫知

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天下之物生於有蓋有天地以生之非生於有耶有生於無則無者道也此道之或反或弱而主於生物非有生於無可乎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大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已六

宋 鶴 林 彭 莊 纂 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御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一入焉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若虛子陳景元曰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澹寂寞虛無無為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超然而入以至于大妙而人觀其迹真以為勤行者也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敦澤處閑曠吐故納新能經鳳審導引養形壽考保神而已矣及乎世之用也則思欲語大功立大名禮君

臣正上下殺身爲仁爲治而已矣此之謂  
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眊色  
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聞其恬澹寂寞無爲則大笑  
而非之若不爲下士之所非笑則不足以  
爲清真上道也

涑水司馬光曰非常之道固非常人所知  
顏瀆蘇轍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  
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敵卓然有見未  
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  
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  
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可謂上  
士也哉

黃茂材曰上士聞道了然無疑故勤而行  
之中士聞道未能盡信故若存若亡下士  
懵然無所知故大笑世之上士無幾中士  
不可多得所謂下士比比皆是此道所以  
難明也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勾者  
夫絲之無類乃織者之所取有類則紡者  
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  
際而能支離其德若絲之有類不爲世用  
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  
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上德之人無爲無  
事心同虛空高下莫則有若深谷無所不  
容大白者雪霜之謂也若雪霜之潔白而  
無所不到雖瓦甍汗涸之處施而無擇有  
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  
而不雜染也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  
遠遺畧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  
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者也此言  
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  
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  
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金過陽則易改此

之謂也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真者純素也  
夫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  
華不發也開元御註曰方正也隅角也夫  
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  
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而  
能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故曰大方  
無隅貸施與也夫歎羨獨有此妙道能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神和妙氣施與萬  
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嚴君平曰道之  
爲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  
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  
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  
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  
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顏瀆蘇轍曰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  
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道之所遇  
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  
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  
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類爲不平然而

道至平而趣高下不一至人與世浮沉曲全其道不特異其迹故若有瑕類也德之上者其虛若谷似不盈矣世俗為高潔之行以顯於名有道之者至潔白而混於汙辱之間至德不耀故若不足

葉夢得曰明而若昧夷而若類進而若退者中智之所疑也上德者若谷不自有其德也大白者若辱能納汙也廣德者若不足所以能有進也建德者若偷不見其用力則疑於惰也質真者若渝不知其有常則以為或變也大方者無隅不示人以形也大器者晚成不使見者速也大音者希聲不使得以聞也大象者無形不使得以見也道之隱於無名者每如此不可以一端求是以能推其餘以與人而萬物莫不資之以成也

黃茂材曰夫為道者用心於內不暇顧其外世人不足以知之故雖明道乃以為昧雖進道乃以為退雖夷道乃以為類上德乃以為谷谷不盈也大白乃以為辱廣德

乃以為不足建德乃以為偷質真乃以為渝求其方則無隅不知其為大方求其器則晚成不知其為大器求其音則希聲不知其為大聲求其像則無形不知其為大像下士所以每大笑之夫道隱無名知者固少然善貸萬物而不遺全生養命足以成功而有餘未有如道者也

####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註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像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之虛者也無之無者也然之然者也混同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

所歸清濁和者三也是以消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故曰三生萬物

涑水司馬光曰道生一自無入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濟以中和

頤濱蘇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陸佃曰道生一一者蓋太極也一生二二者陰陽也二生三三者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顯道之始其理至微其言至玄自悟始得不可以言傳而象比故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陳象古曰一謂樸之始也二天之體也三地之形也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繁

不能守一矣

葉夢得曰此蓋明道分而為二雖裂而為陰陽而一陰一陽亦不離乎道之所一。是故道生一而陰陽各得其一惟一乃能為二故陰陽配而為二二具而一存乎其間則為三三散而為和氣以生萬物則萬物亦得其三之一以抱負乎陰陽是終始未見一物之外乎一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生一氣一氣運轉而生陰陽二氣二氣變化而生天地人三才三才既具萬物資生

晦菴朱熹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黃茂材曰知其所以常存而不滅者然後可以語長生道生一矣一之中而道常存一生二矣二之中而一常存二生三矣三

之中而二常存三生萬物矣而萬之中三常存人與萬物同生者也誠能思之則其所以生我者非三乎所以生三者非二乎所以生二者非一乎所以生一者非道乎故知道者常存而不滅不知道者墮於數數盡而止烏能以長生

林東曰道生一至於三而止即莊子所謂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是也物生於三三生於一理之自然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御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負背也抱向也夫動物則畏死而趨生植物則背寒而向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也故曰負陰而骨髓充實于內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沖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夫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

離而入于死地也

陳水司馬光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沖氣為用

臨川王安石曰字說沖氣以天一為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故五臟之脉無胃氣則死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質者有而礙故曰陰神氣虛而靈故曰陽沖氣以為和形假神而動神托形而用形與神非沖氣則不能和於內外之用

陳象古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沖而用之不失其和也

清源子劉驥曰沖氣者自然中和之氣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然天下之至柔也是猶孤寡不數名之至賤而王公自以為稱

黃茂材曰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此言天地之陰陽至於萬物之陰

陽亦然陽必負陰陰必抱陽陰陽合而沖和之氣生

程大昌曰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言能虛中以承清濁之會者是其和之得以成體者也張湛

釋之曰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人生也此其爲說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偏焉而萬者也說者并沖爲和則失之矣

林東曰負陰之靜而屬於背故曰負陰耳目鼻口在前皆陽動者也故曰抱陽抱則

在前也陰陽氣沖合而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御註曰物同陰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者其惟聖人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顏瀆蘇轍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盡已知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王公自以爲稱

以至尊至高故取最下最薄而稱之也黃茂材曰水處人之所惡而幾於道孤寡

不穀亦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道亦有可惡乎所謂在瓦甕而愈甚者也然亦何惡之有

林東曰人所嫌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且安得而有抗爭此氣之沖虛合而爲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御註曰木落則葉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缺益之而損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有能減損情欲而不自矜伐卑以自牧以謙受益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若俗物則不然唯好盈滿饕餮富貴而危敗及之

涑水司馬光曰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其泰就中和臨川王安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損者乃所以爲益唯其虧盈故益者乃所以爲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御註曰以強勝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之強梁者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矣下之強梁者則爲衆所加而顛覆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其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爲後世法

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慕強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爲教父父先也本也

涑水司馬光曰亦我教之爲衆教之父顏瀆蘇轍曰世以柔弱爲損強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強梁妄

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莫不謂自己

之所見爲是而教人使從亦我須當教人而於義宜然而後教之

黃茂材曰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情物理古今皆然當是時儒墨各自名家其爲道雖不同而其教人未嘗或異至於以強梁

爲戒尤老氏所尚故曰吾將以爲教父雖然其教人者止於是矣而其妙有不言之旨父不能傳於其子子不能受之於其父豈可得而教人哉

程大昌曰此謂強梁者不得其死古必嘗

有是語而時人已有師之者矣故引人言以證已教而曰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言不止我之立教獨出於此也既已表發其語而又尊之以爲教父

林東曰人之所教者亦我以理義論而教之故強梁者去強梁而免死吾將以爲教父我主其教得以制其子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御註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柔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爲有益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天下者汎舉也馳騁猶奔競不息貌

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而有益於物也

涑水司馬光曰太山之溜穿石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

顧瀆蘇轍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使衆強出入衆有清源子劉驥曰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寂然不動天下之至柔也無不爲者感而遂通馳騁天下之至堅也以至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天下之至堅其孰能當之無有者道也無間者虛空無爲也經所

謂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無有入於無間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故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黃茂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無有爭之爲患也古之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有形之爲累也人能用其至柔造於無有何堅之不攻何往之不入斯二者非大無爲之功不能至焉

程大昌曰謂柔能勝剛者非曰直致而可以必遂也彼以剛來此不與抗常自處於雌弱而待其有隙之可乘列子固嘗諭之以水矣莊子又嘗喻之以風矣此二物者非不能極其馳騁也然使水而礙山風而觸石其能入乎則馳騁者有時而不得常遂也若夫起有而無也者生生化化而無所於待運道物物而莫之或攔則豈守柔待間者之所能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御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



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爲則滯迹損物既而無爲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則天下希及之也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黃茂材曰載籍以來立大功建大業其著見於有爲之跡世有人焉至於不言之教無爲之益至人君子修於方寸之間及其成也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之表非夫有爲之功所有髣髴其萬一故曰希及之矣

####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曰非所親也非所多也

顏瀨蘇轍曰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身與名何者爲

親而棄身成名可謂至愚者也身止有一而世間財貨至多物常多於身而一身與多物爲敵身先盡而物與貨尚多

陳象古曰身者道之本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名者皆其外物而乃欲亡吾身以爭之是亦不知親疎者乎天下之所謂貨者何可勝計而乃欲役吾身以求之是亦不知多寡者乎

得與亡孰病

御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貴之軀病孰甚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虛名浮利得之若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泰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

涑水司馬光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忘名貨二者孰病

顏瀨蘇轍曰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得則憂失已失又何憂也

陳象古曰得不安於亡也

黃茂材曰使其得之不過名也貨也而其亡者身也

程大昌曰名之不親於身也貨之不重於身也人皆知之然徇物失我者常不暇恤是特不能權其輕重焉耳老子於此以身名貨三者參觀而繫評之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人能用此語也對而思之則輕重之衷昭昭然曰黑分矣莊子用其說而伸之曰廢一手以得天下韓侯不爲委隋珠以彈一雀世所共笑則輕重益明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黃茂材曰費非謂費其財也而費精神之爲損大亡非謂亡其蓄積也而亡性命之爲禍厚凡此數者利害得失灼然甚明而人不思

林東曰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

至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辱莫大於貪

程大昌曰知足之富決不受辱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陳象古曰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黃茂材曰古之人知止足之戒無如漢之

二疎辭榮還里保其天年而終可謂長久

矣乎曰二疎為免於殆辱則可以為長久

則未可

程大昌曰無辱無殆故可長久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宋鶴林彭邦彥集

乙七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御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

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

成故若缺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

成而為聖之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成謂全德之君子如

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故曰

其用不敝威德大業者謙冲而不驕富貴

滿堵者虛儉而不奢所用豈能窮匱大直

者謂隨物而直彼舍垢而不申其直不在

己故若屈也大巧者謂因物性之自然而

成器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陳水司馬先曰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

也有道者雖成若缺雖盈若冲故不弊不

窮

顏濱蘇轍曰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不

弊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

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是

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且

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

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

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

成也

陸佃曰大成不見其足故若缺大盈不見

其溢故若冲大直不見其伸故若屈大巧

不見其力故若拙大辯不見其給故若訥

清源子劉驥曰道無成虧故謂之大成道

無盈虛故謂之大盈不有其成故若缺不

見其盈故若冲成必有虧以其若缺故其

用不敝盈必有虛以其若冲故其用不窮

大直者直而不肆故若屈大巧者不為而

成故若拙大辯者不言之教故若訥

黃茂材曰苟不知道其誰肯以屈拙訥自

處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御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焉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離而清抱神以靜天下將自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死明躁為死本盛為衰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亂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溷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待衆事而為天下之中正者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也

頴濱蘇轍曰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

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達真子曰春與夏則萬物動之時也動之極則有寒之者至焉故曰躁勝寒是躁勝之時必有寒也秋與冬則萬物靜之時也

靜之極則有熱之者至焉故曰靜勝熱是靜勝之時必有熱也此理之必然矣皆出於勝極之所致也惟大成猶若缺大盈猶若冲大直猶若屈大巧猶若缺大辯猶若訥皆無其勝極之心也心無勝極則清不為物所汚靜不為動所誘若是則心之所造其有不正哉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葉夢得曰春秋傳曰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清靜之為天下正正其直者也

黃茂材曰有天之寒暑有人之寒暑墮暗折膠天之寒亦甚矣而躁則勝之爍石流金天之暑亦酷矣而靜則勝之乃知人身自有一宇宙其寒暑足以勝天之寒暑若其知道清靜自然則可同於太極為天下正何至於勝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強陵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却屏去也糞治田也郊交也言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有道謂時之泰也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戶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強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爭自然戎馬生於郊境之上

達真子曰走馬者亡戰之馬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國之戰敵皆棄道徇欲所致之然也天下有道無所事於戰敵故卻其走馬則同於糞壤天下無道有所事於戰故戎馬生於郊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野馬塵埃以馬喻氣也揚子亦言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歟氣之盛衰繫心動靜心靜氣正心動氣奔有道之士其心既靜其氣徐清其息自滅從滅至無疑然自定故却走馬以去其蠹者蠹其根本謂其歸根返本也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既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故戎馬生於郊莊子所謂坐馳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至治之世以道莅天下何用走馬却以蠹宜矣及其有事且急也非戎馬無以遏亂略乃使生於近郊蓋有不得已焉如人日衰疾病間作捨醫藥不可夫攝生者而至於用醫藥其於道不亦遠乎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禍亂作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

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犯法為罪夫人有欲愛之心者則非理貪求奔馳而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為罪之因莫重乎可欲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不照也禍害也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釀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咎殃咎也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顏瀆緣轍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臨川王安石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

至於足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知足者足亦不足知足則不足常足

達真子曰罪者人加之禍者鬼責也咎者天伐也人之罪未深於鬼禍鬼之禍未深於天之殃咎也凡無道徇欲者必致乎此知足者足於道而不足於物足於內而不足於外是以舉無不足也故知足之足則常足矣若是則奚有罪禍咎之及己哉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故罪莫大於可欲若不知足則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故禍莫大於不知足欲得則所欲必得恣縱之甚殃咎尤大然此三事不過衣食適身充口之外皆是餘物故繼之以知足知足則定乎性命之分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禍咎之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人有三患可欲也不知足也欲

得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知之無適不足

程大昌曰可讀當如許可之可人之有欲者不加制過顧乃自恕自許以爲無害者也世人縱欲而不知足者未必不幸於一勝所欲既遂則秦人盡兼天下而還以兵亡是其禍也漢文帝之罷露台也自言其心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及其謝諸將用兵則又曰朕能勝衣冠念不到此故雖拊髀歎頗牧飲食念鉅鹿而十萬橫行可樂之言終不聽也武帝繼之奢侈踰於古初郡縣旦乎四夷而哆然未厭也由後世言之文帝爲足乎武帝爲足乎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陳水司馬光曰得其宗本

顏濱蘇轍曰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  
陸佃曰萬物皆備於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葉夢得曰雖山河不能爲之礙況戶牖乎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其道一也

林東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心何難知之有所福者善所禍者淫天之道何難見之有此其不出戶亦可知不窺牖亦可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曰去道彌遠

陳水司馬光曰去本逐末

顏濱蘇轍曰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遠愈迷

葉夢得曰有不能達則播糠眯目天地且爲之易位

清源子劉驥曰離靜而動故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蓋由得之於身心而施之萬事

陳水司馬光曰至理不易

顏濱蘇轍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契理即知何必親見

林東曰亦道在邇而求諸遠意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御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

顏濱蘇轍曰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

臨川王安石曰為學者窮理也為道者盡性也性在物謂之理則天下之理無不得故曰日益天下之理宜存之於無故曰日損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者復命也然命不墜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然無為也亦未嘗不為故曰無為而無不為

陸佃曰為學日益此智者也為道日損此仁者也損之又損之至於無為而無不為聖人也智者所以窮理而將以增其所無仁者所以盡性而將以減其所有故有日損若夫聖人則所謂至命者也無所不有故無日益無所不益故無日損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損者減也世之學求之於外外事紛葩故高於多知博聞日如其能以遊名利之場道之學者其志在內內事簡直故貴於息心養氣日踐其

事以遊道德之鄉勞役精神氣血皆以削除減之損之以至無為無事

陳象古曰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曰有益道成則藏其用秘其明故曰日損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

欲日益忘其所知而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益者易進損者難忘損而未能忘其損未為損也損之而忘其損乃可至於無為之地

顏濱蘇轍曰無所不為而不失於無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道自治無心而天下自服法以係之力以率之智以籠之威以加之故有不服之者天下者通言萬物也

達真子曰無心則無為無為則無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蓋其無心及於無為無為及於無事故也顏濱蘇轍曰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

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黃茂材曰深於道者為無為事無事若其有事豈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體道無為虛心待物物感斯應應其所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乃聖人無常心也

顏濱蘇轍曰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心故無思無爲雖然無思也未嘗不思無爲也未嘗不爲以吉凶與民同患故也

黃茂材曰有常德有常道何獨無常心有常德有常道所以處已無常心所以處世天下之人如此其不一也而使其心皆如吾之心豈不繁然亂哉故聖人不以已之心爲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欲與天下大同也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曰善否相非誠信相識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爾善吾豈不以爲善而爾自不善吾亦善之爾信吾固信之爾雖無信吾亦信之

黃茂材曰善其善不善其不善則所善者寡矣信其信不信其不信則所信者狹矣天下之大人物之衆孰善孰不善孰信孰不信聖人未嘗有棄物之心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未嘗有疑物之心故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夫然則吾心之中無適而非善信是爲德善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浮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故所以爲已則惻惻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聞其所譽渾然而已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

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惻惻憂勤貌又不停貌渾者無分別也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絕者

有四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爲無不爲也河上公本作休休王弼本作欽欽注傾也聖人以無爲德化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爲眦聰者爲聽皆傾注其耳目以傲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冕旒垂目難續寒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寧忍以事騷撓惟孩之而已矣

顏瀆蘇轍曰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偏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

下始定矣

王雱曰慄慄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爲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爲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歛歛歛歛收歛之意亦通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慄慄垂諒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爲一至言中注知於百姓耳目薰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澆競皆返孩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真子曰慄慄者恐懼之謂也聖人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爲天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仰於聖人者何哉以聖人皆孩之也故曰聖人皆孩之陳象古曰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

孩童之就乳不難率也

黃茂材曰謂之聖人出而與民同患者也天下之人孰不注其耳目今也慄慄然渾其心無所是非無所好惡可以使民由之而不知孩者未有知也

程大昌曰若嬰兒之未孩則孩也者又嬰兒之稚者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則赤子也者取其方爲嬰兒而真淳尤爲未散者也百姓既注其耳目而聖人遂求有以復其赤子之初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碧虛子陳景元曰未出乎域中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出生地則入死地

顏瀆蘇轍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

碧虛子陳景元曰徒類也生之徒謂極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極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眦於采色

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靜儻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耽於淫聲鼻因於穢膻口美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言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徐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赴則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最長涑水司馬光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



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原故也

顏瀨蘇轍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

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

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臨川王安石曰有求生以惡滅者生之徒十有三是有求滅以惡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是有生無異於死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是有惟其不悟真滅真生是以不

脫輪迴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修生者若奉黃老之道求長生不死者也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修無生寂滅之道

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既不達黃老長生之旨又不悟釋氏無生之性故其數終則死而枉縱之人不得天數凡所動作皆趨速死之地又非修無生不往不來之法皆以嗜慾動則就虧神損道之地十中亦有三以此而自致傷夭之者

三哉了一子李文恕曰夫坎水子位在人爲腎宜實而不宜虛元陽復還之生門也離火午位在人爲心宜虛而不宜實衆陰剥陽之死戶也是以人能修坎則生後離則死故攝生者悟精氣之生身在坎妄念之喪神在乎離故自少至老一周十二

辰消而從坎重復即生之徒十有三重陽而再益火滅而益膏也不善攝生者莫知生理役用從離妄念縱慾故自少至老亦一周十二辰消而自離再始即死之徒十有三重陰而再損膏竭而益火也

葉夢得曰十有三四支九竅是也老氏蓋嘗以有身爲大患矣而昧者不察累於有身之患皆無能外此十有三物之間使能

知其非我有則超然乃立乎形骸之外豈出入之所得名然而沉淪轉徙自壯至老日化而至於死非特不知生而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而已

黃茂材曰坎爲水水數六離爲火火數七凡十有三也

林東曰出於胚胎則爲生體魄入地則爲死雖有生而死而九竅四支生死俱焉一身之中上七竅而下二竅兩手兩足故謂十有三也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蓋以自戕

自賊動與惡會而自趨死地亦十有三本來子邵若愚曰老子以十分爲率而言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又有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十分中有三分緣生之徒心著者有死之徒心著無民之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

居生死之地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曰不知身之爲大患

頴濱蘇轍曰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通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碧虛子陳景元曰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其無心

頴濱蘇轍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

達真子曰凡言攝者皆非已所有也能齊死生則以生為假攝而已

陳象古曰外境之來於我何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

德養形故曰畜之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形之物既形矣

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合和氣而養物之形道可以為父德可以為母由此而言萬物無有不尊仰

於道而貴重於德也爵者錫命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之爵命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是道德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頴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以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遂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王雱曰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惟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

故常自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萬物之尊道而貴德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得而尊故不可得而卑不可得而貴故不可得而賤所以莫之爵而常自然也

黃茂材曰道有常尊不待物而尊德有常貴不因物而貴非如人爵者也人爵尊貴出於使然道德尊貴自然而已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御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奧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出手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織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肖翹變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

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臨川王安石曰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故謂  
之元德

黃茂材曰道之與德相為用也始言其道  
之大終言其德之元元者妙也非妙不足  
以繼其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

宋 鶴 林 彭 耕 纂集

已八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御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  
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  
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道能母  
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  
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多聞則守之以  
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  
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  
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  
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成者子也生者母也子  
者一也一為沖氣乃道之子所謂道生一  
也一為道之子道為一之母道為真精之  
體一為妙物之用既得其道體以知其妙  
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夫人既知其妙物  
之用而復守其真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

不窮然後可以無為而無不為故能沒身  
不殆矣

顏瀆蘇轍曰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  
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  
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  
之中有沖氣沖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  
之所自生故為天下母夫物芸芸各歸其  
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則得以返其本也  
故曰復守其母也

達真子曰萬物以天地為始天地以道為  
始是天下之始莫不始於道也唯天下莫  
不始之於道所以為天下之母也凡萬物  
之所資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  
也以道為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  
是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復歸  
於無以其動復歸於靜則有之者無終窮  
動之者無危殆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沒身不殆言體道之反本者能然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生林林如也推其始必

有生之者焉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此其始生者也故為母萬物其子也得其母而守之則是生我者常存而我生者不失矣故能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碧虛子陳景元曰兌目也緘無厭之目則諸境自絕矣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眾禍莫干矣諸境自絕則嗜慾之源塞眾禍莫干則云為之路閉如是則恬澹安逸而終身不勤若乃不守母道者開其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通其云為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而終身不救也

王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矣故為兌兌則物入之矣門者精神之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為構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兌開物入而復費精神用以

濟事則以內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兌澤也在人為口與舌禍福樞機不可妄發門謂語言視聽情念也吉凶之應出入於此故閉之也

有道德者掩扉塞兌終身不勞

清源子劉驥曰經所謂閉塞命門係玉都是也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其氣自定其神自真其神既真則性入自然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而入於不死不生故終身不勤若開其喜悅之源而弗塞濟其愛慾之事而弗閉則物誘於外而情動於中氣亡液漏精散神去所以役役不見其成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強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

用歸體則智微為明顯諸仁藏諸用知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是也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光者智照也智主外故外照而常動動則為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內故內景而常靜靜則為己之體夫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內景復嗜慾之未萌而歸于母之元故無殃是謂常用常道者也

顏淵蘇轍曰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臨川王安石曰見小曰明者微而見之則

可謂之明見於大則不足以謂之明故曰見小曰明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故曰守柔曰強用光復歸其明者蓋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言強則知柔之爲體言明則知光之爲用唯其能用其光復歸其根則終身不至於有咎而能密合常久之道故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陳象目曰常人忽於小而重於大千雲之木起於蔥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抹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強之義也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內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于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

黃茂材曰漢世尚黃老有老父者獨深得其道蓋公諸人皆不及也惜乎史失其名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碧虛子陳景元曰畏其不合於古道也穎濱蘇轍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介然謂凝寂不動長守大道無爲而已凡有所爲者雖曰善動至人之所畏也

達真子曰介者纖介之謂小有知於大道猶唯施是畏況大有知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之淺矣使我介然有知已非道之妙若有所施爲則尤非自然

黃茂材曰大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行無所施設作爲今有介然有知是以智知之行於大道是以力行之唯施是畏是有

所設施作爲不亦可畏乎

林東曰使我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唯施於施爲聞而無不致其畏謹則不至於好邪徑而求捷速不至於捨本而逐末如下文所謂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淶水司馬光曰道本簡易由人之好鑿故

失道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修身之道自然綿綿實爲至理而學速求必得故方術之家紛然並作

清源子劉驥曰好由捷徑以失真道所謂

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綢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也哉傷歎之詞也唯施是畏其在茲乎

淶水司馬光曰失道之國好察近而遺遠

逐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實貧困又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危亡將及曾不自知乃更矜誇以爲得意服美不稱積實無厭故曰盜誇所

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臨川王安石曰此逐末也猶人趨邪徑而棄大道也

達真子曰失大道而由小徑者以事物比之則如朝甚除而日用田甚蕪而荒塞倉甚虛其畜積而反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以爲資財有餘是不務修其本而反矜施其末也

###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御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特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陳水司馬光曰不拔者深根固蒂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久長

顏頤蘇轍曰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

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臨川王安石曰善建者德建也能德建則不拔矣善抱者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

脫矣能建德抱一則德之盛故盛德百世祭祀祭祀者見於愈遠而不忘故曰子孫祭祀不輟

陸佃曰善開無關鍵而不可開故曰善建者不拔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曰善抱

者不脫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深根固蒂是謂善建抱本守真是謂不脫先利於身次及於物又以正直清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絕矣

葉夢得曰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不可拔入者有常故不可脫夫如是則立者雖遠而愈長守者雖近而愈久譬之於已非特及其身而已垂之子孫祭祀不輟其事我者無時而

可亡也

黃茂材曰夫道獨立而不改以是而建則爲善建故不拔載營鬼抱一能無離乎以是而抱則爲善抱故不脫不拔不脫非特可持當年雖傳後世可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

豐而後普於道爲外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淡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諸偽咸盡乃爲真人矣

涑水司馬光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

王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道修身則神

真行正身正而天下化況以之治家信有餘矣施於鄉而一鄉化矣施於一國其國

盛矣始自一身遍及四海

達真子曰真則不偽餘則不欠踰於衆則

曰長足於衆則曰豐徧於衆則曰普凡得

於道之謂德自一身以至一家自一家以

至一鄉自一鄉以至一國自一國以至天

下以道為治則無乎不善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

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

道則其德乃真矣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

之民嚮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有設問

之辭也答曰我以此上之所陳五事反觀

照察所以知之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顏頤蘇轍曰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

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

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

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

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

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

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身有身之道故以身觀身

家有家之道故以家觀家以至於鄉國天

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者蓋以此

道觀之也言以此者此則同於道彼則異

於道同則取之異則去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

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

之家矣自一鄉之小至天下之大小大則

殊其治一也何以知天下之然以用此道

而知矣

陳象古曰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已之身見

治家之道則知治已之家見治鄉之道則

知治已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已之國

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已之天下不枝不

脫由此可明矣以此者蓋用此觀身觀家

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

黃茂材曰雖其大小遠近之有不同而其

為德未始或異故以吾一身而觀衆身以

吾一家而觀衆家以吾一鄉而觀衆鄉以

吾一國而觀衆國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

下皆可以知之或問以吾一天下而觀衆

天下何也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

曰猶齊州也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

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西人民猶是也

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之不異是也以天下觀天下捨夏革

其誰知之

程大昌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而自指其

要領在此者以真為斷也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曰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恬泊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也赤子者取其始生其色赤純和之至也

穎濱蘇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者天守全而陽不散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陸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此即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含者抱也心不偷薄其德乃厚赤子謂嬰兒也天純未散外無所營精和在中復如赤子

葉夢得曰老子既以嬰兒論道矣於此含德之厚復比之赤子嬰兒其未孩者也所保者氣而已故道似之赤子則既孩矣而

未有知也故德似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故比於赤子

程大昌曰含德者蘊其德於內而不形於外者也莊子謂絕滅聲律文采而人始含其聰明削曾史之行削楊墨之口而後人始含其德者蓋釋此也

素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御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毒蟲者蜂蜚之類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者虎豹之類也以爪

拏按曰據攫鳥者鵬鷃之類也以羽距拏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

穎濱蘇轍曰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

敵者而易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之心非有害物也無害物則物亦莫能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稚子無心害物物亦不與為害

清源子劉驥曰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入焉如莊子所謂醉者之墜車雖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以其死生驚懼不入於胷中彼全於酒者猶若是而況全於天者乎

黃茂材曰今夫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者精不離而和不散爾人能養其精和之至則亦赤子如也昔有梁鵞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鵬鷃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擊尾成群

異類雖居不相搏噬問其術則曰吾心無逆順鳥獸視吾猶其儕也夫心無逆順所謂含德之厚也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



之至也

御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碧虛子陳景元曰赤子未知喜怒而掌握

至堅者以其真性專一故也峻者赤子之

命源也情欲未萌而陽德自動者真精之

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

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上清洞真品云人

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

氣為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

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

回元之道汧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

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

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

長生可致矣峻作古本作全作王弼曰作

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

陳水司馬光曰皆在其自然

穎濱蘇轍曰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

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手未能把執攫

奪取撮心無所知而手無所用故自然握

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人稟五行全氣

精力氣血既盛則因牝牡發泄而嬰兒未

知嗜慾無所流散而時為跳躑伸縮頓奮

之狀此謂峻作

達真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體之自然也

不為物屈矣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性之

自然也不為情亂矣

陳象古曰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峻

作則不因有為而自動也

清源子劉驥曰德全則形全故骨弱筋柔

而握固形全則精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

峻作無執而自握無欲而峻作以一心定

而萬物服精之至也

程大昌曰握固峻作非知而為之也真淳

未散不知其然而然

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

御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

冲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嗷不嗷人之生

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

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

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

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碧虛子陳景元曰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嗷

又聲嘶也夫赤子終日嗷啼而嗷不斷散

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

嗷不哇而和氣全也

穎濱蘇轍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嗷

終日號而不嗷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

也

臨川王安石曰終日號而聲不嗷乃和之

至蓋和者主於氣也

程大昌曰是其淳和中充嗷啼所不能變

也故得取以喻和也

知和曰常

御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

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和者大同於物故赤

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之貴也故用之為

常道

顏瀆蘇轍曰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臨川王安石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和者生理之常非別有方法

陳象古曰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清源子劉驥曰知和則純粹不雜靜一不變而與天地為常

黃茂材曰號而不嗟和之至也知此則為復歸於嬰兒矣故能長久

知常曰明

御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二故也臨川王安石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朝徹見獨無古無今而與日月參光

黃茂材曰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非夫明智洞達天地造化之機安能

識之

益生曰祥

御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贊禍福特未定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祥者吉凶之兆也夫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已定若非理益之必致凶祥

顏瀆蘇轍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陸佃曰達生之情常住於自然而不益生

故能出乎吉凶之表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但於身命有益者則為吉祥過此雖外美而內不善非生之祥也

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

陳象古曰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人或夭於嬰孩或喪於強壯其能保百年之壽者幾何今吾益吾生而使長生不死在於天下豈不曰祥乎

心使氣曰強

御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顏瀆蘇轍曰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

強梁甚矣

臨川王安石曰氣者常專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為暴矣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者非守

氣之強乃勝暴之強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有所當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動而使氣氣作而形隨未有動作而不求強好勝者也

真人心不動而氣自動亦若人之眠睡外務已息泯然無知而寐中手足觸動豈心

之使而動也一寐尚然況寂然在道者也黃茂材曰以力使氣是氣也為暴戾之氣

以心使氣是氣也為沖和之氣沖和之氣充於一身天地不能使之夫鬼神不能使之災聲色利欲不能使之亂豈不曰強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之壯也必至乎枯老心之強也必至於凶暴且道以柔弱爲用今以強壯爲心者謂之不道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

顏瀆蘇轍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臨川王安石曰惟道則先於天地而不爲壯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欲不止如何哉

葉夢得曰是以已之亦貴乎早也黃茂材曰壯而老老而已在物莫不然若知道者可與天地相爲終始豈有已乎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御註曰道無間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齟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莊子曰知北游於玄水

之上登隱奔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

不得問及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觀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及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知終不近也

顏瀆蘇轍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

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默然不言而與道同

臨川王安石曰挫其銳同其塵此文兩見蓋道德莫不皆如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契理則忘言雖

言而不能行與不知道何異兌口也絃口

默行不須說也三要七竅爲身之門戶自內其散失者神氣精血機情好惡自外而入者緣境聲色滋味寒暑所失者真所入者假故閉其門也彼方爲光顯沮之則爲

怨俱與和之於已何損彼方塵垢外之則不樂故至人韜光隱德暫與同之於身何浼玄者隱密不顯不自飾智矜俗獨異於衆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行不言之教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多言數窮去道遠矣善爲道者默而識之性以成之塞其兌則收視

反聽閉其門則形全精復挫其銳則歸精神乎無始解其紛則體純素而不雜和其光則含光不耀同其塵則大同無已夫如是則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

是謂玄同豈拘拘然自投於親疎利害貴

賤之間哉

程大昌曰塞兌閉門不使衆人得見其經歷出入之地也挫銳解紛平夷而簡易也和光同塵則能降已齊物矣凡爲此皆求至乎渾兮其若濁者也彼我一觀高下無別是之謂同同之上加元焉深而又深侶鷗群獸幾微更不外見又諸家釋兌皆本易之允悅爲義恐不然也詩曰行道允矣毛氏曰允成蹊也成蹊者孟子謂山間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者是也其讀如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御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踈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害害之見用舍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覆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交於道而不蹈舉世舉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睚也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

踈隔也澹泊無欲守分知足故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故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故不可得而貴寵也失志不屈居貧愈安故不可得而賤鄙也夫至人行此六行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爲天下貴

顏頤祿蘇轍曰可得而親則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踈等觀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陸佃曰神人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故不可得而親踈不生不減無取無舍故不可得而利害不損不益無得無失故不可得而貴賤夫惟如此故能無對於物旁日月挾宇宙天地爲一官萬物爲一府其緒餘足以爲天下國家其土苴足以治天下其糠粃塵垢足以陶鑄堯舜而天下之物豈復有加哉故曰爲天下貴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未嘗與物交焉能親也不使欲厭焉能踈也不妄求取焉能利也不犯禁忌焉能害也不取榮盛焉能貴也不處卑猥焉能賤也

陳象古曰親踈利害貴賤世之所重衆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乎

黃茂材曰孔子曰吾觀老子其猶龍乎夫龍豈可得而親之踈之利之害之貴之賤之者乎既曰不可得而貴又曰爲天下貴何也蓋亦自貴而已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己元

宋鶴林彭邦纂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御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其然猶如是也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謂下文也

頤濱蘇轍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葉夢得曰物各有所當治國者必以正用兵者必以奇國以奇治之則亂兵詭道用之以正亦未免於敗然聖人之奇豈若後

世之詐哉敵至而爲之所是以其變不窮黃茂材曰夫道無爲而無不爲正也奇也無事也非知道者孰能之推而治國用兵取天下特其緒餘耳古之人有行之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程大昌曰正者如人之行正路也奇者如人之行捷徑也無事者本其當然而不鑿不擾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忌諱謂禁令也君不能無爲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抵犯避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利器者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爲務上下欺給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伎巧謂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爲妙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

作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謂刑法教令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焉故聖人云此老氏之謙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之云或謂老氏爲周柱下史過觀上世之遺書三墳之古文以證其必然

頤濱蘇轍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達真子曰有欲者外也朴之散也無欲者內也朴之聚也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前曰以無爲取天下蓋由此而見矣非體道之盡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上古之時民如標枝然昧昧而行安有忌諱權謀不作安有利器究居環飲安有伎巧不知君臣上下之分安有法令大朴既散人僞日長至於商周之末極

矣忌諱尚而民彌貪利器用而國家昏伎巧工而奇物起法令煩而盜賊充斥聖人將欲舉天下而返於淳朴之俗亦豈有他術哉清靜無爲無所事而去其欲而已程大昌曰其曰聖人云者古有是語而老子援以自主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御注曰在宥天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悶悶如天道昏昏默默任其自然察察者政教煩細民多犯之故缺缺也

清源子劉驥曰悶悶者不徇於物而恬淡無爲也察察以智治國也

黃茂材曰昏昏默默至道之極窈窈冥冥至道之精而以察察爲政者豈足語道哉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倚伏何常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夫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

陸佃曰天之肇降生民而其福至於溥溥其禍至於缺缺豈有他哉繫一人之政而已故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清源子劉驥曰其民缺缺則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則禍福倚伏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碧虛子陳景元曰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必有正耳在平有道之君無爲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爲正其正必復爲奇

矣有心爲善其善必復爲秋矣謂下文也陳象古曰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秋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達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秋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嗟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爲正逆性爲善而反爲奇爲秋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

顏淵蘇轍曰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禍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秋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

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秋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臨川王安石曰種種分別遂生妄想

黃茂材曰禍福奇正秋善之在天下如循環然孰知其極易稱惟聖人能知進退存亡況夫禍福之倚伏奇正之相生秋善之更化豈世人所能知哉故曰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註曰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劇作穢濁穢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之自化耳而不以己之潔白揚彼之污但使物知勤而洗除穢濁矣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古作劇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以刑物使傷也

賴瀨蘇轍曰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之所謂悶悶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方無隅故方而不

割崖岸而不畏故廉而不剝大直若屈故直而不肆用其光復歸其明故光而不耀陸佃曰不割彼以爲方不剝彼以爲廉不肆彼以爲直不耀彼以爲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以廉而彰人之穢不以潔而明人之污

葉夢得曰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聖人固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不割則有全者存廉而不剝則有質者存直而不肆則有屈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閑而不盡用爲悶而不爲察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此四者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黃茂材曰夏商以來士守一介不見道之大金方則必割廉則必劇直則必肆光則

必耀如伯夷叔齊尾生申徒狄之徒而遂至於害性傷生亦可悲矣老子時爲柱下史非不方也廉也直也光也而人莫知其爲老子者不割不剝不肆不耀焉爾故能樂其全

程大昌曰廉者物之稜也陸廉之廉是也

既曰廉則遂有芒角鋒刃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

嗇

涑水司馬光曰嗇者省嗇精神也早復者不速復也不速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賴瀨蘇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劇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

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畜也夫畜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畜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歛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而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畜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人莫不有視聽思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視而使之明聽而使之聰思而使之正皆人也然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太勞則竭太用則瘦唯能畜之而不使至於太勞太用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早復者復於命也

王雱曰治人在乎正已事天在乎盡性惟此兩者一於畜而已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惟畜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

故復靜為早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也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

陸佃曰畜者愛養之辭韓非所謂愛其精神畜其知識是也蓋畜精養神然後可以俯治人而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如畜達真子曰畜於一心則必歛動而歸靜畜於一性則必歛意而歸無心歛動於靜然後能盡心性歛意於無然後能正性盡其心正其性者人道之盡也人道盡則固可以治人矣心靜則任其自然性正則安其固有任自然安固有者天道之盡也天道盡則固可以事天矣是以治人事天莫如畜惟心早復於靜意早復於性則所謂重其積德也能內重其積德以至治人則人無不順以至事天則天無不祥以至應萬物則萬物莫不歸以至率萬化則萬化莫不盡是謂重積德則無不克母也者為衆

子之莫不從以衆動而歸靜以衆有而歸無固不異子之從母也惟衆動而歸靜則靜之者無終窮衆有而歸無則無之者無極蓋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晦菴朱熹曰早服者言能畜則不遠而復

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畜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損失而又加以畜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未損而畜之也

黃茂材曰畜者守於內不耗於外以之治人而人治事天而天應謂之早復復者物之初今之道家所謂返本還元是已可以成德可以勝群物可以同於無極可以為有國之母

林東曰畜雖有怪吝意乃簡損之理人為難治天為難事能於簡損而早復其德性之真則可以見道既見天道則人雖姦詐天雖難測理不難見治之事之皆基於此



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曰根深則抵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修道之士當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圍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帶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有之鄉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抵本也

頽濱蘇轍曰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畜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畜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難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畜則一也

陸佃曰根在幽蒂在顯根則以言其命蒂則以言其性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惟命為能與於此故曰深根萬物莫足以傾

之之謂固惟性為能與於此故曰固蒂

黃茂材曰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於是乎在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道見於易之復卦

###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傷敗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頽濱蘇轍曰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寬猛相濟生熟得中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治大國烹小鮮同於一道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西昇經曰所謂為道自

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人

不作壘則秋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杜光庭曰夫民

為邦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交悅二德交歸頽濱蘇轍曰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

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為耳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陸佃曰神無乎不在其在人則聖而不可知者也其在鬼則靈而不可知者也故鬼之所以不神者非無神也其神不傷而已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葉夢得曰詩頌文王之聖至於思齊曰神罔時怨繼之曰神罔時恫豈不以鬼無所

怨於人則亦無憫於人降之嘉生而禍災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晦菴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錄了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人能養其神不使其鬼勝故曰其鬼不神有千趨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聖人之不輕用其神亦如其劍雖曰神不傷人是亦聖人能養其神使不傷人爾故曰兩不相傷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也

頤濱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國下流者如衆人之所惡也非君子惡居之下流也

道其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以謙為德海以容為量自高者不受於物能下者為物所歸

清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

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自來歸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

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

陳水司馬光曰交猶歸聚也

頤濱蘇轍曰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

也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臨川王安石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

道其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牝者母也物莫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靜牡剛而動常為牝

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爭虛而處下物皆歸之

達真子曰牝者靜也牡者動也以靜為衆動之所歸以牝為衆牡之所往理固無化

以靜為下故也為國者體此以靜制動以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已之勢也

大國屈已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

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忘勢難在乎力行故

日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

陳象古曰交謂交結而附於己者也

葉夢得曰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

生火在人爲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煉陽陰極則陽生無爲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機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焉以靜而爲之下靜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之道也

黃茂材曰夫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其終也不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靜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吳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國得小國則

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所欲大者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陳象古曰大國恃強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爲下明所難也

黃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爲有欲也大者道也故宜爲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宋 鶴林 彭 莊 纂 集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也者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與爲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內者  
顏瀛蘇輟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室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

清源子劉驥曰西昇經云道深甚與虛無之淵言道爲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莫神於天道實覆之莫富於地道實載之天地之大尚不離於覆載之內況其他乎  
黃茂材曰物生於三三生於二二生於一一生於道則道也者豈不爲萬物之與乎  
程大昌曰道之播而出也爲有有之又出也爲形形具而物有其質及其在人則德仁義禮皆是物也故物者道之邊際而道者萬物之極與也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碧虛子陳景元曰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固守妙本以為長久之寶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忤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反復元吉咸仰道之所保庇也

涑水司馬先曰守而用之依於有道以自安

穎濱蘇轍曰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臨川王安石曰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道不善而求之則足以免於罪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小人雖不善略知道亦能自保其身

黃茂材曰道無善無不善善人得之為寶不善人得之可資以安

程大昌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反也善人寶之則不善人且將背而遠之矣而此之所謂寶彼亦保之其理何也孔子曰誰能出不

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狼貨之賈可以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穎濱蘇轍曰蓋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清源子劉驥曰美言可以市言市之所同知也尊行可以加於人言人之所能行也所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黃茂材曰經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美言尊行天下所謂善也未足以語道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穎濱蘇轍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壁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臨川王安石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日以駟馬壁王過求賢俊不如端居進道則不召自來矣葉夢得曰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壁世必以是為寶非吾所謂寶也

清源子劉驥曰立天子以化之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壁之寶以先駟馬之車然出而治人也不如坐進此道

黃茂材曰魏文侯問田子方之言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然則貴為天子輔以三公加之拱壁駟馬之榮不如坐進此道亦可知矣

程大昌曰坐之為言安其所而不佗猶坐忘之坐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慶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拓此有罪所以免歟故道之善救者如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耶者嘆美之詞也

穎濱蘇轍曰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污也

王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實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葉夢得曰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間焉雖向之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得道者出乎天地陰陽慶數之外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焉有人災

程大昌曰若其昔嘗暴棄溺於不善矣今而回心向道則亦受而誨之未嘗追咎既

往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注曰聖人應物之有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小而不小則怨恩

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則衆妙可觀矣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

神不虧矣口不嗜則恬淡恬淡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

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

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報怨猶報德也

王雱曰大小多少者畏事之小如大謹事

之少如多莊子曰不怨於人報怨以德者

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得也事則

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色相一不可廢若

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一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報怨而以

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世間之物與事

不過大小多少道一以貫之報怨以德仇

讎怨絕報怨以怨相報無盡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與天地同

其德與混元同其功不為而為而不作而作

自然而然也故為出於無為事出於無事

味出於無味其道雖大而不本甚小故言大

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故言多少大小者

舍太虛於方寸多少者總萬有于真一大

小多少則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為一何

怨之有此言報怨以德足見聖人仁民愛物之廣大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所以能體道之大也

黃茂材曰道無為也而有無為之為道無

事也而有無事之事道無味也而有無味之味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何形之小大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何數之多少雖有忮心之人不怨飄瓦又何怨何德其能齊小大多少乎怨德如此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叢君平曰是以大難之將主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尉去之入於骨髓微鍼取之在於臟腑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穎濱蘇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陸佃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既謹矣又當守之以謙故曰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陳象古曰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不離乎方寸之中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終不為大然方寸之中真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能成其大輕諾者其後必寡信多易者其後必多難聖人之於道勤而行之猶以為難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

泮之則不至於堅水微者散之則不著此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穎濱蘇轍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為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陸佃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此言造理而悟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此言造形而悟也

清源子劉驥曰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故其安易持思生不意禍生所忽審其未兆而謀之乘其微脆泮而散之則易矣及其禍患已成而後謀之是猶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施其智巧聖人用智於未奔沈故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去其害道者而已

黃茂材曰當其安而持之不待於已危故

易持當其未兆而謀之不待於已形故易謀當其脆而泮之不待於已堅故易泮當其微而散之不待於已著故易散爲於未有之前何爲不成治於未亂之際何治不濟而不謂之易爲易治者其易可知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觀指而知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三者喻不見幾夫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稍侵於陽嶺青青自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又如築臺乎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圯之及其九層也譬百仞之高出乎中天擬丘陵之大廣乎數畝惡可毀哉又如遠行乎始登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彌峻嶺嶮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

清源子劉驥曰神聖之道積習而成雖可以頓悟不可以頓進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由小至大猶合抱之於毫末從卑至高猶九層之於累土自近及遠猶千里之於足下

黃茂材曰合抱之木天下以爲大也大生於小故知合抱即毫末也九層之臺天下以爲高也高起於下故知九層即累土也千里之行天下以爲遠也遠始自近故知千里即足下也然則物之小者下者近者其可忽諸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爲營爲也執執著也敗起於有爲不爲則何敗之有失因於有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是以聖人票高明之性措意不在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

卒先勤而後惰常以功業近成而不能戒謹乃復亡敗也若能謹末如初始終如一則所爲無不成矣豈有敗事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顏頊蘇轍曰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而厚耔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却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競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

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又曰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末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陳象古曰極力有爲爲極必敗極力以執執極必失葉夢得曰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有爲故

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得失以吾有執故  
得者必失此民之所以從事而不得不謹  
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  
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碧虛子陳景元曰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  
也世俗以不欲爲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聖  
人之清靜節儉世俗之貪濁奢侈是以世

俗之所不欲者過聖人之所欲也故視金  
玉如遺土也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而失

其分內之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其分

內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  
學爲真學故曰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顏瀆蘇轍曰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  
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

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  
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

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劉棻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

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

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  
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達真子曰欲之所先莫甚於難得之貨學  
之所失莫甚於衆人之所過動不知靜爲

不知止皆所謂過也聖人欲期於不欲所  
以不貴難得之貨學期於不學所以復衆

人之所過若是則不有其爲執之蔽也故  
曰以輔萬物之自然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  
不欲不以物易性故不貴難得之貨非無

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心故以復  
衆人之所過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而已不

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  
治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黃茂材曰道無欲也欲不欲所以求在我  
也外物又何足貴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

理愚者不及智者過之與其過也寧不及  
故剝心去智學所不學輔物自然而已何

敢爲哉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代而  
下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嗔嗔之意屈折

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將以明民也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涑水司馬光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顏濱蘇轍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

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  
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

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  
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民

雖有過亦小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智則生奸愚則  
反朴

達真子曰用其先復歸其明古之善爲道  
者欲使民復歸其明是謂非以明民也欲

使欲明若愚是謂將以愚之也  
葉夢得曰自道而降民日趨於偽不患其

不明而患其明之過故聖人逆爲之防而  
欲以道愚之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

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夫弓弩

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

罟弔筭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諂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姦生

涑水司馬光曰上下相欺

穎濱蘇轍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

而上下交相賊矣

陳象古曰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樸樗斗折衡而

民不爭

涑水司馬光曰王道正直

達其子曰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人也

開人者賊生不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

天也開天者德生

清源子劉驥曰不以智治國則忘情去欲

返本復朴故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

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可為後世楷模

陳象古曰楷式不可渝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

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

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

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君常知福可任之賊

可去之致弊首於富貴是有深冥之德又

觀其跡與物違矣究其理則與民同歸

涑水司馬光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

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穎濱蘇轍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

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

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達真子曰然則此者能與物反歸於道也

凡以道則大順非道則大逆

黃茂材曰物皆強吾獨弱物皆動吾獨靜

物皆華吾獨朴物皆死吾獨生非為與物

反乎能反於物者可以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御注曰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

之如水之就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

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

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江海之善下所以

懷微妙抱質朴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

歸之以至天地之精萬物之靈莫不歸之

經所謂執大象天下往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此章所以重發明大國者下流章之義以江海喻之又見其道之大而能下者也孰得而爭之

程大昌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有其善而能下人則天下歸之如

百谷之歸江海矣

十六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碧虛子陳景元曰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而為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先上者

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蓋下

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王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為此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故常為天下貴

陳象古曰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非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後之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六

長三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其太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肖似也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

象似猶如不賢我道虛無廣大不為下士所信故似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已久矣若為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為大耶細小也夫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為貴久矣竊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言異於衆人穎濱蘇轍曰夫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

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臨川王安石曰夫道之大則不可以名故似不肖小則可以名故若肖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達真子曰凡以此肖彼則有形有體也有形有體則必有形體之所勝而不能為無敵之大也唯道無形無體凡所以言大者莫能勝若肖則為更大之所勝終不免細之名也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黃茂材曰天下惟道為大又孰有肖似若

有肖似則道亦是一物也何足以為道

程大昌曰特不與俗肖而與道肖也為其不與世俗肖足以見其大

我有三寶實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以慈為行勇於濟物語曰仁者必有勇謂勇於救難水火可蹈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

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此所謂道大似不肖也

頴濱蘇轍曰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間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謂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臨川王安石曰慈則能柔柔則能勝天下之至堅故能勇儉則知足知足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則物莫為之先故能

成其器長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清源子劉驥曰夫道之至大然有三寶可以質而持之慈以愛物應世之寶也儉以自愛修身之寶也不敢為天下先則挫銳解紛體道之寶也慈則果敢於濟難故勇儉則寡欲而易足故廣不敢為天下先則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能成器長若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則剛強之徒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故偏數美也且慈兵入於敵之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立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而厚

歸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過美食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於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守固哉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於士卒人民也此皆道大似不肖者也

顏淵蘇轍曰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聞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達真子曰慈則衆無不歸故以戰則勝無不共力故以守則固凡天將拯救其人者必使有慈以衛之也

葉夢得曰雖然我自處已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爲先而終復明之以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清源子劉驥曰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所以再言之慈以愛人愛人者人常愛之爲之效死可以無敵於天下故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黃茂材曰慈愛之人無害物之心物亦無害之者豈特戰則勝守則固哉物無害之則可以長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程大昌曰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我能慈人且爲我勇故遇戰則勝過守則固設有不及天且以其慈而加佑助焉去邠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顏淵蘇轍曰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

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勇而不武威而不怒不爭者勝負先動者必敗謙下則人與爲用忿慢者人不爲力

程大昌曰老氏論兵常惡爭勝於兩陣之交而貴夫圖全於未戰之前正其重用人命焉耳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涑水司馬光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黃茂材曰老子言兵皆有爲而發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然非深知兵者安能言之熟論此篇之義正使太公穰苴孫武之儔亦不過此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御注曰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不嗜殺人故

難進而易退

碧虛子陳景元曰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爲本夫兵者必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且聖人之兵常爲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爲客也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行止敵不行殺心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而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戢藏雖有持執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涑水司馬光曰主謂以強兵爲已任客謂人加於已已不得已而應之

穎濱蘇轍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

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達真子曰不能不有其已不能不專其性莫甚於用兵也故用兵有言可以托其至道之心矣設若雖用兵之時猶不敢爲主而爲客則是不自有其已不自專其性心不事於殺伐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心不勇於勝敵者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聖人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碧虛子陳景元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皆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

懽心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懽心志士不忘於修身即神悅而天樂然後可以全吾寶幾亡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也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臣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

穎濱蘇轍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輕敵必敗之因也失計則死得計則生其所係之大者莫若於生與邦家之重非寶者何以兵相抗愛士則哀其臨敵以身視士卒不以鬪戰殺人貪功爲樂必勝也

黃茂材曰自周之衰大道不明人偽長而天真失天下之人溺於聲色嗜慾以喪其生者十常八九故曰輕敵者幾喪吾寶老

子所以再三言之不已深哀其禍慘於兵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

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

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

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碧虛子陳景元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

又曰少則得又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不

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

之教豈是無為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煩

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莫能知行者下

士也

穎濱蘇轍曰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

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

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

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

行之乎

王雱曰凡天地之難事皆起於捨本逐末

與妄為構故内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者不能勝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至簡至易無出

於道平易道通何可難行以其至簡非思

慮擬議之能喻故莫能知以其至近非步

驟遽速之能至故莫能行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

其見善不明用心不剛敗道於有為喪生

於多方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

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

下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宗本也君主也百家之

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

以不言為宗本萬緒之事雖異趣而同會

于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

以不言無事為教豈不易知易行耶

穎濱蘇轍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跡

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

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劉槩曰天下莫能知吾之易而知其難者

蓋有宗莫之知也天下莫能行吾之易而

行其難者蓋有君莫之知也

達真子曰天下適於詳而不能反約離其

本而不能歸要故曰莫能知莫能行言有

宗為言有宗主所謂約也事有君為事有

君領所謂要也

陳象古曰宗君強名也在知其要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百家之言不勝窮也當捨

其言以求其意得意則言可忘忘言者事

之宗也萬緒之事不勝應也當棄其事以

求其理窮理則事無事無事者事之君也

言得其宗事得其君則知一氣之動作為

變化之樞機煉形中之神修神中之真內

澄一景萬氣流行恍恍惚惚其中化物窈

窈冥冥其中有精

程大昌曰宗者族之總也君者臣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智不離簡情雖曰有知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我知猶不知我也不

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

涑水司馬光曰有知則知道矣

穎濱蘇轍曰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黃茂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無知故不吾知耶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世之行見非子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驚于民故有以少爲貴者

涑水司馬光曰道大故知之者鮮

穎濱蘇轍曰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臨川王安石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則大笑之惟其大笑故知我者稀惟其若存故知我者貴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知我者稀則我之道不與世相往來我乃貴矣若人皆知我則我不足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銜靈

穎濱蘇轍曰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清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外與人同懷玉則抱道蘊奇中與人異

程大昌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所共也玉者難得之貨富者所獨也知我者稀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以自異也還以聖不可知之妙而藏諸日用共由之間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謂二

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之稟氣純粹而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而萬事自悟雖能通

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故曰知不知上夫中下之士受氣昏濁而屬性剛強

內多機智而凡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爲知之是德之病也故曰不知知病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

涑水司馬光曰知之如不知則迷怨不知而強知則招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知謙而曰不知是實勝於名故爲上不知而曰知是名過於實故爲病

清源子劉驥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所以至人無爲大聖不作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通於一而萬事畢其知出於不知故知不知尚矣衆人務多知而樂適物於不知

而知之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故不知知病矣

黃茂材曰夫深知道者與道爲一尚何有知哉此爲知之之至若夫世人未嘗知道乃自以爲知知之之病又甚於不知者焉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太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凍水司馬光曰病人能自知其病斯不甚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能知病為病則終不為病聖人緣何不病聖人知病為病終日循省是以不病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所以不病以病其病而去其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揜易曰何校滅耳十四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威謂死兆也君子有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身以憂畏為本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愛畏遂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

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為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

頴濱蘇轍曰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

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無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

則大威燁然見於前矣

劉稹曰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清源子劉驥曰世俗之人不知天命不畏天威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知憂畏然積之足以滅身以至大威至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威謂死兆也

黃茂材曰夫民冒險而行死亡有所不顧

何威之畏不畏威則大威及之孰為大威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是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

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

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適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格亡之矣格之反復則夜氣

不足以存彼係合太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本作狎狎習也所居謂所居之處也厭惡也所生謂道也言畏慎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隣無習惡友清靜

自守使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所謂畏慎之深也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則可以永保元吉也若縱其欲惡厭追慢德則禍不旋踵矣

頴濱蘇轍曰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已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規聞不出聽雖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圍於物也故教之



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  
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  
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劉學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  
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命

也

清源子劉驥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所以畏威也居者性之宅也擴而充之無  
狹其所居則居天下之廣居與萬物同其  
情與虛無同其體生者氣之聚也實而持

之無厭其所生則合太虛之至精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曲士不可語於道  
或狹其所居或厭其所生也小智自私惑  
於存想狹其所居者也棄有著空蔽於斷  
滅厭其所生者也夫道不棄人人自棄道

人若不厭道道亦不厭人故夫惟不厭是  
以不厭

黃茂材曰無厭其所生欲其好生也夫能  
好生則能長保其生何厭之有

程大昌曰不厭之一語方且重複言之者

其一在上其一在下也夫惟不厭者君上  
不厭也是以不厭者民多賴也故曰夫惟  
不厭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  
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

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  
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  
抑可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夫去彼自見自貴之  
情縱而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其尊道  
奉天之理而天道亦不厭惡於人是故威  
罰外潛而生道內足也

頴濱蘇轍曰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  
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  
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  
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自知消息損益  
惟道是從不自見功能求顯於世保身自

愛內自脩錄不自貴其身而耀俗彼謂外  
物此謂自真

達真子曰所居不能無狹所生不能無厭  
者蓋由乎自見其自知之性自貴其自愛  
之心也唯雖自知也不自見雖自愛也不

自貴則所居不狹而廣所生不厭而善故  
聖人去彼自知自愛之情取此不自見不  
自貴之心也

黃茂材曰知者在心見者在目故知可自  
而見不可自愛者在我貴者在人故愛可  
自而貴不可自去彼去其自見自貴者也  
取此取其自知自愛者也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六

六二

六八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七

長三

宋鶴林彭和纂集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列

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碧虛子陳景元曰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

威不懼必果無迴眄其凶頑便施誅戮雖

有諫諍未嘗顧眄故曰勇於敢則殺懷道

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

有為不忍殺傷衆雖睚眦終懷慈仁故曰

勇於不敢則活

葉夢得曰勇於敢則好殺勇於不敢則好

活均於必行而不可屈故同謂之勇

程大昌曰勇於敢則殺即所謂強梁者不

得其死蓋推其理有取死之道焉故也勇

於不敢則活即虎兕無所投其爪甲兵無

所措其刃者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

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

易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

活也故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

以慈為實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

毒也凡含生之類皆惡其死也勇於果敢

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

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

今乃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

耶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戮

之為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伐之此

雖有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

凍亦司馬光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

之

穎濱蘇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

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

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倖倖其或然而忽其

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

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

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

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

之也

王雱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

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

視以為法

陸佃曰觀之以蠱理則剛強勝柔弱觀之

以真理則柔弱勝剛強故剛強天之所惡

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兩者敢與不

敢然而保生者以不敢為利謂其可活而

亦有端居偶逢其禍者慕名者勇於敢捍

敵而多害或有輕生而終不懼害者

達真子曰勇於敢則勇於有為也勇於不

敢則勇於無為也無為則任於自然有為

則因其或使有為之為害莫不甚於殺無

為之為利莫不甚於活是以此兩者或利

或害也天之道任其自然則或使者為天

之所惡也且天道遠而難測雖聖人猶難

之況非聖人者乎

陳象古曰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

也皆失其冲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也

葉夢得曰可殺而殺則利非所當殺而殺則害可活而活則利非所當活而活則害蓋可殺者必天之所惡天道難誑人不可以知其故聖人猶難之

清源子劉驥曰勇於敢或以得生勇於不敢或以得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然要其終而盡其變然後知天網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逆是謂不爭消息盈虛物與之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陳象古曰天法道故如是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尊之豈與人較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

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非由其勇敢也

涑水司馬光曰任物自然物莫能違  
穎濱蘇轍曰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

王雱曰天為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為敵乎  
清源子劉驥曰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涑水司馬光曰隨其順逆應以吉凶  
穎濱蘇轍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不言而萬物莫不受其命不召而自來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肯陰而向陽春生而秋實暑往而寒來

涑水司馬光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穎濱蘇轍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數思夫又誰召之哉

臨川王安石曰陰陽代謝四時往來盈虛與時偕行故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臨川王安石曰以其常易故坦然以其知險故善謀

穎濱蘇轍曰坦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

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注曰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碧虛子陳景元曰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疎

幽明難逃是謂不失

穎濱蘇轍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

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達真子曰皆其自然之所致惟勇於不敢者能同也蓋能同於天則能同於道矣

黃茂材曰四者天之道也人能順天則存不能順天則亡無謂其道闊遠可得而欺也

程大昌曰天之覆物也廣矣苟於細小之地而致察焉則效近而力狹所謂三年生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少矣正其理也夫惟總大畧小則夫不能致察於初大類乎疎矣然要其終驗其大則夫一定而不喪者常可必也故曰一雀過井必得之則以一人而候一物者耳以天下為之籠而雀無所逃此明於用大者之論也世之疑天者始如夏葉有一黃落而執之以為不純乎陽冬枝而有一華實而指之以為不純於陰豈其可與論大者哉周之與也商之賢者不間在亡皆得伸氣而伯夷叔齊餓死

于首陽之下至于漢之武帝慕古好儒而司馬遷獨受刑辟故遷發憤於夷齊以舒其怨而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者非善人耶此以一葉焦枯而議夏以一枝華實而疑冬者也遷蓋好黃老而不得夫恢恢之大旨者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有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而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連德下衰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始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縶縶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而恐懼於良民哉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其天死

而修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其刑死而矯法也人之自然也則舍哺而嬉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浪汙雖百年之租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夫民畏死則偷安其生偷安其生者未有不先與奇變姦詐之心而矯其法也姦詐生而禍亂作則吾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之欲其姦詐絕蹤而誰敢犯之者

顏瀆蘇轍曰政煩刑重民無所措其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達真子曰民之所畏者莫甚於死然所動者以愛慈所適者以情累所以動之死地是謂常不畏死也以道言之則常不畏死奈何以死焉懼乎言雖懼亦無如之何也陳象古曰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

黃茂材曰此有司之事非老子可得而代

其任獨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  
其他奇行之民固亦不少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  
爲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  
匠者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迂道而  
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周收兼于  
無言無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  
顏頤蘇轍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  
異亂廢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  
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  
也非天之所殺而吾殺之是代司殺者殺  
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  
其身矣

清源子劉驥曰然司殺者造化也萬物之  
自生自殺有造物者主之不假人手若以  
人爲代造化生殺是猶代大匠斲也代斲  
且不免傷况代殺乎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僞滋起  
民失其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有爲則政煩無爲則簡

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又上有擊鮮玉食  
之厭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美

涑水司馬光曰擾之故難治

顏頤蘇轍曰上有爲導導民民亦以有爲  
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黃茂材曰賦歛重而民力困故饑法令煩  
而民心詐故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故僻邪侈  
無不爲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政令煩苛賦歛重大  
而民亡本業矣亡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  
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  
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故曰  
是以輕死

涑水司馬光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  
以利喪其生

顏頤蘇轍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  
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王雱曰生者不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

厚則求欲無已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多欲則厚於用

度則不足不足則生貪心嗜好驅之飢寒  
迫之故輕生圖利也

陳象古曰迷於愛慾忘其患苦衆人之情  
也

黃茂材曰風俗驕奢而民決性命之情以  
爭故輕死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貪生趨利者如羊之

就屠以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卑

賤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之險巇

亦陸沈而安穩是以有異乎貴生者也自  
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  
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

涑水司馬光曰外其身而身存

穎濱蘇轍曰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王雱曰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也

陳象古曰無以生為道之妙也

葉夢得曰由是言之惠民之難治而有為

以治之豈若無為而使之自治恐民之飢

而多稅以食之豈若無稅而使之自食也

黃茂材曰夫言豈一端而足哉老子之道

本以貴生今云無以生為者以民矜生大

厚鄭有公孫朝公孫穆二人者極其酒色

之欲問之則曰生難過將以盡吾一生之

懽此言所以祛其惑耶

程大昌曰單食瓢飲亦可以飽而必以食

前方丈為事則失於太厚也充方丈之食

而推其所自來則宜其易辦也哉攫金忘

人犯龍而探珠折一臂而期得國亦將甘

心為之雖水火兵刃悉皆無避則或因生

生以致喪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

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

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

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

習虛子陳景元曰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

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也

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而真一之精竭形

虧神亡故其百骸堅強也無情者以氣聚

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開元

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為

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也為柔弱之行

者是出生之類爾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

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

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

物之樂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

氣之所托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

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潤滑生之區宅

也

穎濱蘇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

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

弱處上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

而共之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子之道

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為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

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

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

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

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裔以

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

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

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

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

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強則不勝

之明驗也

臨川王安石曰共者不順之辭故曰木強則共

王季曰伐而共之

達真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強也是以兵強則不勝者此也木之強則必人共伐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強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顏淵錄轍曰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剛強

黃茂材曰列子載老聃之言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列子之書大抵祖述老子之意且其世相去不遠木強則折其文為順今作共又讀如拱其說不通當以列子之書為正

葉夢得曰此有道以佐人主者所以不欲以兵強天下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首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開元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哀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之為損益損上

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之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開元引證深得之矣

顏淵錄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弛是亦欽之於已而施之於物者也故天道亦如之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人反是求於外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已之有餘清源子劉驥曰天道出於自然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出於使然故損不足以奉有餘

黃茂材曰天之道無高無下無有餘不足譬之張弓然適其平而已人則異於天以眇然之軀精神能有幾何晝夜用之役於外物無時少休豈非損不足奉有餘乎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御注曰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奉者明聖君括人居物之上心不忘下如卑者之奉尊而不以高貴加人也夫聖人者圓通爲智因物爲心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豈以已所施爲矜恃其美哉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爲羣材之帥也

顏瀆蘇轍曰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有餘自奉也

葉夢得曰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則亦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不欲

見而況其聖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道之在天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皆往資焉而不匱有餘者損之不足者奉之循天之理與天同德使天下自然不失其正也無自伐之心故爲而不恃無自滿之志故功成不居不恃其爲不居其功故不欲見賢

黃茂材曰有道之士以太虛爲室以無何有爲鄉以日月山川爲其燕娛乘雲氣驅役陰陽飲流瀼而食至和皆天地間物之有餘者取之不窮用之無盡將以養其精神無使不足而已非夫聖人孰能爲之然亦何嘗恃其爲之之跡居成功而見其賢耶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八

長四

宋鶴林彭集集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焉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物能小而不能大能方而不能圓水則不然因地而爲小大隨器而爲方圓不失其常故曰無以易王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其所以終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強矣而持以攻物有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柔之力甚大日以摩軋馳騁堅而強者皆不能勝之矣陳象古曰水之爲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強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故不可改



易

清源子劉驥曰水且尚爾況於道乎道之為物惟恍惟惚至柔至弱也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章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與此所言大抵略同舍垢納汙水之德也雖爲天下王莫能違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

古柔齒剛古存齒亡此天下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而迺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者此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非不知而不

能行者何也以其好強恥弱也

陳象古曰水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

莫能行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

也或老氏之謙也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爲主矣又人君能謙虛用柔稱孤寡不殺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陳水司馬光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社稷之主如天

地之大江海之寬容垢包濁無所不可祥

者善也自是則人皆非之不自善者人皆

美之故王天下

葉夢得曰不祥重於垢故所受彌多所得

彌大

程大昌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小人怨汝

詈汝則曰朕之愆允若時是受垢也人之

所惡惟孤寡不殺而侯王以爲稱是受不

祥也二者皆莊子之所謂謙下濡弱也

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能行柔弱則爲王爲

主尚剛強則招禍招咎聖人受垢受惡則

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樂榮則終致災凶正

言俗意如此乖反明矣

穎濱蘇轍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

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王雱曰此可爲智者道爾正言若反反於

小智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皆反於俗見故

曰若反

陳象古曰似反於正矣受垢爲社稷主受

不祥爲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

觀之則至正矣

葉夢得曰此正言而人謂之反以共言觀

之也

黃茂材曰合於道者反於俗

程大昌曰若反而實不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鏃千雖有愆心不怨  
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  
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碧虛子陳景元曰怨惡也惡也相望也大

怨者輕生徇死之謂也夫國君不能無為

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姦詐並

興怨惡相望心氣不平遂使輕生徇死之

徒攘臂於道術矣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

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惡惡

怨望也然以事和之則讎濟其怨故知有

怨而和之者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

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

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若乃大小多少而

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夫聖賢

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

怨望益多也如是則安可以為善

穎濱蘇轍曰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

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

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清源子劉驥曰為治者不能無事無為至  
於有大怨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安可以為  
善

黃茂材曰夫人不怨虛舟不怨飄瓦以其

無心而已若以為怨而和之是有心也安

能無怨不足以為善

程大昌曰怨之大者莫大於兩國干戈之

讎矣聘會以平之詛盟以要之皆求有以

和之者也然會稽之棲屨然臣妾也而嘗

膽抱冰藏毒伺釁多歷年所迺始發見則

陽浮道以示相平者豈其可信也況夫攻

奪人之城邑殺戮人之父兄借使敵國之

君遷延未肯輕動而其人民子弟含痛茹

恥必且隨事從史以期報復者人情之常

也故曰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碧虛子陳景元曰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

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又陸希聲

曰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

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惡不作

穎濱蘇轍曰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  
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  
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  
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之使之除妄以復  
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

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

有大怨懟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失而

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

亦勞而無功矣

王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

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

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

者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

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

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

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

牛馬者操右契蓋獻者并泰以進是知左

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

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契合也

左契者天道也天道無私民之善惡自與吉凶相契聖人非故責人而或子之或奪之但司之而已吉凶禍福皆民自為之也故不私其恩而終無歸其怨

達真子曰左者心之所處契者言其合也聖人執心以合道而不責於人

清源子劉驥曰古者結繩以為治破木以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黃茂材曰道無求於世待其自至同焉者合而已譬如契有左右執其左契以待其來合者何責於人故有德司之程大昌曰獻粟者執右契漢之割竹為符也右留京師左以授守臣謂之左符其意度制作皆與此應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有德者中古之君也

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則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者謂遠古之君也德大無名物皆自然而穴處巢居各安其分故其君無思慮朝徹而見獨不為不恃道冥而德淵更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矣故稱無德焉

臨川王安石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以為無德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司契以天道契

於藏否司徹欲以聰明盡其民情而只情安能盡之故與則為恩不予則為怨

清源子劉驥曰有德司契亦猶是也育德之人真性內明通元究徹若合符契而不求之於人故謂之司契無德之人真性未

明博學多識以務通徹而不求之於己

黃茂材曰徹者通也莊子曰樂通物者非聖人也

林東曰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故有德之人司契如

右契之合左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徹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天道無所私唯善人

是與是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

顏瀆蘇轍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非親而與之而善人自與福契此天道也

清源子劉驥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

黃茂材曰天無私親善則與之為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待其自至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家民爲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返乎太古矣

穎濱蘇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家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小國民少而事務亦簡若數口之家衣食粗足無所用心又以小爲大則張大而勞以大爲小則簡靜而佚

葉夢得曰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衆視之也夫孰知有以大爲小以多爲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以大治之民衆而以衆爲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家民而已晉天之下不爲不廣率土之濱不爲不多而吾未

嘗知其廣且多也

清源子劉驥曰本在上末在下要在主詳在臣天下雖大其本甚小故言小國百姓雖多其要甚寡故言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穎濱蘇轍曰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涑水司馬光曰愛生安土

王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貧薄士多而利欲勝乎好

生末感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千金之下必有勇夫故民重利而輕死邦小民寡家給事希故樂土而不遷

陳象古曰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與無所乘

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臨川王安石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水行則用舟陸行則用輿今既樂其土不遷弗遠徙而就

利民不相往來故無用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陳象古曰寡欲易足民共不爭故舟與可

問甲兵可偃

清源子劉驥曰淡然自守不相往來故雖有舟與無所乘之恬然自足不相紛爭故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程大昌曰難於就死則必樂生故無盜無盜則甲兵爲虛設安土而無外慕無外慕

則不他徙故舟與爲長物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

頴濱蘇轍曰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清源子劉驥曰彼民各有常性耕而食織

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行填填其視

顛顛可以同於上古至德之世故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

業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使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

程大昌曰莊子備舉此語而致諸伏羲神

農以上且推論後世之失曰今遂使民延

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蘇糧而趣之足跡

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是上

好智之過也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故

夫結繩之可復也其必自民無外慕者始

也則愚其智使人於無欲者又絕其外慕

之本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

生故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

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藿之糲而

飽滿淡味為甘葛衣鹿裘之粗而溫涼無

文為美茅茨蓬華之陋而風雨不侵為安

南炎北沍之苦而水土任適為樂

涑水司馬先曰雖踈惡隘陋自以為甘美

安樂

頴濱蘇轍曰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

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陳象古曰易自足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

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

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

此之謂至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鄰國相望猶今郡縣之

相接也雞犬之音相聞謂民豐而境近也

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也不相往來

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也此可

以同赫胥尊虛之風矣

頴濱蘇轍曰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

皆足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德之被於民及其極也

則能使民無知無欲惟知耕而食蠶而衣

而不知其所以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自耕自織不闕

衣食無與無求往來何益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人有連塹二十年而

不相謁請者蓋進此矣

黃茂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虛

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民結繩

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

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老子之意欲與天下之民同於上古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貌言華也

故不足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而虛也

顏瀆蘇轍曰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未必信

臨川王安石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

清源子劉驥曰信言合於道美言悅於人黃茂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言

足信於人何用美哉美則不信

程大昌曰信者誠然也用其誠然者言之無所緣飾故不美也所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也美言則涉迹而文如春臺太

牢者是矣食於母而談其真者不如此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陳水司馬光曰吉人寡辭謚言孔甘

顏瀆蘇轍曰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其行實善不假辯說心行不善自疑而巧說

黃茂材曰道無間無辯果於善何用辯哉辯則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

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博者謂博通於物務於事而攻異端不知所極所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陳水司馬光曰知者不博一以貫之博者不知多歧亡羊

顏瀆蘇轍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精粹已知而不須廣博不知要理徒謂多聞

葉夢得曰今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

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固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

黃茂材曰通乎一萬事畢苟知一矣何用博哉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

陳水司馬光曰聖人不積不私無物既以爲人已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已愈多損之而益

顏瀆蘇轍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

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王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所得鮮矣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

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充足萬物蓋惟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體虛善應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妙應物之求

以德分人未嘗費我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萬物皆往負焉而不匱無積故也

黃茂材曰道與天下共也非聖人已私物聖人運而無積既以為人而在己者不加亡故曰愈有既以與人而在己者不加少故曰愈多此道所以為善寶萬物而不遺者歟

程大昌曰此其故何也聖人者道之管也道者居於至無而萬有莫不由之以出故不待營致藏聚視之不足於見聽之不足於聞而用之無時或既莊子曰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巍乎其終則復始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御注曰體天而已何爭之有

顏濱蘇轍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

葉夢得曰抑嘗觀世之論老氏者矣自漢蓋公得其術教曹參以相齊而齊治實太后好之施于文景而天下大安茲非其利乎然以清虛而廢實務其流遂至於亡晉則不可謂無害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今所傳以老為老氏信斯言也孔子所不廢茲非其為乎然有病其地提仁義絕滅禮學以為有見於上而無見於下群起而非之則不可謂無爭此二言者老氏之前知也

黃茂材曰聖人與天其道一也在天謂之利而不害在聖人謂之為而不爭其實無二八十一章雖名道德經始終言道而已程大昌曰此二語皆主柔而言也凡其一書皆主柔以達所欲而其道原蓋出於天

也是以篇終對而言之  
顏濱蘇轍曰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畧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集注釋文序

其矣文字之流傳而說者之不一也魯語一書以何晏所傳校之蔡邕石經已不同矣況其他乎余於老氏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於其中合為一書以繼篇末惟老氏以清虛無為為本領其學與經生學士異固不在乎一句一讀之微然亦安有辭義之未通而理道之頓悟惟覽者互考焉鶴林彭耜謹書

道德真經集注釋文

宋鶴林彭耜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河上本

微也達也微妙也黃微作

天地皆知章第二

河上本

皆知善之為善

河上本

皆知善之為善達真清源上

已切蘇已並作矢傾陸去營切高夫李音

經並同去非來去之去

不尚賢章第三

河上本

使心不亂纂微心上之治蘇五注葉下

知者不敢為也敢字即無也字無不治矣

道沖章第四

河上本

沖陸直或不盈陸或作滿淵分陸河上

洞烏消切挫陸子銳陸沈紛陸渾陸直

不知誰之子纂微司馬陳象帝也帝者與

象言此發生之主又解云此見日

天地章第五

鄒陸切狗陸古索陸他各切李韜李音也

運吹之樂於廣成以壽屈陸河上作愈陸

羊朱反數陸如字理數也又勢

谷神章第六

河上本

谷陸古木切中央無者也河上作谷者善也

息乳陸妙思切魯云扶比切又扶

天長地久章第七

河上本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黃天地下有之

私邪陸河上直云以其無

上善若水章第八

河上本

而不爭纂微司馬魯處衆人所惡陸惡鳥

兩字舉微而作又處衆人所惡陸惡鳥

故無尤矣纂微司馬魯

持而盈之章第九

河上本

持而盈之司馬持不如其已

盈滿不如作知揣陸初切也丁銳陸作

上作銳河堂陸或驕纂微司馬魯

林東音釋一作胎咎陸九切功成陸又作

載營魄章第十

河上本

載營魄陸河上本





于並作於程作而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河上本

惟道惟廣惟切惟恍惟切惟惚惟切惟恍惟切惟惚惟切

今惚今切今中有物今切今惚今切今中有物今切今惚今切今中有物今切

今惚今切今中有物今切今惚今切今中有物今切今惚今切今中有物今切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河上本

枉則直枉切枉則直枉切枉則直枉切枉則直枉切枉則直枉切

見見切見見切見見切見見切見見切見見切

能與之爭能切能與之爭能切能與之爭能切能與之爭能切能與之爭能切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河上本

故飄風故切故飄風故切故飄風故切故飄風故切故飄風故切

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切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切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切

於字於切於字於切於字於切於字於切於字於切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河上本

跛者不立跛切跛者不立跛切跛者不立跛切跛者不立跛切

化其在道也化切化其在道也化切化其在道也化切化其在道也化切

行行切行行切行行切行行切行行切行行切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河上本

混混切混混切混混切混混切混混切混混切

寂寂切寂寂切寂寂切寂寂切寂寂切寂寂切

名名切名名切名名切名名切名名切名名切

一一切一一切一一切一一切一一切一一切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河上本

重重切重重切重重切重重切重重切重重切

觀觀切觀觀切觀觀切觀觀切觀觀切觀觀切

真真切真真切真真切真真切真真切真真切

善行章第二十七河上本

行行切行行切行行切行行切行行切行行切

謫謫切謫謫切謫謫切謫謫切謫謫切謫謫切

而不可解而切而不可解而切而不可解而切而不可解而切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河上本

知知切知知切知知切知知切知知切知知切

或或切或或切或或切或或切或或切或或切

得長得切得長得切得長得切得長得切得長得切

將欲章第二十九河上本

而為之者而切而為之者而切而為之者而切而為之者而切

吹吹切吹吹切吹吹切吹吹切吹吹切吹吹切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河上本

好還好切好還好切好還好切好還好切好還好切

勿強勿切勿強勿切勿強勿切勿強勿切勿強勿切

道早道切道早道切道早道切道早道切道早道切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河上本

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

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

不可得志於天下不可切不可得志於天下不可切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河上本

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

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

不可得志於天下不可切不可得志於天下不可切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河上本

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

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樂樂切

不可得志於天下不可切不可得志於天下不可切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河上本

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佳佳切

於無間李開去聲言遠體是以知無爲之有



悶悶李莫奇切悶悶無心寬裕之義同若  
之迷也纂微蘇五注曹連真陳不掩故不  
矣纂微司馬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  
劇作機纂微曹陳清源已作以字劇上作害傷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莫若嗇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知其極蘇曹陳以早復纂微蘇曹陳則莫知其極莫  
作蘇曹陳以早復纂微蘇曹陳則莫知其極莫

治大國章第六十

若烹小鮮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莅天下者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注達真葉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下流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下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以其靜之下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小國以下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古師切下同宜為下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萬物之奧也陸與於六切讀也河上烏無和  
可以市李向莫言者人慎導行可以加於人  
貴此道者何也纂微司馬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天下之難事天下之大事纂微司馬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  
是以聖人由難之纂微司馬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脆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故民之從事纂微司馬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  
矣纂微司馬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亦楷式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亦楷式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亦楷式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順葉無至字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善下之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能與之爭纂微司馬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

天下皆謂我章第六十七

似不肖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以不肖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以慈衛之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天下莫能知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天下莫能知陸畜生力切李音色纂微是以纂微

音技世人有悟之是以不吾知也  
蘇程作我無也字矢我者稀則我貴矣  
黃程作則我者貴被揭切上音蕭下戶葛  
黃程作則我者貴被揭切上音蕭下戶葛

不知章第七十一  
河上本作不知  
曹本作知不知

尚矣  
蘇程作無矣字建真只無矣字  
蘇程作無矣字建真只無矣字

聖人之不病  
李法性本空以  
李法性本空以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作愛已

則大威至矣  
蘇程作無矣字無挾其所居  
蘇程作無矣字無挾其所居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任為蘇五  
任為蘇五

此兩者  
蘇程作有知字無此字惡陸焉猶難陸難  
蘇程作有知字無此字惡陸焉猶難陸難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歲蘇本作民  
歲蘇本作民

若使民司馬  
奇字如吾豈執而殺之孰  
司馬執工有大字下有也字蘇微司馬蘇  
五注曹陳連真兼清源而並作夫無和字司

傷其手矣  
司馬作希不自傷其  
手矣五注無矣字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河上本  
作食損

饑  
蘇程作饑依切穀不熟也飢居失切饑也  
蘇程作饑依切穀不熟也飢居失切饑也

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蘇程作難治司馬蘇微司馬蘇微司馬

其生之厚也  
蘇程作厚也司馬蘇微司馬蘇微司馬

無以生為者  
蘇程作無以生為者  
蘇程作無以生為者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河上本作成漢  
蘇程作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  
蘇程作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蘇程作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清源無故字黃居作虛蘇微司  
馬蘇程作虛蘇微司馬蘇程作虛蘇微司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河上本  
作天通

其猶張弓乎  
蘇程作其猶張弓乎  
蘇程作其猶張弓乎

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蘇程作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河上本作信  
清源本作天

天下莫柔弱於水  
蘇程作天下莫柔弱於水  
蘇程作天下莫柔弱於水

以其無以易之也  
蘇程作以其無以易之也  
蘇程作以其無以易之也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蘇程作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蘇程作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聖人言  
蘇程作聖人言  
蘇程作聖人言

和大怨者  
蘇程作和大怨者  
蘇程作和大怨者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河上本作  
河上本作

使民有什伯之器司馬無此字而不用也司馬無此字

黃程此無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李德裕

馬達此無也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李德裕

古之政清此無也安其俗司馬無此字樂其業司馬無此字

陳黃此無也鄰國相望司馬無此字樂其業司馬無此字

與往來司馬無此字使民至司馬無此字不相司馬無此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河上本

無積司馬無此字不天之道河上本

道德真經集注釋文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長矣

宋鶴林彭和纂集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開道士蘇澄隱五代

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

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

思鍊炁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

行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

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略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

山與劉海蟾種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

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

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旦於

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除

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

受見高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深嘗著道德經藏

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

參以其師傳授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

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

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諸志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

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

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

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

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

郭象鍾會孫登羊祐鳩摩羅什盧景裕劉

仁會顧惟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

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賁宋文明

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

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湘

盈梁曠樹鍾山傳奕揚上善李允愿陳嗣

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

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問仁譚劉仲融

王肅戴說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

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

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

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

玄靜寶畧宋文明緒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元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傳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頤等奉元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為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畧云夫老氏之街道以為體名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為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

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所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唐太宗謂傳英曰佛道玄妙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胡中桀黠初正西域漸流中國皆是模寫老莊玄言文飾之可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誠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汝等勿學也見舊唐書本傳

唐憲宗顧宰相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仲長子光字不曜開皇末結庵河渚問守令謁者辭以瘠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云見王績仲子法中

東臯子王績字無功兄通隋末大儒也有田在河渚間仲長子光結廬北渚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常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見新唐書隱逸傳

盧鴻一字顯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秦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唐宗命其兄承緯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高不能已況

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

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

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

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元宗詔

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

體寫老子刊正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善篆隸者

三體寫老子題因刊正文句定著五

十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

士久之遊天台元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

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技

詞蔓說徒費紙割耳見舊唐書隱逸傳對曰

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辭徒

費紙割耳復問神化治鍊法對曰此野人

意與善言少異故特錄之

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本既各異說亦不

同蓋莫得而攷也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

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

馬遷皆有是言見揚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

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

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弼注道德經以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

老子所作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

意多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

作道德論一說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

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

論天人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文章

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

書本傳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補太學博士高祖釋

奠已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

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

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舉皆為之屈帝大

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敵可謂

賢矣見新唐書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

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

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

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

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

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

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

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

者尸居枉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

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

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

太宗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

一三五七

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  
蒿工樞師苟有敗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  
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笑呂蒙正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  
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

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  
則奸惡無所容謹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  
黃老之道見國朝事實

了齋陳忠肅公璫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  
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

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  
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國  
無爲之術臣伏讀神考聖訓曰漢之文景  
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臣因考  
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於老子而仁

祖之政多似漢文今撫其說十數篇錄于  
后

漢文即位之始先報平勃後封宋昌以有功  
於社稷爲先以有德於我身爲後此所謂  
後其身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漢文每朝郎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輩受其  
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  
善言之可用者稱善不可用者亦稱善此  
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  
善也

漢文初登虎圈長六番夫口對無窮拜爲上林令

釋之曰周勃張相如陛下稱爲長者此兩

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番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尚其弊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

遲至於敗亂今以番夫口辯而超遷之臣

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

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

曰善乃不拜番夫蓋知辯者不善而多言

之數窮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又曰多言數窮也

漢文詔曰朝有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

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餘之故賈誼

上書至於引朋謚爲言而文帝嘉納可謂

無忌諱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貧其以此

孝文爲尉它親家在真定者置守已歲時奉

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以寵之尉它於是

下令國中奉詔改號不敢爲帝此即強之

弱之與之奪之在我而已矣吳王詐病不

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更加賞賜以愧

其心蓋亦取諸此也老子曰將欲歛之必

張之將欲廢之必興之將欲奪之必與之

之將欲害之必固與之

袁盎却慎夫人坐文帝改怒爲喜厚賞袁盎

可謂自勝而不自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國

之所以強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又曰自勝者強

文帝納賈誼讎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

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乎此哉老子曰貴以養爲本

高以下爲基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

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

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

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

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弟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靜之術助無爲之化所謂大者可紀者其在茲乎

○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推知府王安禮爲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爲悅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待於老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鬲

上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聖君當大有爲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靜無爲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

○韓絳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許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許之路拒而不受聖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請於宗室中擇人攝

居儲貳臣曰唐中葉以來人主惡聞立嗣以爲不祥之語故天下之士於國家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馬光以疎遠之臣言此而不隱仁祖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諱老子曰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仁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馬光有之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樂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待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疎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

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  
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並見本集  
潁濱蘇文定公曰得姪適等所編先公手澤

其一日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  
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  
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  
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德見通  
又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

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  
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  
守其器而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  
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  
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  
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二聖人者皆不得  
已也合於此必略於彼矣又曰韓非  
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

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  
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  
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所  
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  
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  
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  
差或致千里見本集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  
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  
不該不偏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早  
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  
古人之大體也子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  
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  
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  
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  
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既  
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  
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  
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  
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  
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  
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  
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

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  
彭見羅先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  
氏與彭義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  
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

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  
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  
乃王見語

榮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  
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  
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  
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見呂氏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  
能窺測老子榮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  
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

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見呂氏師友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書云光昔者從介甫遊

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

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時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

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

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

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

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

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

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毀之死

馬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

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驚故而守常者紛

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溫公

自號迂叟嘗著書曰迂書內老釋一章云

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

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為自然又云學黃老

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

為不然作無為替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

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

復何為莫非自然並見溫公傳家集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

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

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

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

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

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

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

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

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

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

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義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

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

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

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

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安賤得之故不下

堂而單父之仁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

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

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

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白氏文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

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

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

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

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

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

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

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

實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

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西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並見本集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那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子見眉山集

張右史末老子義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社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

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又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送固始山人張堅序曰至柔教余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造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真氣應之茲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惟得者知之真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而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而為止觀司馬子微得之而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脩身之要而令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

變懷吞餌金石去道遠矣見本集王無咎補之嘗解老子道經四章今取其二篇其一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為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專惡夫多言何也老子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為尤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專惡夫多言也見本集維海泰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

達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達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隤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慧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

並見津海集

田諫議錫尺本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立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見成平集

范忠文公鎮曰老子著書二篇言先天至陰陽相與之際文簡而理備

見蜀公集

晁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為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

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

並見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親生死而無怖

見老智錄書

肝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

見退居類集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賁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九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爽能辨之爾

見本集

李昭紀曰鬼谷韓非之書推本道德時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子哉其言適中爾

見樂齋先

西臺畢仲游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為道之華而亂之首則其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見本集

眉山蘇轍頌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為耨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並見遺言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下

長七

宋鶴林彭耆纂集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元皇帝為

大聖祖聖祖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寶十四載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又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見新唐書卷之九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

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次年春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真源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冊寶已酉朝謁太清宮見九廟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清虛

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道遙無為養生濟物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

釋文三卷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閻莊子釋文三卷欲

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皇會要天禧三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兗州孫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瑞昔唐明皇得靈寶上清護國經寶篆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

自安史亂離兩都疊覆宜天下太平乎明皇僅得歸闕復為輔國劫遷卒以餒死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即系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願陛下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見九

方臘亂浙右聲播京師中書舍人程振謂太宰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順人心黼不悅時振兼太子舍人至東宮太子問馬振曰周公作鸛鳴之詩孔

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追天之末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曰為之於末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同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

聖人意也見九廟通略并東坡事略本傳



李忠定公綱政和六年時為比部員外郎因  
奏對乞解易劄子略曰共惟陛下天縱  
聖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  
象數萬機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  
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  
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為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  
莊之書相為終始臣愚伏望斷自宸衷為  
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又  
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詩云請說常無  
○東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遠沙  
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幅至  
言都在五千文世人不解宗慈儉只欲長  
生躡白雲並見集  
伊川先生程頤曰道家之說更沒可闢唯釋  
氏之說衍蔓達溺至深又曰莊生形容道  
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  
佳並見集  
胡文定公安國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  
好靜我有三寶之說亦皆至論也見語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  
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  
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  
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  
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  
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  
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龜  
道鄉鄭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  
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  
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屈服者其噓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  
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  
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  
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  
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  
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  
康節先生邵雍曰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意  
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  
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

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  
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  
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  
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  
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因為固有者  
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  
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無為而民  
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見本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  
孟子為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  
之聖人不以為過見邵氏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  
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  
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  
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  
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為古今論仁最有  
妙理見邵氏語錄亦載  
西塘鄭俠曰使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為不肖然則欲為道正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不以為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為不足為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

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肖則不足以為道也又曰老子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美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為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澁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大輝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靜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

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以上並見西華集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于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揚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不近人情而要

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裏見又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謂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故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齋下故言北山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

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又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又曰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

為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為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見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死地哉又曰衆人之見易遣聖賢之疵難除營欲成性取捨滑心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遣之也易以覺為礙以解為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為病願以法為病微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元覽蓋謂是也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為解縛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為覺礙又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狎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

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累屬之為哉又准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為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己愈有與人己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並見北山唯

○○拊桐鄧肅曰嘗考道教之所自來其源出於黃帝其道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真可駭者其為家三十有七其為書九百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絕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不能濟反禍其國真可痛哉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也則張良為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為最良

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靜恭儉無為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妄誕不經者得以行其志此治亂賢否所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夫末流滋蔓變怪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見拊桐條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實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道問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數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

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大小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數後之學者為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得也試以水為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均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潮海均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為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觀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

豈無所親耶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而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手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命問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為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

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為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身問又曰或問何若為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御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息問又曰

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靈氣無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氣問又曰孔子曰母意母我老氏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母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惡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索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立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錄楊文安公椿紹興間以從臺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臣聞求道於聰明智力之所及則心勞而道愈不明舍聰明智力而求諸日用之間則簡易至當道庶幾乎可見矣任聰明役智力是弊精神於寒淺者之所

爲以此應物殆有未能釋然忘情者存焉  
故欲慈焉則失於姑息欲儉焉則失於鄙  
吝不敢爲天下先則失於怯懦是心勞而  
道愈不明也審矣有道者則不然生知之  
妙渾然天成物之來于我者初無容心隨  
所遇而應之我無忤心故能慈我無欲心  
故能儉我無爭心故不敢爲天下先其所  
以日用者簡易至當果非由聰明智力之  
所能成就就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易之乾卦曰體仁足以長人坤卦曰坤至  
柔而動也剛則得乎仁者有勇之說故曰  
慈故能勇節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則得乎儉以足用之說故曰儉故能廣  
謙卦曰謙尊而卑而不可踰則得乎一  
謙而四益具之說故曰不可爲天下先故  
能成器長大易老氏之言若合符節帝不  
得不帝王不得不王至仁好生神武不殺  
非慈耶茅茨土階惡衣卑服非儉耶不矜  
不伐不競不祿非不敢爲天下先耶下至  
兩漢寬仁大度如高祖幾於慈以德化民

如文帝幾於儉以柔道理天下如光武幾  
於不敢爲天下先是則有天下者實其慈  
且勇實其儉且廣實其後且先雖二帝三  
王可以追蹤而並美區區兩漢之主不足  
進也又曰道家者流其來最遠蓋自黃帝  
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禦寇  
蒙莊之徒和其說逮秦漢間遂名曰黃老  
之學其道以虛無自然爲宗以清靜澹泊  
爲事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中古  
以來蓋嘗與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  
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  
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去病擊匈奴  
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即  
今佛像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傳教以  
爲西方之聖人造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  
是佛法始傳于時究厥所由其與道家  
之學本原不同而塗轍各異局不取道德  
經五千文考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  
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冰  
炭杳鑿之不相入後世學者猥曰佛老佛

老云者吁可怪哉並見  
室集  
光顧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  
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  
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  
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  
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  
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  
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  
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  
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  
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  
謂解嚴法度拱手無管可以坐治無何紀  
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  
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  
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  
采其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  
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  
言妙道皆在敍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  
藩盛德錄內一篇曰其舊得侍談凡及大  
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

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為形容  
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  
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新雖羸實  
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  
多而說道少是舊新以求生焰者也老莊  
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  
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  
宜若無籍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  
深助發道秘尤為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  
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  
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  
而能自起火焰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  
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  
謬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  
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  
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  
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為教祖而八十  
一章自清靜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  
何鑒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會等事  
耶恭蒙聖訓以某言為是且明誦白詩上

語全文蓋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  
也本義又曰世之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  
六經疑老氏而謂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為  
知老氏者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  
道之奧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  
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述而不暇究  
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  
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  
行也凡易老  
沈莊仲問晦菴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  
其微是如何文公曰微是邊微如邊界相  
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  
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又問道可  
道如何解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  
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文公曰玄  
只是深遠長而至於黑卒卒地便是衆妙所  
在  
張以道問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文  
公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  
一火守水魂戴魄動守靜也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陳仲亨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  
曰此便是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  
老子為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  
問禮之屬也  
黃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  
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  
却似莊子曰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  
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  
之學却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  
莊子說得較闊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  
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  
喜他如此說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教何  
故以王長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  
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  
然他又只得老子皮層凡事只是包容因  
循將去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實為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公曰老子之術冲齋不肯役精神又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為清靜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禱祈禳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冥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

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

或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汗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萬人傑因問擊壤集序以道觀道等說果為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

畫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嗇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精神處其意自好平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李敬子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文公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蔡季通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曾去理會文公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如遠法師文字摩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以上並見文公語錄象山陸九淵曰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孔子之時中國不聞



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見象山集

茗溪劉一止行簡曰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

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王公之稱

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

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見漢書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

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警黃老言何哉吾

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

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

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釋者安於恬淡嘗

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

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警黃老言何

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

見鄭先生遺論

劉清源曰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令之請天

口而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後人分為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見道德經通論序

黃茂材曰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為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為道下經為德

甚非作書之旨又曰易六十四卦八八之數也老子之書八十一章九九之數也老

子與易相為表裏其後揚子雲作太玄以

準易亦有八十一章蓋得於此見經

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

子以仁義禮樂為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虛

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

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虛無恬淡乃大道之

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尚

清虛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

且以道心見惟微無為而治吾儒未嘗不用

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

強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

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

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為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絕仁棄義禮為亂首得非與夫子有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為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為上也見經解

劉師立自號真靜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

解十六篇今取其五于右

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是也此乃衆妙

之門戶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

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玄牝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氣橐籥之門

戶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

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大不可泥以口鼻

為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說未

有天地先有元氣是謂天地根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

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

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

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與入

道雖居手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動而行之

張則必歛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  
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  
昭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  
而不害若是乎

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云以德報怨何也

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為徒而  
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  
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  
若以德報之為善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數報

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  
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  
和中道士冠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  
士仇嶽傳之三本家有五千七百二十二  
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  
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  
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  
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  
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  
傳或以佗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

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  
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  
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錄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下

二十七

二十五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一

吳郡徵士顧歡述

信一

注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注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者當以无為養  
神无事安民舍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  
道也○疏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  
所謂无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  
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  
○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疑寂之道  
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辨不可以思慮知  
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  
疑常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

注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注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者當如嬰兒  
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  
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也○疏名者教

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度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无名天地之始

注无名者謂道也道无形故不可名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无爲天地本始也○王曰道雖无名要能吐氣布化出於虛无與天地萬物作於本始也○疏始本也虛无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无名爲物之本無名足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之母

注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疏母有名速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

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于有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義○顧曰有名謂陰陽無名謂常道常道無體故曰無名陰陽有分故曰有名始者取其無先母者取其有功無先則本不可尋有功則其理可說謂陰陽含氣稟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

注妙要也言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大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化名道讚叙明是非也○節解曰謂守虛無也○疏妙精微也觀照察其已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爲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已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以觀其微

注微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御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紳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疏言人不能無爲

恬懷觀妙守真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觀死生之歸趣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張曰上達之人取捨情夷清虛無欲神情照察得道之微妙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異名者所名各異也無欲者長存有欲者亡身○疏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同謂之玄

注玄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又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玄之又玄

注天中復有天也言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濃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厚則生貪淫也

疏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達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達之又達故曰玄之又玄○顧曰雖同稟氣於天蓋人有高卑氣有清濁天彌高彌清地逾卑逾濁人稟得清氣者則為賢智稟得濁氣者則為凡愚賢智無欲觀見其妙凡愚有欲觀見其微自然有此

衆妙之門

○注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人能除情去欲守於中和是謂知道之門也○疏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達二偏之雙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樂還遺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唯

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注自揚已美使彰顯也

斯惡已

注有危亡也○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

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妄起美惡達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為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

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以斯而驗豈

有美惡哉故知世間執美為美有此即惡矣○顧曰一切衆生皆知耽美前境五欲

○聲色等諸塵為美美之不息必以身為患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

注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注人所爭也○疏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耽淫聲色抑亦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

己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子云為善無近名人云其所

矜惜無非名善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減

唯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羅曰人之受形皆智愛形而貪名其所貪情無非名善此善無善不免諸苦名雖稱逆何益於已

有無相生

注見有而為無也○疏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王曰嗜慾為有心清虛為無心

難易相成

○注見難而為易也○疏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王曰抑性為難從情則易抑易從難則善捨難從易則凶兇悖外顯故曰相成

長短相形

○注見短而為長也○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曰長短相形而有也王曰自是為長非物為短他亦自是而非彼

高下相傾

注見高而為下○疏傾奪也夫有高即有下無下即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丈比尺尺即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

注上唱下必和也○疏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空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注上行下必隨○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後後是知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王曰終始相逐不相遠離如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善惡行於前吉凶追其後

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

注以道治也節解曰謂自然也○疏聖人

者體道契真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

正已兼能正他故名為聖即此聖人慈悲救物持無為之妙法治有慾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故云是以聖人治又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為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無為即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云處無為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注以身帥導之○疏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化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出處語嘿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焉

注各自動作

而不辭

注不辭謝而遂止也○疏萬物者一切群

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

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為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生而不有注元氣生萬物而不有也為而不恃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疏恃怙賴也大聖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功成弗居

注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疏履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夫唯不居注大唯功成不居其位也是以不去

是以不去

注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也○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

毒令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人乎只爲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

注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

質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御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事興

使民不爭

注不爭功名返自然也○疏非謂君王不

尚賢人也直是人行撝謙先物後己不自

貴上而藏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

而藏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己而先人則

爭念自息故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

注言人君不御珍好寶黃金棄於山珠玉

捐於淵

使民不爲盜

注上化清淨下無貪人○節解曰謂邪氣

不來盜賊不入行一握固則邪氣去也○

疏難得之貨謂趙珠荆璧等物也若使普

天貴實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濫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慾

注放鄭聲遠佞人○節解曰謂無爲也

使心不亂

注不邪淫也○節解曰常存一也○疏可

慾者即世間色聲等事可貪求染愛之物

也而言不見者非塗耳目以避之也妙體

塵境虛幻竟無可慾之法推窮根塵不合

故也既無可慾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心

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

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

聽亦無所聞前不爭不盜是別今不見可

慾是總達三業及一切法也獨顯聖人虛

懷利物

是以聖人治

注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節解曰謂治

身也

虛其心實其腹

注除嗜慾去煩亂懷道抱一守五神也○

御曰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節解曰

虛其心無邪思也實其腹閉氣養精也○

郭曰其惡改盡諸善自生懷道抱一淳和

內足實其腹也○疏既外無可欲之境內

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

既境幻復又心虛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

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而德充

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注和柔謙讓不處權強也○御曰心虛則

志自弱也○疏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

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

注愛精重氣髓滿骨堅也○御曰腹實則

自然骨強也○顧曰骨以含精精散則骨

弱保精愛氣則其骨自強○疏言聖人雖

復外示和光而內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

應不離真故言強其骨也

常使心無知無慾

注反朴守淳也○御曰無爭尚之知絕貪

求之欲也○疏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為

注思慮深不輕言

為無為

注不造作動因循也

則無不治

注德化淳百姓安○疏前既捨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為道而言

不敢為者即違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

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道冲而用之

注冲中也道匿藏名譽其用在中也一家

云道以冲和為用故言冲也○節解曰冲

者一也謂一在身中常行之也

或不盈

注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節解曰

謂守自然也○疏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之言莫先中道故云道冲而用之此則以中為用也而言或不盈者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道中之義

淵乎似萬物之宗

注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也

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

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

於止水又云止水為澄為淵宗則大宗師之義

挫其銳

注挫止也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

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解其忿

汪忿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節解曰謂無恙怒也○疏既重玄行足自利

道員為物宗師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今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慙生乎違順違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達順之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懷而無嗔癡也

和其光

注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燭

亂人也○節解曰謂聖人為道常和神光也○疏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

月而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耀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

同其塵

注當與衆庶同其垢塵不當自別殊也○

疏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

點穢淨物聲色等法能汙清行故名為塵也而言同者夫聖人降世晦迹應凡既韜

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聲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為異也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地

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缺註

專氣致柔

注專精閉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如嬰兒乎

注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故事則精神不去也○節解曰謂抱行元氣不勞也大

道流布若嬰兒也○御曰能如嬰兒者無所分別也專精沖和之氣所致○張曰以為專精一也氣氣息也致得也柔和也嬰兒絕知見也夫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當專精愛氣得柔和之道然後能內息分別外絕知道身不見其身亦滅心不知心其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疏專精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也

○滌除玄覽

注當洗其心使清潔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

能無疵乎

注不邪淫也○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使神氣虛玄

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為心無所取不為有生不為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目利也

愛民治國

注治身者愛氣則神全治國者愛民則國

安能無為乎

注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也○疏前既自利道真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須是淳朴教以無為杜彼姦邪塞茲分別如此則擊壤之風斯及結繩之政可追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明白四達

注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注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節解曰四達為知八方也閉心杜念萬世常存子能行之通於上皇○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



略舉四方是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爲也○蔡曰識身命財爲四達無知謂心無分別也

### 天門開闔

注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闔謂呼吸也○王曰天有北極之星在紫微之內宮內有五德之帝迭王故門有開闔闔則爲否開則爲泰故春則青帝門開餘門皆闔三時皆然終始五際謂五德廢興交代之時時有開闔代有否泰聖人處之常能守雌靜則不爲終始傾動治身天門謂鼻口之門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修生行人氣息出入無令耳聞常能雌靜自得無爲之道也

### 能爲雌乎

注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疏河上公本作天地夫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爲三災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

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

生之畜之

注道生萬物畜而養之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郭曰氤氲合化庶物從生顯仁藏用即有爲迹功不歸己故曰不有○疏言聖人自利道員利他德

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雖復陶鑄萬物亭毒

三才妙體真空故無蒼生之可化

爲而不恃

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疏只爲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爲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大不宰割以爲器用○疏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爲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顧曰道則長而不宰聖則宰而不割成就一切實爲化主而忘功

喪我故云不宰

是謂玄德

注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心如道也○張曰玄深遠也德上德也歎此忘功

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遠上德也玄德亦

天也爲而不恃合天之德也○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也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三十輻共一轂

注古者車三十輻法月之數也共一轂者

轂中有孔故衆輻共奏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

總衆弱以扶強也○嚴顏等曰古有作車象月之數月有三十日車有三十輻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轉地亦運載無停

是故古車以象月也共一轂者既三十日共一月亦三十輻共一轂欲明諸教雖多

同歸一理一理雖少能總諸教治國論者衆必宗寡弱以扶強故以一轂之寡總諸

輻之衆○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

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指轂內空也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折推尋遍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與中空虛人得載其上

埏埴以為器

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食飲之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感受○即解曰謂

古人為土器不燒鍊得水則敗為不成器也子欲為道不入室依時鍊形者則為俗人必死也○疏考工云埏和也埴黏也和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感受沉聖

人心空故能容物○張曰土有器性和之以為器人有道性修之以成道

鑿戶牖以為室

注謂作屋室也

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

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疏穿鑿戶牖以為室室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沉聖人心空故能容物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窾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注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也○即解曰謂有道也

無之以為用

注言虛空者可用感受於物也故曰空虛無形而能制有形也道者空虛也○即解曰謂聖人守一行自然無所用也○疏無賴有以為利有藉無以為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聖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聖人之利用也○顧曰利益也轂中有軸器中有食室中有人身中有神皆為物致益故曰有之

以為利也然則神之利身無中之有有亦不可見故歸乎無物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之用明道非有非無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有致用在無無謂清虛有謂神明而俗學未達皆師老君全無為之道道若全無於物何益今明道之為利利在用形無之為用以虛容物故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一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二

信二

五色令人目盲  
吳郡徵士 顧歡述

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无色之色○節解曰非謂人之目盲欲自有所見但見玄黃之色神明出入乘朱玉之輦五色光耀子則不見是故目盲也○疏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觀即色之空與盲何別

五音令人耳聾

注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也○節解曰非謂人之耳聾欲自有所聞但聞鐘鼓之音不聞神明之聲故曰耳聾也○疏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耽絲竹耳滯宮商不能反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體有聾盲大智亦有之也王曰若滯音淫聲即傷神敗正既有惡聲啼吟即是聾也○顧什等曰但聞嘈囂在耳延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

五味令人口爽

注爽亡也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也疏五味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耽貪醪醴咀嚙腥腥不能味道談玄故言口爽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注人精神好安靜若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節解曰謂人死歸土家室相送婚姻馳走恍惚悲泣藏於塚壙之中送於野田之上親者狂踈者哀故曰若狂○御曰馳騁世務耽著有為如彼田獵之夫唯求殺獲日以心閑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疏馳騁猶走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也故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金銀珠玉等物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疏佳麗之物貪著愛競為生死

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是以聖人為腹

注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為目

注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也○疏是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反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為目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疏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寶智

寵辱若驚

注身寵亦驚身辱亦驚○御曰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疏寵是榮愛之名辱是戮恥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志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驚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

死生不撓於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注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避焉○疏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忘身也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是惡身為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也○蔡曰有身者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苦憂其勤勞念其飢寒即大患故知執有身累存身患起貴我身者與貴大患不殊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痒寒溫大患之本起乎存身何謂寵辱

注問何為寵何為辱

寵者尊榮辱者恥及身還自問者以曉示於人也

寵為下

注寵辱為下賤

得之若驚

注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

失之若驚

注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節解曰謂得道則萬神皆來鳴於腹中與子相見言語知身五神元氣流馳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謂失氣亡精神不行而失一則頭白齒落而死衆人所哭上屋呼魂驚於天神故曰失之若驚也○疏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慧心觀照足為鄙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兩驚本由一寵故是為下

是謂寵辱若驚

注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御曰寵辱循環寵為辱辱本凡情感滯驚辱而不驚寵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

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注吾所以有大患者生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也疏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毒即為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

殊也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痒寒溫吾拘於身知為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御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復有何患○節解曰忘身而養神謂之無身○疏所言無者坐忘喪我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自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長久○疏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凌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欲也○疏寄是暫時寄寓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騁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

付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  
之也○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非五色不  
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也若其有色色  
則參差只為無色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  
之也○疏希簡少也體非官商不可以耳  
根聽故曰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得持而得  
之也○御曰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象  
故執持不得以其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  
謂之曰微○疏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

質不可搏觸而得之故曰微也○臧曰夫言  
希夷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  
者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為  
一聖人若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  
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

何為乃言希夷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  
遂絕無若絕無者豈同太虛即成斷見今  
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  
希微也所謂三一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

注三者謂希夷微也不可致詰有謂無色  
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  
靜求之以神不可強詰問而得之  
故混而為一

注混合也故合於三名而為一也○疏真  
而應即散一以為三應而真即混三以歸  
一一三三一不異故不可詰也又解此真  
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卷中  
其上不瞰

注言一在天上不瞰瞰光明也  
其下不昧

注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聞冥明道上  
下無窮極也○疏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  
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  
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

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若非一  
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之非一聲也  
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之非一形也不可  
以長短大小度之也○節解曰謂道入皮  
膚骨節之中故曰繩繩不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注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疏繩繩正  
直也猶繩墨之義言聖人既能自正復能  
正他故繩繩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  
○又解繩繩運動之貌言至道運轉天地陶  
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  
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  
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  
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

注言一無形狀而能為萬物作形狀  
無物之象

注言一無形質而能為萬物設形象也○  
疏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生貸故

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

注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狀也○

御曰無形之形無狀之狀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疏不定貌

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

注一無端末可預待也除情去慾一自歸己矣○疏王曰象者形而非也謂儀貌可

道雖無物而應物有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無也物由之以生成○顧曰其來

未兆脩爾不見故言迎之不見其首○疏道非古無始也

隨之不見其後

注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見也○御曰道

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道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疏道非今無終也○顧曰其去

無迹混然無際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

有一也○御曰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

為之事則還反淳樸矣○疏執持也言聖

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謂御今之後生王曰古今雖異其道恒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

注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

也○疏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

終而終而始不古不今而古而今用期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王曰

守古無為之道制御今之有為之世鎮此躁動之俗反古淳素之始陶鍊變化是得道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者

注謂得道之君也○疏古昔也善者智德

也為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即御今引古故授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聖人

微妙玄通

注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

深不可識

注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

聾莫知所長也○御曰士事也言古之善

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

照而德容深遠不可識知也○疏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

使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數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注謂下句也○御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強

為容狀以明之○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

於無形之理而強為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注舉事輒加重慎豫若冬涉川心難之

也想爾曰豫猶豫行止之貌常當畏敬也

冬涉川者恐懼也畏四隣不敢為非恐隣里知之此遵道奉戒之人謙謹如此也○

疏猶豫怖懼也言修道行人懼於世境如

猶若畏四隣

注其進退猶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隣知  
之也○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  
四隣閭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王曰四  
隣謂生死老病也亦是四魔人不持戒好  
犯非法為四魔所錄是以小心猶當慎密  
閑靜似畏人知也

儼若客

注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疏儼  
矜莊之貌禮記云儼若思言聖人應欲勵  
身心勿得放縱由如賓客對主人不可輕  
躁此明身業淨○顧曰恭飲之貌也言聖  
人恭飲無為無事若為客對主人不敢輕  
躁常和而不唱

渙若冰將釋

注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除情去欲日以  
空虛也○御曰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為  
而不凝滯於物故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  
疏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感染消散如彼冬  
冰之逢春也○松靈曰外雖矜莊若衆內  
恒和暢放散無復滯著渙然如凝冰消散

也

敦若朴

注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  
文彩也○疏敦者淳厚朴者質素前既三  
業清淨感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  
實也

實也

曠若谷

注曠者寬大也谷者空虛不有德名無所  
不包容也○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  
寬曠包容如谷

渾兮若濁

注渾者守本真濁者不昭然與衆合同不  
自尊也○御曰和光渾述若濁而清○疏  
渾合也和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素  
障累久消而渾沌有為之中與塵濁不異  
也

濁以靜之徐清

注靜止也水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  
疏徐緩也雖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  
染不染心恒安靜開放而清虛也前則雖

清而能渾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  
寂也○顧曰濁者昏昧之貌謂其昧智韜

明不任聽察如水之濁無所鑒見也○王  
曰藏精匿照外不異物渾同波塵故曰若  
濁凡上七事皆人君之德傳曰人君舍垢

天之道也得道之君其斯之謂若就行人  
論者渾謂和雜也濁謂有為也雖心潔素  
而渾沌有為之中與塵不異也所言濁以  
靜之徐清者喻於水水濁止而靜之徐徐  
自清也心亂息緣漸漸而清正也

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疏雖  
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閑  
放而化群品也此文明寂而動也○王曰  
渾波則濁徐靜則清危躁則死安靜則生  
志人知濁之可清故同波而後化體危之  
可安故徐動以教生非體道善化誰能如  
此故曰孰能生化微妙非速疾可成必須  
心專行密積勤累代不日求以得故曰徐  
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也○疏保持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此道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為新成弊者匪光榮也新成者功貴名盛也○疏獨此道中聖人於有為弊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盧曰此猶解前徐清之義和俗而後靜徐以守其清安身而後動徐以全其生

致虛極

注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至於虛極也○疏夫道沖虛德歸清淨心能志虛則得道之極行能守靜則含德之厚○盧曰除情慮致虛極也而心恒寂守靜焉也

守靜焉

注守清淨行篤厚○疏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必須靜心

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之也

萬物並作

注作生也萬物並作生也

吾以觀其復

注吾言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言人

當念重其本也○疏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為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顧曰夫靜觀其反真○王曰生生之體性本湛然但受納有形六情外動言行云為妄作招禍至人觀其本性知可化而復故云觀其復

夫物芸芸

注芸芸者華葉盛也

各歸其根

注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歸其根而更生也○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

注靜謂根也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疏但能反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也○顧曰草木零落歸根則靜人物變化反真則安

是謂復命

注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乃道之常也○疏命者真性慧命也既屏息意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慧命復命曰常

注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疏反於性命巖然凝湛不復生死因之曰常○何晏曰復命當使不死是道之所常○盧曰能知復命常理者則是見道之明者也知常曰明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為明也○御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疏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慧照明無幽不燭○王曰常道難知故知之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其神明故凶也○疏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顧曰不知道言知謂之妄作妄作之人失道故凶○孫曰不能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知常容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能去情欲無所不包容也○御曰知守真常之道則必竟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疏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達順之兩空故能容物也

容乃公

注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御曰含容應物應物無私既無私邪故爲

公正○疏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也

公乃王

注公正無私則可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萬共湊己身也○御曰人能公正無

私則爲物所歸往也○疏王往也只爲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爲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乃天

注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疏既作法王化主爲物所歸復能陰覆含靈同於是昊也

天乃道

注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疏既類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乃久

注與道合同乃能長久○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

注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終不危殆也○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迹謂之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也

太上知有之

注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不見臣事之迹質朴淳厚○御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疏太上即是今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爲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悟妙本凝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跡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下知有之知有

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注其德可見思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御曰淳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疏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解共相譽讚○顧曰此中古也去道漸遠封言著相其德可見親愛生上則親信於下下則稱譽於上其功可言則康歌載路

其次畏之

注設形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

注禁多則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御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

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御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

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

猶其貴言

注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疏猶其貴重世俗浮偽之言

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彌深也

功成事遂

注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謂我自然

注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御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

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矣○疏序養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

成功弗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王曰化不由言

冥功潛被物各逍遙擊壤自得日用不知欣賴無主莫識所為故皆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注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

見大道廢不用惡逆並生乃有仁義可傳道也○御曰澆淳散朴大道不行曰仁與

義小成遂作而澆淳散朴不足離弊起於有為○疏即太古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

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朴斯廢故莊子云

散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云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智慧出有大偽

注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御曰用智慧

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

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為偽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王曰大道之時

無知無欲物皆懷德外用不顯道功既息權詐茲興飭智驚愚耀才動俗朴散淳離

奸情並作故曰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六親絕則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

也○御曰皆由失道故有偏名○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

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饒兢斯起致彼曾閔之徒顯其高行

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

臣匡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義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潔己不知貞各自守信不知忠也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爲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也

### 絕聖

注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含頤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 棄智

注棄智慧反無爲

### 民利百倍

注農事修公無私○御曰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洽無爲素凡夫智詐之用人歸淳朴人歸淳朴巧僞不作矜衒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大性是有百倍之利○疏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及本爲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

### 竊國是也

### 絕仁棄義

注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

### 民復孝慈

注德化淳也○御曰絕兼愛之仁棄財非

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疏絕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遺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 絕巧棄利

注絕巧詐僞亂真塞貪路閉權門

### 盜賊無有

注上化公正下無私邪○御曰人矜偏能之功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

利則人自足是則不爲盜矣○疏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子云斂工倖之指天下皆巧矣

此三者  
注謂上三事所當棄絕也

### 以爲文不足

注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也○疏三者謂前三絕也此文是頭教大衆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 故令有所屬

注當如下句○御曰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疏屬謂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乘之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

### 見素抱朴

注見素者當見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天下令可法則也

### 少私

注正而無私

### 寡欲

注當知足也○疏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 絕學

注絕學不真不合道文

無憂

注除浮華則無憂患○節解曰謂去諸經書還行一也○御曰絕有為之學則淳朴○疏憂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注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疏唯敬諾也阿慢應對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達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喜聞阿則嗔不知唯阿兩聲同出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善者稱譽惡者諫諍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疏順意為美逆心為惡違順既空美惡安奇且唯阿出自一口美惡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為之學迷執者多是非美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內適為患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人之所畏

注人謂道人也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也不可不畏

注近今色殺賢人○疏即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注必沒溺也前今絕惡示美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為邪文未央止也○疏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莽莽是眇莽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眾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著情篤未有休時

眾人熙熙

注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注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

如春登臺

注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淫也○疏言耽著者眾故云眾人即眾生之別稱也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

牢牛羊豕也言眾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飢人享太牢之饌悅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

我獨怕兮未央

注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形兆也○疏

我老君自稱也怕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處塵俗而心智寂怕不為前境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之未孩

注如小兒未能言答偶時人也○御曰言

我獨怕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魁無所歸

注魁然如窮鄙無所歸就也○御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疏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往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智慧魁敬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任止也眾人皆有餘

注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

我獨若遺

注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疏衆人滯有故耽染有餘聖智體空故遺棄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

注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純純兮

注無所分別也○疏純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

注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注如闇昧也○御曰自韜匿也○疏俗之人心靈暗昧昭然分別自炫其能聖智虛

通明如日月韜光匿耀故若昏也

俗人察察

注察察急疾也○御曰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注無所割截也○疏察察機速是分別之

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體有冥無體知空幻恒自閑靜也

忽若海

注我獨忽忽若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

疏河上本作海晦者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耀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正住止也

飄若無所止

注我獨飄飄若飛颺無所止志意在神域也○御曰我心寂然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衆人皆有以

注以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

注我獨無爲似鄙若不達也○御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鄙○疏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

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譬彼頑愚若茲邪鄙

我獨異於人

注我獨與人異○御曰人有情欲我無染心

而貴食母

注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於道也○疏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聲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爲異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二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三

信三

吳郡徵士顧歡述

孔德之容

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注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疏孔大也甚也容貌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動心施為獨從於

道出處語嘿皆是道場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注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也○御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有不無證用難名故云恍惚○疏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悟即物道迷即道物物道不一不異而異而不一而物而道一

而不一非道非物故一不一而物不一一

也○顧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

無而有情有信以其體不可定故云恍惚

惚恍中有象

注道雖惚恍無形其中獨為萬物設法像

也○御曰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日象自無

而降有即萬物之象也

恍惚中有物

注道雖恍惚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

質○疏中有物即是神妙妙物為名也雖

復非無非有而有不測之物也中有象即

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氣

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

窈冥中有精

注道雖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

陰陽交會以立形神也○御曰謂腦中

元氣化為精也○御曰惚恍有無窈冥不

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疏窈冥深遠也

有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

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

注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疏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顧曰

言至道之精靈至真無假

其中有信

注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御曰謂精也精不化血不藏則為真人一行形中

四時必無差爽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御

解曰名者謂道也聖人不死其名常存○

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

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注閱稟也甫始也言道能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也○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

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庸之然哉

注我何以知萬物從道受氣以此

注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疏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終始之事乎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

注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也○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却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枉則直

注枉屈也屈已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疏枉濫也體知枉濫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復正真也此一句忘毀

譽

窪則盈

注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

注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已處下不與物競而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又忘榮辱也

少則得

注自取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多則惑

注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節解曰謂俗人多思念多所欲行無可信故惑也○疏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惑感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注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

能為天下法式也○節解曰謂念一行道守身中也○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轍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不自見故明

注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也○疏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注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也○疏自他平等不是已而非物故其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注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疏雖復亭毒羣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注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疏只為推功於物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疏此則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達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羣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注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妄也○

疏音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果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已也

故誠全而歸之

注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希言自然

注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

疏希簡少也希言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顧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王曰希言靜默則合自然之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志理不久不長故

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

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

通是無常也○王曰山澤相通為於飄風陰氣實擊作於驟雨陰陽失節則驚風驟雨人失中和則為暴疾殘身喪實不可常

行驚暴非恒自然難久故曰不終朝也○

蔡曰夫天以陽氣下降散而為風地以陰氣上騰蒸而為雨○顧曰天健地順神氣獨絕為此暴疾猶不能竟日終朝何況凡

夫朝生夕死多言害物其可久乎○盧曰

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風驚雨驟猶不能久而況人之細小處天地之間為於多言速滅可知孰為此者天地也

注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

為也

天地尚不能久

注不能終於朝暮

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終朝

至暮何況於人欲為暴卒乎○疏孰誰也

此假問誰為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而為躁行其可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

注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御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

執滯言教

道者同於道

注道者謂好道之人也同於道者所為與道同也○御曰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也○疏從道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蔡

曰若舉事皆從於道道則得之則同道之

用也○王曰順教反俗所為從於道兼忘

衆累與空虛合體謂之同道道則應之

道得之

注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使相



會○疏道得之猶得道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注德謂好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

同也○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

忘言為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

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

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失者同於失

注失謂仕已而夫人也同於失者所為與

失同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注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疏有為躁競

執教生迷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

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

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隣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注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注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

有不信

注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

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御曰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

自同於失失亦樂求是有不信○疏不能

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

以執言滯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

不信之心也

跂者不立

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業則不可

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

注自以為貴而跨於人眾共弊之使不得

行也

自見者不明

注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其行以為

應道殊不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御曰

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也○疏不能

忘我故也

自是者不彰

注自以為是而非人眾共弊之使不得彰

明也○疏物共弊之故其德不顯也

自伐者無功

注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

疏凡有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故

無功勩

自矜者不長

注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疏矜誇自

高驕慢凌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

其於道曰餘食贅行

注贅食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

日賦歛餘糧食以為貪行也○疏餘食殘

食也贅附生之肉也莊子云附贅懸疣也

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也猶如殘食

贅病其可厭賤也

物或惡之

注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不畏惡之

疏贅是無用之肉誇是無用之行世間人

物感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企

之行乎

故有道者不處

注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

地之前也○疏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

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

不混而混雖混而成故莊子云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注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

雙不改者化有常也○疏寂無聲寥無形

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竊

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

獨非待獨也

十二

周行不殆

注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

不腐無不貫穿不危不殆也○節解曰謂

聖人行一於身周流四支百節九竅百脉

之中故曰周行不殆也

可以為天下母

注道養育萬物精氣亦如母之養子○節

解曰謂守道合一為天下母○疏道無不

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也開化

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

畜之故可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注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

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疏道本

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

也取其通生之德故字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注不知其名強名曰大大者高而無上羅

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疏體無涯

際故名為大不大為大故稱為強夫名以

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

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

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

大曰逝

注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

乃復逝去無常處也○疏逝往也有大力

用能運致衆生至聖境也

逝曰遠

注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遠

疏超陵三界遠達三清也

遠曰返

注言其遠不超絕乃復返在人身○疏返

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

內慈救蒼生又解遠時以三清為三界悟

則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

羅天上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

不蓋也地大者無不載也王大者無不制

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注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御曰

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

鑒戒故云王居其一也○疏境域之中有

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

數也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議說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鄭解曰謂肺大心大肝大脾大腎水生一也而王處一即脾氣主布四方行一也

人法地

注人君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無怨有功而不置也

地法天

注天湛然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

所收取

天法道

注道法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不化自成

道法自然

注道性自然無所法也○疏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為行定能生慧也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又天有三光喻其慧照地是定門天是慧門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

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道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

注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疏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

靜為躁君

注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能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致失虧○疏靜則無為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為長存靜能制動故為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靜與重也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則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榮觀謂宮闕燕舍后妃所居也超然遠

避而不處也○疏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所而遊心虛淡超然物外不以為娛處染不染也

奈何萬乘之主

注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也萬乘之主謂王也○御口奈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縱慾輕用氣命亡其位乎○疏奈何猶如何也王歲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悲情淫放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富內哀歎

之甚故云如何

而以身輕天下

注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失其精也○鄭解曰謂輕死也雖貴為天子當守一長生見而不學故為輕身然後沒命雖有玉璽金鏤何益於身輕則失臣

注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

注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節解曰謂思慮煩躁之士不得長生○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迹

注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疏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見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謫

注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謫過於天下也○御曰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詮言忘故於言教之中而無瑕疵之過○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疾也謫過責也語嘿不異故無口過之責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詰此明口業淨善計不用籌算

注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雖多不用籌算而可知也○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捨虛假即假體真無旁算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善閉無關捷不可開

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捷可得而開也○節解曰謂閉氣握固上閉天牝下閉地牡故曰無關捷○御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捷豈可開乎○疏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慾根起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旁關捷故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

注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御曰體了真相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其可解乎○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已發大弘願化度眾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

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我法門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第三知真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宮第四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終始無替也明結願堅固也○節解曰謂結持魂魄也聖人抱魂持魄故曰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注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疏聖人即是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弘誓願救度眾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而無棄人

注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注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也故無棄物

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疏夫舉聖人者未思被有情後舉物示仁單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及四生也是謂廣明

注聖人善救萬物是謂廣明天道○疏聖承也用也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疏善人即向襲明之人也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已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爲善得以給用也○疏言聖人恒在有中化導羣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爲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

注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注無所使也○御曰若存師資未爲致極

今明所以貴師者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然無貴所以愛資者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知大迷

注雖自以爲知言此人乃大迷惑也○疏

無所化也前以聖道凡勸令修學今明凡聖平等以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

是謂要妙

注能通此意是謂能知微妙要道也○疏

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知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注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知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深谿也○疏谿徑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爲天下之要徑也○御解曰雄者魂也雌者魄也謂神出

入在身故行一之士法守自然握固閉氣抱持寬免也

常德不離

注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恒在不復離已也

復歸於嬰兒

注當復歸志如嬰兒蠢然而無知○御解曰谿者口也謂行一閉氣澹然無爲子則不老復還嬰兒也○疏離散也嬰兒辟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

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黢黢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黢黢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也○疏白昭明也黑闇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炫耀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蹈光晦迹退守闇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爲修學者之鴻範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

注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於已不復忒也○節解曰謂道行一以仙為天下式

復歸於無極

注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

節解曰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疏忒差

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注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濁人知己之有

榮貴當復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下歸之

如水流入深谷○疏榮寵貴也辱卑賤也

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

落比之榮寵翻為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

為禍始應須自戒勿為放逸處於榮華恒

如卑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

知榮辱天下歸濠濮彼百川包納虛谷也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注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已也

復歸於朴

注當復歸身於質朴不復為文飾也○節解曰謂守自然也○疏樸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為道之要又如虛谷虛無不容所以常道之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

朴散為器

注器用也萬物之朴散則為器用若道散

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聖人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御曰合

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為

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則為羣

才官長矣○疏散布分也器用也官君主

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須

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和而為化用

故西昇經云道遠散布分既而為君以御

世為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為御

導之方

故大制無割

注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

害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羣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將欲取天下

注欲為天下主也

而為之

注欲以有為治民

吾見其不得已

注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

煩濁人心惡多欲○疏方將欲攝取天下

蒼生而為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

為取之饒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

靜不可以有為而治之也○疏含識之類

悉有精英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是帝

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為治

之擾動即羣生失性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

注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料

執者失之

注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偽○疏  
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

喪邦

故物或行或隨

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疏夫物萬物也  
或不定也行由已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  
時由已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

或噓或吹

注噓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疏  
溫喻富貴也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  
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  
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

或強或羸

注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疏夫強盛不  
久當衰故下章云物壯則老西昇經云盛  
者必衰此則盛衰不定也  
或載或隳

注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

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疏河上  
本或載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隳廢敗也  
連接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  
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者不

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以  
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車服飲食泰謂官  
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  
自化○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  
八法而能行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  
則麗其服飾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  
於中一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  
視

以道佐人主者

注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其強於天下

注以道自佐人主不以其華順道任德敵  
人自服○鄭解曰謂口為兵也口言矢則

兵革至精神踴躍鬼相加神明恍惚則

去其身矣○疏以用也佐輔也人主君王  
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優武修文導  
之以德不可以威用強兵騁暴天下內解  
身心者即是三業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注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鄭解  
曰謂安心定意行一乃還其身也○疏還  
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刃內有怨敵之仇內  
用三毒即有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言好

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

注農事廢田不修○疏師軍也言兵馬所  
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  
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唯增惡業不生

善患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天應之以惡氣則害五穀五穀盡則傷  
人  
善者果而已

注行善者當果敢而已即休止也○疏果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同兵也

不敢以取強

注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

注三

注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

注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驕

注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也

果而不得已

注當果敢至誠不得逼迫不得已○疏驕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搗謙遜讓不用自取強暴驕慢於人亦須決定雌柔不

用矜誇於物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也不得已者如克攻聚支禹攻有危事不得已非樂兵伐勿強者結繩已前決定不用

兵之行也

是果而勿強

注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凌人也○御曰前敵來侵不得已故用兵止之如是則果於應敵非果已取強也

物壯則老

注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

強者不可以久○疏炎極則涼理之恒數

物壯則老其義必然

是謂不道

注枯老者坐不行道也

不道早已

注不行道者早已死也○疏物壯則老

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

不當修飾也○節解曰謂輕言者皆不活

其身身危則亡其器此為不祥之器也○

疏佳麗也祥善也雖霜戈曜日寶劍暉天

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即三毒

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

善之行也

物或惡之

注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

故有道者不居

注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君子居則貴左

注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注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疏有君子人物之德為君子左陽

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

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

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

故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兵革者不善之器

非君子之器

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御曰君子以道德為才器不貴兵謀○節解曰謂口致

兵革之言也陰強則殺身之斧也故曰不



祥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注謂遭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疏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止而用之權智亦爾

恬悛爲上

注不貪土地不利民財寶

勝而不美

注雖得勝不以美爲利○疏恬悛無爲也君子心尚無爲故用兵不以爲美也喻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爲上應不離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

注美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疏若以佳

兵爲美是即愛樂干戈則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爲人君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可妄行刑罰○疏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讎既多不可得意也

故吉事尚左

注左主生位也

凶事尚右

注陰道主殺

偏將軍處左

注偏將軍早而居陽位者以其不專殺故

也一家疏云將軍本一動靜異名靜則侍

居故稱偏也

上將軍處右

注上將軍尊居右者以其主殺也○王曰

動用威刑閭外專殺自任之道故言爲上

以殺主陰雖上而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注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疏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將軍居於

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

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

人○御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

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疏兵伐行

處屠害必多故上將軍悲哀愍其傷殺既

非用道恐濫無辜一羊口殺謂敵人衆謂

士卒傷已德薄而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

辜則心爲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王

曰一夫呼嗟王道爲之傾覆一里連和陰

陽爲之改度鄒衍降霜杞妻城毀匹夫釐

婦猶感天地而況橫屍巨野散骨長源肉

飼烏爲血流絳草愍彼殘傷曷得不喪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注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

哭之明君子貴德而戰兵不得已而誅不

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

故悲痛之○御曰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

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

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爲貧○

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以喪

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

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

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無名

注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

常名○御曰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

應非人故云道常無名○疏虛通之理常

湛凝然非色非聲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超

四句之端倪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獨得

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天地

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

朴雖小天下不敢巨

注道朴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

道者○御曰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

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為臣也○疏朴

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朴之道其自細微

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羣品百姓日用而不

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貴

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

數子皆以窮為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即其事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

於德化○疏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

異域自來賓伏而歸化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注侯王動作能與天地更相應合則天降

下甘露喜瑞○疏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

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

嘉祥芝英甘露國無虛用不亦宜乎

民莫之令而自均

注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

均調若一也○疏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

儀明齊三景百姓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

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始制有名

注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

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疏因無名以立

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羣迷令

其悟解也

名亦既有

注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

故身毀辱

天亦將知止

注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止○疏道

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

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

執塞蹄失於魚兔

知止所以不殆

注夫知止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疏筌

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

與江海流行相通○疏江海善下為百川

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為衆生之所歸往故

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

下也

知人者智

注能知人好惡是智也○疏謂照達前境

鑒人機性大小淺深無不悉知此是他心

智

自知者明

注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

視無形故為明也○御曰智者役用以知

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疏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勝人者有力

注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疏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異道此是降魔智○顧曰才幹勝人不過有力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己無敵於己者可謂強矣

自勝者強

注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也○御曰能制勝人者適所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以全其強備○疏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日強此是斷惑智

知足者富

注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疏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貪亦乃道德豐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

俱照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強行者有志

注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志於道道亦有志於人○御解曰謂晝夜行道而不息也○御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疏志節操也志力既強即發弘誓願務在先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無退轉不失其所者久

注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愛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御解曰謂不失其一也○疏應機赴感隨病與藥威使得宜不失其所以斯接物久而強固死而不亡者壽

注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能長壽也○御解曰謂人尸解者死而後生也○疏行願具足內外道員理當不死不生無夭無壽而今言死而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也應身還謝名之為死聖體常在義說為壽○

御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勤得天常死而不亡者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大道汎号

注言道汎汎若汎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御曰大道汎号無係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其可左右

注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疏汎汎無係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玄汎汎然無著慈悲普遍感而遠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聲無不宜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之以生

注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而不辭

注道不辭謝而逆止也○疏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成功不名有

注有道不名其有成功也○御曰言萬物恃賴沖和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有也○疏生化萬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為主

注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可名於小

注道匿德藏名怕然無為似若微小○御曰衣被猶覆育也○疏衣被萬物陶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為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焉不為主

注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可名為大矣

注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可名於大○疏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寥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注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

故能成其大

注聖人以身師道不言而化萬物修治故成其大○御曰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為

光大故能成其大也○疏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已忘功忘大故為衆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

注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也○疏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忘大聖人持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為天下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敷坐不義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御

曰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疏太

也言養生歸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

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之法也不害則明

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樂與餌過客止

注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

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也

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

可悅餌有味可餐可悅可餐故暫過之客

逢必止住耽愛也

道出言淡手無味

注道出入於口淡泊非如五味有酸醎甘

苦辛也○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

言淡然無味非如可說可悅故音樂有聲

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

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能淫聽有聲之聲

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

譬

視之不足見

注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之有青黃赤

白黑可得見也○疏至道窮冥妙絕形色非如銷鑊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聽之不足聞

注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疏大音希聲非體商角豈如鍾鼓可

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用之不可既

注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之時也○御曰以道靜鎮初無言教故規不足見聽不足聞淳風大行萬物殷厚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疏至道之言淡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聖之智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注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疏翕合也歛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令其翕歛不為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翕之昔老君西入蜀賓化道之日初恣其兇敦然後化之以道是也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注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害也○疏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之以雌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注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也○疏欲廢其殘穢者必固恣其兇暴兇暴既極可以廢之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注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疏先恣其惡名為與之後令歸道歸善名為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迷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惡人降伏方得奪其兇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機之人要假於權此則增治陳也

是謂微明

注此四事者其道微其効明○御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異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

為許謫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

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翕張是謂之權欲量眾生根性故示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將欲翕

歛眾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翕歛之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効明著故云是謂微明也疏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

柔弱勝剛強

注柔弱者久長剛強者生亡○疏柔弱實智也剛強權智也欲教化眾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

注魚脫於淵為去剛得柔不可復制

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注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為物所擒

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三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四

信四

吳郡徵士顧歡述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注道以无為為常。疏凝寂之道寂爾无為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无不為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蔡曰道體凝寂真際不動故曰无為應物而動物无不用故曰而无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已也。御曰妙本清淨故常无為物恃以生而无不為也。侯王若能守道无為則萬物自化君之无為而天下淳朴。疏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為化利物弘多也。杜曰德能伏物道在則尊皇王守道不令自均公侯懷德不嚴而化。羅什內解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朴

注吾身也无名之朴道也萬物以化効於已復欲作巧偽者侯王當以身鎮撫之以道德也。御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无為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无名之朴而鎮靜之无名之朴道也。疏作起修也朴道也言衆生初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无名朴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顧曰作謂偽生也言侯王守道物皆從化忽有人從安化中欲生詐偽之心者老君言我將以道鎮之又曰混沌其心令無分別也又曰无名之朴者數戒是也。无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注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導化之。疏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无名之朴也前以无遣有此則以无遣无有無雙遣離一中道也。天下將自正。

注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疏靜

息也前以无名遣有次以不欲遣无有既遣不欲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无非正真梯磴

瓦甃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衆妙之門也○御曰无名之朴亦將不欲

者言人君既以无名之朴鎮靜之蒼生不可執此无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无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

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淨天下自正也又曰道常無欲樂清淨故令天地常正天地者道之臣也君王法道行戒臣下之心悉皆自正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注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

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

疏上者高昇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冠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

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遠其失不德則遠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下德謂有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以

有名號及其身故無德也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注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為故無以名號為也○疏以用也上德無為至本凝寂而無

以為迹用虛妙此名無為而為為即無為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注言為教令施政事皆以為己取名號也

疏心不忘德故稱為之亦仍有事故言有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注上仁為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思也功成事立無以執為

也○疏仁慈悲也有心覆有故言為之不

貴恩報故言無以為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為三實之中以慈為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為先者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注為義以斷割也動作以為己殺人成威賦下以自奉也○疏義主正惡裁非即

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本被下機士涉有為未階虛妙故言為之有以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注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也言禮華盛實衰飾偽煩

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疏禮尚威儀即經中教誨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令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恬淡唯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

相應非但內乖於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莫之應○盧曰玉帛之禮以為行聘之端故曰上爵命有度故曰為之禮節煩

多玉帛斯竭下不供上故曰而莫之應以不應故刑罰行焉

則攘臂而仍之

注言禮煩多不可應則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之也○御曰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相仍引也○疏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為敬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故失道而後德

注言道衰而德化生也○疏德上德也衆生感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失德而後仁

注言德衰而仁愛見也○疏德化漸替仁思繼之

失仁而後義

注言仁衰而分義明○疏仁慈不行厭義

方起

失義而後禮

注言義衰則禮施聘行玉帛○御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若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

德失而仁存仁亡則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故論禮於淳朴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醜之世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朴則上德之無以為之者也○疏自道喪澆醜於斯為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浮偽以甚

夫禮者忠信之薄

注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

注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疏徒日外彰文飾末是情發於中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怨淫勃之源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

注不知而言知是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

道之華也

而愚之始

注言前識之人愚闇之昌始○御曰禮以

救亂而貴固知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愚昧之始也疏不知強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為華偽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癡之始也○顧曰前識者謂

不待研求也夫清淨虛妙則深不可識無色無象其道自真若夫辭說辯瞻儀形煥炳相好森羅在前可識此非至真之實乃是大道之華而愚之始夫愚人始化未見真實故以前識引其愚道華化其始也序

家云此釋最為勝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注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身於淳朴也不處其薄

不處其薄

注不處身遠道為世煩亂也○疏丈長也

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為羣品之

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

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

處其實

注處忠信也



不處其華

注不尚言華也○御曰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疏達道之大方外之士當留情於道德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實厚○疏去彼華薄則是絕仁去義取此實厚則是返朴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亦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備彼此亦然也

昔之得一者

注昔往也一無為也道之子也○御曰一者沖和之妙氣也○疏昔古也言曩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於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注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御解曰謂泥丸在人頭中清氣下灌故曰以清○疏

稟得道之氣故猶陽成天清浮在上也

地得一以寧

注言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也○疏同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御解曰謂丹田不淫不亂精神居其身故曰寧也

神得一以靈

注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御解曰神謂心也心為神靈五藏之主故曰以靈○疏神道趣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無方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

谷得一以盈

注言谷得一故能滿盈而不絕○御解曰谷謂口也口為華池官能致醴泉故曰以盈○疏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注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疏有識有情通號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御解曰謂萬物異形皆共得一以生故曰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注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御解曰謂脾也位處中黃以一制化四方故曰以正○疏帝王公侯莫不稟道為化只以無為得一故能布政天下放勛文命是也其致之

注言致誠也謂下六事也○御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疏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一也○御解曰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共一以成故曰其致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注言天富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也○

御解曰謂泥丸不得一則腦枯頭白齒落故曰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注言地富有高下剛柔御氣五行不可但欲安靜氣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為地也○

䟽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節解曰謂丹田不得一則精氣發泄故曰恐發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注言神當有王相死因休廢不可但欲靈變無已時恐虛歇不為神也○節解曰謂心亂不守一則身空早老故曰恐歇○䟽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急既無靈驗將恐歇滅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注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也○節解曰謂口失其一則華池不津液故曰竭也○䟽竭塞也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注言萬物生長收藏富隨時死生不可但欲長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為物也○䟽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

戒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注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貴於人無已時將恐顛蹙失其位也御曰夫得一者不可以矜其用聖人垂教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清寧而會歸只在侯王謙和守於雌靜之道則無蹙滅等事䟽蹙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乖理勃德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故貴必以賤為本

注言必欲尊貴者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躬耕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節解曰謂人求長生當以元氣為母故曰本也○䟽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下賤之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新戒

高必以下為基

注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猶築牆造

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也○節解曰謂道人養精補腦當用丹田為主故為基也○顧曰夫言高以下為基者貴非自貴由乎賤者所崇高非自高緣於下者所載然則貴因賤立得不以賤為本乎是以智者務本故居謙而不危愚者徇末故窮高而自墜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注言孤寡者喻孤獨也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為眾輻所湊也王侯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以曉示於人也○䟽不穀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知微是喪身之本謙為貴盛之基故撫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顧曰所以言不穀者不善也謂德非物宗不能總眾之辭凡上三者皆人之所惡而侯王自以為稱豈非以賤為本乎

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

注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耳○節解曰非謂其道是元一歟

故致數車無車

注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為輻為輪為轂為  
衡為轅為軸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以  
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疏  
稍緩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  
五物四大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  
安寄是以處貴應須謙下○蔡曰所言譽  
者毀譽也言有道王侯卑以自牧既忘貴  
賤亦一毀譽故人數數譽揚言其有德亦  
不以為貴數數毀敗言其無道亦不以為  
賤○顧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功行建  
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迹可顯則深根固蒂  
不為是非欲惡之所挾拔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曰碌碌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本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  
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  
云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雌靜者  
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  
者道之用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

注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

言生於有

有生於無

注天地神明蛸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  
象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  
強謙虛勝盈滿也○御曰夫實之於權猶  
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  
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  
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則數  
與無與可謂超出矣○疏有應道也所謂  
無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言  
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從  
妙本而起妙本即至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之○疏上機  
之人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

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聞道治身以長生治國以太平欣  
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慾而復  
亡之○御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惑則若  
存若亡○疏中機智暗照理不明雖復聞  
道未能妙悟若敘情歸定即時得虛心纔  
涉世塵則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下士貪很多慾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  
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疏下機之人  
機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弘博心既不  
悟謂之虛誕遂生誹謗撫掌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為道

注下為下士所笑者不足名之為道○疏

不為凡人所笑不足稱為聖道

是以建言有之

注建設之道也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六句  
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  
之則明道若昧等是也

明道若昧

注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知也○疏昧暗也照達真道之人昧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昧也

進道若退

注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疏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修外若衰退

夷道若類

注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

上德若谷

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濁薄也○疏勝尚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欲有作俗字者言能忘德不異當俗也

大白若辱

注大潔白之人若汚辱不自彰顯也○疏白潔淨也辱汚辱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耀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汚辱也故東方生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

也

廣德若不足

注德行廣大之人若頑愚不足也○御曰大成而執謙也○疏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至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

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也

建德若偷

注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疏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匿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隣也

質真若渝

注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淺不明也○御曰淳一而和光也○疏質實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

若渝也

大方無隅

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疏隅角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小隅角所謂上達無節也

大器晚成

注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倉卒而成也○疏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劫修守方致虛極即任公子釣龍是也○御解曰謂守一不

殆老則得道

大音希聲

注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當愛氣希言疏希猶无也至道至虛大音寂无无響自妙本降迹無聲也師曠聽而不聞其聲也瓊音振於宇宙欲明是迹即本故言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

注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疏大道之象象而无形也離要視之而莫見其形也色像過乎虛空欲明即有而无故云大象无形也

道隱無名

注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疏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

能詮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注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疏貸借也獨此无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享壽群品生化

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

陰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

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

○天施地化人長養之○榮曰道生一虛中

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

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

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

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注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也

陳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

內

沖氣以爲和

注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胃中

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

故得長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

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因大道以通之借

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注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

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疏孤獨鰥寡

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而王公

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

注引之不得推讓心還文子曰爭則不足

讓則有餘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益之而損

注夫增高者致崩貪富者致患○御曰自

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

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爲稱不亦宜乎

御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

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

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

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

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成疏

謙卑柔弱損已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

全矜誇傲誕益已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

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

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

注謂衆人所教我去弱爲強去柔爲剛

我亦義教之

○注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

御曰老君云人君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

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也○疏言俗人

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貴在

虛忘所以爲異

強梁者不得其死

注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

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命所絕

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終而死也

吾將以爲教父

注父始也老君以強梁之人以為教戒之始也○御曰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疏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大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演法多端教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為善剛強為惡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父亦本也○顧曰言此強梁之士既不得其死我即為其立教說斯無為道德作其敦學之本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疏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元為至柔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

无有入无間

注无有謂道也道无形質故能出入无間通神明濟群生也○御曰无有者不染塵

境也心中無所有也无間者道性自然清淨妙體混成一无間隙天不為可慾所亂令心境俱靜一无所有則心與道合契出入无間○疏間隙也言顛倒之流見空為有違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无有也入契會也有為粗疎故有隙无為微密故无間也而即有即无故能入无間之理也○車曰言水之與風本无質相金石骨髓亦无間隙風之與水已能縱入行之所攻至妙之道本自無形煩惱結陋又无間礙道之妙惠早已入訖原其結縛之由要其頑執之本投其悟解之藥開其正性之機此即无有入无間也

吾是以知无為有益

注吾見道无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无為之有益於人也

不言之教

注道法不言師之以身

无為之益

注法道无為治身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

於人不煩勞也○孫曰柔能破剛无能違有以是知无為之教大益於人

天下希及之

注天下者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无為治身治國也○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即有即无在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无故名无為之益蓋既不益而益教豈教而教哉斯乃窮理盡性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及者故言天下希及之○顧曰則天玄默而風俗自移故曰不言之教法道无為人物自化故言无為之益

名與身孰親

注名遂則身退也○御曰名者實之賓世人徇名以亡身故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疏身內也實也名外也實也孰誰也世人皆求外喪內貪名毀實何若夫令譽芳名本為身也身既為名身死名竟何施若君慈慈顛倒故覆云名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格

量親疎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

注財多則害身○御曰徇多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故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身○疏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為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得與亡孰病

注好得利則病於行也○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已少慾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已之微亡是存身之驗喪已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樂世人翻以得為適以亡為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言得與亡定誰是病

甚愛必大費

注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甚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疏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注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剖棺之患○疏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已身其為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死无罪懷璧其罪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於是以金鉗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知足不辱

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其身○疏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解貨知止不殆

注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疏既悟名譽

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无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名

可以長久

注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常在於已治身則神不勞治國則民不擾故可長久○疏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此一句總結名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四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五

信五

大成若缺

吳郡徵士顧歡述

注謂道德大成之君也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注其用心是則无弊盡時也○御曰謙則受益故無困弊時也○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爲能忘其成故終日貨用而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點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不見成而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盈若沖

注謂道德大盈滿之君若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

其用不窮

注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疏沖虛也靜盡也言道德大滿之人能滿其滿故

能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爲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而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虛

大直若屈

注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疏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注大巧謂多才術也若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疏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是知工倖小巧也

大辯若訥

注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無口辭○御曰不飾小說也○疏妙能剖析真空詮量玄極者言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言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躁勝寒

注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注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原也○疏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無物感威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又解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跡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靜適時也○顧曰物極則反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從此而觀盛極則衰衰極則盛人聞諸法例皆如此既非常保何所貪求是以聖人不取不求無得無失而五種大行自清自靜不爲寒熱所侵始爲天下之正主云云

清靜以爲天下正

注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爲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



之義也○節解曰謂得入深山行清淨守自然則爲真人也

天下有道

注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注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田農也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也○御曰有道之主无爲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昇却走馬之事人得糞於田園○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宇內清夷无爲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田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其田而莫之以學糞其心也天下無道

注謂人主無道

戎馬生於郊

注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疏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且輕身躁競之夫

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故云生於郊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好色慾也○疏罪者推也言爲苦之所推逼也前境美麗稱可慾之心故言可慾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富貴不能自禁止○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爲

罪曰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欲莫甚於欲得

注欲得人物利且貪也○御曰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欲得禍深故云咎也○疏發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爲咎責莫甚

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二象

故知足之足

注守真根也

常足矣

注無欲也○疏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禍遇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藥故繼此文

不出戶知天下

注聖人不<sub>レ</sub>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疏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戶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以見天道

注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炁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御曰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而天道可知也○疏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曠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內朗親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從真照俗憲牖內閉喻返照真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

益遠所知益少○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心逐境彌達而無厭其知淺近暗昧而少鑒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知之也○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于天矣

不見而名

注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不見而損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

順故能名其太平

不為而成

注上无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疏不為者凝神寂澹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羣品成就學人此明寂

而動也

為學日益

注學者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疏為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為道日損

注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使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為學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者為修學之漸損功行者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功忘而體道矣○疏為道謂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消也損之又損之

也

以至於無為

注當恬淡如嬰兒无所造為也○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於无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損益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

偏雙達以至於一中之无為也

无為而无為也

注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无所不施无所不為也○御曰為學積功行為道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至於淡然无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无不為疏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无不為也上經云道常無為无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宇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為無事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為而心未常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為事乎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疏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為事而有事者斯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心

注聖人不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

以百姓心為心

注百姓心之所使因而從之○疏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

百姓眾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

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心既無心心應亦

不應○節解曰謂知道行氣以神為心則

流布百節百節百神百名共於形中故曰

以百姓心為心也

善者吾善之

注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注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為善也

疏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也不善者謂有

為滯境之人善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

善此則以百姓心為心之善也

德善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善矣○節解曰謂行一養神和形柔邪去正存骨堅隨真故

曰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

注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注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德信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信矣○御曰欲善信

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

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也○疏信謂

聞經戒受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

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

益而普發信心故真迹紫微夫人曰信者

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

問曰聖人无心有感必應不感不應者則

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今信與不信一

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

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

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炁

西浮授尹真人道德之文此則別應若別

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應照故上經云

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也○節解曰謂人信一也一亦信人人不信一一由人生故道常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怵怵

注聖人在天下常怵怵恐懼富貴不敢驕

奢○疏怵怵恐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聖

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護救蒼生恐其

沒溺故怵怵而勤懼也

為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為天下百姓混濁其心若愚暗不

通也○疏渾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感情滯

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渾沌其心令無分別

勤懼之義即斯謂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

疏河上作注諸本作淫淫者染滯也顛倒

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聲色既而

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困苦故顯

其病六根之中遍舉兩者欲明此二患最

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聲色為子留愆然舉

一根諸根可悉為文備故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愛念百姓如育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疏眾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動憐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故如

嬰兒之可憐

出生入死

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於骨髓精神勞惑故死也○御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疏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淪淪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為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為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注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

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舌不妄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疏徒類也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忘之故出三界凡夫執著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徒出三界

則生之徒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注人欲求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也○疏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十三滯於前境故也

夫何故

注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疏假設疑問以生復答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疏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多積物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也

蓋聞善攝生者

注攝養也○疏蓋不盡問之辭猶竊聞也攝衛也養也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淡泊虛夷不染塵境攝衛之美自顯下文

陸行不遇兇虎

注自然遠避害不干也○疏陸平地也兇

毒獸一角形如野牛青色言善攝生之人不為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為煩惱所加也

入軍不被甲兵

注不好戰以殺也○疏言攝生之人不入行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內解者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

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注養生之人兇虎無由傷其刃無由加也御曰善攝理生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故外物不可加害○疏諸本言駐立也措安也兇遇物即觸喻疑人也虎性躁暴喻兇也其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為三毒所害也

夫何故

注問兇虎兵甲何故不害之也○疏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此以其無死地

注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也言神明營

護之此物自然不敢害也○御曰以其順

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

云無死地也○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為

死地也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

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

加乎○節解曰謂聖人懷精神守一行氣

握固胎息故使此物不害之道處其心真

氣俱存故無刑殺之地也

道生之

○

注道生萬物

德畜之

注德一也一生布帛而畜養之也○御曰

物得以生養萬類也○疏至道虛玄通生

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也故云道生德

畜也

物形之

注一為萬物設形象

勢成之

注亦云勢成之一為萬物作寒暑蒸勢以

成之○疏陶鑒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

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敬之也○

御曰萬物皆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道德生育具如前言養生荷賴日用不

知是以勸示令崇尚也

道尊德貴大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

響也○御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

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也○疏世上

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

關爵命故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

注言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

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

當如此○疏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舉道

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故也西昇

經云道德渾沌玄妙同也長之者謂增其

善芽育之者謂進其功行也成熟者謂以

无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

淳熟此猶疊前語來生後文也養覆者養

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已上四雙

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德明能達其功也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用○疏雖

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其情故

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

生此達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疏既生成萬

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達德

畜之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用也○疏

長養養生功伴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

乎此達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注道之所行恩德玄闊不可得見也○疏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目人可謂玄德○車曰道為陽極陽即天也天以運動所以生萬物德為陰極陰即地也地以包含所以畜萬物受

天下有始

注始道也

以為天下母

注道為天下萬物母也○御曰始者沖和之妙炁也言此妙炁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也○疏始道本母道述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抗言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經云萬物始也以為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之育之知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母○蔡曰始

本也言一切眾生沈淪五慾不知根本隨流逐末漂浪生死故老君舉本示之明天下有清虛炁為道德為汝根本且始則无先母則有功取其生物故稱始也育之功遂稱母也

既知其母又知其子

十六

注子一也既知得道以當復知一也○御曰萬物既得沖炁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炁之子也○疏夫本能生迹母能生物既知道是我母即知我是道子從道而生故

也經曰虛无自然是真父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注以知其一當復守道反无為也○蔡曰既知已是道子從而得生則須守清靜无為復歸其母便與道同也

沒身不殆

注不危殆也○御曰既知身是沖炁之子當守此沖和妙炁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无危殆也○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守道會真迹雖

有沒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未能攝本所以須歸其母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其母守母則久視長生歸本則殒身不殆故勸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乃能長久

塞其兌

十七

注兌目也使目不妄視

閉其門

注門口也使口不妄言○疏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下文具顯守

復方術即閉塞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又沾六根為罪多也門五門閉五門不染塵境也前舉兌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息念棲託山林或却掃閉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肉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欲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乘真境豈曰杜耳閉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注人當塞目不妄視開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也○疏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紛紜定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劫戰自唯甚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閑寬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而不苦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

注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內

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終身不救

注禍亂成也○疏及愚者為之即開眼耳等根濟於聲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也

見小曰明

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也○御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謂之明也○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

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強

注守柔弱者日以強大○疏既能見小則智慧增明復能用道兼知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之初有定有惠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惠定之門用柔即是行解之術故六度之中有行有解前五行後一解解則是惠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用其光

注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

復歸其明

注復當及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於外也○疏光照外也既即照而忘韜光晦迹

歸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

注內視存神不為漏失

是謂習常

注人能行此是為習修常道也○御曰道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也○疏既即照而忘行國德滿諸累以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咎也行業

國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真教也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介大也老君疾時主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躬行無為之化○御解曰吾夙夜介介心念守一於身也○王及羅什二家亡介小也

我小有所知則便行於大道也唯施是畏

唯施是畏

注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恐失道意欲賞善惡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御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之也○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

起心以知行道者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  
虛通妙絕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  
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  
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无畏也今  
乃起心分別乘於至道諸所施為動之死  
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

而民好徑

注徑邪不平也夫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

邪也○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

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

道陵遲小成孔熾○節解曰謂人好邪偽

行妄徑也

朝甚除

注高臺榭修宮室○疏無道之君好行邪

徑不崇朴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其故宇更

起新宮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

注農事廢不耕治失時也○節解曰謂人

不修其一朝夕自飾而生病故心荒穢也  
疏徭役既繁農夫喪業東臯不作南畝荒

蕪倉甚虛

注五穀傷害國無儲也○節解曰謂不守

固其一則五藏空乏故曰虛也○疏稼穡

有退國用無資杆軸既空倉庫斯罄

服文彩

注好飾偽貴外華也

帶利劍

注上剛強武且奢○御曰文德不修尚武

備也○節解曰謂好華服於身一去邪來

帶利劍仗刀備為鬼邪所病

厭飲食

注多嗜慾無足時○疏黼黻文繡以麗其

身千將莫邪以衛其命醢醢醢以爽其

口不崇上德不恤下民嗟乎餐餐一至於

此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注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為

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  
之也○節解曰謂好其甘肥以養其容一  
去其中百病並生乃以資貨備於死喪也  
非道也哉

注人君所行如是死非道也復言也哉者

痛傷之辭○御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

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與歎也

節解曰謂人不行一但念好服美食可以

為盜賊不能止病却死故非道也○疏多

貨多歎如盜如賊既畜既積且矜且誇乖

理誇德謂之非道行人道心解之者朝甚

除無善功田甚蕪心荒廢倉甚虛無道德

服文綵好飾詞帶利劍貪心銳欲飲食耽

滋味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善建不拔

注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

而拔之也○疏建立也拔傾也能建立道

心之人志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王盧曰夫言車者以衆材合成乃名車也

君以衆人共載乃成君也然無材車何以



爲有無人君何以爲高故愛車者當須重  
材寶元者當須守人也。御解曰謂道真  
無名抱一內守不外求故曰無譽也

善抱者不脫

注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也

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  
言善持真行之人一一之永得終無差失

子孫祭祀不輟

注御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  
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

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  
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伐三  
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  
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

是乃爲真人○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  
既能而所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注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

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注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  
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注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  
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  
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遠致域中寧謐內  
外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  
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  
也○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默天  
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歸附化無不  
被其德能普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誰亡誰存  
以家觀家

注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注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老君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  
者亡以此觀之而知也○疏夫堯舜所以  
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  
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以

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乃至家國利害斷  
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  
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爲龜鏡矣  
含德之厚

注謂含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注神明保祐含德之人比若父母之於赤  
子也○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  
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文  
毒蟲不螫

注蜂蟻蛇虺不螫之也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赤子不害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  
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  
有毒之虫不傷於人○御曰至人神矣物

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毒螫之地此  
至人之含德也○疏毒蟲蛇虺類也攫鳥

鷹鷂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

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

喻含德妙達故不為三毒所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

注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

心不移也○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

固喻含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

同塵而靈府潔白不染故言握固此

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

精氣多之所致也○疏字林云峻小兒陰

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

知常曰明

恒怒作乃精滿室之至也况含德體道淳

和无為虛泊雖復揚波趣俗聞見色聲而

妙悟真空不見合和之相蓋以精粹之至

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

注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為

多之所致也○御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

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和氣之源動

作者由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嗔

由純和之至此赤子含炁也○疏為无心

作聲和氣不散也况含德妙達真宗故能

說無所說雖復辯彰萬物而不乖於無言

此一句明口業淨也前言終日啼號而聲

不嘶嗔者為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

知和曰常

注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

知道之常也○御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

是謂知常之行者也○疏知此不言之言

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道也

注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

疏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益生曰祥

注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疏

祥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

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

心使氣曰強

注心常專一為和柔故神氣實內而形柔

若反使妄有所為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

日以剛強○御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

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疏心神也氣

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物皆空

身亦虛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

生死之業日日強盛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

注萬物壯極則枯老枯老則不得道矣○

疏太盛者必衰物壯則老知益生使氣

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

非道早已

注不得道者早已早已者死也○御曰凡

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止也○疏已止也既非真道應須止而勿為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五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六

吳郡徵士顧歡述

信六

知者不言

注知者貴行不貴言○疏知道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无為謂是也○節解曰謂一不可說也

言者不知

注駟不及舌多言多患○疏封執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知與黃帝是也○節解曰謂說者不知一也

塞其兌閉其門

注塞閉之者欲絕其源○御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既無愛染則嗜慾之門閉矣○疏塞者息言論閉者制六情也○節解曰謂閉塞九竅固精守氣也

挫其銳

注人情慾有所銳為者當念道无為以挫

止之○疏止貪競也

解其紛

注紛結恨不休者當念道懷怕以解釋之疏釋恚怒也

和其光

注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耀亂人也○疏接愚俗也

同其塵

注不當自別殊也○疏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辯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門切當故重出之也是謂玄同

注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玄理符同○裴曰光智也塵愚也衆生飾智以耀人縱愚以染患聖人和光不耀同其塵也故不可得而親注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御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也

故不可得而踈

注志靜無欲與人無怨○御曰汎然和衆不可得而踈○踈道契重玄境智雙絕既兩忘於物我亦一觀乎親踈不可得而利

注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御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亦不可得而害

注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御曰無欲可爭故不可得而害○踈夫利害者與乎

存亡死生無變於已況利害之間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

不可得而貴

注不為亂世主不處閭君位○御曰體道自然而然故不可得而貴

亦不可得而賤

注不以乘權而驕不以失志故屈○御曰洗然無瑕滓故不可得而賤○踈夫富貴者與乎榮辱也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以賤賤語其心也

故為天下貴

注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御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踈既

遺蕩乎親踈又虛忘於利害毀譽不聞其慮貴賤莫屈半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而貴之以正理國

注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使至有國也○踈

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輯理也夫聖人馭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寶智以理國此則偃武修文之時也

以奇用兵

注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令其用兵也○

踈奇竊詐也尅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獸詐必資奇諂此則偃文修武之世也○御解曰謂治身者正於心不以口兵自傷也國身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

御曰在宥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踈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遺簣方茲芻狗執而不違更增其弊未若

無為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此今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

今日所見知之○御曰以此下文知之也踈教主假設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乎用此文則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謂防禁也令煩則

奸生禁多則下詐共相欺始故貧也○御解曰謂有為也○踈刑法嚴舉罹罪者眾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貧也一句解以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矣御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宮宇彫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滋起○疏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勲治身者多知巧許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御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榮曰珍好之物為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

禮所以整亂作○陳曰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舍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伎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弊倖之興不可革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注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節解曰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疏主上虛淡無為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言老君自是聖人託攝謙之聖化故莊子云

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注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節解曰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脉充溢也○疏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

居業六合同歡輕徭薄賦不富如何

我好靜而民自正

注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節解曰謂人虛心不邪念則氣存形中也○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

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朴

注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隨我以為質朴○節解曰謂人無情欲守一堅固則精氣淳厚不衰耗也○疏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朴也自聖人已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也

其政悶悶

注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

其民醇醇

注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疏悶悶寬裕也淳質朴也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朴也

其政察察

注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其民缺缺

注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踈專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亦

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禍兮福之所倚

注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福來禍去

福兮禍之所伏

注福伏匿於禍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疏倚因也匿伏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三事近由一心福則在於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

注禍福更相生誰知其窮極時也

其無正

注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而無國也○疏孰誰也福禍之微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塗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其極乎上士達人志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為禍福之因故無禍福之報故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今所以輪轉無極者為其不懷正道故也

正復為奇

注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也○疏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為正未能忘遣不與實相應故為虛詐也

善復為妖

信六

注善人皆復化止為妖祥也○疏縱為善者猶執名言既非正理適為妖孽故莊子云為聲為名為妖孽也○顧曰設欲為善乃為妖孽名聲之善也○節解曰為人得道之福不能守一輒有驕盈邪意復生也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言人君迷惑失正已來其日固久矣○節解曰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惑於邪偽失福得禍從來久遠非獨今日也○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為妖為奇者以其愚癡迷惑其日固久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故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注聖人行方止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

也○節解曰方謂一之正道也守之當堅行之當久無復以邪自傷割也○疏聖人體道方正執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修學

廉而不害

信六

九

注聖人行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民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疏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開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變遷貪廉兩忘不廉而廉不穢而穢故莊子云大廉不謙又云廉清不信○節解曰廉謂氣之清也不可以穢濁妨道行也

直而不肆

注肆申也聖人雖曲已從人不自申也○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詭而曲從於物不由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節解曰謂一之功平隨心委曲不可以繩墨為正

光而不耀

注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御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不截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但修之於身而天下自化肆申也○節解曰光謂神明流通內潤形中不須火燭為耀也○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輶光晦迹不炫耀於物忘其照也故莊子云滑稽之揮聖人圖而域之

治人  
注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也

事大  
注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

莫如奢  
注奢愛惜也治國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身當愛精氣不放逸也○疏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无為至法也  
夫唯奢是以早服  
注早先也服得也夫儉愛民財則人安愛惜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

御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四方之人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疏歎此无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伏魔試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  
早服謂之重積德

注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疏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遐藩必須積行累功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御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節解曰謂奸邪伏匿者皆由重一而積氣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克勝也積德於己則無不勝也○疏克勝也亦得也言累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伏無不獲勝也○節解曰謂重一氣積邪除病愈故無不克勝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無不克勝則莫知己德之窮極也○疏能知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速莫能知其

窮極者也○節解曰謂一行身中除邪愈病莫知盡極則其命長存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杜稷為民致福○疏既理無不契則深遠無極故以有

國蔭民為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疏既為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親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无為虛淡故可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

注人能以炁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木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  
長生久視之道

注深根堅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疏根本也蒂迹也根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夫根不深

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帶固所以久規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規照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去腸不削鱗不故

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

散○疏烹煮也鮮魚也言煮小魚撓之則

糜爛仕置即自全喻理國無為即太平躁

動則荒亂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神不敢見其

精神以犯人也○疏蒞臨也言用正道以

臨天下者使邪魅之鬼不敢為妖孽之患

也○顧曰神者靈効之謂也以道居位臨

理天下則太平太平之代鬼魅不敢神以

道修身則真照得一得一之士尸魄不靈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注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

然之人也○御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

歇滅而無神也但其不敢見怪以傷人矣

疏神靈驗也非此鬼不靈驗也但以攝祐

於人不損傷於物治身者鬼以詭魅為義

即是擾動邪魅之心也言以正道理身詭

魅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其真

照故不能傷行也○節解曰非謂鬼無神

也道在人身故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注非其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

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御曰鬼見神怪

傷人者由聖人有為失道故也今鬼所以

不見怪傷人者蓋以聖人行無為清淨故

爾○疏諸本作亦字張係及陸先生本作

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作亦字今用之

為是言非此鬼不傷物但為聖人以道蒞

位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傷害於人力在聖

理故云亦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但動心

不能傷行以為聖智制伏故雖動而不能

傷寂也○節解曰謂人行治道與神明相

合內無陰過故鬼不能傷也外無陽罪故

聖人不能刑也人之行一天神在外衛身

在裏護形元氣混沌皆共治身已之所行

上法於天頭戴日月光明星辰列宿皆在

身中精神呼吸食玉英也

夫兩不相傷

注鬼與聖人兩俱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

注夫不相傷者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

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

歸焉○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

得所不相傷害而守其分兩無礙閑遂乃

人施德於鬼鬼思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

相親附也理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既

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

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下流

注治大國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於細微

也

天下之交

注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節解

曰泥丸為大國口為小國口承上下灌丹



田丹田則地郊也。○疏大國則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江海處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郭也本亦作交字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故勝牡

注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女所以能屈男者陰勝陽也以其安靜不先求也疏天下之郊疊前文以生後句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欽附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雄躁也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為先也以靜為下

注陰道以安靜為謙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注能謙下者則常取之○疏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欽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注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御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也○節解曰謂泥丸居上為大國丹田處下為小國行一之道閉氣嚥液下流丹田液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氣胎息引之還補其腦推而引之雲布四海故上取下聚也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也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注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也○疏或不定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之中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懷心用下則同聚取斯別故言或也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取畜之使為臣僕也○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也不過欲兼愛小國小國用柔者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也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注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

下也○御曰一求臣妾一求援事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盈滿故云大者宜為其下○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陵大故陵大者宜為下此則高者抑之義也○節解曰兩者謂泥丸丹田也泥丸欲氣昇丹田欲氣降共成一神也道者萬物之與

注與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疏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萬物藏府也善人之寶

注善人以道為身寶故不敢違失也○御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寶而行之而無患累也○疏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不善人之所保

注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疏保守持也。流俗之耽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也。

美言可以市

注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美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

尊行可以加人

注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也。○御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善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買之售，相率而從善矣。○疏不善之人心，行繞薄言多，俛美好為飾詞，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守弱，搗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注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時，無有棄民德化淳也。○御曰：不善之人亦在

德化而已。何棄遺之有乎。○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慈救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欲使教化不善人也。○疏既接濟無遺，宜設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而論道調治。陰陽輯熙，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已來，真君出世，體道權應而為帝王，上以象三清而置僚署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雖有美壁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疏拱壁抱壁也。謂圓全大壁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先齋拱壁，後遣駟馬之車，言縱有萬蓋全壁，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修進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趣世如雲翔空，氣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顧曰：皎潔修名，謂之尊行，自專於行者，可以加勝於人，殊非至也。○孫曰：美言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可以加衆人之

上夫道之出言淡乎，無味。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詞以悅百姓之耳，飾行以耀萬物之目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

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求，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顧曰：無假遠索，日求之，但行積於身，得之於心，玄悟在我也。有罪以免耶。

注有罪謂遭亂世，閭君妄行，刑誅修道，可以解怨，免於衆邪也。羅什等曰：迴向善道，以免諸惡。

故為天下貴

注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也。○御曰：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為天下貴也。○疏言棄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為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譴，一得還源，可以

頓見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為無為

注因循而成故無所造作○疏妙契心源

不失真照達有為即無為是也故無為

即為即無為也○節解曰謂為一者不

為身也

事無事

注不預設備除煩省事也○疏事者色聲

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空照不乖寂雖

涉事而無事也○節解曰謂事一者不事

人也

味無味

注深思遠慮味道之意也○疏味者染著

之謂也振塵兩空色味雙寂雖復取味而

無滯也

大小多少

注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

之道也

報怨以德

注行善修道絕禍於未生也○御曰於為

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今大之與

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若逐

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懟

今既守分全和是故能報怨以德也○疏

怨懟也報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

少之業今欲滅除頓償便了者必須用前

為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

法虛靜物我冥一何懟之有故前章云有

罪以免耶斯之謂也

圖難於易

注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疏圖

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度達

却惡道之難者必須觀察初心既無作則

無報也

為大於細

注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

御曰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

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與性未

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疏細小

也為巨業者本平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建因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預圖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注處謙虛也○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

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

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

業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故能成其大

注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

注不重言也○節解曰謂人輕諾者失自

矜之實也○疏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

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信實後則貽

於寡信之責

多易必多難

注不慎患也○御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

動作於易後必多難○疏此合喻也夫輕

易許諾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為罪必

招八難之重殃故修道之士應須疑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

故終無難

注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疏猶尚也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而不為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注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嘗蹈火又云遠火非逃熱即斯義也

其安易持

注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疏安靜也持守也言聖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sub>二二</sub>此之時甚易修守也

其未兆易謀

注情欲禍患未有形兆之時易謀止也○疏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

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

注禍亂未動於朝夕情欲未見於形色如脆弱易破除也

其微易散

注其事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疏脆虛軟也猶如菓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必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除也為之於未有

注欲有所為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一疏為學也言聖人修守常在未有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注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預閑其門也疏亂者謂結業以成爲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萌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為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注從小成大也○疏夫百圍之木生於毫微喻三塗重疊原乎一念而以木為喻者

言本從小至大遽能蔭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性若推此樹起自虛无即空而至樹亦非有四塵所成故也煩惱為義起自虛无即空而言亦非有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注從卑立高也○疏層猶級也言九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乎一念染心易諸學者深宜戒慎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從近至遠○疏河上本作千里此言百仞且七尺曰仞夫陟百仞之高岑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況方造未息

為者敗之

注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慈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注執利遇患執敵失身堅持不得推讓還也○御曰凡情迷執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疏至道虛空無

為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為為即危亡故言敗之執非實當故言失之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注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不為聲名故無敗壞

無執故無失

廿六

二十

注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從為也民之為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

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之○疏幾近也

凡人從於有為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舍

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

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終當如始不終懈怠○疏此戒慎學人

令道心堅固終始如一豈有敗乎六度之

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注聖人欲人所不欲者人欲彰顯聖人欲

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眾人欲於財色聖人欲於道德

不貴難得之貨

注聖人不眩晃為服玩不賤石而貴玉

學不學

注聖人學人所不能學者人學智詐聖人

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

復眾人之所過

注眾人學問反也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

之者使反本實也○御曰聖人不求過分

之學也○疏聖人靈照自天不同凡智了

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

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可貴乎

又達真假無差故能無學學即不學不學

即學不見學異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

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河上本作復諸家

作備備防也眾人執滯有為不能忘學故

執學者以防眾生之禍患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

注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

性

而不敢為

注言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離

本也○疏輔助也導也言一切眾生皆稟

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非真今聖人欲

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

理盡性亦無為無不為也今言聖人不為

者亦欲輔導群生復被自然之理故言不

敢為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六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七

吳郡徵士顧歡述

古之善為道者

注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注不以道教民明智好巧也

將欲愚之

注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朴不詐偽也○御曰君將明

曰人君善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

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朴令如愚也○疏為

道猶修道也言古昔善修道之士實智內

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時不耀於人閉智塞

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御曰君將明

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與

是以難理○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眾生

所以難治者為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

化也

故以智治國之賊

注使智慧之人治國政之事必遠道德忘

作威福為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之福

注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中正

直不為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

之福也○御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

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難解自然知罪

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

也○疏若用明智察俗以理物者既乖淳

和人同賊害言無為至虛至靜忘心遣智

尸居玄默以斯御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

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為賊不

智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御曰役智

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

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亦為君楷模之法

式也○疏兩者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智

為賊不智為德則可為修身之楷模治國

之洪範也○節解曰謂去智守愚則病除

氣盛此治身之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注玄天也能知治國治身之法式是謂與

天同德也○疏常能知無分別為治身之

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玄德深遠

注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

與物反

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於己

玄德欲施與人○節解曰謂一之深遠乃

在太清降下絳宮入子形中物皆枯死子

獨長生故與物反也○疏冥冥真契道謂之

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乖

於俗故與物反

然後乃至大順

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

天理也○疏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

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

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則前反後順文豈

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言明不反而反後

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不乖反  
不反而反不乖順亦何所嫌也問曰經  
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  
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  
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語默唯道是從和

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  
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而能順  
能不順乃至非順非不順故名爲大順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注江海以卑下故衆流共歸之若人民歸  
就王者也○疏王往也百谷百川也言江  
海所以百川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窪下  
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爲  
蒼生之所歸往也  
故能爲百谷王

注以其卑下故能爲百谷王也○疏此結  
成其義故經云海爲百川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  
注欲在民之上也  
以其言下之

注法江海處謙虛○疏欲令一切衆生居  
已之上所以言貌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民  
注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注先人而後已也○疏欲令衆生在已之  
先已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  
得道我常不有望前則處下而反高此則  
守退而翻進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注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  
戴仰不以爲重○疏聖人恬淡無爲少私  
寡欲處民之上爲君而使輕徭薄賦無重  
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戴仰而  
不亂也

處前而民不害  
注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  
父母無有欲害之者○疏處物之前而爲  
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  
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曠百姓樂推懷

荷恩澤豈敢傷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注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  
共推進以爲主無有厭之也  
以其不爭

注天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  
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言人皆爭於有爲無有與吾爭無爲者  
疏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爲  
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爲順平等是  
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乎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老子言天下皆謂我道大我則伴愚似  
於不肖也○疏河上本作肖諸家云笑笑  
者老君體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  
莫不尊之爲大聖也何意得如此只爲接  
物謙和不矜夸嗤笑故致然也○顧等曰  
不與物同故云不肖言老君道尊德貴誠

可以為大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智不似愚故言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注夫獨名德大者則為身害故伴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也

若肖久矣

注肖善也謂辯惠也若大辯惠之人身自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注言辯惠者唯如小人非長者矣○疏獨猶聖德高大故不夸笑於物若其夸笑久是群小也河上云肖者猶善也言衆生不能履於善道者皆為我大故也獨猶驕慢我大所以不能履行善道者久當卑小謙退也○顧等曰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則道有封執此乃細碎之人豈虛妙之大聖乎

我有三寶實而持之

注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

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夸肖於物者為歸依三寶寶重而持之故能然也

一曰慈

注愛百姓如赤子○疏慈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

注賦歛若取之於己○御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疏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實也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注執謙退不為唱始○疏謙攝柔弱先物後已退身度人此師寶也○御解曰謂人形中有精氣神等寶而藏之可持以生也夫慈故勇

注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疏內蘊大慈

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儉故能廣

注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大○疏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大不敢為天下先

注不敢為天下首先故能成器長

注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御曰慈儉之德謙攝益光推光與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也○疏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居界外獨處至京為眾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神器之尊

今捨其慈且勇

注今世捨慈仁為勇武也○疏捨去慈悲

且好行剛勇

捨其儉且廣

注捨其儉約但為奢泰○疏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

捨其後且先

捨其後且先

注捨其後已但為人先○疏忘退後之心趨進先之行

死矣

注所行如此動入死道○疏總結上三捨既乘三寶通淪溺三塗故言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併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疏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沒故獲勝也又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御曰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疏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為先四等之中用慈為首是知慈之為義大矣哉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注言貴道德不尚武力也○御曰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於德故云不武疏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為不捨慈而為武勇也

善戰者不怒

注善以道戰者禁邪於習中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御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者也○御解曰謂開口和精萬神喜悅也○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無心喜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求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伏○御曰師克在和和則不爭○御解曰謂以口行一萬鬼自伏故曰不爭○疏不為塵染名曰勝敵既無喜怒何所爭耶善用人者為下

注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為人執謙也○疏

夫能行謙下者必為物之所歸故能役用於人也

是以不爭之德

注謂上文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鬪之道德也○疏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

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

注身能為人之下者是謂用人臣之力也張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疏謙下雖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為己用此結善用人為下也

是為配天

注能行此者德配天也

古之極也

注是乃古之極要道也○御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量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疏配合也天自然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士妙體真空達於達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也

用兵有言

注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衆生亦是聖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為主

注主先也我不敢先與兵也

而為客

注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

御解曰上兵謂口也下兵謂陰也口言妄

則自傷故言謙讓也輕用陰則喪精故不

敢為唱而為和也○疏主者我身也客者

前塵也言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我身

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池

為退○御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

營為則以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

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

進寸而退尺○疏進取也退捨也少以沉

無多以沉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忘

體玄中一離彼二偏故無無為之可取亦

無有為之可捨也

是謂行無行

注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

也○御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

與無行同也○疏既達湯有為又洞忘境

觀故無以行為行也

攘無臂

注雖欲攘臂大怒若無臂可攘○御解曰

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也

執無兵

注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

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不忍喪

之也○御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

故雖執與無兵同也○疏離形去智故無

兵可用也

仍無敵

注雖欲行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疏

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禍莫大於輕敵

注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

休輕戰貪財也○御解曰謂自恣交接者

則有喪禍之災○疏輕凌侮也敵前境也

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

輕敵則幾亡吾寶

注幾近實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御

解曰寶謂精氣也輕敵數戰則亡失精神

也○疏幾盡也實則前章三寶也捨慈而

勇謂之侮敵招於巨釁故盡喪三寶也

故抗兵相加

注兩敵戰也

則哀者勝矣

注哀者慈仁士卒必遠於輕敵也○御曰

抗舉也兩國舉兵相加也○疏若當也哀

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

也仍以大慈之心虛鑒前境則能使兩忘

物我清淨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子言我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

疏吾言即前章是也所言非此則易知也

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人惡柔弱好剛強也○疏莫無也老子

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之也

言曰宗事有君

注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返也○顧

○宗本也君主也言雖殊塗同本虛無事雖異趨同主靜朴○蔡曰言以無言爲宗

事以無事爲主○御曰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疏言經教也君

天子也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煩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知我知

注夫唯世人無知是我道德之闇昧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御曰夫唯世

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疏不我知猶不知我也唯彼衆生

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

疏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也則法則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爲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注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

以示於人也○御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也○卽解曰謂聖

人貴道德而賤其形衣皮帶毛含一抱元不貪官爵內養神明以精爲玉以氣爲金

故能變化昇入紫宮○顧曰褐者粗賤之服玉是精貴之寶凡庸之人心實不知外

假明哲羊質虎皮是乃德之病○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行解具足故成聖人被褐

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被褐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

真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

知不知上

注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疏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遠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爲上故莊子云執知子之不

知耶吾惡乎知之也

不知知病

注不知道而言知是乃德之病○卽解曰謂不明於道但明於俗不知食氣而知食味故病也○疏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

救苦故稱爲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苦衆人有此強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疏聖人無知識之疵而凡庸

有分別之病爲病衆生之病所以同凡說法演教志存救溺旣而不病而病病而不

病故云不病也

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以悲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

達之智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

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滅壽消年○顧曰凡庸之人妄執強知之病以自分別往而不返良可歎息其唯聖人真知妙本洞達

言教獨能以其慈仁哀憫衆生強知之病  
蓋以其自無病也○疏聖人能虛寂兩忘  
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  
有何病累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七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八

信八

吳郡徵士顧歡述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注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大害謂  
死亡也畏之者當保精養神順也承天也  
疏威謂威刑即諸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  
三塗惡趣北都羅鄴之刑法也言凡夫不  
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  
也

無狹其所居

注謂心居神常當寬柔不當急狹也○即  
解曰謂無狹健在俗間深山廣澤可養性  
也○御曰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室生白  
也

無猷其所生

注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於空虛  
喜於清淨若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  
腹為伐命散神也○御解曰謂猷生死者  
故行一愛氣情精為生之寶○御曰身所  
生者神也無猷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也

虛曰所生謂神也心靜而神安心躁而神  
去○疏猷捨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心

也言修行人必須處心無係不得域情  
狹劣猷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幻而是受  
道之器不用耽愛亦不可猷憎故耽愛則  
滯於有為猷憎則溺於空見不耽不染處  
中而忘中是真學道者也

夫唯不猷是以不猷

注夫唯獨不猷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淡泊  
無欲即精神居之不猷也○疏唯彼所修  
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  
境智相符是以不猷也

是以聖人自知

注自知已之得失

不自見

注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疏智  
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  
忘隨體故不自見

自愛

注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注不自高貴榮名於世○疏保養真性不輕染故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已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而為言也

至於敢則殺

江勇敢有為則殺身矣○節解曰謂貪為交接陰陽欲得快心生往死還此曰勇也輕道慢神則致身大此曰敢也二者皆自殺也

勇於不敢則活

注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也○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滅死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

注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注活身為利殺身為害○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則長生故利進身貪染則歸於死滅故害也

天之所惡

注惡有為也

孰知其故

注誰能知天意天故不敢犯也○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敢行之乎○節解曰謂天常惡其勇敢愛其怯弱含生愛氣誰知天意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節解

曰天道貴和也○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已者必獲勝善報也不言而善應

注天不言而萬物自動以應時也○御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

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

不召而自來

注天不呼召萬物萬物皆召陰而向陽也御曰天道不召萬物使從已然物不能違

自來順天命爾○疏善惡報應隨其行業

不待呼召而必自來

繹然而善謀

注繹然寬大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疏謀計數也言幽

途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注天之羅網恢恢甚大雖則疎遠若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疏恢恢寬大也網憲

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疎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無差失也○孫曰所謂不言而善應者天道不言而善自應也

明天善應者不在多言也○盧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曰善應

民常不畏死

注治國者刑罰深酷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慾傷神貪財殺身而民不知畏也

奈何以死懼之

注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其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乎疏此斥凡情迷執深重貪遂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惡懼故發奈何之歎深哀痛之○節解曰謂人不求生快意於情慾聞善不修知惡不改何識益乎

若使民常畏死

注當除已之所殘剋而教人去其利欲之心也

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

注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詐偽乃應王法執而殺之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御曰若使世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慾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

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疏貪慾之心曰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為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造罪耶

常有司殺者殺

注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者是也○御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節解曰謂口也在口左為司陰口右為司殺人有陰過則司陰白之於上天考人魂魄人有惡言則司殺白之於司命司命記之罪滿則殺之也○疏此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北都羅鄢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注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柄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節解曰謂天道賞善罰惡治人之身若大匠作器善者則成惡者則敗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乎

注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矣○御曰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疏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罰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執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運斤夫拙士運斤工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亦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累也○節解曰謂人治身各有優劣若工匠斲器而有巧拙巧者則器成形拙者則少不自害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注民之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下太多也○疏飢謂內無道德也上心也心為五藏百行之主也故稱為上稅聚斂也食滋味也言行人所以不懷道德者為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節解曰飢謂氣不足氣所以不足者坐口嗜美味也食多謂

實蓄積為僻故防禦百端也

是以飢

注是以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也  
疏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為

注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也○疏所以百行馳騫紛然難理者只為心貪有為故也心若無為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唯在一心

是以難治

注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也○節解曰百姓謂百脉也所以盈縮不和平由口不合一層乾液竭故脉失精泄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注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活之事太

厚貪利以自危也○疏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順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即死生既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節解曰謂人所以不顧其死者由養形太厚恣其口腹失其生

道故死也

是以輕死

注以其求生太厚故輕入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注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

財利不入於心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則賢於貴生也○疏賢善也玄悟之士非

色滅空喀焉坐忘而生無生相是以羶臊

榮利猷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為者善能攝

衛貴生之人也○節解曰謂夫獨能憂生

於未生憂形於未形但念無為舍自然者

此乃為賢真道安其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

注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強

注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弱

注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注和氣去也○疏言人生存有命則諸節

柔弱及其死也則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

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

軟者和氣存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

此有識為辯其勝劣者也

夫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死柔弱

者生也○疏徒類也是知行剛強者乖於

和理故與死為徒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

與生為徒此合喻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注雖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眾弱

為一強故不勝也○節解曰兵謂口也口

強為人所窮陰強為女所侵也○御曰生

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

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

生也

木強則共

注木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疏兵謂三

業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而貪

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





藥無復能先也

其無以易之

注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也○御曰以堅攻強二堅俱損以柔制強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無以易於水也○疏言水能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代不刊之術

故柔勝剛弱勝強

注水能滅火陰能銷陽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能知

注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

莫能行

注恥卑謙好強梁○節解曰謂人舍精飲氣統御血脉百姓日用而不知○疏水能攻於金石故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無人能依而行者也

故聖人言

注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注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細流即能長保社稷為一國之君主也○御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殺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也○疏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士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遠於違從身受屈辱不與物爭故堪為社稷之主以牧蒼生也○節解曰謂人形以左魂為社右魄為稷御一氣以為君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注人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天下也○節解曰國謂形也一言一出入脾中化津變液去故受新以養五神故王於藏府者也○疏不祥猶不善也言聖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為天下君王也昔成湯自翦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子

正言若反

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也

節解曰謂俗人所欲者以鮮潔為尊奢美為上而道以受垢為主處下為王言一與人反也○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美好榮而今乃受垢不祥故若反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

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御曰與身為怨慙之大者情慙也和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慙故曰和大怨也

必有餘怨

注任刑者失人之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也○御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曰必有餘怨○疏怨慙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行人雖捨有無得非有無和二邊為中一而猶是執玄未體於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

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為善

注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怨為  
善○御曰既有餘怨則不可為善○疏安  
何也言雖遠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  
也○節解曰謂口也言唱必有和人能行  
道道來應之唱人以善善人和之則無有  
餘怨也今時之人好行邪想邪想從之呼  
召邪鬼鬼來應之唱人以惡惡人和之安  
能得為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注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  
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而不責於人

注但刻契為信不責人以他事也○御曰  
左契若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  
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  
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化於人則  
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无為○疏契信也  
合也左陽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使

俱會出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  
義言執左契此則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  
握於左契所以微攝萬機聖人妙契環中  
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雖復匡御衆  
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節  
解曰左契陽德也言聖人不和大怨但自  
修德不行責過於人  
故有德司契

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

注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民所失○疏司  
主也徹迹也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君猶  
滯全蹄未能洞達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  
節解曰謂人行道德司命賜算人行其惡  
同殺徹其籍此之謂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天道無有親疎唯與善人則與司契同  
也○疏天真之理何有親疎上善之人自  
然符會即向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  
小國寡民

注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以儉約不  
為奢泰人民雖衆猶若寡之不敢勞役也  
使有什伯

注使民各有節曲什百貧富貴賤不相侵  
犯也

民之器而不用

注器謂農人之器也而不用者不徵召奪  
民良時也○御曰什伍也伯長也此章明  
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  
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也○疏國域也心住  
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行器即什惡  
其器也根雖有六用乃不窮言什伯者舉  
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  
也○節解曰小國謂形中什伯謂五藏心  
與腎為什肝與肺為伯開口行氣則什伯  
氣盛而無不用  
使民重死  
注人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  
重死而貴生  
而不遠徙

注政令不煩則民各安其業故不遠遷徙  
離其常處也○御曰少私寡欲不輕用其  
生數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疏諸行重  
靜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遂前  
境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注清淨無為不作繁華不好出入遊娛也  
疏舟輿謂三乘教法也舟在於水能濟渡  
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昇  
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

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得理忘言故能  
遺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注無怨惡於天下也○疏雖有身心兵甲  
隨體生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說此一句覆

釋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弃文反質信不欺也○御曰舟輿所以  
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  
所乘陳反朴還淳歸於三皇結繩之用也

御解曰謂人有道氣自流行為形中之用  
如結繩之信也○疏曰既虛心證理捨教  
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復結前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甘其食

注甘其蔬餐不漁食百姓○疏味至道也

美其服

注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疏德瑩身也  
節解曰謂甘食其氣美服其道也

安其居

注安其茅茨之居不好文飾之屋○疏所  
在皆安動而寂也

樂其俗

注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疏和光人  
世寂而動也○節解曰謂安形樂神抱腹

而歌吟也

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注相去近也○疏鷄以司晨狗以警夜聲  
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思智慧之晨此之  
言教近證一心故言相聞也

民至老不相往來

注其無情慾也○節解曰隣國者兩耳也  
兩耳相望保其安也使神氣各有所守不  
來往相干故至老常能聰明也○疏會理  
體真即俗即道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境

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實言也不美者朴且質也○御  
曰信言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  
美也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  
虛○御曰美言者世教也甘美之言動合  
於俗故不信也○疏信實也美浮艷也言

上德之人冥真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  
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

故莊云犬不以善吠為良人不宜善言為  
賢也○節解曰謂信道言者則不美於俗

事美俗事者則不信於道言也

知者不博

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博者不知

注博者多見聞也不知者失真要也○御  
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疏知道之  
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  
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世人徒知有天  
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也是大不知又  
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  
心

善者不辯

注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彩也○  
辯者不善

注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上有王  
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泉辯口多言亡其身  
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罵天地故無  
可分別也且儒墨是非堅執分別者良由  
未證善道故也

聖人不積

注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  
施貧○御曰積者執滯言教有所積聚也

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  
不積也○疏積聚也言聖人有財惠物有  
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  
之光無有盡時也○疏既盡也爲施化也  
言已所有道德盡持教人心無鄙怯德彌  
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也已所有財寶盡  
持施散而果報彌多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注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其  
生也○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  
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注聖人法天無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天  
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疏聖人上  
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  
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云不爭○張曰  
所言有舟與無所乘之者且無爲之世山  
無蹊蹠澤無舟梁本絕往來何所乘用又

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顧曰兵以討逆  
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  
何事陳兵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八

卷八

二十一

道德真經玄德纂序

使一

道本至無能生妙有運至無之道成妙有之功其惟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乎起於象先專為化本融神億劫之始分靈覆載之中亭毒萬殊陶鈞庶品由是三皇受命尚淳淳一之風五帝握圖漸散無為之朴老君雖歷代降跡隨時應機或為國師或為賓友授經傳道以教時君洎唐虞禪讓之初世道交喪之際舉元凱於野行四罪於朝尚賢之迹既彰羣惡之形又舉內雖揖讓外有干戈人心漸澆道朴云散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憫物性之遷訛恐真宗之陵替以為三皇大字不足以程式後王五帝常道不可以垂訓末俗撮重玄奧義著道德二篇欲明道無為也因德以顯之德有用也因道以明之資立言以暢無言因理本而弘妙本為理身理國之要乃至精至極之宗以授於舜非謂絕仁義聖智在乎抑澆詐聰明將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見素抱朴泯合於太和體道復元自臻於忠孝世儒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序

不知以為老君之道棄仁義廢禮智非立教之大方且夫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樂合天地之和至禮合天地之節至智合天地之辨至信合天地之時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歸仁壽之鄉固不在乎踈跂雍容嚙棘蹇蹇然後謂之仁壽等也故仲尼亞聖皆默而得之隱體默聰遺形去智超乎物表永為真人非末學小儒之所知也綿夏商周漢越數千百年煥乎與日月齊光巍乎與乾坤並運雖百家詮注羣彥校揚挹之彌深酌之不竭行之於國刑措而太平修之於身神全而久視拊几揮柄時有其人弘農強思齊字黯越濠陽人也幼栖玄關早探妙旨卅歲侍先師京金仙觀講論大德賜紫金真居葛仙中官煥頌之餘服勤不怠綽有聲稱為時所推僖宗皇帝順勳六飛駐蹕三蜀五月應天節默起祝壽行殿寵賜紫衣高祖神武皇帝應曆開圖配天立極二月壽春節允承明命賜號玄德大師奕世棲心皆洽光寵羽衣象簡其何盛歟每探討幽玄

發揮流俗期以譚講之力少報聖明之恩手續所講道德二經疏採諸家之善者明皇御註為宗蓋取乎文約而義該詞捷而理當者勒成二十卷庶乎攬之易曉傳之無窮後之學者知強君之深意焉乃題曰太上老君道德經玄德纂疏乾德二年庚辰降聖節戊申日廣成先生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序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潯陽弦思齋集

此經是三教之冠冕衆經之領袖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窮理盡性不可思議所以題稱道德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發智智能尅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今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章總結指歸

道可道章第一

不同第四會重玄之致況明本迹第三顯二觀

第一略標理數  
蹠非常名之  
包無外歸於  
攝則歸於秋  
而問之前漢  
雅或較其書  
坐或控名而  
地得手之東  
以財成羣方  
吹萬而生實  
重天

知夫理道虛  
起可運之聲  
絕豈能出象  
應現則運於  
孝父窮數年  
又宵較龍新  
窮或屬西王  
而遊之應其  
不吞三月

道可道非常道

大矣哉

御疏虛極妙本之強名訓由訓徑訓法訓  
常首一字標宗言此妙本通生萬物之由  
徑字稱爲道故云可道堪稱爲道經云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欲使學者了性脩心所以字之曰道尋其妙本理竟清虛適莫難知非皎非昧又按下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前之視之不見以色求道聽之不聞以聲求道搏之不得以形求道且妙道幽微實非世間聲色形法而求得按九天生神經云聖人以玄元始三炁爲體言問三天之妙炁也法師臧宗道又用三一爲聖人應身所言三一者一精二神三氣精者靈智慧照之心神者無方不測之用氣者色像形相之法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炁也總此三法爲一聖體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也但老君法體以三一爲身

身有真應之別而解者義有三家第一散  
一以爲三是聖人應混三以歸一是聖人  
眞第二云三之與一俱是應非三非一乃  
是眞爲三爲一俱是名數第三云豈有離  
名數之外別有無名數之眞耶即此三一  
非三一是一眞非三一而三一是一應非三一  
之應此應是眞應三一而非三一之眞此  
眞一應眞應眞之眞不可定言眞眞應之  
應不可定言應所以非眞非應而應而眞  
但三人赴感逗機應物或寄人間或生天  
上隨方顯見應變隨時妙體希夷卒難詳  
究○榮曰道者虛極之理體不可以有無  
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極其眞所謂妙矣難  
思深不可識聖人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  
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  
道吾不知其名成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  
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  
天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  
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  
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

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  
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  
虧生生成古今不移此之謂道者也元  
氣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  
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  
之有有中無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氲  
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於此於是  
清通澄朗之炁浮而為天濁滯煩昧之炁  
積而為地平和柔順之炁結為人倫錯謬  
剛戾之炁散為雜類自一炁之所有播萬  
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固極然則生天  
地人物之形者元炁也授天地人物之靈  
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炁  
有陰陽之華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糾紛  
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而道德之  
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  
境矣道重說包億萬之天而不為大貫秋  
毫之末而不為小先虛無而不為始後天  
地而不為終昇積陽而不為明淪重陰而  
不為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生本無炁也

神運而炁化炁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  
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  
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  
忘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同  
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  
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  
形全形全則炁全炁全則神全神全則道  
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炁靈炁靈則形  
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為  
一可使有為無可使虛為實吾將與造物  
者為儔奚死生之能累乎已也可道為體  
可名為用可道者即是言名雖復稱可物  
宜隨機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寂寂之道  
嚴曰道德彰非自然功名顯非真素○河  
上公曰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  
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跡匿  
端不可稱道○祭曰非是人貴之以禮義  
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已而殉利失  
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而道  
德之實自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故恒

情故曰非常道也○成疏常道者不可以  
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悅  
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疑常可道可說非  
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御註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為之名曰  
大夫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  
德立理體運之不墜苞之乃無極遂以大  
道之名名於大道之體今物曉之故曰名  
可名○御疏名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  
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  
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  
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  
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  
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  
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  
無不可亦非常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  
無不可思與希微通非常名者非常俗榮  
華之虛名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  
常以歸真常也義有因超緣有漸頓聞之

以方便捨無常以契真常陳之以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真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亦非常非非無常亦非常非無常也○河上公曰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炁權與天地天資資始故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榮曰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成疏指此無名為物之本道本無名是知不可言說明矣有名萬物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

同母儀○河上公曰無名天地始無名者道也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始有名萬物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合炁而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註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能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靜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逮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御疏常無欲者言法性清靜離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之歸趣微歸者也○嚴曰無欲者望無望觀其妙者鑑太清也明有欲無欲○榮曰人之受生成實始於道德同稟炁於陰陽而曖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無欲行若也夷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

錢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淨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有欲行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驚於身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為之事跡豈識無為之理本此有欲行也○河上公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成疏微歸也欲情滌也所境也言人不能無為不能恬澹觀妙守真而妄起食求肆情滌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有之是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觀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無欲有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御註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者也○御疏兩者俱稟妙本故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故異○河上公曰有欲無欲同出人心無欲長存有欲亡身故異也○榮曰近而言之有



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點聰明而恬澹洞徹道源則稱於妙境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微此異名也達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達以道德為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變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所以云同自靜之從體起用故言出通生之功著道也書養之義彰德也道殊號是曰異名也○成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微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

御註出則名異同則謂玄深妙也○河

上公曰玄天也言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榮曰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達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者也○御疏自

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以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也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成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微妙兩觀深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舉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曰衆妙之門○河上公曰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稟炁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婬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天氣有厚薄陰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榮曰道德窈冥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託有無之表以道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為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

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御疏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

因今不生意因是則同玄妙夫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為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成疏玄之又玄有欲之人唯滯

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學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遠遣於是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獨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此章所以次前者衆妙不同故次此章即顯無為之能

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蒙

二顯聖智虛忘功濟物

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蒙  
二別初兩句沉辨美善體不其後  
六句三雙明諸法無實初沉辨美善

不真  
夫天下凡夫執聲滯色有為端特無  
暫安時起名利若輕微騰技執愛欲

如飛蛾赴火以惡為善將易作難無  
名害中常眠不曉危脆身上因執無

聞豈知妙道虛通真言理淨吟味難  
喻隨迎不知七聖迷路於裏城西子

同言於恒化聲色相誤彼我形空  
須推有濁之身將契無為之適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斯不善已

御注美善者生於欲心苟所欲雖惡而

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者為美所

善者為善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

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迥相傾奪大聖

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御疏已所甘

美者為美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

辛好丹則非素妄則不常故不如止也語

助者也○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自揚已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忘也皆

知善之為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

也○嚴曰人之聰明可絕而不可散人之

情欲可逆而不可順飭人之容傷人之性

養人之欲損人之命世世人所謂美善者非

至美至善也夫至美非世所能見至善非

世所能知也○榮曰美樂也言人之稟性

咸不能以道為娛而以榮為樂樂不可極

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至故曰

人皆以色聲滋味為上樂不知色聲滋味

禍之大朴既為禍扑傷為哀本滅性傷身

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天下地

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已而各縱欲

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性情同有

所愛愛名則以名為善愛利則以利為善

以利為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為善殉名

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為善亡身是為不善

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下此為不善已也○成疏天下者世

間之總名也皆成悉也美悅愛也上元經

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

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而妄執美

惡逆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為惡顯其意

者必生愛滯名之為美不知諸法即有即

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姬

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又云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

惡以斯所驗豈有美哉故知世間執美為

美皆則惡而已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

已言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耽淫聲色

抑乃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已害物不知

為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

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

者也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藏雅當忘善

惡而得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後明諸法

無實

故有無相生

御疏云性空也性法相名長短高下和合

三時○河上公曰見有而為無也○榮曰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

有歸無故曰相生也

難易相成

御疏云法空也陶者易土而難木工者易木而難土也○嚴曰難以易顯易以難彰無難則無以知易無易則無以知難若能巧拙兩忘則難易之名俱息○河上公曰見難而為易也○榮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成疏空心惠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 長短相形

御疏相空也○嚴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無長則無以明短無短則無以知長長短相空本無實相故云空也○河上公曰見短而為長者也○榮曰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鳬之脰異故知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成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知長短相形而有異者也

### 高下相傾

御疏名空也○嚴曰山以谷推谷以山傾

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無以知山如彼世間名位遽為臣妾故無定位也○河上公曰見高而為下也○榮曰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經云高以下為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君臣俱泰成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尺比丈尺即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

### 音聲相和

御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成曲者誰總彼眾聲則能度曲如彼世間諸法並和合成體非具是皆空故○嚴曰音以聲別聲以音停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也○河上公曰上唱下必和也○榮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絃絕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相和其人胥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

### 先後相隨

取則○成疏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此寂以況萬有虛假亦然御疏此明過去未來見在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移亦如美惡無定名也○成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後是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已竟無實體也○嚴曰先以後見後以先明無後則無以知先無先則無以知後○榮曰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為君父者不得輕躁而失道必宜重靜以契德也○河上公曰上行下必隨之六者相運逆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經道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 第二顯聖智虛疑忘功濟物

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

御註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御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知詐者。雖拱默非無爲也。任真素者。則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僞。任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而未常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論語云。夫  
人不言。○河上公曰。以道治也。○榮曰。徧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未  
有紀尊號於金簡。昭聖錄於玉篇。皇上應  
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  
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故  
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也。猛士上將  
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揆。  
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成疏是  
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理之人也。  
亦言聖正也能自正。故名爲聖。治理也。  
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爲之妙法。治有

爲之蒼生。所以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  
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人治也。處無  
爲之事。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無爲。  
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爲斯乃無  
爲。即爲爲。即無爲。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  
默當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爲之事。行不言  
之教。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  
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  
出。處默語其致一焉。端拱默然而言。滿天  
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  
而盡。物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今萬物各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  
人也。○御疏作猶動作也。言聖人善化無  
事。無爲百姓不知。爰猶爰豫。各自得其動  
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  
力。此百姓忘聖功也。○河上公曰。不辭謝  
而適止。萬物作各自動作。○榮曰。作者芸  
芸。動作也。四人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真

任化自然。無所辭謝。○成疏爲始。萬物一  
切羣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  
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爲  
物先。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御註今萬物各遂其生。不爲已有。各得所  
爲。而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  
慎一日。不敢寧居也。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御疏今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  
爲已有。今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已。  
功如此。則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  
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河  
上公曰。生而不有。元炁生萬物。不有也。爲  
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其報。功成不居。功  
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也。○榮曰。生而不  
有。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爲而不恃。以  
萬物爲芻狗。不恃德以爲功。成功不居。雖  
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疑  
神遊於姑射也。○成疏又生而不有。○又  
解爲而不恃。爲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

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成功不處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夫唯不敢寧居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御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河上公曰夫唯不居夫唯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也○嚴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化與道均不望其功德與天齊不求其報道功述名深隱玄域雖欲不居是以不去也○榮曰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忘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

為而朝萬國疑神常湛故言不去也○成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志而推功於物其唯聖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此一章分為三別

第一沉舉之不以戒行人夫黃帝為

又用大道以治天下將淳樸以安民不親其親愛所所以流象微不

其子唐虞所以懷丹朱遊岷嶺而順

風坐如山而若雪無為至理豈擇賢

才於後漢李漸移淳樸外日去有一能

而自伐舉百行而皆傷故商公致田

子之災周室有河陽之召音尚賢之

過貪貨居懷不能派利害於心田獸

之病其在此乎

不尚賢使民不爭

御註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則有迹徇迹

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

御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

能則有迹飾偽者徇迹而失真夫真必尚

賢之由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

任以無為使雲自從龍風自從虎則唐虞

在上不乏元凱之臣伊呂昇朝自叶台衡之望各得其分人元觀觀則不爭也○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也使民不爭功名反自然也○

嚴曰世尚禮義則人爭而不遠則為偽○

榮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

塗賢者與愚者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

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以役罰須

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

則困於貧窶驕奢者必欺侮歐窮者亦能

聞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為賢不

肖易先天地覆載不為善不善改度也○

成疏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

直是學者攝謙先物後已不自貴尚而賤

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使人人自貴賤物則

浮競互彰若能各各退已先人則爭忿自

息故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

御註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

故云難得夫不安於本分希効所求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御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竊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為盜乎故莊子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淨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不為盜○河上公曰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也使民不為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嚴曰藏珠寶玉則人求而不賸則為盜○榮曰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成疏難得之貨謂隋珠荆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晉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盜竊不起故言不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者也○御疏希慕聰明者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要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也○河上公曰不見可欲放鄭聲遠佞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嚴曰發揚三五則人悅悅而不窮則邪亂也○榮曰耳不聞鄭衛絳絳之聲眼不見聚如姐已之色洗心潔已遺情去欲豈有亂乎○成疏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貪求深愛之物也所言不見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靜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也前不盜不爭是別今可欲是總達三業及一切法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第二獨顯聖心虛懷利物

御註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御疏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虛其心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心○河上公曰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虛其心除嗜欲去亂煩也○嚴曰虛心以靜氣○榮曰是以聖人之治皇上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再言之也虛其心除嗜欲絕是非遺萬慮存真一○成疏聖人治同前釋虛其心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境後境又心虛也

實其腹

使一

二十四

御註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上不生貪求○御疏腹若含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註云屬厭而止者春秋間沒汝寬諫魏武子詞

也欲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河上公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嚴曰專精以積神○榮曰道實於懷德充於內○成疏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內故言實腹

### 弱其志

御註心虛則志弱○御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河上公曰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嚴曰寂然無爲泊然無治○榮曰心志柔弱順道無爲○成疏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已也

### 強其骨

御註腹實則骨強也○御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骨自強矣○河上公曰愛精重施髓滿骨堅○榮曰唯道集虛心懷至道在物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成疏骨譬內也言聖人雖復外亦和光而內恒憺泊欲明動

不傷性應不離真故言強骨

### 第三重勸學人今忘知會道

####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御疏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息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夫無知無欲者已清淨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爲徇迹貪求而無爲也則無不治矣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無爲也且絕尚賢之迹不貴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具於爲無爲復何矜徇化既無聲而無臭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河上公曰反樸守淳○榮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則無不治上扇無爲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上下下皆安則無不化之也○成疏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今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御註清淨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今不敢爲也○河上公曰思慮深不輕言者也成疏使知者不敢爲則無不治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爲道而言不敢不爲者即達無欲也恐執此不爲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達有欲後達無欲者此則雙達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爲治理無不正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於爲無爲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河上公曰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也則無不治矣德化淳則百姓安也○嚴曰無爵祿以勸之而孝慈自起無刑罰以禁之而姦邪自止反眞復素歸於元始世主無爲天人交市翱翔自然物物而治也

###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前章前章所以次  
志智會道妙體一中故次此章即明  
至道以中爲用此一章義開四別第  
一明雖復以中爲用應須達中第二  
顯聖智虛寂爲物宗正第三示觀光  
輝迹俯應下凡第四結  
歎聖人起於萬象之首

第一明以中為用應須達中夫清虛至妙理至  
道真常超越三界之先直出有無之  
燒灼之不竭同大海之波濤即之無  
窮等高山之峻峙物莫之喻心莫之  
知生居象帝之先吾不知其誰之子  
在動而寂處用而冲故孔丘自比於  
至道之宗乎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二十七

御註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  
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  
也○御疏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  
物之宗冲虛也謂道以虛為用也夫和氣  
冲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  
則物疑其光大語冲則道不曾盈滿而妙  
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  
法故不敢正言他皆倣此○河上公曰道  
冲而用之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  
也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  
嚴曰道以至虛故動能至冲德以至無故  
動而至和萬物得之莫有不通冲和者道  
德之用神明之常天地所尊陰陽所宗也  
夫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惡盈滿必招

損故曰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之道  
固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非盈虧亦  
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之病病除藥  
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  
成疏冲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  
而言莫先中道故云冲而用之此明以中  
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何以一中  
之道破二偏之執既除一中還達今悉執  
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  
是達中之義

第二顯聖智虛疑為物宗匠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註淵深靜也道常生於物而不盈滿妙  
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河上公  
曰道淵深不可知似為萬物宗祖○榮曰  
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  
奉之○成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也言止  
水能鑒於人聖知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  
於止水眾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則无  
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

流波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之深為淵  
宗則大宗師義也

第三示執光路速併應下凡

挫其銳解其紛

御註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銑利釋散紛擾  
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御疏挫抑止也  
銑銑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冲虛之用  
物莫之違故銑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冲  
和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文以明道用  
註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  
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銑利紛擾因欲而生  
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河上公  
曰經挫其銳解其紛銳進也人欲銳情進  
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紛紛結恨也  
當念道无為以解釋之○嚴曰有志而無  
銳有心而無思設無設之設圖無圖之圖  
也○榮曰經挫其銳解其紛前識傷性長  
惡善人銳也虛懷忘己以道折之挫也可  
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遣彼忘我遠欲制  
情解也○成疏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



足自利道圓為物師宗故此下明利他也  
體知物境虛幻今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  
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天忿怒  
生乎逆順逆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逆順之  
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道者至今歸

真實釋散其懷而破嗔癡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御註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  
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御疏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似或存道之沖用於物不遺  
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  
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為混光塵妙本  
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河上公曰  
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  
以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  
當自別殊○榮曰和其光同其塵湛然常  
存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體同  
而不累其真故知湛然清淨而常存者也  
○成疏和其光言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  
明與日月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

聖智潛被不曜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  
同其塵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  
土能點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濳清行故  
名為塵也而言同者夫人遭時達世俯述  
應凡既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  
眼耳同處濳不濳所以為異也

湛兮似或存

御註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湛兮似有所  
存也○河上公曰道湛然安靜故能長存  
不亡○成疏湛疑寂也似不定也言聖人  
雖復和同光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  
云常存而言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  
寂不定寂而應不定應也

第四結數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註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  
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  
似也○御疏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  
見吾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  
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

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註云帝者生物  
之主易云帝出於震王弼云帝者生物之  
主興動之宗也又解云此見日象此生物  
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河上公  
曰吾不知誰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

也象帝之先道似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  
天地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  
欲使人修身法道也○榮曰道深甚奧虛  
無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始惡乎而可  
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闢之以三  
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方考之事用在  
天帝之先象天也○成疏吾老君自稱也  
言此即寂即應之聖道不知從誰而生故  
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既能生天地  
似如天帝之九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不為老然至道  
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不先不後而今  
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先而先故加以  
象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使二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崇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像陽強思齊纂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章所以收前

道起萬象之先故次此章顯志功用聖人與二儀合德即此章中義關三寄集篇兩器顯明妙用第三序多聞如體真

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夫一氣

儀分判天圓清而上覆地方潤而下地角而準許堅安步之而不待泰密野之而無窮不仁不義狗彘物溺於天漢春客不知其遠近渺渺河潭成禽莫測其短長比之衆篇但見財稱何以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註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蔽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

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貴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不兼愛乎○御疏仁者兼

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莊子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蘇者取而愛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羣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功不以生成為仁恩故云不仁

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爾註云蔽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蔽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文也○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性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

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任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親意○嚴曰天以高而清明地以厚而潤寧陰陽交通和

氣流行泊然行無為而萬物自生非傾心以為仁愛聖人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玄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豈不釋思慮僅以顯仁愛乎○崇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長短相形是非

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無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為狗古人祝所用已而棄之言於芻狗用之不以為愛棄之不以為憎喻明天地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為仁淒

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為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恩需草木澤被胞魚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成疏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恩也芻狗草

狗也莊云已陳之芻狗且圓穹在上方峙於下二儀覆載亭毒群生有大至功而言不仁者視萬物如一狗也何者夫芻狗之為物但有狗名而無狗實也況一切萬物虛幻亦然莫不相與皆空故無恩報之可

責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空心利物功侔造化所以先舉天地次顯聖人聖人雖復拯救蒼生竟不見能化所化亦同芻狗虛幻無實也前舉二儀徧該無識故稱萬物後顯聖人意在有情故言百姓非是不化無識為有識能稟教故也

第二寄橐籥兩器以明妙用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御註橐籥也籥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

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之故也○御疏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也謂以皮為橐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猶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喻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河上公曰天地之間空虛和

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為中其猶橐籥為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經索排索為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成疏橐籥也籥笛管也夫天地聖人虛心利物譬彼笙管方滋諸袋虛心之義繼在下文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註出聲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御疏橐籥虛心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河上公曰橐籥空虛無有屈竭時搖動之益出聲氣也○嚴曰天地釋虛而事愛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事愛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升恩不下究功不盡成橐籥釋虛而事愛則中外隔閉氣息不依何則仁愛之弊矣○成疏屈竭也橐籥內空故出聲氣不竭亦猶天地無心故能生化

無窮也動而愈出者言橐籥動則聲氣生聖人應則經教出也

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受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也○御疏多言者多有無愛之言也多有無愛之言而行則難普故數窮屈不遠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註云不訓者訓荅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訓荅也○河上公曰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嚴曰天地不言以其虛無得物之中生物不窮聖人不言法今虛而合物則天獄空而無禁鬼神靜而無為天下蕩蕩不識不知而大治也○蔡曰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與不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

動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  
成疏多聞博瞻也數窮多言也博學多言  
雅益世智既不體道理歸於窮中一道也  
多聞適足有為守中即長生久視以此校  
量故不如守中也故莊子云文滅質博溺  
心又陽朱云隣人以多岐路所以亡羊學  
者以多方所以喪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章所以次前  
博識不如守中故次此章明只為守  
中故得谷神不死就此章中義分兩  
別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  
第二明不斷不常而用無勞倦

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  
蓋聞  
得生皆實妙氣若能修養同獲大  
故黃帝駕龍而騰雲執鸞鶴而朝  
漢十年返都天墳塚之靈藥八月  
查見仙蹤之非非玄北氣母綿綿若  
存各神衛生妙時長久守一理以永  
因養五牙以致真陽髮復於稚齡永  
歲延於大壽見朝真而不敢納大益  
而有期左扣洪崖之肩右托高士之  
神何以臻此攝  
衛之理妙手

谷神不死  
御註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  
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  
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

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  
為喻說也○御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神者明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  
其應如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養為義  
不測之應未曾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  
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  
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  
門門者以出入為義天地有形之大者不  
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

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根根本也○河  
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  
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  
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嚴曰太  
和妙氣妙物若神空虛為家寂泊為常出  
入無竅往來無間動無不還靜無不成化  
而不化生生而不生也○榮曰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河上公言以為養神乃是思  
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  
雖真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

嘗試言之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  
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  
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  
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氣散不  
以為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義也生死  
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  
牝之義也○成疏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  
上公言谷養也言蒼生流浪生死皆由著  
欲故也若能導養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  
滯則不復生死也

是謂玄牝  
御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  
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  
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河上公曰不死  
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  
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  
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  
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  
玄牝地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  
五味濁厚為形體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

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為  
牝也○嚴曰牝以雌柔而能生玄猶幽遠  
而不見雖子物如母莫親其形○成疏是  
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雌柔為  
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退  
雌柔虛容不滯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生是謂  
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也○御疏  
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  
門者以出入為義天地有形之大者不得  
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  
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根根本也○河上  
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天地之元  
氣所從往來○嚴曰太和之所以生而不  
死始而不終開導神明為天地之根元○  
榮曰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  
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  
得生號之曰根也○成疏言此深玄不滯  
之道雌虛柔靜之法能開通萬物生化兩

儀故云根也

第二明不滯不常而用無勞倦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註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  
無心故不動勞矣○御疏綿綿者微妙不  
絕之意虛牝之用應用無私微妙則稱為  
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河上公曰綿綿  
若存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  
復若無有也用之不勤用氣當寬舒不當  
急疾勤勞也○嚴曰動靜玄妙若亡若存  
成物遂事無所不然光而不滅用之不勤  
者以其生不生之生體無形之形也○榮  
曰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  
之理非存非亡欲言也不見其形欲亡也  
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  
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為  
逸樂故曰不勤也○成疏綿綿微細不斷  
貌也若似也存有也若言神空則是斷見  
若言神有則是常見前說神空故得不死  
仍恐學者心滯此空今言若存即治於斷

也又恐學人心溺於有故繼似字以治於  
常也即用此非無非有之行不常不斷之  
心而為修道之要術者甚不勤苦而契真  
也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  
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章第七次前皆前章明虛  
玄至道能安立二儀故次此章即文  
於二儀而為修習之法此章內文  
有三重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第  
二略顯聖智修習之能第三結數聖  
人獨成

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  
國日月慈房明星燭幽乘飛龍而御  
天或北馬而行地作成於雷電搖氣  
於陰陽自通而生有物之母取度滯  
責陶侃處於八門智而不愚叔虞  
於萬頃不發不泄大道所以賢形上  
安久寧妙象於焉陶鑄下鎮山嶽上  
得理雲聖仰所以不  
斷其實大道之力也

天長地久

御註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  
長能久結論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  
私成私爾○御疏此標章門也天以氣象  
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河上公曰說  
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榮曰天長

地久天地所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日月迴薄虧吳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標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本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水固若不能指是非以契道遺情欲以疑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困爽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成疏二儀雖大猶有劫盡之期然就形相之中稍為賒速故舉天地以況聖人

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御註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矣○御疏前標門此假問問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

之故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河上公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生之利奪人以自與也故能長久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成疏天地所以能長久者假設疑旨發明其義以其不自生假答前問釋其所由言天地但施生於萬物不自營己之生也故能長久結釋也○節解天長者謂泥丸也地久者謂丹田也泥丸下至絳宮丹田上昇行一上下元炁流離百節浸潤和氣自生大道畢矣故曰長生也

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御註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故身存御疏是以聖人効天地之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忻賴為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

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也而身先天地敬之先以為官長也外其身薄己而厚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嚴曰聖人威震八表聰明四達委處於無欲歸計於不為卑身以尊天後己以安人故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人願為主故先人逆身以順道外己以安人功大無外而不可見德高如蓋而不可聞化與神明通流壽與山川為常故存○榮曰忘情息機者少遂欲乖真者多准聖人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成疏是以聖人是以仍上以合喻也聖人即與天地合德者也舉其高行措模群有也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三界也外其身隱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也

第三結歎聖人獨我專責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  
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  
先能存是成其私也○御疏天地所以長  
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  
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河上公曰  
非以其無私耶聖人爲人所愛神明所祐  
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  
以爲私者欲以厚己聖人無私而已自厚  
故能成其私也○榮曰凡情幽滯靈識不  
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專已而加物  
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  
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  
情欲得存固自然存固故曰成其私也○  
成疏此其無尸故能成其尸尸主也言聖  
人觀物我虛幻名實俱空故能後已先人  
忘我濟物故無主也而言成其尸者結歎  
聖人也只爲德合二儀駕御百姓故獨居  
三界之尊成天人之化主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上善章所以以前  
之行未顯功故以此章顯明忘我  
之人有殊能妙用就此一章義開三

上善若水

御註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  
之喻○御疏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  
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  
上上善之行如水之能其在下文皆合法  
喻○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榮  
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  
之所惡故幾於道理本深達難可測知善  
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爲喻焉水  
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壅決任  
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  
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  
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爲譬焉

別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夫至德  
尊三能廣明七德第三結歎柔弱所  
以無  
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夫至德  
尊三能廣明七德第三結歎柔弱所  
以無  
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夫至德  
尊三能廣明七德第三結歎柔弱所  
以無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

御註幾近也○御疏水善利萬物又不爭  
處衆人之所惡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  
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  
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  
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常不競爭此二  
能也惡居下流衆生恒趣水則就卑受濁  
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利  
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  
垢此水性之三能也唯至人之一貫其行  
如此去道不遠故云近爾○河上公曰水  
善利萬物水在天爲雨露在地爲泉源也

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也○成疏水善利萬物言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津潤需洽利物處多以此功能故況聖德聖德應感善功機權方便開

化其義如水故以爲喻也又不爭水性柔和不與物爭方圓仕器壅決隨人上善之行應物亦爾處衆人之所惡所惡者卑下之地卑下之地水則居之言衆人皆捨下趣高橋慢陵物上善獨去高取下柔靜退故幾於道幾近也言行此三能故近於道三能已了次明七德

### 居善地

御註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也○御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河上公曰水性善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化動而下人也○榮曰水不擇地隨處俱

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成疏水性趣下以下爲安上善好謙以謙爲吉故用卑下而爲善地所謂處乎不競之地

### 心善淵

御註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也○御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源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淵深靜也故云心善淵○河上公曰水心空虛淵深清明○榮曰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成疏淵止水也言止水清潔泓澄淵深難測上善心源虛遠靜照亦然故淵靜則鑒人心虛則照物

### 與善仁

御註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御疏至人私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滋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河上公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榮曰水洽於物人惠於俗○成疏仁恩也言水性霑濡惠潤於物聖德慈救恩被蒼生慈救則不隔怨親霑濡則豈揀

### 淨穢

### 言善信

御註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御疏上善之言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流泉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註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之詞也○河上公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清○榮曰水之影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爲言終始不乖其實○成疏信實也水能澄鑒儀貌妍醜不欺聖言證理信如符契亦言海水三潮不失時候況聖智逗機不遺三品○節解謂神炁既行形中萬神合會故口中甘果自出漱咽無已人既不知安能行也故聖人淡泊行一則何華不先也

### 政善治

御註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矣○御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自從正正則自治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河上公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榮



曰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  
成疏水性平而無僻聖心正而治邪莊云  
平中准大匠取則焉

### 事善能

御註於事善能任用亦如水性方圓隨器

不滯於物矣○御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  
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  
如彼水性決之為川壅之為池浮舟涵虛  
無所不為是善能也○河上公曰能方能  
圓曲直隨形○榮曰水之無用不成君子  
何為不可○成疏水性多能隨事利益聖  
智虛察順物成功

### 動善時

御註物感而應其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  
泮冬凝也○御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  
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  
時消息故云動善時○河上公曰夏散冬  
凝應感而動不失天時○榮曰水冬凝夏  
液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未失其宜也  
○成疏水冬凝夏釋流結隨時況聖智虛

忘感來則應觀機動寂不失事宜出處默  
語不二而一○節解謂聖人事道以治身  
去却邪僻特為後賢而作執範夫此七善  
者皆因一行形中萬神自善也

### 第三結柔弱所以無疵

#### 夫唯不爭故無尤

御註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  
決流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也○  
御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  
全未嘗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既不違  
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河上公曰夫  
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  
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也○  
嚴曰人者體柔守弱去高處下受辱如地  
含垢如海言順人心身在人後人之所惡  
常獨處之恬若無心蕩若無已變動無常  
與道流止去已任因莫過於水帝王體之  
用之為治其德微妙有何尤矣○榮曰水  
本無心人能虛已不與物爭自然之道也  
○成疏夫唯義同前釋唯水與聖獨以不

爭為能虛柔順故無尤過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三

使三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若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持而盈之章第九持而章所以次前

上善虛已利他故次此章廣明無爲下凡自貶伊謙欲爾去取所以次之就此一義開三則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第三謙柔靜退方今天道

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夫天地

功至象出明成以指動陳靜退以博幽故日月貞明不失虧盈之度山河深安格乎巋峨之冥況我凡軀敢持盈滿頓足於聲色之地修心於人我之中飄飄善芽理無明而不見堂室惡念入有滿而恒安赤子惠鳴出三宮而上誦白骨誠淺歷九泉而莫知愚夫一生例置之甚真言不察渾乎衷可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使三

御註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御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欲求取無厭執守保持使令盈滿積財爲累悔吝必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河上公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嚴曰汙衆趣時以致財貨財貨愈重神明愈耗財貨累積以生患欲不如未盈而止者矣○榮曰款器滿而必傾奢侈滿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成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靜退謙虛恒欲執求盈滿誇矜我大意在凌人必致傾危不如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危滿則傾危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

御註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故不可長保也○御疏揣量也銳鉅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鉅利欲心鬼瞰人怨生招殃故不可長保也○河上公曰揣治也先揣治之後必棄擲也○嚴曰砥心銳志運籌策奢智能辭尊名達身進神去安可長保也○榮曰尊則謙廉則挫銳意出群爲人所辱難長保也○成疏揣摩也銳利也夫揣劍磨刀雖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

利必損況勵已陵物寧不困乎又揣摩心智唯欲貪求其爲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讎故不可長保○節解上揣者謂言語放散下揣者謂精神放散言語放散者則致其半精神放散者則致頭白齒落

御註此明盈難久持之矣○御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雖故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實坐貽致

寇之憂其以賈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節解謂悉血爲金精爲玉子能行一上下開通腹中雷鳴支節相扶目光踴躍與一相應也○河上公曰嗜慾傷神財多累身○嚴曰夫金玉之與名勢身之與神若冰之與炭勢不兩存名勢者神之穢財利者身之害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以成而益之所以敗財利日益生然日盡莫之能守也○榮曰金玉無趾自爾流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防

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成疏欲甚神倦財富形勢身心既困莫能守也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內懷憂戚外周樓疏身死財津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此明銳不可擋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佗與○御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凌人驕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驕獲咎驕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河上公曰夫富當賤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嚴曰富貴而不驕易言而難行身愈尊貴志愈高遠而富貴而驕猶炬得大舉明愈大炬明愈盡可不慎乎○榮曰積貨不能散乘貴以凌人咎自內生非自外得○成疏咎孽也遺與也夫處富貴應須濟物不能謙遜反更僥盈自致危亡豈關佗與○節解謂富貴者多貪榮祿財賄不肯學道然後身死身死不能保其官祿財貨也縱積錢至天何益於身身死名滅也

### 第三謙柔靜退方今天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功名成遂者當退身以辭盛未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御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驕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河上公曰人所為功成事立名遂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過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榮曰陰陽近代源燠推運物之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疏所以見機四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成疏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必盈極則反數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成富貴之名遂者必須守分知足謙柔靜退處不競之地遠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行自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載營者所以次前章前章略頭驕矜之過故准此一章即齊明內外兩行次第功能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拘泥制魄守一內修夫奇樹達道忘功之美

第一明拘泥制魄守一內修夫奇樹非林花所以明媚皆由深根固蒂青而斯波況之於人魂魄須養保和氣以自潤守謙柔以共成雨雲深不憚去來之若難為味叫須加風寒之動必使營魄和安無令心神散越須知子爵控白鶴以排雲方悟琴高乘赤鯉而凌漢如安營代務積素真榮大道之為痛心何愚夫之暗昧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御註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添雜故今抱守淳一能無離身○御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生全若動用不恒

毗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今營護虛魄使復  
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淙雜無離身手則  
生全矣此教養神也○河上公曰載營魄  
營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

喜怒傷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  
甘者腐人肝肺故魂靜則志道不亂魄安  
則得壽延年抱一能無離手言人能抱一  
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  
之精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入為心出為  
行布則為施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  
二也○榮曰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  
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魂魄安  
心濁則真神遠淙慮以守神故言營仄心  
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  
無離○成疏載營魄載運也營護是陽神  
欲人之善魄是陰神欲人之惡故魂營營  
然而好生魄泊也欲人之泊著生死又魂  
性雄健好受喜怒哀懼性雌柔好受驚怖驚

怖喜怒哀懼損精神故修道之初先須拘魂  
制魄使不馳動也抱一能無離抱守也一  
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次須守三  
一之神虛夷凝靜今不離散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專一沖氣使致和柔如嬰兒無所分  
別乎○御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  
之受生沖氣為本若淙雜塵境則沖氣離  
散神不固身故戒今專一沖和使致柔弱  
能如嬰兒無所馳著乎此教養氣也○河  
上公曰專氣致柔專精其氣使不亂則形  
體能應之而柔順也能如嬰兒乎能如嬰  
兒內無思慮外無故事則精神不去也○  
榮曰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  
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  
情能如嬰兒也○成疏專精專也柔道也  
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柔致得柔和  
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  
肅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註玄覽心照也疵病也肅除心照使今

清淨能無疵病乎○御疏滌洗也除理也  
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乾淙為起欲心  
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情欲不起能  
今無疵病乎此教修心也○河上公曰滌  
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

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乎不  
涵邪也○榮曰浴玄流以洗心滌也滌靈  
風以遣累除也內外圓淨同水鏡之清疑  
表裏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成疏滌洗  
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滌六府除遣  
五情神炁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  
而無疵病者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第二明廣顯治國利化之行

御註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目  
化矣自上營魄皆放脩身身修則德全故  
可為之君也○御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  
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  
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此無為也能  
為之乎○河上公曰愛民治國治身者愛

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知乎  
治身呼吸精氣無今耳聞治國布德施惠  
無今下知○榮曰君上不能自化必藉於  
人化物理人事資安靜但有為而躁動者  
傷物也無為而安靜者愛人也○成疏前  
既自利道圓此下應須接物行之莫先治  
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  
布政行化名爲治國夫治國者必須示其  
淳朴教以無爲杜彼邪奸塞茲分別如此  
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繩之政可追故下文  
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御註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  
君應斯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  
矣又解云易曰常不以雄成守雌牝亦如  
天門開闔虧而益謙○御疏修德可以爲  
君爲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  
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爲廢黜天降寶命以  
祚有道能守雌亦可享元吉故云能爲雌  
乎○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開謂之變言聖

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  
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上公曰  
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宮開闔謂終始  
五際治身天門謂鼻孔開闔謂喘息謂呼  
吸也能爲雌乎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  
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榮曰天有四時

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  
冷黑門開而寒今之細人暑雨祁寒皆生  
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開也一門開三門開  
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  
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成疏  
闔開也雌靜也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  
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爲三災所及雖  
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  
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人君能爲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  
白如日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  
乎○御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  
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

功被於物不以爲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  
故云能無知乎○河上公曰明白四達言  
道明白如日月四通滿天下八極之外故  
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  
煥煌煌能無知乎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

者○榮曰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  
皆照爲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  
混心能無知也○成疏明以能照得名白  
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  
空惠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  
故略舉四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  
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爲也○又解云四達  
者達三界及道境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御註今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  
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  
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御疏  
生之畜之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  
之畜之者謂人君治道清淨令物得遂其

生理効德弘濟今物各盡其蓄養故云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今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為己有也為而不恃者今各得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己功也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河上公曰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有取也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長大不宰割以為其器用之是謂玄德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嚴曰不有不恃不以不宰變化冥冥天地自理去華離末歸初反始禍絕於我亂亡於彼福起於天德生於地然默默輓輓萬物齊均其德玄冥莫之見聞也○榮曰生之畜之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繫繫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忘功德是謂玄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成疏生之畜之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他德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養生之可化為而不恃豈有功用之可稱只為無養生之可化故施為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長而不宰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為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第三結歎忘功之美

是謂玄德  
成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前若前章雖顯目

利於內外二行其於空有兩惠簡前國故次此章具明實導之義就此一章義分為兩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第二的辨有無顯明實導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夫老君垂宣融在紫微宮中題於白簡之上不比三五之經史皆即萬劫之一傳故漢帝不悟於真經新將達於大隅至聖垂意流于下凡所以鋪藉白茅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得聞玄道立法作書破彼群迷假令此身究竟非我譬如車也何有實名三十輻而共成一百年而何久若其不知虛假深謂達方者乎  
御註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轅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無亦無所用之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有皆為棄物也○御疏輻三十貫一轂者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篇殊區分成之者一轂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轅廂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類皆為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羣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耳○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共一轂者轂中

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當除情去慾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扶強也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轆中空虛人得載其上○榮曰輻外也轂內也內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無爲用若車無空虛其用不成今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爲譬以況理教教其文字爲有也理絕名言爲無也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籍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是體有無之爲用○成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輻轂內空也只爲空能容物故有車用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析推尋徧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堽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御註埴和也埴粘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

之器也○御疏埴埴粘土也註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言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河上公曰埴埴以爲器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食飲之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也○榮曰作器必須和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埴和也埴土也○成疏考工記云埴和也埴粘土也和粘土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以況學人心空故能容物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耳○御疏鑿穿也門傍窓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耳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踈踈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之所利利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

也無之所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爲用也註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耳○河上公曰鑿戶牖以爲室謂作室屋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室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是其用也○榮曰爲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爲用不以難乎爲道內既闢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成疏穿鑿戶牖以爲屋室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學人心空故能覆物又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滌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註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用體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

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羈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耳○河上公曰故有之以爲利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爲用言虛空中者乃可用感受物故

曰虛無制有形道者空無也○榮曰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爲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爲用明有因無以爲利無因有以爲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羈妙之相籍也○成疏無賴有爲利有藉無爲用二法相假故

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學人之利用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五色者所前章汎舉車馬欲顯假法不真故次此章正辨色聲以明實法虛幻相對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關二別第一對顯應能歇根應須厭離爲二明指涉

應境勸令靜息第三

第一顯塵能敗相應須厭離夫至道相俱寂一氣生發遂成乎人國言或天方足履地四肢衆於口第五識法於五行故得目耳微明心清源顯須兼有爲之色來對真淨之源清源顯兼有爲之心以結繫首之業不能割却既安行指大方純形服於丹臺經玄此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此段爲真人說

爽

御註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嫌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有聾也

○御疏色謂青黃赤白黑者謂宮商角徵羽味謂酸鹹甘苦辛麥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

形骸有聾盲爽差尔又况耽滯代聞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唯形體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者也○河上公曰五色令人目盲

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爽言失於道也○嚴曰淫於五色之變視

不見禍福之形色者陷目之錐也佚於五

音之變者聽不聞吉凶之聲者塞耳之椎也美於五味之變者口不中是非之情味者斬舌之器也○榮曰目雖能見然色不己喪其明耳雖能聞淫聲無倦失其聽口

雖能審察味莫窮乘其養喪失也然盲以

不見爲義聾以不聞爲義有目而不見真人大聖盲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爲用若食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成疏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視即色是空與盲何別五音令人耳

聾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耽絲竹耳滯官商不能返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雅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五味令人口

爽五味者甘苦辛酸鹹差失也耽食醪醴咀嚙醴醴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

第二明振淶塵境勸令靜息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御註馳騁代務耽著有爲如彼田獵雅求殺獲莊子云日以心聞逐境奔馳靜而思

之是發狂病也○御疏此言耽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田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以發狂病也○



河上公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嚴曰樂於田獵之變者思不免於狂惑田獵者狂惑之師也○榮曰縱之於田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身亡國失狂之大也○成疏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御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為貨難得之貨者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河上公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嚴曰貪於貨財之變慮不免於邪傾財貨者害本之物矣○榮曰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成疏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佳麗之

物也貪著愛玩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

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疏腹者舍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為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故去彼取此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舍受故取之○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為腹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為目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矣故去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也○嚴曰夫聖人者服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味無味之味馳騁無境之域經歷無界之方發無形之網獲道德之心矣○榮曰虛心而內實為腹也反聽而不盲不為目也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為之道來取也○成疏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是以仍上之聖人即舉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返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滯塵境故不為目也故去

彼取此去彼為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使四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前章所以以根塵等法舉體不具故以此章明身反榮華過為患本此一章分為三列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第二設法問辨其所以第三校量貴患題其得

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夫代上尊榮無過九

五人之死地雖十有三開寵辱之途明衆生之不悟家門赫赫大寇長知夫玄則一秩赤族便求故霍光以芒刺生受惕憚以豆羹成禍老君大戒寵辱損驚念我凡夫心情不覺入寵辱所以相傾為執當之要

寵辱若驚

使四

御註操之則操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御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勢自傷於卑辱光寵則矜恃卑辱則驚嗟故陳戒

使若驚欲令齊其寵辱○河上公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榮曰官高而慮危賤挫而多耻皆懼也○成疏寵為榮愛之名辱是賤耻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休惕憂患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也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者也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生死不撓其神可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也○御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耽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祇為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忘身是知患由貴生身為患本故云

貴大患若身○河上公曰復還自問故畏大患至身也○榮曰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者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成疏貴謂爵位亦是自貴己身也大患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人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可惡身為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故言若也

第二假設疑問辨其所以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註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憐盈無不生禍足知寵為辱本故荅云寵為下也○御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遂自荅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即憐盈憐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云寵為下也○河上公曰何謂寵辱問何謂寵何謂辱寵者愛榮辱者恥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寵為下辱為下賤○榮曰

何謂寵辱起問寵為下釋出也寵為貴應言上辱為賤應言下今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為上居高近危榮來辱及寵為下成疏何謂寵辱假設疑問也

○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解釋其義也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患心觀照足為鄙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之兩驚本由一寵故可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為寵辱若驚御註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或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經云是謂寵辱若驚○御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夫寵辱循環故寵為辱本代問眾生得寵則欣喜得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紂墨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福逸其驚相若故經云是謂寵辱若驚也○河上公曰得之若驚得

者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貴不敢憍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是為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而驚失之而驚也○榮曰寵則榮來辱便枯至得之與失並恐皆驚唯虛澹之人不駭其慮是謂寵辱若驚也結上義也○成疏是謂寵辱若驚結成辱寵之義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河上公曰復還自問故畏大患至身也○榮

○曰問也○成疏假設問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御註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溫故為身患○御疏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懼心神內竭於貪欲形骸外困於奔競亦然疲役非患而何○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榮解也有身滯榮悴之痛兼生死之

災故云大患也○成疏此答前問執著我身不能忘違為身愁毒即是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患不殊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痒寒溫吾拘於身知為大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註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也○御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即當坐忘遺照墮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太患乎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註云委和者莊子承荅舜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河上公曰使吾無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嚴曰休心道德記忘神明和為中主澹若不生無計之計經營天地無慮之慮翱翔混冥存忘變化不以為異尊寵卑賤無所少多貴大亡於身故大患不能得天網不能取也○榮曰虛已忘心無身也是非患累起在於

身身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之有○成疏只為有所以有身患身既無矣患豈有焉故我無身患將安託所言無者坐忘喪我遺體離形即身無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第三校量貴愛顯其得失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

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名辨兼忘之極致忘寵辱無所復驚忘身即無為患本

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御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陵人人故不附可暫寄耳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以上長為主矣然此章首

標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天下故為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物我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

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為不德而有德矣○河上公曰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言人君故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久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言

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欲也○榮曰太上貴德不貴身明主愛人不愛己苟能如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己以憎人不

能同天地之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成疏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陵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寄

是暫時寄寓託謂永相附託言能保愛已身不輕馳驚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御註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

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名辨兼忘之極致忘寵辱無所復驚忘身即無為患本

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御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陵人人故不附可暫寄耳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以上長為主矣然此章首

標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天下故為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物我忘則百慮一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而能色故名曰夷○御疏此章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

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夷希微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持執持也○河上公曰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也○榮曰道遠乎哉眼可不見聖人體之獨見眇焉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成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色即參差只爲無色故夷然平等也○聽之不聞名曰希

得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持執持也微妙色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也○河上公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持持而得之○榮曰大象無形難可持觸聖人玄悟了達虛無故言微者機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絕有無○成疏持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持觸而得故名微妙也又藏公三一解所謂精神神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然者形相之目惣此三法爲一聖人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炁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形可爲乃言夷希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絕無若絕無者遂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

而爲一也○御疏此三者希夷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耳謂之夷希微則三世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聲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爲一矣○河上公曰此三者不可致詰三者謂夷希微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常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故混而爲一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爲一○榮曰希夷微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是一三一不成一故三不成三惟其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成疏三者即夷希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合也真而應即散一以爲三應而真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一不異故不可致詰又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第二不三而三混三歸一

御註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耳道非希微故復混

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義中

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

其上不皎其下不昧

御註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

非在上亦不明於下非在下亦不昧

也○御疏皎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

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唯妙本

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

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賾

其孰能與於此○河上公曰其上不皎言

一在天上不皎皎光明也道上下無極也

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

也○榮曰其上不皎其下不昧乘乘不可

名復歸於無物皎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

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皎

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

聽得希夷之理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

羣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

無物無物亦無此則玄之又玄遠之又遠

也○成疏皎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註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皎不昧運

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

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

於無物○御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也

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

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不得則妙

本湛然未嘗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

河上公曰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

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

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商角徵羽聽非一

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復歸於無

物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實○嚴曰沉沉

沉沉復歸虛空曲成萬物皆得以存窮微

極妙盡得以然周流上下莫睹其無也○

成疏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

既能政理復能政他故云不可執名求理

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也

第四非色聲而無方應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御註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

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也

○御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

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

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為

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

恍○河上公曰是謂無狀之狀言一無形

狀而能為萬物作形狀也無物之象一無

物質而為萬物設形象也是謂惚恍言一

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也○嚴曰無

狀之狀無所不狀無象之象無所不象无

於惚恍無所不顯大而若小存而若亡也

○榮曰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

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途之未悟但執無形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為自應還真自應還真攝跡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恍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恍惚無能名焉○成疏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狀貌象形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亦能生化故云狀之象

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御疏至精無形至大可圍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隨之者不得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則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河上公曰一無影迹可得見知也○榮曰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不見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成疏迎不見其首明道非古無始也隨不見其後

明道非今無終也

第六明而古而今為網為紀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註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矣○御疏此明古先帝王能以無為道化以化人故戒令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化以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矣○河上公曰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榮曰御正也古道無為正也今道有為聖也聖人持無為之道以正有為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成疏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有生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註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網紀也  
○御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為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為理道之網紀也○河上公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之網紀也○

嚴曰執古自然以御於今不為夷狄變則不為中國改容一以知始一以知終仰制於道物無不懸無所不主無所不臨其職溥大無所不然為虛網紀天地祖宗也○榮曰玄古之道難知無為之道罕悟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除耶得道之綱要○成疏古始即無名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今不古而今用斯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網紀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正東所修之境希夷此章即明能修之智難識境智相會所以久之今就此章我問三別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第二強為客觀令物依修第三明顯助教不殊故能虛會

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

以妙象之形莫觀焉龍乘氣遊岩洞以翔翥鸞騰霄於丹丘以容豫其性也寂其形也真若不擊之於當今之世深忽遠于非恐四隣之許聲譽奉振懼其狀若斯豈此本愚故情識鴻生埋五德之境死入三塗之中豈識古士之心自矜而居是若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註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

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御疏古者昔也士者事也言古者之人善以道爲事者精微要妙玄深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宇量冲邃不可識知○河上公曰古之善爲士者謂用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如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嚴曰上通道德之意下達神明之心秉天地之常挾陰陽之變猶以隱匿形容絕滅端緒作事由反不可識知○榮曰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知士能循也道乃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無壅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之者非真故云不可識也○成疏古之善爲士者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爲者修學也前章執古御今此章即御今引古故爰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學人也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所俱

深不可以心識之故歎之也

第三強爲容貌今物依修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御註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爲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御疏夫唯善士雖正容可以

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覩故強爲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河上公曰謂下句也○榮曰容相貌也夫道

既難思行亦頗識恐來人無因豫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易也○

成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強爲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御註豫閑豫也善士代世聞法如涉冬川

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係故閑豫也○

御疏豫閑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爲愛欲所

深如涉冬川故多閑豫冬川所以閑豫者冬冰堅壯無墜陷之憂也○河上公曰舉

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難之○

榮曰履薄水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爲非勤勤唯知進道也○成疏豫猶

豫也猶豫怖懼也言修道學人懼於世境意業如冬涉川水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

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隣

御註猶豫疑難畏懼今我不滯也上言善士不滯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也○御疏猶豫也畏疑難也夫

善士無愛欲故多猶豫及觀其行舉動施爲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慎也○河上公曰其進退猶拘制若似人犯法畏四鄰知之○榮

曰處俗行惡驚鄰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紕也○成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鄰間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儼若客漢若冰將釋

御註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疑滯



於物渙然若春水釋散○御疏善士於愛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水之釋散無留礙爾○河上公曰儼若客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渙若水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虛空○嚴曰無留礙爾客者因應而不創順道從天常如儼客不為主人易堂宇改妻妾爾水者常陰而不陽靜而不譁隨事變化與物推移柔弱潤滑無所不可猶冬積為冰春釋為水天順時也○榮曰儼若客為客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渙若水將液春日麗而水釋玄風舉而累消○成疏儼若客儼矜莊貌記云儼若思言學人應須勵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賓對主不可輕躁此明身業淨渙解散也如前修學智慧慧增明或深明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日也

敦兮其若樸

御註雖渙然水釋會不自矜而能敦厚質

樸無所分別○御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凝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河上公曰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榮曰厚而不薄實而不華也○成疏敦敦厚也樸素質也前既三業已清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兮其若谷

御註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若波空谷也○御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河上公曰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名功無所不包容也○榮曰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成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德寬曠包容如谷也

渾兮其若濁

御註和光渾迹若濁而清○御疏善士心照清靜而能容物和光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河上公曰渾者守本

真濁者不照然與眾合同不自尊也榮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染握珠自明似濁也○成疏混和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分消而混沌有為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御註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令徐自清乎○御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滌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河上公曰孰誰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榮曰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成疏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淶不染心恒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寂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誰能安靜於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  
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  
生猶動出○御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  
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待徐  
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滯滯則非恬未  
名了出常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為道既  
損之又損按行亦以來而次滅則清靜  
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也  
○河上公曰孰誰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  
以長生○榮曰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  
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  
少故曰誰能○成疏雖復安靜即靜而動  
雖復應動心恒閑放而生化群品也明寂  
而動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御註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  
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  
不欲盈○御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  
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滯

滯得無所得今復滯清求生是謂盈滿盈  
滿則妨道故云不欲盈也○河上公曰保  
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榮曰上來  
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清淨義  
存謙退不事盈○成疏保持也盈滿也言  
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  
滿也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註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  
為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御疏夫能  
無所疑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  
能以新證之法以為敝薄更求勝致不以  
為新成而便滯爾○河上公曰夫惟不盈  
滿之人能守其敝不為新成守敝者匿光  
榮新成者貴功名也○榮曰立身者不至  
滿盈巨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敝而  
更新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漂蕩於紛  
爭○成疏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為敝濁之  
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章所以次  
前者前章正明境

致虛極守靜焉

御註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  
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  
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棄塵境際滯守此  
雖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御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  
本是為正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悅五欲  
奔競則正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  
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雖靜篤厚  
性情而絕欲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本自  
致於身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今  
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河上公曰致  
虛極修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致於

智相會故能妙極重玄故次此章  
一略標道果今物起修第二勸返本  
還源歸根復命第三示從小入大妙  
玄虛

第一略標道果今物起修夫虛極真  
者入希夷之奧居惚恍之先理絕百  
非言忘四句或道上帝上界生達微而欲  
神時降下几持舟航而後物開大圓  
之境天地胸之而不窮靈細微之中  
毫末求之而不得取理清淨其不  
思舍大靜退之夫須臾虛極之道

虛極守靜爲守清淨行爲厚○榮曰其性正而貞其行清而速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成疏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 第二勸今反本還源歸根復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註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觀萬物動作云爲及觀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爾之也○御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河上公曰萬物並作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吾以觀其復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人當念其本○嚴曰始於無爲動於無形發於時和以遂成功也○榮曰萬物並作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爲以安靜爲情而動作去真以從僞失本而逐末也吾以觀其復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

聖人抑末而崇本返澆以還樸也○成疏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爲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不動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御註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故本有作芸芸者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耳○御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榮曰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成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心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爲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註花葉芸芸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也○御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本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矣○河上公曰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能死也靜曰復命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也○嚴曰天地反復故能長久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彰變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現休魄息各得所安寧氣順血脈和平也○榮曰在末所以輪迴也反本寂然不動靜曰復命近而爲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天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其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惠命也○成疏歸根曰靜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靜曰復命命者真性惠命也既屏息盡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御註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御疏復命曰常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二十五註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詞也○河上公曰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知常曰明能知道之常行則爲明也○榮曰復命曰常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知常曰明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成疏復命曰常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知常曰明既知反命真常之理者則智慧明照無幽不燭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必矣○御疏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註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辭也○河上公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嚴曰失道之人廢業

經常事其聰明縱其志欲妄作凶行故知以受禍明以造殃深察以死恃辯以亡夫何故哉不反元始不復本根動與道乖靜與神殊存故不能存也然故不能然也○榮曰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

吉皆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徒妄作所爲失當人誅鬼害故云凶也○成疏不知性脩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也

第三示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知常容

御註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包容也○御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包容故曰知常曰容○河上公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除去情欲無所不包容○榮曰知常達理量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成疏體凝常一道悟達順兩空故能容物

容乃公

御註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爲

公正也○御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爲王矣○河上公曰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榮曰正而無私○成疏公平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

公乃王

御註能公正無私者則爲物所歸往○河上公曰公正無私則可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明千萬共濟已躬○榮曰偏私不堪宰物公正可以君臨也○成疏王往也只爲包含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爲蒼生之所歸往

王乃天

御註群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也○御疏惟天爲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曰王乃天○河上公曰王能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榮曰無心廣覆運行以時○成疏既作法二化主爲物所歸復陰覆含靈同於旻昊

天乃道

御註王德如天乃能行道○御疏王德如天則無爲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河上公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榮曰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疏通無滯動皆合理○成疏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乃久

御註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御疏道乃久歿身不殆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爲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歿身不殆○河上公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榮曰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成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相符故義說爲久

歿身不殆  
御註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河上公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

者純俗道德弘遠無殊無故與天地俱沒而不危殆也○榮曰沒終也與天爲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成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跡謂之沒身應處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述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使至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張思齊纂

太上知章第十七太上章所以此

極妙本勸物起修故次此章顯應至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二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夫衆生

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爲之事行  
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  
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  
德故云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  
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  
而不臣事實朴淳也若不知者沒而無謚  
法者號之曰皇○榮曰太上謂上德之君  
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  
太上上懷道德於下無所須下皆自足於  
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成疏太  
上即是人天教主太上帝道君也言道君  
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爲常應  
之處判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妙本凝神  
遐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  
相貌殊致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  
所由也

其次親之舉之

御疏太上之君沒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  
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服致平功高天下  
故舉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爲後代之

患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  
之間其未存乎千載之後故爾○河上公  
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  
嚴曰人樂爲主曰帝也○節解親之者謂  
魂譽之者謂魄○榮曰下德之君有爲迹  
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  
於君上○成疏曰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  
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  
教親愛答歸依文生情共相譽讚也

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軀  
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  
之也○御疏黃帝堯舜氏沒下及三王五  
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  
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  
蒙若此可爲寒心○河上公曰其次畏之  
設刑法以治之也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  
誠故欺侮之○嚴曰嗟之嘆之故謂之王  
○榮曰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  
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

此下古之化也○成疏侮欺也下機之人  
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唯畏世上  
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  
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下  
有不信之人也○御疏此覆釋畏之侮之  
也百姓畏君之教今皆爲君信不足於下  
故今下有此不信之人耳○河上公曰信  
不足君信不足於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榮曰夫爲上也化之以通示之以信上能  
信下下亦信上若能信下下亦信於上○  
成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  
文有不信之罪也

猶其責言

御註親之舉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責  
其言也○御疏此覆釋親之舉之也百姓  
所以親愛君之善仁稱譽君之功業者由  
君有德教之言故責重君之言而稱譽之

耳○河上公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榮曰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舉是以重言○成疏世俗浮偽之言故不知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大罪障滋深也

第二歎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御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樸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仁施也○河上公曰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然也○榮曰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為之風著事遂也前曆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親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言自然也○成疏亭

毒之功成生育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須荷聖恩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章第十八大道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正明德本此章即明德迹與步本斯隱就此章內義有三重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第二明以智治物是嚮非之源第三辨忘孝之為亂

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

王流就以前結絕道廢千戈事與既則赤血則心月則日與泉首大道既廢則天下崩離吳越以成國亡軀之聲以禪權絕命失道之義其在茲乎則知聖治無為玄風長扇易和萬物不親其親陳一物之納恒而百姓之堂辰推云懷云昭夜者此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伐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耳○御疏大道者代俗澆漓人人淳競玄晏之風斯派穉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為之事故云廢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蹤跡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

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也○河上公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則仁義不見大道廢而惡逆生乃有仁義不傳道也○榮曰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移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興何廢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疎靜泰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冥至一故言道與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成疏

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朴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照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

智惠出有大偽御註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御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

俗制典以詰奸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爲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弄竊斗斛則失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僞故云有大僞矣○河上公曰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爲大僞奸詐也○榮曰昏昏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去知與故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奸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爲道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僞○成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今滋彰下則許僞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爲僞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中

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爲亂

六親不和有害慈

御註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疎戚無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御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慈恩斯起則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入覆出顧

人謂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爲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親人猶己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河上公曰六紀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也○榮曰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混是非不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成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孝顯其高行也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註太平之時上下皆是名譽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御疏忠者人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今佞士之獲進親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無爲清靜斯皇多士盡是夔龍舜倫攸序無非作又然

後忠孝之名息淳朴之道興則於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類弊之極也需得不返之於淳朴乎○河上公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臣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上下各自潔已不知貞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榮曰羲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閭比之賢故知夫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名顯矣成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爲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商紂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道既廢即聖智互興故次此章勸絕聖智反降至道今就此章中義分三初學第一明素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三略問要門

第一明素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夫據道之君察心內照則體方地而生育法國象而貞明絕代上之



17-2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聲塵括象中之妙言去人間之智行物外之心先覺非覆於天雖齊備機流於地紀然後物全于道事任乎真使巧偽絕於人倫忠孝歸於天性行三著而自足豈屬四而多聞見素少思後為明成也

御註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夫

智詐之用則人淳朴淳朴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拘不行人叶天和物無失性是有百倍之利○御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拘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拘之智則非真真是生巧偽迹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而全其淳朴天和既暢矜拘不行是有百倍之利○河上公曰絕聖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像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慧反無為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禁曰聖者凡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則賊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來今言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成疏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而竊齊國之類是也

御註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御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人無私親皆慈孝也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今六紀廢絕則慈孝名彰若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河上公曰絕仁棄義絕仁之恩惠也棄義之尚華言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禁曰仁以愛物義以讓入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入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成疏絕偏尚之仁棄執迷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之遠慮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

御註人矜偏能之巧各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是則不為盜賊矣○御疏絕巧者絕彫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棄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今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為盜賊故云無有○河上公曰絕巧詐偽亂真棄利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禁曰攬工倖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實無利寧有盜乎○成疏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云神農時巧人工倖之指天下皆巧也

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御註此三者但今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不足垂教更今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御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今有所屬者謂下文見素等是也○河上公曰此三者謂上三事所絕棄也以爲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故今有所屬當如下句○榮曰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之利今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今立行也○成疏三者謂前三絕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故今有所屬

成疏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

之四行也

見素抱朴少思寡欲

御註見真素守淳朴少私邪寡貪欲也

御疏欲求絕聖棄智則當見真素欲求絕

仁棄義則當抱質朴欲求絕巧棄利則當

少私邪寡貪欲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河上公曰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質朴以規下故可法則少私寡欲當知足也○榮曰朴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朴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成疏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素絕聖智以明達累故次此章達於因果爲五別第一勸本絕學示美惡不殊第二勸指妄塵不可耽染第三勸列衆生脫染之狀第四勸對辦聖人之悟以凡凡之迷第五勸顯聖人備能

第一勸今絕學示美惡不殊

中紀境玄科之內真言當寶玉區之長存山唱冷冷離金書而遊發實而自流置春臺而不取絕有爲之學而分內之真對惡惡而變忘兼難阿流俗之弊修人事經染代塵憂難於境大聖求此故絕而去之

絕學無憂

御註絕有爲俗學則淳朴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患也○御疏絕學者絕有爲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今都絕不爲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絕有爲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其復初者爾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爲上士勤心行未爲不絕也故曰絕學無憂○河上公曰絕學不真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嚴曰俗學則專辯貴知群居黨議言人得之以益山人得之以損天地之

內吾人寡而山人衆故學之爲利也淺而爲害也深夫凶人之爲學也猶虎之得於羽翼翱翔遊於四海擇肉而食聖人絕之天下休息不教而自化不令而自伏也○榮曰夫志無爲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於進退則榮悴不驚抱自然之道寧有憂乎存有爲之業者學非爲己懸頭刺股所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成疏憂累患也

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則恭應阿則慢摩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摩則惡喻俗學

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復相去遠也○御疏唯摩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摩也漢書曰不誰何縮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絕否在於心而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河上公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稱譽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惡直用佞耶○榮曰禮對為唯野應曰阿稱心為善非意為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遣任真則萬塗皆適實亦無違無順

不美不惡然有為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愜心謂之為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已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此則智者翻聞於不智賢者到愚於不賢故曰相去

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定益之則憂失進智以殉美譽飾偽以為惡事雅不同失均也故曰相生幾何也○成疏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敬諾也阿慢應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達

順妄生喜惡聞唯則善聞阿則噴不知唯阿兩聲出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順意為善違心名惡違順既空善惡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惡源乎一心而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為之學迷執者多是非善惡之中喜惡唯阿之內適為患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

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耽染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凡人所畏者慢與惡善士所畏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御疏人之所畏者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

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絕之也○河上公曰人之所畏人謂道人所畏者畏不絕學為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今色殺仁賢也○榮曰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忌致此危亡今流俗滯之有溺之忘及莽莽欲出無期○成疏學人之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不可不畏必汲溺也前絕學示善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

第三汎列眾生耽染之狀

荒兮其未央哉

御註若不畏絕俗學則眾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御疏荒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棄絕若不絕

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時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河上公曰世俗人荒亂欲學爲進文未央止也○成疏荒是眇春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眾生滯滯之心其日固久執着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註衆人俗學有爲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臺動生貪欲○御疏熙熙者情

欲淫動之貌此明不畏絕俗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爲動生情欲熙熙逐境役終身如饒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怡容之春臺登臺動生愛著太牢牛羊豕也春臺所以爲愛著謂其升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幽詩云春日遲遲採繁祁祁女心傷悲追及公子同歸○河上公曰衆人熙熙熙熙佚多情欲如享太牢如饒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

佚○榮曰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衆人務學以現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以目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有日逐欲老而愈溢勞形困而不休仍自欣欣以爲悅樂也○成疏言號

涂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之別稱也熙熙悅樂也享無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主欣愛聲色情涂極深如饒人享太牢之饌悅美色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也

第四對辨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我獨泊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御疏我者老君自稱言我畏絕俗學學道舍和獨能泊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爲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河上公曰我獨泊兮其未兆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

若偶人時○榮曰聖人言衆人駭驚於有爲之境爲聲色之所動我澹泊於無爲之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佚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成疏我魄未兆我老君自稱也魄寂也兆

狀言聖人雖處俗塵而心知寂魄不爲前境之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若嬰兒未孩魁無所歸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住著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涂不涂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智慧魁弘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住上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御疏乘乘運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耽著常有執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泊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河上公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

衆人皆有餘

御註耽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爲有餘以示  
光大○御疏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  
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爲有  
餘我獨損之未常凝滯心無愛滯故若遺

忘○河上公曰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  
爲詐○榮曰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俗人  
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  
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無滯  
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成疏衆人皆有  
餘我獨若遺衆生滯有故耽滯有餘聖智  
體空獨遺棄不取

而我獨若遺

御註常若不足似有所遺忘○河上公曰  
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心  
純純故若遺爾○御疏言我於諸法中體  
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如愚人之心也哉  
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曰若遺爾○

河上公曰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  
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純純兮無所  
分別○榮曰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或於情  
欲穢亂日深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  
靜純白日以生也○成疏純不雜也聖智  
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

俗人昭昭

御註矜巧智也○御疏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者自矜街巧  
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  
施教法以繩下也悶悶者寬大之意也所  
以昭昭矜街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  
與有爲故聖人畏絕若昏默也○河上公  
曰明且達也○榮曰不知強言知內明於  
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成疏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流俗之人心靈闇昧  
昭然分別自眩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  
而韜光匿曜故若昏

我獨若昏

御註自韜晦也○河上公曰如暗昧也

榮曰知如不知如將闇也

俗人察察

御註立法制也○河上公曰急且疾立法  
制也○榮曰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  
失之路也○成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察  
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

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逐聖  
智空無體知虛幻恒自閑靜

我獨悶悶

御註准寬大也○河上公曰悶悶無所割  
截也○榮曰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好惡故  
曰悶悶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容觀忽然若昏晦而寂兮絕於俗學  
似無所止著○御疏絕學行人忽忽無心  
常若昏昧而心寂兮曾不愛滯於法無住  
故似無止著爾○河上公曰忽若晦我獨  
忽忽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寂兮似無  
所止我獨漂漂若飛揚無所止也志意在  
神域○榮曰德宇恢恢心臺濔濔猶如大

海風動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成疏  
晦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  
顯光而不曜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  
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止也

眾人皆有以

御註眾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

使五

二十

意○御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  
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分別有  
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  
實了悟故云似爾自眾人熙熙已下皆對

明也○河上公曰以為也○禁曰用有為

也○成疏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眾人  
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  
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會無分別既不見是  
亦不見非類彼頑愚若茲鄙陋

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我獨頑似鄙

御註頑若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  
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也○河上公曰我  
獨頑似鄙獨無為似鄙以若不逮○禁曰

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

御註人有情欲我無愛源人與道反我與  
道同也○御疏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  
母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

絕學之凡人也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源  
有為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  
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河上公曰我獨  
與人異○禁曰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食  
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失

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眾生有為

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為之藥救有  
為之病藥無所不同故言異也○成疏獨異  
聖人用道故言求食於母也○成疏獨異  
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

使五

二十二

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源於  
色聲忘懷故貴用於其道所以為異

而貴求食於母

御註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管欲爾故  
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

比如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  
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  
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  
文則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  
遷云老君五千餘言則明理謂而息言不  
必以五千為定略也○御疏老君戒人守  
撲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  
之奔競今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  
貴求食於母○河上公曰食用也母道也  
我獨用道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使五

三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使六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章所以此章前章顯明此聖人貴用真道故次此章廣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無形至無人以三一為體第四明道無去無來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無形至  
人著運涉三清而樂賞薄六氣而起然欲知其容誠不可觀故則為氣牢籠百億之天聚則為神出入九元之館帝卿之上將取白雲西關之前仍時而氣應物而動有十年之鶴歸來時而行變五色之龍躍惟恍惟惚從容耶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御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學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人之容唯虛極之道

是順○河上公曰孔德之容孔大也大德之容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榮曰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也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成疏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如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為獨從於道出處默語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御註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御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靜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河上公曰道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榮曰未知道是

何物而今德從明夫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成疏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也

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為體

惚兮恍其中有象  
御註惚無也恍有也恍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恍見一切物象也○御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恍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恍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河上公曰道雖恍惚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象也○榮曰恍惚中有象惚

恍中有物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  
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成疏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  
是神神妙物爲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  
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雖復非象  
非色而爲色爲象故是炁也言道種種變  
見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物者即上道之爲物也自有而歸無  
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御疏物者即  
上道之爲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  
象性修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  
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  
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  
歸本也○河上公曰道之恍惚其中有一

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御註恍惚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  
甚存○御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性修  
反德攝迹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

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  
也○河上公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  
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榮曰至理唯一  
故言精妙體無有變故言真也○成疏窈  
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  
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御註冥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  
不差故云有信○御疏至道妙物就本非  
假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  
群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也○河上公曰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甚真  
非真飾也其中有信道匪功名其信在中  
○榮曰寂手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  
響斯在○成疏其精甚真言真精無雜質  
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  
是炁色神用之本也其中有信玄道無心  
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御註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  
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  
名故古今不去也○御疏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  
德生成之功窈冥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  
古不渝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  
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註云生成之用既  
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  
精真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今各遂其生成  
之用爾○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  
常在不去也○榮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  
有滯謂窈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  
無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  
識精而有靈豈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  
欲照理非虛爲教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  
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  
行忠孝者賞之以爵篡弑者罰之以刑合  
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既獨立常存名亦湛  
然而不去○成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



無來無去既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御註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  
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上公  
曰閱衆也甫始也言萬物之生從道受氣  
也○成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  
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古察今應夫終  
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以此令知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  
爾○御疏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  
皆資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遂其生成之  
用之然哉答云此者以此甚精甚信凡今  
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河上公  
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道受  
氣也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之精皆得道  
之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其道不然也  
○榮曰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始  
至終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  
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成疏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  
終之事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恍冥冥  
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曲則全章所以次  
德容貌於教未問教此一章重顯孔  
德之行能以爲物範此比一章文開

四別也第一舉因四行以示謙和夫大  
德上四德對顯前中爲物格式第三彰  
四德引古實結難曲全

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夫大德象  
爲德聖人以道德爲本萬物以天地象  
之於泰來之中四大稱高載之於地  
舉動聲召群仙於霧樹以慈愛物用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曲則全章所以次  
德容貌於教未問教此一章重顯孔  
德之行能以爲物範此比一章文開

曲則全

御註曲已以應務則全也○御疏曲者委  
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  
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河上公曰曲已  
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嚴曰侯王雖聖猶  
以爲曲任百官而理其德則全也○榮曰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  
則惑外順於物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

屈已從人身不失道正也謙退處下窪也  
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  
理故言得有爲萬境群典百端故言多也  
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成疏屈  
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  
莊子云吾行屈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  
順也

枉則直

御註枉已以伸人則直也○御疏枉者受  
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爲  
直言人雖不與物逆若物來枉已已能受  
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已之直可以  
正曲故云枉○河上公曰枉已而伸人久  
久自得直也○成疏枉濫也體知枉直不  
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 正  
理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御註執謙德則常盈○御疏窪坳下也盈  
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  
守撝謙德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

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成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已處下不與物競高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

弊則新

御註守弊薄則日新○御疏弊薄惡之謂也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河上公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成疏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新也此一句忘榮辱也

第二明妙體一中為物楷式

少則得

御註抱一不離則無失也○御疏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舉者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於歧路喪生諒在於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河上公曰自受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也○嚴曰所約者寡所得者衆猶為寡少而物物自得當矣○成疏少則得多則惑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

一中則滯二偏故迷惑也

多則惑

御註有為多門則惑亂也○河上公曰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嚴曰信已思慮不取於人多言多知則枉亂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註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萬事畢故能為天下法式○榮曰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成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範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

不自見故明

御註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御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毋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明○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

以視故能明遠○嚴曰聖人不自矜見其明任天下之目以視天下故離婁不得齊其明矣○榮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損物我以全真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而不長也○成疏云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不自是故彰

御註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以伸人則其是直自彰也○御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自伸說以為己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故云故彰○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成疏自他平等不是已非物故其德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也○御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常為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有功○河上公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嚴曰伐猶攻伐也因天下之怒以伐天下故黃帝不能與並威因天下之力以戰天下故湯武不能與之量功是以普天之下可任諸侯之後可臣也○成疏伐取也雖亭毒億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御註人能常守弊薄不自矜誇則人推其長也○御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矜誇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云故長○河上公曰矜大也聖人不目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成疏只為推功於物所以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不與物爭誰與爭者○御疏夫雅曲

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河上公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嚴曰夫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既不與物爭誰爭之○榮曰以我為是指他為非不能順人雅知逆物而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成疏此即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達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第四援引古實結數曲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御註古者曲全之言豈虛言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歸之也○御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己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河上公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

而歸之能誠實也能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之者也○榮曰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等行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為實錄也○成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諒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總歸於己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正舉曲全四德今物依修故次此章廣明諸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第二明執心證就所以無常第三結成忘言之得執教之失

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夫本以堅德以慈悲致廣天何言矣四時於是獨行制之修焉萬物以之自得孰風欲作玄化制之於蒼蒼驟雨傾馳白日拘之於皎皎天不可以長發泄地不可以久觀騰故二儀可以長存百姓於焉斯中豈容凡物散肆狂疎參父飲河水而發亡共公觸同山而自燒今暴之行老君戒焉者也

希言自然

御註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證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

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御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也○河上公曰希言謂愛言愛言者自然之道也○榮曰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空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而失真故少言而合道○成疏希簡少也希言猶忘言自然者重玄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達教通可契會虛玄也

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御註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也○御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於物而不

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雨之喻也○河上公曰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言疾風不能長暴雨不能久也○榮曰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速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成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多執教生迷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乖至理不可久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新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故也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御註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御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

可得乎○河上公曰孰為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為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天地尚不能久不終於朝暮也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為暴卒也○成疏孰誰也假問誰為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人為躁行其可久乎

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故從事於道者

御註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也○御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河上公曰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榮曰道者清虛無為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成疏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能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

只爲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  
道得之猶得道也

道者同於道

御註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矣○御  
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  
於道則不疑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  
道同故云同於道爾○河上公曰道者謂  
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謂與道同者也  
德者同於德

御註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  
所施爲同於道用矣○御疏德者道用之  
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之所得故謂之德  
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難自能了出  
抑亦功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  
施爲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河  
上公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  
德同也○榮曰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  
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人也○成疏道既  
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爲行同於  
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

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  
有二文也

第四結執教之失

失者同於失

御註執言滯教無由悟了不悟即迷道故  
自同於失○御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  
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  
乃在魚兔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  
言教則失妙理矣失妙理則無由得道是  
同於失矣○河上公曰失謂任己失人也  
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榮曰不能行  
同於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爲非同罪  
人之受罰也○成疏有爲躁競執教生迷  
既而爲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  
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云宿  
世不學問今復愈失鄰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註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  
可知○御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

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越越道合則夷  
夏同風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  
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  
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河上公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與道同  
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與德  
同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與  
失同者失亦樂得之○嚴曰事從於道道  
從於事事從於德德從於事事從於失失  
從於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  
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御疏  
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  
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  
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也  
故云有不信也○河上公曰信不足君信  
不足於下有不信下則應君以不信此言  
物類相從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  
濕火就燥者也○嚴曰信不足謂主身也

有不信謂天人也○榮曰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道信人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成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滯名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跋者章所以章正舉跡競之人執教之失故以此章重明其義此一章義有三列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第三重譬

第一舉跨跋兩感近繼驟雨前章夫

界之中惟宗玄之聖八天之內皆尊黃老之真自謙自柔不跨不跋為跋跋清白的不可竭而朝夕之池和之逾高且比蒼蒼之色在深潭凝淨空而難思於應能同處沙界行端寂翁於伐於餘食數彰明於無為白老聞於南曆欲於西關澹爾知其妙斯之謂歟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跋舉踵而望也跨者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跋求久立跨求行履乎○御疏跋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

翹跋則危故不可久立以跨挾物為礙必不可行亦如下文自見自是等也故跋則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河上公曰跋者不立跋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如此則不可

久立身行道也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越於人眾共弊之使不得行○榮曰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跋踵越分行不久也翳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跋矜伐者自危亡也○成疏跋者不久跋慕羨也

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真守素而分外美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跋既乖其道豈得久長跨者不行跨謂矜傲也修道之夫應須謙遜方乃跨誕矜傲於人以此為懷不可行道故莊子云寄鵬鷃以息跋又云權勢不久則考者悲

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

自見者不明

御註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也○御疏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已欲以

自明珠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不明也○河上公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為應道殊不知其形容醜操行之鄙也○榮曰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哉○成疏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

自是者不彰

御註是已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也○御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諸已而以出眾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眾毀日聞故難彰者故云自是不彰○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於人眾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成疏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顯

自伐者無功

御註專固伐取物所以不與故無功○御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

無從而可況自專固伐取以求功不讓則  
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河上公  
曰所以輒自伐取其功美自失有功於人  
○嚴曰萬人未動天下未應為之起兵失  
君之道為兵之道失君之機萬民怨恨天  
心不平宗廟危殆終身無功也○成疏凡  
有所為輒自伐取物皆不免故無功績  
自矜者不長

御註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也○御  
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  
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  
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河上公  
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也○成疏矜  
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乎  
第三舉譬喻勸令厭捨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

御註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  
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  
處斯事矣○御疏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  
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  
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  
惡也謂為贅行者為自見自是等為德行  
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  
莊子云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物  
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此自見自是等既  
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為故有  
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河上公曰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食也彼此自矜  
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日賦歛餘祿為貪  
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  
有不畏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  
人不居其國者也○榮曰殘餘之食不可  
以薦饗誇跂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  
斯行之為是乃安之達理者惡此道之為  
非故不愛也○成疏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害也莊云附贅  
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實猶  
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物或惡之故有道

者不處贅是無用之肉踰是無用之行世  
間人物咸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  
矜誇贅行乎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七

使七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咸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者章所以次前章前章之體狀今物起時夫設教處方必先章後樂病相對所以次之今此章義開為五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第二明本無稱謂降連立名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第四舉域示自淺之深斷階固極

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

天地而作始含虛品超造化而為功理性湛然寂寞獨立見其真寶強與之名物得以主字之曰道瑞也智會或聞黃竹之歌州嶺斯達即見白茅之祥其為道也遠其為精也真十

二帝稱無名之君五下言作有物之天何言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御疏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稱道

故云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乎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河上公曰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榮曰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為物惟恍惟惚不可

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辨混沌無形自然而成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闡之以氣象原其本者先天地生也○成疏有物者道也明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

混而混雖混而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此混成之道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不生生義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下母

御註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為天下母也○御疏寂兮寥兮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徧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可以為天下母妙本生化徧於群有群有之物無非匠成萬物被其茂養之德

故可以為天下母爾母以茂養為義也○河上公曰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榮曰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

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成疏寂寥獨立不改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還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

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兩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為母

第二明本無稱謂降連立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御註吾見其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合目其體故強名曰大○御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生化冲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吾不知其名但見其大通欲表其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而道先字而後名者以其從本而降迹爾○河上公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強為之名曰大不知而名曰強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曰大○榮曰夫有形者稱無像者絕名約通生而為用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本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成疏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本無名不可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

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

強為之名曰大體無涯際故名為大故稱為強名以名體字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故不同而有名有字同而不同先字後名也

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御註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御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雅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矣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遠○河上公曰大曰逝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於無

窮布炁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返言其遠

不超然絕遠乃復返在人身也○榮曰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成疏大曰逝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眾生往至聖境也逝曰遠超凌三界遠適三清也遠曰返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為三界悟即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之上

第四舉域中四大今物依修

故道大天大大王亦大

御註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也○御疏因強名道曰大而舉所以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物此三天也吾道一以貫之○河上公曰道大者無所不容包羅諸天地也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

制也○榮曰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蚩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成疏道大無不包也天大無不覆也地大無不載也王大無不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伸其鑒誠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今有所法謂下之文也○御疏域者限域也今

云域中之大則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亦不祇在域中矣夫遺語以伸玄理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名為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名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居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即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河上公曰八極之內有

四大王居其一焉○嚴曰功德同也○榮曰寰宇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當稱謂羅之雖具萬品究之雅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成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莊云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義說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

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註人謂王也為主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淨無為今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御疏人謂王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淨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淨無為忘功於物今物自化人君能爾則

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為法自然非復做法自然也若如惑者難以道法効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則以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事卑之自塞源按本倒置何深且嘗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之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做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諳夫玄鍵矣○河上公曰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種得五穀掘得甘泉勞而不怨有功而不置之也地法天天澹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法清淨不言陰陽運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榮曰夫為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載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為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

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已理絕於經營任  
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  
非天地以相法也○成疏人主也王必須  
法地安靜而靜為行先定能生惠故下章  
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  
育無私也天有三光喻人有惠照地是定  
門天是惠門也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  
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自然之妙  
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  
本收之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  
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法自然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章所以  
明人法於地  
此章即輕重  
重第一正排  
二明重靜之  
三明輕靜之  
四明重靜之  
五明輕靜之  
六明重靜之  
七明輕靜之  
八明重靜之  
九明輕靜之  
十明重靜之  
十一明輕靜之  
十二明重靜之  
十三明輕靜之  
十四明重靜之  
十五明輕靜之  
十六明重靜之  
十七明輕靜之  
十八明重靜之  
十九明輕靜之  
二十明重靜之  
二十一明輕靜之  
二十二明重靜之  
二十三明輕靜之  
二十四明重靜之  
二十五明輕靜之  
二十六明重靜之  
二十七明輕靜之  
二十八明重靜之  
二十九明輕靜之  
三十明重靜之

第一正排輕躁之方重靜之勝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實曰德靜之地  
動三十無之德環重為輕根九五君  
之為柔柔太山者大歸象人之記是知六  
五將說上一制之於靜象八有初分  
下五躁之於果位則知言靈妙遠  
靜與清黃屋尊位亦可知  
大聖開厥理而可知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御註重者制輕故重為輕根靜者持躁故  
靜為躁君○御疏根本也草木根蒂重花  
葉輕花草稟根蒂而生則根蒂為花葉之  
本故曰重為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  
為輕者根則靜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  
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是屬鼻  
之續斯舉心靜則朵頤之求自息○河上  
公曰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  
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  
長存也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  
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虎躁故天虧○  
榮曰大小俱輕不能為於根本上下皆躁  
豈可為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  
為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為主故無為重  
靜者君之德也有為輕躁者臣之事也上  
下各司其業為君必須重靜○成疏重為  
輕根譬重為樹根輕為花葉輕者凋落重  
者長存此戒學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  
不重則不威靜為躁君靜則無為躁則有

欲有欲生死無為長存靜能制動故為君也

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  
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  
陳餒好輕躁則生禍亂也○御疏君子者  
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子人物故云君  
子輜屏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此舉喻也  
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  
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陳餒人  
君若好輕躁則臣必離散必生患禍故云  
終日行不離輜重也○河上公曰輜靜也  
聖人終日行道不離於靜與重○榮曰有  
道之主君子人物務於重靜不為輕躁舉  
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  
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成疏是以仍前  
生後文也輜靜也言君子遠人終日行化  
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即動而寂者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御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苦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爲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遠難而不顧○河上公曰榮觀爲官闕燕舍后妃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也○禁曰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耀姬飛燕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爲情欲不足以累真華屋未能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成疏重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官觀燕寢之虞所以遊心虛澹超然物外不以爲娛處淥不淥也

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註奈何者傷嘆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御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定出賦稅六十四萬并出戎馬百萬足兵車萬

乘故云萬乘之主奈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今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爲僵化善抱則有截歸仁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歎故云奈何○河上公曰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也萬乘之主謂王者而以身輕天下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奢恣輕躁也○禁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宜妄動○成疏如何奈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勃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宇內哀歎之甚故云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云失君○御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爲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君也爲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迹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

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伸戒人臣也○河上公曰輕則失臣王者輕躁則失臣治身輕躁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嚴曰失臣作失本言君好輕躁如樹之根本而搖動根搖動則枝木枯而槁矣人主不靜則百姓搖蕩宗廟傾危則失其國君之位也○禁曰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成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章所前章正明重靜聖人動不乖寂故以此章廣顯此人行能功用就比章內大有四重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第二明重靜之人結願堅固六根解脫第三明降逆應救應物無遺第四示師資之道體學之妙而實之也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大聖應心湛寂不行而去遠遊真閑之中不出而知道踐珠宮之上寂而能動處默常明慈我養生永苦於九幽之內歡波那或長降於五慾之中如真地

須賢聖於焉不敢如醉如夢  
以素之家彼凡迷從何得悟故善行  
無跡將欲就之師資之遺  
一齊凡聖之心變派也

### 善行無軌跡

御註於諸法中體了具性行無行相故云  
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軌跡可尋求  
也○御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  
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  
次來次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  
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軌跡  
不亦難乎○河上公曰善行道者求之於  
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軌跡也○榮曰七  
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  
躍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駢不輟地不行  
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偏  
周王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  
也○成疏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  
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軌跡之可見  
也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謫  
御註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證

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也○御疏  
此明學人不滯言教也瑕疵也謫責也言  
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不為  
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則遺象  
存意埋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  
善言無瑕謫○河上公曰善言謂擇言而  
出之則無瑕疵謫過於天下○榮曰言必  
有中千里應之非法不言有何過也○成  
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  
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病也謫過責也  
默語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本文作的字  
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故無所之謂此明  
口業淨  
善計無籌筭  
御註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  
他見故無籌筭自然照了計無計相非  
善而何也○御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  
異門也夫執言滯行辨是與非通令巧曆  
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

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筭數自能深入  
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筭故云善計不用  
籌筭○河上公曰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  
移所計不多不用籌筭而可知者也○榮  
曰籌筭者以算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  
道非於數寧用籌筭也○成疏妙悟諸法  
同一虛假不設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筭計  
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 第二明結願堅固六根解脫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御註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  
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捷其可開乎○御  
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  
堅曰捷夫善行善言不耽不滯則心照清  
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捷其可開  
乎故云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河上公  
曰善以道閉情欲守精者不如門戶有關  
捷不可得開之○榮曰門以關捷有閉有  
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關無閉是以理國者  
以道纂戡無以窺窬修身者以道聲色無

由開鑿○成疏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恣根起用而無滌斯則不開而開雖開不開無勞關捷故不可開也此明六根解脫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註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御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

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深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河上公曰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之○榮曰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心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成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已發大弘願化度眾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異既非世之繩索

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於法門也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就伏心有文文尸三解解有三品慈成九品通前發心為十轉行也第三知真心有九品即生彼九宮也第四出離心有五品即生彼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謂直登道果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始終無替也此明結願堅固

第三明降迹應救應物無遺者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成之故無棄者○御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凝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今必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物者通有識無識也

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使令動植咸遂無殘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正者欲以救人之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

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榮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真聖開經以開化赴感以遵凡以道

濟之曾無遺棄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始終用道故言常惠及萬方故言善德能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成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聖人即是前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弘誓願救度眾生故常在世間有威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先舉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者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是謂襲明

御註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遺忘遺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也○御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於忘遺若滯教矜有轍迹必存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悟了故云是謂襲明○河上公曰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天道○榮曰善行五善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成疏襲承也用也此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 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  
御註師法資取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之也○御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深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所鑒者照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之師法也不善人之資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

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河上公曰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道使爲善得以給用之○榮曰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爾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愛之以作役具之以束脩資也○成疏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即向來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允當宗匠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亦是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爲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兼爲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也○御疏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夫初第進修兩存學相未能忘教故貴愛師資若能體了行門

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去貴愛之目不存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遺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爲師爲資示進修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將導悟證之空則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魚相忘於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爲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以此爲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河上公曰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榮曰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師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雍玄流而不潤資不貴於師失慧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成疏不貴其師無能化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今修學今明凡聖平等故違師資斯則從淺之深漸階衆妙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河上公曰雖知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成疏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知分別雖似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前章所以次行之士常善教人其於教物之方猶自未顯故次此章略示其要就此章中文開四別第一明去剛取柔是修行人要道第二勸達明歸開為學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第四顯匠成產品利物忘功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修行人要道

夫剛者山道家明成雄壯者屈先哲後言故其強不勝於前水弱破堅於後張華有言無於前水弱破堅於後兩貴陰陰者堅實達所作誠不虛言是知四時去來寒暑易推二儀過薄日月虧全何泥體道明知白守黑

妙象圓照去雄歸雌歷萬劫而不為親一心而常住為歸為谷天下歸焉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御註雄者惠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靜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具常之

德不離其身抱道令和復歸嬰兒之行矣○御疏曰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當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督以為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雌守雄則敗敗則妨行故特戒守雌能守雌柔是為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爾雅曰水注川曰谿經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雄守雌是名善行物皆歸往為天下谿能如此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河上公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願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離已也○嚴曰於嬰兒復歸於忘於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榮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

下谿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真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忘道今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喻明谿壑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成疏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谿逕也雄陽也是剛躁之名雌陰也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遁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逕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

第二勸達明歸開為學道指樸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離復歸於無極

御註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成差也○



御疏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照明也  
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  
明德雖昭明不以務物當如暗昧自守淳  
和能如此則可爲天下之法矣爲天下式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忒也極窮極  
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爲天  
下法式則真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用無差  
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窮極也○河  
上公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喻昭  
昭黑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  
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  
下法式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  
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復歸  
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  
窮極也○嚴曰反於未生復於未始與道  
爲常歸於無極矣○榮曰知其白守其黑  
爲天下式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爾安身  
斯爲法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也  
人不以智耀人不爲名害己內雖潔曰外  
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真無

極○成疏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照  
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眩曜於  
人人必挫之良非知者韜光晦迹退守暗  
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  
可爲修學之洪範也常德不忒復歸於無  
極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審明守暗其德  
不差既復清虛歸於至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朴

御註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  
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也  
○御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榮尊榮  
也辱卑辱也夫爲天下式則其德尊榮德  
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爲貴無不吝容如  
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爲天下谷爲天下  
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道也虛受應物  
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  
於朴矣夫道爲德體德爲道用論其用則  
常德乃足論其體則云復歸於朴歸朴則

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  
通其孰能與於此者○河上公曰知其榮  
守其辱爲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  
濁人能自知己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汙  
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爲天  
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則  
德乃常止於己復歸於朴當復歸身於質  
朴不爲文飾也○嚴曰道德是祐神明是  
助道充德足則萬物大淳朴矣○榮曰知  
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有官即有爵榮也  
無位即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  
辱可謂包含一切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  
德乃足復歸於朴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  
常之德自然滿足常德反歸故言復朴者  
也○成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榮寵  
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  
善禍淫忽然凋落此之榮寵翻爲禍基若  
知倚伏不可常貴爲禍始應須自戒勿爲  
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爲本  
高以下爲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譬

彼川谷包納虛容也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為道之要又如虛谷聲無不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也

第四顯正成庶品利物忘功

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註舍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為群材之官長矣○御疏器形器也自知樞下論性修返德則復歸於道此云朴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途蘊涉於形器故云朴散則為器也既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麤故凡人用之適能獨全淳朴聖人弘濟則為群材之官長矣○河上公曰朴散則為器萬物之朴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外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榮曰種散為器聖人以為官長是以大制無割一氣未分種也

三種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開有象故言散朴以為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守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朴為器也

真仙之主為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救物物得以全無割○成疏散分布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次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朴而為化用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分布既而為君以馭世為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為馭導之方也故大制不割

御註聖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御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本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為己用故云大制不割○河上公曰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割傷治身則以大

道制情欲不傷精神也○成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七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使八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者所  
前辛正明忘功利爲國主帥臣故  
此章即顯治國治身利物之術就  
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有欲有爲  
此身毀國有第二舉有爲之相示諸法  
無常第三對顯  
聖人妙能捨離

第一明有欲有爲敗身毀國之君無道

爲化主欲取天下順時應人故周武  
王克商自嘆慙於天下肯項王棄秦  
亡於羽乎不知天命之來矣起雖強  
之意故運命論曰龍爭日角帝王之  
象河目龜文公侯之相不其然乎書  
見其深而酌興泰皇暴勇而宗滅吾  
輩虛言哉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御註天下者大寶之位也爲君者必待歷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爲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矣○御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富而姦亂

之賊凶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爲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爲之事已語助也○河上公曰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吾見其

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嚴曰天下者神靈所成太和所遂神靈所察聖智所不能及而威力之所不能制○禁曰夫無為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為吾見

其不得已也○成疏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爲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爲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御註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爲神  
器故不可以力爲也故曰爲者敗之此戒  
姦亂之臣○御䟽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  
可力爲者爲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  
聖德之君而今流布愷悌之化使凶暴之  
徒力爲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爲

爲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河上公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朴也○榮曰若乃興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

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爲之非而執之以爲是則敗失也○成踈天下神器不可爲合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亦是帝位也若無爲

安靜卽品物咸亨必有爲擾動卽群生失性故不可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滯溺有爲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失國喪邦

執者失之

御註曆數在躬使八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  
陵雲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  
王也○御疏人君者或撥亂及政或繼體  
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  
位陵雲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福  
善禍淫神怨人怒是生災沴亂乃斯作誰

奉為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河上公曰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為詐偽

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

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墮

御註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虛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墮廢也○御疏曰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虛暖氣也吹寒氣也贏弱也載事也墮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虛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使強或抑損令弱或引之以載事或推之以墮壞且同糾纏不可唯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爾

河上公曰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虛或吹虛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贏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或載或墮載安也墮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

也○榮曰夫有為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墮若行有為雖成必敗若用無為能弊復成也○成疏夫物或行或隨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已也隨從他言物或先時

由已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或虛或吹虛溫喻富貴也吹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或強或贏夫強盛者不久當衰故下文云物壯即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明盛衰不定也或載或墮載連續也墮廢敗也連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註聖人親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過分爾○御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

親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其名數且分為三目徵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爾○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

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之也○嚴曰甚有為也奢不中和也泰高大也故去之也○榮曰奢泰者即有為之事也遂欲為甚心存侈靡為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甚也見素抱朴去奢也忘歡而後樂足去泰也○成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一中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正明為君莊物不可執持有為故次此章即明為臣輔君亦須去兵用道道決定息兵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私伐第三明有為車道必致危亡

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夫雲龍地鳥之意與風鳴義河木爲之怒擊何者雲助龍勢水漲鳴國警之人若必侯良佐高宗通傳說而道所以中興隆王失樂報無國於焉統滅人能弘道豈不然乎明君得賢狀飛鴻之有羽翼聖主遇善若和羹之得鹽梅故江充絕命於風池霍光圖像於牆間不其然乎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兵加於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御疏以用也佐輔佐也還報也言爲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爲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千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今執大衆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黷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亦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誰能預剋河上公曰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以輔佐之主不以兵革順道任德敵人自服也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

人也○榮曰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成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用也佐輔弼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威用強兵逞暴天下若作身心解者即是三毒六根兵也其事好還還還報也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敵之仇內用三毒還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御註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器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御疏師君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齋居送則妨功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加以和氣致祥兵器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成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河上公曰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事不修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也○榮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也○成疏師軍衆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處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御註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爲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故爲深戒也○御疏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春秋曰殺敵爲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爲暴是知殺敵爲果即止敵也故老君云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之士但求止敵今不爲寇必不得以衆暴寡陵人取強則其事好却還報是以戒令不敢云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

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伐取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若必伐取其功是則自為驕泰驕泰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為明戒可不慎乎○河上公曰故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然也不敢以取強不以示敵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果而勿驕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禁曰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能用為善止敵為果賊來侵我所以除之不以國兵強專用為是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自大為矜取功為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憍迫不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成疏故善者果而已果決定也已止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用兵也

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

是果而勿強

御註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御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陵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河上公曰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是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陵人○禁曰必定能不憍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強也○成疏果而不得已如堯攻有苗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戈是果而勿強結成以前是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第三明有為非道必致危亡

御註物之用壯由兵之情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也○御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情強猶物之用壯物之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之情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

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猶止也○河上公曰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言強者不可以為久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之也○禁曰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為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成疏物壯則老炎極則涼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謂之非道非道早已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謀柔故非真道故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章所以安用道而於用道之義未弘故次此章義明四則第一明兵強欲威有道不為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後為第三明無不使實應不離真事四沉來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第一明兵強欲威有道不為夫天道之則凶人理須安動之致錫三皇之代淳化而素於干戈五帝之時揖讓而指於征戰目以降乘心競與欲如起為軍許坑越卒四單作將大欲肅滅不能顧人與時清息惡焉代取安一身豈知老君悉用凶器獨立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自守居左無言者明或以訓人  
無施於山器生曰大德何用殺手

御註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之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為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御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兵者韜略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園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為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兵鋒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器材爾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當德於身是為能事既云不祥之器所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河上公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

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也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榮曰精飾為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惡亡為物之所惡故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成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麗也祥善也雖復霜戈耀日寶劍輝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解是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愛境者不善之行也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貪故有道人處心於兵戈及貪欲

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御註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御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河上公曰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嚴曰君子者有土之君也貴左者尚生長也

○榮曰經天曰文止戈為武其為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為重行兵主殺以右為貴也○成疏有君子子物之德為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大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度人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

御註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不為善之器材○御疏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者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器材故無不利爾○河上公曰兵者不善之器也○榮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育之器用○成疏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疊前

來文重顯其是不祥之器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智亦爾致兵章之主陰強為殺身之斧故曰不祥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御註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貴兵之謀也

○河上公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

御註戎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

澹為上○御疏夫文德者理代之器兵謀

也蓋其輔助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

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

克定節制宜存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

逆順皆在平事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

來侵王師薄伐猶當示之以恩惠緩之以

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

而言是以恬澹為上也○河上公曰澹為

上不貪土地利人則實也○榮曰恬澹靜

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故言恬

澹不好用兵不以為美也○成疏恬澹無為也君子心亦無為故雖用兵而不以為美也喻修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真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御註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為美也

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

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

乎○御疏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克

勝猶慚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必多殺故以

勝為美者是好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人者

當順天地之德以全濟為務焉不可苟騁

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

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即不可得志

於天下矣○河上公曰勝而不美雖得勝

不以為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

者是為喜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為人君而樂殺人者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矣為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妄行刑誅也○榮曰君者人之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成疏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若以佳兵為美即是愛樂干戈樂殺

之夫天下共疾憐閔既多不可得意

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

御註偏將軍卑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

之尊處右者主兵謀也○御疏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

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禮弓曰夫

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

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

也二三子復尚左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則專殺故處右

偏將軍為副不專命故處左今左尊而右

卑上將却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

尚右今上將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河上公曰吉事尚左吉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專故居右其主殺○榮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間外以行誅故居右○成疏言以喪禮處之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之將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 言以喪禮處之

御註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矣○河上公曰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御註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仁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御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固則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

惻隱為哀泣不亦宜乎○河上公曰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榮曰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其失道悲其過害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成疏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悲哀隱其傷害既非用道恐溢無辜

### 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為資也○御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縞扶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註此義云皆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也不樂之心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也

○成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動兵戈雖戰勝前敵不以為善故素服而哭仍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校量故知權劣實勝

###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日子依母必無傷害人依道故無危殆也

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

天則應之猶川谷之與江海通流耳○御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

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

和氣感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

海通流耳王弼曰此舉論言道不居一天

下今將在天下法譬之猶川谷之與江海

川谷為末以喻於有名江海是本以喻於

無名川谷從何而來從江海而來今日欲

歸何處還復歸於江海有名從何而來從

無名而來今日攝化衆生欲歸何處還歸

於無名河海若無川谷則無以滿川谷若

無江海則無以流無名若無有名則無以

顯有名若無無名則無以出江海猶川谷

故所以滿無名由有名故以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明王守道則萬物自實此章明所

實服有道之君此一章內物有三句

具一德連次而來遂分為四第一明  
則金強第三明知足強行明安貧而  
樂道第四結其死而不知善其不違

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

谷以虛物大治則先志為於欲

知而不得一子疑觀坐河陽而與

知是知息智自勝道洽於謙耶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知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

智則無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御疏知

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

識察前事是名知法○成曰謂照達前境

鑒人機性大小深淺無不悉知為智自知

己身宥命善惡三代報應无不明也○河

上公曰能知人好惡是智人能自知賢與

不肖是為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榮曰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

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鑒

人而知善惡者智也照己而知得失者明

也知善就君子如潔芳蘭知惡遠小人如

去鮑肆智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  
怯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

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

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

皆空外何淙於聲色内外清淨故曰明哉

物我皆通故曰智也按南華經曰黃帝遊

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

而不得使契詒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得之乎若

用人間之巧智辨是與非欲求道原未聞

斯旨惟當滅智可契真詮故經云非以明

民將與愚之即其義也

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註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

心使柔弱者可全其強矣○御疏勝人

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

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

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

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故云自勝者強○河上公曰才幹勝人不遇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外無敵於外者可謂強矣○榮

曰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道修業自強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弱骨曰強故言自勝

第三明知足強行明安食而樂道

知○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御註知知足者無貪求可為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御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河上公曰強由勤也人能勤力行道道亦有意於人○榮曰知分之人雖一瓢而為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為貧飾躬勵已為強行信道彌篤為有志按南華經云曾子居衛緇

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蓋謂知足也

第四結其死而不忘善其不違天理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又註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大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欲知足

強力乃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一期之盡可謂壽矣○御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其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同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又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大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和頽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為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河上

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次前章所以

明有眼有道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見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

號此門中分為三別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

明小大難與為名第三集聖人不貴其身以金充大之業

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

大因大居專一人為首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端生紫宮無為自得視大遠廣汎具物實生河上真人得說雲於百丈淮山仙客雷丹桂於三秋雲臨則知可左可右其斯之謂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註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御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眾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河上公曰汎是無滯言道汎汎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殊離聲無不宜在人所用故周内外左右咸得故云其可左右不可左右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御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河上公曰恃待也辭憚也物實資待至道而得生成道能生成而不辭憚也使九

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

功成而不名有

御註言萬物恃賴沖用之道而生化而道不辭憚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御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成疏生化群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御註愛養群材而不宰於物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御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小者是不可名小爾夫道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為主宰衣被萬物常無

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成疏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而匿德藏名泊然無形故不為主似若微小以是聲義言不小也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御註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為主則可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御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不為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為名註云有萬物不同者莊子文也○成疏道能生長為物所歸譬彼大海方茲虛谷雖物所歸不為物主既不為物主可名大耶言不可名大

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為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御疏言理天下之

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為事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也○成疏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已忘功忘大故為眾聖之長獨居三界之事而成其大也使九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九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可一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大象章所以次前章者此章顯功之功人爲物之所歸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第二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第三示非妙用無益

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

山爲長三才筆位聖主居尊舉綱則衆目自至擬振則群方是執大象也天歸焉虛空自雲弘曲泰而虛可入豈比陽春白雪曲泰而虛味鮮紅麟過谷止而無實則知玄言味淡俗士抱之而無知金格理清幾大求之而罕得非執象者執能體之乎

執大象天下往

御註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歸往矣○御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持大道以理天下無爲無事物逐其生候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河上公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

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泰平矣○御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者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大者言功業之光大也○河上公曰萬民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體安而大壽也○榮曰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

樂與餌過客止

動曰安死生泯然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成疏太也言蒼生往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和等大乘之法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第二舉樂餌爲譬表理教虛玄

御註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御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則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

留止爾○河上公曰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榮曰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泰物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己不能執象欲泰難乎○成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說故暫過之客遂必止住耽愛也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

御註人君以道德清淨為教初出於口澹乎其無味不似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御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為不言無為之教者初出於口澹然無味豈如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為滋味乎。河上公曰道出入於口澹澹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也。榮曰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悅謂之為美不安謂之為澹也。成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口澹然無味非如樂餌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惠能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知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御註以道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和泰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御疏既盡也道化無為澹然平正既不為察察之苛急亦無

滋彰之法今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具物先亨故用不可盡也。河上公曰視之不足見足得也道無形非若有五色青赤白黑黃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用之不可既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榮曰既盡也自可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感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實雖為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聲不遠也色雖可愛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斯患也然恬澹無為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徒如此也。成疏視不足見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簞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聽不足聞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義例爾用不可既既盡也至道之言澹然虛遠非聲非色絕

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以知无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前章正明忘功大聖為物歸依故次此章即顯忘功之人推道方便失聖意多迷運幾匪一或應舉而數小致或起處而開大衆故有真應而身機實二智用權以籠下士持實以度上機就權實之中非無優劣今之此章略申斯義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不可實第三舉

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

夫道計歟河將死空廢遠日之口及露全生自喜昇霞之望春芳夏茲時於是行焉雨散雲收七政於焉矣或反而後合示君子之明科或改而更張寄德人之靜退聖之有者與其無知留情愛慾之門必失其地之示人若此凡衆言歟何益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微明

御註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之則為詐諂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

此章繼以歛歛是謂之權欲量眾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照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歛眾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歛歛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効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御疏翕歛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眾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教亦有權有實聖人欲量眾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眾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略示方便則深達根源鈍根眾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今其歸往故將欲翕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慾即當自歛歛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者乍聞斯語以為非道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註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諂下文又云不可示人者正以權道之難故爾○河上公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也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過禍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使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者其道微其效明也○嚴曰此四者明絕聖而德自起廢智而化自行命天下之心而使自張弱天下之志而使自強矣○蒙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塞兌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兌而濟事因而後已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苦至當止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是謂微明上之權道觀之則未似施教究理則極有潛資甚目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八十一章廣陳化導而凡情有繫所執不同以實示之而不從將權化之今知返玄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後欲歛歛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

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成疏將欲歛之必固張之歛合也歛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歛歛不為貪滌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歛之昔者老君西入闕賓化胡之日初恣其凶悖後化之以道是也其委曲逗留具在文始內傳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以雌柔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廢其殘穢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即胡王肆其猛毒燒溺老君水火既不為災然後為其說法是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恣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迹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今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後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根之者要假於權此則增法除妄是謂微明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又云微隱密也明智慧也言此權道是隱密明智也

第二校量二智明權不及實



柔弱勝剛強

御註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  
柔弱者必勝於剛強○御疏易云巽以行  
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  
俞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卒令其俞弱  
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故云柔弱  
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  
先亡也○禁曰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  
弱必竟能制於剛強故言勝也○成疏柔  
弱實道也剛強權智也欲教難化衆生故  
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權也

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  
以示非其人故舉諭云魚若失泉則為人  
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謫矣  
○御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  
猶主之乘權魚之失水猶主之失權則為  
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竊弄而為詐  
謫也○河上公曰魚不可脫於淵魚脫於

淵為去剛得柔不可復制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  
以示執事之臣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  
人者也○禁曰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  
江湖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  
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  
危殆故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  
執權之道不易其人○成疏脫失也利器  
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  
也魚失水即為物所擒權示人即為人所  
制故不可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此一章即是  
明此章此章內大明兩則第一結  
道常明此而常動第二結學人宗顯  
妙玄

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

夫無為妙  
道高難曉  
道在古昔長處幽何味昭昭大德全  
生日用而不知寂寂玄報品物當同  
而難辨勝境之與天書則上清太  
清漢玉權之科羅補則三塗九夜太  
觀叫於東路澤張惘惘於苦處非  
大道而濟之執排幽而出暗難謂玄  
凡生方知道理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

御註妙本清靜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  
不為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而民淳朴矣  
○御疏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性清淨妙  
本湛然故常無為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  
感而必應故無不為也夫有為者則有所  
不為矣故無為者則無所不為矣侯王若  
能守萬物將自化侯王若能守道清淨無  
為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  
朴矣○河上公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  
以無為為常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  
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已也○  
成疏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疑常之道寂爾  
無為從體起用應物動作前句是本後句  
是迹明此本迹迹本寂動動寂義也侯王  
若能守萬物當自化萬乘之主五等之君  
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萬國自然從化學  
人亦爾所以偏舉王侯者明君王為化利  
物弘多

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御註言人既從君上之化以無為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無名之朴者道也○御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欲動作有為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為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而鎮之今其清淨不欲作也○河上公曰吾身也無名之朴謂道也萬物已化而後欲作巧偽者王侯當鎮撫以道德也○成疏作起脩也朴道也言眾生初從化起脩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朴素之道安鎮其心今不深有此以空達有也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御註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養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人有為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矣○御疏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上言凡人欲

動作有為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所以鎮無名之朴為眾生興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今此眾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養生欲心眾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瘳而忘藥舟以濟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常藥豈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夫無名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淨是名了出君無為而上理人遂性而化下不煩教今而天下平正故曰天下將自正○河上公曰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王侯鎮撫以道德於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道化之者也天下自正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成疏無名之朴亦將不欲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此無名之朴也前以無違有此以有違無有無雙離一中道也不欲以靜天

下自正靜息也前以無名違有次以不欲違無有無違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違之又違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稱禪无覺悉皆至道故云天下將自正此句結眾妙之門者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一

可二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經明道但以道為正以經明道下  
亦具明道但以道為正以經明道下  
下經亦具明道但以道為正以經明道下  
此經一卷凡四十四章一經分上下  
三別第一一章正開德章第二四  
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章終結前  
也言

第一正開德章

就此章中又開四別

執不同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洗淨  
世異第三明去本之末動今是末宗  
本第四辨明去本之末動今是末宗  
之始示其取捨何方  
第一顯上下二德安教不同夫義  
現通專唐虞化美皆處無為之事  
同德自得之場不名聲無善言  
代合天地之清氣齊日月之貞明  
在物能知行身不費可謂上德不  
德玄之又玄雖早而光通合三皇  
之旨動而能寂爰標陸梁之則則  
法斯軌五卯誅兩節之間賢聖忘  
明雖昌致七年之禍不能忘義在  
道遠乃應海居華夫妙  
於大全定愚夫之勞鑒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醜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樸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迹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迹涉矜有比上為麤故云是以無德爾○御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辨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為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無是上古之淳樸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而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註云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莊子雜篇之文○河上公曰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強名故言上德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備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榮曰明古之皇道宅太虛以為心疑至一而為體不言均天地之化無事成萬物之功未規揖讓之名豈有干戈之爭雖

復處宗處極而乃非爭非名為自然故云上德為而不恃成功不居故云不德畜養萬物物得以成故云有德內明德與道合厥義可尊故云上德道既無象德亦虛玄韜光藏用故云不得雖藏於用無用之用用矣乃韜於光不耀之光光矣有用有光濟人濟物故云是以有德○成疏上者高勝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剋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達其失不德則達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迹尚迹為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德稱不失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河上公曰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是以無德蓋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榮曰道德之風

幾乎將失仁義之化殆欲斯興文字既彰  
澆漓漸矣故云下德以德爲德以功爲功  
恃德伐功故云不失德執言有德不及無  
爲故云是以無德內明體同虛寂者德之  
上事有紛累者德之下封執在心故云不  
失德執者失之是以無德也○成疏證未  
造極故稱爲下執德不忘故言不失未能  
冥會故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註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  
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  
之美但含孕淳朴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  
爲此心迹俱無爲○御疏此覆釋上德也  
夫上德潛運無爲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  
迹今言上德之無爲者但含孕淳樸適自  
無爲非知無爲之美而爲此無爲故云而  
無以爲豈惟無迹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  
註云此心迹俱無爲也○河上公曰上德  
無爲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爲而無以爲言  
無以名號爲○榮曰以用也上用無爲以

化下下用無爲以事上也○成疏以用也  
上德無爲至本凝寂而無以爲迹用虛妙  
此明無爲而爲爲即無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  
著而迹涉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有  
所以爲而爲此心無爲爾○御疏此覆釋  
下德也下德爲之者爲心美無爲之化而  
爲此無爲故云爲之語心雖欲無爲論迹  
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爲言下德之爲有  
所以而爲也故註云心無爲迹有爲也○  
河上公曰下德爲之言爲教今施政事也  
而有以爲言以爲己取名號也○榮曰上  
用有爲以導下下亦有爲以事上何者  
草則逐風以西東影則隨形而曲直故知  
君海內者不可以多事理歸虛靜訓弟子  
者不可以非禮義存忠孝也○成疏心不  
忘德故稱爲之迹仍有事故言有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第二辯仁義禮之  
德明澆漓世異

御註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  
以兼愛爲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  
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則此心有爲而迹  
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  
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御疏  
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  
仁爲上他皆倣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道  
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  
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爲之行止而  
忘仁雖云施不求報兼愛即難普終是小

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爲有事故云爲之論  
迹即近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故註云此則  
心有爲而迹無爲也○河上公曰上仁爲  
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  
也爲之者爲仁恩也而無以爲功成事立  
無以執爲○榮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  
義爲之而有以爲兼愛博施仁也賞善罰  
惡義也恒其道德其宜上也上德下德亦  
澆漓之化有殊無爲有爲明得失之政斯  
別下德之稱有爲者是上德之劣也上仁

之稱無爲者是上義之優也。○成疏仁慈也有心覆育故言爲之不責恩報故言無以爲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爲三實之中以慈爲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爲先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義者裁非之謂謂爲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之事斷割今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御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今物得宜夫淳朴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今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有裁非就是有所以而爲故云而有以爲故註云此則心迹俱有爲也。○河上公曰上義爲之爲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爲動作以爲已殺人以成威賊下以自奉。○成疏義主止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之起本被下機事涉有爲未階虛妙故言而有以爲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御註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故云爲之禮

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爾。○御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淳淳一失衆務爭馳且在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爲之往而莫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故云攘臂而仍之。○河上公曰上禮爲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禮者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即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榮曰上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以此教人故曰爲之禮煩則亂下不能行故云而莫之應可謂信不足有不信相信自可忘言不信則生忿爭是以揮拳攘臂更相牽引。○成疏上禮爲之而莫之應禮尚威儀即經中數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今乃

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忘淡雅尚威儀雖爲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外亦不能應物故言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爲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即其事也

第三明去本之本  
勸今思末崇本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

御註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失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云道衰而德見德失仁存仁亡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濁之日非愚則誣若能改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樸則上德之無以爲。○御疏此却明致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

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云失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僥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淳醜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喪則失德而後仁兼愛之迹存則失仁而後義義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醜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河上公曰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德化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義衰則施禮躬行玉帛也○榮曰玄古淳和物情誠實人皆自足不假仁義以煦濡家慈無為各懷道德以游泳文象不作教迹未與混親跡忘貴賤此則太上下知大道之化也此風既散謚號乃興畜養之義行焉成濟之功見矣聖人潛被黎首自安此上德之化也親惠情生汎愛功起親則有所不普愛則有所不同澆風以漸

也親愛不足以化俗賞罰於是理人又喪賞罰之義廢仁義之禮教之以折旋行之以玉帛而君欺於上臣誑於下淳涼已遠澆淳孔熾也○成疏故失道而後德道上德也有情衆生澆波漸風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失德而後仁德化漸替仁思繼之失仁而後義仁慈不行厥義方起失義而後禮自道喪淳漓於斯為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淳偽已甚

第四序禮為淳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御註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真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為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正也○御疏制禮者為忠信衰薄而以禮為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乎哉○河上公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衰薄而亂之首禮

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耶亂日以生○榮曰人皆敦厚各懷忠信亦無煩曲禮但忠信已薄澆淳更厚惑亂滋甚以禮理之賤質貴文轉增耶亂故言亂始也○成疏徒自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衷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淳悖之元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御註識者人之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愚昧之始○御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迹以此之道乖夫質素所以為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責在協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為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河上公曰前識

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爲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唱始○榮曰道德者道之實也仁義者道之華也先知仁義者識華不識實也夫明者自然合理闇者方俟師教知禮非上智之基乃是下愚之始○成疏不知而強知曰前識謂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脩道行中甚爲華僞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癡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御註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處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不居其華也自居其實矣○御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爲謂之厚實禮義有爲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河上公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在身敦朴也不居其薄不處

身道道爲世煩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居其華不上華言也○榮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云去彼取此散樸以爲器原其始也至淳失道而後德要其終也澆薄是以仁非本性

義異自然信不由衷禮飾於外是非戰爭奸巧紛紛父子失慈孝之心君臣乖忠義之道於是大聖老君痛時命之大謬愍至道之崩淪欲抑末而崇本息澆以歸淳故與大丈夫經國理家脩身立行必須取此

道德之厚實去彼仁義之華薄則捐俗禮歸真道○成疏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丈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爲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居其實不居其華達道之人方外之士當留情於淳樸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故去彼取此

御註去彼華薄取此淳厚○御疏彼謂禮

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權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確論聖人百居歸一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河上公曰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成疏去彼華薄則是絕仁棄義

取此實厚則是反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非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

昔之得一者章第三十九

是第二之章則分有三第一舉得一之能亦其有益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第三明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夫一者地標二儀之大三才華位王侯稱萬國之尊既流清濁之源又執陶鈞之柄迎不見首漢文帝於是遠方隨不物成資谷得以靈王得以貴故知沖和妙本近三界而樂忘冥冥其宗實之理其在茲乎

昔之得一者

御註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

物爲一故謂之一爾。御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爲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得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故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略如下云。河上公曰昔往也一無爲也道之子也。嚴曰一者道之子於神爲無於道爲有元元之元始始之始實然獨存玄妙獨處變化之要也。榮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一元氣也未分無二故言一也天地雖大所稟者元一萬物雖富所資者沖和王侯雖貴所賴者真道是以清澄以廣覆寧靜以厚載變化以精靈虛豁以盈滿安樂以全生無爲而正定何以致然皆得一於道。成疏昔古也一道也言曩昔劫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御註氣象之大者莫過乾穹崇廣覆也御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故能穹崇廣覆實始萬物。河上公曰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也成疏稟得道炁積陽成天清淨在上地得一以寧

御註形質之大者莫過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能磅礴厚載資生萬物。御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磅礴厚載資生萬物。成疏同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神得一以靈

御疏神者妙萬物以爲言由得一故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河上公曰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也。成疏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知無方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谷得一以盈

御註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運動無竭。御疏水注川爲溪注溪爲谷由得一故故能泉源流潤盈滿不竭。河上公曰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成疏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御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河上公曰萬物皆須道生成。成疏有識無情通號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御註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爾故云其致之云爾也。御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爲天下正平也正有作貞字者貞即正也。河上公曰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成疏帝



王公侯莫不稟為化只以無為得一故能布正天下放勛文命是也

其致之

御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誠失道之為損○河上公曰致試也謂下六事也○榮曰道無興廢物有得失得之者益如前失之者損如後也○成疏致得也通結前六成得一道也若作內解者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

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

天無以清將恐裂

御註此致誠之辭○御疏無以者致誠之辭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以致清淨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之於破裂不成象也○河上公曰天富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相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也

榮曰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高貴將恐蹶真一之道不可失也失之成象恐之於破裂成形恐之於動發不測將恐以歇絕虛間將恐以枯竭生靈將恐以死滅尊貴將恐於顛覆也○成疏以用也無不也裂壞也言天不能用道清虛則日月剝蝕星辰失度災變屢彰恐當圻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御註誠其矜用爾○御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河上公曰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為地也○成疏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御註誠神矜用不能妙爾○御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

用其靈將恐之於歇絕不妙用也○河上公曰神富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也○成疏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殆既無靈驗恐將廢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

御註誠將矜滿爾○御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若矜用盈滿將恐之於枯竭不能流潤也○河上公曰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成疏竭塞也言川谷乘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御註誠其有用生成爾○御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成當須忘其生若矜而有之將恐之於死滅不為生靈也○河上公曰萬物當隨四時死生不可常生將恐滅亡不為物也○成疏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俄頃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廢

御註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誠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洩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覆矣聖教垂世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

祇在於侯王守雌靜爾○御疏顛覆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為天下之主當忘其尊榮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之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註云聖教垂世本為生靈者言云天生萬物唯人為靈元后

作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誠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誠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河上公曰侯王當屈已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貴於人將恐顛覆失其位也○成疏廢敗也

君王不能用道守貴而乖理悖德將恐神器顛覆杜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註侯王高貴兆人賤下為國者以人為

本基當勞謙以聚人今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難散○御疏高貴言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而得貴是知賤下為高貴之本基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註云今樂其

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於父母也若為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河上公曰故貴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

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以下為基言必欲尊高當以下為本基由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榮曰故貴以賤為本此則國以人為本亦言從賤以至貴也高以下為基九重之臺起於

累土○成疏故貴以賤為本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賤下之基謙卑是尊貴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高以下為基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乎一僅

以況尊貴卑下為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御註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為本爾○御疏是

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者按左氏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也稱不穀者即不穀惡其無誠德之例是也又案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

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侯王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此其以賤為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答云實是以賤為本也○河上公曰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孤

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為衆輻所湊此其以賤為本耶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以曉於人也非乎嗟歎之辭○榮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此亦不忘於

本此其以賤爲本耶非言其實以賤爲本  
○成疏不穀由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  
達放體縱傲是喪身之本謙爲貴盛之基  
故能俯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  
豈非以賤爲本耶而言非乎者蓋是嗟歎  
可二  
假問之辭云爾  
三

故致數與無與

御註數與則無與輪轆爲與本數貴則無  
貴賤下爲貴本轆爲與本當存轆以定與  
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

爲本故致數輿之談耳○御䟽故者仍上之辭也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況之極輿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轆假合爲輿之名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爲侯王之貴本輪轆爲輿本當存本則有與無本則無輿賤下爲貴本當存本則有位去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悼獨爾○河上公曰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輿無有名

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爲名故能成其貴也○榮曰王侯實貴而以賤爲名者此有道之君也歌謠頌德不以爲譽此則數譽無累懸謗從諫不以爲毀此則數毀無毀也明體道君子外寵辱得失不驚心忘毀譽悔慍不形色也○成疏與車也箱輻較輶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爲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故處貴應須謙下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碌碌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本○御  
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王者自貴也如石者  
自謙也侯王旣以賤爲本故不欲碌碌如  
玉而自尊貴當須落落如石以守謙卑也  
○河上公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  
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  
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嚴曰不少不  
多不貴不賤無以身爲故神明不釋無以  
天爲故天下與之俱也○榮曰玉碌碌少  
故貴石落落多故賤者人所惡貴者物所

攻俱不安也處貴而謙退不欲如玉之被  
攻在賤而思齊不欲如石之被棄得之以  
一處之以中唯上與下無不安也○成疏  
玉貴也石賤也碌碌少也落落多也若內  
惑於身外迷於物者則賤物而貴身也今  
既數車無車卽悟物我虛幻故能自化乎  
等貴賤不殊離形去知冥於至道所以不  
欲碌碌如玉之可貴落落如石之可賤也

道之動章第四十

從本降迹俯應蒼生就此一章義開

三別第一明慈悲教物反聖周凡第三  
二明雖復教迹多端元過柔弱第三

明二儀萬象  
從道而生

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

凝大赤之中妙矣體名述曰如青之上令元一之炁布三才之功判天地

獨裁  
可二  
強  
虎兒  
爲威  
行隨  
查奉  
天書

晃朗七十二字之文雲篆光芒八十  
一窟之與夏禹等之而作速圖間竊

之而國亡瑤池有鬱后宴遊漢水問昭王不復則知得遺之要靈祇所以

極人失道之妖祥於焉喪滅反者  
謂動誠如所言語寂則妙想湛然

應則扶凡病所至  
道反貸實信言乎

反者道之動

御註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御疏反以反俗爲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物反

俗順道爾註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今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有以無爲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爲道之運動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索練之喻言其

華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也○

河上公曰反本也道之所以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榮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以柔弱爲用動皆反俗俗以剛強在心舉皆失道者也○成疏反還也動悲也得道聖人超凌三境但以慈悲救物反入三羅混迹有中赴機應化故上經云遠曰反

弱者道之用  
第二明雖復救迷多端無過柔弱

御註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御疏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果雌靜者是俗之用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是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上公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也○成疏這機設教抑乃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故即以此柔弱爲化用之先也

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註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責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故致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爾○御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裨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

尔有無既爾權實亦然故註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

可二

三四

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有無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爾○河上公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蛸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榮曰有者天地也天地有形故稱有天地載物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者道也道非形相理本清虛故曰無天地從道生有生於無也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迷者失道不識本元聖人垂教明於祖始若能歸道超生死而出有無必其皆俗淪有無而繫生死形神合而見相故言生於有

形神散而無體故言生於無○成疏有其  
應道所謂元一之炁也無為妙本所謂冥  
寂之地也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  
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  
無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可三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上士章所以  
明應道虛玄本遠俱妙故次此章即  
明上士能悟非下士所聞今此章即  
義開三別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  
同第二辨體道之人韜光匿耀第  
三散道功能  
生成無品

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  
稟萬品自有高飛天爵萬里壓於  
雲自有跼蹐泥丘百牛埋於域垣  
者謂下賢人氣高故激潏有逐鹿之  
夫漢間有舍畜之士上智動行于道  
下流拊掌笑之迷於清泉恒遊濁水  
為乎風雨如晦何不見之鸞鶴疑其  
不助相見如何知耶  
三等差異在於斯耶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了悟故勤行也○御疏上智之士深  
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  
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河上公曰  
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也○榮曰信道  
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幸其心金石

銷而不移其標始終常一確乎不拔勤行  
也○成疏上機之士智慧聰達一聞至道  
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脩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御註中士可上可下故疑則若存若亡

○御疏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說妙道或  
信或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謂昧則若亡  
而疑貳未果決志故曰若存若亡○河上  
公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  
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  
復亡之也○榮曰素絲無恒遂玄黃而改  
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  
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  
情則存俗而忘道也○成疏中機智闇照  
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欲情歸道  
即時得空心纔涉世塵即滯於有境與奪  
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御註迷而不信故笑之也○御疏下士識  
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為虛誕則嗤笑之亦

由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  
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河上公  
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  
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而笑之也○榮曰  
心迷得失知近不知遠情昏真偽識淺不  
識深但悅塵垢之小行反笑清虛之大道  
也○成疏下機之人根性愚鈍聞真道玄  
遠至言宏博心既不悟謂為虛誕遂生誹  
謗拊掌笑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註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  
○御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苦昧理  
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未曰  
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以道非  
代間法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妙道也○  
河上公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道○  
榮曰道深甚奧下士之所難知微妙玄通  
下愚故非易識今笑之不能令真使混濁  
適足彰道之清遠也○成疏不爲凡人所  
笑不足稱爲聖道

建言有之

御註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  
同也○御疏建立也將立言以釋上士勤  
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所笑之由有  
之者指下明道等也○河上公曰建設也  
道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句○榮曰物情不  
一取捨異心聖人設法無教無不教凡情  
向背有不信之也○成疏建立也言上士  
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即明道等文是  
也○

第一明體道之人韜光匿耀

明道若昧

御註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士  
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  
士疑之而下士大笑爾○御疏明照了也  
昧昏闇也謂道德脩行之人以昧養明道  
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  
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  
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忘爾○河上  
公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也○榮曰

智無不周明也光而不耀昧也○成疏昧  
闇也照達真道之人晦迹同俗不顯其明  
若愚闇也

進道若退

御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  
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河  
上公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榮曰聞  
道勤行進也大成若缺退也○成疏大學  
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脩外若其退

夷道若類

御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  
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  
之有類然○河上公曰夷平也大道之人  
不自殊別若多比類也○榮曰緬平一等  
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也○成疏夷平也  
證太平等道脩行之人知一切衆生與己  
同體不見愚智之別等差一類也此義河  
成李三家所解即爲類字  
上德若谷  
御註虛緣而容物也○御疏言勤行之士

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則無不洽容故云若谷○河上公曰上德之人若深谷不取垢濁○榮曰無不容也○成疏勝上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亦作俗字者言亦能忘德不異舊俗也

### 大白若辱

御註純潔而含垢也○御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河上公曰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也○榮曰麤而不穢大白也混而似濁若辱也○成疏白潔淨也辱汙辱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曜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汙辱也故東方先生云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也

### 廣德若不足

御註大成而執謙也○御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字柔用謙故常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河上公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榮曰大滿若沖也○成疏廣大也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智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大德容貌若愚

### 建德若偷

御註立功而不銜也○御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脩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河上公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榮曰潛行密被○成疏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隱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隣

### 質真若渝

御註淳一而和光也○御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其光也○河上公曰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榮曰渝變也性無染濁體實常存質真也忘死生合變化若渝也○成疏質實也渝

變也言素實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 大方無隅

御註不小立圭角也○御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河上公曰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榮曰寰宇有象有方也至道無形無隅也○成疏隅角也言體道大智方雅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隅角所謂上達節也

### 大器晚成

御註且無匠功○御疏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榮曰積習生常美成在久故知脩行非一朝一日可以致也○成疏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

劫脩研方致虛極即任公子釣魚是也

大音希聲

御註不飾小說○御疏夫道能應衆音大

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況聖人聞聞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河

上公曰大音猶雷震待時而動喻常愛然希言也○榮曰鴻鐘應節而鳴玄教隨機

而作也○成疏希猶无也至道大音寂手無聲自本降迹而聲無聲也故師曠聽之

而不聞瓊音震乎宇宙欲明即迹即本故

言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

御註故能應萬類也○御疏夫涉形器者

則滯於一方矣唯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象無形○河上

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也○榮曰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虛無羅於有象故言

大象大象無象故曰無形形不可觀故言道隱絕於稱謂故曰無名也○成疏大道之象象而無形無形而形無形也離朱視

之莫見其形也色象遍乎虛空欲明即有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

道隱無名

御註不彰功用○御疏目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用名以詔

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

也○成疏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

第三歎道功能生成庶品

夫唯道善貸且成

御註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冲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御疏此結道之功用

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

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貸且成○河上公

曰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榮曰夫進而若退退無進也若退而

進退無退也明若昧非明也昧若明非昧也至真之道非進非退非明非昧無色無

聲無形無名雖復無名亦何名而不立雖復無象亦何象而不見是故布氣施化貸

生於高有爲而不恃付之於自然也○成

疏貸而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

種種方便趣今成就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道生一章所以次前章明大



爾三生萬物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生成故云三生萬物○御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由自未足更主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也純陽又不能生更主陰氣積陰就二故謂之三也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適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河上公曰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二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榮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主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者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于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成疏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一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絕形名從本降迹肇生元氣又從元氣變生陰陽於是陽氣清浮昇而爲天陰氣沈濁降而

爲地二氣昇降和氣爲人有三才次生萬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列之

第二顯出物情勸脩中順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御註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合養沖氣以爲柔和○御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爲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也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爲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此存本也○河上公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迴心而就日沖氣以爲和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腎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故曰大道以通之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成疏萬物負陰而抱陽負背也抱向也陽生也

陰死也言一切萬物有識無情莫不背陰向陽好生惡死然惡死不遂免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慈之故此下爲說長生之術也沖氣以爲和沖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者必須虔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長生也故下文云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第三廣辨柔弱爲學行之先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御註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守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故也○御疏沖氣柔弱爲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敦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榮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爲名者謙之至也言王公爲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謙柔爲本以致巍巍之功也○河上公曰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榮曰抱沖和之

氣無好無惡夫一元之道有愛有憎但敦富貴之名不悅孤寡之稱雅有道王公卑以自牧義存謙退以此爲名也○成疏孤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以勸脩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註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爲稱不亦宜乎○御疏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與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僑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河上公曰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謙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倉富貴者致患○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虛貴自以爲益材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成疏謙卑柔

弱損已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金言謙傲誕益已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凡敗是損金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取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御註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御疏人謂人君也人君爲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也○河上公曰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我亦教之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榮曰人間所行之教理歸仁義事在剛強然剛強者死之類仁義者道之華亦我義教之者欲使去剛強而存柔弱遠仁義而安道德也亦言聖人是於能教衆生是於所教以能教所緣教得宜義者宜也○成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儒俗謙柔猶懷封執我之靜退貴在忘忘

所以爲異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御註強梁之人動與物抗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御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強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自夭其夭數不得壽終而死註云動與物抗物或擊之者抗敵也物擊之者易益卦上九辭云莫益之或擊之○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皆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執任力不得其死者爲天之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命終也○嚴曰強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者失道剛躁者失神安得存矣○榮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榮而守勝尊已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與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父本也以強梁爲教之本也○成疏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為教父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天折不得依天命壽終而死老君雖復闡法多端妙教法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為善剛強為惡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

### 吾將以為教父

御註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眾教之父○御疏父本也此一句結脩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之以為誠表柔弱者全之以為勸以為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眾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為教父○河上公曰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

###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御註明柔弱之教為學道之先故以此章重顯柔弱之德無為之至教此章乃文首三章中一舉明柔弱勝剛明德教無為是皆有之教

### 第一舉明柔弱勝剛

夫五才並用長四大分形乃至柔之德也  
御註天

###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也無心混池所以能主柔弱借之為喻動不可竭斯近道乎  
御註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

為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深著世塵為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河上公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嚴曰道能馳騁經綸天地萬物也○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強固執言人若能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之於人我經之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之至堅也○成疏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是攻擊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為至弱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 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

### 無有入無間

御註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無有者不滯塵境今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爾○御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也○河上公曰夫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明濟群生○嚴曰神明在身出入無間無為之益也○榮曰水無有礙道無有形有間無處不入○成疏間隙也言顛倒之流空見為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有為震躁故有隙無為微密故無間既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妙理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御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誠人君

以無爲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上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以照了心境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爲理國理身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爲之教不及無爲之有益也○河上公曰吾見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也○禁曰道無形物得成靈無爲人得化此乃是無爲之益○成疏云能破剛無能違有是以知無爲之教大益脩行之人

第三明結歎無爲是希有之教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御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爲化以之清即不特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爲之教者也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河上公曰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師之以身也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天下

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無爲之治治身治國者同○嚴曰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無外言之所言者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不言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往復也○禁

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前稱無爲之益未知何日無爲行不言之教教即忘言任因循之事事即無事君安於上臣悅於下此無爲之益也天下希及之得有爲者多及無爲者少也○成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既即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無故名無爲之益益即不益而益而教豈不教而教哉斯乃盡性窮理盡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逮者故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四十四名與身孰親者前章歎美柔弱爲道之樞機故以此章明知足捨食是備真之要術就簡得失第二明執著名利損智敗身貪可以長久第一假設三問科簡得失夫天地有形乃東西

名與身孰親

御註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御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於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畢誰者與全○保年之道爲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存身爾○河上公曰名遂身則退也○禁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爲忠孝之本抑亦道德之基理須外名利存身神反無爲備至道而弱者不反遂欲者失真遂爲名以殺身因財而害己迷淪者衆聖人憫之故詳問云爲得名得利爲病爲失名失利爲病俗得名利爲善而得之則身亡失之爲惡亡之則已立得失病利誰能定

而傾敗陽金貨信母子之祖亡故問曰名身孰親得亡誰病故伯也高道去君位於首陽或仲潛名脫世蒙於穎水周公爵官而不受伊尹棄家而見辭四子淵無爲之民二士臥飯貧之尊何者名利虛假楊雄有言族之談富貴傷身孔子發白雲之志大費多藏辱亡聖人真言識此大也

乎亡失也○成疏身內也實也名外也實也孰誰也世皆求外喪內實名亡實何者夫今譽芳名本為身者也身既為名致死名竟何所施為若君慈顛倒故問之名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才耶以斯校量親疎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 身與貨孰多

御註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御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貴重云此者欲令悟身為多不貴於貨也註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之辭也○河上公曰財多則害己身也○成疏夫資貨者本為我身速惑之徒喪身徇此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耶聚貨存身利多耶故莊子曰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得與亡孰病

御註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也○御疏此總問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

為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歷然殊致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答之爾○河上公曰好得利則病於行也○成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欲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微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藥世人翻以得為過以亡為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云得之與亡定誰是病耶

### 第二明孰者名利損智敗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註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御疏此兩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者此答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答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玉賈害譬諸懷璧詩書於家祇為含珠唯貨之損可為殷鑒○河上公曰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也多藏

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禁曰是故甚愛必大費為名以殺身斯大費多藏必厚亡為財以傷己斯厚亡○成疏是故甚愛必大費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大於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句解名也

### 多藏必厚亡

御疏夫多藏賄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為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疋夫無罪懷璧其辜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合珠為於是金鉗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 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御註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御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遵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

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河上公曰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也可以長久人能

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禁曰知足不辱不辱分外以求名遠耻辱也知止不殆不非理以窺財無危殆也可以長久外之以名利遠之於危殆理國可以長存脩身可以久視○成疏知足不辱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耻辱此一句結實知止不殆既悟名譽非其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將知止此句結名可以長久知止於名知足於貨亡名亡利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大成章所以舉知足知止於脩學之道末圖故次此章顯大滿大成以示虛妄行就比一行道義開三別第一沉辨五大為學之功能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第一沉辨五大為學行楷模夫自道蓋山而一氣之中視之如缺德而七高盡包一氣之中視之如缺德而七重之內用之若沖則知象帝氣聖虛空於掌裡至精悅德藏海宇於心田堅去步之而不窮大捷推之而莫得清淨之風超局則九五無為安徐之道應然則萬姓咸道大成之器理會於斯

御註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弊時○御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玷缺以斯為用用則無窮也○河上公曰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減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禁曰道圓德備名曰大成猶如不足故云若缺然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鏡應之而忘疲不弊也○成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為忘其成故終日作用而得無弊損是以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也不見成異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謂目光也閉目內觀致神明也若月之缺而復盛故曰缺

御註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窮○御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河上公曰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也○禁曰四達有是而俱照六通無幽而不燭斯大滿也不以照為照不以盈為盈若沖也用不以心故無極也○成疏沖虛也窮盡也言道德大盈滿足之人能忘其滿故雖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為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

虛也

大直若屈

御註直而不肆故若屈也○御疏直正也  
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此下三句但出  
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

潔已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

以辨非不正已而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

故云若屈也註云直而不肆下章經文也

○河上公曰大直謂脩道法度正直如一

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謂平肩正

身元一流行○榮曰冥同正道大直也以  
欲從人若屈也○成疏屈曲也大直質素

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

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御註巧者傷於分外故若拙也○御疏矜

粉繪之工矜鉤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

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

見其工似若樸拙爾莊子稱造化刻雕衆

也如拙者示不敢見其能○榮曰匠成萬

物大巧也似不能為若拙也○成疏匠成

萬物鑪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巧用晦迹

同凡故若拙莊子云刻雕衆形而不為巧

是知工倖小巧也

大辯若訥

御註不飾小說故若訥也○御疏合譬飾

辭結繩竄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雕萬

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

如蹇訥爾○河上公曰大辯智無疑也如

訥者無口辭○榮曰談天暢理大辯也言

即無言如訥之也○成疏妙能剖析真宗

銓量玄極者所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

才捷利故若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

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第二舉譬明躁方靜勝

躁勝寒靜勝熱

御註於躁勝者寒寒薄也於靜勝者熱熱

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者為正節躁勝

寒謂形動則津液流注○御疏此舉喻以

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

人功濟天下見大成其如缺所以無弊位

尊萬乘視盛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

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

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

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以

明躁為死本盛為衰源喻功成不敗者必

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靜

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

則熱熱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託

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君取喻大

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而致

生爾夫能無為清淨者則趣生之本此勸

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河

上公曰躁勝寒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

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

人不當剛躁也靜勝熱秋冬萬物靜於黃

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也○榮曰陰

陽二氣迥相為用陽氣躁而熱陰氣靜而

寒陽氣盛則熱勝而寒劣陰氣盛則靜勝

而躁多此則氣序遷移互為勝劣夫大成若缺大滿若沖則盛無盛也其用不弊其用不窮則衰無衰也不盛不衰不寒不熱遺成而不敗忘勝而無劣也○節解靜勝熱謂其無為則精神守一成疏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切彫落陽生故庶物咸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元以勸學之人去躁歸靜也又解云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迹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寂適時也

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清靜為天下正

御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為天下之正爾○河上公曰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持身正則無終已時也○禁曰為陰陽之所寒熱者未清也為生死之所流動者不靜也明聖人生死無變

於己寒熱不累於身清靜也有輪轉處生死皆為耻也無輪轉絕生死為天下正○成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給釋靜勝躁劣之義也○節解謂得道入深山清淨以守自然則為真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前章舉靜躁兩行勝劣不同故次此章顯有道無道優劣亦異說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故舉深重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夫道職功不宰天地得之而靜無所為之而自然感不為將帝堯舜之於太極之危而致華陽而牧馬南陽之於太平而致知有與三皇並風淳樸之代却走馬以冀四無道之年競成狗於却野大聖垂訓宜虛言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御註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故無文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理田園○御疏却屏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必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



草走馬之事人得傲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河上公曰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榮曰君上有道除奔命之馬臣下無爲糞乘田之業脩真者去馳騁之浮情糞身神以道德務學者絕飄蕩之懈惰糞心靈以藝文○成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脩文字內清夷無爲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畝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知以學糞其心也

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爾○御疏郊者交也謂交境之際拒守之地也言天下無用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也○河上公曰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

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嚴曰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建也懸命於人君有道而萬姓昌宗廟顯君無道而宗廟傾萬民喪自然之應○榮曰生起也不用道而脩文專飾兵而用武四郊多壘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理不內明心王無道馳六識之馬遍萬境之中得失紛紜是非交爭○成疏郭外曰郊無道之人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倉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覽真恒緣外物故云生郊也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謂午也正陽之精生於午午者馬也故心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南則南欲北則北心有四門能知四方晝夜所見夜寐則夢心中有道則正氣流行支體滋潤髮膚玄長故却走馬以糞之心無道則生淫亂戎馬四走於郊邪脉致以害身故曰戎馬生於郊

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欲雲彌重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心見可欲爲罪大○御疏犯法爲罪貪求爲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河上公曰好色淫也○榮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欲莫甚於欲得有道之人遺情去欲罪禍自除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咎斯至善積成禍幽顯咸亨惡積成殃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悞祖先咎也○成疏罪權也言爲苦之所摧逼也可欲境也言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脩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求取不已爲禍大也○御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

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也○河上公曰富貴不能自禁止也○成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為罪日深非難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御註殃咎之大莫大於欲必令皆得則禍深故爾○御疏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咎之為過斯甚於禍也○河上公曰欲得人利物且貪也○成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為咎責莫甚於此校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其彰三疊也

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心

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御疏以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交讓而常足也註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爾○河上公曰故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矣無慾心也○榮曰除可欲則外無所求清本性則內無所之故言知足動皆合道事無不足之足也無不足之時常足也○成疏守分不貪於行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食競之類遭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貧後樂故述此文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正解有道之人知足不知足者無道故次此章即明有道者無道不由於心無道者由心而不能照就此一章心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不由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動  
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夫大聖人無心產清濁之兩形何嘗有物哉山河之二系不見神功歷眾口而無

不出戶知天下

御註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之道可知○御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矣○河上公曰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已身知人身以已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矣○榮曰觀之以道則理無不達照之以智則事無不知所謂不行而知者也○成疏戶者謂知覺榮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見天道

言世虛心而自得故不出戶天下成知豈同則精進方空射隱池之宴泰皇觀日虛攝鞭石之威足跡難歷於九荒控取徒疲於八駿廣窺戶端視瞻遠我之大聖不出而見也

御䟽天人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時候故書云休徵則肅時雨若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已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知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河上公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已也○榮曰二景麗天五星耿漢寧須窺牖方始見乎內明窺牖者穿鑿求解也天道者自然之理也不假筌蹄得魚兔無勞言教悟至理此不窺牖見天道也○成䟽窺覩視也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也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內朗覩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譬從真照俗意牖內明喻反照真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也○御䟽此明失道之君

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今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微少○河上公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榮曰跡周於宇宙未識山川覽過於經籍寧知至理此謂無知也○成䟽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出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第三重結虛寂照之人寂而能動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御註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渾樸而知為理之道○御䟽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河上公曰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者以心知之也○榮曰獨悟○成䟽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者法必竟空寂壁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乎此一句解不出戶知

天下不見而名

御註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也○御䟽此覆釋不窺牖而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威而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存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心覩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河上公曰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也○榮曰玄覽也○成䟽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也不見而名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不為而成

御註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也○御䟽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擾今聖人疑神端居玄默廟堂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河上公曰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

化而成就也○榮曰自然就也○成疏不為者疑神寂泊妙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章所以正明凡聖二心緣起異改此章即明道俗兩學損益不同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

夫希夷之理靜寂入其深開妙鑒而難思窮玄門而難入其旨傳其趣微堂稱象帝之先德湛為太羅之士天書照耀見八角之無芒玉宇藏觀總一乘之標榜豈比俗學日益者得張芝墨池不出笑範之戶揚雄古閣終經生死之津不能日損有為乃更勝西之甚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御註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御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聞見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遠功行為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無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

去執故註云益聞見為修學之漸蓋言其初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河上公曰為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為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嚴曰去知也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神明所因天地之師也

○榮曰為學日益增之以卷軸長之以見聞利之以名聲加之以嗜欲也為道日損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同遣為無為則百為兼喪事無事則萬事都損豈唯憍盈奢侈也○成疏為學日益為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世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為道日損為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人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損也

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御註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

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爾○御疏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則前損忘迹後損忘心迹俱忘可為造極造極則至於無為○河上公曰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為當恬然如嬰兒無所造為也○榮曰捨有歸無損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也理冥真寂至無為也○成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

道之士又滯無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御註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御疏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既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榮曰夫欲去有累

所以歸無爲而惑者聞無爲兀然常拱手以死灰爲大道土塊爲至心恐其封執無爲不能懸解故云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而無不爲非無爲也有爲而歸無爲非有爲也此則爲學爲道皆忘惟動與寂寂動俱息也○成疏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爲也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 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 取天下常以無事

御註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御疏此勸人君行無爲也取猶攝也攝化天下必須無爲無事無事則下人不擾無爲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蒞于何不可所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河上公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榮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取天下取攝也忘則無捨無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爲攝天下無有而得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

可皆不可也○成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宇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事無爲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爲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執弊弊焉以物爲事乎

####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有事則煩勞勞煩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也○御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疑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河上公曰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也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取治也○榮疏取攝也忘則無捨無不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爲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成疏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爲事而有事者斯則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章所以

####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爲心爾○御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應必緣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河上公曰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嚴日無心之心之主也夫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復亡若上合道德之化下包萬人之心物無大小視心如

次前著前章明即事無事雖應無心就此事內大有三重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威斯應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常捨第三顯衆生

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威斯應夫太時而萬方而設教真若御物理統神而安民教順成歌不荷皇王之帝力故於自謙豈知天地之深功十張齊聖見明家之化溢八元斯事酌老代之風清故曰聖人無心朕躬畢力爲理目亂易節不煩久自推移任玄功既同百姓之心匪懷懷之云乎

身去我情欲取人所安與人大同也○榮曰君上無心於有爲任百姓之自化聖人無情以分別遂萬有而感通○成疏體道疑淡虛懷絕慮心與太空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爲心既無心而應亦不應應也

第二明善教蒼生而無棄捨

善者吾善之

御註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善信也○御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正道之心聖人獎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吾善之大善也○河上公曰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嚴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誠實也感德以變其情也○榮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若

有心分別有善有不善有善有不善不得以爲善今既無心分別非唯善於善亦善於不善亦善則與不善皆善是以謂之得善也○成疏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善者爲無欲修學之士不善者謂有爲滯境之人善以平等勝善教之今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爲心義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御註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吸引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爲善也○河上公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爲善也

信者吾信之

御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河上公曰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榮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信順也物情既有有不可從事有順有不順不得以俱順今聖人無可無不可皆可無順無不順皆順是以名爲大順也○成疏信

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謂聞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聞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也故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

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不應者故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今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微西浮授尹生道德之徒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卷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第三顯衆生耽染聖起慈悲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疑而歸信也故云德信○河上公曰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

御註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惺惺用

心念德善信而聖心疑寂德照圓明渾同

用心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御

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惺惺憂動也聖

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

故惺惺憂動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今所

言惺惺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

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為天下混

其心尔○河上公曰聖人在天下休休常

恐怖富貴不敢驕奢也為天下渾其心言

聖人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

○嚴曰惺惺若恢復言虛心以包萬方也

○榮曰惺惺不住也凡情分別見善見不

善有信有不信聖人惺惺不住泛泛隨機

混其分別之心齊其是非之意也○成疏

惺惺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之聖人其

在天下也恒布大慈拯救蒼生恐其沒溺

故惺惺而勤懼也為天下混其心混混沌

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惑情滯境妄生去取

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則

斯謂乎

百姓皆注其耳目

御註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觀

聽聖人○御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

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

聖人也○河上公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

耳目為聖人視聽○榮曰百姓不能以性

制情而乃縱心逐欲注耳目於聲色專鼻

口於香味因茲愴惑以此聾盲聖人逐病

行醫隨機開教因心救物說已化他乃云

我止如嬰孩赤子不知聲色悅於耳目也

○成疏淫滌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

恣耳目滯著色聲既而漂浪長流望返無

日聖人愍其迷甚故顯其病狀而六根之

中偏舉兩者欲明此二為患最深故西昇

經云耳目色聲為子留憊然舉此二根諸

根可悉為文略故也

聖人皆孩之

御註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

姓皆如嬰兒爾○御疏百姓既傾注耳目

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於赤子故云

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

使從善今如嬰孩無所分別爾○河上公

曰聖人愛念百姓如蠕虫赤子養之長之

而不責望其報也○成疏衆生妄淫耳目

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

無識如嬰孩之可愍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御註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之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爾○御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性也言人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河上公曰人之欲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榮曰所以流至死地者由十有三重造過○成疏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十有三徒染滯前境故也○

### 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

夫何故

御註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爾○御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河上公曰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榮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何為得至於死地言用之九竅運之四關多取有為之死業愛養無常之生身厚過其分動之死地也○成疏假設疑問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御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就滯有為溺情縱欲厚自養養以生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河上公曰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成疏言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多精財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也

### 第三顯善攝生人不為三毒所害

蓋聞善攝生者

御註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矣○御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淨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河上公曰攝養也○榮曰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不能養性內為情欲之所傷外為毒蟲之所害善攝生者不耽深性不傷無毒心物無害也○成疏蓋不盡之辭聞猶竊聞也攝衛也亦養也言善能攝衛養生之人忘淡虛夷不輕染境攝衛之目顯下文也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御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遇兕虎於兕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兕甲兵亦無傷害之意○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成疏陸行不遇兕虎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牛色青言善攝生人不為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為煩惱所加入軍不被甲兵言攝生之人縱入軍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內解者言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也

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御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兇虎此明設所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游況傷害乎故無是也○河上公曰養生之人虎兇無由傷其刃無從加也○榮曰言養生以道積善以行是前顯不與惡遇今明雖遇無傷也○成疏駐立也措安也兇遇物則觸喻癡也虎性躁暴喻嘖也其刃銳利能傷於物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為三毒所害

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夫何故

御註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何故兇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御疏此問虎兇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

故以曉於人○河上公曰問虎兇兵甲何故不傷害○榮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我殺由心心為死地若能灰心息慮不攝有為無死地也○成疏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是

以其無死地

御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為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兵刃能害其生乎○河上公曰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言神營護之此物不敢害之○成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為死地今善攝生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此答前問意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所以次前者前人能設虛假就此一章正義開四列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第二明勸悲生化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道生之德畜之

生之類資氣能以生育假要妙以揚靈恩智之品不同貴賤之形各異鵬鷃之不知遠近蟻蛄之莫辨春秋極爵以上月勞數花標以中國明昭極海無所不容比之於天無所不覆一花一葉道在其中

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乾知坤作北形位者易繫辭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上下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為用也勢成之者言為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成之○御疏同物形之乾知坤作北形位

矣勢成之道生德畜品物流形乾知坤作  
非形位者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  
上下為位陰陽之勢而物資之故云勢成  
之寒暑之勢各成遂爾○河上公曰物形  
之一為萬物設形像也勢成之一為萬物  
作寒暑之勢以成之也○嚴曰物形之乾  
知坤作非形位勢成之寒暑相成各得成  
遂也○榮曰至道運而無壅何適而不能  
玄德動而不滯何事而不可今約事分用  
道生則理歸於道德畜則義在於德生畜  
於物物各有形既秀而實曰熟生畜俱全  
曰成也○成疏物形之勢成之物形言稟  
道而有形質此釋道生之也勢成言以德  
化導陶營心靈今行業淳熟而成就也此  
釋德畜之也

### 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註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也以  
道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  
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今敦本而崇道

也夫世之尊榮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為尊  
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備  
物耳○御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  
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  
生今敦本而崇道也○河上公曰道德所  
為無不盡敬動而尊敬之也○嚴曰萬物  
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也○榮曰父母所  
生天地覆載誠可尊也今道德恩隆於父  
母功蓋於天地理當尊貴○成疏道德育  
覆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  
示令其崇尚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御註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  
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御疏夫代之尊  
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為尊今道之所  
以尊德之所以貴者蓋以生成之功被物  
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貴爾○  
河上公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  
之如影響也○嚴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  
爵命但生成被物自然尊貴○榮曰道德

虛忘自然尊貴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  
成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  
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 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

故道生之畜之

御註增進日長也○御疏此覆結初章道  
生之義也始之為生養之為畜○河上公  
曰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覆長養  
成孰覆育全其性令人君治國治身亦當  
如之也○嚴曰生畜則覆結首兩句增進

日長字撫曰育輔相曰成遂終曰熟資給  
曰養廢底曰覆此八者皆道德之功用也  
故尊貴之○榮曰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  
也進益曰長撫恤曰育構立曰成圖足曰  
熟資給曰養衣被曰覆也○成疏重疊前  
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  
異道而文略也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  
妙同也

長之育之  
御註安撫為育也○御疏增進日長安撫

曰育○成疏長之謂增其善芽育之謂進其功行也

成之熟之

御註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御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成

疏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今其道果成就

德業淳熟此猶是疊前語以生後文也

養之覆之

御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成疏養之

謂酬其果報覆之謂蔭以大慈也以上四

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遺其功也

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生而不有

御註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

道此明道用同人○御疏道生萬物不見

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結上道生之義也

○河上公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

也○榮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夫伐其功者非至功也恃其德者非大德也今既生長不恃不宰深妙之德也○成疏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不生亦不生而生此遺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御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義○河上公曰道可施

為不恃望其報也○成疏既生成萬物不

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遺德畜之

也

長而不宰

御疏以道德忘生畜之功故雖居萬物之

長長育成熟而不為主宰責望於物言此

者欲令人君法道生有而忘其功爾○河

上公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也

○成疏長養蒼生功伴造化而能所俱幻

誰其宰乎此遺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御疏此歎忘之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也

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跡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河上公曰道之所行恩德玄闊不可得見○成疏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王明能生化利物忘功故以此章即

分四別第一明道為始母物起將

第二顯修習之方明養之妙第三汎

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等

四明晦述輪光能通常道

第一明道為始母物起修夫其理

得者妙本以虛通受稱故能于有無

於指掌執然不動乃能游於物初靜

然恬忘復刻心於道本此止著品遠

驚動猶龍莊子成言乃沉形而在城

常塞其兌弗開其門終身無動靜生

矣全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御註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御疏資氣曰始資生曰母言道能以沖妙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為天下

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常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河上公曰天下有始始有道也以爲天下母道爲天下萬物母也○榮曰道爲物本故云始後能畜養故云母也○成疏始道本也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雖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況言天下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也以爲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御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爲母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河上公曰子一也既知得道已當復知一也○榮曰道德生畜母之義也物從道生予可知也○成疏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既得知道大慈能引接凡庶者即是我母方知我身即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

自然是真父母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註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歿其身身長無危殆也○御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無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爲來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用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河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也不危殆也○榮曰子從親生必須孝於親物從道生必須守於道子孝於母慈於子通天地感神明物無傷也人守於道道愛於人積功行著顯物無害者故言不殆也此明母子相守本末相收能行著家國安也○成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體道會真迹雖有沒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以須歸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

則久視長存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身乃長久

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御註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御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爲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門閉則終身無勤勞也故云終身不勤○河上公曰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也閉其門門口也使不妄言說非也終身不勤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榮曰掩目閉口外患不生既無疲勞人絕勤苦會無名之始歸有名之母修身之道也○成疏塞其兌閉其門上雖勸其母猶未示修守之方故此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塞閉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

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又需六根爲罪多也門五門也開五門不著色聲香味觸諸塵境也前舉兌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開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栖託山林或即塞閉其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無嗜欲之心外無可染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真境豈曰杜耳掩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見無可見之相聽無定實之聲視聽本不馳心斯乃閉塞之妙也終身不動勤勞者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紛紛寔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雅甚若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寬闊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命而不勞動苦者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御註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御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

之事則禍患日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河上公曰開其兌開目視情欲也濟其事濟益也益情欲之事也終身不救禍亂成也○嚴曰若夫塞其聰明閉其天門聞之以舌健之以心夫不聽之聽與天同聽不視之視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豈俟於開濟之手○榮曰失道滯俗去本求末通六情之兌開五欲之門雖成有累之事終失無爲之道亡沒此身難可救拔○成疏及愚者爲之即開其眼耳等根濟於色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度之也

第三從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

見小曰明

御註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御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光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明○河上公曰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嚴曰昭然獨見無

形之變毫毛之害不生禍患則不得及於身矣○榮曰見小曰明用柔曰強禍亂初起爲小預能防患曰明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成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則日日增明故上卷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強

御註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爾○御疏守柔弱之行若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河上公曰守柔弱曰已強大也○成疏既能見小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謙和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道之初有定有慧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柔即是定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定行慧解前五

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慧其行則兼定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御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融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急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河上公曰用其光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也復歸其明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嚴曰神外動也用其光以外照不違衣食不求過分當賤不望貴貧不望富若如此則反歸其明故神明不耗我能入道道亦入我我道相入渾而為一守靜致虛我為道宗自然之應○榮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智能照機以之防禍用其光也觀見未萌皎然無失內視及照復歸其明也已不罹患無與身殃也○成疏光智照也既空有行圓故能慧照於物也雖復用光照物即照而忘翫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莊子滑稽之曜聖

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欲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也○御疏遺與也殃欲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殃欲也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也○河上公曰無遺身殃內視存神不為漏失也是謂襲常人能行此是謂修常道○榮曰是以襲常放情極慾遠本徇末患難斯至歸無常也○成疏既知照而忘行圓德備諸累已盡無復遺餘之殃欲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累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燈至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真教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章所以

正明忘照之人能繼真常之道故以  
此章數真常之道甚自平夷今然起  
即即承於至理竟此章內義分有三  
別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第二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雅施是畏

御註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也○御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故言之曰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淨之化故唯所施為將害於物甚可畏懼也○河上公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無為之化絕威嚴之政雅施是畏雅獨也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欲賞善惡偽善生欲信

明不讓道者譽多貪事三  
指此貪為之人非於至理  
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大至聖  
悟於道混如雞子天地不產其形浩  
若鷺山波奇不測其量豈方需墨  
郭璞深以虛歸其佩刀王祥知其位  
重郭璞皆以治水將來王事門高並  
沉頓湖之津不違希夷之號幾俗流  
而弗悟為與高而稱奇論於楚海之  
中聖在邪山之下不  
知正理失在於其耶

志恐詐忠起○榮曰老君傷時王不從夷路雖履險途服文綵而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農田荒穢倉廩空虛此乃誇道之人豈知純粹之行若使我微知政事必行無爲之大道不涉有爲之小徑有所施爲之事尤畏不行也○成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緣乃爲流動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絕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嶮而常安臨大難而無懼故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乖於本心諸所施爲動之死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御註大道平易是畏有知人而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御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也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但大道之化貴夫無爲無爲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

朝甚除

息智於無欲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河上公曰大道甚夷夷平也大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邪不平正○榮曰正道平而易邪徑險而難理國者多履其難修身者少從其易斤無道○成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好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也

第二明不懷道者饕餮多食

御註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御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爲之化但以有爲爲理雖云甚除有爲則傷巧詐故註云尚賢矜智生巧僞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彫牆故云甚除○河上公曰高臺榭修宮室○榮曰朝甚除田甚蕪彫牆峻宇除故造新下人妨農良田蕪穢徇名好利素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荒廢○成疏失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朴素雅尚華侈既而除

田甚蕪

去故宇更造新宮彫牆刻桷窮乎綺羅御註浮食墮業廢農事也○御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熟何望如坻之積○河上公曰農事廢業耕治失時○成疏徭役既繁農夫喪業遂使東臯不作南畝荒蕪也

倉甚虛

御註南畝不收無儲積○御疏年登則粟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河上公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榮曰年登則粟實農廢則倉虛行薄則業虛德充則道實也○成疏稼穡有限而國費無實村軸其空倉廩斯罄

服文綵

御註刻彫綺縠害工利○御疏青赤爲文色絲爲綵也言賤質而貴文○河上公曰好飾僞貴外華○榮曰服文綵帶利劍捐素以事華賤文而貴武修真者內不存於道德外莊飾以威儀毒意未祛帶利劍也



○成疏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千將鎮錙以衛其命醪醴醴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人嗟乎饕餮一至於此

### 帶利劍

御註文德不修尚武備○御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武功者文德之補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若專事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河上公曰尚強武且奢

### 厭飲食

御註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飲足爾○御疏厭飲足也庖廚濃厚厭飲芳鮮上多王食之資則下有凍餒之患矣○河上公曰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禁曰厭飲食資貨有餘夫味無味者飲和浴德為無為者禮士愛賢鄙芻豢以單食為樂散貨財以不貪為寶此則內外無不可也而厭之以芳鮮積之以珠玉是盜誇之行非家國之基也

### 財貨有餘

御註聚歛積實饒珍異○御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歛有餘也末學不貪為寶但欲多財累愚爾○成疏輕躁荒淫於政不足重賦百姓積歛有餘

### 第三指此貪竊之人率於至理

是謂盜奪非道也哉

御註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盜非道適令與歎也或者嘆辭爾○御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誇且

頭會而歛取於不足縱欲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為誇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如此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辭○河上公曰是謂盜誇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致劫盜以為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嚴曰道德不為智巧故能陶冶天下造化陰陽天地不為智巧故能含吐變化萬物不能逃平易而無穢要約

而易行無為而巧成無事而福生悲夫反

道而為智巧動暴於外而與天戾既非大道可為痛哉○禁曰取不足積有餘盜之謂也愛文綵事奢侈誇之義也唯盜與誇俱非道行○成疏多賊多歛如盜如賊既

蓄既積且矜且誇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若作行道人心解者朝甚除無善功也田甚蕪心荒廢也倉甚虛無道德也服文綵好飾辭也帶利劍貪心銳也厭飲食耽滋味也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可六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正明貪淦之人年常失道故次此章  
修明善建之士契理合真欲動起  
修所以相次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  
一明善建之人道先後祠第二明目  
格聖利官以易學人

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

昇龍王以飛丹取鶴紫微之圖會  
萬聖於瑤林碧落之天洞千真於寶  
幽何以臻此善建之力致之見陳寔  
之修德星遊聚開景公之妙國寔  
或退庵的倚導而飲和脫左勝而見  
美周彌大於子孫乘八百之年齊市  
義運門庭列三千之客  
不技之德於斯見焉

善建者不拔

御註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  
御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  
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不爲任兆人  
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刑  
作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

善抱者不脫

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河上公曰建  
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  
也○榮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  
不輟能立行於至道之境則根深而不拔  
妙樹功於玄德之鄉則蒂固而不脫爲國  
則百代宗廟而常安爲家則萬葉蒸嘗而  
不絕師資結影於真氣授繼饗於玄風也  
○成疏建立也拔傾也善能建立道心定  
志心願堅固至真道場不可傾拔

御註若能以道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也

○御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德抱百姓  
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可存  
過客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  
物爲物所歸固其宜也○河上公曰善以

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也○成疏抱

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  
持真行之人一得永得終無差失也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

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  
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  
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  
六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  
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御疏祭薦也

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宗祖也輟  
止也○河上公曰輟絕也爲人子孫能修  
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祭祀先祖宗廟  
無絕時也○成疏輟絕也善抱之士與理  
相應既而持此真行傳諸來葉猶如元始

傳於太上徐真授於葛仙師資相襲長爲  
教主譬彼傳燈明明不絕故西昇經云學  
爾教爾不失道真又解言善建之人樹德  
深重積善多慶逮乎子孫遂使家門隆盛  
宗廟延永

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

修之身其德乃真

御註修道於身德乃真純○御疏此下明  
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  
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

可知也言善建之人照了真性清淨無諸  
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河上公曰修  
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  
爲真人○榮曰修之身其德能真修之家  
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能長修之國其德  
能豐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夫道不可不修  
德不可不立立德修道自家形國何往不  
安死生無變曰真慶及後昆曰餘邇安遠  
至曰長物皆自足曰豐惠無不周曰普也  
○成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能行  
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家其德有餘  
御註一家盡修德乃餘爾○御疏修道於  
家上和下睦移修身於家故其德有餘謂  
餘慶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可  
上公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弟恭夫  
順妻貞其德如是乃有余慶及於來世子  
孫○成疏修身獨善以明自利修家兼濟  
明於利物化其家門並今修道功行漸博  
故言有餘昔天師修學舉家得仙鶴鳴天

上犬吠雲中是也  
修之鄉其德乃長

御註一鄉盡修德乃長久○御疏按周禮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  
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  
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乃可長久○河上  
公曰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  
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成疏修  
家及鄉自狹之廣化功更博其德優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

御註一國盡修德乃豐盈○御疏修道於  
國俗易風移還淳返樸不偏於所近一鄉  
修道猶爲未遍一國盡修德乃豐厚也○  
河上公曰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  
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  
厚也○成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  
中寧謐境內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  
瞻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爾○御

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  
堂德流海外者蓋由君正其身不言而化  
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  
乃爲普也○河上公曰人修道於天下不  
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  
德如是乃爲普博也○成疏九五之君用  
道而治端拱玄嘿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  
朝四夷款伏澤無不被故其德能普

第三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故以身觀身

御註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  
御疏觀者觀察也註云以修身之法觀身  
能清淨者真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  
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  
捨二偏迥契中道可謂清淨而契真矣○  
河上公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  
亡孰存也○榮曰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至道  
之深實自無善無惡建德之始理須知是  
知非知非者則去惡慮不遠知是者則就

善惡不及察邪察正照存照亡修道之身則歸真不修者則入偽修道之家則有餘不修者則不足修道之鄉則久長不修則短促修道之國則豐富不修則窮儉修道之於天下則周普不修則缺少○成就故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夫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也乃至家

國利害斷可知矣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龜鏡以家觀家

御註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御註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睦則福慶有餘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御註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御註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尊卑

順序化功漸廣德乃延長也○河上公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御註以修國之法觀國人能勤儉者乃豐爾○御註以修國之法觀國人盡修勤

而且儉德乃豐盈也○河上公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

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以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普也○御註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

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淨無為以道善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又安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御註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爾○御註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

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乎善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內及外則知之爾故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河上公曰老

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者觀而知之○榮曰如何得知修道者昌不修道者亡觀一身則百身可知矣觀一國則萬國斯觀矣豈唯三代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含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

明修道利物體道合真故次此章即却指此人為含德之厚就此章中義分四別第一舉嬰兒為喻未三毒不

二款善美含德知和體道第四對顯執心所作非道  
第一舉嬰兒為喻未三毒不加以道微含德雅厚赤子之愛先開周柔之  
言為金之全首彰楚人之語筋骨之  
弱抱和氣而無為北壯不知守雌柔  
而目因耿介扶俗滿寵出塵形體白  
屋之中心抗青雲之上豈非由之受  
謙廣成子之醉侯謙雷宛之不聞知  
太山而何見冥日慈手行無所拘  
此上士之用心乃赤子之斯得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將比於赤

子○御註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為道德之所係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櫻兒之小者取在內無分別不生

害物之心爾○河上公曰含德之厚謂含懷道德之厚者也○比於赤子神明保祐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榮曰懷道抱德精行深厚氣專精固絕欲無貪不散真童類於赤子○成疏含懷道德甚目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獲鳥不搏

御註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御疏此釋至人之全德毒蟲蜂蟄之屬猛獸虎兇之屬獲鳥鷹鷂之屬螫謂以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德全於內和氣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獸之獸不能據驚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河上公曰毒蟲不螫蜂蟄蛇虺不螫也猛獸不據獲鳥不搏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也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返其本有毒之蟲不

傷於人也○榮曰以毒曰螫以足曰據以爪曰搏攫兒所以無害者一為內無毒意一為慈母加護故不傷也○含德之人既其無復惡心又以天靈垂祐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猛獸無以施其猛○成疏毒蟲蛇虺類也獲鳥鷹鷂類也猛獸兇虎類也螫行毒也搏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達從故不為三毒所加也

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

骨弱筋柔而握固

御註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嗟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御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而所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者

以其意專心不移也○榮曰攫兒筋骨柔弱而握拇指牢固者非由力也本為心專人雖欲開不可得也○含德之人屈身以順物柔心以從道可欲不能開全真自然固也○成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之人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淥不染故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合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河上公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榮曰牝牡之合即陰陽之會也峻童兒陰也作動也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精散則身枯身枯則命竭含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去勞弊而實其氣無心於動動不妨寂虛已於寂寂不妨動動不妨動雖動而非動動不妨寂雖寂而非寂動

無非寂精之至也。○成疏字林云蛟小見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雄雌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然滿實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爲虛淡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之相蓋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嘔和之至

御疏嘔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破者豈不由其和氣至純之所致也。河上公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

者和氣多之所致。○榮曰啼極無聲曰嘔。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嘔者和氣未散也。含德之人聞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無絕此亦抱沖和之所致也。○成疏言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嘔者爲無意作聲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用萬物而不乖於無言也此一句明口業淨也。

知和曰常  
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

御註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御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固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也。○河上公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爲知道之常也。○榮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亡精損氣歸無常知和不死保真常含德既知和理又體常義物無不照故曰明。○成疏知此不言言不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常道也。

知常曰明

御註守和知常是曰明了。○御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復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河上公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曰以明達於玄妙也。○成疏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益生曰祥  
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御註祥者吉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

益生過分動之死地是凶。○御疏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河上公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久也。○榮曰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善也強盛也此明流俗有爲之徒不能同赤子之握固似含德之和而遂欲喪其精運力傷其氣益生以滋味補氣以藥石中心欲使氣盛而不衰體善而不惡其可乎故曰皆知善斯不善已也。○成疏祥多也凡或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食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也。

心使氣曰強

御註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爾。○御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夫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爲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河上公曰心當專一爲和柔而神氣實內

故形德柔弱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成疏心神也炁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境皆空寧識一身是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夢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也

物壯則老是不道不道早已

御註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於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早止已○御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柔德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明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貴柔弱今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改勸令早止○河上公曰物壯則老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謂之不道老不得道者不得道早已不得道早已死也○榮曰物極則及體盛則衰此是俗塵之恒累豈會虛寂之常道老君痛累生未解知常不能愛氣以有為益生益之更損既率至理戒以止之○成疏物壯則老謂非道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老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

道非道早已已止也既能悟識無常非真道應須早已而勿為非法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

無心聖人以含弘成大孔氏之學出

三及而幽長老君之心用下體而為

主天開廣遠空德龜火之不可言而

道但開廣遠之警形不別見言不可

知故張華傳物而道行則真味不可

勿而難介語則非道行則真味不可

著洞塞兌門門知者不言以有以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御註知了悟言辭說○御疏知者了悟也

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

言以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

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河上公曰知者不言知者

貴行不貴言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

多患○榮曰知者不言得意忘言悟理遺

教言者不知多言則喪道執教則失真○

成疏知者不言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知理

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

應即無為謂是也言者不知封藩名言執

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問

道而應之者不知道知道與黃帝是也

第二明斷眼有心次第修習目

塞其兌閉其門

御註塞其兌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

執滯故云塞其兌也閉其門既無愛染則

著欲之門閉矣○御疏具如天下有始章

乃釋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六根愛悅此則

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

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河

上公曰塞閉之者欲絕其源○榮曰杜欲

路絕禍源○成疏塞其兌息言論也閉其

門制六情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註解具知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

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御疏此

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就道以論功

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大者以其清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之也○河上公曰挫其銳情欲有所銳爲當念道無爲以挫止之也解其紛忿結恨不休當念道恬泊以解釋之也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闇昧不使曜亂人也同其塵不當自別殊也○榮曰挫其銳解其紛折貪欲之鋒釋是非之爭也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爭得失則或可或否就是非則一彼一此今和光則與智無分同塵亦共愚不別通萬有而齊致亦何法而不同也○成疏挫其銳止貪競也解其紛釋志怒也和其光接愚俗也同其塵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貼文不復詳辨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同切當故再出之耳

是謂玄同

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

御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河

上公曰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成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充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第四明妙達達從故爲尊貴

御註故不可得而親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疏○御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疏而遠之○河上公曰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爲樂獨立爲求亦不可得而疏志靜無欲與人無怨○榮曰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爲天下貴夫有遠近則親疎明矣存得失則利害生矣定上下則貴賤成矣今解紛挫銳和光同塵愛憎平等親疎不能入毀譽齊一利害不能干榮辱同忘貴賤無由得能行此者可以爲天下貴○成疏道契重玄境知雙絕既兩忘乎物我亦一觀乎親疎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御註不可得而利無欲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爭故不可得而害○御疏恬淡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河上公曰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亦不可得而害不與食爭利不與勇爭氣○成疏夫利害者與乎存亡也死生無變於已況利害之間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御註不可得而貴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矣○御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榮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河上公曰不可得而貴不爲亂世主不處閭君位亦不可得而賤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也○成疏夫貴賤者與乎榮辱也既毀譽不勦寵辱莫爲哉故不可貴賤語其心也故爲天下貴

御註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



亦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爾○御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尊貴也○河上公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成疏既遺蕩乎親疎又虛忘乎利害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介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之貴之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事所以  
次前者前章  
明體道之人天下之所尊貴此章即明應為帝王以治化之方說此章中義問四別第一曰權實二智用捨不同第二曰權實三智用捨不同第三曰權實四智用捨不同第四曰權實五智用捨不同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大道著與兵者百姓之勢故上代聖君倚干戈以為兵器後世迭興持矛戟以為威則是以兵用非奇貨也然處心實腹之士則子思分極良食名勇烈之夫則齊政投於轉相但知利而為天下之害謂非誠心作策中之師來既君多忌諱人無事鮮生自安像彰在堪盜賊聖人無事鮮生自安像知聖識

以政治國

御註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取理也在宥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唯無事無為可取天下○御疏此標也以用也政謂政教言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理不能無為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河上公曰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正有國○嚴

曰用心思公之慮不若無心大同可欲禁過不若無求之得忠扶黃帝太公之慮兼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

力之策要也○榮曰養百姓者妙在平均宣風化者要歸於正直此所謂諸侯牧宰道德齊禮文之教也○成疏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緝理也夫聖人御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以治國此則

偃武修文用實之時也

以奇用兵

御疏此亦標也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

制勝之道也○河上公曰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榮曰奇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太奇九攻百勝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也○成疏奇譎詐也起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武修文用權之世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

而天下太平矣○河上公曰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也○榮曰明君之攝化天下論道宣風則賢相守方討逆則名將主位垂旒坐朝於萬國塞耳凝神於九重○成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遠

廬方資芻狗執而不遺更增其弊未若無為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為

吾何以知其然以此

御註以此下文知之。御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爲。以此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爲。則人自化。驗

可知爾。河上公曰。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榮曰。何以得無事。可以取天下。即以此下文云。我無爲。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成疏。教主假設云。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平用此下文觀之。則知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御註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夫作業故彌貧爾。御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爲天下之主。不能敦清淨。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河上公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奸詭相殆。故貧也。○榮曰。忌諱多端。政煩網密。煩則人勞。密則人

懼。從法妨業。焉得不貧也。○成疏忌諱猶禁制也。刑法嚴酷。羅罪者衆。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彌貧也。此一句解以政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註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御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同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返實。下必應之以譎詐。故多滋益昏亂也。○河上公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榮曰。機權不可多與。人兵器不可家。皆有家有兵器。思爲賊人。多執權。恐至亂也。○成疏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世。不崇文德。唯事戈矛。傷害既多。荒亂日甚。治身者銳情貪欲。心喪神昏。此一句解用兵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御註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

之以奢。故今淫奇之物滋起。○御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彫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樸。而好浮華。則百姓效上而爲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河上公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

巧。刻畫宮宇。彫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綠色日已滋起。○榮曰。多奇巧異物。生上玩物。下起欲。○成疏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勳。治身者多知巧詐。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御註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御疏法刑法也。令教今也。君上不能寡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今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吏則竊法而爲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也。○河上公曰。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

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榮曰珍好之物爲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而亂作○成疏法物猶法今言刑名彰著法今滋繁有布凝脂無開三面不堪苛虐逃竄者多因生濫竊盜賊斯起所謂政之愈巧避之愈衆此一句重釋以政

第四爻引聖人顯無爲之美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御註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則清淨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化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御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爲無爲者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爲故言而人自化○河上公曰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也○榮曰前忌諱下是四種

有爲之病是故聖人說四種無爲之藥欲令除亂得化去動之靜家安俗樂無事無爲付自然之運曰化人皆知足曰富履道無偏曰正遺華處實曰朴○成疏主上虛淡無爲下民化惡從善老君自是聖人攝謙託諸他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疏上無賊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足故而人自富也○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使民安其業故皆自富○成

疏心既無爲迹又無事四民各業六合同軌輕徭薄賦不富何爲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河上

公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

正也○成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

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御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

之感化自淳朴也○河上公曰我常無欲去華服實民則隨我爲質朴○成疏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朴也自聖人以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其政章所以明有道之君無爲而治無道之主法今無道之化察察義味相核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爲四別第一明寬急之治第二治損益不同第二明治損益第四顯聖人功勳光顯

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蓋開之

人謀聖治之樂泰并自郡國治之天子知政教在於淳樸而治何須察其政教或作事繁瑣而致不和家爲臣數馬或作事繁瑣而致不和家所以得殊悅意止身刑制所以後物視細所得不其然乎數天果生之建其日因久悲感地獄鼓樂於中惟樂天堂心各歸而不上入冥後接凡窮也如何受苦方始叩頭悔前何及努力照鑒無衣長結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御註政教悶悶無爲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爾○御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

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朴也  
○河上公曰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昧  
似若不明其民淳淳政教寬大故民淳淳  
富厚相親睦○禁曰其政寬其人悅上恬  
靜下淳○成疏悶悶寬裕也淳淳質朴  
也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淳  
朴也

###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御註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缺  
然而凋弊矣○御疏察察有為嚴急也缺  
缺凋弊難散也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  
絕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  
離散矣○河上公曰其政察察其政急疾  
言決於日聽決其耳其民缺缺政教急疾  
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也○禁曰其  
政急而煩其人困而乏○成疏察察嚴速  
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  
其暴故零落也夫治身者亦宜虛忘寬簡  
不得執心急速也

### 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

####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註倚因也伏藏也上言悶悶俗則以為  
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  
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  
所藏○御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  
政俗以為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  
禍因倚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  
察察之政俗以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  
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  
失道喪德習偽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  
准誰有知其窮極者○河上公曰禍兮福  
之所倚倚因也夫禍因禍而生人遭禍而  
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也福  
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  
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  
無能知其窮極時也○嚴曰福生於禍禍  
生於福禍之與福同營異域故去福則無  
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極天下  
好知莫能窮極也○禁曰禍福之所倚福

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人在苦而思  
樂改惡而從善因禍而得福則處樂而荒  
淫在貴而驕縱則禍匿於福中矣孰知其  
極行善惡之因得禍福之果輪迴苦樂之  
境來去誰知窮極○成疏禍福之所倚福  
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悶悶則致福  
察察則招禍此之二事近由一心禍則倚  
在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孰知  
其極其無正孰誰也言禍福之微起手善  
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羅迴  
還六道十變萬化誰知極乎唯上士達人  
忘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為善惡  
之因故無禍福之報莊子云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所以輪轉無  
極者為其不懷正道故也

#### 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

#### 其無正耶

御註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祿禍福  
之極豈無正耶但眾生迷執正者復以為  
奇詐善者復以為祿祥故禍福倚伏若無

正爾○御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  
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  
正爾○河上公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  
身其無國也○禁曰其無正正復為奇善  
復為秋奇異也秋惡也善惡往還之業此  
並是耶寂寞獨立之真始乃為正言人多  
積塵垢之行少有清虛之基故云其無正  
事邪者眾從正者寡設今為正正不常正  
俄然變異故曰為奇並皆行惡不肯修善  
設今為善善不恒善還即造惡故曰為秋  
正復為奇善復為秋  
御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眾生迷於禍福  
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為奇詐於善不了  
謂善者為秋祥故若無正爾○河上公曰  
正復為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  
上為詐善復為秋善人皆復化上為秋祥  
也○成疏正復為奇奇虛詐也假使有心  
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為正未解忘遣不與  
實性相應故為虛詐也善復為秋縱為善  
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為妖孽故莊子

云為聲為名為秋為孽  
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註以正為奇以善為秋如此迷倒其為  
日也固以久○御疏此歎眾生迷於正善  
妄以為奇為秋其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  
固久○河上公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  
其日固久也○禁曰迷禍福之源惑邪正  
之路此非旦夕其日固久○成疏言凡鄙  
之人所以為秋奇者以其愚癡迷惑故也  
此之迷惑其日久固抑乃無始豈曰今生  
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第四顯聖人忘功離光匿曜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  
不肆光而不耀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  
不穢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  
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御  
疏方正也舉聖德以勸脩聖人弘道濟世  
示物向方身行方正物則應之而自正非  
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河上公曰

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  
○禁曰方正也割傷也邪行則物我俱傷  
正道則彼此無割○成疏聖人體道方正  
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不幸不割  
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穢

御疏廉清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割字  
者割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河  
上公曰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  
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禁曰凡情  
貪而濁聖道廉而清○成疏妙體物境也  
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  
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穢而  
不穢故莊子云大廉不賺又云廉清不信  
直而不肆  
御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  
直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河  
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  
申也○禁曰大直若屈不顯正以示人○

成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詭而曲從於物不申已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光而不耀

御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

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河上公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闇昧不以耀亂人也○榮曰明道若昧也前標得失之政次指禍福之門而沒溺者既多昏迷者已久祇奇則繫累之境倚伏非懸解之場是以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慧源之路冥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孰邪孰正乎妄乃無繫無不繫肅然無可無不可○成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於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可七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治人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正明用道而治以致得用道故此章重明治人及事天無過用道故此章內文有四道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功事三明明難復用道必須積行累第四明深根寧柢久視長存

治民事天莫若嗇

御註嗇愛也人君將理人事天之道莫若嗇費使倉廩實人有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

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夫道成  
夫道之大謂重德長立為我華之法  
風降軒星平肩山中選聖王今而一行  
德能早伏道在斯導王法今而一行  
無徒嫌於三無納忠入孝王陽也  
先坐糟丘酒池墨戲車不入是知  
正為國本邪乃人新經人及天莫先  
用道通則易生之土外實字教內養  
怡和情天之後不潔治地之氣何然  
莫知其極積德之致乎

○御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榮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也○河上公曰治人謂人君理人民也事天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莫若嗇嗇儉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愛惜精炁不放逸也○榮曰下理於人上事於天莫過以道用為法式○成疏天自然也法式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之法也

夫嗇嗇是謂早服

御註何以聚人曰財君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御疏夫嗇嗇疊出上文是以早服釋儉嗇之義也凡有七轉義皆倣此夫嗇者發語之辭也服者事也夫嗇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為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河上公曰早先服德也夫能愛惜民財愛惜精氣能先得天道○榮曰以道

為式物先以歸○成疏歎此無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遠鄉歸伏

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御註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爾○御疏何故善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河上公曰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已也○榮曰道輕德薄人不歸依重積深厚物自賓伏○成疏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避蕃者也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凌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御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服者矣○河上公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已則無不服○榮曰德

重仁深無不克勝也○成疏克勝也亦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服無不獲勝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御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河上公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嚴曰以儉為理天下玄同豈知其極也○榮曰四夷賓伏國界無邊與道玄同有何窮極○成疏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德深遠莫能知其窮極也

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莫知其德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御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德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故易曰王假有廟有家は也過此以往豈為有國乎○河上公曰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有社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稷為民致福○榮曰境土無邊道德無際始可以有於家國○成疏既理無不契深遠無極故可以有國臣民為王侯化主也

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御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也蒂花趺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

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帶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河上公曰是謂深根固蒂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人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禁曰夫根枯則拔蒂朽則落今理國以道為根則根深修身以德為蒂則蒂固蒂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天人之式家

國之要也○成疏根本也蒂迹也根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夫根不深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經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章所以人前若前章明理人  
儉安則萬事早服此章明早服不擾則其德交歸文分為三第一切果理兩國之喻不可有為第二明德及是神兩無傷害第三結數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疏烹煮也小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第二明德及鬼神而無傷害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禁曰治國煩則下亂修身煩則精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効之謂夫人有求則神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任豈唯上忘帝力亦不傍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効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御註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其神不見怪以傷人○御疏此復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祇之將與由人有衆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也春秋曰其氣焰以取之○河上公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禁曰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由上用於正道所以邪不為害○成疏神靈驗也非此鬼無靈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物也治傷者鬼以

諂曲為義即是擾動邪淫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諂媚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為真照故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御註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以聖人無為清靜故也○御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無靈効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



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河上公曰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亦不敢干○榮曰非其鬼神不能害人但聖人在上德被幽明鬼神無害由聖不傷也又能利物亦自不傷○成疏諸本皆作亦字唯張係師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寫者誤作亦字今用之爲是言非此鬼之不傷物但爲聖人以道莅天下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復傷害於人力在聖治故云聖人之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動心不能傷行爲以聖智伏制故雖動而不傷寂也

第三幽顯守分德慈相歸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匿神之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御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匿神之主今兩不傷害故德交歸豈唯神聖

獨豐抑亦兆人咸賴○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鬼與聖人俱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夫兩不相傷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榮曰鬼神聖人兩者也俱能利物不相傷也聖人慈善鬼神正直慈善處顯而光潤正直在幽以潛資俱以德澤交歸衆人也○成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損害既而各守其分兩無雙闕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歸附也治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已行從寂起動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兩行交歸於已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所以大者前章明用道無爲而能伏電試故以此章即明用道攝物字能源和此一章我開二則第一明攝物謙和以靜攝跡第二明小大守分各有唯柔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跡也  
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跡之要論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謂海四大之壽樂曰王王稱孤家居萬海以含弘成大則知山形峻峙益下地之卑柔德弘深則百川之歸不遠則寬乞牛而後送心結馳志於推讓把勝于壯其言不

御註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天下之人交至矣○御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今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河上公曰大國者下流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也天下之交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嚴曰大國者地廣也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泰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不當矜貴○榮曰交會也海在乎衆流之下百川於是交歸理國者自視缺然萬國所以同會也○成疏大國即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

謙柔故萬國歸往潮宗慕義滿於郊郭也  
本亦交字者言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

御註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

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御  
疏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  
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下  
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靜致為牡動者所  
求故云牝牡常以靜勝牡○河上公曰天下  
之交牝牡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也牝  
常以靜勝牡女所以能屈男陰勝陽以其  
安靜不先求也○榮曰牝雌而靜牡雄而  
動夫靜可以制動陰可以屈陽故知謙為  
伏跨企柔弱勝剛強也

以靜為下

御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而至者由  
人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為  
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為下則明牝牡常以雌  
靜而能勝牡者由以靜為下故爾○河上

公曰陰道以安靜為謙下也○成疏天下  
之交疊前生後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  
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款附而交會者常用  
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若用剛躁則  
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為  
先也

第二明小大守分各用雌柔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御註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  
○御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  
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  
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  
國之人而為臣妾爾○河上公曰能謙下  
之則常有之也○榮曰以謙為德可以容  
人未能卑退不可取聚○成疏以用也下  
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  
謙和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附重譯來貢  
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御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

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  
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  
以為援助爾○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  
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成疏小國自  
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

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御疏春  
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  
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能令其可左  
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  
下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  
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河上公曰  
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  
以義讓相取也○榮曰結二國也○成疏  
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取於大國大國  
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取之  
則別故言或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御註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

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贊貢賦以奉大國者  
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爾○御疏言大  
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欲  
兼畜小國之人為之君長小國用謙陳薦  
贊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為  
援助○河上公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  
國不可失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也小國  
不過欲入事人使為臣僕也○榮曰國之  
大也必欲遠扇於皇風境之小焉不過退  
欽於道化○成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  
餘意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小國用柔者  
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誇全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御註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  
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云宜下  
○御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  
云各得大者宜為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  
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僞盈致  
禍鮮能下下故誠云大者特宜為謙下爾

道者萬物之與

行日茲斯道矣

○河上公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  
又宜為謙下也○榮曰扇皇風者連軍於  
聲教欽道化者來服於禮儀俱稱所懷各  
得所欲衣冠是一文軌大同仍恐大者蔑  
小貴者凌賤重誠大者以為下○成疏兩  
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  
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國特宜偏行謙下何  
者天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凌大故令  
大者為下此則高者抑之義也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前章前章正明守靜謙和按物用道  
故此一章章義則別第一顯道能包  
容萬物珍重第二明不素惡鄰恒布  
大慈第三利濟第四明不素惡鄰恒布  
第四假設疑問敷道功能  
第一顯道能包容萬物珍重夫大道  
凡養之與藏神功不宰為善誠之實  
持者然金剛之篇出出誠固之外下  
解舉而深足為戒爾生居太極而  
執心復然歸本空歌永泰天樂永  
為談御子之座中則強默閑遠應緣  
時動機思則忘心遊解脫地中法應  
無而備物故立天子置三公却却為  
之驗然惟一養之生進拱璧之飾何  
其達哉不如動  
行日茲斯道矣

御註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  
之所故與言為萬物之與內也○御疏道  
者妙本之強名也與內也言道包含無外  
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與內西昇  
經云道深甚與虛無之泉此之謂也○河  
上公曰與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  
也○嚴曰萬物之形生於天地天地生於  
無形道以無形之形開虛無導神明通天  
地達陰陽流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  
以成變化終始以為無常無所愛惡與物  
大同也○榮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  
不善人之所保實重也道本無形理雅虛  
寂無形包之於有象虛寂納之於動植故  
言萬物之與也淑人君子體正可以重真  
不肖下愚從邪於焉輕道故有實不實也  
○成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眾生之正性也  
與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能生成萬有囊  
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此府藏也  
善人之寶  
御註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

貴之而無患累爾○御疏實者珍貴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爲身心清靜故實貴之無暫違之○河上公曰善人以道爲身實不敢違也○成疏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御註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御疏保任也倚也不肖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河上公曰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成疏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耽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哉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御註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加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而從善矣○御疏此喻說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註云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

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上公曰美言可以市美言者獨可於市夫主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疾欲得實

者疾欲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榮曰體道忘言信言不美飾非之辯未可契真喪實之言豈足稱道華辭惑衆飾僞以爲真浮說亂人以惡而爲善過可

用之於市肆焉能立德而懷道達至道者忘之於彼此悟自然者混之於和同豈可尊己而卑人是我而非彼自加於物上也○成疏不善之人心行淺薄多言佞美好爲飾辭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柔弱

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逐乎

第二明不棄惡卻恒布大慈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御註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道之

有○御疏言人行不善何棄道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不示之而不化故云何棄之有○河上公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榮曰聖教所設本以開悅於

無知妙道遐邇亦乃匠成於未悟欲使不善而皆善知不知而共知常善救人寧容有棄也○成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明慈悲覆被接濟無遺

故○

立天子置三公

御註共教不善之人○御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爲三公論道皆所無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河上公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榮曰上古至淳賢愚平等身不失道行合自然人皆實道也逮乎三五已降物漸澆漓無君不可導人有主方能化物故上樹垂拱之后下設論道之官示之以好惡誠之以禮律化彼不善闡此淳風也○

成疏既能接物無遺算設濟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緝熙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以來真君出世皆是大道權應而為帝王所以上象三清而置僚庶者也

第三科簡利字以明勝負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壁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君以化人爾○御疏公拱之壁壁之大者

駟乘之馬馬之良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今化惡歸善爾拱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為導故稱先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搗師之類是也○河上公曰雖有拱壁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榮曰古之徵士先進以壁次進以馬故言以先駟馬也夫倒置之徒必須發之以蒙蔽抱愚之者亦宜耀之於智炬作君上之心腹為元首之股肱義在匡救其惡

助宣風教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妄規非次之榮好寵者不以其道雅希高貴之爵驕奢自貽伊戚遂至危亡之禍未若增修至道寵辱不驚○成疏拱壁即拱把之壁圓全大壁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

先齋拱壁後遣駟馬言從有高蓋金壁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進修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氣萬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第四假設疑問數道功能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御註何問辭也○御疏舉古證今今物生信古人即前寶道善人也問其所以保貴此道其意何也○河上公曰古所以貴此道者不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榮曰自昔至今重於此道者何謂也求之非一日而得行之免百年之禍保於福祿絕於危亡今古同尊天人普貴也○成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為

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也假使無始已來生死罪惱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註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悟則無罪累可為貴○御疏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室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忘心起滌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忘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為天下善人之所寶貴爾○河上公曰有罪以免耶有罪謂遭亂世間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也免於眾耶故為天下貴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為無為章所以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明動靜無味有罪以免故以此章即  
開三別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  
方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對等  
以助能行之人  
第一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夫道性  
相俱寂真門幽遠聲色難希其大  
混之中寂爾隨迎之外事感天下而  
難久何如為而不為隨富貴而莫  
凡所不則打諸家信多言教窮人  
無難一運而至天尊說法經七劫而  
早悟般若論而邪興泰帝成迷何  
奢而後滅滅言在耳豈不覺之老  
家此流行作經杜斷則知執念以  
德至聖明作經大於細宜虛談也

御註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  
怨以德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  
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別求  
不為怨府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  
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以德御  
疏為造作也修道之人坐忘去欲心無造  
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有故曰無  
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  
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也此明  
口也三業既靜六塵自息爾○河上公曰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為無為因成修之故無所造作事無事豫  
設備除煩省事也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  
意也○榮曰息躁動凝神於安靜絕繁務  
虛已於自然除嗜欲耽之於玄妙也○成  
疏為無為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為  
即無為也故無為則為則無為也事無  
事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  
照不乖寂雖涉事而有即有體空內則雖  
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味無味者  
淡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求  
淡而無著也  
御疏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  
境無非怨對之嫌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  
欲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  
謂報怨以德○河上公曰大小多少陳其  
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道也報  
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榮曰  
怨之生也或大或小仇之起也乍少乍多  
涉有事之境即拘斯累怨怨相報無有盡

期若能歸無為之大道保自然之無累遠  
滋滋濁味此清虛欲過不生怨讎不起此  
報怨以德也○成疏怨罪對也報讎償也  
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盡滅  
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為事味等三種  
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淨物我其  
一何對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  
謂也

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御註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  
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  
散而分未越則於其易細○御疏圖度也  
為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  
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圖度其  
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為於初細之日  
則於後無大若謀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  
已作縱欲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河上  
公曰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  
及成也為大於其細欲為大事必作於小

禍亂從小來也○榮曰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事之起也必自易成難物之生也亦因細至大所謀欲除難罪必息於易所慮欲除大惡先析於細根本若除枝葉自衰也○成疏圖難於易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遠却惡道之難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既無作則無報也爲大於細細小也爲巨釁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遠因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御註明上文所以預圖爲○御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故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下而總之爾○河上公曰處謙也○成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累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第三戒凡舉聖言以助修行之人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爲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御疏前明凡人常爲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爲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上公曰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御註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御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爲患累○河上公曰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榮曰定辭必信輕諾必虛難於所爲罪業生死皆易易爲非法之事終始皆難也○成疏夫輕諾必寡信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故失信則貽寡信之責也多易必多難此合喻也夫輕易然許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爲罪多招人難之

殃故修道之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御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爲輕諾多易之事況不如聖者乎聖人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榮曰輕爲惡事動入罪因聖人聰明猶尚難於有爲之事故得終始無難況盲瞶之徒不能重慎欲免禍難其可得乎○成疏猶尚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罪不爲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註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嘗蹈火也又云遠火而非逃熱即斯義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可八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章所以  
難明誠罪之術於行未聞故吹此章  
重顯其義號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  
法說今制伏初心第二案論明罪從  
微起第三明衆生速執中理教真節  
四引至證成  
示其學起

第一法說今制伏初心

在常安盤根小幾凡沒四遠之境持  
審五濁之衡不如安者易持微而可  
數只如十握之木生於毫末之中也  
善之臺起於一毫之上千里之行  
於始足之下小不成大聖賢之新  
深惡乃成惡如累卵之益處須無  
機內多發少包整之方莫同漢武之  
心憂車禍不可同況情欲之流數必  
須早除根蒂無所滋養猶焉曲之自  
然以契長  
生之道矣

其安易持

御註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人正性安  
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  
尚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為易也○

御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  
淨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  
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  
故云其安易持○河上公曰治身治國安  
靜者易守持也○榮曰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謀安靜也未兆機不動也患難防惡難  
止思除其惡制之於未動慮息其患持之  
於安靜惡兆無由得起不謀自然無患此  
謂上士防患也○成疏安靜也言修行人  
靈府寂泊未起舉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

其未兆易謀

御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之將起未有萌  
兆謀度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河上公曰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  
止也○成疏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  
未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  
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

御註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欲心初深尚自  
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

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御疏言欲心  
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河  
上公曰禍亂未動於萌情欲未見於色如  
脆弱易破除○榮曰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經罪小易滅惡長難除不能防於未動必  
須制之於微脆此中士防患也○成疏其  
脆易破其微易散脆虛軟也猶如菓瓜結  
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起深亦復如是結  
業微淺故易散也

其微易散

御疏細微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  
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河上公曰其事  
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為之於未有

御註覆上易持易謀所以者為當為之於  
未有形兆爾○御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  
前易持易謀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  
起之時修除杜絕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  
未有○河上公曰欲有所為當以未有萌  
芽之時塞其端也○榮曰所謂其安易持



也○成疏為修學也言行人修守當在未  
有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御註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為除理  
之於未成禍亂爾○御疏此一句釋上易  
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雖有尚自  
脫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河上公曰治  
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聞其門也○榮  
曰所謂微脆易破也○成疏亂者謂結業  
已為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明心雖起染  
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為治理此解其未  
兆易謀也

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後乃成患為  
謂營為執為執著必生禍患也○御疏此  
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大木  
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  
之高臺起乎一簣之上此明積習而成也

千里之遠行始累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  
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惑  
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河上  
公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以成大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也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也○榮曰合抱之  
木自小而成大九重之臺因下以至高千  
里之行從近以及遠若制之以靜毫末之  
罪不生止之於微一簣之基易破安然不  
動千里之行無至若不能為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為有為而不已必至敗之執惡  
行以為是終歸喪失此謂下士闇於成事  
以至敗亡也○成疏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夫百圍大木生於毫微喻三塗重疊元平  
一念而以木為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遂能  
蔭蔽日光譬深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  
性也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言樹亦  
非有為四塵不成故也煩惱為義亦起自  
虛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九重之臺起於  
累土重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

禍起於一念深心易諸學者深宜戒慎百  
仞之高起於足下七尺口侈涉百仞之高  
峯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深心前  
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況方造未  
息也

第三明眾生迷執乖理喪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御註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者求遠  
理心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者  
求得理必失○御疏為謂營為也執為執  
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而更有所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  
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河上公曰為  
者敗之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後廢  
於仁者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成疏至  
道虛玄無為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為為  
即危亡故言敗之執非實當故言失也  
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

敗之○御疏聖人無爲安靜故素分成金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河上公曰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華文故無敗不爲利色故無壞也聖人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榮曰凡庸間之於即事故有敗失之非聖人玄鑒於機前無復有爲之患也○成疏聖人體道無爲故無敗虛妄不執故不喪其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御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河上公曰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榮曰幾近也凡人爲惡不能早降惡事近成自然已破若能同聖去危求安始不爲非終不獲罪無待無失何敗何成也○成疏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爲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捨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御疏此老君重申勸誡也人若能慎末如初始終常一則無事無敗也故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河上公曰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成疏此成慎學人令心堅固始終若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御註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御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貨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也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是爲服不賤石而貴玉也○榮曰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

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

御註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自然之性故不敢爲俗多欲○御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聖人虛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貴乎又達真假無差故能忘學學即不學不學即學學異不學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爲不能忘學故說學不學者以防衆生之過患也

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河上公曰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古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御䟽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爲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爲於俗學及多欲也○河上公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補助萬物自然之性而不敢爲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遠本也○榮曰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添愛累真性者以分別妨道遂使真一之源不顯至道之性難明不入於無爲但歸於敗失聖人順自然之本性輔萬物以保真不敢行於有爲導之以歸虛靜也○成䟽輔助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非真今聖人欲持學不學

之方引導今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爲無不爲也今言聖人不爲者亦欲輔導群生復此自然之性故言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前章聖人忘學而能輔導衆生故次此章即顯爲學之人務物之行此章內義分有三別第一引古證今用達文明第二科簡勝劣以爲楷模第三反俗趣真示其妙趣

第一引古證今用達文明夫至道玄淨遺其平日視聽如愚孔丘復覆而不知其同於言而莫解故以智治國如高賊之害人用道解身於無爲而各得正之格式不在於手則知虛白真源理多忘忘之外重玄妙本真無有六四非致啓之所聞皇道之可抑人行之事其殆之矣故曰道之難言身乃因乘實既貴廣宗亦所難而後乘風鳴於高馬萬物不視聽與物反行斯其大順之理矣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今如愚爾○御䟽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淡非炫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和杜絕智詐今質樸如愚爾○河上公曰

古之善爲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不以道教民使明智奸巧也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樸實不詐僞也○嚴曰昔者帝王經道德化神明經清虛欽太和也以生知起事道務務以

明人也將以塗人耳目塞人之心使人不得知歸之自然故人易治而世和平也○榮曰欲教今俗先引古人古人用道修身理國不將奸智役心眩物此非以明人也合光藏耀金真抱朴分別智息將以愚之也○成䟽爲道猶修道之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昧不曜於人開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註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多使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難治○御䟽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猶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奸詐故難理爾○河上公曰民不可治理者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也○榮曰君上守

質臣下歸淳未假威刑自然順化若也不行虛寂道德唯用奸巧智慧多亂甚故難理也○成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理者爲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第二科簡勝劣以爲楷模故以智治國之賊

御註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云賊國也○御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僞斯起僞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河上公曰使智慧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也○榮曰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智慧奸巧傷害人深國之賊也質撲無智任物自化各事其業俗樂家安物我無傷君臣俱泰國之德也○成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若用明察俗以智治物者既乖淳和又同賊害而無欲無爲

至虛至靜忘心遺智尸居玄默以斯馭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御註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

偃息蕃醜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年豐曰福○御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爲之道行大朴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河上公曰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註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臣爲楷模法式○御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法式也人君知用智則爲賊不用則爲福即當去賊取福如此者可爲理國之楷模法式也○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爲賊不智者能爲福是治

身治國之法式也○榮曰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迺至大順用智不用智兩者也用之賊害不用則無傷能知百姓無傷此知理國楷模法式也能知法式本固邦寧德之

妙也德妙不測曰深尋求不逮曰遠人皆用智此獨用愚與物反也不逆物性任之自然斯大順也亦言道本虛玄俗便淫穢順俗求道失之於真反俗修德入之於妙入妙則無可無不可歸真則無通無不通

既其虛應無方故能大順乎等○成疏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能用智爲賊不智爲德者則可爲修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御註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玄德爾○御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爲楷模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爾○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成疏常能知無分別爲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  
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御疏此結歎  
也玄德之君無爲而化不測其量深也德  
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  
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河上公曰玄  
德深矣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  
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  
物欲益已玄德欲施人也乃至大順玄德  
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成  
疏玄德深遠與物反冥真契道謂之玄德  
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非於俗  
故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順有兩種一順  
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  
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前反  
後順文豈類乎荅曰前言反者此明不反  
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  
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耶  
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荅曰夫以

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爲不順  
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嘿語唯道  
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  
順不順與順順與不順一時皆順是故無  
順無不順亦無無不順而能無不順乃至  
非不順故名爲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所以江海

前章前章王明玄德之人反俗順道  
故次此章廣順道之行就此一章  
義開三別第一舉譬以表虛忘第二  
法說用彰謙退第三結歎未窮之能

第一舉譬以表虛忘  
生萬物各附形於自然何故自然  
虛大能下不虛所以致於自然  
明夫聖人用此爲德大德無色都  
是非歸於衆以圓通無微度於方寸  
所之皆謙下所處皆卑柔則天  
推誰能與爭焉身在後不足於功  
是成謙卑然身則知玄極靈運解  
通恒安堅白徒爲昧昧莫曉共二  
力折天柱而陷於昧昧莫曉共二  
而而天柱不能傾矣泰帝何憂穿地  
知國破家亡身居族滅壽夭於凡  
人之手何其劇哉如楊雄著言豈不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

御註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

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御疏言江  
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  
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  
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  
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于來而不厭爾○

河上公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  
善下之故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人  
歸就王者能爲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爲百  
谷王也○榮曰此舉喻也但海處卑下故  
爲百谷之王明聖人謙虛方爲萬國之主  
也○成疏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  
所以爲百川所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  
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蒼生之  
所歸也故能爲百谷王此結成其義故經  
云海爲百川王也

第二法說用彰謙退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御註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  
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  
而人不害謙爲德柄專用彌光以言謙下

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  
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  
為害之爾○御疏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  
於人則以其言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  
上而以言下之耶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  
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感德鴻  
業自然為物所推上爾○河上公曰是以  
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以其言下之  
法江海處謙虛○榮曰是以聖人欲上民  
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  
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謙居物下有  
德故推之以為上退身度人懷道故尊之  
以在先百姓樂戴不以為重人皆忠孝誰  
有害心○成疏欲令一切眾生居己之上  
所以言說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御疏聖人亦不欲先人直以撝謙後已先  
物物目先之○河上公曰欲先民欲在民  
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已也○成  
疏欲令眾生在己身先度所以退身居物

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不有望前處  
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御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賁之位居至極  
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工人得

以生故不以為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

為害○河上公曰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

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處下故民

戴仰不以為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

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

害之者也○成疏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聖

人恬淡無為少思寡欲故處民之上為君

而使民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

恩覃於萬物故百姓荷戴而不辭也處前

而民不害處物之前而為君主遂使民歌

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

云聖德遐廣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

害

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註以是不重不害之故天下之人樂推  
崇為之主而不厭倦○御疏聖人之德弘  
濟無私與物為春望之如日既不為重為  
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厭倦也○  
河上公曰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

天下樂共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之者○榮

曰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無德者物所同厭有道者

人皆樂推行揖讓之風順萬物之化誰當

與爭也○成疏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

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所以百姓樂

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為善能謙和不與

物爭故也既達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

不爭者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與

爭者○御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

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

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

者矣○河上公曰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

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爭有為無與吾爭無為者也

天下章第六十七 天下章所以次前

謙下德廣高故以此章與功一具陳三寶就此章內義有五重第一

爾不矜誇故能高大第二具陳三寶

第四行奉三寶論死生

第五起歎大慈功能勝妙

第一爾不矜誇故能高大

太之先窮富真宗貴出元和之首其

體大其德故高排色受之律機義凡

於此玄妙謂大而不肖豈知我三寶

經我真來不取為先常守慈倫夫五

君之賢智初迷市義之方漢又之大

才不會積善之喻何況區區凡鄙兒

元斯生得知妙道之深以識洪源之

奧若不非笑

宜名大道哉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御註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

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御疏肖似也老

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

所象似故下文答之○河上公曰老子言

天下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不肖也○禁

曰天下皆以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肖若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 卷一七

肖久矣其細也夫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

為大也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於

智不似於愚故言不肖不肖不似也唯當

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形有定質智有

常分的有所似道有所得此乃細碎之小

人豈是虛通之大聖也○成疏言老君體

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

為大聖也何意得如此耶只為接物謙和

不矜誇嗤笑於物故致然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

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稱大久已微細○

御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廣大迥

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賸所知故得稱大若

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

大久矣是微細麤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

稱大也夫者助語也○河上公曰夫唯大

故似不肖夫獨名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

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

自貴之也若肖久矣肖善也謂辯慧也若

大辯慧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

來久矣其細也夫言辯慧者唯如小人也

非長者○成疏獨由聖德高大故不誇笑

於物若其誇笑是群小也河公本作肖字

不肖猶不善言衆生不能履善道者皆為

我大故也獨由憍慢我大所以不善若能

履行善道者當卑小謙退也

第二具陳三寶今物歸休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御註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

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

御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

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

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於後代人當須保

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河上公曰老君

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榮曰我

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為天下先俗存於利貴之以七珍道在

於真重之以三寶三寶之義未是外求若

能仁慈於萬物好生而惡殺慈之義也薄

一三五

賦輕謹身節用不奢不侈儉之義也忘已濟物退身度人不敬為天下先也持行修身用此三者安國寧家實之大也○成疏若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諱笑於物者為歸依三寶保而守持之故得然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御註慈則廣救儉則用足不敢為先故樂推而不厭○御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其如下文○河上公曰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歛若取之於已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就謙退不為唱始也○成疏一曰慈慈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實也二曰儉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實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謙虛柔弱先物後已退身度人此師實也

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

夫慈故能勇

御註慈仁慈慧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

御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能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河上公曰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也○榮曰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慈心於物物無害者物既無害自無前敵以無敵故故言勇也用之奢侈於事不足行之儉約處理有餘周於遠大故言廣也尚之於謙退守之於雌柔其德能普厥行有終為物所尊故能成器長也○成疏內翻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

儉故能廣

御註節儉愛費則財有餘故功施益廣○御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河上公曰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成疏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其德廣大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先與人人必

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也○御疏損已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河上公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首先也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成疏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方外則獨處玉京為眾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神器之尊

第四明行華三寶淪溺死生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御註今捨其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爾○御疏且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河上公曰今捨慈且勇今世人捨慈仁但為勇武也捨儉且廣捨其儉約但為奢泰捨後且先捨其後



已但為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  
榮曰前明得三寶者處慈而得勇守儉而  
致廣居後以至先今明失三寶者必竟不  
能慈苟且雅知好勇節行不能履儉無度  
但當廣實未解卑身處後銳意欲在物先  
好勇而不仁則亡用廣而不節則困無德  
而居物先則危故云死矣嚴曰反和逆  
神動違自然福之與遠禍之與近大命以  
絕神氣分散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廢道而  
尚力

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  
安人各保安全故勝固爾御疏慈爲三  
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  
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  
能勝固也○河上公曰夫慈仁者百姓親  
附併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守衛則堅固  
○榮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  
之以慈衛之以慈爲用不失其道在於戰

陣必克前敵故言勝也以之守固無復傾  
危遂言固也以慈爲心玄天所以加護故  
曰救之至道於焉保守故曰衛之內明是  
非交戰爲陣解能破惑爲勝身不失道爲  
守與道同久曰固自然無害天將救也外  
物不傷道之衛也○成疏夫慈以戰則勝  
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  
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爲塵  
沒故獲勝也以守則固用慈守衛百姓同  
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  
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  
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  
故故云天救慈衛○御疏救助也衛護也  
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  
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  
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  
爾○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  
之性使能自營助也○成疏天專天道救

度行慈之人還同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  
寶之內以慈爲先四等之中用慈爲首是  
知慈之爲義其大矣哉

古之善爲士章第六十八古之章所  
前章具陳三寶歎美大意故以此章  
即顯能持三寶之人會於古之極道  
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義引古實  
以易行人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  
第三結成極  
道歎美功能

第一要引古實以易行人夫雲同火  
道據純之代人心質朴不事於華爲  
士者自守恬和善戰者止戈爲謀此  
天共處極本其形入獸伴而無害則  
鳥群而不亂故舉公歎讚美之  
無間但成耕田說高詞而不離事止  
其利如專良之慎謹其容若見山  
之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對衆  
龍而不驚處本馬而何懼此乃古之  
善士可若  
以觀天乎

善爲士者不武

御註士事也武威也明德之君用道爲  
理行慈儉而伏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  
慈故云不武○御疏士事也善以道爲理  
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河上公曰言  
貴道德不好武功○榮曰以慈來物以德  
伏人無間以力不好以勇無爲而化斯不

武也○成疏言古者善修道士靜退無爲不捨慈而武勇也

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

善戰者不怒

御註事不得已必應敵以慈則善不憑怒

若用力以爭非善勝今柔遠能通也○御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家蚊蚋致驚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宵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榮曰能息寇亂善戰也救物用慈不怒也○成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心無喜怒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師克在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

交爭○御疏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今柔遠能通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服也○榮曰

道濟天下四海末王德經寓內五兵不作物則靡之而不刃故言勝敵無心自然受推故言不爭○成疏不爲塵淦名曰勝敵既不喜怒何所爭乎

善用入者爲之下

御註設以使人入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爲善用爾○御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河上公曰善用入自輔佐者常爲人執謙下也○榮曰使人不失方圓之器任物各得文武之材善用也寬則得衆謙則無咎故言爲下也○成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爲物所歸故能用於人也

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是謂不爭之德

御註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入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御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

讓而不爭善用者常謙而爲下夫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河上公曰謂上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聞道德也○榮曰此結上不武不怒而能勝敵也○成疏不與物爭故成已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

是謂用人之力

御疏夫玄默恭已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詩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是用入之力也○河上公曰身能爲人下是謂

用人臣之力○榮曰此結善用入爲下人爲之盡力也○成疏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爲已用此結善用入爲下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御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

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河上公曰是謂配天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也是乃古之極約要道者也○榮曰懷物以道來遠用文不戰而自勝無爭而獨尊其德高大比之上天其化淳

和比之極古明虛心實腹坐忘合道不假威權無勞勇猛故言善爲士者不武也泯是非之情除愛憎之見善戰不怒也物無害武順而不違善勝敵不爭也心王旣靜志在冲虛耳目無擾手足不勞善用入爲下也合自然之理故曰配天契昔之真際古之極也○成疏配合也天自然也極道果也言善修之士妙體其空達於逆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成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八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濂陽強思齋纂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明守待三寶之人能會占之村道安  
此章即明此人雙遠室有不捨大

慈航此一韋義隔四界第一明  
推示根塵總幻第二重辯前義  
運推示根塵總幻第二重辯前義

顯真空第三明指無之人轉識成智無出大慈

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振塵緣公亮爲

而示戒。湯放桀於鳴條。武王紂於牧

野玄女灼灼自羞亭野外  
終內慙於善勝老君明戒用  
人終內慙於善勝老君明戒用

言退一尺則我有所存  
將不敢恐亡虞實所以慎之歎我浮  
三况走莫當知高為盡而良弓箠

生擒逆賊而謀臣死軍并未遣將不言  
敵國滅而謀臣死軍并未遣將不言

死於秦庭韓信見誅於漢獄何不仰

二疎之執  
南嶺尊大聖  
明訓知止足  
惟我身

實存豆種  
幾亡矣

有言

御註老君傷時輕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  
誠有言者謂下文○御疏老君疾時輕敵

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誠所稱有言

謂下句也○河上公曰陳用兵之道老子

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藥曰引古兵

法○成跡用兵謂權智攝化蒼生亦是仙

行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其之

法言在下文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御註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用

慈自守善守則全勝生事則財亡進雖少

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

而退尺爾○御䟽吾者用兵之人也先望

為主後應爲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

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誡令

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食訖云不敢

為主而爲客者也○河上公曰吾不敢爲

主主先也先舉兵也而爲客客者和而不

唱用兵常承天而後動也○禁曰在國安

舉爲主在陣先動爲主先舉先動悟益必

而不先故言而客也。成疏主我身也客前敵也。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涉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

亡故進雖少猶傷於食退雖多愈得謙讓。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而退尺也。河上公曰。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嚴曰。幸彼還也。恐人財殫力屈。禁曰。不以兵強外侵。故云不進寸而以積德內守。故云退尺也。成疏進取也。退捨也。寸少以況無尺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幻。體茲中一離彼兩偏。故無為之可取。亦無有為之可捨也。

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

是謂行無行

御註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御疏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今為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

同矣。河上公曰。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禁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行無心而動。行無行也。成疏既遣蕩有無又洞忘境觀。故以無行為行也。

攘無臂

御疏註云。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河上公曰。不怒若無臂可攘也。嚴曰。示不傷人也。先發號施。今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昌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若無臂而憑怒。禁曰。怒而行兵。用兵所以攘臂為客。退尺不假臂以攘之。故言攘無臂也。成疏。攘肢體故無臂可攘。仍無敵。

御註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御疏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河上公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禁曰。仍引彼敵。使歸無敵也。

成疏物境空幻無敵可因執無兵

御註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執與無兵同。御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持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為主。自戢干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河上公曰。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慈忍哀之痛也。禁曰。傷彼無道為此執兵以息兵刑。期無刑未失慈義。慕道自歸無兵可執。成疏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

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亡吾寶

御註為禍之大莫大於輕敵輕敵則殆喪吾以慈之寶。御疏幾近也。亡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河上公。

曰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則敗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嚴曰輕敵者自專也戰雖萬全不可輕易敵人輕敵奸生亡時失利福去禍來是喪自然之寶也○禁曰兵主於殺不可常行於有事道貴幽靜是故制物以無爲務在安人不令有害若退失無爲之道進無靜寇之兵輕侮前敵國破人亡禍之大也國實人富主聖臣賢是名得實人亡累盡臣辱主危失近吾寶也○成疏禍莫大於侮敵侮輕凌也敵前境也輕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也侮敵則幾亡吾寶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捨慈而勇謂之侮敵招之巨累故盡喪三寶

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御註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御疏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

不求多殺者獲勝矣○河上公曰故抗兵相加兩敵相戰也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近於死也○嚴曰人主者國之腹心兵者國之威神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是以喻我豪俊悅我士卒哀慈於人動得天助也○禁曰兩邊舉衆名曰抗兵多少均齊故云相若輕敵無備貪而好殺者劣也靜必依道動必以律不失於慈慈能制物哀者勝也內明煩惱多端非智不破欲陳其法故云用兵有言爲主必雄強作客多雌弱行人欲息動歸靜知雄守雌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學無所學修無所修不進寸而退尺也識因緣之皆假達理教之俱空行無行也非唯萬境虛寂抑亦一身空淨攘無臂也內亡智慧執無兵也外絕情欲仍無敵也若也放情極欲失道喪身亡吾寶也智慧煩惱二種恒隨抗兵相若也方便用於智慧微妙不失慈悲漏盡或杜肅然無累哀者勝○成疏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

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容前境則能所兩空物我清淨故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正明接物運推小集空之道故以此章即明所說之教數物不能知如此一章又問二別第一別至教甚易知而凡不能解者明  
第一歎至教甚易知而凡不能解者明  
曰通心作  
則難明也  
明不知義之於身焉如斯言天下馬  
之於已也速則信成斯言天下馬  
行無過正法不干不預無所不  
心行有之無從志則定之六東而  
此處難達而無拘此夜天堂同坐  
而難達而無拘此夜天堂同坐  
於王座寂爾無隔於塵深知者何  
而不於王座寂爾無隔於塵深知者何  
肥美於何德色聲於愛者心情因  
執忘常斯上於難捨之費不悟易  
聖人所乘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御註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御疏老君云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簡事則無爲故易行也○河上公曰

老君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  
嚴曰聖人言不言之言爲不爲之爲絕言  
之道去心除意止爲之術去仁與智止術  
去行歸於自然群生得志以至長存言易  
知事易行○榮曰聖人言教詞約理豐昭  
然義見易知也抱一絕於多惑無爲斷於  
有累故易行也○成疏吾言即前章是也  
所深非淺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易行  
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  
故莫能知莫能行也○御疏此歎衆生不  
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  
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  
塵事故莫能行也○河上公曰惡柔弱好  
剛強也○榮曰凡情不遵於玄教守愚未  
開於智慧不識此道莫能知也迷淪有欲  
弗習無爲棄正從邪莫能行也○成疏莫  
無也老君之言甚易知易行而天下衆生  
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者

也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  
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  
爲君爾○御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  
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  
言故言以不言而爲宗本事者所以在功  
成功而遺事以無事爲君主此豈不易知  
易行耶○河上公曰我所言有宗祖根本  
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  
與我反○榮曰宗本也君主也以道德爲  
本其實易知以無爲爲主其實易行失本  
逐末者多矣不體真宗放情違性者衆焉  
寧知君主舉衆並皆如此故云天下莫能  
知行也○成疏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言教  
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  
舉此旨要以表易知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御註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  
無言無事之教爾○御疏不我知謂不知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我也夫唯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  
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  
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  
夫唯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  
求知是以不知我也○河上公曰夫唯世  
人無知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見於外窮極  
微妙故無知○榮曰物皆闇惑內無一毫  
之鑒故云無知迷理失道外無萬境之智  
故不吾知○成疏不吾知猶不知吾也唯  
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御註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不言  
之教者至貴之爾○御疏希少也則法也  
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  
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爲  
貴之也○榮曰役役之輩所重者名區區  
之徒所愛者利少能體道故言知我者希  
弱喪不歸歸之由於正路漂浪不及反之  
入彼真源道在則尊法之爲貴也○成疏

知我者希凡情得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則我者貴則法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以為貴

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蔽內明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御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美衣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如愚之狀故云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實藏德不示人也○嚴曰被褐者薄其身懷玉者厚其神○榮曰順俗同塵外示鹿服被褐也玄德無滌純白先生懷玉也○成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解行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述同塵被褐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真被褐也心虛寂而接物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聖人知道故外蔽內明故知此章明雖復能知而多知無知相此一章明義分二別第一明近本近顯應物隨機第二明寂應我彰聖心無累第一明近本近顯應物隨機夫門塞允大聖之供現於欲欲欲先賢之今義故周公廟後黃金之口三藏夫子定中白圭之言再復季布見重於一諸何曾著至於萬錢則則清恬泰則

御註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不知強知是行之病御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河上公曰知不知上知道不言知是乃德之上不知知病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也○嚴曰知而絕知不固於知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第二明寂應寂彰聖心無累

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知知而絕知欲求於知是病也○榮曰慧徹空有知通具俗知也所照之境觸境皆空能鑒之智無智不寂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照如無照知如無知此為上德也不知強知多知多失傷身損命是知之病○成疏知不知上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悉虛寂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子云知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不知知病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故苦故稱為病

御註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病病強知所病○御疏眾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河上公曰夫唯病苦眾人有強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註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眾人強知之病是以不病也○御疏聖人正知元

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為知之所病  
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  
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  
故云不病也○河上公曰聖人不病以其  
病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  
人有此病也是以不病以此非人也故不  
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於不知者欲  
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  
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  
滅壽消年矣○榮曰聖本遺知是以不病  
痛彼衆生有強知之病以其病病也痛惜  
衆生雖為軫慮而分別塵累不滌聖人是  
以不病也亦言以其病病者言衆人為分  
別之病所病也教以除分別忘知見既無  
有為之患故言是以不病也○成疏是以  
聖人不病聖人能行所兩忘境智雙遣玄  
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無知覺之疵而凡  
有分別之病為病衆生之病所以降迹同  
凡說法闡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

而不病故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前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此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夫上天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聖人司有三塗五苦若人不能畏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

御註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  
拙於慎微則至大可畏○御疏有威可畏  
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  
為彼大威人不知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  
畏也○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

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  
天順地○嚴曰昌黎告山皆由於已若不  
畏微則必畏彰○榮曰威刑法也若不畏  
於小罪積惡不休犯網觸羅亡身損令大  
威至也內明不懼塵累縱欲不止欲縱則  
精散形穢則神離神離則形敗精散則體  
弊故入真道而無緣為生死之所害則大  
威至○成疏威謂威刑即所謂經戒科目  
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鄢之刑法  
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遭風  
刀大刑必將至也

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

無狹其所居

御註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  
御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  
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河上公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  
○嚴曰禍莫大於亡軀福莫大乎存身存  
身之道莫過乎養神養神之要當靜心而  
寬也○榮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人



以所生為樂受生為貴不能閑居以養生  
修善以防死流宕失鄉受著他處以他處  
為廣大以本鄉為狹陋此狹其所居也長  
惡傷行縱欲傷身動之死地不存久視厭  
其生也勸言無者莫令如此也○成疏無  
狹其所居無厭其死生厭捨也狹劣也居  
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道行人必須處心  
無係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  
雖虛空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耽愛亦不可  
厭憎故耽愛則滯於有為厭憎則溺於空  
見不耽不厭處中而忘中乃守真學者也  
無厭其所生

御註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不  
勞倦也 御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  
由神而生故謂神為所生也神明託虛好  
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  
營為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亡故勸  
今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河上  
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託空虛喜清  
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本

厭神也

夫雅不厭是以不厭

御註夫雅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爾○  
御疏善貸曰道資形者神人能愛道存神  
故云夫雅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  
厭人故云是以不厭○河上公曰夫雅獨  
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泊無欲則精  
神居之不厭也○禁曰通生由道成形藉  
神若能愛道存神故云夫雅不厭除垢止  
念志靜形清神既附人道亦愛己言是以  
不厭也○成疏雅被所修之境非空非有  
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憎智相符是以  
不厭也

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御註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  
之欲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  
聚怨去此自見自貴取此知愛也 御疏  
自知者返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之

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物  
違理失當以招患也○河上公曰是以聖  
人自知自知已之得失也不自見不自顯  
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也 禁曰故聖人  
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凡  
情失道乃為無識聖智達理故曰自知忘  
於人我泯於聞見故曰不自見實神惜氣  
固精志道不輕此生故云自愛不自大以  
賤小不尊行以加人忘於高下故言不自  
貴自知自愛者悟理自見自貴者迷方聖  
人說已化物使物知歸去彼自見自貴之  
悟物取此自知自愛以全真 成疏智符  
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真假合坐忘  
墮體不自見也

自愛不自貴

御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  
厭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  
以聚怨爾 河上公曰自愛自愛其身以  
保精氣也不自貴不自貴而榮名於世也  
○成疏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

靜退先物後已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御註去彼見貴取此知愛○御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

河上公曰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成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爲言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九

覆二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潯陽強思齊纂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無知樂生不覺處銀海三歸流沙  
此章重明此人勇達有爲故歸元聖  
死就利害不同第二明福善禍淫  
二行理第三結天網

寬大而報應無差  
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天之用道帝王立國等早能允承善

所以威剛勇而致禍故帝順而昌

善茲明兩者示人可不照鑒豈隆  
建夏帝而將鳴焉于飛屬秋陰  
而必舉凡物無識猶戍時而獨行泥

人慘心不條道而何去天網不紊日  
月所以貞明地理無差山河於焉靜  
鎮不顛崩於朽壤無發泄於尾閭致

恭之遠饒弘配德之德  
 一  
 應不召而來樂天網之  
 恆恆積善惡而無失矣

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

可以活○御䟽剛決爲勇必果爲敢

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

犯上作亂者其罪之逆也古語有云  
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

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惠則是

曰勇於殺則殺勇敢有爲則殺身也勇於

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者也

○榮曰不懼爲勇士果爲敢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然智非計策力

異驍雄貪利而前必喪身命故言則殺義

不爭利仁必以慈或以道德來人或以策  
智伏物於物無害在我全身故言則活肉

明勇於聲色者殺身不敢情塵者活已

成蹊勇猛進也。敢鬪也。兼死也。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苦

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御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  
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

不  
亦  
其  
也

人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誰能知其故哉  
爾御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  
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  
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  
或利或害○河上公曰常知此兩者謂敢  
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為利殺身為害  
○榮曰謂殺活也○成疏或不定也兩謂  
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得長生故利進  
心貪淙歸於死滅故害也

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疏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為之  
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也而代俗之  
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河上公曰天之  
所惡惡有為也孰知其故誰能知天意之  
故不犯之○榮曰言天道好生惡殺人多  
不能就利違害此乃不識天之意故也○  
成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  
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御疏此舉  
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  
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  
乎○河上公曰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  
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  
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御疏因  
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  
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負所以有爭天  
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  
○河上公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  
也○榮曰天道無心與物不競自然尊貴  
而居物先也○成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  
爭而謙退卑己者必獲於勝善之報也

不言而善應

御註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  
善應○御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  
感應故曰不言而善應○河上公曰天不  
言萬物自動以應時○榮曰報於罪福信

之影響毫分不失故言善應○成疏福福  
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天道不召物使從己物不相違自來  
順天爾○御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  
不召於物而使從己而萬物自來而順之  
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河上公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  
也○榮曰春生冬謝寒往暑來往者既非  
所遣來者亦非命召也○成疏善惡報應  
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也

緡然而善謀

御註與疏解同○御疏註云天道玄遠緡  
然寬大無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  
○河上公曰緡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  
事修善行惡各家其報也○榮曰寂然虛  
虛無所不圖也○榮曰大道甚夷故曰緡  
然圖人之得失賞罰無差謬人之善惡災  
祥不爽故曰善謀○成疏謀計數也言幽  
冥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



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  
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  
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禁曰奇  
者詭異亂群也若時王用道人盡全生名  
爲畏死也其有強梁之者亂群之人爲於  
罪業彌更奇異天不長惡故得執殺之懼  
死自無爲過之人修生執敢爲非之者也  
○成疏貪欲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  
以爲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  
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敢造罪耶

### 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

常有司殺者殺

御註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  
之司殺者殺之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  
君用勢得執殺而使殺之是代司殺○御  
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  
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河  
上公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  
網恢恢疎而不失者是也○嚴曰司殺者  
大臣也帝王之道無事無爲前後左右各

有所任作禍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起  
職主無與焉也○禁曰司主也賞罰之理  
是常生殺之官有主不可以爲非犯法者  
合死而欲擅代殺之○成疏此之刑網自  
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及北都羅  
鄴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 第四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夫代司殺者謂代大匠斲

御註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  
夫代大匠斲木○御疏言不善之人司殺  
自殺人君若勢得執殺而使殺之是代司  
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  
木矣○河上公曰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  
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  
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  
勞而無功○嚴曰代司殺者人君也百官  
失理政事亡也人主自斲工人拱手人君  
自殺百官失宜○禁曰夫代司殺者是代  
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天道雖  
遠玄鑒孔明賞善罰惡著在於冥司春生

夏長彰之於見代時政不能任之以天理  
而代之以人功亦失之於道也然則頑人  
少能從化奸黠多有難防隨時定宜制之  
法今自有司刑之職主殺之官若推之不  
以其主司殺之不由其主而擅殺者猶拙  
夫之代巧匠必有傷手之憂少有不傷所  
傷多矣○成疏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衆生造業各  
招其報刑辟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  
心專輒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  
之士代匠運斲夫拙士運斲斷非其任豈  
唯所作不成抑乃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  
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累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註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  
君任刑代彼司殺豈惟殘害百姓抑亦自  
喪天和○御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  
代之必失繩墨惡得不損於材而傷其手  
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  
殺惡得不害於人而喪其天和乎奈何以

死懼之斯之謂也○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夫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嚴曰工人拱手則大厦不成人君專殺則天下失理大厦不成則無以庇

子孫天下失治則無以安社稷也

人之飢章第七十五

人之飢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正明衆生爲罪既深必招若報故次此章即明所以獲罪者報爲飢者有爲故此章中具明有爲之狀就此一章義附三別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飢次有爲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飢次有爲第三亦忘生之美以易學

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飢

夫道術相忘人斯得趣江湖放曠魚也自全至如文景思流成康化美國周稱大養漢曰推刑猶失東來神曆西至四人安泰百姓無爲卿貴八簋甘露下於軒庭太子從官於青宮公卿道獨於丹闕天平地正法是刑清身人比屋而可封不達斯得軒轅晉從而俗阜可假同年時街正理之歡望有人飢之稅既不輕死家懷養生民自安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天下之人所以飢之不足以其君上

食用賦稅之太多○御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飢之爾○河上公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

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故是以飢爾是以民

皆化上爲食叛道違德故飢也○榮曰百

姓飢窮四民困乏非佗由也稅重賦多○

成疏云民之飢上其食稅之多飢謂內無

德也上心也心爲五藏百行之主故稱爲

上也稅者聚歛也食者滋味也言修行人

所以壞德者爲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

是以飢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天下之人所以難治化爲其君上有

爲則難理詐興多爾○御疏森爾蒼生資

君以理爲理之本諒在無爲故我無爲而

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爲

有爲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僞是以難理

○河上公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

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是

以難治○嚴曰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偏

難治也○榮曰有爲撓物所以難治無爲

正身自然易化○成疏百姓之難治以其

上有爲所以百行馳驚紛然難理只爲心

耽有爲故心若無爲則諸行易治也是知

萬境雅在一心是以難治結前也

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貧生太甚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御註天下人輕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

之故是以輕死爾○御疏人之所以輕入

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違分求生養生太

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 河上

公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

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

自危也是以輕死○嚴曰以求生太厚之

故輕入死地也○榮曰重生之人制浮情

於正性輕死之輩溺邪識於愛流取彼有

生之生命以養虛假之生身故言生之

厚厚者積也多也事積則亂心味多則爽

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學人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分  
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  
於貴生乎○御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  
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當之外  
則惑矣故不厚生而生全求厚生而生喪  
故知夫無以生爲愛者是賢勝於矜貴其  
生之人○河上公曰夫唯獨無以生爲務  
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嚴曰  
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身者生有身者死  
生而趨利者爲死之元無生去利者爲生  
之始無以人爲可以康寧無以生爲可以

長生也○榮曰天以生爲有而厚養過其分遂致傷生此未能重生也達至道者觀身非有悟理無生不見虛假之形自祛滌愛之累與虛淨而合德共至道而同根雖不養生而生自養此所謂能重生也賢德也貴重也○成疏音賢善也玄悟之士非滅色空焉能坐忘而生無相是以膺騰榮利厭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爲生者是善能攝衛貴生之人也

[illegible]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御註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強梁者亡身失性○御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體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支以之堅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爲死生之戒也○河上公曰人生也柔弱生舍和氣抱精神故柔弱其死也堅強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榮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是以人受生必資道氣存則屈伸由已道在則動靜任神順心無逆從事靡違故言柔弱不能保氣氣竭則身亡未解怡神神逝則命殞命殞則身亡不能轉動故曰堅強也○成疏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弱其死枯槁言人生存有命則支節柔弱及其死也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

歸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無識爲喻者意在勸勵學人今去剛用柔也

第二合喻辨其勝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御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

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

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

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河

上公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和氣去也○榮曰無情之物

有氣故生無氣故死是知有識之類得道

於焉柔弱失道所以堅強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御註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

堅強則知人爲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

爲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河上公曰

以其上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

也○嚴曰人之生也柔弱爲神在身血氣

流行骨弱筋柔動止屈伸無不得也及其

死也神去於身形容枯槁舌縮體伸是堅

強也又曰柔弱孳孩也堅強少壯也血氣

方剛則衰老將至骨枯筋急食飲無味死

期不遠強盛所致柔弱弱者則曰以強矣人

之既然草木亦爾○榮曰結上有識無情

生死二理各有徒類○成疏徒類也是知

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爲類行柔弱

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爲徒此合喻也

第三法喻並陳重結其義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註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也○御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爲主

故云兵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爾○

河上公曰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

衆弱共一強故不勝也○嚴曰敵四應之

兵以恃強利人土壤欲人財貨夷人宗廟

喪人社稷以顯其威親之者死事之者禍

生爲天下病死爲天下利衆弱四應共爲

一強故不勝也○榮曰是以兵強則不勝

木強則共不以德而固乃恃兵爲強兵強

暴於天下好殺物之所惡聚寡爲衆扶弱

爲強反共攻之則有不勝是以木之強也

枝葉共生其上柱之強也梁棟鎮之於下

以斯曉喻欲令務修德以柔弱不飾兵以

堅強○成疏是以兵強不勝木強則共兵

謂三毒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

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

譬如樹木鹿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棟

梁宏壯故椽瓦共壓其上也

木強則共

御註本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

於上蓋取柔弱在上強梁者在下也○御

疏云本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

於上蓋取其柔弱者處上強梁者在下故

下文云○河上公曰木強大枝葉共生其

上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疏結上文本根本強大即枝葉共生其

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爾

○河上公曰興物造功大本處下小物處

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効也○嚴曰神



明之道小不載大輕不載重何則強人爲天下憂愁強木處下根本枯槁此自明強人不得爲王也○榮曰生者人之所欣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耶死者物之所感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耶○成疏堅強之本居下柔弱之條走上故知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天之道章所以明則未始不以勤學人故此章重分一則第一起譬喻略示高下第二正說明損益第二舉聖結成其義

第一起譬喻略示高下夫言人無知者必謂其少知明天道者必謂其高下此章則必欲知其所以然也  
夫言人無知者必謂其少知明天道者必謂其高下此章則必欲知其所以然也  
夫言人無知者必謂其少知明天道者必謂其高下此章則必欲知其所以然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御註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

其用○御疏此法喻變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具如下文○河上公曰天道孔明舉物類以爲喻○榮曰人事近而淺面之而不測其情天道遠而深仰之而豈觀其理迷徒易曉正道難明故借彼張弓以之爲喻○成疏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猶喻也自然之道喻若張弓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始運箭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御疏夫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今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爲箭箭之時准的也有餘損之不足與之者爲發矢之時遠近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

今稱物平施爾○河上公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地之道○嚴曰夫弓之爲用也必在調和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餘者削而損之其有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調和爲常故弓可用而矢可行○榮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今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今不下不高不下中前期也爲國之者損有餘之富益不足之貧貧被益而不貧富經損而不富中於爲國之政也太高恐於邀空抑之今不空也極下慮之滯有舉之今不有也不有不空合於中道也

第二正說廣明損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成疏懷慢有餘者必招損敗謙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大道平施寡多益寡人則達天翻損

不足也。御疏此明人不能同天損益。註云。東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河上公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損有餘而益謙。天常尚中和。爲上人之道。則不然。人道則與天道反也。損不足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榮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釋天道以合喻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言人爲行與天道反。未能損強益弱。而乃減貧增富。○成疏。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起此文。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人間世道。好行淫偽。趨世競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誰能以己有餘奉與天下之人不足者。獨有道爾。○御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用天之道。損其有餘。以哺奉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河上公曰。言誰能居有餘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耳。○榮曰。誰能法天道。以爲行損益。謙有道德之君。當能如此也。○成疏。孰誰也。言誰能有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懷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御註。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不恃其功也。○御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於恃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河上公曰。聖人爲德。施不恃望其報。○榮曰。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聖人爲德。不賴其報。成物不處。其功所以爾者。欲隱其聖德。晦其賢才。上既如此。下自法之。爭名之患。自除。尚賢之慙。不作也。○成疏。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示賢。爾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

其勞有大至。功而成。功不處者。意在撝謙。退已。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見己之賢能也。

功成不處。

御註。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也。○御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寔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功。勸爾。○河上公曰。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其不欲見賢也。

御註。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御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者。聖人雖盛德內充。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河上公曰。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曰。畏天損有餘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九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御註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也。御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舍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居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是謂天下王矣。河上公曰故聖人言謂下事也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主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為一國君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可以王有天下也。嚴曰忍人所醜受人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為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福夫如是者天地與之俯仰所加者亡所因者服天下蕩蕩并為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

禁曰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包恬幽玄之境則事無不納舍非過惡受國之垢也罪己責躬受國不祥也適可以為物主故言天下王也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言若反也垢穢也祥善也修身者雖復歷之於穢淨穢淨兼忘經之於善惡善惡同捨照一理之元寂建萬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為法王也以俗觀之垢淨善惡心為有以道觀之並悉是空故云反也。成疏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主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達於達從身受屈辱而不與物爭故堪為社稷主以牧蒼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故不祥猶不善也言聖人靈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為天下君王也湯自焚千里來賓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下

正言若反  
御註受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

下王是必正言初如反俗故云正言若反。御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即為社稷主受國不祥即為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實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河上公曰此乃為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也。嚴曰輕已重人安於醜辱反俗情之見乃治國之正言也。成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善好榮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反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明則使示巧其於至極德未測忘故  
此章意即道前玄以彰重玄之致  
就上章中義開三別第一難二邊  
未法極道第二明聖人舍念妙契重  
玄第三辯有德  
無德忘執之異  
第一難雖二邊未階極道大德天無  
華大德將說雖和不寧是以聖人處  
心利物執左契而無所責自然而司

主善明登天六合俱照陽和鑿地  
萬物皆泰有力之載博焉無之  
大矣如何守報恒計是非子建東  
心已馳於具會刺何南望忘於  
無若性色增美見味路之思歸白鹿  
松貞開會之合舊常類務本善業  
將也元燕於一統不流情於三  
能合具誠則玄微多達風下之  
大乾鏡中之像即為生長之通入

妙門

### 和大怨必有餘怨

御註和大怨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也必有餘怨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曰必有餘怨御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而今耽滌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為也則知與身為怨之大者其難情欲平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偽人君不能裁無為今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調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既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云必有餘怨河上公曰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必

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榮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彼此糾紛則怨讎斯作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怨往怨來怨怨不息思欲息怨和之今去逆

以從順手使反惡而為善然口善而心不善面從而意不從不從不從餘怨餘恨此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為善欲得為善未若無為怨無為怨何須和順既不和順亦無忤逆逆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善之為善始可名為至善○成疏怨對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學人雖捨有無得非有非無和二邊為中一而猶是前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 安可以為善

御註既有餘怨則安可為善○御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為善是則善性於學以求復其初者爾若能上化清淨無事無為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

之弊方可為善矣○河上公曰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怨為善○成疏安何也言雖還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

###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民

御註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御疏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令不散亂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矣○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無文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嚴曰契符信也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信合之於我不責於人故將欲有為必契於天將欲有行必驗於符信求過於我不尤於人歸禍於己不怨於人爾○榮曰古

者聖人刻木爲契若執於左臣執於右爲  
信合人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行於物無  
罰故言不責於人也成疏契信也合也  
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  
虛會超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  
義言執復一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常主握  
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衆中故  
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聖人雖復臣御  
衆生而忘其德習狗有姓故不責其恩報  
第三辯有德無德執忘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註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之無德之主則立法制以通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御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雅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爲無德爾○河上公曰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之所失○嚴曰徹亦作殺也無德之主政失亂生

不求於已專司人失督以嚴刑故人有過  
殺家有罪名有德之主是非自定黑白自  
分未動而天下應不令而天下然也○榮  
曰司主也契合也徹離也有德之君心之  
所主上合無爲之道混然冥一下爲萬物  
所歸信之符契體若其無德不解行善非執  
契於道抑亦衆人離散也內明有德合理  
故云司契無德乖真故云司徹也○成疏  
司主也徹述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  
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遺迹  
既不派故言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  
唯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爲不  
可立法而生事也○御䟽雖天道平施而  
與善不欺故司契雅清靜者天福其善則  
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  
可逃豈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者乎 河  
上公曰天道無有親疎雅與善人則司契  
者也○榮曰天道平等無有親疎惡人遠

道致有踈善者近真故生親稱至理爲語  
不踈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  
與善人也然乃與善及不與不善是知輔  
德不輔無德若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  
之也成疏天真之理何有親踈上善之  
人自然符合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  
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者前章之難頭  
二玄之故終行未國故次此章正開  
從小學之人不入應境第二明虛心  
明理捨教忘筌第三明反古還淳  
先同俗第四體真  
會通妙絕往來

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夫讀書  
准和於端拱義農之代人但守於  
為穴起用避於風霜某居將進於  
晉積薪生力合拳數百年而終死  
國稱臣宦官不助其謀風后不施其  
智何計什伯之器誰為今長者裁斷  
有舟典置之難於江陸即有甲兵  
風轉至不用結繩之化而高齊代  
兇君王戰爭殺奪更放周相約耶  
聖則去詐妄而欺奉恭於嚴柱臣  
人劉格猛晉恭於嚴柱臣李元攻  
呼執端猛晉恭於嚴柱臣李元攻  
化以今方古大通之時名抱無為  
何痛深哉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御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風著道使有人之材器堪爲什伍之伯長以絕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河上公曰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由若寡之不敢勞也使民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召奪民良時也。嚴曰小國者地狹人少無磐石之固有累卵之危以道治人則轉禍爲福矣。榮曰聖人理國用無爲之道所有軍戎器械或少或多若伯若千皆悉不用小國猶爾況大國乎。○成疏國域也謂域心住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謙小國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无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滌塵境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朴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河上公曰使民重死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食生不遠徙正今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也。○嚴曰建之以道德人則樂生安善不爲盜賊當此之時無鐘鼓而萬人娛不賞與而萬人足各安其居不遷其鄉有百倍之利者亦不去其國也。○榮曰政逢有事物乃輕生化屬無爲人皆重死父既係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安居無復流亡遠徙。○成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修其天年而不遠遷徙前境也

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

御疏舟與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與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河上公曰清淨無爲不作繁華不好出入遊娛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榮曰夫水行用舟陸行用輿無爲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與輿本去末何乘之有。○成疏舟與謂三乘之教也舟在於水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昇玄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食愛流輿處於陸輿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僞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

人復結繩而用之○河上公曰去文反質信無欺也○榮曰古者書契未作結繩為政文字既興澆薄尤甚聖人設教義在無為欲使反澆還淳去華歸實也○成疏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結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

甘其食美其服

御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則雖王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河上公曰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榮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物情不悅食玉衣錦不以爲美人心既適飯蔬被褐足可爲甘今陶聖化過大鈞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家無貧富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儉所住者皆樂也既無遠徙之者故絕弱喪之人○成疏甘其食味至道也美其服德瑩身也

安其居樂其俗

御疏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樂其俗○河上公曰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也樂其俗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成疏安其居所在皆安動而寂也樂其俗和光人世寂而動也

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御疏列國相望鷄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河上公曰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也○榮曰兩國爲隣望之在目鷄鳴狗吠聽之聞耳從始至終以少及老不相往來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道故曰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此謂也○成疏鄰國相望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言此二域近在內心故言相望也鷄狗之聲

相聞鷄以伺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伺智慧之晨也此之言教近詮一心故云相聞也使民至老不相往來會理體真即道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理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信言章即是結前古說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第二明上德之人則從兩施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

言不美大辯若訥博者不知散道德以我華舉凡不積數長而遠不山難能舉足不爲不麗之鳥一起汁天衆如懷誠之大百年何悟勞大運指訓枉造化生成而不知更何言是余病也至誠身理國上曰曰日人代行無爲天下可情務心從通之深德可資如良治也斯專處中求吾徒似真何不集失所嫌黃卷學淺清談道實風夜就無所稽竊恨不得想望影物色函開無礙殘理不勝歎何恆問志之者無忘此心也

信言不美

御疏信言謂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立言教化導衆生實爲精信故與



俗相遠代人以為不美○河上公曰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朴且質也○榮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以宣心非關要作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不美甘言失真輕諾寡實故言美言不信也○成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冥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子云犬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 美言不信

御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河上公曰滋美之言者華華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

### 善者不辯

御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河上公曰善者以道修身不來文也○嚴曰容疎者訥謂之不

辯輒輒而成默然而信故能成善何也動得天心靜得地意君子之本為百行之長矣○榮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大辯若訥無勞詞費善者不辯也偏詞過當多言數窮辯者不善也○成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馬為天地以為喻故無可分別也儒墨是非堅執人我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 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 辯者不善

御疏但能辯說者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或滯既多故為不善○河上公曰辯者謂巧言不善者古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竭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也○嚴曰散朴澆淳誣天誣地變化文辭以傾家國故不善也

### 知者不傳

御疏知了悟也傳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手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河上公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

一元○嚴曰越枝務本多識萬端目窺人事無所窮極為道之博萬物離散是不知於道者也○榮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不博也文滅質博溺心迷至理不知也○成疏知道之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人能圖知天地萬物不知已之所由生是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 博者不知

御疏夫多聞者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重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 聖人不積

御疏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達則於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聖人不積爾○河上公曰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嚴曰

聖人去傳與辯如彼虛空無所貯積與物俱變爾○榮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不積者虛懷也猶如日月流輝照臨方竭物得已見轉益光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江海瀦潤善利萬物物待以生而源流不竭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成疏積聚也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多註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教學者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河上公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化已愈有德也既以與人已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已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

有盡時也○嚴曰無爲之旨盡以與人已益明盡以與人已益壽矣○成疏既以與人已愈有既盡也爲施化也言已所有道德盡特教人而無鄙吝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既以與人已愈多所有財實盡特施散而果報彌廣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爾○河上公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榮曰天道施生利也常善救人而不害也爭由心起爲因事生聖人無心自然無事事既無事爲亦無爲○成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御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爲而與物不爭者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河上公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事成事就不與人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成疏聖

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言不爭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道德真經序

覆四

太上道德上下篇凡五千餘言內而葆鍊存養之道外而修齊治平之事無不備焉此所謂內聖外王之學也史氏列之申韓間世因稱之黃老刑名則與道家者流之所謂大殊不能無病焉蓋周衰王道浸微其垂世拯俗之意寓焉而非一本諸自脩也而曹參蓋公以清靜無爲有驗於治其用之去經世之理不遠矣矧出世之教由是而大者焉或不求其端緒之與一槩譬以爲虛無惟誕之說是豈真知道者哉古今註疏凡百餘家各持其見而必以辭理該貫者爲善苟理塞義晦辭雖工無取焉盱江道紀危大有端謹有志行間探索諸家擇其尤善者類編成集將募工鋟梓以傳其志亦勤矣使善味之者求之言外踐之身心則葆鍊存養之道內充而修齊治平之事亦外著矣道豈二哉因其諸遂冒書于篇首歲船陽作噩仲冬晦日嗣四十三代天師三洞弟子張宇初謹序

太上道德經乃吾道經之祖也以無爲自然

爲體以謙退慈儉爲用以致修齊治平之道靡不具焉葛玄真人曰五千文實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之經倪文節公曰老子五千文誠修身治國之要道濟時救世之良劑也由此而觀非特道經之祖也三教諸經亦豈外此而別有其理哉當今聖明在位特加崇尚復設道司以掌其教後之學者必詣通經義然後授以度牒奈何世俗凋弊讀亦未知況其義乎大有甞於祝釐之暇將諸家註釋校之或異或同有得有失學者於此不能無惑於是將河上公及何心山等十餘家註解取其訓釋詳明理長意同而不牽強者集成一部上下二卷名曰道德經集義欲俾後之學者知一定之論而無異同之惑也若夫因義以明經因經以造道而樂乎無爲之業者豈無其人焉時洪武丁卯盱江道紀危大有焚香謹書

集義姓氏

河上公名也 河上丈

何氏名也 字處尹

呂氏名知

李氏名道純 號清庵

劉氏名師立號

林氏名希逸 號希逸齋

董氏名思靜

柴氏名元章字 知白

倪氏名思賢號

蘇氏名權字

晁氏名

吳氏名汝璣 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肝江危大有集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何氏曰夫道者元炁虛無混沌自然二儀從之而生萬有資之而形不可得而名強為之名曰道故首章之旨宜以道一字句絕如經中道冲而用之之章亦是首揭一道字專而稱之以示人于以見其高無上其大無對名以道立故併標云下句可道可名者所謂道術為天下裂以名為表者也常道常名者所謂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繩繩不可名者也夫道乃常道則名乃常名而可道可名皆其譬也曰可則有可有不可云胡而常所謂強然即不然也曰常則無可無不可云胡而變所謂自然即常然也道其體而名其用也有固為名而無亦名也道原於無實然空然以名天地之始物生於有油然勃然以名萬物之母

○李氏曰虛無自然真常之道本無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諸天隨時應變之道也道本無形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林氏曰道不容言繞涉有言皆落第二義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而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何氏曰無非暫無自古固然故曰常無列子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炁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循之不得故曰渾淪於無而觀豈不微妙有非暫有無時不然故曰常有列子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又曰有形則復於無形於有而觀豈無歸微此微字老列二註皆云歸也乃歸宿之義莊子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也一有一無欲於兩者並觀而得之他有所不欲觀者非其道也觀此兩者本同也因出而異名經曰天下萬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故本同而名異妙無非無妙有非有故曰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有無同名為常故得同稱為玄也有無一也無固玄也有亦玄也故曰同玄經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命曰常經中三觀曰

妙曰微曰復然後知觀復之觀微妙一也

○林氏曰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老子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倪氏曰無與有皆道之常常無道之未形者也常有道之已著者也道常無亦常有有無相生不可缺一道之常無者欲人觀道之妙也妙者精而在其中者也道之常有者欲人觀道之微也微者粗而在邊者也世謂老子專言無不言有以此首章有無並舉未嘗偏有所取舍也於首章言之可見其作書之意也諸

家說多以無欲有欲爲句夫欲者道之蔽也無欲可爾豈可有哉○呂氏曰觀妙者觀於內也妙者神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故內觀者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炁凝胎真也太上有內觀定觀之經仙真有收視返聽之訣真語曰內觀者爲靈仙之根也微遠隔也又歸也○董氏曰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關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是也○或曰諸家皆以常無欲常有欲句解之今獨取常無常有句解者何也曰諸家皆以常無欲常有欲句解者理非不通也但與下文同謂之玄意不相屬若常有欲豈可謂玄又曰有欲者亡身亡身爲玄可乎又有以常有欲爲運用工夫此說非不妙亦未免牽強耳不若常無常有句絕者平易而理長也今故取之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何氏曰妙固妙也微亦妙也故曰衆妙○

林氏曰玄之又玄者贅言其妙也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從心上理會○呂氏曰玄者微妙之極也又曰玄天也玄之又玄則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爲腦血之瓊房津液之山源百靈之令宅自己長生大君居之人能以神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柴氏曰乾坤闔闢體用出入之所何莫由斯門也○劉氏曰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也此乃衆妙之門戶此章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董氏曰理事皆從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何氏曰夫道者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陶冶變化天地之美具焉一陰一陽之道繼善

成性知之者不如忘所知況天下皆知乎哉故知美爲美不如不知之美爲至美人皆知爲美則美中有惡以知之淺也知善之爲善不如不知之善爲至善人皆知爲善則善有不善以知之外也○呂氏曰夫體道全德之士與物混成等其自然天下皆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善者自善吾不知其善大齊物我超乎對偶之外豈有美惡善不善之爲對哉世人不悟乎未始有物溺於私見或以貌象聲色爲美功名富貴爲善妄心一起雖惡而美之雖不善而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奚擇焉○吳氏曰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爲美則彼爲惡矣皆知此之爲善則彼爲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則無美惡善不善矣○林氏曰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何氏曰夫言無必有言有必無相生也難  
作於易易圖於難相成也又有所短寸有  
所長相形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相傾也  
鶴鳴子和如聲音形動影隨如前後善否  
美惡常對立於天下凡小知小識有美有  
善不如不識不知盡善盡美也○李氏曰  
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難事易事難長則  
短短則長纔有高便有下有聲音便相和  
前隨後後隨前故有無難易互相倚伏有  
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也○呂氏曰兩  
儀既立物物爲對故相生之以有無相成  
之以難易相形之以長短相傾之以高下  
相和之以音聲相隨之以前後動靜有爲  
也○林氏曰此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  
善之意○歐陽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  
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老子之  
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何氏曰聖人能知無知道之樞機故人皆  
事事我處無事之事於物與之爲娛吾何  
心於事人皆言言我行不言之言言未嘗  
言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吾何心於言○呂  
氏曰且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既  
有對偶未免乎累是以聖人遠物離人獨  
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爲對經所謂獨立  
而不改物無能偶之者故能爲無爲事無  
事忘言忘象然符自然豈假容聲哉南華  
言至爲去爲至言去言故曰處無爲之事  
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何氏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萬物作聖人鳥  
得而辭雖不辭生之爲之責而亦不有  
不恃不居其成而功在聖人自不可却而  
去者勢也非聖人意也○林氏曰天地之  
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  
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  
如春生秋殺而造化何嘗恃以爲能故曰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  
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  
作猶易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之意有其有者不能無其有者能  
有之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故曰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李氏曰不辭不有不恃不居  
彼此兩忘有無不立是以真一常存而不  
去也○呂氏曰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也  
不勞其應物也無方故萬物並作隨感而  
應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  
物並作而不辭自形自色自生自化各極  
其小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關尹子物非  
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故應  
物而未嘗有物養我而未嘗有我故曰生  
而不有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而  
不爲大故曰爲而不恃功蓋天下而似不  
自己出認之則感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  
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遷也惟  
其不自居不自有不自恃所以與物翱翔  
於萬物之上而自若未始或去也○吳氏

曰作謂物將生不辭不有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爲之事也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常久而不去○董氏曰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李氏曰不矜自己之賢能則民淳不貴奇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吳氏曰尚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不尚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爲盜是不亂也○林氏曰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焉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民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人惟不見其所欲則其心自定

是以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李氏曰虛其心全性也實其腹全命也弱其志全神也強其骨全形也○呂氏曰前言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即是虛其心

也不尚賢即是弱其志若曰止是虛其心則恐泥於頑空若曰止是弱其志則恐不能自立故復言聖人之治身也須虛其心更須實其腹既弱其志更須強其骨虛者實之對弱者強之敵靈臺朗徹虛室生白不受一塵是虛其心也心既虛矣不能吐納太和咀嚙沉澁飲玄英之炁母食大梵之天梁以實其腹徒守性空安能脫胎神化白日上昇也哉由是觀之虛心實腹不可偏廢也明矣以謙自下以卑自牧是弱其志也志既弱矣然聞道不能銳於力行則無所卓立安得如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內鍊之士或斡旋沝流上通三關而補於腦滿則骨強矣弱志強骨不可偏廢也亦明矣○何氏曰虛心者清本超原也實腹者積精累炁也離虛坎實之道其神全矣弱志者專炁致柔也強骨者聞道勤行也坤順乾健之道其德全矣

○柴氏曰無自賢無貴貨無所欲則心中自虛靈腹中氣自實心虛無物志自柔和

腹中有養骨自強健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何氏曰神與德俱全有不言之化使民由之而不自知也昔有知而今無知昔有欲而今無欲莊子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豈敢自私用智而他爲哉下之人則不敢爲上之人則爲無爲薰然至治之感無迹可尋

○林氏曰古者其民淳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呂氏曰無爲即道也聖人以道唱於上百姓以道和於下朝斯夕斯賴沛必於是遠次必於是非道不行非道不言凡所作爲則無爲之道若爲於有所爲則心勞形役而終於憊矣爲之於無所爲者雖服餌英華嚙吸天炁漱嗽雲液運鍊玄珠上際於天下嚙於地妙

用縱橫神疑迹移百體俱理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董氏曰此章言忘貴尚派思慮則復於無爲而合至理也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吳氏曰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宗者宗祖之宗族之統也道者萬物之統也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何氏曰沖虛也道貴以沖虛爲至用也莊子知無用而始可言用如盈則中不虛其用小矣似者查乎難正言之也虛之至也○林氏曰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以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李氏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必受益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呂氏曰天一生水其用在中故曰沖沖字從水從中言燕中有真一之水是名爲沖沖者燕也和

也金華真人曰沖和入體以活谷神能知沖用飛昇崑崙正言道以沖和爲用也嚴君平曰沖以虛爲宅和以無爲家以虛無爲之用自然不至於盈溢也惟其不盈故能淵兮似萬物之宗夫淵者至深而不可測至靜而莫能動之謂也萬物之宗即至道爾宗者祖也生一生二生三萬物則道者豈不爲萬物之宗祖乎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吳氏曰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挫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林氏曰挫其銳言其磨礪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處其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李氏曰挫銳解紛和其光同塵者虛中忘我之謂也○呂氏曰挫其銳者挫其剛銳名利之氣澹泊自居不露圭角之謂也解其紛者解釋其紛譁擾亂之心沉然自處不與物交之謂也光

者光華也塵者塵俗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儒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今也以沖爲用則雲腴天光日精月華流入四肢內既充實光輝自然發越莫不粹然見面而益背其與常人亦異矣沖和既實於內神光又發於外直須溫柔平易混世同塵並處雜居而不決擇不然則人將指爲傲世怪誕不經之人也○何氏曰其虛云何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也此四者泯然無迹則心如太虛谷以虛應道以沖用此章兩言似或者所謂結句宜詳味

湛兮似或存

吳氏曰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呂氏曰湛澄清瑩微似或存者如在而非在非有非無之象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是也○林氏曰若存若亡似有似無故曰湛兮似或存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吳氏曰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天亦由道而生故曰象帝之先○李氏曰象帝之先者太極未分前也○呂氏曰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即所謂吾不知誰之子也即自己性真自古以固存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故曰象帝之先○董氏曰此章言妙本冲虛而其用不測也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吳氏曰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爲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既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然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然自息故以芻狗爲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林氏曰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爲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恩

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於意而相忘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大仁不仁又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也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以其無私也故謂之不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化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惟元炁之所運天地聖人未嘗容心於其間譬猶芻狗耳芻者草也束芻爲狗以供祭祀當其用也盛以中篋被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敬之至也及其已事行者踐之屢者焚之抑無用之棄物耳天地於春生夏長之時疑若仁愛之厚及其凋落之際天地所不能生聖人於於憐撫養之時疑若仁愛之厚及其死亡之際聖人所不能救亦猶芻狗於未祭之前而棄之於已祭之後未祭之前所當敬也已祭之後所當棄也故以芻狗爲萬物百姓生殺之喻不如是則不足以見天地聖人之無私因其不

仁乃所以見天地之大也○李氏曰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吳氏曰橐籥虛風熾火之器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徧籥象元炁氤氲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然動有常而虛中之生出益多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人而多言則氣耗損是連其匱竭也不如虛心固守其神使外不入內不出則其中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林氏曰橐籥用而風生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焉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

容心焉故以此喻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者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孔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此意也○李氏曰此章乃結上章道冲而用

之之義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者虛中也虛而不屈者無心也動而愈出者應變無窮也不如守中者亦虛中而已○陸氏釋屈作竭文始妙道真人問老子曰道德脩身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帶與母臍帶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氣足神備脫帶而生亦猶果之受氣既足脫帶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黃庭男子謂之氣海女人謂之子宮昔受太上道君訣曰勤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元萬事畢勤守中者一意以守元海也不出入者今往來之息元然注於中宮氣海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本元

者臍間乃一萬二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氣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御之使息定息佳也右此乃呂氏本所載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呂氏曰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別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窠天又名天關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太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日之接於物夜則交於夢者神不安其居也使其去而不還遊而不返則死生之途隔矣由是觀之人不能生而神生之人不能死而神死之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玄陽也天也牝陰也地也玄者天之色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宇從無從大

自無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為玄也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宇從氣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為牝也二炁升降於呼吸之間有法以制之逆其所順使陰不得而長還其所生使陽不得而微以無為有易有為無以坤元穀實之氣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為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竈然則玄牝二炁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可得而知也苟知二氣之所由則知玄牝之妙食其太和襲其炁母以養其神神依其炁得以歸其谷而不死豈非玄牝之功乎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靈樞神景內經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奪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道也○何氏曰谷虛也神所舍也人自壯趨老自老趨死以精神耗散不知安靜順神雖日宴坐而馳心於外則谷不虛而神不存何以

不死惟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可以長生玄天也虛也北地也靜也人能積虛以通神致靜以養真則玄牝不死之道得矣○李氏曰谷神不死虛靈不昧也玄牝者一陰一陽也

###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呂氏曰既以昇降為玄牝則門者乃玄牝二炁出入之門戶也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故鼻為玄門鼻通六府出入者輕清之炁以接於天故謂之天根北元宮之上有黃庭黃庭通重樓而至口故口為北門口通五臟出入者重濁之炁以接於地故謂之地根世人不窮其本不究其源使以鼻為玄口為北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此由不造其妙也○何氏曰致虛極守靜篤入得此門天地之根盡在是矣蓋天付以炁地付以精聚而為神此其根也根不拔則命可久也故曰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又曰我與天地分一炁而治自守根本是也○倪氏曰玄者陽也乾也

天玄是也北者陰也坤也北馬是也門者所由出入乾坤一闔一闢也根者猶木之根生之本也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乾坤易之門是也○李氏曰一闔一闢生天生地○劉氏曰玄陽也北陰也門者二炁橐籥之門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未

有天地先有元炁是謂天地之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呂氏曰綿綿者不絕如綫之謂也當其玄牝二炁入乎其根閉極則失之於急任之則失之於蕩皆非正也欲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若存而非存若無而非無真息來臻於泰定之中如龜之藏如蛇之蟄未嘗至於勤勞迫切也莊子云古之真人其息深深息之以踵靈樞內經混池靈感昇雲煉根綿綿不息用之胡動○何氏曰綿綿永存繩繩不窮湛兮似或存也用之雖不可既終身有不勤者勤則勞且竭矣太史公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

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形神離則死○吳氏曰綿綿謂長久不絕存謂神之存勤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長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李氏曰一闔一闢往來不息莫知其極動靜不惑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也列子全載此章乃曰黃帝書曰云云按葛仙公內傳黃帝時老君為廣成子為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云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何氏曰天地一於生物而不自生經曰生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皆言天地不自生乃能長生故曰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記三言物皆主於生物而不言天地之自生○李氏曰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不息○林氏曰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私邪故能成其私

何氏曰聖人配天地而無疆奉覆載以無私以勞天下豈不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自後而人先之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形外而道存之又曰聖人以道爲身而無身何私之有此其所以參天地而無窮歟○吳氏曰後謂卑賤在下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爲存謂長生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效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爲能成其私也○李氏曰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林氏曰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無私而能成其私此一私字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爲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是老子誘人爲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曰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

之意○河上公曰人以爲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肝江危大有集

覆五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林氏曰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違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道矣幾近也○吳氏曰上善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其若水者何也蓋水之善以其漚漚浼浼有利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乃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之善幾近也○呂氏曰得天一之妙體道一之端全上善之功者莫過於水水者方圓凝釋俱協其宜是以聖人研其道法其善應變隨時如水之性或剛或柔或方或圓無可無不可故曰上善若水至人由一以貫道即道以會一故以水喻心以心造道且衆同契言一者道

樞知白守黑彭真人所解皆爲一也蓋金液玉液爲金丹之道樞灌漑五臟滋溢三田漱咽則順下斡旋則流黃庭經言漱咽靈液災不干夫系中有真一之水中真有真一之系是以華池爲上善之利源也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何氏曰首句上善若水非徒以水爲善甚欲人皆似之與水相似俱備此善之上也若水者若道也故人之善居若水之於地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豈有挾其所居乎人之善心若水之於淵人無鑒於流水鑒於止水豈有失其本心乎人之善與若水之於仁則酌彼注茲豈肯以人從欲乎人之善言若水之善信則如潮之有時豈得自食其言乎人之善政若水之於治則如手中準豈復高下其手乎人之善事若水之於能則能方能圓豈不達權盡變乎人之於動若水之於時則時止時行豈不應機任運乎○李氏曰居善地利物也心

善淵容物也與善仁生物也言善信應物也政善治化物也事善能成物也動善時順物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林氏曰上七句之善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本旨○何氏曰兼其數善又始此不爭終此不爭善之善者也誰能似之故無尤夫不善故有尤既善矣而不免於爭則亦有尤有善且無爭又何尤爲此若水之爲善而與道相似者歟○李氏曰水取柔和之義處下之義也利物無爭故無尤○吳氏曰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處下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於故欲上人者不免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林氏曰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也不如不盈之易持耳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錡也治器至於極錡極銳無有不折不如不銳者可以長保○吳氏曰持捧之也

已止也此章謂道不欲盈盈則易至於溢也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鋒者不可以銳銳者則易至於剝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可長保其盈亦由是也○劉氏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林氏曰富貴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仔細看○吳氏曰世有金玉滿堂而不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名成遂身退乃合

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滿堂謂富  
驕謂盈之者自遠由己所致非由乎人功  
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  
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李氏曰  
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勸謙之義○呂氏曰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  
人乎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  
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  
至於從赤松之遊泛扁舟而去亦明於持  
盈之義也○劉氏曰金玉必累戒之在貪  
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名遂必危戒之  
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教人非謂絕人  
事處山林者可以入道雖居富貴功名之  
域皆可動而行之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何氏曰抱一無離子能守一亦守子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  
子骨弱筋柔而握固專氣者純氣之守也  
致柔至和不遷也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也○林氏曰載猶車載物也嬰兒未  
有見聞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  
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專氣  
致柔能嬰兒乎此老子設問語也蓋曰人  
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呂氏曰鬼強  
者生之徒鬼壯者死之徒蓋鬼者屬於陽  
而喜於清虛鬼者屬於陰而好營擾蓋鬼  
者陽之賊也且鬼之爲物喜人耽於聲色  
尚於浮華迷於昏寐馳騁遊走耗人精氣  
使人趨於死地形謝之後得以享其祭祀  
也是以聖人以神御炁以形制鬼法地之  
用安靜厚載鎮以不動陰炁雖欲營動  
我念慮其可得乎故曰載營鬼原其載之  
之法則抱一無離之耳抱一者如鑑之含  
明明豈離於鑑乎猶恐載之不至故雖純  
一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是謂不二乃能神  
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未嘗須臾離也故  
曰抱一能無離乎且神不治則氣亂神治  
則氣不妄作矣至人善於調御專於精誠  
乳之以虛息之以踵純粹柔弱其養炁如

脩除玄覽能無疵乎

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  
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曰專氣致柔能  
嬰兒乎○李氏曰載營鬼猶車載物之喻  
鬼好運動好馳騁好剛銳故曰營鬼屬  
陰陰盛則害陽情盛則役性能制伏者抱  
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爲爲雌無知使陰鬼  
不能肆其情至於鬼伏陰消則神靈性寂  
矣不用拘束自然不動如獲寶滿載而歸  
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  
何氏曰關尹子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  
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敬玄妙之言心  
思玄妙者神愈傷此言濯去玄覽除心之  
瑕乃無疵也○呂氏曰外不爲鬼所蕩內  
不爲氣所使消滌思慮絕棄情慾是謂玄  
覽夫玄覽者觀其妙而非目之所見除至  
真之外一切屏去表裏虛徹空洞自然靈  
府湛寂始能玄覽既能玄覽爲玄覽礙玄  
覽亦除則無疵矣○李氏曰不見不聞塵  
淨鑒明○董氏曰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爲

解縛繯除之迹猶存是為覺礙無疵則法  
愛忘而能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何氏曰黃帝書富國安民者鍊氣之法也  
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精氣為民民安  
國泰民散國虛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  
實結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  
呂氏曰至人治身亦猶治國愛其民所以  
安其國愛其氣所以保其身善愛身者以  
心為君以血為臣以氣為民一其性養其  
氣使充塞百關珍之調之使其自然又何  
為之有治國治身義均一體○李氏曰不  
動不搖道泰時清

天門闔能無雌乎

何氏曰莊子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  
其形是謂天門又曰其心以為不然者天  
門弗闔矣此言天門即玄門也一闔一闢  
之變守靜守柔乃守雌也○林氏曰天門  
者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倪氏曰天門者  
乾也易謂之戶有闔必有闢闢闔相為用

者也能無雌諸家皆作能為雌然以上文  
例之曰能無雌乎是不欲其有疵也曰能  
無為乎是不欲其有為也今日能無雌是  
不欲其有雌也老子以柔為上宜欲雌者  
而曰無雌蓋一於雌而無雌是能闔而不  
能開也非天門也故發無雌之義欲以陽  
濟陰也○諸本皆曰能為雌獨倪氏曰能  
無雌然以上下文觀之不若無雌文意為  
順或云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又曰  
無雌乃無陰邪以問之也亦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何氏曰明白四達覺也照也能若無知則  
覺而不照見而常寂所謂無知乃真知也  
○呂氏曰性天朗徹光被四表洞燭八荒  
實而若虛有而若無智周萬物而返智於  
愚明並三光而歸於昧使人日用而不知  
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林氏曰明白四  
達無所不通而以無知為知則能抱一矣  
○李氏曰出聰屏智和光同塵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何氏曰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聖人身  
擬天地愛養萬物生者道畜者德雖生與  
不生同雖為與不為同雖為器長與不長  
同虛之至靜之極也玄天德也寧復有之  
恃之宰之以累其通玄之妙德乎○李氏  
曰生之畜之不有不恃不宰者忘其所自  
也○吳氏曰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  
以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為而實  
無心於為之故曰不恃如為官長者雖宰  
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  
為玄妙不可測之德也○林氏曰生之畜  
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嘗恃  
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  
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  
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  
為自然然而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李氏曰以輻輳輳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輳輳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通神輳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爲實利實爲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戴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輻輳兩忘車復無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吳氏曰輻輪之輳也輳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有此車此器此室皆所以爲天下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車器室皆以中虛爲用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此二物爲喻也○林氏曰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器爲室皆虛中之用也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呂氏曰車以虛而運行器以虛而容物室以虛而四達引此三者詳言之貴乎以物喻已存

無守有焉故有則存乎器無則存乎道至

人假有爲之體鍊無爲之神非有則無以施其利非無則無以致其用以形爲存生之利以虛爲致神之有用有爲則利於物無爲則利於用○何氏曰有不能用有者形也以無而用有者神也輳以一孔之虛而運三十輻之衆豈以車爲車蓋以車之無處而用車也陶爲坯如未治則敗速器固以埏成苟不虛其中物于何受豈以器爲器蓋以器之無處而用器也官室雖美塞以墻壁將焉用此升堂必自戶牖豈以室爲室蓋以室之無處而用室也身也物也猶車器室皆形質之具也道也心也猶輳輪等有神明之妙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但先道而後器無形而有形而一器之中自具一道所以運斯器者人見其器之實有吾見其道之妙無則沖用虛通之中有不器於器者矣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李氏曰發上章虛用虛其用則不爲聲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其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爲則六賊化爲六通矣○林氏曰目盲謂惑視也耳聾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也○呂氏曰視色聽音嘗味皆爲性真之累方嬰兒之未孩孰爲聲色孰爲滋味及其情實一聞方知有青黑之色錦繡之麗隨物奔競不能徹視無色之色與盲何殊微視者非謂外視於物見獨而已惟至人審其目者乃太乙之日月能於空寂之中收視返瞞神光瑩徹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又豈爲五色之盲乎五音者何宮商角徵羽耳鄭衛鏗錫使人耽樂蕩其真性損其靈聰不能返聽無聲之聲與聾何殊返聽者非謂外聆於彼獨聞和焉而已惟聖人察



其耳者乃帝君之聽門能於大定之中徐以氣聽則天籟自鳴天樂自響或如金玉之聲或如琴瑟之韻一聞是音故外雖大風振海疾雷破山皆不聞也又豈爲五音之所聾乎五味者何幸鹹甘苦酸耳其麟庖鳳食前方丈窮奢極侈使人舌端耽嗜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與爽何殊也爽者亡也內嘗者非謂嗜彼外味自嘗而已矣惟至人知其口者乃絳宮之朱淵是以餐沆瀣茹玉英飲金液吸瓊醴以灌既其靈根也故曰淡然無味天人操子丹進饌饋正黃乃曰琅膏及玉霜豈膏粱異味所能奪乎夫政獵國之常經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失其時矣若夫極流連之樂成荒亡之行晝夕不息焉得不汨爲其真乎至人內心恬淡不動絕其聲利之弊不恣其性不伐其仁太乙澄靜狂蕩奚自而發乎噫照乘之珠連城之璧世之所珍人之所重苟貪求之不厭過逾其分一念之失則一己之行悉泯然而黜虧矣至

人視萬物爲蟬翼親嵩嶽爲贅疣不汨於嗜慾以道自沖雖有難得之貨又安能妨其行乎○何氏曰莊子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癢爽超含滑心使性飛揚意與此章同皆有<sup>五</sup>好畋獵者自謂此樂令人忘死豈非狂心之發有清旦適市攫金者捕者問之則曰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此非妨行之貨此章言今字與莊子言使字皆物重而志反輕誘深而得反淺不知不覺被他役去莫知主宰人不知道以至於此爽字訛差乃失也非爽快之爽○晁氏曰人能不耽耳目之娛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李氏曰爲腹不爲目者內境不出外境不入收視返聽○林氏曰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而不務外故曰去彼取此彼上五者此道也○呂氏曰坤爲腹以載物離爲目以外視腹者有容於內受物以養其實

道悉沖滿故內全其精神也目者有見於外著於諸色亂其真宅也故聖人治其內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收視返聽復命還原去彼爲目之神取此爲腹之精故曰去彼取此○何氏曰快其情者疲其神飾其外者傷其內故爲腹則惟內而精神專一爲目則外而目見心動物能引而去之者衆矣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實其腹則中有所主取此者道也去彼者物也

###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呂氏曰寵辱者得失之常理幼身者性真之大患寵則繼以辱辱則生於寵夫美爵厚祿錦衣玉食固足以爲寵然其來則喜其去則悲而辱亦多矣豈不驚乎故曰寵辱若驚身本無貴所可貴者性與命爾人本無患所可患者得與失爾故人之生也恆於寒暑涉於是非拘於休迫難於進退苟惟患得失於外物亦猶一身遭患於性真故曰貴大患若身○吳氏曰貴猶重也

貨財之富人以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呂氏曰且寵辱矣也豈非親權操柄折節汗顏善其言辭承服俟便覲其提撕掄揚神交氣合哺糟啜醢言聽計從謂之寵乎既受其寵是處其執事之列雅悉其不寵也安得不為之下故曰寵辱若驚寵為下

然寵者辱之本福者禍之因其寵之臨也高車駟馬峻宇雕牆佩玉鳴珂位躋極品澤及後昆無施不可既得之矣悅然若驚其辱之至也一旦思弛幸衰浸潤之諧行焉朝吹嗟而暮沙汰深責厚罰禍不旋踵遽矣矣凜然若驚是以一寵一辱如影隨形俱可驚也惟聖人則不為形役視寵為辱逃名棄世全身遠害齊毀譽一死生不營營於外不擾擾於內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回視寵辱得失豈能驚乎○

何氏曰何謂寵辱寵為下言名起謗隨是名為下言高身危是官為下寵即為下得乃為失言不待辱而知其為下也○林氏曰此即患得患失之意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呂氏曰世之所貴乎大患若身者以謂人之生也天地同根萬物資其養小人則殉利士則殉名權勢雖殊為有身則一爾世謂無其身則無患是失老子之旨矣焉知

至人所謂有身之大患者非謂忘形喪軀入於頑空也謂其逐物認己不體於道故也是以心如死灰形如枯木雖貴不辱雖辱無意外身以身為無身忘心以心為無心脫幻妄證真常遺照坐忘然後至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不為有身之所病豈能為大患也哉○何氏曰何謂貴大患若身貴者重也身為大患宜重而不可輕也身小而患大身忘而禍息有由矣故曰耳目聲色為子留怠鼻口是喜

香味是怨身為惱本痛痒寒溫吾拘於身知有大患然一受其成形未能使遽無徒患之何益聖人一言以蔽之曰外身而身存蓋思夫形非我有名非我留我所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結炁而成體也故我受

形形亦非我形也寄之以為形示之以為相故得道之士外形骸以理自勝變化氣質動習清虛超入無形之道則人之所患吾有所不患矣抑此身固為患之本而有身必有物所以為患之招也列子身非我

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其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者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為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此言能不以身物為我有而天下公其身物則身可忘而患亦可忘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託於天下  
吳氏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身為天

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於天下。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唐虞之禪也。彼寵其辱以爲榮貴其大患以爲大利者鄙夫耳。何可付之以天下。○何氏曰有貴愛此身過於天下之大者此人必不以天下動其心乃可受天下之寄託。莊子道之真以治身其土宜以治天下。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殉物豈不悲夫。此固有隋珠彈雀之喻。○林氏曰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董氏曰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爲累況於他物乎。

####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林氏曰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

不可聞不可見不可得爾搏執也三者夷希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爲一者言皆道也。○吳氏曰夷謂平夷夷則泯滅無迹故視之不見希謂希跡希則間闊無聲故聽之不聞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搏之不得希夷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別而名之爲一。○呂氏曰夫無色之色使離朱子羽方畫拭目揚眉而望之弗見也無聲之聲使聃俞師曠方夜僂首側耳而聽之弗聞也無形之形使黃育五丁持勇鼓臂竭力而搏之不得也目既無所施其明耳既無所施其聽形既無所竭其力則曰夷曰希曰微三者其名雖殊於道之體則一而已。亦猶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用殊此三者皆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然合而言之則混然膠合爲一雖有視聽搏摸皆不可得而分矣。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方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林氏曰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之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恍惚耳。○吳氏曰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復還返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恍惚。○呂氏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際唯道也先天先地亘古亘今散爲沖氣布爲太虛與兩儀並著而其明不耀忽焉處乎九地之下與瓦礫同隱而其幽不晦循環斡旋混成不間繩繩不絕不可以名稱不可以迹見德備不顯雖欲以物喻之不可得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蕩然蕩然淵兮深兮不可擬議測度於無形中則有無狀之狀於無物中則有無象

之象謂其有狀則狀孰云有謂其無象則象孰云無故曰妙有不有真無不無恍惚惚惚縹緲氤氳有無莫定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氏曰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吳氏曰惟其惚恍故迎之隨之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之源皆出於道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何氏曰此章自執古之道以上極虛本無末乃言一有字子以見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道御而王制不割皆以至无為宗也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蓋有不能御有而御有者无也言執者持此以往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野江危大有集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吳氏曰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辯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也○林氏曰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識不知故其容之見於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何氏曰士之為道也微妙而難窺玄通而不滯誰得而測識之既非情識所到雖名狀亦強耳故取譬如下文所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將釋號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吳氏曰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天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冰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篤厚貌樸材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黃濁貌若濁羹惡玄同不自潔也○何氏曰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此冬涉之難士之持重而豫兮者似之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此四隣可畏也士之慎密而猶兮者似之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士之不為物先而儼兮者似之水結成冰冰消反水士之於物無滯而渙兮者似之號兮若樸之未斷曠兮若谷之充盈渾兮若濁之受垢歷歷形容善士之道相似未易殫於言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吳氏曰此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而靜則徐徐然

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靜定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數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何氏曰是道未嘗不包體用貫動靜而非直空言也和其光同其塵與世混濁而有淡乎泊乎者清寓於濁也閑兌塞門雖安汝止而有油然勃然者動生乎靜也兩云徐者言徐徐自然而非數數然也此言靜則可使濁者徐徐而清動則可使安者徐徐而生動靜互用也○林氏曰此兩句只是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吳氏曰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為敝缺不為新成也章內七客皆敝缺而不新成也○何氏曰保此道者不欲盈虛其中也道沖而用之

或不盈惟不盈故與物相反人皆趨新起成而我甘其敝不急於新成○林氏曰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敝而不新則千載猶一日也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新是一句成是一句○李氏曰接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致敬常慎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潛虛為日用至於頓息諸緣消融萬幻撓之不濁澄之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

###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焉

吳氏曰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內禦外如守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呂氏曰虛之又虛神得其居靜之又靜神得其正列子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昇經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而道自歸之○何氏曰列子或謂子奚貴虛曰虛者無貴也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故曰虛者道

之常今至虛且極則性太空矣故曰靜者萬物之始今守靜且篤則心永寂矣性空心寂自然道生虛極生神靜極生覺矣於此可以坐觀物化而不化於物者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吳氏曰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返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返還其初之靜為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也○呂氏曰且萬物之並作光於和氣發於無形觀其復也反於杳冥歸於自然至人體自然之妙用猶天地之於萬物作者動復者靜斡旋樞機運煉元和含養胎息則真炁來復返本還元矣○何氏曰列子有生者有生者又曰有生則復於不生聖人妙見作復之理觀物之出於機者必入於機故吾不與之俱盈觀物始於艮必終於艮故吾靜而不與之俱往復也者謂歸於道而常存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吳氏曰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物春夏

則生氣自根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而返還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爲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呂氏曰萬物皆作於性類草木之根也出乎震見乎離說手兌勞乎坎終歸於其根也夫草木枝在上根在下人則不然四肢在下根在上即泥丸宮是其根也黃庭經腦神經根字泥丸乃帝真之靈域精神所聚處也人能內觀於此則萬神自集萬氣咸臻胎仙成矣故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夫至士造道必始於窮理次之以盡性終之於復命未有窮理盡性而能至於復命者也今夫明白四達窮其理也致虛極守靜篤盡其性也廣成子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必靜必清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長生則命乃復矣○李氏曰致虛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若向這裏具隻眼一生參學事畢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

不殆

林氏曰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方謂之明人惟不知此常久不變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之有何氏曰夫惟知時物代謝之爲常則盈虛消息之理得而不察察於細故曰常乃容知美惡是非可容則蕩蕩無偏故曰容乃公至公無私則公之道即王道也至大無外則王之道即天道也悠久不息則天之道即常道也道歷千萬世而無弊何殆之有此虛靜之極功也○吳氏曰殆謂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歹者多是死之義也殆者危而將近於死也沒猶終也

第十七章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呂氏曰太上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與道同體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其位而不自尊不尚貴任物自然各安其所若華胥之國則天下不聞治而自治人雖知其君而謂帝力於我何有周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太上知有之且上古之世民結繩而用巢居穴處不知四時歲月推遷可謂至治矣伏羲神農氏作民始耕而食織而衣超於仁義禮樂毀譽之說著焉爲君者澤加於民被其仁者則視之如父安懷其義者譽之如日月親譽之理愈彰則於上古之道日愈遠矣南華經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是也故曰其次親之譽之後世治出變詐仁義失禮樂廢愚智相欺天下衰矣未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示其威令使民僇而從之故民不畏威而化爲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心生矣故曰其次畏之侮之五常者以信爲主魯語云民

無信不立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  
儻焉文質相勝得喪相隨權詐事興欺罔  
並起此信之不足也信既不足則民有不  
信之心生焉所謂周人作誓而民始叛是  
也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林氏曰太上言  
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世天下之  
人但見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  
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  
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  
之意此言世道愈降而愈下也上德既衰  
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  
信之心此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之意○何氏曰聖人在上懷道  
不言而澤及萬物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  
人無勞役無竟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當  
是時知有君而不知其它如魚相忘於江  
湖時也此太上之道也其次大道廢有仁  
義則與天下相親相譽於禮樂之中如魚  
相煦濡時也又其次則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而天下始畏於法今之下又其次則法

立而奸生今行而詐起而民始罔上行私  
疾視其上而玩侮於後矣此如魚相吞噬  
時也莊子古之明大道者道德已明而仁  
義次之賞罰最居其後正有見乎此世道  
愈降如江河回難復望帝力何有於我之  
世而伯玉道難人心隨之遂有愛畏敬慢  
之變皆起於上之人誠信不足以感人以  
至此極也又曰必我不足於信而後人有  
不吾信○李氏曰太上以下不能無為親  
之譽之不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  
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  
猶考其責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李氏曰猶考其責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  
教無為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  
業成遂還淳返朴則親譽畏侮皆忘矣百  
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  
何氏曰聖人所以豫考猶考以言為重而  
不敢事聲色之化民也必得不言之教無  
為之為功成事遂自然之化使民贊美而  
不自己者乃所以救世變於無窮也○呂

氏曰太古之化無為之理不言之教而已  
其責言也如此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則知聖人一言而為天下之法自知其言  
之可貴是以損之又損默之又默猶責其  
言未嘗輕發今之人徒責其言亦虛文也  
故曰猶考其責言有道之君使民日改月  
化遷善遠罪安居樂俗垂拱而視天民之  
阜淳化之風可復功既成事既遂百姓咸  
謂得其自然之道也

###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林氏曰大道行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  
則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  
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吳氏曰前  
章下知有之者大道也親之譽之者仁義  
也畏之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而一降再  
降已是三等智慧又變為大偽則共有四  
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  
智慧出過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也○呂氏  
曰大道者太古無為之道也大道之隆仁

義行於中民用之而不知其爲道耳聖人之學先道德而後仁義世俗之學先仁義而後道德殊不知陰陽者天之道剛柔者地之道仁義者人之道其仁義初未嘗離於道而道亦何嘗棄於仁義奈何後人執

於仁義爲定名遂使朴素之道微而蒙蔽之害生焉曾未若絕仁棄義返本還元造乎自然則道不廢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起於仁義盜賊起於貧窮仁義隱則智慧生智慧生則大偽出智不足則繼之以偽故曰智慧出有大偽○何氏曰莊子

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是以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由是而觀之仁義忠信之名不立而有其實所以爲至德之世大道之行也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氏曰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之名國家昏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二句皆是譬喻○吳氏曰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苟事

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孝者乃其常分不知其爲孝也譬之父子鬻敵參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之國家謂臣之家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爲忠也

商受不君奸回羣聚而後知有三仁之忠臣○李氏曰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國亂顯忠臣不若無爲民自化○呂氏曰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吳氏曰絕謂絕之而不爲棄謂棄之而不利用聖智即智慧也巧利即大偽也○呂氏曰形度法象功用陳述皆爲聖也權變謀慮揣摩縱橫皆爲智也苟有心於爲智豈知至智者乎至人恐天下之人惑於聖智失其真僉甚貴乎務本絕其聖棄其智使民如童蒙專事農桑其利於民也豈止百倍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夫孝慈者天之

性仁義者人之情也天性出於自然不可易也仁者愛物則民親之義者宜物則民譽之親譽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至人絕之於未有棄之於未然使人返於本復於初則孝慈之道全矣故曰絕仁棄義民

復孝慈夫雕琢刻削機械爲竊事之巧也珠玉斛斗權衡符契物之利也競事之巧則不顧其恥趨物之利則不顧其義起盜賊一端也苟能返其性宅歸於朴鄙則盜賊何自而起乎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氏曰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李氏曰發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朴也○林氏曰或謂老氏絕仁棄義得非與孔子背馳蓋推導道源之所從出以仁



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呂氏曰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

巧棄利三也皆入道之序未觀其實也道

不可言之皆其似者也達者聞似而失

真未免紀之以文垂之以教猶恐人之疑

似焉是明而不著知而不用去文而尚質

別有所循使其渙然水釋故曰此三者以

爲文不足何謂令有所屬純粹而不雜見

素也靜一而不變抱樸也守已至公不好

外美少私也節儉制情恬然安密寡欲也

如是而治國則躋民於仁壽之鄉義皇之

世不難及矣如是而治身則其神虛白物

不能滌豈非見素其神不虧存於混沌豈

非抱朴食息起居無非公正豈非少私棲

神希夷諸緣迴絕豈非寡欲以彼易此有

何不可○何氏曰非聖智巧利之不可用

於天下也謂此三者之名皆其文而非其

實也使天下安其性命之情則三者可無

以名爲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而人徒

學三者之名而惜之惑之甚也文則有所

不足者若屬之道德之鄉始爲實也故曰

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故曰整

萬物而不以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

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愛利出

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

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也此言利之假之無以

誠之則皆文之以義而已於仁義何有去

道遠矣但世俗未達其旨笑絕聖棄智爲

荒唐鄙絕仁棄義爲僥倖局不思玄聖之

意欲使天下脩混成之道捨文返質以遊

其天故曰守其一不雜其二治其內不飾

其外明白入素無爲返朴體性抱神夫如

是何以文爲由少私寡欲而入於無私無

欲淳厚既返澆競自祛則昭灼之聖無所

用機鎬之志無所行兼愛之仁無所措裁

制之義無所施利器伎巧無所用天下混

然歸乎大順此則聖人立言之大旨也世

俗未足以識此奈何輕議○吳氏曰大道

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朴素者

未染色之絲也朴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

已矣何以文爲

##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雅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李氏曰絕學者絕常人之學而學人之不

學絕世之學也俗人惟務學於事益其所

聞惟恐進道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絕所有

惟務於味道故無憂也相去幾何言相去

不遠也相去何若言太遠也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言善惡可畏也○何氏曰此絕學

即大道也自然無爲乃至離色離名此絕

學也宜其憂患頓忘也既曰無憂夫又何

畏雖無思慮然必敬必戒蓋以雅阿一

聲也幾何其遠而雅敬阿慢善惡一念也

幾何其濶而善美惡醜莊子美成在久惡

成不及改可不慎歟此又於無憂之中有

可畏者聖人雖忘世而不敢玩世由絕學無憂而言則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教爲之教目中無金牛又何憂焉由唯阿善惡而言則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口不敢妄言形不敢妄動視聽有大如車輪奈何不畏莊子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此人畏亦畏之說也曰替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絕學無憂之說也蓋道至無爲而極弘道則自善而始無巨無細無起無止欲求其渠央荒乎其不可尋也吾復何所用其心○

董氏曰荒大而莫知其畔岸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乎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吳氏曰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垢衆人之爲學者循外爲悅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慾未開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爲樂也○林氏曰衆人之樂於世味

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先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兒方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何氏曰衆人方如享太牢之適口體也如登春臺而恣遊觀也熙熙然其足樂也吾則兆朕未形如嬰兒初生未至於孩迎之不見其首也

乘乘者若無所歸

吳氏曰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何氏曰乘乘者無所歸乘物遊心如乘風履虛無所湊泊隨之不見其後也又曰乘乘如乘風乘雲皆乘風駕浮之象○呂氏曰隨世混迹與物同波心融形釋與神爲一若虛舟汎汎而東西木葉飄飄而高下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莫知所往故曰乘乘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林氏曰衆人皆有求盈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此意謂我之爲道而無有餘之心也○呂氏曰世人循其所知汨於富貴自

謂樂有餘矣至人則不然糝糠名利針芥軒冕知身世皆妄心如虛空無乎不忘故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吳氏曰遺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憮然若有失也○董氏曰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者

呂氏曰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誦極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終日如愚者以其不虧其神也○吳氏曰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與莊子愚屯之屯同謂無知也○林氏曰沌沌混沌無知之貌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術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嚴明苛刻矜誇有爲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道適任物冥然寬大無乎不容

昏默難知晦冥固測故曰衆人察察我獨  
悶悶○林氏曰昏昏悶悶即混沌是也俗  
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  
異於人也○吳氏曰昭昭已明察察尤明  
昏昏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也俗人皆以有  
知爲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林氏曰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颺然而無  
所止宿此若乘乘兮無所歸之意○吳氏  
曰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所定  
向如颺颺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  
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吳氏曰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止所  
定也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痒癢者鄙謂  
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人  
也凡人居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  
僻陋之地者無知也○林氏曰有以有爲  
也衆人皆有爲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  
鄙○董氏曰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吳氏曰此一句總結上文自人之所畏至  
我獨若遺言人爲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  
無所能自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言人  
之爲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  
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  
玄德也大道者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  
母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元和○林氏  
曰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  
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  
言以求味於道爲貴也○李氏曰聖人棄  
絕所有惟務於道而求食於母守雌抱一  
而已故曰無憂○呂氏曰道者萬物之宗  
如魚之有水魚失其水則死人失其道當  
何如哉要當知其神爲炁之子炁爲神之  
母非母乳之無以自活非炁飼之無以自  
生故曰虛而乳之綿綿上下則形可以不  
化神可以不虧故曰而貴食母○或曰有  
以而貴求食於母而解者有以兒貴食於

母而解者其辭不同何也曰其辭雖不同  
而其理則皆歸於味道也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呂氏曰常道無名惟德以顯至德無本順  
道而成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  
矣未嘗須臾離道故曰惟道是從○吳氏  
曰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  
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  
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林氏曰孔盛也知道之士惟道是從而有  
見外者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  
之於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  
爲道之容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呂氏曰夫道杳然難言何物之可擬也言  
物者強名以究妙理也道既無形當何所  
從乎今也即物求道不可得捨物求道道  
亦無涯扣其恍惚之端則恍似有也無中  
之有惚似無也有中之無居無非無即空

是色居有非有即色是空恍惚之理可想  
像矣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惚○吳氏曰  
似有似無不可得見故曰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呂氏曰恍中之象方其有象也其來無所  
從故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視聽既不  
可得所謂杳冥之物又安得涯涘也謂之  
無則能妙萬物謂之有則莫見其形太虛  
之象似有而無造化生焉萬物兆焉太虛  
之物似無而有風雷生焉霜露降焉有象  
則物之名立矣有物則因至精而生焉杳  
而深窈冥而寂默無中妙有包乎萬化之  
根藏乎太虛之精畜乎自然之信是以萬  
類生焉三才備焉廣成子言至道之精杳  
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原其身也心  
爲恍惚之宮腎爲杳冥之府心藏神腎藏  
精一身之精神寓於恍惚之中矣故曰惚  
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  
其中有精若精者經緯萬方妙手一身在

升謂之大藥在易謂之中字萬變不能遷  
自然不可移妙中之妙真中之真感之立  
應故能春生秋殺未嘗差忒注之於身飛  
騰祖炁斡旋沂流回黃轉赤其道應時故  
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何氏曰昔有通

玄者論此章曰物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  
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靈夫能抱玄守  
一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  
道合真矣夫曰象曰物曰精皆在恍惚杳  
冥無中有也而曰其精甚真且言有信則  
無無而有有也○吳氏曰先儒謂沖實無  
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何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

呂氏曰爰自上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隨  
時顯用未始有名強名真精亘千古而不  
動儼一性之長存坐觀天地之衆美死生  
之終始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  
甫然衆甫之變日逝不停何以知萬物資  
稟乎亦由其道之所至也蓋道者杳冥恍

惚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爲治也如此○何  
氏曰是道也先天地生而不爲父長於上  
古而不爲老雖常無名而名不去即首章  
常名之名是謂常道之道坐閱衆甫之自  
出甫美也衆甫金美也以備道也故曰淡

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此道也  
閱衆甫如閱天下義理之閱皆更歷意○  
林氏曰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  
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  
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道也○吳氏  
曰不去謂長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  
萬有也萬有之美皆有時變滅惟孔德由  
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滅變而常存然如  
此也吾何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  
以此孔德有常之道而知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感

呂氏曰聖人鈎深致遠動必循理之所  
在天下莫能與之較也以謂治性者莫若  
明心全身者莫若遠害是以屈曲才能出  
處語默隨順其宜與物無競不虧大全故  
能成其無爭之德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  
疏辯諸物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其直  
知矢其端若弦常且委蛇同波類尺蠖之  
未伸屈伏而不有其直斯可謂大直矣故  
曰枉則直川谷窪下則水就之雖欲不盈  
不可得也於已謙虛則衆德歸之故曰窪  
則盈至人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大白若辱  
質真若渝則天下樂推而不厭其道日新  
矣楊子或問新弊何如新則襲之弊則益  
之然可謂日新其德不為外物之弊者矣  
故曰弊則新夫道不貴繁聞見之多不如

其守之約也易則易行簡則易從易簡得  
則天下之理得矣攝生之士少思少慮少  
欲少念持而勿失則得之矣故曰少則得  
人情好勝以多為貴蓋道不欲多多則難  
而擾路多歧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治身

之道多思則神散多機則智沉非所以抱  
一也故曰多則惑○何氏曰此章首言曲  
則全末言全而歸于以見天然混全之道  
如川谷之於海不以萬折而妨其東也道  
初非曲所能強全特以其本全之天外以  
曲成其物者耳要知天地大全皆備於我  
與物委蛇以同其波為斯世不得直行其  
道也何嘗違道干礙如後世見惡之曲者  
哉如是則四方均齊道本直也外以枉全  
之六虛周流道本盈也外以窪全之謙受  
益也長古不老道本新也外以弊全之晦  
而明也少則得一也多則惑難也列子大  
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林氏  
曰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  
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

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至而後能實  
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  
又紬繹作兩句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呂氏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之所言一者  
亦有數種不可不知也有道之一無一之  
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  
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此  
言抱一者乃真一之一也知一者無一之  
不知昔黃帝往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曰請  
問真一之道天真皇人曰此道家之至重  
其經上帝祕在五城之內吾聞之經曰一  
在北極太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觀  
巍華蓋金樓穹窿此真一之大畧也夫言  
北極太淵之中者言真一所居之神室也  
乃在兩耳交通之穴前明堂後玉枕上華  
蓋下絳宮即泥丸天常上一赤子之所居  
也謂耳屬腎故曰北極太淵之中也西昇  
經子得一萬事畢知而行之乃可為脩真  
之法式故曰抱一為天下式○何氏曰聖

人抱一爲世法式一者道所自生乃混然天全者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吳氏曰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

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明之彰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夸其功曰

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矜長謂能之

過人不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

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喻也林

氏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皆是不有其

有之意我既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

李氏曰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

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吳氏曰曲則全三字蓋古有是語而老子

述之以爲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爲綱曲則

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

爲目皆曲則全一句所可該也故重述之

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是虛

爲此言而無實哉蓋以其誠實能全而遂

以全之效歸之○董氏曰蓋老子述而不

作以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申其言

之不要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曲枉

之道則道大全實皆歸諸已矣道乃人之

固有故云歸言復其初也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何氏曰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夫希者何

言自然也言大道之言也此句當以希字

句絕不可以希言與多言對解淺矣學道

者遊心於淡合無於漠廓然無形寂然無

聲故首言以希之一字大音希聲之希自

然也曰希曰自然此玄門也飄風暴雨不

終日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久而滅

此也夫飄暴之氣不自然則不能以常然

天地者尚不能以此爲久而況人乎○吳

氏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一言無言也得

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飄風強疾之風

自旦至食時爲終朝驟雨急暴之雨自旦

至暮時爲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

譬如天地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爲

變怪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尚不能久不

及終朝終日而止矣況人而不能因其自

然可乎○李氏曰飄風驟雨言妄動躁進

不久遠之喻○呂氏曰飄風驟雨不久之

喻者此太上戒人之喜怒哀樂發而不中

節動止失常也希者視之不見之道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

吳氏曰從事於道謂以道爲事也道者謂

有道之人德者謂有德之人失者謂庸下

之人所爲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

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而不相非異也

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

之人皆視之一同而無相非異也蓋道者

德者與我爲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

人雖以爲失彼則自以爲是固亦有自然

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以是之而乃妄

言以非之哉莊子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  
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  
而玄同之意○李氏曰從事於道者和順  
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  
自然相應也又曰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  
也德者同於德謂不生二見失者同於失  
無分別也○呂氏曰至人同於道同於德  
同於失不與物親不知其有道不知其有  
德不知其有失超然出於形器之外而無  
得失之憂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吳氏曰道德之人以我同之與我印證參  
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  
彼之獨是以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  
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實者  
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  
必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強加分  
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李氏曰我同  
於我道亦同於我我同於德德亦同於我

我同於失失亦同於我我疑於物物亦疑  
於我

第二十四章

政者不立跨者不行

李氏曰此章總證前三章政者不立跨者

不行如飄風驟雨之謂也○吳氏曰此章

又以人之行立譬前章立與行亦因其自

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政起其踵而立

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

暫時如此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

以行○呂氏曰政者似立而非立人貴其

有立非道則不立跨者似行而非行人貴

其有行非道則不行苟以立為未足而加

之以政以行而未足加之以跨未見其可

也類夫冒進之士政望非分欲求榮寵有

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哉而又材力卑劣

欲超軼於人跨步挾物心覲遠達何由得

行乎是以違其常性而強其所不能若夫

以道獨立乎萬法之表超然不移者曷可

同日而語○何氏曰政超足也則離於立

言人企望之心重不可與有立也跨大步  
也則促其行言人進取之心重則不足與  
有行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

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也

李氏曰自見自是自矜自伐渾是私意私

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

食贅行殘飯贅疣衆所不美○呂氏曰至

人遊心太虛觀物玩世以生死為一條以

不可為一貫回視自見自彰自矜自伐

之人譬諸棄餘之食贅餘之行天之所虧

地之所變人之所惡而況至人窮理盡性

造道之極曷嘗顧之終身當勿處也○林

氏曰自見自彰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

有而不化也○吳氏曰自見者之終不能

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功

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政者之不可以

立跨者之終不可以行也食之不盡曰餘

肉之附生曰贅或曰行讀作形古字通用

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呂氏曰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始相離故曰渾淪非清非濁湛然常存非高非下萬派莫分天地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復命返性於初恍惚之中千和萬合極物之真原其本來先乎覆載混沌成體道之源也在人爲妙覺之性亘萬劫而不間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林氏曰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生也○吳氏曰有物混成物謂道也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猶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呂氏曰寂兮無聲寥兮無象空洞杳冥無今無古獨立無配未嘗遷革何物可偶故能周遊八紘應用無盡幹旋不忒物有盛衰道無窮極萬物莫見其行而行莫見其止而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如環無端物無大小咸向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損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林氏曰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寂閑靜也寥虛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於萬物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生育萬物故曰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

林氏曰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及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又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遠也

逝又不足以盡之又強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李氏曰大者無有限量逝者無有疆界遠者無有邊際反者收捨來歸○何氏曰反者則復歸於無物也○柴氏曰反者用復歸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吳氏曰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

大無可與並此以天地聖人與道而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得此道以爲天地得此道以爲地聖人得此道以爲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故也○李氏曰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大○

呂氏曰至人喻之於已道者虛無神妙天者天谷神宮地者黃庭真土王者真性元神元神乃心也不離方寸潛天潛地經緯萬方亦可謂大者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呂氏曰王者淵默沉靜與陰同德所幸無私是法乎地也地者守一不動剛健中正與陽同波是法乎天也天者高明至公出真兆聖酬酢萬變惟德是輔與道同體是法道也惟道則任物遂性無爲自然守而勿失與神爲一道體圓通出入無碍所謂自然也其誰曰不可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吳氏曰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林氏曰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何氏曰人法地之人即王也

##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

吳氏曰根猶本也躁動也君猶主也言輕以重爲本動以靜爲主也君子之行言行

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輕之後有輜重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乘輕車以行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不敢以輕車疾行竟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此言輕本乎重也○呂氏曰重者任物者也輕者爲物所任者也將制於輕不可失之於重靜者役物者也躁者爲物役者也將制於躁不可失之於靜蓋靜則有制輕之功靜則有特躁之方是以治國之君當以厚重安靜爲基則百姓安康而無擾亂之憂矣有若終日行遠未嘗敢離輜重之重載者以其衣食之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中途委頓之患其於立身行道豈可須臾忘於靜與重邪至人處已亦然貴乎重靜謹乎輕躁重者首輕者股靜者神躁者情取此靜重之德去其輕躁之情則聖胎安逸終日如乘安車大道雖夷不敢輕易其行○林氏曰報言輕自重也君言躁以靜爲主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吳氏曰燕閑也處居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亦超然無一物之繫累其心此言動主乎靜也○林氏曰其胃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於輕重躁靜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何氏曰雖有崇高榮華之觀而超然清閑之燕萬物母足以撓其心於治天下乎何有列子至觀不知所視靜重之至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吳氏曰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身治心皆當本之於重主之以靜○林氏曰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伏天下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以身輕天下者以天下爲重以身爲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呂氏曰至人取之於已則心者君也炁者臣也輕則心動而損其氣躁則炁

耗而蕩其心內而脩身外而役物靜重之體性理之分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闢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吳氏曰善謂善於其事轍謂車轍迹足迹也瑕疵玷謫過責計計數之多寡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算以竹爲之闢捷拒門木也橫曰闢堅曰捷繩約索也合而成體曰繩用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謫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須用闢捷結繫者必須用繩約然皆常人所以爲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蓋善於行者以不行爲行故無轍迹善於言者以不言爲言故無瑕謫善於計者以不計爲計故不用籌策善於閉者以不開爲閉故無闢捷而其閉自不可開善於結者以不結爲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以爲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呂氏曰神無方道無體不行而至不疾

而速至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爲乎無爲行所不行不出戶庭其德流傳如風披拂萬物何轍迹之可尋乎且不善言多爲言之所系未能忘言也明矣夫瑕者玉之病謫者言之咎夫豈知言之所以言哉至人以日新之德發而爲言垂訓於世舉合自然又易有瑕疵謫謫之可玷乎故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道不可求於度數也今以籌策而知者豈自得之妙邪惟善計者不然守一無爲能任萬物縱橫運用不隨諸數使大小多少各盡其分不損其材何假於籌策哉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且善閉者六通四闢雖天地密移鬼神靈響不得其門無自而入以其形全精復塞允閉門諸境莫入雖無闢捷終莫能開也故曰善閉無闢捷而自不可開噫物之膠固水之凝結事之和合雖無繩約不可解也至人簡易冲虛神凝氣定恬然清靜雖天地不能犯也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李氏曰謹於言行則無迹無謫心之計

其可算心之閑其可開心之結其可解乎○林氏曰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吳氏曰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爲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爲其事爲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也無所救則無所棄矣不見其爲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何氏曰道在天下周皆萬有人人皆欲化之物物皆欲成之而不見其迹神應故妙也關尹子翥然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故人物皆得遂其性而無遺棄者聖人無爲之道也是謂襲明夫靈明之性人所同稟特不全明爾聖人委曲導人使還其靈明之天於不壞不滅之地繼之者之也

故曰襲明○呂氏曰至人收視返聽虛室生白宇定光發如燈之明傳襲而不絕故曰襲明○董氏曰夫救人於危難特於其形爾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有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吳氏曰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之所尊事而為法者也資者如以貨財給人俾人藉之賴之而得有所成也因彼之不善而成此之善名故曰資○何氏曰入不善之人師善者而受其教善者資不善者以行其化此道之所以生生不息者走謂襲明○林氏曰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呂氏曰師資者能資人而亦資於人相成之義也○倪氏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固也不善人

乃為善人之資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猶以不善者為師況賢乎資之為言助也因彼不善吾鑒之而知改過以從善是之謂資

不貴其師卷七不愛其資卷七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卷六

呂氏曰人雖因其師而指南及其頓悟至理物我兩忘不貴不愛如列子師老商友伯高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盡矣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故能見性之性開天之天深造乎道使有智者亦皆迷其津雖有巧計無所施之雖有至言無所喻之可謂真要妙矣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李氏曰師資兩忘黜聰屏智終日如愚

###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呂氏曰雄者剛而動雌者柔而靜聖人知己之尊榮若縱乎剛勝則患生未若守其

柔弱卑退善下而天下之德皆歸之如水之就下焉為天下谿諄若細流決之四方何所不納復能守其常德溫粹不雜類嬰兒之未孩是謂全德於已亦然雄者陰中之陽也在人為精雌者陽中之陰也在人為神知雄者保其精守雌者存其神之靈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若水之注于溪任物汚濁比於赤子○吳氏曰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知識○林氏曰知字能有為而不為之意知雄守雌不求勝也常德即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嬰兒無知焉○李氏曰知雄守雌不自大也○何氏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吾寧靜為下弱勝強也○倪氏曰先之以知其雄而後言守其雌者於雄之剛強非不知也乃能守雌之柔弱故可貴也若本不知雄雌守雌而已則凡世之愚弱者亦可謂知道可乎故必先知之而能不用此所以為有道也嬰兒者譬道之始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貳復歸於無極

呂氏曰白以喻道之著也黑者喻道之復也聖人知我心澄潔純素無有一疵慧而不用乃能收其淵奧實智者愚持以自晦尤而不耀行之於已施之於人可爲天下模式既指模法則於世矣正而不妄公而不私動而有常絕無差忒之愆其於人之身也白者金之鄉黑者水之府知金之與水相生相成爲命之基當煉金液守元精斡旋運動成真金之體可爲舉世修真之依式也且真常之德獨覺無爲一了百當毫毛匪差神契無冥豈有窮極哉○河上公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林氏曰不貳無差失也無極無物也○何氏曰毋履太白可令永存吾寧以玄爲德明若昧也○吳氏曰白謂光明黑謂暗昧無極無所窮盡也○李氏曰知白守黑者不自見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朴

呂氏曰榮辱之來人莫得而先知倘來適去初無交涉聖人知其位之崇高榮觀燕處守其卑辱細汙藏垢如谷之虛谷既虛矣靡所不容無彼此之間內德充足一性純常復歸于朴○李氏曰知榮守辱不自貴也守雌守黑不見自己之明也○何氏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吾寧受垢受不祥損而益也曰嬰兒曰無極曰朴皆混沌返始之道也○林氏曰乃足備至之也朴太朴也天地之始也○吳氏曰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朴謂木質未斲爲器此章之意欲常德而返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沖虛不盈之德也故寧黑無白寧雌無雄寧辱無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寧守而自處於下既全此沖虛之德乃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朴皆以喻太初之道也

割

林氏曰大朴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履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萬物者之長也莊子官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即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何氏曰朴者大道無爲之始器者事物有爲之名聖人不能使朴之不器而善用之以官天地長民物雖大制御方而不割生而不傷大道之力也○吳氏曰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爲制故不割裂也大散者不散大用者不用亦如大制之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何氏曰經中言天下之戒者三欲章千萬

世亂臣賊子之心所謂昧於權利趨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自取喪滅者示其禍戒也故曰以無事取天下不可謂一毫有爲之心天下大物曰神器非人力可觀觀也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何嘗有爲之心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何嘗有執之之心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事事物物莫不皆然一以無心處之況天下之大神明之特其可以智力求哉○呂氏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夫何故以其未嘗有心於爲也所以能合天道之常理輔萬物之自然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苟有心取而爲之無乃用智尚力拂逆天理而失其自然之道乎神器者大寶之位天地神明之所主宰制萬有役使羣動果不可爲也若一己之私從事天下爲物所拘認而有之動而不知其止涉乎憂患之域非惟喪其至理亦將失其真矣真暇治天下哉人之一心天下衆妙皆歸焉所貴乎自然

而已既爲之則不能無爲以人滅天以敬滅命道愈不可得也原其形體法天象地妙契陰陽乃神聖之器也黃帝南望而玄珠遺七竅鑿而混沌死是不可爲也爲之者欲其成故敗之執之者欲其得故失之倘若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其於道也不至矣哉○李氏曰無爲則無事有爲則有事執者失爲者敗有爲之戒也○林氏曰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隱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何氏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往來相接列子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亦是此意故物或行而前已有隨其後者或响而後已有吹之寒者或強而勝已有羸而弱之者或載而

成已有隱而壞之者如相守然故曰影之守人也物之守物也況天下大於物而可以有以有心有爲有執哉甚者過當道以弱爲未以虛爲實不爲已甚故去甚奢者浮靡也道以本爲精以物爲粗奢則不遜故去奢泰者驕肆也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而不以天下爲泰故去泰此三者皆有作爲之侈心去此三者聖人之心虛矣不以天下動其心矣○李氏曰強羸兼隱互相倚伏如影隨形纔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貪甚去奢侈去驕泰深戒後世○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後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隱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可免者也○吳氏曰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爲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响吹強羸載隱八者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則必衰惟不使過盛則可以不衰也甚

奢泰三者盛之極也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軒江危大有集

覆八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呂氏曰有道之士輔佐其君莫不務以德爲本三軍五兵德之末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爲而民自化庶俗熙熙知帝力之何有以從事於甲兵豈道也哉兵者凶象戰者危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有勝則有敗有利則有害豈可以強侵

弱暴凌善獸窮則搏物極則反此必然也○倪氏曰不曰人主而曰以道佐人主者

蓋言人主雖有用兵之意苟大臣不從吏之末必用也○林氏曰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則非知道矣兵凶器也我以害人則

人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呂氏曰師旅所過之地古今爭戰之場鮮

有所濟田荒室露荆棘森然可不畏乎大軍一過上達天時下奪民力和氣不應於上殺氣橫流於下民之與物悉被戕賊六氣不均雨暘失時疵癘災害兵興荒歉必至凶年理之常也○蘇氏曰兵興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政和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達天時故有凶年○林氏曰用師之地農不得耕荆棘生焉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蓄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呂氏曰強兵戰勝禁暴禦亂之術亦不可廢猶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善用兵者果決而已不敢以取強也德所不能化政所不能及不得已而後起迫而後動固不利非恃強而有取也此善勝之道也明矣果而不矜其能自矜則不長果而勿伐其善自伐則無功果而勿驕其勢自驕則不足侵伐之事救而可也

非用果以爲強也○何氏曰善不在用兵而善用其所謂果者蓋見善明用心剛之謂果凡果者決於爲善而不果決以爲兵也傳所謂心競力爭之辨故曰果而不敢以取強又曰果而勿強也夫勿矜能勿伐功勿驕氣不得已而後應者皆善心之所發則果斷以行之是不以心競也惟至強兵一事則果斷以去之是不以力爭也○董氏曰兵固有道者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爲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爲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強於天下哉果以理勝強以力勝惟果則隱然有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強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林氏曰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猶萬物之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爲

不道則當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爲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何氏曰聖人何以自視退怯不忍求勝於天下哉則有見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物壯則老將至豈道之常哉如知其非常道則早復於道早去其非道亡國之事故不一而佳兵者必亡以道相人國家可不以佳兵爲戒而善用其果哉○董氏曰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林氏曰佳兵喜用兵也以用兵爲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也○李氏曰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

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爲清淨治化自然家國安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奪之患也○呂氏曰兵非太平致治之具伐暴可也既不得已而用之豈免多陰謀乎夫好戈甲以爲服玩者是尚不善之用也所謂佳其凶器以幸天下非特人惡物亦憚之○續資治通鑑宋太宗謂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林氏曰君子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上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爲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以殺人爲

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主柔弱平居則貴之陰主刑主殺主剛強用兵則尚之○吳氏曰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為上不喜好用兵乃為上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事若以戰勝為美事則是以殺人為樂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林氏曰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何氏曰戰勝如不勝以喪禮處之慈之至也秦師敗於嶓而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

而哭此戰敗則宜之未有戰勝反為之哀者自非深體天地好生而兼愛民物者時能動心及此慈故能勇哀故能勝有遺存焉若乃以兵為佳以殺為樂以勝為美是不知道是不知天

###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氏曰夫道之難言包羅萬有貫穿毫芒豈得而名喻之以朴且樸者真精純素一而不雜洋洋乎大哉無乎不在小者非小大之謂以其無方無體無為無形微妙之極也持樸擬議莫得髮髯故名之以小夫世之材器既有名則為無名所役矣惟道之樸也萬物之所係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而天下豈能臣之乎為侯為王能守其樸則天下罔不治矣喻之於已侯王者本來亦予無相天君謂之元神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之泰定萬氣朝之故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何氏曰道常二字句絕如天常真常等字即常道也大道無形無名強名曰道無名乃道之常也樸也凡可名可道者非真常也器也故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原俱出於太素虛無之始端樸太素也無名之始也未判為萬有之衆體惟包於大混之一樸微乎芒乎難知難見故曰小也聖人決本常根見素抱朴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中心無為以守至正道虛而實無而有以之居重御輕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何敢臣之以之處靜制動可以為萬物主而萬物將自賓之○李氏曰道常無名者虛無自然也樸雖小至微也天下不敢臣至尊也萬物將自賓無不服也○林氏曰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執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為王侯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呂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勳



成況聖人作而萬物親和氣默應上降于天下蟠於地甘露降嘉禾生品彙根莖咸被其澤道泰天地德合神明民不待命令而自然胥悅此皆皇國符瑞之兆非使然而然扣之已焉坎離交而二炁合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化為甘露潤澤一切初莫知今升降均平出入玄牝會于黃庭洞達斯旨立及嬰兒○何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則時雨降醴泉出甘露可致也與億兆同心則教化美風俗移天下不待令而自均也甘露者王者之瑞應也靈液如脂美味如飴松竹可受之以聖人之撲靜漠恬澹故自然之應如此○李氏曰天地相合者惟德是輔也以降甘露者和氣所致也自均者自然和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呂氏曰時逐歲行物因事顯散撲為器因器制名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若不知止徇名忘樸棄本逐末則失其

根本矣其知止者既明且哲自足於內無求於外豈有危殆乎○林氏曰道之始本無名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撲散而為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知止則不危殆矣○何氏曰自無名而有名自有始而為母每於撲散為器之中自有大制不割之妙沿流溯源傍本探末復始相中泝於無形不使失道遠而忘返則於止知止何殆何辱故曰有名則復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此也故曰不可得而名道之初可得而名道之餘知初者合元始之道也知餘者契陰陽之樞混之而為一可與天地符○吳氏曰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為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為德則有名也道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此章之意若曰自無而適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以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

猶未遠於道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呂氏曰道者萬物之所宗川谷者水之所分江海者水之所鍾而道之在天下上則譬手清都紫微下則濶乎尾闕稊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譬手海焉善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為沚殊不知道愈下而愈高海愈傾而愈有聖人德兼天地澤被遐邇則民固不歸之○吳氏曰上文言自無而有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也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德者猶溪谷之會歸于江海○何氏曰道之在天下如江海之納百川江海非欲於水而水自歸之人能返樸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自然而非強然也聖人冥心無為之始而脫累有名之後其道歷萬世而不變則謂之真常者宜哉○林氏曰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呂氏曰知人則求備於物制命於外未若自知無所知自明無所明可謂真自知真自明務於外者以力勝人務於內者以道自勝若夫建國立號攬權作威以號今天

下臣服諸侯此非以力而勝於人乎自勝者尊道德行仁義克己復禮謙而自下而人歸之故天下莫能勝非強而何○何氏曰人之常情明於人暗於知已強於勝人怯於勝已故知人不過是非利害之間

而一念知非靈光常現自明之大也勝人不遇剛柔勇怯之際而一念勝邪天下大勇自強之大也此之務外不務內者遠矣

○吳氏曰智能知人循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故謂之強知足者富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呂氏曰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不失其所不忘其本著於久遠使後世不能

企及其於身也守真抱一不為物遷未嘗須臾離也然後入乎真常之域亘古不變與道同體故曰不失其所者人聖人之道傳諸萬世布在方策後世尊之師之其人雖亡其政若存有道之士以生為寄以死

為歸其生也識趣圓明與道合真其死也脫胎神化如蟬蛻焉身雖死而真身不亡壽與二儀齊其綿邈故曰死而不亡者壽○何氏曰自知而明可矣必也為知足之知則富不在天下其足為道足為神足也

是謂知之至自強而勝可矣必也為強行之強則志可挫萬物其行者為勤行為獨行也是謂強之至此二句知足強行粘上句一知字一強字義可見矣久在不失其所夫所者歸宿之地易曰艮其止止其所

謂止之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萬物無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故久失其所則悖焉能久壽在死不在亡死者一終之義列子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是也如傳云立德功言三不朽亦其不亡者○李氏曰知足者貧亦樂強行者終始不怠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真一長存也○吳氏曰老子之道以昧為明以弱為強

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爾內非不強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董氏曰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

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惟能自知自強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為可以數量論哉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呂氏曰至高無上至深無下莫測其涯涘莫尋其根源其唯道乎包藏宇宙而無表裏充塞太虛動靜不失往來無窮汎然無所繫碍遊於萬物左之右之而無不可其

用大矣至於一身大道元氣瀰漫百骸在節滿節在關滿關汎然無乎不至○柴氏曰道者萬物之與無往不在經中句法多是字聯其字如荒兮其未央哉怕兮其未兆之句又十五章皆是字聯其字蓋老子大法如此○林氏曰汎兮其可左右無所繫著也○何氏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汎者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復始也左之左之宜於左右之右之宜於右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言

無往而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呂氏曰生化之力本於自然而已而道何常施其巧矜其能乎天地至大猶恃賴焉其於萬物往者資之求者與之六合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形豈辭勞哉卓然獨立生之而不達成之而不有弗居其功是法道之體也○何氏曰物物倚之孕育在在隨之呈露而聖人處之裕如也○林氏曰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

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呂氏曰夫道復於至幽顯於至變生之畜之若無端紀覆之育之各遂其性若赤子之書賴其乳食宵藉其襁褓廣其愛育之德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任其自然而常無所欲內觀其妙而無物不入羣動莫窺其歸往之迹可名於小矣故曰萬物歸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道隱無名無名也

者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未始有物惟其無物則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爲主可以大名之矣○何氏曰衣被者覆露之義莊子聖人遭之而不達過之而不守訓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則不辭不有不主之意可見矣常無欲者靜也聖人一於無爲無欲者則心本無心欲之不盈一握機雖似小而萬物歸焉不爲主則物各付物散之則彌六合何其大也固曰天地固有恒矣日月固有明矣禽獸

固有羣矣林木固有立矣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由是而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何心於主宰哉故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此也○李氏曰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忘其所自也萬物歸之而不爲主任運自然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林氏曰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成其功也此即守其雌爲天下雞之意○何氏曰聖人終不爲大而大以之成始雖不明有而終不可掩其名之大其以是道歟○吳氏曰此章首言天地之道結句乃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焉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而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爲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呂氏曰域中有四大而帝王居其一焉聖人執謙以爲柄處損以自居下於人而人高之卑於人而人尊之

忘其穹窿之勢去其矜伐之容則可以成其道之大全矣

第三十五章

勢大衆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何氏曰大道無象故無象之象其爲象也

大矣夫道也大包天地細入毫芒不可得而名狀故曰大象言執云者謂持此以往人能體無名無形之道循自然常然之化則理身理國貫古貫今何往而不通雖天下吾往矣不惟往而不害且安其性命之情乎中之福泰然無復事極其所往天人和同之際也莊子苟得其道無自而不可○林氏曰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乎矣泰矣政和註安則無危乎則無險泰則通治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何氏曰五音六律足於耳八珍九鼎足於口此舉其聲味之切於人者言之僅可爲

過客口耳一時之娛而非所以怡神養壽之源也席罷客散於我何有凡物欲之足以擾人心者皆此類也大道則不然靜以脩身聲色有所不樂儉以養生滋味有所不嗜遊心於淡合炁於漠養其無象象固長存守其無體體固全真味無味而甘視無視而明聞無聞而聰用無用而大用之不可既夫既者盡也非用之無盡乃道之本不可盡也○李氏曰樂與餌聲味俱美喪其無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無味無象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林氏曰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道之可味雖若至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可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口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言也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李氏曰執大象則能見事之機微纔見固張便知將歛未萌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林氏曰此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歛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者必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爲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何氏曰天不可信理無常是誰能一之日之將瞑也大明天之奪鑑者益疾氣有歛張勢有強弱數有廢興物有與奪是事之不可常者此理之自然非有欲不欲也經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是故以氣言陽極陰生非欲歛而先張乎以勢言物壯則老非欲弱而先強乎以數言盛者必衰非欲廢而先興乎以物言所貴能賤非欲奪而先與乎將欲如此必先如彼借人事以明天理不過盈虛消息

之自然耳。天何容心哉？聖人何容心哉？後世不知此道，遂認爲權謀操縱之用。此乃有機事，必有機心。去聖遠矣。此章大義，豈可以有有心有爲觀之哉？莊子曰：「將眇者先觀秋毫耳。」將瞶者先聞蚋飛體。將僂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及註者，以爲窮上及下自然之數。聖人居中履和，終身全具是道也。微乎？深哉？難乎其明哉？○劉氏曰：「張則必歛，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也。」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董氏曰：「消息盈虛，相因之理，其機雖甚微，隱而理明，著惟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李氏曰：「學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自然知幾，苟用剛暴，尚權謀智術，求之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乃水中物。」

求異者，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爲，而況常人乎？可不戒哉？○何

氏曰：「天下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言柔弱之勝剛強也。故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此言魚以潛淵，人以道養，輕脫則必敗矣。利器者，閭閻

變通之權，如庖丁解牛，神行骨解，善刀而藏，十九年刃若新，發於硯夫，豈可以示人？老氏曰：「權者，聖人所以獨見。」莊子魯舉此章，魚不可脫於淵，二句而繼之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神而用

之所以救世，變於無窮，其不以示人，夫豈愚其民，慮患之意深矣？○呂氏曰：「魚在水，藏於深淵，以自存，則孰能苦之？倘失於淵，則人得而取之，盪而失水，則蟻得而困之。利器權也，民或得而窺之，是猶持太阿而

授以柄，輕用其國，國必危矣。內取諸身，則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氣中，氣在人中，魚去水則死，人失氣則亡。魚能韜鱗掩藻，吐納其水，則本不死；人能退屈福地，吐納其氣，則本不亡。國之利器，道之天機也。若

以輕泄於人，則天譴立至。大洞天憲經曰：「非人傳之謂之泄，天寶至哉，天機豈妄宣泄，南華經云：『夫有干越之劍，匣而藏之，不敢用也，保之至也。』意蓋以此。○河上公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

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林氏曰：「淵喻道，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

###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何氏曰：「莊子萬物雖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前章無名之上，冠以道常二字，此章亦然。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惟常無故無

爲常有固無不爲其道一也此無爲而無不爲所以爲道之大常也道常句絕是總標也無爲無不爲乃並言之莊子虛則實實則倫靜則動動則得此所謂無爲者虛靜自然之常道也聖人易常沉空滯寂而一無所爲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其何故也無爲而無不爲天地也聖人以天地爲本故得性者此真常也應物者亦此真常也動靜無端體用一源蓋無爲者道之常也而無不爲者亦道之常也道無在而無不在侯王能守此道則道行於萬物不期化而自化也林氏曰此章與道常無名章句皆同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呂氏曰身之所擬應接無心凝神太定斯無爲也侯王者泥丸帝一守而勿失津化爲液液化爲髓髓化爲精精化爲元珠元珠化爲金丹此非萬化之化而何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何氏曰化雖上作下應而欲作將作之機聖人尤謹之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失時而躁不後時而縮其機如此聖人亦不認爲己功吾將由無爲之化還無名之樸鎮之云者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之意雖感而遂通之中有寂然不動者在夫所謂無名之樸道之始也不可得而名也聖人亦將不欲而況樸散之器非常之名乎言道尚無心而況非道乎如是則聖人之心靜矣一心定而萬物服天下其不正乎○吳氏曰欲謂有心爲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爲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爲之道矣鎮謂壓定使之不起也無名之樸謂無爲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有心之欲謂以道而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朴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

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呂氏曰其於已也一念纔動則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作矣念既已漏急須反照滅其動心還其純素鎮之以朴庶可一其性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且夫道本無形假樸以爲言聖人又恐滯迹之流執其朴而爲用憂其弊之不救以謂使天下之羣實心莫若虛應天下之羣動心莫若靜惟室慾以空其性絕學以虛其心以之修身無自而不得以之治性無往而不可如此則天下泰然將正而定矣○李氏曰天地無爲萬物發生聖人無爲萬民安泰以修煉言之都無作爲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動便要先覺既覺便以無名樸鎮之樸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肝 江 危 大 有 集 覆九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何氏曰莊子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爲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莫知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之流渠渙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心心興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章大旨盡在是矣夫上德不德則混茫澹漠也不失德而無德則爲者敗執者失矣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至一自然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所謂始爲天下矣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至仁無親去德猶未遠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

制事則下仁已一等以仁義視道德則所謂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也曰不德曰無以爲皆無心無所爲而爲之謂天曰不失德曰有以爲皆有心有所爲而爲之謂人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又下義一等附之以文禮也於忠信爲薄益之以博智也於道爲華其去性初轉遠矣上禮者盛禮也施厚報宜厚報不敵施爭由是起攘臂引去貌敗禮之人也扔引也字從手者非○林氏曰爲之而莫之應者強民而民不從之也扔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扔之○李氏曰上章云常無爲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爲故合道下德有爲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爲進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爲以禮齊物轉不齊蓋有爲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爲也○淮海秦氏曰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以道爲本以仁義爲用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何氏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歷歷舉此失道而後德以下五句而曰今也以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則云然抑且口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雖此數者有上下先後之序而以聖人並用之則何莫非道也昔有通玄者云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之上者爲道得之中者爲仁義得之涼者爲禮智涼而失之者非人也此言最簡而明也○呂氏曰夫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仁義由出於中爲可尚也至於禮則去性益遠華盛而實虧從事乎繁文末節而不求其本忠信日以衰薄雖施於日用之間外則燦然而其中則無有也順之

則治違之則亂間不容髮豈非亂之首乎故曰三皇之有道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之有德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之有仁義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此之謂也且世人以智為繫從事浮華雖自以為見而不知至愚自此而始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吳氏曰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而為仁再降而為義三降而為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基亂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先知謂智也道猶木之實也末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幹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幹枝葉皆自道中生出智者欲其哲而不愚而適以肇愚故曰愚之始也○李氏曰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大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何氏曰夫處厚不處薄言其及禮於忠信所以息禮之爭也居實不居華言真智於道也所以救智之弊也故曰見其文者弊其真飭其外者傷其內去彼取此捨澆返朴之道也○吳氏曰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其薄其華此謂其厚其實又曰此篇乃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六字以道為無名以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義禮智每降而愈下也故此章之等以道為一德為二仁為三義為四禮為五智為六也○呂氏曰聖人目擊道存尚其醇厚捨其澆薄安其誠實摘其華綺去彼禮之華末取此道之大體天下治矣譬如己之攝生反其質素敦孝若朴處其厚也行手無路遊乎無迹遠其薄也出乎無門入乎大方居其實也屬其精神偃其聞見去其華也去彼華薄取此厚實何不可之有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何氏曰莊子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夫以昔之得一者冠於章首言一之為道自古以固存也一者道之所生不曰得道而曰得一者見道之尊其獨無對為物不二列子不生者疑獨此言獨者即一之旨也故曰疑獨其道不可窮○林氏曰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貞皆因此道而得之○呂氏曰昔之得一者謂往古太極既判而天地谷神萬物侯王所以能清能寧能靈能生能盈能貞者無他蓋得一氣之妙用也夫一氣者無匹合於天下也為大道之子神明之母混元之先萬化之祖上下匪常古今不二是以聖人近取諸身天者首之圓象也得之則髮紺



髀黑目碧耳聰百靈清矣地者黃庭真土也得此則覆載萬物滋生百昌安寧不動神得之咀齋六氣凝結胎仙然後變化通靈矣谷得之則腦滿髓實天谷虛盈中生紫真萬物者六腑五臟九竅百骸是也得之則七液洞流五內堅固沖和滋潤故能久視而長生矣侯王乃元神心君也得之則頓躋聖位形將自正矣此無他皆一炁之所致也○吳氏曰一者沖虛之德也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爲一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乙又但謂之一此乃自然之道所爲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以者謂以此故能若是也言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之立乎天下之上其所以致之者皆得此一之故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廢

何氏曰清明者爲天不知此一此道以之清無以則晝冥宵光清者將分裂矣靈靜者爲地不知此一此道以之寧無以則山崩川涸寧者將發泄矣靈應者爲神不知此一此道以之靈無以則其神不靈而將消歇矣盈滿者谷不知此一此道以之盈無以則谷不盈而將枯竭矣生生化化者萬物不知此道此一以之生無以則其生不植而將衰滅況侯王以一身處臣民之上得一旦致一而後可以爲天下貞苟非此一此道之有以也則位高者危德二三

者凶廢敗之來可不戒哉貞者正也○呂氏曰天者積陽之德表君之象倘無以清則陰陽謬矣紀綱弛絕沖一不運而開裂之兆見矣地者積陰之德表臣之象倘無以寧則剛柔卷折山川崩決沖一不守而發泄之形著矣神者陰陽不剛無以靈則禍福生倖祿祥勃興沖一不居而廢歇之時至矣谷者虛以容物倘無以盈則流涸

之失崩夷之憂沖一不盈則枯竭之患作

矣萬物有形者也倘無生則堅強枯槁沖一散去則滅亡之期應矣王者貫三才而有萬物僅無以貞而貴高則百官不職四海不歸而廢敗之禍隨之矣且夫人之一身至陽赫赫在乎上自天柱第一椎玉京關之上皆天也其不清則腦髓齒齒落目昏形將壞裂矣已之地無以寧則真土乾枯黃芽不生靈津發泄矣已之神無以靈則赤子困悴胎仙蕩散七液不流久而逝竭矣已之萬物不生則關節無實臟腑虛羸而終於寂滅矣已之侯王恃其高貴則丹元不正性真失常心影既偏將恐廢仆矣○林氏曰裂分裂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靈顯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顯廢之矣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目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林氏曰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

何以爲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爲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此兩字亦是文之奇處○吳氏曰此章以六句

並言而此以下承上文貴高二字重爲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冲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之孤寡如無夫之寡不穀不善此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以此自謂是以下賤自處也先云下爲基賤爲本而後但云賤爲本蓋舉一以包二省文也○李氏

曰非乎豈不然哉○何氏曰貴本於賤高基於下是以侯王自謂孤寡無助不穀不德亦可反其本而不失其道矣易曰常以一德謙以制禮常德之固謙德之柄是也

此道家所謂雌一之道守約施博也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林氏曰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此兩句本譬喻若作譽字下之如玉

如石意不相屬矣○李氏曰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數轅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不欲如玉如石者貴賤兩忘惟抱一也何氏曰如數車而裂於名數之異如玉石而偏於

貴賤之質則非一與本之道○莊子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以道觀物何貴何賤此也故章末取喻以戒之○柴氏曰輪輻等物皆車中微賤者然非此莫成車盡其名件數之無一名曰車者故曰數車無車石中出玉不敢貴玉賤石蓋愈久愈不忘初也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林氏曰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始成終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吳氏曰道之至靜反於道故動道本至無反於道故有是以虛無恍惚之振萬物共本之元圓於出入之機墮於動靜之域守道之體用也極物之真必守其本

命物之化必守其宗故動而生者不與之俱化則知出者之必入不與之俱徂則知動者之必靜觀物之出必終於反觀物之動必終於靜而天地之心可見矣且春夏則萬物芸芸競作振發芽甲並發于外出而有生豈非反於動乎秋冬則萬物去華而就實各歛于內歸吾性宅順而不亂豈非弱而用乎譬之身焉欲修長生要識所生之本欲求不死當明出入之機謂之反還謂之動靜反者返其真元也動者發其

天機也自一陽來復於靜定之中運轉捩要幹旋沂流得七返之旨鎮補三田流通百脉非動則無以復命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道無形無聲非柔不能制剛非弱不能制強故專守雌靜若嬰兒之未孩且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水莫過於氣氣莫過於道道氣神水之所柔弱弱者通貫金石燦

銳磨堅無乎不入故曰弱者道之用○李氏曰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推言言有無之始也○呂氏曰天下之物有無相生迭出迭入未始有盡非有則不能顯無非無則不能生有萬物生於天地之內是因有而生也天地形於太虛之中是因無而有也○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而反復之義大矣哉聖人深達厥理即水以觀之不觀其流必觀其反流即木以觀之不觀其華必觀其去華則物雖有萬之不同目擊而道存矣然天地為萬物父母而人為萬物之最靈已之有者形也已之無者神也胞胎成其形有生於無也百靈生於身無生於有也故真有不有真無不無達斯旨者自契於真有真無也○何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求其初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也天地者萬物之一初先天地生有物混

成混沌者又天地之一初無有生有無形生形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始自無而散諸有終自有而反諸無則道朴豈終散於器乎彼流蕩而忘反者宜其失於強盛而去道遠矣○李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即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即無名天地之始也

####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林氏曰勤而行之者言聞曰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以為有又以為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為喜況道乎○何氏曰道者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行動行士之上也中人求道不宏不篤焉有焉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至於世俗浮薄雖謙下為懦弱笑虛無為荒唐然不足發或者之笑亦不足見此道之大以知道者希故也

呂氏曰上士者大資純厚達於妙理聞道則洞然曉悟信而不疑篤志行之惟恐不得故曰勤而行之中士受性中庸可上可下始樂而終厭初勤而後惰聞道則猶豫多疑取捨不決欲進則不能果於力為欲退則猶有所顧惜故曰若存若亡下士賦性污濁不達至理聞道則以為迂闊荒唐不止於不信又且大笑而非之然而不為下士之所笑者豈足以為清淨之道也○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林氏曰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上德若谷能虛而

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爲而不敢爲也，建立其德是有爲者爲之於不，敢爲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不變，而自有若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成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何氏曰：建言有之，古之立言之士如下文所云皆爲世所訛笑，而大道存焉。明道若昧，大悟同未悟也；進道若退，大勇同無勇也；夷道若類，平等同無等也；上德若谷，實若虛也；大白若辱，清若濁也；廣德若不足，有餘不敢盡也；建德若偷，建諸天地而如朝夕，偷安者質真若渝，質如金石而如長久，渝變者大方無隅，無門無房，大器晚成，匪雕匪琢，大音希聲，非律非呂，大象無形，離色離名。

混沌太無非可名狀可謂費而隱矣此皆  
極大道之形容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  
可測也（呂氏曰夫過欲陽而功欲陰過  
陽則能消功陰則能全諺謂之陰德者不  
欲人知因物物自然興著不顯其能退藏於  
密故曰建德若渝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氏曰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何氏曰無名者不可指定而名也故有如上文模寫不盡者然道雖無名而有實善貸且成貸註韻施也人今成備物物周普如天施地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何莫非道也莊子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者此也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何氏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凡人物背寒向暖背暗向明背惡向善皆爲負陰抱陽之意抱陽即抱一道之生氣之化也人與天地參爲三而於物最靈故人也者天付以神地付以精沖和付以氣人貴護氣保精愛神與天地並立所以保養沖和以謙不以盈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林氏曰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萬物之始自然之理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負抱陰陽之氣以沖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爲和也○呂氏曰道生一氣一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所以道生一者太極未判一氣之渾淪也一生二

者謂清濁既分而天地位焉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矣赫赫發乎天肅肅出乎地兩者交通而成和故人倫成焉一陰一陽之謂道言負而且抱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煉養家以月爲衆陰之母

日爲衆陽之父所以負抱者常當噬吸天  
光咀嚼沖氣則天谷虛盈二景纏絡萬神  
安寧出入元化飛駢玉清○董氏曰凡動  
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  
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  
植物則背寒而向暖而沖氣則運車其間  
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資陰神運於中日  
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  
之以中和而沖乎形質爲神所乘之機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何氏曰稱孤稱寡不穀者托於無輔無善  
之稱此王公卑以自牧之名三名者人之  
所甚惡而亦人之所以教蓋位峻者顯輕  
豪者亡固理之常而損中有益益中有損  
又物之變故聖人爲三才主執沖合和  
寧處人之所惡寧受物之所損安知自下  
者人不高之自後者人不先之惡未必非  
美損未必非益也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  
盈盈者沖之反也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謙與盈相反也○林氏曰人  
之所惡莫若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此  
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蓋謂  
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爲質而  
其所以生之者皆沖虛之和氣學道者當  
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爲貴天下之物  
或欲損之而反以爲益或欲益之而反以  
爲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  
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  
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  
以爲教父  
何氏曰金背銘強梁者不得其死又繼以  
好勝者必遇其敵亦以見古之人皆以此  
爲教而我亦不求異以爲教然且爲教之  
父者蓋指約而易操也教之父道之母也  
無他天地物類生皆從一道以沖爲宗○  
李氏曰人之所教無非爲善我亦如是教  
之也○吳氏曰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  
以木絕水以木負棟皆曰梁也取其力之

強也不得其死謂不得善終如子路之行  
行夫子以爲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  
難教父猶言教之本父謂尊而無出於上  
者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強  
梁而不能弱者必不能保其身以強梁勝  
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  
損者此最爲教人第一義故曰教父○倪  
氏曰老子言道每譬之母此特曰父者母  
主於養父主於教爲人師者必尊嚴如父  
可也

#### 第四十三章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林氏曰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行於  
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  
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榮衛之間可謂  
無間而氣脉得以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  
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無間也○何氏  
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  
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老子嘗

以是語聞尹知道與氣所以柔也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其道亦然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故至柔非弱至堅非強如泰山之溜穿石如單極之綆斷輪亦此類也馳騁者莊子所謂乘天地馳萬物之意可以執道御有者由至堅而遯至柔由至柔而遯至元列子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舉此見無介然之間道其至矣乎然後知無爲之有益無爲神歸無動氣泯決本常根入乎無間默悟之可也○呂氏曰天下至柔莫過於水然猶未免有形者也或似無形而入於有形則氣是矣氣本柔也且氣本柔養之至大至剛人莫能禦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夫一己之至柔者道氣是也馳騁乎至堅者謂氣能穿關過節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以有人有得而不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惟大梵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天地而無外密襲秋毫

而無內聖人體之德性是也見道朗徹何往不通所以致治四海謂之神化喻夫至人臻養氣母引鍊太和神明在躬出入無間淵乎不可測度故曰無有入於無間無爲者居象帝之先處太極之中道之妙用實寓于此聖人則之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無有不可豈小補哉至人無爲無事而形不勞忘我忘人而精不虧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林氏曰前兩句皆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爲無不爲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爲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用也○何氏曰何謂不言之教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精誠所感吾何言哉何謂無爲之益如水行用舟山行用橈因高爲田因下爲池簡易之化吾何爲哉此皆專氣

致柔極虛本無以道運化故也故天下希及之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保真懷道而天下自從又誰得而企及之哉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林氏曰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爲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何氏曰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烈士殉名貪夫殉利以身殉之雖死不悔曾不知身重於天下況死名死利乎知道者身尚非我有況美名美利皆外物耳不知道者試以名比身世以名爲華身固有名高而身危則名豈不踈於身乎試以財比身世以財爲寶身固有利多而身害則財豈不少於身乎故曰生我名者殺我身益我貨者損我神當其無得無失之初如水未汲及亡於既失之後無病自灸孰若本無之無事手孰能自遣於既失之餘乎○呂氏曰先身而後名

貴身而賤貨是猶未能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貨蓋名無實實無名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踈矣富者苦身疾作競名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然聖人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則不然使天下之人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故伯夷餓死於首陽之下是殉名也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是殉利也其於身貨孰多孰寡焉以身殉名世必謂之君子以身殉利世必謂之小人得之則悅失之則憂貪得忘失見利忘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雖得雀而珠已亡蓋所亡者重所得者輕也可不哀哉蓋志在乎得而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於失則病又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始無疵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林氏曰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

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何氏曰多取美名是謂甚愛名者為實之實名大而費心亦大矣居其奇貨是謂多藏利者治亂之媒利厚而亡物亦亡矣○吳氏曰愛謂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愛名必至耗費心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謂藏貨厚亦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如重貨必至喪亡身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故曰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林氏曰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惟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止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何氏曰知足則於名於利已得之中知有分重而此身早退何辱之有知止則於不當得之名與利截然一毫不求而此身能隱何殆之有乃可久也○呂氏曰心足則無求於外

故無辱心止則萬緣俱息故無殆可以長可以久也○吳氏曰知內分之有定則足而不貪故不至失舉虧行之辱知外物之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至損壽隕生之殆而可長久也○李氏曰名貨得失皆有為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

####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林氏曰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必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李氏曰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為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餘而為不足者用之無盡也○吳氏曰以成為成以盈為盈以直為直以巧為巧以辯為辯小矣

若缺則非成若冲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林氏曰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

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二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正○何氏曰道以清靜為正亦惟清靜為大躁勝寒陽極生陰靜勝熱陰極生陽皆極於所偏勝若夫天清地靜乃天下至正之道無勝無極而可以大且久者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是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卷九

二十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第四十六章

雷一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呂氏曰夫時之泰也庶民昌四海治兵戈息民多務本戶競田桑糞治田疇雖有良馬無所用之不謂之有道而何時之否也百事廢災異生強暴相陵彼疆我界矣其守而爭奪之端起矣戎馬交馳集於戰地故陰陽自此閉塞品彙自此天闕不謂之無道而何夫一身者一天下也南華經野馬也塵埃也是以馬而喻氣也揚子云氣也者適善惡之馬也蓋氣即道也道即炁也自一炁以生萬物氣之所生萬物柔弱而生氣之所去萬物堅強而死却者反也走者運也運其精氣所流直上補其腦血糞其根本以養其身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已之天下無道則忘本逐物心動意躁其息自奔上有重樓浩浩而出下有

金龜續續而泄日以心聞六賊生於郊境矣○何氏曰天下植有道之君則不以兵強天下而以務農重穀為本故却善走之馬而惟糞治其田疇不舍內以事外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糞除皆修治意無道之

世戎馬生於郊駟駟牡馬在坰坰之野郊本言畜馬之地彼以是妨農業者則可戒也○按兵氏澄所註本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下有車字言有道之世不相侵伐故善走之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諸家並無車字惟晦菴朱子語錄有之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吳氏本自有理學者不可不知也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氏曰戰爭之事皆自欲心之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惟得是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吳氏曰罪



謂惡惡皆禍皆謂災然而禍重於咎得隴又望蜀此不知足也○李氏曰曰罪曰咎曰禍皆欲心所致故結語云知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何氏曰老子語文子曰精神發於內神氣動於天專言精神可以前知也○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吳氏曰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之矣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不知其皆備於我者必出至一處而後知此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而知天下哉○林氏曰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雖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

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是迷所及所知能幾自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何氏曰知人不以忖度而以道知見天不以揣摩而以道見人即我也我即天也使必待出戶窺牖則是捨心而外馳也精神不足知見矣足於道何有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不行不見不為而能知能明能成自然之道也○林氏曰不行而自至不求見而自明不為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為用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即此義也○吳氏曰不待行處而已知通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明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教驗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無不成完也

####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何氏曰十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非學自學而道自道也學則關於知見積而後成道則忘其知見本來混成學所以求道博所以反約勤修無為悟真道成先益而損由有入無既損而損雖無亦無乃合道真此無為妙境也老子語文子曰所謂無為非謂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謂其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過無事此乃無為而無不為之事○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次之以為學日益言為學者求其增益為道者事減損易曰山下有澤損君予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慾可懲無慾可窒以至無為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矣○呂氏曰至人損之又損是非俱泯寂然不動以至於無為守性之真體道之原與天地合德造化同功然後煉大梵祖

悉飛肘後金精胎閉息回風混合灌漱  
元泉此皆無爲而無不爲也○倪氏曰爲  
學日益學貴博也爲道日損道貴約也先  
博而後約先益而後損不益則安所取約  
徒益而不損則博反惑矣是故學者道之  
筌蹄道者學之歸宿也孔子曰多學而識  
之學之益也一以貫之道之損也既損之  
又加之以損損之至也損之至則無所爲  
矣雖無爲則實無所不爲此無爲之所以  
貴若止於無爲不能無所不爲則淪於虛  
無非所謂道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何氏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雖天下之大  
吾何容心焉昔聖人之得天下此自然之  
道也如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  
與此皆行乎其無事若有事於天下是  
有心也經曰爲者敗之天下神器不可爲  
也爲無爲而天下治此也此古人不以天  
下易此道而每言取天下之戒者深戒不  
知道者將以天下爲足貴於道也豈知無

爲無事自然之道哉林氏曰取天下必  
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  
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爲喻其言  
亦足以戒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吳  
氏曰無事者無所事即無爲也因言取天  
下者亦止是無爲蓋德盛而天下自歸之  
也若必用志用力而有作爲之事則何足  
取天下哉李氏曰苟或妄有作爲則民  
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呂氏曰天本無心於物因物見天之心是  
以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  
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初無他心何常心  
之有苟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是  
以譬諸已焉淵默寂淡能應能定不將不  
迎和其光同其塵大齊物我而未嘗異於  
物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李  
氏曰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  
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變不逆民

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  
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何氏曰聖  
人心若太虛何常之有其常心者天下之  
心而已政和註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  
能應如鏡對影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

巨細何常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  
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呂氏曰夫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善與不善  
信與不信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耳故有好

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輔之以上善使  
必成其善苟有不善者亦因以善待之善  
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百  
行無非善而天下莫不服其化德之厚矣  
故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輔之以  
大信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之心者亦因  
以信待之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萬  
情無非信而百姓確然無不信德之至矣  
夫至人者是非一致真偽兩忘美亦善之  
惡亦善之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可亦信之

否亦信之常善救人而無棄人是也○何氏曰大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未必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未必信此常人之心也末是德善德信事也聖人德與天地參天地無私覆載日月容光必照聖心渾乎以物我爲一也故能善人之不善信人所不信彼善否相非証信相讓而吾一以自然之道待之書曰簡厥脩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何善何否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何信何誕有孚顯若下觀而化此也莊子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此也○林氏曰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同信不信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吾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不信爲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耳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

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呂氏曰聖人體道合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旁轉萬物渾其心而同其塵順其性而同其化未始自爲取舍天下一心渾渾然無所分別無善無惡無信無偽真一不二待之以道故曰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林氏曰惻惻者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

###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呂氏曰道生一炁炁變而有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者炁之聚萬物之出於機者也生變而有死死者炁之散萬物之入於機者也形則復於無形有生則復於無生物有死生性無加損蓋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此乃有卒未離乎域中者也

離乎域中者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出生入死出生入死無可無不可修鍊之士以清陽而無質者爲生炁以濁陰而凝滓者爲死炁人者稟沖和之炁非濁非清而生也入清陽而出陰濁陽純則爲上仙入陰滓而出清陽陰純則爲下鬼若乃服六氣殯元精吸沆瀣皆天氣感化無形無質故能通神明而壽齊二景此之謂出生入死世之人食穀實嗜五味有形有質盜其真炁散其清陽入其陰滓此之謂出生入死○吳氏曰出生入死則死則死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林氏曰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出則爲生入則爲死出則超然而脫離之也入則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者惟有道者則然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呂氏曰陰陽不離於大道造化不離於五行和合有無而成天地出機而生入機而死順道者寡違道者眾故養生者不妄親不妄聽不妄談不妄履動靜恬然以自滋育者生之徒也趨死者目亂采色耳聽淫聲口美非道足涉邪運動靜沒溺以自戕賊有死之徒也且生死之道既分爲二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知進而不知退以及於盡則所謂動之死地生死之道以十有三言之三者各居其三而不死之道在於虛一而已所以不言者欲其自悟也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一、二家而已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竟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水火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寓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

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徒乎亦蛇蠍動靈龜逐行應運於谷發疾於機豈非動之死地乎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列子指觸骸而言之曰此過樂乎此過養乎夫煖衣煖室旨酒膏粱服食金石彼以養之之厚而反傷其生未若灰心息慮薄滋味養谷神雖若輕生可以長生也○李氏曰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柔弱生之徒強大死之徒柔弱則能懲忿室慾強大者爲忿慾所使能懲忿則火降室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慾則無明火熾縱慾則苦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以升道言之水火既濟則聖胎凝矣○林氏曰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動之死地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輟之動亡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發問之辭也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

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也此即外身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之意也○何氏曰生死之徒各十有三諸家頗各有見皆不過牽合十有三之數而已要知上壽百歲中壽下壽有差與富康寧皆福也此生之徒凶短折疾憂貧弱皆極也此死之徒未說及德與惡而前之二者各受命於天誰能齊之未是患處若愚不肖貪生夫理自作不靜以迷其死者不但爲死徒且趨死地患在人耳死地謂動於惡而不好德者泛論世人如前三者十分中各有其三不必如前人牽合數目但死之徒已十有三而之死地又十有三死之分數十居其六生之徒數僅有三可畏我若攝生避死德人十有其一乎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者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是則所患者在死地而不在死徒可見也○吳氏曰之猶適也趨也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延生而

失宜或煉藥衛生而過劑其意正欲趨生而返趨於死地者為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過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林氏曰言我蓋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兇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甲兵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兇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吳氏曰攝猶攝政攝官之攝謂不認生為己有若暫焉官攝之也以虛靜為裏以柔弱為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倘然若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亦不能為害也蓋其查滓消融神悉澹泊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李氏曰無死地者忘其死生

也○何氏曰虎兇者以獸之猛者言之兇野牛也重千斤一角

###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夫道之尊德之貴夫莫知命而常自然

何氏曰天覆以道而萬物生物物受炁於天地也載以物而萬物畜物物受質於地也故萬物生者自形自色非待物物而雕琢之陰陽相照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其勢因成孰能禦之夫形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惟道德在天地高厚悠久不壞不滅易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道為至尊其獨無對德為至貴其高無上物雖有萬之不齊孰能如此蓋道德超然物勢之上而行乎形氣之內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盈天地之間皆蒙衣被本本元元之所共推非由於諄諄之命非有假於人為之力其生之畜之一自然也可尊可貴亦一自然也然生畜形成次第雖有道德物勢之分合

而之一道而已○林氏曰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徇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知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李氏曰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始立一切有相受命于天成形于地稟炁中和皆道之○陰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何氏曰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道生之畜之有如春道長之育之有如夏道成之熟之有如秋道養之覆之有如冬道庚桑子春元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此也此道何道也虛無自然之道能生出萬物於始又能牧藏萬物於終乾

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庚桑子即春生秋成而見大道老子以發生致覆藏為一道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是矣天地無心也雖生全不傷亦不名有雖施為不辭亦不恃功雖長養不窮亦不為主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太虛冥誰能強名女德天德也道也○林氏曰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化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呂氏曰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原夫道者未始有始也外包乾坤內充宇宙無形無名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得以資生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

為天下始生育天地長養萬物故為天下母而萬物所以成也譬夫一身之天下始因三元育德九炁結形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豈能生也則為一身之始母焉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炁以為百骸之母當知其子子神也既以子為元神母為元炁母在則子存母去則子泣以其炁能生神而神能服炁也丹經謂之君臣亦云母子古之真人云子母乍逢情春戀君臣相會喜團圓蓋形中子母炁以守神神以守炁交相戀守混融為一結就胎仙與天相畢故曰既得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林氏曰天下有始以為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復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董思靖曰人受炁以生炁為母神寓於炁

故為子守母則炁專神安○何氏曰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此章始與母之旨太始有無而已自無適有者為母如道生一是也自有適有者為子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敎

呂氏曰夫乾坤者易之門戶開闔有常衆卦從而出焉生化之機準的不差而兌者悅也散也蓋耳目諸根色塵之所由若塞愛悅之視聽則禍福之門閉矣自然而身不勤勞也倘開其愛悅之門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終身危亡不可救也以已論之兌者口也門者目也常緘其口則五炁內固元精不乾常瞑其目則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寂然泰定與道為一笑參同契曰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此所謂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若乃開其喜悅之門而勿塞其愛欲之事而弗閉物誘於外情動於中氣亡液

漏精神散去其神大闕而莫之能救故曰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林氏曰兌者  
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  
物所自出之地塞其兌開其門藏有於無  
而不露也不動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  
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  
如此則危殆不可救也○何氏曰門古註  
指口亦不拘此但有出入者總謂之門  
閉其門者冥心大道也外想不入內想不  
出莊子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是也  
蓋塞兌閉門入無藏有於子知母乃返吾  
初終其身而用之不勤矣若開兌濟事則  
一念一動迷惑本來毀無失有如母誕子  
托相萬狀子壯母衰轉輪無已終其身而  
難救○李氏曰塞兌閉門內境不出外境  
不入終身不動不勞而治也開其兌濟其  
事內境出外境入終身不救失其真道  
見小曰明守素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  
身缺是謂襲常

主者則能退而守素則為至強即不自見  
故明不自矜故長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  
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缺咎夫知用  
而不知藏則遺缺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  
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何  
氏曰凡能大不能小能強不能弱能明不  
能晦則棄本徇末子復生子流落忘返其  
如母何是則自遺其缺矣蓋始者常無之  
道母者常有之道自無生有自有返無此  
大常不變之道也又曰用光歸明聖人光  
而不耀也察見淵魚者不祥○呂氏曰水  
鏡之照物謂之光其光之體謂之明用其  
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反而歸藏於其內  
體之明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  
祥此用光於外而遺其身缺者能舍光以  
混世則不為身缺矣是謂能掩藏其常光  
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吳氏曰我者汎言眾人非老子自謂也介

音憂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  
頃也知字句絕施如論語無施勞孟子施  
施從外來之施矜誇張大也聖門顏子有  
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用蓋亦若此  
誇張取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  
誇張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  
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也○李  
氏曰惟施是畏識法者恐○柴氏曰大道  
之外行者皆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吳氏曰徑小路也與大道相反卑卑欲退  
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誇張  
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呂氏曰大道  
亨衢也平易坦然何往不通雖千萬里之  
遙其行必始於足下聖人患其太直躊躇  
與事宣貴其速達而要其近功哉世人利  
於速達故由捷徑然崎嶇迷惑不知所趣  
倒行逆施去道愈遠無由上達也鍊養之  
道夷然如砥甚易知易行一曲之士滯於  
方隅欲其速得遊於修門陷於邪徑而不

知也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何氏曰大道平夷本若大路然而捨之入邪徑則迷之甚矣

朝其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米帶利餼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吳氏曰此言誇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掃者唐風之儉嗇朝甚除治則其宮室之奢靡可知矣田甚蕪倉甚虛謂奪其民時而民不得耕耨竭其民力而民無所蓄積也華其佩服以為飾豐其酒肉以為養私其府庫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之多以誇張於外者爾夏季商辛是也豈知道者所肯為哉○林氏曰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道正好行邪徑之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為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無倉廩皆虛而且以文彩為服佩帶利餼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之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

道故曰非道哉○何氏曰朝甚除此除者脩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又云除道皆修治意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呂氏曰善以道建國者獨立萬物之上終古不易翱翔萬物之表終古不極以是道而立身以是道而建天下守之以中體之以常鎮之以無名之樸而不為物之遷變福及後世其德彌廣其用彌大不可動搖也若夫根拔則氣竭青去木矣然則精竭神明去身矣是以至人固蒂深根獨立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綿綿冥冥屹立不可拔善以道抱民者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辯天下之士定於一心百姓歸附夫備一己則抱元守一神全精及迴風混合於丹田永無脫離矣故曰善抱者不脫夫善建善抱者豈惟不拔乎亦將德澤流于上下孝慈被于子孫世祚綿遠傳之無窮豈不美哉○何氏曰莊子名為建德之

國其民愚而朴故善言建者無加於德則人亦與立而不拔去之矣經曰抱一為天下式故善於言抱者無出於一則人亦不離心而脫去之矣豈惟在其身將子孫亦嘉賴之承祀悠遠以道觀者故不私為子孫計而立教垂世非專為山谷枯槁者言所謂大德必得其祿位名壽而宗廟享之于孫保之是也○林氏曰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適生一一生二一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生而不窮亦猶子孫嗣其家者也此三句皆是比喻以言道雖有無而實長存也

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要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呂氏曰修身之道舉措施設酬酢應變未嘗不自我而起煉炁養神少私寡欲諸偽咸盡乃為真人夫修之於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九族和睦積善有餘慶流來世



矣修之於鄉則尊奉耆老教誨愚鄙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之於國則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物充實矣修之於天下則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和大通比屋可封德施周普矣夫修之家鄉國天下上言其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惟修之身言其德乃真者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上其以治天下本在身末在彼其理備矣○林氏曰修諸身則實而無偽修諸家則積而有餘慶修之鄉則一鄉之所尊○修諸國則其及人愈盛修之天下則及人者愈偏○吳氏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內國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鄉國天下者言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是人人教之使然我無為而民自化爾○何氏曰內而身與家以此道修之則真積力久且有餘矣外而鄉國天下以此道修之則源深流長且豐且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林氏曰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李氏曰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己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乎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己心有一塵染著則是我之性天不明也○董氏曰觀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昇於語言之外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肝 紅 兔 大 有 集

器二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林氏曰含德含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何氏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則厚德者大人事也護精保氣執沖合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也○李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吳氏曰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至柔能嬰兒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蘇氏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比之者言其體未及於用也○呂氏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純粹無為無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如赤子焉赤子者取其始生之色而喻之也又曰上一赤子乃泥丸天帝之名也素抱內蘊真純不散若嬰兒之未孩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林氏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吳氏曰毒蟲蜂蟻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攫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董氏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何氏曰含著厚德不露于外與物兩無傷闕而物亦無得而傷之○李氏曰赤子之心純無害於物物亦不能害○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而傷之○呂氏曰至人其神全其道大透金貫石坐在立亡驅龍伏虎役鬼制魔毒蟲不敢肆其尾猛獸無所施其爪牙攫鳥不能逞其爪距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嗔和之至也

林氏曰赤子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元也終日雖號而其嗔不嗔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嗔咽喉也嗔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知此而

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何氏曰峻赤子陰也人之初生筋骨未勞柔軟綿約所握堅固而陰陽作怒非知牝牡之欲以其精氣之盛也而有德者固精固氣固神積至易筋易骨易形者似之嗔聲破也號雖終日而聲不破以其和氣之全也而有德者敬之不喜侮之不怒同乎天和者似之○李氏曰不知有男女之別其峻亦作精氣全也雖作而無心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而其聲不變沖和所至也修身以此純全其本然是謂含德之厚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林氏曰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也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祿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何氏曰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何常如之和也是非美惡不藏靈府何明如之常也

人生有涯欲益反損聖子曰不益生何以有身莊子曰言人不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又曰過度益也故曰無以生為者乃賢於貴生如餘食贅行則為妖為孽之祥矣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如心使氣則氣反動心為猛為隘之強矣○呂氏曰和之為言以直自養初無趨蹙譟戾之患豈為自暴而失其常哉既知其和終不失其所守靜一而不變與天地為常既知常道朝徹見獨無古今明明白白四達與日月參光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然而謂之神者寧不為生之所累若非理益之必至凶祥故有喪於執迷謂之氣者寧不為心所使氣血妄作強暴滋甚故溺於邪僻若夫生生之厚妄念不斷弗知常道凶祥至矣專氣至柔攝生之理今反為心所使役其氣勇暴豈道哉惟知道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林氏曰早已速已之而弗為也已者止也

○呂氏曰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凶且道以柔弱舍德爲用今以壯強爲心謂之不道故不道者早亡而已夫人萬物中最靈者有生則有少少則有壯有壯則有老有老則有死此皆不知道而不能逃於造化之內者也倘能奪天地之機達陰陽還返之妙則形可以不生神可以不化我命在不屬天地矣如其未達非欲壯不得不壯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吳氏曰常如赤子則不壯矣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何氏曰善養德者辯之在早素不以事變滑其和故德全而神不虧所以爲舍德之厚也不見少壯老之氣有三變者此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林氏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礪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調理之使

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自不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何氏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本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道者以道深妙故不言昧道者以道相煩故不知塞其兌者悅不以道不悅也閉其門者由不以道不由也挫其銳者破險峻之圭角也解其紛者離邪見之纏網也和其光者守智如愚也同其塵者忘機混迹也此六者必以其

道則行真歸身能通其玄德與天爲徒故曰玄同○呂氏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蓋道存乎默貴乎簡默而辯簡而當莊子曰知之者終日言而未嘗言不知者終日言而未嘗知至人知道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偶然而齟齬之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乃真知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至人能塞其兌收視返聽沉默守神胎仙泰定矣能閉其門退

藏於密禍患不能入邪氣不得襲矣能挫手銳則以深爲根剛強息矣能解其紛則以約爲紀繁亂除矣能和其光則不眩耀能同其塵則不與物競夫如是則復於至幽歸乎至一至幽謂之玄至一謂之同無可無不可矣○李氏曰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林氏曰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之外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呂氏曰造道之微不與陰陽爲用超於形數之外上與造化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無外於物安能親也無求其惡安能疎也無求於用利莫侵也無心於物害莫及也高爵厚祿不足動其心是不以榮爲貴也蒙垢受耻不足移其志是不以汙爲賤也可以存生可以養形所謂道之至高至

極舉天下不可得而及之。○吳氏曰我既玄同則不能親疎利害貴賤我矣。恩雖如父母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也。邈然如途人而人不認相遠不可得而疎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勢雖如匹夫而人莫能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貴也。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知其然哉以此

呂氏曰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真也以正教為治則足以盡為政之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古之聖人立可大可久之基初非所以用兵為心也不得已而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為正以兵為奇也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者恬然無事順物自然何思何慮雖不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以已言之心平志定氣血和暢則外魔不侵自然神宇泰定天光秀發亦猶治國之行其道則邊境寧謐也若乃六賊未除七情未去則吾身之患猶在方其塵念一起業火自焚是不得已之時也強兵不得以不用殺機不得以不發亦猶四夷八蠻交侵中國而六軍之師有不能自己者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且何以知天人之意哉蓋以治國用兵取天下之事而見之也。○吳氏曰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之謂管商之徒以正治國者也帝王之治國則以修身齊家為本而不恃法制禁令以為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之謂孫吳之徒以奇用兵者也帝王之用兵則以吊民伐罪為心而不尚權謀詭詐以為奇故奇者僅可施之於用兵而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之於治國而不可以治天下無事者三皇無

為之治也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惟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林氏曰以正治國言治國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為有心無為而為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為可以此道也。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呂氏曰夫生民之所以貧富壽夭付之自爾未嘗容心於其間苟禁網繁密民多避忌不敢云為舉措失業日愈貧窮矣故至人之接物以無事為真定以有事為應迹有事無事常在定中若處喧而無惡涉事而無惱此為真定以無事無念為常也且心猶君也無猶民也多忌則心神不安元炁彫零矣故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夫利器者權也權勢人主之斧斤人臣豈得而用之哉且一人之器天下皆得而用之是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也權既下移則

國家昏亂矣其於已也心不能統一反為七情六慾之所制神明安得而不昏濁矣故曰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夫技巧者工妙也人君不能無為忘在淫奢則民為雕琢服玩金玉奇恠之物苟容取媚投其所欲矣其於已也不能絕物而溺於異服玩好日已滋深則大朴耗散去道遠矣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夫法令者刑教也尅核太至嚴威酷烈而舞文弄法姦究之吏得以滋其惡民不勝其弊小則盜財大則盜國矣其於已也拘於小法執着傍門外境滋奪心靈攫亂盜我之真賊我之性者紛如也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何氏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言國之多制也山澤各有守闢市各有征徵歛無度民人苦病如晏子所對齊侯者觸手犯禁民不堪命豈非忌諱多而彌貧乎忌諱少則安業矣經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若民多利器則國家滋昏慮其竊上之機權也故曰工無淫巧其器完而不飾若人多技巧奇

物滋起慮其敗俗之朴素也上無苛令其事任而不擾若網密文峻奸宄不勝則疏為盜賊之歸者慮其法令之過也然後益知我無為而民自化等語古聖人不我欺也○李氏曰多忌諱多利器多技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無忌諱則民俗絕權謀則民化薄統斂則民富道之以德則民朴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呂氏曰老君為萬教之祖猶舉故聖人云守之以謙不敢自陳也故有國有民無所制作未嘗不以無為為治則民遂其生無俗自化矣夫煉真之士以我為神以民為炁神凝無為元氣自化為液液自化為血血自化為筋筋自化為骨骨自化為髓髓自化為精精自化為玄珠玄珠自化為金丹陰符經所謂萬化生乎身是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節用愛人去華務實未嘗不以儉嗇為先則民厚其業家自富已煉真之士常無欲則息長息長則炁滿於三

田之內故曰我無事而民自富安靜不言淡泊自守未嘗不以厚本為意則民抱天全其俗純正矣夫人神躁動則炁息虛驟神寧謐則百關調暢元氣自正矣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無欲沖虛崇本棄末未嘗不以簡要為務則民誇企其性自朴矣鍊真之士元神寂欲念不生炁鍊真凝成胎結象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何氏曰我無為而民自化若為者敗之民反不化矣我好靜而民自正若動而失之民反不正矣我無事而民自富若多爭則多患民反不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朴若多欲則多累民反不朴矣此至治之要道也昔蓋公善治黃老所與曹參言者惟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曹參得其術相齊國九年大治○李氏曰無為無欲無事好靜皆正也以此治國則海晏河清以此行道則道泰時康以此修身則氣固神凝一人正萬人皆正一心正萬化皆正一身正萬事皆正正之義大矣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林氏曰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淳淳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邪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妖或為善利害是非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李氏曰上章無為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是謂上寬裕則民純實上多事則民昏暴悶悶寬也察察謹也寬則得衆畫法無民禍福自倚正奇相待善妖相及理之然也可不戒諸修福不如避禍用正不若閑邪正雖為善苟自矜為奇德則反為妖正之為正斯不正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呂氏曰

古之人體天之行政教寬大任物自然常若悶悶故其俗淳朴修真之士抱神懷真漠然寬大忘乎視聽無所分別其息深深淳淳仙道得成矣故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後世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察見淵魚猶以為未至民之失性莫甚於此由是動觸禁網彫弊離散風俗日益衰矣末學初真之士未造道妙真然不疑役心運思於事物之中專務苛察崇尚機變以是而治身則缺缺然喘息粗急真元離體非養生之道也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且治亂之首禍福之源自古有之亦由人所召夫禍之藏於福中也福至于極若不謙抑祗畏而乃妄自驕奢未有不為禍者矣福之隱於禍內也若處患難之中頓改前非內自修省則必反為福矣天地之道有休否日月之運有虧盈此倚伏之數禍福相因莫知紀極也有天下者曾未若守之以清靜任其自然不利貨財不樂壽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何有於

我哉造真之士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物我無忘豈禍福倚伏之可累乎故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孰知其極陰陽之運生殺係焉動靜之間吉凶倚焉邪之與正善之與妖孰能定之哉正則正道也奇則邪徑也善則善性也妖則異類也本乎一心流而為四非一炁之正也其正之者必聖人有心正之恢謫詭恠反害于正有心為正妖祥變異反害于善善妖奇正迭相用事民性不一處於邪正之間迷惑其所由來久矣譬諸中下之士有聞道者方且隙然生善之一念而無卓然獨立之定力乃惑於見聞一彈指間妄念忽起而正復化為奇惟善復化為妖邪莊聖所謂神奇復化臭腐是也聖智難知鬼神莫識況常流乎故人迷妄其來久矣豈獨今哉故曰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何氏曰割害劇傷也方則易割廉則易劇吾以方以廉以身率民使化而遂以此爲害人傷人之事有不爲也肆逞耀眩也直則易肆光則易耀吾以直以光以道示民使化而遂以此爲自逞自眩之事有不爲也廉而不劇古全句見聘義經注甚明改劇作穢者非是莊子廉劇雕琢字義相近董氏曰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劇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劇肆布列也大直若屈而不肆光而不耀者復歸其明也此四者皆悶悶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爲而方廉直光之用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劇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呂氏曰聖人之治無爲無事省財節用則倉廩充實民康俗阜然後保精愛神齊心潔己以昭祀上帝則人神皆和矣且夫聰明睿智動靜思慮是其心內受用者屈伸

俯仰貌像聲色是吾身外受用者兩者交通膈然契合要在各得其宜此嗇之爲義也修諸內者以修身爲治人治自己之人也以養元爲事天事自己之天也天則腦官是矣純陽赫赫在乎上九天之上無陰也自玉京關之上皆天也嗇者保愛也愛視則養神愛聽則養虛愛言則養氣愛息則養和愛腦則養血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何氏曰有國者處天人之際凡所以 upper 事天下治人多求之外而不求之身太史公以道爲六家首專取其精神專一謂之大道其曰動合無形則與天符合者此精神也曰瞻足萬物則使民瞻給者亦此精神也又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精神離則死故聖人重之夫重之即嗇之之說嗇者吝惜之至也聖人守內不守外夫曰節曰愛曰守皆嗇之意也不嗇口則多言損氣五味厲矣不嗇耳目則五聲亂耳五色亂目如曰快其情者疲其神其嗇也武嗇精嗇

氣嗇神此道上可賓九清下可福羣生○吳氏曰嗇也者留形惜氣之要術也○李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斂以身言之也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絕視聽存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

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呂氏曰且嗇者愛育精神勤儉有常如性無易如德不遷省費儲用自足儉嗇而智恬交養情不外蕩性自內復若夫愛其形保其神貴其氣固其根精神腦血不致耗散早得復本還元故曰夫惟嗇是謂早復夫節儉理民愛嗇其神以上心德之一也服從于道積而彌新人皆和悅德之二也有一有二德之重也修之內者早能嗇復則氣柔和萬神安暢復我本來不隨物轉深矣遠矣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然重積者克己復禮修道以仁未嘗眩嚮天人信

順無一物敢違是以四方向慕無不克服矣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而無不克者萬物歸化道德無窮何往不通內鍊之士大德有容以其不爭矣往不克至一不逆真常不變參萬歲而不老豈知其極故曰無

不克則莫知其極夫其極之莫知後其身而身先天下樂推而不厭被堯之仁樂堯之化其國可保而有餘裕矣內鍊之士體道之無窮鍊德之無極國可以有者喻乎身可以存也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何氏曰重積德則積水成海積氣成神也無不克則應物變化無所不宜也莫知其極乃合大道混混溟溟也為國者果能此道亦可以有其國而久安矣○林氏曰早復者言壽則歸復於根返本還元也德至

此則愈積而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呂氏曰始也修性以反德今也積德而入道為有國之母也則可以茂養百姓福祚

社稷亘萬古之長久矣喻之於身有國之母者氣也形為受氣之本氣是有形之根氣因神識而生形乃因氣而立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蓋神是氣之子而氣是神之母也形不得氣無因而成氣不治形將何

為主氣散則身謝氣在則身存且久也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積德之君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為固蒂於清靜社稷綿遠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已之根者腦也蒂者臍也深根運元

氣以補腦也仙謠云欲得不老還精補腦然後密樞機閉欲戶藏元精於玄冥之府結胎息於丹元之宮上赤下黑左青右白中央黃暈之間乃黃庭結實之處正當臍間是謂固蒂也今欲修長生當先固蒂呼

吸太和返神服氣胎息綿綿伏住臍間長生與天地為常久視與日月參先矣仙謠

曰欲得長生先須久視久視者內視也○林氏曰此章以治國喻養生也養生而能

蓄則可以深其根固其蒂可以長生可以

久視也○蘇氏曰以蓄治人則可以有國以蓄事天則深根固蒂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蒂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蓄一也

###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呂氏曰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民亂烹小鮮者不可擾擾則魚爛故善治國者若烹膚寸之魚調其水火使之自熟則魚可全

若乃擾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釜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其自得其民自安若乃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於國夫是以治道貴清靜國以民為本身以氣為本愛民治國則國昌愛氣治身則身久故設此喻

愛民惜氣之法如烹小鮮不可攪擾動則耗廢矣○李氏曰以正治國其政閑闕治

人事天皆治國之義小鮮者細小之魚也譬以烹鮮撓之則糜言平治天下撓之則

亂也○林氏曰烹小鮮者撓之則碎治國



者擾之則亂清靜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呂氏曰聖人神明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以無為之道治之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沖和鬼神咸服於明德鬼既安於幽趣不敢出其靈響現其神變矣以道治一身之天下者智恬交養神宇泰定天光內發秋氣淪滅邪鬼豈敢現其神變哉 吳氏曰蒞臨也鬼謂天地之氣神靈惟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蒞臨天下者簡靜而治不擾動以傷害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其鬼不為靈惟以興災也 何氏曰夫以道蒞天下神民安之莊子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則人安其性命之情莫之為而常自然萬物莫能為之害也 河上公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現其精神以犯人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呂氏曰非其鬼無神變靈響蓋聖人守其常位宜其幽贊天地之大美哉助協順惟福是宜非特鬼不敢神神亦不敢妄肆妖禍傷吾之民矣且有道之士非其鬼無神變以其不能傷犯自然之人也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既安於正直非不傷害於民以其服聖人之明德自處幽暗而不敢示其惟變爾聖人憫一夫之失所未嘗不思所以救之之力父臨子育雖細繇繇憐保惜之不暇何傷之有喻於人得道自然非獨神明不敢犯聖人亦不傷之也聖人方且尊道貴德豈傷於有道之民哉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吳氏曰鬼之所以不靈惟者非不靈惟也雖能靈惟而不為妖災以傷害人也又謂鬼之靈惟所以不傷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而不傷天地之氣故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

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 河上公其鬼非無精神也不能傷自然之人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呂氏曰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性命鬼得全至神兩者交悅無所傷焉遂至天清地寧陰陽調泰年穀常豐物無札傷國無疵癘鬼無靈響其德交歸之矣 林氏曰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其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焉不相傷不相侵也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 河上公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 何氏曰古之人在混茫

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當是時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是之謂至一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也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林氏曰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為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地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為道故曰以靜為下○呂氏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百川朝宗亦猶大國能自下無不包容則民交趨而會之矣傳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勛成此之謂與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忘其身則百骸理虛其心則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可謂大國矣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至於萬物之精華交而會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者初不容心於勝惟其靜是以常勝以勝為下故天下之交歸焉牝靜牡動柔靜剛動也剛為柔所制動為靜所代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此實用謙下之德有國有民故無往而不克也取之已也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知雄守雌專氣致柔以陰鍊陽為神機妙用也故牝常以靜勝焉靜則群動趨也下則眾齊赴之此修真之要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林氏曰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呂氏曰以大事小唯仁者能之以小事大唯智者能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知天命畏天者保其身○吳氏曰大國本在小國之上者不恃其尊而謙

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素在大國之下者甘處於卑而俯仰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樂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見容也○何氏曰大國以下小國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之類○李氏曰上以下下以下下上上遜下順德交歸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林氏曰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小國之意不過欲鑄刺入求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各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黃茂林解云此一章全是借物以明道此語最的當○吳氏曰大國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

小者素在人下不患其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忘其不能故專言大者宜為下○呂氏曰大國以下小國者不過欲兼井畜聚小國之衆為其君長爾小國以下大國者不過盡禮以敬事大國資為援助爾然小大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撓安其居樂其俗而小國柔服理之常也大國謙下故宜曲而下全之使可小可大所以致天下之交也何氏曰此章首言大國者下派末言大者宜為下中間雖合大國小國並言而先後惟主於大國而言者小者易為下此不待教大者易以盈難為下雖教未必行故再三言之與易同道也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保何氏曰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道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此所謂物之與也如屋之堂與非造次所得見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故此章先曰實後曰貴也道不遠人人自

遠道雖有善不善之判而不善人之所保亦隱然藉此道以為安也○吳氏曰萬物之與謂萬物之尊貴者與室西南隅也尊者所居故與為貴道之尊貴猶與也實謂善人所重善人向道而進修則可以取重於人故曰善人之實不善人向道而改悔亦可自保其身故曰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李氏曰美言可以市足以悅眾尊行可以加人足以出眾也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棄之有五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教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壁駟馬不足為貴不如坐進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柴氏曰道味有益如寶入市故曰美言可以市德重無不服故曰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教以化

之何敢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所以輔行此道也○吳氏曰善人以道而取重於人者其嘉言可愛如美物可鬻於市其卓行可宗可以高出眾人之上不善人以道自保其身者畏威寡罪身獲全安是此不善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拱壁駟馬為至貴然未足為貴也不如進此道之為尤貴拱壁駟馬之貴不如此道也故萬物貴之而以為與也○何氏曰不以寶玉車馬為榮而以坐進此道為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林氏曰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也不曰知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天下貴○何氏曰無一夫不獲所欲與聚所求皆得君子樂得其道

而止於善小人樂得其欲而恥為不善雖有不善者亦莫不回心向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此有道之士獲大用於世而亦以見斯道之功用貴而益貴也謂之古之貴此道者匪今斯今振古如斯

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呂氏曰聖人為無所為而任物性之自為則無為而無不為心曷常動哉事無所事而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而無不事身曷常勞哉味無所味而隨物氣之本味物本味則無味而無不味口曷常嗜哉心不動則衆妙可觀身不勞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靈液不竭至人為於鍊養而不為妄作事於修真而不事於塵務味於道德而不味於腥羶故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林氏曰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李氏曰為無為發上章萬物之與為無為無

所不為事無事事事有成味無味其味幽長此三者道之奧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呂氏曰涉乎有形則有小大係乎有形則

有多少物量無窮原其有用應而不藏付之素定可以大則大可以小則小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萬有不同俱歸于一一皆以道御之報之以德人無重惡何怨之有至人其道甚大其朴甚小其用雖多其要甚少大小含太虛於方寸多少總萬有於一真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為一奚所怨哉故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夫是非美惡怨恩德皆生於微漸始於易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圖度於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必大矣故艱難之事必啓於容易欲令於容易之時而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細微欲令於細微之時而去之已之難事者備仙也已之大事者行道也莫難於修真苟

如易以圖之其志固心堅何難之有莫大於行道苟如細事以為之為之不輟積細而漸至於大矣○林氏曰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劉氏曰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也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為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速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報之以德為善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呂氏曰聖人不為難大之事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久可大之基聖人懷抱道德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終不為大方寸之中真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故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李氏曰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為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

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林氏曰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呂氏曰輕諾者不誠信也安應之必為虛誕矣多易每事忽略也妄為之必為難矣夫以聖人之材尚難於細易輕諾至於每事不敢輕易其於道則勤而行之終亦無難矣輕諾之後其信必寡多易之後其難

必多故謂先難而後獲者難易相成也○

李氏曰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是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之難凡事不輕易故終無難○林氏曰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幹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而易行也

非以輕易為易也○何氏曰口惠而實不至災必及其身輕諾者信亦輕也言之得無訥易者多則難亦多也聖人處無為之事冲淡無之味已深入無形之道而有無相生細大難易相成隨物而形皆道也雖物物而不物於物又能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乃見聖人之心非有亦非無也

###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野江允大有集

墨三

####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呂氏曰古之君天下者治必有亂對安必有危對當其國家安靜則易為維持及其傾危則難於守禦故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芽蘗未堅則其脆易破悔吝未著則幾微易散取之已也少壯身安之時易於行持見功猶速蓋疾病未兆其修鍊則易謀而易成暨乎嗜慾過名神衰精損疾病一作便逐逝波儻保養得宜神氣冲和或染微疴亦易治也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且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為謀也若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何由而萌若先為之計則未形之患何緣而起是以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況禍福本相倚伏自其胎基之未兆而慮之禍可轉而為福任其

已然忽之福可移而為禍不可救藥矣故治身調心之道蓋亦預防其情慾和適其神氣而使之不亂也○李氏曰按上章之義其安易持言作事謀始修真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抑情於感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遽禍於已萌不亦難乎○林氏曰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見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呂氏曰患不預防惡不杜漸其由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甚易為力矣及其合抱青蒼百尋焉可伐哉又若築臺焉起土於一畚可蹴而起之又何難哉及其九層也俾百尺之勢焉可毀哉又若遠行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長涉渺渺焉可還哉故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李氏曰積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覆甯堅冰之戒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林氏曰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呂氏曰有為於分別則敗其自然有執於欲利則失其精神未若安其所安守其所守則治而不知其治為而不見其為矣聖人察夫事之所敗起於有為不為則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有所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治身有為則形勞神役心靈疲繭有執則偏滯方隅不離衆有去道遠矣曾未嘗無為無執天真純粹故巨萬劫而無敗無象可執何失之有○何氏曰聖人作事謀始善始善終曾不敢輕於有為執其所見

蓋懷微妙抱朴質不敢起天下之爭心循理而舉事吾何為因時而五功吾何執名各自命事由自然吾何敗何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呂氏曰世人雖務於善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皆初勤而後惰始樂而終厭幾於成而復敗之良由抱一不固則胎真不凝丹液漏泄故乃曰炁亡液漏非已形若夫至人則用志不分始終如一萬神自正孰能敗之○何氏曰凡民好為者以因循為無能好執者以通變為無守所以事敗於垂成此言不能慎終如始而為有初鮮終之戒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呂氏曰至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則難得之貨又奚貴之有非無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為心凡衆人之所過吾得以復之故曰是以聖人欲

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至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害私焉道可以爲親德可以爲友以道德輔佐其體觸事莫非自然而然易敢有所爲也○吳氏曰聖人之欲以不欲爲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爲學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其所欲也故曰欲不欲衆人之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掉臂過之而不顧者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衆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不學者蓋以萬物之理無爲而自然故吾亦無爲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以輪輻相依附而爲一也○何氏曰此章先言爲之於未有中言爲者敗之末又言不敢爲然則爲者是乎不爲者是乎皆是也豈不曰爲無爲則無不治○林氏曰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返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

敢爲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呂氏曰古之時善爲治化民者以道集虛

以性開天正心誠意欲導斯民於朴質之地盛德容貌終日如愚使民終身由之而莫之所以然善以道自治者非顯彰其光

耀以眩惑於世俗同乎無知抱朴而已○吳氏曰上古無爲而治其民淳朴而無知

後世有爲而治其民澆偽而有之是以難治也○林氏曰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也○李氏曰

將以愚之者謂其政悶悶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者謂其政察察故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

林氏曰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智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可爲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以謂之玄

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大順即自然也○呂氏曰夫弓弩畢戈之智多則禽亂於上矣鈎餌網罟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智詐漸毒頹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夫上以智御下則下以

智應上故上下散亂奸臣賊子侵權怙勢何所不有此不謂之以智治國而何且古之有國者結繩畫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不治而自治所以開人之天曾未若開天之天此不謂不以智治國而何若治身而

以智自役則神明不安焉得不盜其真氣乎生而不以智爲者謂之以智養恬也智與恬交相養則百神平泰萬氣皆融非忘形抱道者孰能此乎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蓋用智者害政害

民不用智者善政養民兩者措模而法式之也既知措式而不用其智致斯民於富壽循天之理與天同德矣故曰知此兩者亦措式常知措式是謂玄德夫玄德者深不可測遠不可窺至幽至微不可察也然觀其用似與物違反究其理則與物同歸入于自然之境而無所逆也至人者與世俗萬事相反而復乎素朴同於大通大通則無碍矣故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何氏曰聖人不以智治智與天下相尋於機巧法術之中而以愚治智挽之歸簡易平直之道有由也哉故曰上誠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也夫弓弩畢戈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網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智詐漸毒頡頏滑堅白解垢同異之智多則人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自三代以下是矣以智治國則賊夫民不以智治國乃福夫民知此兩者亦措式乃有國者之良法常守此良法則德玄且深

且遠矣故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多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矣與物反者彼以其智我以其玄彼以其賊我以其福相反而不相入也正言若反乃至大順順之至也豈在用私用智與物相靡相刃而莫之能止也○李氏曰無為寬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為謹嚴宰制下民國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為清靜治國使夫知者不敢為也雖與物相反反貫自然民逐其生獲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盡此道者是謂玄德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

呂氏曰江海之王百谷者謙卑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為求而百川自然來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人身以臍間下丹田為氣海乃五臟六腑生氣之本一萬三

千五百息之源十二經脉之祖人能謹守下丹田氣海守之不間則百關之氣自然朝之○何氏曰江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有王百谷氣象然非強為大也水無分於東西而分於上下也海居下則百谷斯朝宗矣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此道何道也聖王知雄守雌也○林氏曰百谷之水皆歸之於江海江海為百谷王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意

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樂推而不厭

呂氏曰聖人能體謙下之道將欲處人之上故必先以其言下於人者知滿之必招損也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日崇大寶彌固自然為物所推而居於上矣將欲首出庶物必先身謙言遜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為物所推而處於先矣故曰是以聖人欲上



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故能處人之上而不以為重其從之也輕處物之前而不以為害其利之也眾不重故不輕不利故不害利害輕重付之自爾其何容心哉故天下共黃老清靜之化而無厭者以其謙卑之德所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上學之士天下自然欽敬上於人先於人謙光而尊德之所致何厭之有○何氏曰聖人心如太虛道如天地以柔靜待天下又何欲焉欲上人欲先人示人以可則可效順人情而言之也聖人何心哉人皆取禍已獨曲全故處民之上而彼不以為重而聲已自下者人高之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故處民之前而彼不以為害而傷身自後者人先之也托小包大志弱事強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常情所惡而忘者變為樂推無復厭數○吳氏曰以言下之謂卑屈其言而不尊高以身後之謂退却其身而不前進然此皆聖人謙讓之盛德非有心於欲上人欲先人讀者不以辭害

意可也○林氏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人上人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呂氏曰聖人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心形既定物孰可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夫至人者忘其耳目遺其肝膽消殞萬緣泯絕身世和以天倪與物委蛇而天下孰與爭乎○何氏曰人心天理可以道感不可以力爭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所守者約而服從者眾理也老子嘗語文子曰聖人欲貴於人者先貴人欲卑人者先自卑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其細

呂氏曰大道曠然無形無名充徧萬物雖有而若無其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肖似於物道亦物爾而何足大哉

○董氏曰若有所肖似則同於一物何足為大也○何氏曰聖人以玄德自持不欲見貴於世宜其天下亦以為博大無所肖似夫惟大則混混冥冥人不可得而名如有所肖似則細行之人爾肖似也○林氏曰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

我有三寶實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呂氏曰人能抱道持身有如持寶固愛護持守而不失也所履踐者有三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如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倡不敢先也至人保持三寶者廣度眾苦水被萬物慈之至也儉視聽則神不蕩儉言語則氣不耗儉嗜慾則心不搖此養生之至寶也能後其身謙光自隆故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何氏曰聖人不以珠玉為寶而所寶惟道何道也慈儉後三者之道也匹夫撫劍疾視是則

好勇者細人自逞之氣而我以慈為寶小器塞門反坫是則好廣者細人自侈之見而我以儉為寶也名利都府衆人所馳是則好先者細人自矜伐以為能而我以不先為寶○吳氏曰持謂守之而不失慈謂

柔弱哀憫而不剛強儉謂寡小節約而不侈肆不救為天下先謂謙讓退却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

呂氏曰知謙和柔弱能勝剛強順化有情曰慈遂可以言勇知節儉為可貴用之不可既曰儉遂可以言廣知先人後己可以克己復禮惟仁是與遂可為器用之長夫剛強則易挫慈柔則不可敵慈也者不剛而勇儉愛精氣神明不勞而我道彌廣未嘗先人故樂推不厭遂成法器之主故曰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世俗則不然捨棄慈仁將為勇

義費氣輕生不能保壽節用崇奢尚侈傷時害民反招墮乏無謙退之心有剛強之志好處物先居人後皆非長生大道之術乃喪身之具爾故曰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林氏曰器形也成

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吳氏曰金謂不用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強以為勇侈肆以為廣銳進以求為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呂氏曰且慈兵入於敵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踐積聚不焚屋室則人人悅之何必陳兵以戰野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守固哉天道福善禍淫善人自天祐之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為無所不慈則物為之衛矣至人能守慈

勇以戰世緣則萬邪不能入千魔不敢干其道曰固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林氏曰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搆日與心聞也守猶莊子純氣之守

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吳氏曰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為三寶之首故此以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

中夫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則人不忍敵是能勝也以慈而守則人不忍攻是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之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或人力不逮天亦救助之而不令其敗且潰天之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救護之也○李氏曰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真勇也

#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

用人者為之下

何氏曰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周宣王備禮以聘之觀形懦夫也宣王曰爾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斷秋蟬之翼王曰吾之力能裂犀角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汝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曰善哉王之問也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其未嘗用其力故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彰臣之能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為下者不武樂事見矣莊子市南儀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不怒者善戰不爭者善勝也韓信解廣武君之縛東向師事之問燕齊之策此善用

人者為下也古之善為士者不怒而威於斧鉞不戰而屈人兵則有道存故有人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吳氏曰古者車戰為士謂甲士二人在車上左執弓右執矛中御車掌

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將戰必激發其勇與所敵爭雄而取勝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士不欲其強武戰不欲其奪慈勝敵不待與之較力兵刃不施彼將自屈古之智能○林氏曰四

者之善皆不爭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何氏曰不爭之德仁不以勇也用人之力羣策屈羣力也配天古之極天道不爭而善勝自古以固存道合其極○林氏曰以其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李氏曰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配天以此修身則形存而壽永也○柴氏曰惟善則合上古立極之道故曰配天古之極

###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何氏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者是所謂應兵也故曰殺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無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放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老子嘗以語文子今言不敢為主而為客者主先而客應之非得已不敢進寸而退尺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慎之至也而非怯也臨事而俱好謀而成也○呂氏曰古之有言兵畧者必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也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且聖人之兵沉機密用雖有敵至我則坐觀其變隨變而應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動若輕動者所謂輕敵也大抵有意於爭事之未必勝無意於爭事之未必負機謀進止其亦有待焉至人應世一視一聽一語一笑萬緣交接皆謂之魔也戰勝之決不敢為主之先倡儼然若客常居靜定之中精神不亂進寸則有

敵退尺則無爭故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以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

何氏曰兵之常勢行有行陣攘有手臂有對敵執有兵徒而乃一無有焉如無手行拳又如枕席上過師不戰而屈人兵之意所以然者重而不輕也引也如攘臂而扔之扔扔古本並從才音同有揮敵意河上公曰彼遂不正為天下賊雖欲行誅之不成行列也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雖欲引之若無敵可扔也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可持也○林氏曰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扔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也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王弼本仍作扔

禍豈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何氏曰勿曰何害其患甚大此輕敵之戒禍之大者聖人以慈為寶而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今對敵而輕用其鋒以求勝於天

下則是先自喪其道之寶矣故兩兵相遇哀矜者勝故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死以慈戰則勝一言而三軍如挾纊吮疽而士卒父子爭死夫誰與敵此章言兵不可輕用而不用為之大用有出于兵之外○

吳氏曰行三軍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致殺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以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而天人助之勝也○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憫殺傷之心哀心見而有天人助順之勝矣○林氏曰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何氏曰道者何清靜是也簡易為上耳道本清也人自濁之道本靜也人自動之道本簡也人自繁之道本易也人自難之玄聖所言以我觀甚易知易行以人觀乃不

能知不能行術豈異哉蓋亦反其本矣且言剛強則難言柔弱豈不易言華飾則難言朴素豈不易而惟其易知反成不知惟其易行反成不行為其太近也列子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知道之言也○李氏

曰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間有信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吳氏曰老子之言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故莫有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何氏曰老子兩語文子以言有宗事有君

而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曰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此也素要執本則得所以知所以行所以易也無他泛知則難寡者衆宗於此而知斯易矣泛行則難靜為躁君於此而行斯易矣然知道之說有三

甚易者近也莫能知者味也而惟無知者忘也故道由易知而至於無知聖人事也吾超然不識不知之境又誰得而測識之關尹子能忘道乃能有道又曰有人問於我我尚不知我將何為我所此無言無事

內知而抱玄也吾尚不自知宜其人之不吾知人之得以知其道亦何貴哉故得道畏人知又先畏自已知人已兩忘云為俱泯至貴者道大音希聲豈在求知而難易之知又不足言矣○林氏曰衆言之中必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為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何氏曰列子居鄭國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由是觀之聖人譬如被褐懷玉者玉外不自貴而中有至貴者存褐毛布賤者之服故云褐寬博○呂氏曰聖人無名至人無已神人無光雖衣弊履穿蒙以養正心

如玉石積蓄至寶韜藏光耀未嘗顯露然養道胎故曰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林氏曰聖人之道足於內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林氏曰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字最奇○李氏曰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為知真知也世人無所知自以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廢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呂氏曰至哉妙道沖然淵奧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不可得而測度不可得而擬議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聖人靈氣

沖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始能無知不以自矜是謂真知真識乃知不知不識者也且世之人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駭內多機智徒事

誇大而實不知道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心而強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至士達道明真得之固窮鉗口結舌保而秘藏不敢宣泄常若不知而說不知其道而乃肆高雋之辯辯者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也○何氏曰莊子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故深知而不自以為知於道為上知於不可知之中強自以為能知於學為病莊子太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曰吾不知也又問無為

曰吾知道問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太清知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大畏至矣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可不畏小害不畏小害大害至矣○呂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人能體常盡變以全性命之理則內真赫然充塞于外思慮憂愁無自而入衆之所畏不可不畏世愚不知天命樂高好大負威任勢矜尚賢能南華經大愚者終身不靈大惑者終身不解勿謂小惡無傷遂闕畧而不知悔苟積累之久威將不能加天威必至○何氏曰昔人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是則人心最不可無所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大人者君父之嚴及大德之人固可畏不可狎聖人所言犯其告戒必不免其有身固可畏不可侮而三畏之中又以畏天命為先天命者乃天所付與萬物當然之理畏之一念一動一言天地鬼神臨之罔敢玩易道者萬物共由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能者取福敗者取禍故君子畏義小人畏刑皆畏天也不此威之畏則威有大於此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衛校滅耳豈非不畏威而來大威哉○林氏曰不畏刑者常遭刑也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是以不厭河上公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若忽其道好其色是謂伐本厭神夫惟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滌垢澹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何氏曰人與道居則能居天下之廣居故欲無狹所自居不則室無空虛婦姑勃礫矣人以道生則能生天地之所生故欲無厭所自生否則心無天遊六鑿相攘矣夫惟樂道而內不自厭則上不見厭於天下不見厭於人是以皆不厭也○林氏曰居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能安於退而務於進不

能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飭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董氏曰狹隘也厭棄也無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體矣生者氣之聚合太乙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棄之心所以體無非強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下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河上公曰自知者自見已之得失不自見者不自顯露德美於外藏之於內也自愛

者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者不自貴  
高榮名於世也去彼者去彼自見自貴也  
取此者取此自知自愛也○何氏曰聖人  
自知則是非美惡不敢昧而自見則自足  
之心生矣自愛則安危去就不敢輕而自  
貴則自驕之氣動矣此乃畏不畏之所以  
分一彼一此何去何取可不知所擇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野江 允大有集

器四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執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林氏曰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  
事而懼是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  
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  
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  
亦惡之也而世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  
知其故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道為  
難能也○何氏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  
者必過其敵此勇於敢則殺之戒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此勇於不敢則活之道也  
為此說者言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也然此  
二者或利或害為善得吉故多其幸而懼  
於凶者有矣為惡未始不及於凶其幸免  
者亦時有焉由前之說吉凶之於善惡猶  
影響也由後之說禍福之來似不在我常  
人之慮遂以天道好惡有不可知其故有

不可知其事有不可信者聖人畏天命修  
身以俟曾不敢以常人之見而輕用其心  
也惟知天之不假易而其難其慎之豈無  
其故哉○李氏曰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  
人不畏公法敢以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  
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勇於  
不敢者義理之勇也天之所惡造化不容  
也孰知其故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知  
者不敢輕示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  
來綽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林氏曰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為不爭而是  
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  
也○何氏曰天雖剛德猶不予時此不爭  
也而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乃勝之善者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感必有應應復為  
感乃應者不召而自來如日月寒暑之往  
來天高日鑒於陟降誰其召之綽然而善  
謀古韻綽綽也寬也於義為長如作默然  
則與不言之意重如作坦然則與不爭之

意獲天道雖似悠緩而其巧於報應尤甚於人之機謀則似有神其斧者雖然寬緩如書云須臾之意故天網恢恢乎有容雖不密亦不漏也○河上公曰網寬也天之網羅恢恢甚大雖曰疎遠而察人之善惡無有所失○董氏曰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之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林氏曰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通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常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肯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者未嘗不殺而民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吳氏曰奇不正也使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者為惡之人吾得以執而殺之則人人知

畏孰敢為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惧上之人奈何欲以死惧之而輕易殺人乎○河上公曰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民而先刑罰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林氏曰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容無心可也○吳氏曰不以殺人惧其民則為惡之人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殺者天也惟天能殺人惟大匠能斲木而人欲代天殺人猶非匠而欲代匠斲木也代匠者其手必多有傷以譬代殺者其身必有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氏曰

夫刑威雖一人之權而非一己之所得私常有司其刑殺者人主政不欲以己代之孰為司殺之司上有司於冥冥之中者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下有司於昭昭之中者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是也人主中持其柄折民惟刑有不得已者則奉天憲付有司以示平民之治曰百姓自有罪爾自有罪予一人何心焉殺人者天也士也非我也人誰得而怨其上者此而不行乃拂天之理倚官之刑認作威為己事是猶大匠宜斲彼袖手傍觀而吾血指汗顏以代之豈不傷哉人主以天人之心為心欲善而民善矣焉用殺有君如此則天下遷善遠罪皆樂其生而重其死道運和氣之大者此聖人言外之意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林氏曰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



民愈饑上好智則民愈難治。○吳氏曰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貧而饑矣上有為而以智術御其下則下以奸詐欺其上而難治也。○呂氏曰民者國之本也八

政以食為先食之為論以鄙而司農以為大計其如此用在於民稍失其宜為害亦大聖人授之田勸督百官使不違其時征輸有制使不傷其力疏為九一之法定為什一之賦務從其輕耳倘或違民之時奪民之力以非常之求供無厭之欲民困其稅歛之重爾爾瘠瘠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盜賊貧窮變詐百出叢生於國人莫之知矣身以氣為民氣足則神全今言其饑是氣之不滿也是其不能忘言塞怨故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古之民安居樂俗耕而足食織而足衣孰云難治乎若上以有為有欲有事網密令苛政煩信弛故擾其民而民不勝其擾故難治也譬之已也氣之難清而易濁息之易養而難

柔況有為而擾之手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林氏曰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不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其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貴猶勝也。○吳氏曰輕易也生生之厚謂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也貴生謂重其生即生生之厚者也求生之心重而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無以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重於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者也。○何氏曰夫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所謂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則不以物傷生此乃過於賢厚其生天下亦賴以全其生豈

不美哉

第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呂氏曰夫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身之主道存則神存神存則氣存故人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旺萬炁朝元流通不息故其柔弱可知也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逝百體堅強矣故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嘗試論之萬物草木之生也天地之炁流行乎其內陰陽之炁潤澤乎其外春氣一動膏雨徧沾榮華敷榮鮮妍秀發風霜纔扇殺氣相仍枯槁變更柯條凋謝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無識者以氣聚散為枯榮故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吳氏曰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肌膚冷硬而強直而不能屈伸也草木生則枝莖軟脆死則枝莖枯槁堅硬也。○林氏曰柔弱堅強皆借

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州木之生死為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呂氏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炁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炁生之根也柔弱滋潤物之芽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今天夫堅強不能養和也與物為敵豈免傷乎柔弱者不失中也與物同波故能全其生也○何氏曰天下之柔弱者道也氣也所以能貴天地而包萬物故人物與生為徒者必其道與氣存焉與死為徒者必其道與氣去之○林氏曰徒類也○吳氏曰上文言人與草木之形體生則柔死則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曰兵凶險之器聞爭之具也所觸之

境與敵對者也恃其強而輕其敵非義也不義而輕於用事豈勝乎故曰兵強則不勝木之小也柔且弱及其強則合拱矣木猶如此況於人手況於國乎故曰木強則拱強大者勇敵之士柔弱者君子之道推以力者強大為勝推以德者柔弱為勝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有常敗之道曰剛蓋世之人任力不任德忘本而逐末達者以道觀之則柔弱勝剛強此理之必然者也○何氏曰齒剛則折舌柔而存理也共如木蔓拱之拱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兵強則反不勝何也以其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國者故曰驕兵兵驕者滅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非但以木為喻而以柔道理天下乃君上之道如妄自尊大不過井蛙之見耳為人上者可不鑒哉非但道家以卑弱自持也○林氏曰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則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吳氏曰共兩手所圍

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呂氏曰天法于道與道同功無為而成不言而化四時資之以行百物待之以生未嘗差忒而不失公平正直之理故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故弓可攄而矢可行也人君道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施之張之調之練之百發百中以準的為道虧盈益謙稱物平施相為表裏與夫天道均其用也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李氏曰按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天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董氏曰天道無私皆當適中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呂氏曰：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卑者，人道也。主道化者，天道；宰體法者，人道。蓋天地有餘，則損不足；則與非有心者所能得。遠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感而遂通，默而行之者也。人則不然，性失中而情不一，好高惡下，奉有棄無，不能同天道損益去道遠矣。○林氏曰：天之於物，每無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呂氏曰：且夫其有餘者，不可不損其不足者，不可不補也。故有道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以天下之子而為子，其待人也如此之重，其待己也不輕矣。非聖賢之心，其孰能為是也？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林氏曰：惟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李氏曰：惟有道者，

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補不足，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呂氏曰：聖人圓通為智，因物為心，鑒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無自伐之心，施為而不矜恃，其美無自滿之志，功成事遂而不居，其不欲人知其賢德也。若昭昭于世，則是自賢，豈有道之士乎？○林氏曰：聖人雖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日損，必至損之而又損也。○吳氏曰：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其有餘者也。不自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自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者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也。

呂氏曰：天下之物不同，而柔弱之極者莫過乎水，而已平山澤，穿金石，通滯礙，攻堅

強，善利萬物，善入萬物，任人壅決，隨器方圓化而為氣，為雲，雨為霜，雪故天一生水源泉混混，浩浩蕩蕩，雖千曲萬折，未始失其為水者，是得夫沖一之妙者然。施之於物，能強能弱，能剛能柔，故能勝物，樂於道。

不可以易。一身柔弱，莫過於華池靈液，至人斡旋運轉，無乎不至，或漱咽以溉五臟，或搬運而達三關，至於遠近間，過夾脊，泝流直上，而補於腦，非神水其可以易哉？○何氏曰：東西可決而流，天下至柔弱者莫如水，而穿太山之石，決千金之堤，攻堅強者亦莫如水。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林氏曰：水之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呂氏曰：水之滅火，陰之制陽，古柔齒剛舌存齒亡，天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天之道不與物爭，故勝物，世之人常欲勝物，故鮮有勝者。蓋知而莫能行之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有知而能行之者決能得志於天下也○何氏曰列子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黃石公授子房亦惟柔勝剛弱勝強兩言耳此易知而未知且雖有知者而莫能行惟聖人能知能行耳○林氏曰弱勝強柔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李氏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人皆知而莫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呂氏曰聖人之德同於天地天地至大洪纖巨細好惡皆在其中聖人至尊賢愚貴賤皆往資之又能忍垢藏蓄柔辱包荒以輔仁義柔弱善勝之道則民仰其德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聖人謙讓柔順法天之行兵戈水火疾厄旱蝗皆劫運之所至是天之或有警策于人也惟其

不移罪於人而移罪於己則四海師仁六合宅心亦可為天下之王矣故曰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世俗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惡聖君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樂樂其樂也未必不為福惡其惡也未必不為禍正言若與俗相反蓋世俗掩己之惡揚人之惡聖人認己之惡而掩人之惡所以此日馳非至正者故曰正言若反○何氏曰私寡不穀王公所稱皆是柔勝剛之意此天下之正理而世人不知不行聞聖人有柔勝剛之言似乎相反而實正論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為物所歸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

林氏曰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太怨於我而必欲與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呂氏怨讎已深仇隙已甚卒未易以口舌和也縱然非其所

是而是其所非報之以德直之以義豈能終無憾乎不若兩忘其和而化之以道則怨者不待和而和矣碧虛子言知有怨而和之不若無怨而不和者以刑政和報怨惡安可以為善乎○李氏曰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為善不如責己恩怨兩忘恩怨兩忘則民自然而感德契之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林氏曰左契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之也○呂氏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是以聖人以身道而合天道以人心而合天心故執之于左為契合之于右為信不責於人亦應于天在此無數在彼無惡上下相親無責於怨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吳氏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謂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

取財物於人曰責。責有左右。左責亦主財物之所。右責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左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左契。是知左爲受責之所。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氏曰。有德者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爲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道無親。而此等之人。天必祐之。故曰。常與善人。何氏曰。契爲要約也。書契合同之類。有德則得道多助。如契在我。不求而自合。無德則失道寡助。雖強求通徹於人。誰應之。莊子好通物者。非聖人此也。夫苟有道德。豈惟人與之。而天固與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行善者我不知。行惡者我不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此也。○李氏曰。契者信約也。徹通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無德之人。司其明徹。只知通爲明。斷殊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爲善司契者。存誠信。

與民心契也。○呂氏曰。書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蓋天之道。未嘗分別。取與爲善。則善氣生。爲惡。則惡氣生。自然相應也。若乃上善之人。自然符會。惟善是與。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太古之風也。

###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林氏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何氏曰。小國寡民。非不可於廣土衆民也。以道用國。即小以明大耳。什伯人之器。按西漢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儲備顏師古注。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

爲什物。猶今從軍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十人爲什。伯人爲伯。可以數計。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無往來免儲備。省徭役。事無事之意。國於天地。無小無大。無爲則治。有爲則難。民卒流亡。始輕其生。今既樂生。則無復轉道塗者。孰使之與。○吳氏曰。十人爲什。伯人爲伯。什伯之器。謂重大之器。衆人所共者。也不用者。不營爲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也。不遠徙者。生於此。則死於此。而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以國大民衆。而難治。故譏退而言。若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則當使民無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林氏曰。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

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歸於素朴也甘食  
美衣安居樂俗鄰國相近雞犬之聲雖相  
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求也○  
何氏曰舟車以通其欲今民少欲又何所  
乘甲兵以用於爭今民無爭又何所陳結  
繩未有書契以前事自今復用及古之淳  
又孰使之與甘食美服耕而食織而衣不  
饑不寒也安居樂俗其卧徐徐其學于子  
自得自適也鄰國相望雞鳴犬吠相聞而  
莫往莫來無求於世以老以死以淳風之  
盛皆由上古之人有道以使然爾○具氏  
曰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舟車甲兵  
皆非一人所可獨用也所謂什伯之器也  
無所乘之無所陳之謂不用也無所行往  
則無用乎舟車無所爭競則無用乎甲兵  
民淳事簡則雖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  
書契以代結繩而亦不可用不但不用什  
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  
服為美允然自足以愛養其生所謂重死  
也以此守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

為樂而終之謂不遠徙也重其死者惟老  
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  
土則雖有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其雞犬  
之聲耳可以相聞雖如此至近而亦不相  
徙至不但不徙於遠而已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

呂氏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  
淡而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  
言甘而滋益能悅於人其猶醴也醴甘則  
易絕不信者以華為虛也故曰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善於心者貴乎能行而不求辯  
守素朴也辯於口者貴其能說辯於是非  
未必能知也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其道者明於理而達其根本得其要而已  
矣所謂通於一萬事畢也何必博乎博者  
通於物務於事文滅質博溺心求彼是而  
已矣不知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林氏曰真實之言則無華未

有華來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言隱於榮  
華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者○  
李氏曰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  
巧言令色也真實之言淡泊虛妄之言華  
飾善為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  
之由也故不善真知者光而不耀故不博  
廣博者明見於外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

呂氏曰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聖人之所謂不積者演道德以為人人受  
其益而聖德愈彰如鑑之明未嘗少瘳分  
浮財以與貧貧受其賜而浮財愈有若井  
之泉清徹不竭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子  
列子以財惠人謂之賢人以德分人謂之  
聖人皆無積之謂也有積也故不足無盡  
也故有餘故曰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何氏曰聖人不積  
何也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聖  
人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故曰以有積也

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所以既以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或分人以德或分人以財示人以信與人為善積而能散博而能化莫非天下為公之意○林氏曰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人而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呂氏曰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謂之有利而無害春夏故生之育之秋冬故成之熟之以其至公無私每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之利而不與人害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不言而善應常應之以實而不以文聖人體之以為和法之以為用施而為之明於天通於聖所謂六通四闢為萬物之宗而不爭也○何氏曰善利萬物而不害者天之道善為萬事而不爭者聖人之道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

精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體乾聖人備道全美博施濟眾大有為而靡有爭一乾元之妙用也老子末章先去言中及人後同天聖人功用至此豈不大備哉知易則知老○林氏曰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李氏曰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不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為而不爭只這不爭二字為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妙之本得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四十五

方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職庸愚智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罪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慙處無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微不足以報效追難補過進實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歸於自正伏惟  
皇帝陛下體至道為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積暨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克干戈戰而亦不復用無為無事雖休勿休海內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輒敢竊疏前件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為四卷并叙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款伏乞

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然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不勝惻迫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瑾謹具別封進上謹奏

元和四年七月日

手詔

勅王真尚瑾至省所陳獻具悉卿職在藩條識存禪補本乎道德之旨參以理化之源用究玄微有茲述作省閤之際嘉歎良深秋涼卿比平安好道書指不多及

二十九日

叙表

臣真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猶以為

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有故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真樸潛消則文字之理又不足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將善殺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

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絕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于天也擬乎動植則萬物充盈于地也論其教戒則百行全備于人也何謂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

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黃帝以兵遏亂少昊以降無代無之暨于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而後戢戢即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力為我師我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求勝載窮載黷且戰且前或不戰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萬姓之肝腦決一人之忿慾毒痛海內災流天下是以

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讒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豈容易哉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德者人不歸也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戰衆人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

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為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哀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



故極論沖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堙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為要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因而列故

道君叮嚀深誠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何言陰陽不測是以

道君強為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況我國家祖有道而宗有德流聖裔而派仙源平唐哉皇哉不可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濟哲溫恭續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問皇道而育萬物弘帝德而貞百度寂然不動神而化之戰于戈於方興之時却行陣於已列之地無為無事上德上仁貴五千之至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彼於生靈擊壤之歌至德亟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觀昇平於明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儼倖納芻

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述有河公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措詞今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摭玄微輯錄道德經中章首為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粗述

玄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違管窺既無百中之能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述詞理荒鄙塵瀆宸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謹言

###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 道可道章第一

臣真述曰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聖人聖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於是因言以立道因道以制名然異於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為萬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無跡可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物可觀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觀猶示也且乾坤之用因無入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理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蓋天地之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為一玄也聖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為一玄也故曰玄之又玄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旅執不由於此戶者也故曰衆妙之門臣伏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將垂億兆之紀同天地之覆載比日月之照臨利將無窮人受其賜故王者得之可以適天下諸侯得之可以安萬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士庶

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若好徑之徒不遵此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違易即陰而欲僥倖者哉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初標道非常道指其殊塗而同歸末言衆妙之門明其有慮而一致冠於篇首誠有旨哉

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真述曰夫美者對惡之謂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為美者此已知其惡也久矣皆知善之為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文云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夫物既有名人既有情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是非彼我存乎其間則愛惡起而相攻矣愛惡起而相攻則戰爭興矣夫戰爭者不必皆用干戈斧鉞也至於匹夫之相手足蟲獸之相爪牙禽鳥之相鬬距皆爭鬬之徒也然至於王侯之動即無不用其金革矣為患之大莫甚於斯故偃武修文興利除害其事既理故曰無為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無為之事蓋欲

令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此之謂無為也夫不言之教蓋欲令正身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同此義也夫王者無為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無為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奉不繁無為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無為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無為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為於百姓則天下安矣其無為之美利信如是哉又萬物作焉而不辭者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悉無言辭也又生而不有其恩為而不恃其德獨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怙其強卑以自守所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臣真述曰夫聖人之理不伐其善不顯其長上行其風下承其化既絕於尚遂無鬬爭非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且自三皇五帝至于王霸未有不上尊三事下敬百寮外資卿相之弼諧內有后妃之輔助此美謂其

不尚賢乎哉必不然也又難得之貨皆是遠方異物若在上貴之無厭則在下之人供輸無已更相求取非盜而何盜賊既興兵革斯起矣又珍物麗容是人之所欲而聖人遠理不蕩於胃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是以聖人虛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實其腹者懷忠抱信也弱其志者謙柔不犯於外也強其骨者堅固有備於內也常使人無知無欲者蓋率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為也故此下文云為無為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為兵戰之事也語曰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則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道沖而用章第四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惻然澄靜如萬物之相宗則自然挫折鋒鋷之銛銳解釋紛擾之云為故能和其光耀降嚴威也同其塵雜舍垢氛也然玄元深歎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

也

### 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真述曰此言不仁者猶下經云不德也言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且不責生成之報焉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言國君能調和元氣應理萬機如橐籥之用焉終無屈撓之弊也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此之謂乎

### 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真述曰谷養也又虛空也言神氣遊息於虛空之中故得長存也玄天爲鼻牝地爲口天根於清地根於寧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寧之道以理其天下國家則自然無動用勤勞之事故曰用之不勤

### 天長地久章第七

臣真述曰天天清而運動不已地寧而安靜

無窮皆以其順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矜其功不厚其生施陽布陰復不爲主故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清寧沖虛不較爲天下先故能長先矣又外其身者謂不矜貴其身則憂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長存也又經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謂歟若夫人君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既得億兆歡心蠻夷稽顙自然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論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故水治則潤澤萬物通濟舟楫兵理則鎮安兆庶保衛邦家若理兵能象水之不爭又能居所惡之地不侵害者則近於道矣是以兵之動息必當擇利而處之故曰居善地也主將之心必在清澄深淨故曰心善淵也兵者類多兇害故戒之曰與善仁也夫軍旅之政失則爲亂故曰政善治也兵者所尚謀慮精微故曰事善能也

凡興兵整衆應敵救災必當其期故曰動善時也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此又重云夫唯不爭故無尤者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誨諭者正欲勸其人君無爲於上不爭於下爾大無爲者戰兵之源不爭者息戰之本若王侯能明鑒其源洞觀其本簡其云爲息其爭聞則金革寧矣臣又竊嘗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與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爲次於不爭以爲教父凡人之情不能無爭唯聖人乃能無爭又爭之徒衆矣今臣舉梗槩皆起於無思慮無禮法不畏懼不容忍故亂逆必爭剛強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遠復必爭進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榮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于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則害成於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矣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且夫

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爭則兵刃爭王者豈固有爭乎哉故下經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此所謂知終終之義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真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且匹夫之徒帶三尺利劍持數寸匕首至有憑陵天子劫脅諸侯或邀盟於前或請命於後往往而得矧乎當九五之位金億兆之師尊居一人下臨萬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銳實難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為戒冀其能保惜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持戒其王侯令守彼謙沖去茲奢泰永言伊戚無至自貽故下文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言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故經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此之謂乎

營鬼抱一章第十

臣真述曰鬼者陰之質也一者陽之精也此言人君當當抱守一氣專致柔和使如嬰兒之德善也滌除玄覽欲其洗心內照志無瑕穢也愛人治國能無為者夫欲治其國先愛其人欲愛其入先當無為無為者即是無為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為害之深欲愛其入先去其害故曰無為兵戰之事也天門者鼻息之謂也欲其綿綿靜靜常令呼吸進退得其自然也明白者視聽之謂也欲其周流四達而常若無知也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國無愛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以養萬物故不居其功乃云此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臣真述曰此車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無而利有因有而用無故引之以為證何者夫五兵之屬亦當其無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傷人然後為用故知兵者備之以為有戰之以為無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

蓋無之以為用亦明矣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真述曰五色所以養目也視過則盲五音所以養耳也聽過則聾五味所以養口也食過則爽故聖王之理常復衆人之所過以全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奢聖為本清靜為根若乃逐獸荒原奔車絕轍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鵬鵠而爭先並能龍而實勇日月虧蔽旌旗糾紛馳騁忘歸殺獲無補風雨恒若宮室或空謂之發狂蓋由此矣故經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其是之謂乎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則盜賊生盜賊生則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焉令人行妙固其宜矣是以聖人為腹者貴其容受而無情也不為目者賤其觸見而有欲焉故曰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臣真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寵也諸侯得國皆承王之寵也故因寵所以為貴因貴所以生驕因驕所以獲罪因罪所以蒙辱是

以聖人之得失常若驚也。又王侯在上，若不能以貴下賤，自卑尊人，但好戰恃兵，乘勝輕敵，必即禍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為身患。外其身，乃為身存。豈不至哉？是以貴其身者，適可以暫寄於天下；愛其身者，可以永託於天下也。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其是之謂乎。

####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臣真述曰：夷者平易之稱，所謂天之道，故可視而不可見也。希者依違之稱，所謂地之道，故可聽而不可聞也。微者精妙之稱，所謂人之道，故可搏而不可得也。然天雖清光運行，終不為瑕潔；以自顯也。地雖寧靜博厚，亦不為閑昧；以自幽也。人雖生生無窮，終不為分別；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瞰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陳之，則為三才；合而渾之，則為一德。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入有，從有歸無，惚有恍無，故云惚恍也。又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言自三

而復一，無始無終，從一成三，無終無始，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為之道，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無為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故能知始樸素之義，乃可為道之綱紀也。

####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臣真述曰：此古之善為士者，謂上士也。所謂若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稱也。言聖人賢人治天下，軍國無不兢懼畏威，皆若臨深履薄，其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耻四鄰，言慎之至也。儼兮若客者，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也。渙若水之將釋，言合散屈伸，常無結滯也。敦樸者，質素之謂。曠谷者，深邃之謂。夫濁久，徐清安久，徐生皆順自然之理，動靜不失其時，言孰能如此。唯聖賢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侯守此道者，不欲滿溢而驕盈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終無矜耀，乃得長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跡也。

####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臣真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無私於覆燾地之道，常沉靜博厚，無私於亭毒。則是陰陽各得其恆，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理。故曰：萬物並作，復者其見天地之心。故曰：吾觀其復，夫物芸芸，生之謂也。生生之理，盡故各復歸其根本，以守其靜，是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言萬物盡無大傷，各得復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謂得真常之道也。故聖人能知此真常之道，則是明白四達，無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而乃縱其嗜欲，妄作不祥，興動干戈，流行毒螫，則必有凶災之報。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眾，則可謂至公無私。至公無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則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既可適道，自然能長且久，故得終竟千齡，必無危殆之患也。

#### 太上知章第十七

臣真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其

下之人但知其上有君而已蓋日用而不知是也至於中古仁德無施恩惠日及是以愛而親之美而譽之其事漸著其次以義為治小罪用刑罰大罪興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禮為治禮煩則亂誠喪欺生是以侮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飾詞相詐猶或責言悲夫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守不敗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謂我自然而然善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三十五

夫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三六

大道廢章第十八

臣真述曰大道既隱下德有為仁義之行遂從此始巧智小慧大偽生焉孝慈出於不和忠臣生於昏亂茲亦美惡相形之謂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臣真述曰此言絕有跡之聖棄矜詐之智則人受大利矣故曰百倍又仁生於不仁義生於不義今欲令絕矯妄之仁棄詭譎之義俾起威自然和同則孝慈復矣又絕淫巧棄私利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盜賊不作矣然猶恐後代不曉正言若反之意故又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慾夫見素者外其質野之容抱樸者內其真實之意又思慮嗜慾者人之大性存焉可節也不可絕也故勸王侯今少之寡之則國延其祚人受其賜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臣真述曰絕日益之學則無憂矣唯之與阿

善之與惡相去甚近又戒其人曰何故不恭而好慢邪去善而為惡邪豈不甚感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今眾人熙熙然大荒乎嗜慾常如對享太牢之饌共登陽春之臺縱放其情無央極哉是以道君曰我獨怕然靜

默若嬰兒之未有所知又如乘其車乘悠悠未有所止此蓋示人以謙卑退讓之貌不學眾人矜誇炫耀自言智慧有餘也故下文又曰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我言我豈若愚人之心哉言非也我但昏昏悶悶忽忘若晦寂而無所止獨頑似鄙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食者服也母者道也蓋欲勸君服道於身以處無為之事則兵革自戢天下獲安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臣真述曰孔甚也言甚大德之形容謂天地也天地因道而生承道而化故曰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言太初之氣從無入有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言太始之氣因有成形之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雖在窈冥之

中常不失其信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言萬物始生皆自於恍惚窈冥之中故曰吾何以知衆用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三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所言曲者謂柔順屈曲之義也非謂回邪委曲之徒也自此以下皆正言若反之意是以聖人抱一者唯抱此曲全之道以爲天下之法式也又從不自見以下四節皆不爭之道也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兵戰自然息矣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以此曲全之道而歸根於正靜者也治軍治國之道先此爲妙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臣真述曰希言者無爲無事之謂但使爲上者希其言省其事即合於自然之道也又理國理戎皆忌於繁促猛暴之政故舉飄風驟雨之喻以明之夫同道同德之順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以其迷日國父同失之人各自得之亦俱不知是失故曰失亦得之也信不

足者此言下信不足亦由上之人不信也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臣真述曰凡躁政闊步之人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此論躁競之徒舉兵動衆皆不得中正之道也而況自見其明自是其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故聖人舉此餘穢之食贅醜之行總皆惡之則有道者安得而處之哉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臣真述曰此一章極言道體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名之名無物之物故曰強爲之名曰大凡言大者無窮無際之謂也且群小廣大無不之之猶逝也逝而不已必遠遠而至極必還故曰返也此言道之周行無所不在故爲天下之母母者道之宗宗者一也故經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此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是以三才相法以至於道道乃法其自然故王者法其自然則能事畢矣

重爲輕報章第二十六

臣真述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靜者仁之性也古之所謂君子者通言天子與諸侯也終

日行者言君子假如終竟一朝一日之行亦必須崇備法駕居其輜重之中以謹其不虞也輜重者兵車營衛之具也又言人君雖有離宮別館超然高總豈可以萬衆之重自輕於天下此又深戒其單車走馬潛服微行之

失是以輕舉則失於爲君使臣之體躁動則失於爲臣事君之義豈可不畏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其是之謂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臣真述曰無轍迹者行無行也無瑕譎者守中也不用籌策者戰必勝也不可開者守必固也不可解者無端緒也此五善者皆聖人密謀潛運不露其才不揚其已不顯其跡不呈其形常欲令戰兵於未動之際息戰於不爭之前是以國無棄人人無棄物此皆襲用明聖之妙道以至是乎又聖人不立德於人不衍仁於物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不尚師資之義然恐衆人不寤至理以爲大迷深論與旨誠爲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人君者已有雄才英略盛容猛氣矣又居至尊之位處兆人之上六軍環衛百司具存不惡而嚴矣不怒而威矣故常欲令守其雌靜如為天下之溪溪者沖虛容受藏疾納污之地也夫如是則其德常不離於身也復歸於嬰兒言其守道懷德其性還如嬰兒真常未散使矯偽之端不能入其心境也又雖知其明白噉潔要令常守拱默闇然之道乃可為天下法式夫如是則其德無有差忒復歸於中正之極也夫榮辱者相隨之物也人君能知其榮華倏忽而來常思困辱襲其後者則為天下谷與溪義同也以是道德常足復歸於樸樸者元氣之質也故聖人散樸則為器量用人則為官長大制者謂制天下國家也夫制天下者豈有細碎割截之事邪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已見其不得也為之者謂興動兵戎之事也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不可為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為之者必敗也以此縱有暫執而得之者亦旋而失之也故物有行有隨有煦有吹有強有羸有載有隨者皆禍福之倚伏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將欲立於中道守之無怠戒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戒將相輔弼之臣也言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者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強吞噬攫搏焚詩書坑儒士血趙卒四十餘萬其於所下之處悉殘滅之使無遺種始皇猶獨鵠視天下未足其心雖天祿已終而毒螫之餘仍相殘害不經時而去崩魚爛矣是以胡亥

弒於望夷子嬰弒於咸陽扶蘇死於長城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取滅於官闕此皆事之還也又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

道路矣加以殺氣感害旱疫相乘災沴之深莫甚於此故善為將者當須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不得已者是聖人用兵之要道也即是宜果行勿強之道不伐其功不樂殺人恬淡為上雖勝不美此是果而勿強之義也夫物壯則老師曲之謂也所謂早已者言不道之師早當止已而勿復進用向使李斯白起之師早圖退止豈有自焚之禍邪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臣真述曰兵者鈞戟戈矛之類也佳好也言器械者唯修飾犀利珍好者道是不善之器也又左陽為吉右陰為凶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恬淡為上恬是安靜淡無味也言戰陣雖勝當須淡而無味故曰不美美之者則為喜樂於殺人也且所殺者皆吾人也吾人也安得而樂殺之必也樂殺之則王者何以得志於天下也又古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為所殺者皆吾人安得不以喪禮處之乎後代則不然師徒所



征之處大抵成敗相半矣設有一勝必先以大帛顯書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將者仍皆以十作百以百爲千以千爲萬用要其功上之人或知其詐欺且借以爲勢務立其威此則使人怨於顯明之中神怒於幽闇之處故曰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如此爲將豈得謂以道佐人主乎

###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臣真述曰樸者道之實以其精妙微細無所不在故曰小也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常能無爲清靜則萬物自來賓服矣天地陰陽自然和合矣甘露時雨自然降潤矣如是則言不令人人自得其均平矣由此之故始復制致萬物之名物既有名則夫君臣上下萬物萬事無不各知其所止矣故爲君者知止於仁爲臣者知止於忠爲子者知止於孝爲朋友者知止於信爲夫婦者知止於義爲干戈者知止於戰爲賦歛者知止於薄既各知其所止故皆得不至於危殆也譬如道在天下用之爲治猶川谷之與江海言其感應

走集晝夜朝宗無時休息也

###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臣真述曰夫測度淺深聽言觀行人焉度哉此庶可以智知故曰知人者智至於澄心內照無我無人了然自知非明孰可故曰自知者亞聖之稱言人自知之難也夫羸不及霸始僭稱皇項未及強而先稱霸然秦兼天下楚伏諸侯併吞則六國逡巡叱咤則三軍辟易夫如是適可謂有力而勝人者也夫有力而勝人者未嘗不終爲人所勝若乃周家忠厚之德豈不謂自勝者歟且避狄愛人從之者如市觀兵誓衆開會者如期是以前徒自攻一戎大定至其末裔凌遲諸侯力政猶不敢爲主海內空位四五十年斯豈不謂自勝者歟故曰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強大者有道則不戰而克小弱者有道則不爭而得又知足之富貨財無數人之道也自強其志乾乾不

息天之道也善守其道不失其所非久而何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非壽而何

###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臣真述曰此言大道汎然盈滿天下可左可右者謂萬物無不從也無不在也萬物所以恃之而生育長茂亦所辭謝其恩功成而不名有者言聖人順道而理加以無心之愛被以無情之養故不爲萬物之主自然常無所欲此豈可名之爲小邪又萬物悉皆歸之而聖人以至公之道御之亦不曰我爲萬物之主此豈得不謂之大邪是以聖人常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明矣

###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臣真述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王者執持大象不失其道則天下之人無不歸往往者又皆以道德安之養之使其通泰無害則何異於置飲食宴樂於康衢之上而悅飽行過之人哉又以微妙之道治軍行師皆以恬淡無味爲上自然無形無迹故使視聽者不可得而聞見也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無盡無窮

故曰用之不可既既盡也已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臣真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謙之義也言治國治軍者必須仰思天道俯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時人事乃今固開張我者莫將欲歛歛我乎乃今固強大我者莫將欲弱我乎乃今固興盛我者莫將欲廢黜我乎乃今固饒與我者莫將欲劫奪我乎王侯若能始終戒慎若此者可謂知微知彰矣故下文云柔弱勝剛強此亦非謂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強之敵直指言王侯者已處剛強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謙卑儉約即永享其年驕亢奢溢即自遠其咎蓋物理之恒也聖人猶恐不悟下文又切戒之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喻衆庶也淵喻道德也夫王者理人當須置之仁壽之域使魚在深水之中常無困涸網罟之患則獲其安樂矣又先王輝德不觀兵兵者國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見於人兵者戰而不用存而不廢之物唯當備守於內不可窮黷於外者也若

示人於外終有敗績之辱豈不慎哉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爲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爲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爲故曰無爲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爲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爲也天下之利知之即無不爲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戰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慾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爲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故曰天下將自正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四七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與道同體所謂三皇之時不可得而稱也故曰不德下德者爲道之用所謂五帝之時親愛萌生故曰有德仁義禮者兼而行之所謂三王之初防患救亂之功興矣若愆而論之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者也是以道德仁義禮王者當兼而用之亦猶五材相資闕一不可也道君所以援古及今明其失得者蓋以其千羽寢於兩階金革興於三代忠信既薄玉帛空行優劣於下表蕪政及於前古夫禮失則亂救亂者必以禮亂猶理也言禮者理亂之首也然道君之意蓋欲其時王捨禮而行義去義而成仁除仁而尚德達德而道道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去彼禮義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將以爲王者之理化也豈不至哉故曰去彼取

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真述曰夫唯道者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者觀其指歸皆在於戒侯王也以用也故若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泰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當須常恐有絕滅之時也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當須常恐有顛蹶之禍也故曰以賤為本也非乎夫不自強大則不爭不爭則兵戰自息兵戰自息則長保天祿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臣真述曰此言萬物動出芸芸無不反歸於根故曰反者道之動夫常物之動動之於動唯道之動動之於靜故曰反者道之動反猶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為心以動為用今反其動是復其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也是以聖人慎其動而常處無為深達歸根守靜之義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後能不

妄作能不妄作故為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強暴之人也又物猶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聖人常處無為之事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為動作故曰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臣真述曰若聖與賢猶多品彙凡百庶士詎知等夷故道君於此畧舉上中下三級以明識道之深淺爾文宣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譏夏蟲疑冰之談故有聞道大笑之說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闇昧也進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夷道若類此言人君之德也雖巍巍則天常同眾類不自標異夫如是故雖上德之君必如溪谷之卑下虛受納污也雖大潔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穢辱也雖廣大悉備常若不足也雖欲立德於人又須常畏

人知故曰若偷也雖體道真實常若渝變也大方無隅寧見圭角大器晚成不求速達大音希聲必震蟄藏大象何形無狀之狀道本無名強為名字作萬物母皆假借自然而生有之故曰善貸且成夫人君執德謙柔用晦無為之若此天下其孰能與之爭既無所爭則兵革自然戢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真述曰夫元氣始生生生不已故有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又萬物之出莫不皆負背陰肅之氣抱向陽和之中中和而和者乃得為人故謂之最靈既靈且智是能知損益之義乃稱號其所惡者蓋欲自取其損以冀其益爾故曰物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其是之謂與言人之教戒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言若不知損益之道但恃眾好兵暴強輕敵必當摧辱破敗覆軍屠城即是失其死所明矣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國家禍之大者莫過於此是以云吾將以為教父言教戒之重者亦莫過於此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真述曰至柔者謙虛清靜所謂自然之氣也至堅者剛強運動所謂有爲之徒也夫柔靜剛動弱必勝強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無爲之理則無所不入故曰無有入無間無爲之事亦所謂清靜致理無爲戎馬之事也不言之教欲其正身率下則人從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也又經曰行不言之教是也然聖人之治無以加於是乎又道君歎其當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臣真述曰名者祿位也爭者忘其身貨者財寶也貪者輕其死夫名踈於身身多於貨雖甚愚者猶必知之及在得喪之間與奪之際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故唯聖人能知戰鬪之可息不爭其名知財貨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終厥身而辱殆所不能及故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真述曰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亦不矜其成常若虧缺故其用也終無弊敗之憂雖居至滿之勢亦不驕其盈常自謙虛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又直於其人曲於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機微用其質樸故曰若拙際其文詞絕其給佞故曰若訥且此上文數節詳其大歸終本於清靜之德故引躁靜相形寒熱相勝之義以證之夫清靜者無爲也無爲者亦謂無爲於兵戰之事乃可爲天下之長也又經曰我好靜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皆此類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馬糞荆棘之田非有道歟四郊多壘戎馬生於其間非無道歟是以人君恐可懲於心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慾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則天下之人皆受禍矣又人君所欲盡得則天下之人悉罹於殃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爲足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真述曰夫人君則天效地恭己正南面無爲於上垂拱而已無不爲於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貞萬物咸若何必行而後知見而後名爲而後成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真述曰爲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爲道者謂善閉七門克持三寶故曰日損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故曰損之聖人之道損有餘養天下故曰又損之能用此道自然以至於無爲矣夫聖人少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無所云爲也又天下之利知無不爲故曰而無不爲也又聖人爲君常無爲無事以百姓心爲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爲也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夫如是則親離衆叛國滅人危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真述曰聖人以百姓心爲心者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謂亦

以道德教之使之為善故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也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又在猶察也聖人察天下常惻惻然不停不息而為渾同其心皆使去惡從善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而聖人歲子愛之故曰皆孩之既孩撫天下之人則為人之父母明矣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臣真述曰動出為生休入為死十有三者所謂四關之與九竅也夫四關者性命之源流九竅者嗜慾之門戶源流則動靜存其節門戶則啓閉有其時順之所以長生逆之所以致死又存生者莫過於養養過者復傷其生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善攝生者謂聖賢也伏以道君謙不自言故曰蓋聞也夫聖人之道利而不害物豈能傷故雖之原陸亦不敗獵而求遇虎兇以殺之雖入軍中亦不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是以終無角爪鋒刃

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塵調養元氣存綿綿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臣真述曰夫乾道無情而生坤德無情而畜是以物得流形勢得化成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皆自然受天之爵祿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於是王侯則而象之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而不失其時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絕其宰割息其閼事夫如是乃可謂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臣真述曰道始有名乃為天下母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塞聰蔽明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又能見其微細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道必終得其強大矣用其光言耀德於外歸其明謂體道于中治國治軍無害於物何殃之有故曰襲常襲猶密用也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也已

###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真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唯所施為之事正當最可畏慎爾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趨其斜徑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達故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然而田野亦甚荒蕪倉廩亦甚空虛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皆被服羅紈橫帶刀劍屬厭飲食多藏貨賄專取不足之人奉有餘之室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豈可謂大道也哉此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天下若此之過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真述曰善建者謂創業之主以德昇聞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謂繼體之君以仁守位故一持而不可脫也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傳萬祀之福都不在詹數時運干戈強力以取之也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于五帝于

孫承繼其位者多至數萬年少亦數千歲暨于三代雖有辟王傷之猶得八九百年然後分崩離析以喪其國由是而言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強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謂然乎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金氣和有如赤子之狀無機無慮自誠而明是以物莫能害夫毒蟲猛獸攫鳥者兇兇惡賊害之人言兇惡之徒雖有猛銳鴆毒之氣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又引號而不嘖和之至者夫五常畢備謂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生生滋益乃謂之祥言君人者當宜自損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氣任力故為強梁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又強者為壯壯者則老師老為曲義亦在強故戒之早止令勿復行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者兵之深機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兵之至要也並不可得而言也是以謂之玄同故聖人之師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非天下之所敵也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疎患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貴賤故為天下之所貴重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臣真述曰治國者以政政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用兵者必奇奇者權也權與道合庸何傷乎以無事取天下無事者無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又曰天下多忌諱者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財不足於人利不流於天下之彌貧固其宜矣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猶亂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蕩上心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不畏死也是以聖人云

我無為而人自化言無為兵戰之事則人安而從化也我無事而人自富言無賦役之事則人理而日富也我好靜而人自正言歸根復命而人自正也我無慾而民自樸言不為嗜慾所遷則自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君之道必當隱其聰明寬其教命常悶悶然則民自樸素矣若上有苛察之心則其下之人必欺違苟免不誠不信矣又福倚禍中禍藏福內唯人所召因事而生往來勝負之場追隨寵辱之際將迎或異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以至于天下無大無小所宜畏慎唯此倚伏爾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罕憂禍至且處禍之時萬慮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禍故曰孰知其極矧乃以正為邪以善為祿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自居其方亦不裁割於人自守其德亦不穢鄙其俗屈己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真述曰齊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為宗故曰莫若齊夫仁愛之道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深蒂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卷八

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烹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為本既以安靜為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為變怪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為德也豈以兵革強力而求勝負於其間哉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畜之義考其情理宜非各務其所欲耶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為下明矣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是之謂乎

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

養天下之人也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多其可盡棄之耶是以聖人立天子置三公務戰于戈不用刑罰美其言尊其行冀其遷善理而化之故為天下貴何拱壁駟馬而欲較其優劣哉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臣真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為無為也偃武不爭故曰事無事也舍道存神故曰味無味也夫萬國之心兆人之性冬寒夏雨尚有嗟王者之心豈限大小寧論多少皆當以德綏之俾無怨咎故曰報怨以德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易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者言人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積小以成其大若於己著已大而後為之則不及已故曰終不為大乃能成其大若故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固然矣又簡易之道則易從也慢易之失則難生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者重慎之至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故曰終無

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臣真述曰此章全言成敗在人始終有道聖人以此不敢妄動以求速成者也是以居安思危故曰易持也先天不違故曰易謀也忽有奸宄作難必當乘其危脆之初破之必易接其細微之始散之無難故曰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此皆以先見先覺未萌未兆之前欲早為之恐其滋蔓即難圖也又大樹生於纖毫高臺起於覆簣遠行發於自邇此三者皆明積小以至於大由近以及其遠若循涯而俟之則必至之期也若過分而求之則欲速之累也故師旅之事不可為者必當自敗也干戈之器不可執者必當自失也是以聖人無所為無所執故無以敗無以失明矣又世間之人皆從事多疑臨途好徑行師守國多於垂成而自敗之此皆是失其本末迷於始終者也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人之所不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人之所不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蓋欲

輔助萬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終亦不敢專擅獨見有所云為者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為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詐所藏也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何者凡衆庶之徒恒性淺劣智慮未發狙詐先行怨讟宣難於是非逆順寧知其撫虐或蟻聚於州黨或蜂起於河山一兇首謀萬人隨唱征伐之舉恒必由之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為國之賊也言其使衆庶之徒多智即盡能為國之賊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乃所以為國之福祿也若國君常能知此兩者即自為楷模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遠矣欲令人君則之象之自然與萬物及其樸素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真述曰此特引江海之為喻者蓋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夫謙柔卑巽之極乃得天下之歡心得天下之歡心然後待樂推而不厭得樂推而不厭則自然上下無爭夫不爭之義與天同德美利萬物不言善處周流六虛不謀善勝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哉必不然矣

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真述曰此章欲明三寶之要先舉我大之丈夫大者道之體也下士不知故謂似不肖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保而持之故先開用捨之端以明慈儉之德也夫言慈故能勇者謂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夫言儉故能廣者謂以一人之儉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廣而何是以三皇用之以剋九黎五帝用之而去四兇湯武用之以兵勝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及其桀紂捨之而國滅幽厲捨之而身亡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戲項籍捨之而五體剖分漢武捨之而天下減半曹公捨之而吳蜀



鼎峙故曰捨其慈且勇捨其餘且廣夫言捨其慈者謂去其慈愛於人人無死力之報乃以一人之膽烈欲敵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哉夫言捨其餘者謂不知愛蓄厚其聚歛奢其宮室加其師旅財穀皆空君孰與足又經曰後其身而身先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常不敢爲天下先而終爲天下先矣故自黃帝至于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至于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 善爲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真述曰夫體道之君皆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與武之所尚哉又善戰者不敗必以恬淡爲上既曰勝而不美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何怨之有哉又聖君德合天地自然無爭故曰善勝敵者不爭夫王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得其心後用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爲之

下是謂不爭之德不爭之德可以配天立極故曰古之極也

###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真述曰道君謙讓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夫兵者必以先舉者爲主後應者爲客也且聖人之兵常爲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爲客也進少退多者是沉機密用重敵之意也故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善師而不陣即自無征伐矣故曰行無行也既無征行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何攘臂之有哉夫有道之君縱有兇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師告之以文詞舞之以干羽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故曰仍無敵敵既退却干戈戢藏故曰執無兵兵既戢藏忍其忘戰故又戒之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輕敵者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與其無備於內寧好戰於外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內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

即天下皆吾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卿大夫不失其臣妾即得小大之歡心矣士庶人不怠於修身即得真實之歡心矣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寶矣吾寶者身與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凡言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也若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勇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即何向而不勝哉故曰哀者勝矣

###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於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懇惻於此前章已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故於此章又特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謂君者主守之謂此謂吾之言皆有宗本吾之敘事皆有主守而人但不知不能行爾故歎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則法也貴亦猶希也今既不能見知於我又

不能法則於我即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聞於外藏明於內處而不出之義也故曰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蓋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是人病也故知此妄知為病則不病也至於用兵之機尤在於此唯聖與賢力能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謂也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又書云不畏入畏同此義也又戒其為人上者當以寬大居心無令狹隘為體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於治人重於治人人必樂推人既樂推又誰厭乎故先為不可厭之事然後得人不厭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聖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揚己露才以自呈見聖人之仁固當自愛安肯驕人傲物以為尊貴是

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速取此自知自愛之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為勇猛者必好兵強於天下而殘殺其人也若果敢而不為勇猛者必務道行於域中而全活其人也故曰知此兩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惡者好殺之人也聖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猶難之者蓋重戒之極也夫聖人則天行道無為而立事不言而設教在天下宜有事之者乎既無所爭則何從而不得勝故曰不爭而善勝夫天從人欲疾於影響非善應歟寒則夏至熱則冬至非自來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善謀歟恢恢之網人君象法也有過無大非疎而何刑故無小非不失而何又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同此義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既無聊則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死如何更以罪罪之民免而無恥其在茲乎

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則人必懷生而畏死自然有恥且格既有恥且格而復有兇惡之徒忽為奇者即吾得執而殺之此謂用兵之徒作奇巧詐偽而亂人惑眾者也則吾得執持而誅殺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惡猶不得自專故曰孰敢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網也且王者萬方有罪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殛也豈可寄情遷怒濫罰無辜故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稅重入多由此凶饑理固然矣又言有為者是人君好為兵革之事夫一家有兵以及一鄉一鄉有兵以及一國一國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亂靡有定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工女投機而休織經齊人編戶太半從戎子弟父兄隣里宗黨同為鋒俠共作奸回雖善誘恂恂孰云孔易故曰難治夫人之輕死者為君上營求之過厚使下之人無聊是以輕死故歎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善也

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

###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真述曰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指陳生死之徒臣愚竊稽其深意都在於兵強則不勝之義又下文云木強則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蓋又切戒其兵強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新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強則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豈不信哉

###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真述曰此一章所引張弓之諭者正在於損益之道爾言侯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要則天下將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小人為非曰義且成財者耕織之人也破財者軍旅之人也夫成者寡而破者衆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若使化兵為農損上益下則自然無偏無黨平施大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此言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又聖人雖能變化兩儀而不恃其力雖能生成萬物不處其功蓋欲陰德潛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見賢見賢謂揚己伐善也

###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強者也嘗試論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原其至極土在水中鑽石流金無所不剋萬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剛強而有勝此故曰其無以易之是以道君深歎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復引聖人之言受國之垢與其不祥此所謂

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誠無此義言之有似反側故曰正言若反

###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真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於心爭勝逐利背正為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既懲之樹君以理令其革弊乃有餘弊生焉豈得為善也故曰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行不言之教加恩於九有恕罪於萬方夫報者德信之謂又言事尚左無問智愚皆同亦子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但齊之以刑導之以政即不得盡善之道故曰無德司徹徹者有跡之謂也言守其禮法之微跡耳又言人君若長也體道理國者則天地靈祇必常降其景祚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臣真述曰此章言為君之道雖處大國之強亦常須自為卑小雖有衆庶之力亦常須自示寡弱夫自為卑小者且無矜大之過不失

謙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無恃賴之尤不失  
隄防之備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百人  
之長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則人各懷戀  
其生畏重其死既安鄉土寧遠遷移又饋餉  
不行則舟車無所用戰爭既息則兵甲無所  
陳自然人致太平以復結繩之政由是甘其  
食美其服止足存於衷也安其居樂其俗風  
化行於時也自然隣國對境無相覬覦詐偽  
不行忠信為寶不相姑息俱無聘問之私不  
懷隱欺自絕往來之禮故曰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為親著五千之  
文將傳億萬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  
道先天而生表聖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優  
劣論禮義之重輕去彼薄華居斯厚實是以  
重標三節將明兩端此蓋同出而異塗言行  
之深戒者也夫誠信者不務諂諛不矜捷給  
無甘巧之說絕詭飾之詞安得而美哉夫善  
德善言天之道也聖人奉而行之宣容辯偽

生乎其間又曰聖人不積者此言聖人非無  
積也但以其財積則能散之德積則能行之  
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終欲重明  
聖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  
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夫聖人所以貴之者  
無為也今此乃言為而不爭何也臣以為此  
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  
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義盡  
在此矣此蓋不言有為與無為而直言為者  
欲其人君為無為也又欲其無不為也其義  
明矣夫一家不爭即閭閻訟息矣一國不爭即  
戰陣息矣天下不爭則征伐息矣夫閭訟息  
於家戰陣息於國征伐息於天下此聖人之  
理也故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其此之謂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

欲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  
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  
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  
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老子  
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于李氏降生于商  
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  
胎託娠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  
常逍遙李樹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  
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  
無果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  
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或云  
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額耳大  
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淵  
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踏二牛手握十文蓋  
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鄉  
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  
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  
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  
之見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

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傘車徐甲爲御遂去周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陽公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或今而升經是又莊列所引之句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喜染形長莖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爲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有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至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擎蹕曲拳邀迎就舍中櫛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速適夫流沙異域曠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

樓居清齋屏絕重繡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去家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俱遊乎流沙之域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嚴事老子而問禮焉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同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是時天下聞王道教故再出關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受學於容成問道於常捫皆古之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爲將軍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官官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

帝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自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狀固教戒役使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極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老子恬淡無爲專以長生爲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和光同塵內實自然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無爲故著書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于玉京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宴皆爲道之宗師者使後世之人信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歷代尊崇廟

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子為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后故為唐聖祖焉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耳夫道者杳然難言有物混成強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又道德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道者德之欽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符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可法之義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德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德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為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德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

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天數奇故上經三十有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有十四章此皆起自先賢且仍舊貫此經以重淵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塞其兌閑其門谷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淵之又淵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遊其廊廡者皆自以謂升堂觀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悅惚杳冥在達者之自悟耳

老子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著書所以傳道其垂教所以救時救時之弊不同故迹之出亦異其迹既異故立言有不同使後世之士於此異觀而以孔老為殊訓也苟通其道而不窒以時會其心而不拘以迹得其意而不泥以言則諸聖之書相為終始固未嘗少戾也自三代之季聖王不作天下溺於文勝之弊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道降德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老聃氏生於周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其去藏室而隱也關令尹喜請著書遂作八十一章以暢道德之旨其辭簡其理遠以深為根以約為紀以本為精以求為粗必欲使斯民復結繩之朴而後已其所以扶教救時可謂切至矣不幸後世不見天地之全功聖人之大體儒者若馬遷氏至謂學儒者黜老學老者黜儒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楊雄氏曰絕滅禮樂吾無取焉韓愈氏曰坐井觀天其見者小也三君子者一何不知聖人之甚歟蓋道猶歲也聖人時也夏以生出為功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蕃鮮一則使之凋悴而反本相因而歲功成焉且自伏羲始造法迄于堯舜三代禮樂制作炳然大備則夏之時也當老子之時禮文過度若不欲浮華而歸道德聖功何由而成哉其言失道而後德至義衰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謂天下莫尊於道德而莫卑於禮苟自禮反之於仁

義仁義復歸於道德其於治天下有不足爲矣所以黜仁義禮智而皆以道德著書詔天下後世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太易之初渾淪而已無形體之可見無氣質之可名逮乎易變而爲一始有數矣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歸而爲一即其所生而歸之也如此變化往復何有窮盡故老子著書九九篇以明陰陽消息禍福倚伏天道往來人事終始無不備焉孔子與老子同時皆著書以垂不朽孔子曰我學不厭老子則絕學孔子曰必也聖乎老子則絕聖孔子貴仁義老子棄仁義孔子舉賢才老子不尚賢孔子曰智者不惑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其立言大率相反是豈故相乖背耶蓋孔子立道之常以經世變老子明道之本以救時弊其勢不得不然也絕學則使已任其性命之情而造坐忘日損之妙絕聖則使人安其性命之情而無驚愚明污之志棄仁義則無費費踳跂之私使天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同歸於孝慈不尚賢則無儒墨畢起之

爭使天下無夸歆相軋之心以智治國國之賊言澆偽多而智愈困執若政閭閻而民淳淳哉其所以立言不同者以此及莊周之書寓言十九發明玄旨多假托老相爲問答而傳亦載其問禮之事使其道異耶何爲有竊比老彭及猶龍之語是必有名異而實同者後世束教之士以迹觀聖人相去益遠矣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萬世之後一遇聖賢既以其所知行之而成清靜之治又以其所言發之而爲博大之書使四海還淳道德不廢抑何幸歟抑何幸歟文康公葛邵公仲述

觀日月也第以世無善本流行未博敬就藏帙詳加校正募化善士命工刊梓以傳不朽上蒼玄元道祖立言開教之恩次酬父師生成訓迪之賜普析同志潛心玩繹因言會道俱證無爲益衍真風保安國祚庶表林下野人報本之萬一云皇宋寶祐戊午上元日瞻山靈應觀開山管轄住持觀事臣楊仲庚拜手謹書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上篇明道以常道為宗常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杳然難言非心口所能辯故心因

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自悟

爾謂之無為自然今標道者已是強名便

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

曰教典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且從訓釋曰

道通也萬物得之無所不通亦曰道蹈也

取道路以為稱說文曰一達謂之道先賢

今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

信皆道之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

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

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實造

化含光藏暉無為而無不為默通其慈耳

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

今之行者畫不操燭為日明也日明者不

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六者

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

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益發  
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  
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體也名者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  
既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  
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應用無方  
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  
而非素真也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  
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真守常名  
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指道而言也萬化未作無以強名  
及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機將離則物之  
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  
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為天  
地始此體道者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天施地化茂養萬

物序之妻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  
母夫大道杳冥豈繫乎有名無名哉聖人  
約用立教以明本迹同異爾凡日新之道  
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為無名成萬物  
者為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為化也  
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為萬物  
母此用道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欲者逐境生心妙者要又微之極也微邊  
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  
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爭萬物則曰  
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謂存  
思也嘗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  
之應用也道本無物物感道生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士知微知章  
觀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  
妙中士因循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  
有萬不同真理難測但覘其邊微耳又解  
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  
命之極不為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澹可以



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然獨居忘如駒犢者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微遠而不返喪失真原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有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前以約身爲說後以化民爲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歸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妙云同也

出而異名  
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有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也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玄者深妙也冥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

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玄之又玄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玄德也衆妙之門

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房四達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爲妙本舉教言則衆真講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後有妙道生焉生萬物者其唯妙道乎用道者其唯聖人乎聖人之道日新其變應用無方故曰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爲美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爲美蓋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是矣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爲惡矣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疎始於仲春蕭索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

物愁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夸美善者也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事因於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爲而玄德不去夫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

必難於治埴彼此相易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本不相形見鶴而知鳬脰之短觀鳬而識鶴脰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適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自鳴自己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

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先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無為者非拱默閑堂也謂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之謂也

萬物作而不辭

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舍舖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飲無為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焉

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已也不居者不以位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此功成不居之謂也知則善處五生高下之傾才無由德也長短彰則爭尚實德故次之以不尚賢

不尚賢使民不爭

夫人君之謙下雖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

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則姦僞生而交爭起君平曰盛德者為主微劣者為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又曰譬如使鴛馬驕驕並馳於夷道鴻鵠鵠鵠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由尚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曰引神農之法曰文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日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聲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

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君平曰世不高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為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為盜世絕三五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尹子佩請飲楚莊王王許之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疆臺疆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傳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民心不亂亦通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無邪思也不役心逐暗泊然內寂嘗欲頌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

實其腹

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怕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

弱其志

志者心之志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

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

彊其骨

骨者體之幹夫薄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彊亦自然之理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悅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偽之迹者然已極其

清靜之風淳朴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與動有為之欲心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為無為猶言行無為之道也無為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

所為皆無為也物物無為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高已

則民從而爭盜縱此欲心則亂生乎彼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盈古本作滿沖虛也又中或不定之辭

又常也言道以沖虛為用夫和氣沖虛故

為通而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

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身在廟

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

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不盈滿

也君平曰為沖者不沖為和者不和為

沖和乃得沖和沖以虛為宅和者無為家

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虛常與和俱

斯真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

者所用在於和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者深歎欲道之詞也明此沖

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

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

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

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為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抑止也又折其鋒曰挫銳銳利也又進

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趣功名

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

或憤憤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

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

曰結恨也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

沖和乃渙然水釋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虛極之道以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平不

可在光則能和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

與塵而不異應物則混於光塵歸根則湛

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昭

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

沖用不測匪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

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

帝之先矣用道虛沖則淵兮不滿和光同

先乎天地故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芻草也謂束芻為狗古人用以祭祀除枝

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

乎棄之亦不為憎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

神明無用於芻狗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

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

而天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

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

萬物之報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

百姓之報蓋天地之自然也君平曰天高

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

怕然無為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

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

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滑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復復顯顯

仁生爭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為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者籥也謂以橐籥風而吹火也籥者笛也言大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

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籥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井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為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制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涸也又曰蟻蟻動於毛髮則寐為之不

安蚊蟲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為之慘痛末害於耳目而百節為之不用此言愛利存于胃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靈血氣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偏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及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辭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運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夫夫人以太虛為空谷以造化為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甚深冥又能安養故曰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

任神真寶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何道之可存哉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夫太虛造化萬類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類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為其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厚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者元

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雖靜湛然不動其玄化之謂也

○  
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縣縣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縣縣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太虛其谷造化其神此養萬物縣縣不死故吹之以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標也天以氣象廣覆古今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

成義在乎下文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誠也

○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無爲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爲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

○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己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如能成其私

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嚴君平本作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互有其義

○  
讀者詳之聖人後身外身能公於己而私於人善柔順而利物故吹之以教

上善若水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第一

上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欲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上善若水

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志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令物潔白獨納污辱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

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衆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爲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無一之一水一者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濡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

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道體虛無而水數一伏之不盈而善持故道之以持而盈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盈滿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休止此垂誠也嚴君平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而貪趨富貴殊不知揣度妄情思治僑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焉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室徒爲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攜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

身雖畏懼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嚴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滿室富貴而僑自遺其咎

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而何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以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僑則得其禍富而僑則益其過僑生乎心咎自於已豈可怨天尤人乎

功成名遂身退之道

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

休退者何人哉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外物盈滿理必傷生若抱一而無營故次之以載營魄抱一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爲營也舊說載乘也營魄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爲陽精魄爲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人欲抱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手下皆以此義釋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



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冲妙知見都忘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若能如嬰兒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經曰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内外之事能自省已躬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舊說曰治國者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

繁細當能清靜無為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闔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死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其唯大人乎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胃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為變動所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

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絲絲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無為也今解曰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常守無知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知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玄德也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

審氣發嬰兒之和則物歸如輪之機故故次之三十幅共一轂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法地三十幅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車以象月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幅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為不事手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遠男女負戴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辭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斲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漬不分故智者埏土為器以熟酸鹹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群生剝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為孟盤樓散為器一至於斯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門戶窻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蠱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窻俟望聖闔固開闔闔疾利蜂蠅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為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後世以為亂者此乃

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者之以為利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為用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形而上者曰道道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形而下者曰器器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若夫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之利故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虛靜則至無妙有之利在手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  
車器之設用無而利有是色故以五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黼黻文章別尊卑之節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為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微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營不已蕩性褻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味和鹽梅調適養人倫之損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羹口饕餮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膏無味之味非癯而何癯亡也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田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

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心神發亂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金銀珠玉難得之貨人若貪取無厭求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暗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斬舌之鐵田獵狂惑之帥利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也貴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閭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謂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聲色之外馳養浩然之內景腹者受物養實其腹則不逐物故內全而神王是以聖人法之而為腹也目者著色役亂其目則逐物移

故外盲而精喪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為目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內全也

寵辱若驚

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者謂貧賤刑罰諸凶也達道之士以形骸為逆旅生死如贅癰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外物之寄託耳豈有寵辱係懷而驚惶哉此言寵辱若驚謂中人耳中智之士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故曰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

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

開元御本作寵為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褻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

本故曰寵為下河上公本作寵為上辱為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下文解之其義詳矣皇甫謐本亦作寵為上辱為下言以得為上以失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結義也夫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譬如糾纏得其寵榮必有倖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列子曰趙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憂色謂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此得之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何謂者再問答張本以起後義也吾者汎舉自稱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生全生之具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故大患隨之是由封執塵累矜其有身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為身忘其心不以

心為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齊物論子綦謂顏偃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遺照坐忘尚諸患莫侵況體合自然者乎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為滅壞空寂者失老子之宗旨矣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自無身而上汎論士民驚執寵辱致其大患也自貴愛而下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下故有寄託之名耳然寄託之說實非上德之君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者則可復太古之風矣陸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山未嘗息安足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貴用其身以為天下愛用其身以為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

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御注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王弼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弼注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正經今取莊子在宥篇所引為定王弼本此之注解輔嗣希聲為優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損有失古意

寵辱皆驚未克操持其心唯連者順道無形故次之以視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雖有此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希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耳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而詔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夷無涯淡貌在色而無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衆聲因而詔之曰希希者疏也如物之希疏無擊觸之聲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持而得故於無形之中能形衆形因而詔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無質礙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強名豈可以為實有而得致詰責問

哉故當混合而冥為至一耳君平曰夫鴻之未成剖其卵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皆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為之者哉由此觀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冥其循持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為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而不為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為深使其學者在下與无覺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

運動無窮無絕生育萬物而道不屬生物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爾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以名於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沈默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接連不絕之貌又無際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恍惚無也言無而非無恍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惚恍爾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何來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終古不息後乎億劫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使人廓其靈臺而法其道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

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

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而御即

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

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抱朴子論恍惚無狀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為者其唯道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者為士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卷二

上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卷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為士

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望雲精誠

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者哉故道

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

之善為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

以為師法故強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

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逆萬

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

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沍之

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

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

有道之士常積虛無而不敢有為故出處

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

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

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

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為也如東郭順子

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

舍先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

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水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閑放其智智如

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

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

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寢言有道之

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

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

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內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易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

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靜之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全其生矣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不異凡流內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假于清真也復為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久而不遷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絕也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安以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

自牧安其虛靜夫唯不盈者再舉獨有至

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

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蓋士所古

致虛極守靜焉之道故次之以致虛極

致虛極守靜焉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

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

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

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

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

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

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

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

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

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

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

所載志無所彰無為如塞不憂如狂抱真

復素捐棄聰明不知為首空虛為常則神

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

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

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

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

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

伸正得中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今言致虛極守靜焉者

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

之並動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

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

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真也易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

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

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

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

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

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

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

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沖漠之謂靜者寂怕之謂沖漠寂怕者乃動植之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靜寂寞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萬物之爲我我之爲萬物故能蹈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衆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

次則純質不衰頽如處子住世千載獸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耀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爲宗則用常道爲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爲妖長生爲誕虛極靜篤爲空曠歸根復命爲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舉心僞妄動作皆凶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危殆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是知常知常之人道同大上故次之以太上太上知有之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其次親之譽之上德既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義者譽而舉之莊子曰及至聖人覺寔爲仁踳踳爲義而天下始疑矣疑則親譽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堯聞其賢舉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譽之也其次畏之侮之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



嚴而民畏之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為事者民從其化而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深者也鴻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有之也其次使不得為非謂親之譽之也其次賞賢而罰暴謂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孚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肆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應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弊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矣

猶其實言

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為之化不能復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者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

愔默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

所妄為謂我自然而然而也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畏之侮之猶其實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

乎膠柱調絃今不從焉太上無為至德不次之以大道廢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即太古無為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

不行也人心不淳則大道隱廢至德不行

也然後仁愛漸生義利浸長故樓散以為

器斯則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

及其兼愛為仁裁非為義故仁義生乎不

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涇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論大道廢有

仁義也

智慧出有大偽

夫敦慈隱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偽生

理勢然也莊子曰馬之真性斲草飲水翹

足而陸喜則交頤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

智已此矣及至伯樂治之前有轡飾之患

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厄齊之以月題

馬乃介倪闔扼驚曼驚衛竊轡之智生矣

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縣鼓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詐漸毒頡頑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辯生矣此所謂智慧出有大

偽也

六親不和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禮記曰大道之行

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

忘親者撫諸姪如己子事伯叔如己父六

親無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衆之

奉我親亦如我之奉衆親矣是以上下和

睦而親親相忘也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

幼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

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且聖人均平則四

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

此則君上無爲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扶目剖心之臣哉是故孽腹頑而舜稱大孝曾督嚴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爲之非樂然也大道廣而仁義彰智愚出而大德作故復淳風在手絕聖遺棄去智故改

之以絕聖棄智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絕之者欲復其渾樸也何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智者

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棄之者欲歸於無爲也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夫不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姦宄不生禍亂不作民如童蒙專事農業則利民何止乎百倍莊子曰去小知則大知明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故須絕棄之民始獲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者愛物則人觀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

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觀譽既行則跋尚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絕而棄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者雕斲刻削機械爲鏑之謂也利者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夫機械爲鏑權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備於大則不可禦寇今日絕棄之者是猶擿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繼也三者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復其淳古之風然紀之爲文垂之爲教尚未明白於理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別令有所屬繼使羣心渙然如水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然絕矣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之情自然棄矣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

美而機巧自然絕矣寡欲謂節儉制情泊然安靜而浮利自然遺矣夫聖智之迹可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濟急而不知違真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

素抱樸爲懷少私寡欲爲念如是治國而民躋富壽復于古風修身則攝體灰心嗒然喪耦矣聖迹絕則機智自忘仁義絕則愚者觀雖斯由學者之弊改次

絕學無憂

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具輪扁之伎非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況聖人之道乎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學也猶如鳧雁雖短續之則憂鶴雁雖長斷之則悲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敢慕矜夸所能逮哉去其跋慕則無憂樂蓋其自然之氣得手聖人之心是以真昌足求而妄

不足除也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刺股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者恭應也阿者慢應也以名教言之則

唯恭而阿慢以誠理論之唯阿皆應聲也

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為唯或以唯異阿是

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若

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善者吉之稱惡

者凶之名學而履之者善也不學而悖之

者凶也夫道者然虛極淵兮沉靜豈係學

與不學哉今為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

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

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

異哉唯其絕學者雖有聖智而不自知沉

善惡唯阿乎或說云變俗學為真學變阿

為唯變惡為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

此之言世教也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

阿哉古本作義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

義之為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胃

中必順唯阿於形外善惡之戒不敢不畏

其唯蘊道之深者乎小夫則不然慕善而

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猥溺世學往而不

反荒發真性未嘗有中止之時央中也止

也

衆人熙熙如饗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之貌春臺時物之華此舉創也

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汨沒於愛欲之

波熙熙悅樂如餓夫之臨饗太牢志無厭

足馳騁乎軒冕之途欣欣然觀望若遊子之

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

無所歸

怕寂也又安靜無為貌兆者形狀之初孩

笑貌乘乘運動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

無為虛憺莫知其形狀之迹雖處乎囂塵

之間觀物之遷變矍然若嬰兒之不能分

別笑耦也既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衆

人之所乘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歸

趣也又解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

止也怕一本作魄王弼作廓乘乘王弼作

偏偏一本作魁魁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

沌沌不分貌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饗

發於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矣是以至

人耽隸世務纏繳紳修知軒冕之去來如

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此乃心守沌沌而

莫分磅礴萬物以為一愚人之心固欲辯

其美惡矣一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我

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

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別則至人之心墮

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昭昭光耀自衛貌夫世俗為學而日益浮

麗自謂昭昭光耀術藝才藝是以至人智

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闇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濤兮似無所

止

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貌夫世俗因惛惛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故以不聊生是以至人體天道因循任物古仁有

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真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雖昏默不分晦冥難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歸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若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揚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繫此虛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二義俱通今從上說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

食母

以用也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為而有所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頑鄙爾夫至人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何

也貴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也或說食養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養神故異於人又曰母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

至人貴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為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失體之憂因學

而有池泥若昏德容光  
大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狀也從順也至人冥於道者也常道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諸相豈可見邪

唯有順道之容矜髴是其狀矣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夫道杳然難言故眊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從順于道道既無形何從

之有既無其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為從乎

唯叩其恍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也有無不可測復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氣象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夫道恍惚不定謂其無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恍爾變其氣象將為萬物之朕兆也謂其有邪恍然自有象之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然而至無之中有神物焉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為言者也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為萬類治身治國鍊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

窈深遠貌冥寂墨貌夫道恍惚不能定象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者不知其體應者不明其理然而中蘊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偽故曰真其化

應時故曰信猶鳥足之為蟻蟠人血之為野火朽瓜為魚賢女為石雖動植之類萬殊未有不精感而變信至而不化者也非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閱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常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形質也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清靜無為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于道者以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夫聖賢之士博通古今鈎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欲遠害全身也聰達明察功業顯著心直如矢志端如弦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又解至人不與物逐物來枉己則屈伏以受之彼必內省知非則直自歸之故曰枉則直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不常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頽之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以致其光大故曰窪則盈人有賢才而能文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多者博學之謂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

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經曰道生一者道之于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為也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以復太古無為之風可以為天下法式何以謂一為無為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為可以兼包之故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此四事皆無為之識夫聖人無為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其旨略同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聖人恬憺何嘗自伐取其德表則天下自

然稱其功業矣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鴻烈解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

千丈襄子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聖人純一無爲何嘗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

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

然自曲全抱一不矜不伐不矜不伐則希言故次之以希言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貴其希疏而戒其不常也言希疏則合自然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以時故合自然以諭風雨時若則利乎萬物暴卒不常則爲害飄風猛烈也驟暴急也從旦至晡爲終

朝自早及暮爲終日夫山澤相通爲此飄風陰陽噴激作此驟雨蓋由陰陽失節和氣不洽而致此故不能長久也以況於人語言違戾喜怒不常其於純和寧不喪乎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設問誰爲此飄風驟雨者乎答是天地之所爲也夫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而爲猛風暴雨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如毫末之在馬體況敢縱愛欲任

喜怒暴卒無節趣取速亡不亦悲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爲也順也夫道虛無自然安靜簡易之謂也言人爲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

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然而順道者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出有入無同於妙道行乎德者內全諸已不喪精神外濟于物澤及萬業功成不居同於上德趨嚮失者以嗜

欲爲樂鞭鎖爲榮然疲役而心不悔甘乎死地同於喪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氣類相感有如此也夫體實妙道者非但民之樂推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功合上德者非但民之仰戴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心溺于喪失者非但尸魄之欣樂而失喪之徒亦得其人矣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輕忽于德故道亦不應德亦

無稱天下豈有信之者哉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希言寡辭自然同道道同德洽不信而無跡故次之以政者不立

政者不立踴者不行政者舉踵而望又進貌踴者來物也又起

略貌夫餐餐冒進之夫踴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而又才力卑劣欲超略勝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言路步夾物心欲速達何由得行乎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曲則全第二十二章明聖人無爲不自矜伐而未嘗彰顯此章言小夫則不然自見已之才美賈衡而蔽人其於事也豈得明乎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其於理也豈得彰乎仁不濟物義不裁非自取名譽以爲光耀其於治也豈有功乎矜大已能以壓愚下其於道也豈得長乎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附形曰贅疣之類也已上自矜等行其於無爲常道猶棄餘之食通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屑身處之手踴踐贅行有道不處其迹混成故次之以有物混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故眡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真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者無聲寥者無形既云有物混成尋其形聲實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夫大塊卓然無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況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革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偏于太無歛則純精之物藏于黍稷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不殆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

曰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夫大道無形故眡聽莫聞搏取不得既無形聲端緒故不知其名然而前稱有物則有體用體用既彰通生萬物就用表德守之曰道包含天地其體極大故強爲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凡物之大皆有邊際唯道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

源故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而收眡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遠曰反反復也往而還復沒而復生陰而復陽皆道之化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者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道爲天地之始曠蕩無不制闡萬物得之則生士民懷之則尊故曰道大天者顛而在上運動不息覆物無窮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寂然不動柔順安靜厚載無窮

故曰地大王者清靜無為化被萬物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為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大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於天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皆處於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參天地之道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慎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為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空言也。源成之道是謂強名王者以重制輕故伏之以重為輕根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夫草木花葉輕脆而居標枝者則為風霜之所零落根本堅重而處于深下者則物莫能傷而長存以況治身治國當以厚重為根本夫龍蛇蟠屈沉靜則能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遺射獵夫虧以況治身者心安靜則萬神和悅故無害欲奔躁之患治國者君無為則百姓樂康故無權臣撓亂之憂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重車又大車也重者重其行事也夫至人君子未嘗容易其言行凡所行必具輜重所言必重其事言行尚爾況於至道豈敢須臾離乎或以輜訓靜者亦戒其靜與重也又解行邁之人未嘗遠離其輜重重載者以其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委道途之患以況君子若離道之重靜以行輕躁其於身患豈為細哉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榮觀紛華貌宴安也言至人君子常懼怕

其心不以紛華榮觀為美無為宴安超然遠寄遺其驕侈此亦守重靜之旨也一本作榮館燕舍者謂不樂榮華之館宴安于小舍而超然遠適也

奈何猶如何傷歎之辭也言為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豈可不守重靜輕身縱欲哉夫為臣而不鎮重則失其身本而亡其職分古本作輕則失本人君不守無為清靜躁動擾民則失其君位而喪其天和矣舊說曰人君輕易煩擾則民離散誰與為臣人臣飾詐干祿躁求權勢坐招竄殛不得事君二義俱通。重靜之法唯君子善行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行者順自然而行也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謂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夫無觀無執蓋得之於心則不出戶而無轍迹也善言猶莊子



之危言酌中之言日新之變合於自然涯分而無過溢之談如是則無瑕疵譴責之過也善計者謂守一無爲因任萬物使長恒廣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而不損其自然之材器也莊子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屑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此貴夫無爲而去其蓄策也陰符經曰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照照手進手象矣此皆有爲機變休咎之學也至人游心於物之初任萬物之自治而不爲萬物所役計已之身即知于彼故不用籌策善開謂心無爲也心無爲者雖聲色在前而諸境不入于賦聽此不用關捷而莫能開也橫曰關立曰捷善結者謂以道約事也至人簡易無爲善以道繩約舍縱自然結縛情欲而脩然清靜無勞解釋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密用曰襲聖人謂能行五善之聖人也夫聖人體合自然心冥至一故能易徇萬物

爲而不恃因人賢愚就之職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故無棄人又能隨其動植任其材器使方圓曲直不損天理至于瓦甓稊稗咸有所施故無棄物常善者謂蘊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鴻烈解曰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於王至於河上而杭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杭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役能之士故曰無棄人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

善人者謂有道之士也經曰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

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

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爲資給役

用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

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

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良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遂還師無技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不貴其師不受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夫聖人雖遊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

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伶愛其

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也夫人雖因師發家尋其至理

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御駑駘

為驥驥良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

大為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

至言要妙之道也善行善言所以教人投之以知其雄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尊強也先也雌卑弱也退也夫知己之

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宇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

性歸於嬰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淳和是非鄙泯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有道之士心宇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

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耀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取以為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將與道冥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有道之士雖為人所法式當守卑辱持勝

自汙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谷器量如谷是德充而無名復歸於道樸樸謂隱材藏用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後於道樸則渾淪窅冥視聽無得此乃體

冥真理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為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夫人真心之

散則為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材器也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

能而用為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陸希聲曰於乎大道廢有仁義大樸散而為器聖人能用其器

故可以為群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矣知雄守雌雖就下如白守黑自晦為天下之法式法式施用將欲有所取焉故欲之以將欲取天下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道無為自然也雖秋毫之小而尚由之

況天下乎今若不由其無為自然而恃其果敢將欲力取天下大器而自縱有為者

非徒失道吾必見其不得死已已者死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

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謂不治天下也不治天下者是以因循無為任

物自然故天下安而神物寧也不任無為自然而有所為者猶拙夫斲木雖加其工

所敗多矣故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為者敗之手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唯喪至理亦將自失其真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墮

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誠心行其事者有偽意而隨之者誠心則治偽意則亂治則自然亂則有為也或有响之為溫謂讀譽成人之美者或有吹之為寒謂毀譽成人之惡者又解响溫諭富貴吹寒諭貧賤猶春夏之長養秋冬之肅殺世事代謝亦復如是或有見強而扶之者或有見贏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強者或有抑之致贏者此人情之傾奪也或有載而安之者或有隤而危之者自此已上並是失於自然專任有為果敢欲有所取而致斯弊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奢泰皆過當越分之謂也是以治天下之聖君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捨乎

有為歸乎無欲去造作之甚者復于自然去服玩之奢者復于純儉去情欲之泰者復于清靜雖甚奢泰之三名乃無為自然之一體因茲奢泰致其為之故老氏特垂深戒也將欲必敗強顏領有樂已者泰不若以道佐人故吹之以道佐人主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以用也夫賢臣用自然之道輔佐聖君者

當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

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

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

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用道輔佐聖君之

術也是以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

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豈可示強兵于

天下兵之兆在心懷患未發兵也疾戰作

色兵也微言推拔兵也修闢攻戰兵也此

四者鴻細之爭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傷

之是謂發窮發即搏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師旅所居之處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

荒室露荆棘亂生又大軍一過誅戮無涯

生死之冤感傷和氣陰陽凶變必水旱繼

生治身解則多事為師故煩惱為荆棘者  
欲為大軍疾病為凶年隨義縱橫淵旨莫  
盡

故善者果而己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橋

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共惡之然而明王聖  
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原  
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  
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  
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  
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廢譬水  
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  
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  
偃兵也故以道輔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  
敢以兵強天下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  
也果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不  
敢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雖有果敢濟難  
之勇勿矜其能力伐其功勿憍其心是謂  
善用者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  
道不道早已

言雖果敢濟難止敵然皆不得已也但當  
以除暴為事非用果以為強也夫草木之  
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

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興暴  
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非道之  
事不可法則而行不如早止也故義兵主  
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  
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不得已而後應之

義在除敵救人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  
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  
矣佐主當以道德不可以佳  
美強兵故次之以夫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佳者好也尚也夫好尚兵戈以為服玩者  
是尚不善之器用也且兵戈之屬傷人形  
神唯凶頑者樂為也凡物尚或惡之況有  
道之士曷嘗處之手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生主柔弱  
陰主刑殺主剛強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  
者居左戎事則以有勇者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此重疊而言是經解經也夫兵既主殺主  
剛強以傷害為用是謂不善之器也君子  
以無為自然為心道德仁義為用兵只可  
以為武備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  
已而用之然未嘗為起戎之首故不敢為  
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  
蓋義兵以剋定禍亂應敵為用非貪土地  
利財寶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  
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憺為上也又解不亂  
曰恬夷心曰憺事至而不動挽者此治身  
之法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所共貴也今不能以德懷來而興師用兵殺伐求勝豈有道者之所佳義哉列子曰趙襄子使家臣攻翟勝之而有憂色此賢主持勝也故曰勝而不美然而有美之者是好樂殺人也樂殺人者非但人不歸附亦將有殺之者矣此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天豈祐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左為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為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當復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戰勝則殺人多

勝而不美故悲哀而傷泣之上將軍居右右位主喪故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所貴唯道之常

道常無名萬物將自賓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包羅萬有貫穿毫微虛中藏實陽內含陰所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既而無名即非器用器用未彰乃謂之樸道樸微妙故恥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之小夫世之材器

有明可以役其眡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心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諸有名皆無為者之所役使唯道樸無名故天下莫敢臣夫侯王若能執守無為之本恍然在上官然虛懷則外物不能累其真嗜欲不能滑其神萬物將自賓四民無不服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天無為則陰氣降地無為則陽氣騰兩無為相合則和氣并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

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從化均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者道也無名也即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為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名器者亦盡為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是自知曰明既明且指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注解釋義理相通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之在天下無所不徧上則清都紫府下則元覽穆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侯王能守清靜無為則上感和氣下得民心本末相洽無不被其澤矣是猶川谷之流與江海源通順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為

涉也守道則萬物賓服能自知而  
知人也故次之以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而分別之謂智故知言之所以知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不自知也自知而默守之謂明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此起乎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不常勝之道也不常勝之道曰強強而有力遇不及己者則勝至於如己者則始矣自勝者常勝之道也常勝之道曰

柔柔能自謙物必推先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常安無殆非強而何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者謂止其欲也欲心不侈儉嗇自足可謂富矣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勤行必獲可謂有志節矣莊子曰曹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

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斯所謂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所者謂天之所受壽天窮達貴賤貧富也保其常理安之於命不以得喪動其懷是

能久矣如是則當生不以生為樂知儻然而來遇死不以死為憂知儻然而往直順

命以待終不殘生以自喪故曰壽也嚴君

平曰不知人則無以通事不通事則無以

交世不自知則無以知天不知天則無以

睹未然不勝人則無以在上不在上則無

以為王不自勝則無以自得不自得則無

以得人不知足則無以知富不知富則無

以止欲不強行則無以順道不順道則無

以得意動作非任無以得和不得和則無

以久生不久生則無以蓄精神精神不積

無以得壽故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

變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子民達道

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

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

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

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

民佚樂處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天

遊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

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

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過乎可久天地

所貴群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

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陸希聲曰知出

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先知及於內謂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常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知人則勝人自知則知天已而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汎汎然無繫得其道歟

故次之以  
大道汎兮

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繫著貌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平乎準而直乎繩圓乎規而方乎矩包裹

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破汎汎

乎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唯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源而無所不周者其唯道之用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恃賴也夫天恃道之陽氣而運轉于上地恃道之陰氣而安處于下天地至大猶恃賴道以為用況萬物之繁何莫由之以生乎且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其於萬物豈有辭勞哉而又大道無形造物無物萬物雖有恃賴之名尋其生也卓然獨化物化而自生故無因代辭謝之迹聖人功業成而不名已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受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夫道能覆育群品而不望其報故聖人以仁愛畜養萬類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則無所不入可以名其樸為小矣一本作衣被萬物衣被為覆育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夫道覆載萬物無不制圍萬物歸之而無

不同同之而不為主莊子曰不同同之謂大大則無所不容可名道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執道自謙而稱孤寡不穀是終不為大也萬國歸之樂推不厭是能成其大也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伐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為私眾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大道汎乎而左右達其源萬物歸之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疇之謂也太古之君

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逮乎聖人設卦觀象吉凶明而變化生故有得失進退也夫鴻荒乍變執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隨時而舉

事因資而立功量材授職不傷性分故天下安而平泰矣嚴君平曰道無形故天地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法故四時資之為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有不有為生於不生為否於不否故道無為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為哉不無不有不為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自得於彼矣斯所謂天德而已矣使道變化待有為而後然則其所然者寡矣待有事而後施功則萬物所蒙者鮮矣斯所謂有得失進退也故下文云

樂與餌過客止

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為之少留饌餌之羨客必為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

過焉餌之飲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厭焉夫法之初與民皆親之譽之及其弊也則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親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害則美足言其安平泰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夫樂佚餌飲則過爽隨焉太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為則民樂其性故含哺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審聽咀嚙哉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法象有為屬於眡聽則窮矣自然無為而聲色莫能究也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知聞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用之不可既也無象之象則無所執無有之豈免歟張與考故欲飲之以將欲飲之

將欲飲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此章先賢解者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明之者或引國家權變為辭近手縱橫之說亦未可據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處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若好實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嚴君平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

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閭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歎而聖智之留心也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智者歛張之權也若以此理而推之則微明之旨見矣

柔弱勝剛強

夫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道之理歟就此而論權變之用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國家之權謀利物之大器也夫魚脫離於淵泉則殫能苦之國家之權謀泄于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茲雄乎陰符經曰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解魚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非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

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

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國之利器可不慎乎鴻烈

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

賞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

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

其義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葢年子罕遂却宋君

而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

蘇張與奪之術是謂微明則魚脫於淵微則入於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為侯王若能常以

虛為心以無為身持守而不撓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

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

作背道者聖人亦自寬宥將以無名道樸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為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為言而滯迹之流執

淳樸之有而為後世之弊聖人憂其弊之

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俛

然自定入於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陸希

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

以重淵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

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道常

無為是謂常道常道應變而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碧壺子陳景元纂

德經下篇明德以不德為元不德者忘德以應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

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本由蘊

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有德而

有名道之淺也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所

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

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

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渙散因循任物物

然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己雖其德不喪

已遠於至德也故曰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

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慮心

白無為忘功忘名迹無以為用也謂無用

已爲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爲不逆萬物故無爲而無不爲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氏皆仰戴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爲古本作下德爲之而無以爲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執守冲虛應物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爲也可爲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爲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無以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者宜也於大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爲之其所以爲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

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爲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

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爲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艱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爲爭競之端又失禮之甚者也老氏舉渾淪分散一至

於此在下文也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

至至者也於大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

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離體爲用故失道而後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仁者親也親愛物宜故失仁而後義義者宜也宜則謙恭故失義而後禮禮者履也履道

成文簡直則易行煩曲則般亂也失者亡也末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嚴君平曰帝王根本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

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爲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爲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不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詐僞所起忿爭

所因謂下文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

治哉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  
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  
此與亂之首義同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爲先見故曰前識  
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  
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矣禮煩則亂智變  
則詐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文子曰大丈夫恬  
然無思憺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息出  
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  
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  
樸厚合乎上德也居忠信而務誠實爲嘗  
華綺詐偽哉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  
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句並作處字有妙  
後萬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  
謂之德也上下雖殊而各得一  
其故吹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爲大道之  
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爲靈  
物散爲光耀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  
陽同波居玉京而不清處瓦甕而不溷上  
下無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內則  
曰靈府升之心上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  
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卷之則  
隱入毫竅舒之則充塞太空西昇經曰子  
得一而萬事畢人能虛心待之一自歸已  
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純陽之  
氣也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  
垂象清明萬物資始焉地者純陰之質也  
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  
不動萬物資生焉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也  
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  
靈響應物無盡焉谷者溪之絕深者也且

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焉萬者  
數之大物者形之可見也物得之故能生  
生成成而不歇滅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  
君之通稱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  
而爲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

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  
之謂沖一失則凡物喪亡在下文也開元  
御本作其致之無一也二字於義闕焉此  
取古本爲正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  
并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以人  
爲萬物之靈侯王爲人之君故總而言之  
也有之則文句備略之則義未闕於理亦  
通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廢

無以者致誠之辭也天者陽之德表君象  
言天無以清自恃若恃之則失至明之道  
致陰陽繆戾紀綱弛絕沖一不運將恐有  
開裂之兆且陽氣之亢也必爲災衰沖和

之散也必致開裂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誡之辭也夫地者陰之德表臣象言地無以寧自恃若恃之則失安靜之道致剛柔卷折山川崩缺沖一不守將恐有發泄之應且

陰氣之極也必有水沴沖和之消也必致發泄故陰陽書曰地震者陰氣有餘臣道失職也夫神者靈變也凡物精通皆有其神陰陽不測者也言神無以靈自恃若恃之則失至變之道致禍生恠杖杵勃興沖

一不居將恐有廢歇之時也故神失道則傷民民被傷則反毀之毀之無神非歇而何谷者虛以待物者也言谷無以盈自恃若恃之則失流潤之道致崩夷之憂沖一不通將恐有枯竭之隔枯竭則繫於邦國

故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也物有形質當任遷言物無以生自恃若恃之則失順從之道致適逆生性沖一散去將恐有滅亡之期王者貴三才而為主統萬物而有之當謙以自牧寄託群才也言侯王無以

貴高自恃若恃之則失清淨之化百官失職萬民不歸致履敗之虞顛仆之禍自此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耳況黎庶乎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自此以下結成其義也夫貴者豈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此以賤為本也高者豈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此以下為基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為稱者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豈非以賤為本邪而云非乎言實以賤為本耳

故致數譽無譽

有道之君忘名忘已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不貴哉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譽無與言就與數則有輪寐箱軸群材之名無有名為與者合之則與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萬民

之號無有名為國者合之則為國矣忽群材與何以成棄萬民國何以存此重成侯王令愛民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君不欲顯

耀碌碌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為天下正者也古本作若玉若石傳奕徐鉉取之得一貴高以賤為本自道之動

反者道之動

反者復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後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故曰易復卦曰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既反虛靜為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

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萬物莫不獨化也嚴君平曰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是謂及復虛靜之原也物之先反乎虛靜之原能虛靜動用者其唯上士乎故次之以上士聞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憺寂寞虛無無為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人觀其迹真以為勤行而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也則就數澤處閑曠吐故納新能經鳳騫養形保神而已及乎為世用也則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此之謂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聞其恬憺無為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上道也嚴君平曰鵝鵝高飛

終日馳驚而志在乎蒿茅鴻鵠大舉經歷東西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覽遠逝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為娛故無窮之源萬尋之泉乃神龍之所歸而小魚之所去也高山大丘深林巨壑乃鴻鵠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也是以捐聰明廢智慮反其歸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淖然不汙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棲於意貴賤同域抱德含和大聖之所尚乃上士之所務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陸希聲曰形而上者之謂道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之謂器正其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著之際處道器之間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著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見之差被笑之狀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

明悟也悟道之人含光不耀舉措施為有

若暗昧故中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進道若退

上士頽達不行而至又況進乎雖有聖功進而不取同塵接物外若退敗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乃織者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交離其德若絲之有類不為世用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無為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容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无



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谷神  
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  
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河上公曰道始所  
生者一一生陰陽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  
為天地人天地人共生萬物天施地化人  
長養之開元御注曰道者虛極之神宗一  
者沖和之精氣也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  
和氣以生物然於應化之理猶未足更生  
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曰一生二純陽又  
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二故曰二  
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  
偏生庶彙也三家之說大同小異今備存  
之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負背也抱向也動物則畏死而趣生植物  
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  
陰氣之所結故曰負陰骨髓充實于內骨  
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充和之氣運  
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沖和之氣成

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  
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虛  
其靈府則純白來并君子不動乎心則浩  
然之氣可養純白浩然者沖氣之異名沖  
氣柔弱可以調和陰陽故曰沖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  
惡嫌獨大人君子取以自謂者乃所以有  
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為和損心志之  
強梁而求益於道德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夫物有能減損情欲不自矜伐卑以自牧  
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  
也俗物則惟好盈滿饕餮富貴不知住止  
而危敗及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夫物情  
之損有道之益也有道之益物情之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世人所教各立其我義教之者如諸子百  
氏自成一家之法其旨善者則歸乎聖人  
之教其旨悖者則變為縱橫之學縱橫則

陷於強暴而不得其死矣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柔弱屬陽生之徒也強梁屬陰死之徒也  
在上強梁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在  
下強梁則為眾之所加而顛躓可待矣不  
得其死謂不得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  
將以為後世法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暴  
強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為教父父先也  
本也法一沖和以謙受益去我義之強梁  
素也必守其至柔也故次之以天下之至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馳騁奔競不息貌  
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水以至柔為  
用而能貫穿金石沉溺萬物故曰馳騁天  
下之至堅也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道也間隙也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  
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  
內與其有形安得入其無間也莊子曰金  
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君平曰有形

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礙  
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矣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吾老子自稱也言虛無之道柔弱無形而  
無所不通也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  
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有益於物  
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  
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為則滯  
迹損物既而無為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  
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天下稀及之也  
經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文子曰皋陶喑  
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耶師曠  
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耶不

言之今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在牛無為無為之益唯身是  
親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

名與身孰親

身為實名為實捨實從實是謂倒置列子  
曰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偽而已矣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  
去名固可實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  
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也  
逸樂順性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  
胡可實位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  
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鮑焦子推之  
徒守名累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貨資財也凡在富貴而樂其實身之具未  
有不貪財貨者夫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  
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雖有金玉  
滿室而無仁惠之心者空得竊名顯貨之  
譏及至家亡身辱所委豈少哉  
得與亡孰病

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而性命形神亡  
之若太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莊子曰養  
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費損也夫甚愛名者矯情偽行致損神之

患豈謂小哉多藏貨者貪滿苟得致滅身  
之禍何膏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殆危亡也知足者不貪貨財也不貪貨財  
詎有戮辱之患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家  
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  
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  
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  
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怵然變容  
曰善哉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  
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見之是丘之  
得也知止者不貪名位也不貪名位終無  
危殆之憂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  
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塵牖二室  
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平坐而弦子貢乘大  
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  
何病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  
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若乃知足知止之士固無戮辱危殆之憂可以長久也不辱知不足辱道成如缺故次之以大成若缺

###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缺破也敝困也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藏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又如大壺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蔽故曰其用不敝

###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沖虛也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餘豈能窮匱哉

### 大直若屈

大直謂隨物而直彼舍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己故若屈也

### 大巧若拙

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爲

異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爲楮華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業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道化者謂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己能故若拙也

### 大辯若訥

大辯謂智無不周也因物所言之而無壅蔽若恃己言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其於非法不說非禮不言而已無所造爲故若訥也

### 躁勝寒靜勝熱

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明躁爲死本盛爲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滿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動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閑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水凝清風厲厲霜雪品品魚鼈蟄伏萬物宛奉

當此之時處溫室臨爐火重裘絮襲絨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燠有餘身矣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熱則和氣發

生也

二十

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嚴君平曰陽之至也煎沙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絺絰遊燕高臺服食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

神

清靜形捐四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身矣此言躁爲死本靜爲

生根者以況君王躁強則拒敵飾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國凋敝是謂躁強則寂然而寒薄寒薄則衰滅矣靜理則垂拱無爲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謂靜理則昭然而人和人和則隆盛矣

### 清靜爲天下正

此結明前義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撓且大成大盈

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  
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  
爲天下之中正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  
長生也外缺內全是有道  
故次之以天下有道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欲七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却屏去也糞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時泰也

時泰則萬民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  
賓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戶競農  
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也  
故天心和洽群物樂康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無道謂時  
否也時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藏虛而

水旱數郡縣盜起強弱相陵人皆失業習  
尚戰爭自然戎駭之馬生于郊境故陰陽  
隔閉庶類悽愴也

罪莫大於可欲

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則非理貪求火馳  
不及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縱  
憍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爲罪之因莫重  
乎此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

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  
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  
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觀於濁水而  
迷於清淵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害也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  
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  
知損亡敗及之故禍釁之發莫大乎不知  
足也

咎莫大於欲得

咎殃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  
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牙  
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  
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  
非名之爲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爲罪亦  
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  
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爲咎咎又  
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之所爲也小則  
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外物雖足而心不知足者是謂不知足也。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是謂知足也。高士傳曰：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善。聞君平辟命不起而問之曰：何不住仕？君平曰：無能自發。沖即為備車馬衣糧，僕從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一席萬金，子無甌石之資，而曰有餘，誤矣。君平曰：吾嘗宿於子之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時。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席而錢自至。

餘錢尚有數萬，上塵厚寸，不知所用。我有餘而子不足乎？沖退而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若乃知足之足，安有戎馬生於郊，耦畀之重大乎？道無不在，何必遠求，故次之以不出戶。

不出戶知天下

夫聖賢之為治，必先身心以度之。自近而及遠，也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

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不窺牖見天道

夫人七尺之軀，四支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是以身之元氣與天道相通也。人君守形清靜，則天氣高明，而自正人君縱其多欲，則天氣昏昧，而煩濁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嚴君平曰：是以聖人不出戶，上原父母，下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己，故明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原，達於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友，天下為家，萬物為體，眠彼知己，眠己知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捐棄知故，絕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來，天地人物各保其有此，所謂以一體之中，法天地萬物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夫道之君不能法天行道而恃聰明察物，求之愈遠，知之愈眇。君平曰：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遠，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家者知人之根本也，身者知天地之淵泉也。觀天下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厭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無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聖人不行天下而察人情者，以身觀身，以內知外，所謂獨悟也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者，原小以知大明，近以諭遠，所謂冥覽也。不為而成。

聖人無為而化成天下蓋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蓋因學悟故次之以為學日益

為學日益  
可道可名既彰而崇德尚賢滋起則為學之士博覽多識以七日益聞見迭相參合喪滅淳風而不自知也

為道日損

夫道因為學日益既益即損而知子守毋復初歸根也復初歸根先去智原來要執

本日損云為漸入虛妙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夫損之者無羈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

又損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與道合以至無為已既無為不與物競而任萬物之自為也自為則無不為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賢行道先修身心然後及乎天下上言

治身以無為此言治天下以無事故聖賢之用心常慮一物之失所將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當以無事為術無為為教無欲為實自然俗化清靜民皆樂推而不厭也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眴則百姓望而畏之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既蓋損至無心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體道虛心物感斯應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莊子曰至人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聖人無常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應之以善其性本善者聖人固以上善輔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聖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遷其心為善矣則

天下無有不善者此乃聖人順物性為化終不役物使從己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應之以信其信確然者聖人固以大信輔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其信者聖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發其誠為信矣則天下無有不信者此乃聖人能任物情非受利之使為也

聖人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其心

惴惴憂勤貌又不停也渾者無分別也古之人君在天下也雖治迹憂勤同乎民事而心常虛澹冥乎自然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以為一而無物不然而為天下之民渾其心而同其欲順其性而同其化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

為無不為也河上公本作休休王弼本作  
歛歛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注傾也用也聖人以無為德化不逆萬物  
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

為賦聰者為聽皆傾注其耳目以飭聖人  
自然之法而聖人見疏垂目註續塞耳不  
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  
如赤子故曰孩之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  
生入死

出生入死

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生一氣一氣變  
而有物故謂之出生生之極也變而無形  
故謂之入死此乃有始有卒未出乎域中  
者也出乎域中者生死易嘗係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  
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  
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  
者目不妄眦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

言手不妄持足不妄履動靜儼然諸惡莫  
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  
耳耽於淫聲鼻困於穢膻口羨於非道手  
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  
有此乃近死之徒也生死之原皆係此十

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  
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  
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少逆死者  
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  
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

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所論最長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夫人之生皆為欲利所誘唯貪厚味美服  
好色音聲以滋九竅四支故舉動誣誣然  
如將不得已陷之于死地往而不知者未  
有不由十三事也

夫何故

問世俗舉動趣於死地之由

以其生之厚

生生猶進生也夫忘生薄已則長生可冀

而進生厚已則近於死地且進生必先之  
以外物外物足可以安體樂性以為久生  
之具然而忘身貪貨者過求養生之物太  
厚致其十三事滑亂而速于死地矣

蓋聞善攝生者

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  
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不期而會曰遇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形

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善攝生之人內得  
於身故諸疾不生外得於物故諸惡莫犯  
欲利都忘自然與吉會也器之害者莫甚  
於兵戈獸之猛者莫甚乎虎兕故兵戈在  
前而不懼是無所容其鋒刃也虎兕當道  
而不驚是無所措其爪角也故諸惡害其  
有情而不損無心也

夫何故

問何故諸惡不犯免死之由

以其無死地

夫至人內不縱其欲心而外無害物之意故能忘身而身存以其無死地也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死則喪道悟則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之

道生之德畜之

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氣而養物之形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者錫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純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氣養物物共貴之若母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又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無不貴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

謂畜達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蜎蜎蠕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生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道養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道生德養實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始道也本也無名也母養也有名也夫道外包乾坤內滿宇宙萬物資之以生由之以成所以成者子也所以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者沖氣為道之子道為真精之體一為妙物之用既得道體以知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為無不為故沒身不殆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此明絕欲守母之行兌悅也謂耳目悅聲色鼻口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夫耳目諸根乃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門則禍患息而身不勤勞也又解兌目也絨無獸之目則諸境自絕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眾禍莫干諸境絕則嗜欲之源塞眾禍息則云為之路閉如是則

怡憺安逸終身不勤也

開其允濟其事終身不救

若乃不守母道者開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欲之情長矣通云為之路而弗開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終身不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十二

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禍亂未見曰小昭然獨見為明若知塞允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欲之銳解云為之紛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

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也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者智照也智主外外照而常動動為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內內映而常靜靜為己之體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復歸其明此重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與也貽也若事理雙明體用冥一不復智外照而守慧內映復嗜欲之未萌而歸

子母之元故無自與之殃是謂寡用常道也有始而有卒知子而母塞開悅愛其也介然有知者乎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介孤也耿介也嗟時不行古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政事則行於大道也大道者無為清靜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為施為簡易則導民于清靜之域施為煩撓則引民於貪濁獨有所施為是可畏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惠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趣故老氏病之唯慎其所施之教令畏其導民於衰路謂

下文也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修治也

田甚蕪

草長曰蕪

倉甚虛服文采

青亦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乃是古文

繡字

帶利劍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作資貨有餘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

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

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

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

國患矣觀飲食常厭飲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務

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聚斂無已民

力殫竭非聖人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上之七事皆用權術非理而陰取民也故曰盜既為盜矣猶自夸大故曰盜夸而非

道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茲乎行道而善不可傾救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植國者先固其根本而後營其標枝故根深枝茂則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

脫失也解離也善以道懷抱民者百姓歸附而不脫離善以道抱元守一者精神完全而不脫失

○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善以道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享祚長久世世祭祀無輟止時也

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十七

乃普

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逮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恬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乃為真人矣修道於家者父慈子孝兄弟順夫信妻賢九族和睦慶流來

世矣修道於鄉者尊老撫幼教誨愚鄙百姓和集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道於國者禮樂自興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則物充實矣修道於天下者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平易無為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化被異域而德施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觀者照察也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真矣以先

○  
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

於親則其國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

長矣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

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

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答曰我以上所陳五事反

觀照察是以知之也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善以道立身植國德及天下其含德之厚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欽八

德經

碧虛子陳景元纂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  
憺怕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赤子者取其純和之至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蟄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拏按曰據攫鳥鵬鸞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嚴君平曰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不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礙神氣不依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柔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

同故蜂蟄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據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純德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其真性專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峻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陽德自動者真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峻作古本為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

其身故能全長也上清洞真品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所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  
號帝也帝極無聲曰嗟又聲嘶也赤子終

日嗟帝而嗟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益不哇和氣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為貴故用之為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杜光庭曰五常備具曰和夫人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眾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

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彊梁又志能動氣氣能動志以心任氣氣感心彊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是心使氣也益生使氣失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壯也必至枯老心之彊也必至凶暴且道以柔弱為用今以彊壯為心者謂之

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之行無如早止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德厚靜默

丁悟忘言故次之以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

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莊子曰智北遊首音三

問無為謂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

與此合西昇經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

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

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彼則約道

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眇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談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而自然塞兌閉門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此已出第四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是謂玄同

夫至人之遊處也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故語默隨時而不殊庖言日出而應變是謂玄同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疎澹泊無欲守分知足

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何得而貴寵哉失志不屈居貧愈安何得而賤鄙哉至人行此六者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故為天下貴

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國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用也政者政教也有為之君用政教為治者民雖不瀝而潤弊日深迹用既彰安能長久也霸王之君以奇謀用兵者國雖

不傾而禍亂日積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夫有道之君將欲取天下之心為可大可久之業者莫若無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

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致河上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以今時所見可以言之謂下文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禁令也夫君不能無為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上下欺給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為好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刑教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小則盜鈞大則竊國也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故聖人云

老氏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云或謂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故舉以證之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者治世之君自稱也言我無為亦天無所改作民遂其生其俗自化也我無事雖擾御用儉嗇民厚其業其家自富之我安靜不言憺怕自守民抱天和其俗純正也

我無欲沖虛去華榮本民無奢企其性自樸也苟有為有欲而望致民於富貴之域吾未見其可也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

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河上公本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真絕去六情民自隨我而清也

治國化民莫若無事無事則其政寬裕故次之以其政閑問

其政閑問其民淳淳

開元御疏曰閑問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政無苛暴故其俗淳樸安於清靜而曰益敦厚也古本作儻儻王弼本作淳淳

其政察其民缺缺

開元御疏曰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言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凋弊而離散動觸禁網畏而避之由是風化日益殘缺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夫閑問之政世謂之慢而民淳淳然實樂之察察之政世謂之能而民缺缺然實憂之夫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之畏則戒慎而福生其中矣世之所謂

福者莫不喜之喜則僞矜而禍藏其間矣禍福相因莫知其窮極也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虧此倚伏之數也夫禍藏福中有福而僞矜則禍至福隱禍內有禍而戒慎則福來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

富不樂耆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

其無正邪

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在乎有道之君無為

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為正其  
正必復為奇有心為善其善必復為妖矣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有道之君用心若  
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也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不正則奇謀  
誑詐生故曰為奇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  
不善則妖祥狂妄興故曰為妖若任物之  
自正自善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為正逆性  
為善而反為奇為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  
固已久矣西昇經曰為正無處正自歸之  
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為道自然助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己之  
方正斷割於物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穢

廉清穢濁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  
化不以己之潔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

洗除穢濁耳古本作劇傷也言聖人廉以  
自清而不刑物使傷也

肆申也有道之君稟氣耿直自任不曲而  
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辨於物亦猶大直

若屈也

光而不耀

光謂明慧也有道之君明慧鑒照復能葆  
蔽隱晦不以己之強智燭耀於物使之殂  
喪也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

也政寬則民福治嚴則民禍禍福倚伏由人由天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  
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  
事無為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庫實而

知禮節然後葆精愛神蠲潔祭祀案威豐  
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  
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常服從於

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節儉民財愛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  
也又能早服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  
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  
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  
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夫道德無窮者必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天下樂推而不厭可以為有土  
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類三年俗無

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庚桑子之

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  
之有餘其或聖者邪蓋相與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乎此所謂道德莫極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之母謂重積德也德可以茂養百姓百姓豐厚則杜稷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蒂花枝也夫藝果木者根深則蒂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實

故根深則枝葉榮茂蒂固則花實不落可謂長久矣積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為固蒂於清靜杜稷延遠

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杜光庭曰修道之士齋神安體積氣全和內固

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耳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之鄉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

作固根本也事天積德可以有國故次之以治大國

治大國若烹小鮮治大國若烹小鮮

夫治萬衆之國若烹膚寸之鮮調其水火使其自熟則全若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則安

若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以無為清靜之道臨莅天下沖和之氣偏于區宇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不求妄福也雖有鬼神不敢見其神變矣西昇經曰所謂為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神者靈變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是由人不作置則祇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此理之自然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蓋聖人無為清靜則鬼神感其明德而自處其陰靈也列子之言聖治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

常若風雨常均字有常時天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兩者謂聖人與神也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

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又君能存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歸焉杜光庭曰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大國以靜安小故次之以大國者下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國所以能為諸國帝者以其謙下之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疊上文以生下義夫天下之所交牝牡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牡之國使其歸已蓋以至靜謙下不貪之所致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故無小而攝在上而謙下不以威武為用故鄰國柔服咸為臣妾是能取小國之歡心也嚴君平曰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

不以求地裏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以招賢俊耕織以哀畜積結連橫以戒不虞發倉散財養老恤孤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於恃力者猶以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縣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蕃牆之臣也

###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故無大而不統處下而恭謹不以慢傲為事故鄰國撫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國之威權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嚴君平

曰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循德也無行以舟與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樸賁耕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同和可與俱死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湧泉者猶以為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原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竭誠縣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威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為諾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者不定之辭以取者謂上以取下抑損謙卑以得人之歡心也而取者謂下而取上順奉廉慎而得事其威權也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

###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夫大國之君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豈有越分貪欲之心兼并富聚小國之人哉但執謙尊之義以為常道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小國之君存忠順遵制度修身而下大

國者非有過分貪欲之心泛入矯事於大國之人哉惟持自全之志而守其常德也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大國小國也夫大小止足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擾所謂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謙下誠亦曲全宜為下者勸勵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所以致天下之交也大國謙下盛道之與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與

### 道者萬物之與

與藏也賤也蘊也夫道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為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者西昇經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為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以至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有賤然無不賴其庇廕矣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皆神超遙輕舉固守妙本以為長久之寶

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迂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返復元吉復仰道之所保庇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言之甘美則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雖逆旅小子亦知其醜惡矣豈得與夷道若類大白若辱為比哉此舉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夫不善之人矯妄之士猶假美言尊行可以悅衆知道之可以保倚也由此省之人豈長為不善耶但恐化之不至又何遺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今化不善之人人君恐化未備更置三公以佐之杜光庭曰四

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謂之天子也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曰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

天子治陰陽親萬民廣教化此其職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杜光庭曰兩手相合曰拱壁者瑞玉也拱壁壁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為衆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

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相見皆有幣幣之禮以先貨幣為導謂之為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經邦為事雖欲以駟馬大壁獻

之於君亦臣之分也徒有益於淫奢無裨於治政不若進之以無為清靜之道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壁馬為夫務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況有道之君乎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此道無為清靜之道也發問古之貴此道

者何謂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夫道之微始悟於身心之內卒明於宇宙之外妙則入於無間舒則塞乎太空體之則善于一身用之則濟于天下雖不曰求

以得而不可不求也不求而得自得也自得則安用三公哉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求有得也有求有得則古之常道也明乎

常道者豈有罪累邪設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在乎改過遷善復此無為清靜之道亦可免戮辱之責也古本作不曰求以得

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得道之奧妙者施為而無為故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至人為無所為任物之自為物自為則無

為而無不為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則無事而不

事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若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

則衆妙可親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人之云爲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爲造事皆損其天性而失乎自然損天性則怨生失自然則惡起既怨且惡禍亂之階也唯至人無爲無事無味能灰心槁骸雖有有爲之怨咸以無心至德報之或問報怨以德設有德者又何以爲報乎曰世之爲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陸希聲曰夫體道之士妙洞通應世之爲而本無爲應物之事而本無事應物無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故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爲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無私欲無私欲故無私恩

無私恩故無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然天下有怨者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者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之謂也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聖人豈有怨於物乎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難易大細即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於已難爲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夫艱難之事必起於容易當於容易之時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微細當於微細之時去之重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言之也嚴君平曰大難之將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鍼取之在於藏府百

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連滴縣縣涓涓涓流爲谿谷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爲難大之事故多敗喪此引聖人終不爲大者慎微之至也聖人不爲難大之事而無爲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業也嚴君平曰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爲君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許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可不慎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以聖人之才之德尚難於細易之事況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聖人終無難也嚴君平曰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



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行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無為之安必由簡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卷八

二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難一

德經

碧 虛子 陳 景元 纂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夫家國安靜易為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

禦衆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派

絕尊芽柔脆易為破除枝幹既成難乎培

擊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

追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為之於未有

為謂脩除也夫家國未傾危衆心未萌兆

若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

治之於未亂

治者救也夫尊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

在先無巨惡之害矣嚴君平曰未疾之人

易為醫未危之國易為謀萌芽之患易事

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

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

不能安卵之未培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

鴻也奮翼凌雲曾纖不能連也胎之新乳

也一繩制之及其為虎也執羣獸食牛馬

劍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故漣滴之流

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

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猶不見幾慎微以致後患也患不

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手初生於毫末

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平陰崖梢

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

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畚

可蹴而圯之及其九層也譬百仞之高擬

丘陵之大惡可毀哉此明積習而成也又

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族踵而返及其

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曠途險途險而可畏

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此明遠行不止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九層古本作

九成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有為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為於欲利

則廢敗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  
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為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為不為何敗之有意  
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  
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為心自然無為無執無敗無失莊  
子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  
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過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  
試鑿之目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為者  
敗之之證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  
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功業近成不能戒  
慎乃便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則

所為無不成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為  
受聖人以不欲為樂聖人貴清靜節儉世  
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  
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道土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真性  
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分內之天和然世  
俗以不學為過聖人以不學為真學故曰

復衆人之所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取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聖人以不欲不學為  
教者以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  
敢造為異端恐失其大本也持之無敗者  
審其未兆未

亂之微無失宗法輔物自然古之  
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為道者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為道治身化民者自脩胃中之誠  
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然而親  
譽莫問也不欲明其教今使物欣欣悻悻

而智詐萌生將以導斯民於質朴而復自  
然也此說古之有道以勸于今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多智則姦先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  
畏故曰難治也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  
戈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罟

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  
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

天下母子大亂罪在於好智

故以智治國之賊

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權謀  
靈政為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  
惠出有大偽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國者則必以無  
為簡易為事致民安靜是國之福也經曰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又曰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杜充庭曰君猶表也

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也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興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為福也

知此兩者亦稽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靈民為國之賊以致亡身喪家是以為不用智者稽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澤民為國之福以致榮鄉顯族是亦為用智者之稽模法式也古本作稽式稽考也謂

考古法式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玄德也實也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賊可去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聖人之玄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然觀其迹似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然後入於自然之境而無所不然者謂之大順矣嚴君平曰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天寧地為類陰陽禍世莫見故曰玄德深矣

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之能克列子曰堯治天下十五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

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疇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

謂玄德深遠乃至大順也善為道者不迫於寡德量深遠

如本朝宗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嚴君平曰江海之王也非積德累仁加恩惠以懷之也又非崇禮廣遜飾知巧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以制

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求而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介導而趨之也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瀆山赴江海而無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為與萬物市譬夫谿谷為卑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故能王而不休也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聖人謂能體江海之下流者將欲處人之上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而盛德日崇大業彌固自然為物所推舉於上矣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異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為物所推讓於先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一身而

逸萬民薄眇躬而厚庶物民皆忻戴猶以爲輕庶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悅隨安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夫有道之君羣生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推

崇爲主而無厭倦以其謙僞之德所致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謙德化天下皆化而爲謙退也故聖人常

以虛爲身以無爲心心形既空物孰與爭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之爲德早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爲德而爲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爲德而爲天下

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江海居下派聖王處謙卑俯而強

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子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獨我道虛無廣大不爲下士所信故以

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以久矣若爲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爲大邪

莊子云老子謂士成緡曰夫巧智神聖之

人吾自以爲既焉此乃老子不以賢美爲貴久矣傳所謂寧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雖我道虛無無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倚執持實爲脩身治國之至寶謂下文也

古本作持而實之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爲珍寶執持不捨何所不適河上公本作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開元御疏曰夫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

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聖人以慈爲行勇於濟物仁者必有勇不

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

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見羣龍无首吉此所謂

大道似不肖也李約曰自下行成而昇高

紫就故得爲天下君長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今世俗則不然所謂肖者則與道反矣皆棄捨慈仁將爲勇義負氣輕死以陷物則

過涉滅頂之凶矣不能愛畜節用復爲奢

泰貪求廣費斂掠不足必致傷財害民則反招匱乏之患矣旣而飾智以驚愚脩身

以明汙好處物先耻居人後進無謙退之心動有剛強之志縱而不止則犯上作亂

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乃致喪家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故偏數美也夫主將用慈則撫養士卒可無敵於天下矣且

慈兵入於敵境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固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士平人民也

道大似乎不賢德倫識如不武故次之以善爲士者不武

善爲士者不武

士將士也夫善爲將士者體慈仁用德義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戰者不怒

夫善臨戰陣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

苟在應敵非樂殺人也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好戰哉

善勝敵者不爭

夫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則善勝不以利動因勢而取也如魯仲連之吟

嘯熊宜僚之弄丸善勝者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師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先之以德而後用其力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夫善爲士善戰善勝善用人者常柔弱不爭謙以自牧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不言而四時行可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極致者也

不爭之德法在用兵故次之以用兵有言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爲本故舉古之

軍志以明申誠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兵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聖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所以常爲客也

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自無征伐矣又用師之法爲主者以起戎爲謀爲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敵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止敵不行殺心也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藏雖有執持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執故曰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幾近也寶者身與位也輕敵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也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內則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

天下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

何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

天下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一家亦吾敵也

故王者不遺小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

侯不侮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志士不

忘脩身即神悅而天樂矣然後可以全吾

所寶耳云幾喪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

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既

非本志則爲喪矣所亡未大故曰幾喪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

於衷誠之謂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

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良之

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

其言易知故吹之以吾言甚易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經曰爲無爲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

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爲分

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繁行則不勞是易知

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能知者下士也下士欲惡滑滑但見邊

微多惑於有爲好攻乎異端不能除垢止

念靜心守一至於虛無之道黜聞而不知

茫然而莫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

百家之言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

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矣萬緒之事事

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

無事爲君主矣此以不言無事爲教豈不

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

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右在言默之間甚

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

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

明常處其和在爲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

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獨無知之下士好覽句遵心於堅白同

異之間聞吾忘言道事之旨忽去不信而

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遠大而謂似不

肖也嚴君平曰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之

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爲

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不我

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者蹈於

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不我安而心意

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

少疎闊矣得是道者萬物尊之故曰則我

貴矣問元御本作則我者貴言法則我者

貴矣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聽不我

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

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

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

衆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褐裘也賤者之服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

夫聖人內蘊道德喻懷玉也外無文采喻

被褐也是以內雖昭曠外若愚昏珠藏蚌

胎玉蘊石間天下莫能知則我道貴矣凡妄知聖人藏知故次之以知不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中下之士受氣昏濁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真知妙本洞達杳冥是以六通四關上下無常恍然無心釋然無累而又常患世俗妄執強知之病動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歎息此明聖人慈心獨能病患世俗有此強知之病其於聖德何病之有則是真知不病而強知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聖人者能知無知達道之機損聰棄智實無世病慈仁哀憫能病衆生之病者以

其自無病也使其有病又安能病衆生之病哉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先能正已然後能正衆生猶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也強知失道心胸胃以民不畏威次之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則大威至矣大威謂死兆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身以畏為本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畏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為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安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

無狎其所居

古本作狎習也所居謂所處也言畏慎之

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淨自守卑退自持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慎之深也關元御本作狹者謂寬其所居之處不可強梁自處在乎和光客衆不迂於物也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猷其所生

猷惡也道所生形故曰所生夫人不可猷惡其道當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則可永保元吉若縱其欲猷道慢德禍不旋踵矣舊說身所生者神也人由神而生所生謂神也神明託虛好靜人能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為滑性則神氣散越而生亡故勸令無猷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也

夫唯不猷是以不猷

夫獨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安有猷惡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密祐降之百祥是故交相保愛而不

狀惡也開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夫聖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sup>七</sup>有己心原自知善惡潔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之謂自知也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動行不費術才能燭亂於物恕其違理失當同乎不畏威者也

自愛不自貴

聖人葆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嗜好狀惡急情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娛自貴而賤物是狎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者也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狀惡於

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  
故次之以勇  
於敵則殺  
不為為  
勝於勇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雜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決為勇必果為敢夫剛殺之人無所畏

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恃其兇頑便施誅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不弗敢有為不忍殺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執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以聖人猶難之

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慈為實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含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闇之所鬼得而殺之此雖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若乃宥而赦



之必有反報之禍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殺而不可殺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為禍者有殺之而為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惡而人孰知其故若非體真造化安知禍福之

端利害之元雖有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之事况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故猶難之也嚴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外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為亡虜或以

匹夫轉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

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專之豈與人校其政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二田勇敢也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

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皆背陰嚮陽春生秋實者陰陽生殺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謀

開元御本河上公本並作緘然嚴君平今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無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行凶者以凶祥報之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未嘗差忒豈非善能謀畫者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疎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勇敢則殺者不畏死故以之民常不畏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

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

民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

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誑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今恐懼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

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天死而

脩德也違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

且人之自然也舍鋪而熙手擔怕鼓腹而

遊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

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

死也民畏死則偷安其生而興奇變姦詐

之心以矯其法令姦詐生而禍亂作則主

司者得專執而殺戮 砍其姦詐絕蹤誰

敢犯之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河上公曰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殺人

之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鑒孔明無所不察何須椎相斲斷深嚴刑典也杜光庭曰司主也大之養人也厚愛人也至南

官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

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主人功過年壽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脩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不善者

天之司殺當自殺之天網寬大疎而不漏違天反道於何逃罪哉

天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夫主司荷察專主刑法以代造化生殺之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

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者矣

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斲木豈唯殘材毀榘抑亦傷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之權而輕肆其刑政不惟悞害良民抑亦斷喪和氣夫天道高明人識近蔽用近蔽

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繆誤而失自然之治矣

民不畏死惟懼於死故次之以民之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夫民者國之本也政令煩則賦歛重民貧乏則國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資下而

立君稅取多則上下同飢剝下盈上則君人俱弊杜光庭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

在其輕賦重則民貧賦輕則民足民足則國泰民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物怨作丘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歛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故然目君宜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有為則政煩無為則簡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夫上有擊鮮玉食之厭則下有腐糗

糟糠之美網密令苛故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政令煩苛賦歛重大而民亡本業亡業則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生之

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貪生趨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卓肆而不辱食藜藿而常

甘雖世事嶮巇亦陸沈而安隱是有以異乎貴生者也貴生益生也又自貴也目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

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以至乎過貪分外而輕入死地也

民飢則精神散

而輕死足則柔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百骸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夫萬物草木生也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內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故春條青青而可結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

天地之氣消散乎內陰陽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實丹黃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開元御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為堅強之行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行是出生之類也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生長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強實死之形象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是以兵強則不勝

玉真曰夫兵者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兵強則君逸而將憊將憊則率暴以逸君御憊將憊將臨暴率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紂紂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

符堅狼狽於淮水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恃其成以取敗此皆兵強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乃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

本強則共  
開元御疏曰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夫木之強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存則柔弱者謙之道天  
道好謙故以天之謙

天之謙其猶張弓乎  
開元御疏曰天道高遠非喻莫明故舉張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開元御疏曰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為祭箭之時準的

也損有餘與不足者為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命中矣次結歸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

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歲功成矣人君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

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之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開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裒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三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

而為損三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雖有道者

此設問答詳解其義問曰誰能同天道下

濟以郵於人減損有餘之爵祿以奉天下

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聖君

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聖君居物之

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貴

加人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夫聖人者四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

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豈

以已所施為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固處其

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為羣材之帥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極者無過於水而貴

金石攻堅強無有能勝之者又為人壅止決流處方置園坎險高下汙瀆百數以其

柔弱之性終無以移易之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古柔而存齒剛則

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聞也而乃

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

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王

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謙辭言

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

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

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鴻烈解

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

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

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辱大夫曰先臣之

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

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拜

羣大夫晉人問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

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此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一也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穡備樂盛為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為之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不祥則四海歸仁

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汗

國君含垢是也鴻烈解曰宋景公之時災

感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曰災感在心何

也子韋曰災感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國家

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

民死寡人誰為君子子韋曰可移於歲公

曰歲民之命歲飢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

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子寡人之命固

已盡矣子無復言子韋再拜曰敢賀君天

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

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

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

星果徙三舍此受國不祥為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

夫能行柔弱則為君主尚剛強則招禍咎  
聖人受垢惡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榮終致  
災凶正言俗意不及如此水之受垢惡  
和大

和大怨必有餘怨

國君不能無為謙弱民乃多欲好爭遂使  
輕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術而國君設教  
立法以繩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和報  
其怨而翻濟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無怨  
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  
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  
是猶代大匠斲木稀有不傷手矣若乃以  
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  
安可以為善

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  
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則安可以為善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不  
為契而民不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

為心也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  
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  
不作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其  
左臣執其右合之以為信不復制以法什  
故不責於人不責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微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謂中古之君  
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而民  
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謂遠古之君德  
大無名物皆自然穴處巢居各安其分片  
君無思慮無慮朝徹見獨不為不恃道冥德  
淵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微而已故稱無德  
焉此杜光庭說也舊說以微為跡或謂作  
軌法以通人則獨弊生故曰無德也今取  
杜說為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是與所謂天網恢恢疎而  
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  
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和怨則怨  
則無為無為則在小而不  
貪故次之以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夫國小能自守  
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  
部曲什伯令其貴賤不相犯由君之無為  
故民資業豐盛林器偉奇而無所施用此  
至治之極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無為則德化淳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  
棄末耕食織衣各戀舊鄉而不遷徙雖軒  
皇几蓬之治不足過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刺木為舟以濟水斲輪為輿以通陸蓋適  
遠之用也今論守道之君大國不過欲兼  
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相侵奪不相  
貿易有舟有車而弗用莊子曰至德之

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楫萬物產生連屬其  
鄉此之謂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甲兵所設本以討逆臣禦亂寇而已君既  
無為下乃守職百姓不撓四境帖然則甲

兵無所陳設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開元御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代人人誦朴文字既興詐偽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羹而飽滿淡味為甘葛衣鹿裘而溫涼無文為美茅茨蓬華而風雨不侵為安南炎北沍而水土任適為樂自然俗無天傷土無札瘥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鄰國相望言郡縣相接也雞犬相聞謂民豐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此可以同赫胥尊盧氏之風也服信實而足不華故次之以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甘而溢溢其猶醴也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於心者貴能行不辯者本其素樸辯於口者貴能說不善者滯於是非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夫知者謂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也博謂博通物務攻異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是矣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積者蘊聚也聖人道濟天下不蘊德以自高積而能散不蓄財以自潤既不滯功於外亦不聚智於內二者俱通故曰不積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

海內服夫聖人所以不積者演道德以為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好惡而鑑之明未嘗少減此喻內智也分財利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多如井任汲普蒙利潤而井泉清徹不竭此況外功也開元御本二句並作既以與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春夏生育之秋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夫聖人之道在所施為也所為順理不與物爭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信言不美絕復派還歸

右老氏經二篇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也約而語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為教之宗敘體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無為無不為陳教之旨敘用而適乎道故體用兼忘始末相貫也下之首章明有德無德為

教之應因時之澆淳而吹乎妙也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爲教之用任物之華實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違不爭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復其常道而入於妙門者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疏鈔序

難三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畧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啓迪人心要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爲近世所貴然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有望洋之歎太霞真人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爲羽流宗匠孰經講演垂五十年可謂陞堂觀奧矣迺於精練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七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丁寧觀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如躡梯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玄之極致悟大道之強名體用兩忘右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然後敬爲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平昔用力之勤也書成既久秘而不出鳳翔張公大師美原白公顯道再三懇請欲鑄版以廣其傳京兆劉伯英贊而成之且囑僕爲序引其心俱可尚茲樂

爲之書浮陽李庭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爲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譁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手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莫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于天地得一而爲天地萬物得一而爲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若虛子生乎千載之後虛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爲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真人以唱碧

虛子博極羣書數引廣奧非謬學設聞之士所能窺測也況變故之後典籍焚蕩無所攷閱恐久而失其傳也於是乎推本碧虛質以平昔所學更互演繹著為科文疏鈔又附之以總章無慮數十萬言支分節解融絡通貫曲暢旁搜巨細畢舉遂為完書蓋其慮之也至故言之也審憂之也深故說之也詳碧虛子之所述殆無餘蘊矣噫是經也老子作之碧虛纂之太霞又從而釋之何經歷世數之久而述作之多蓋一之理難乎擬議形容也雖然後之學者不可畏高而怯其難亦不可躐等而為之易必也瘠思明辨日就月將孜孜汲汲無少間斷深玩而實體之則是一也洞然胸中有不期悟而自悟者矣將見自凡趨聖超然物外神遊八極身居閭苑者未必不由茲學始其緒餘土苴猶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云沖素大師吳田白公顯道葆光大師長安劉公伯英同鳳翔張公大師銳梓以行於世且以蒲城堯公講師公叔書來抵余願丐序引姑為題其端首焉大蒙古國歲己酉秋七月既望宣差陝西規措三白渠副使

太華郭時中序

康節先生云先天圖心法也心乎心乎天地間一大義理之府乎太易六十四卦潔淨精微之旨皆自心畫中來二帝三王精一執中之傳皆從心法中出洙泗師弟子一貫忠恕之妙皆由心學中得靈府淵微之地古初聖賢以此而極深研幾探賸索隱以此而起凡入聖悟道參真學者欲悟先天圖之秘參道德經之奧大抵自一心而入千萬世而下以心印心以聖契聖得老子不言之教扶先天未露之機獨惟太霞真人為能得之方其漱蘊荒流詞源濟濟乎儒中領袖迨其造道闡探玄機井井然教門準繩思沐兩朝名高千古向棲神華嶽風賓樹友睥睨世塵真履實踐有日矣丁未冬平涼元帥王公加禮延請我真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鞭羈露跡以峻峒為久駐之地宛然廣成子之復出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薰蒸乎和氣之襲人洋溢乎教聲之盈耳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豈特陝西數

十州而已哉蓋寸地明而太空無礙靈臺徹而止水湛然霽月先風一襟洒落冰輪玉鑑曾次昭融以一心自得之學造二經無為之旨開題訓注接經引子奧義冰釋科文疏解撫古驗今羣疑睨消言言皆玄妙之門字字盡真常之理開者易悟悟者易得老子曾懷本趣燦若日星玄中有悟妙處無疑讀之若耳目惺惺覽之若形神混合目曰道德真經踞義後生晚學如披雲霧觀青天登崑崙獲片玉幸惠後學豈不偉歟元帥王公一日登諸生于庭囑僕曰真人道德真經踞義與老子同一心法誠後學所未見道侶中西岐張公大師已為錄諸梓矣猶恐流傳未廣欲從是邦點庭珪之漆貯蔡生之楮廣為印施以大其傳為學者抽關啓鑰具大惠也子盍為引其端予應之曰隋珠趙璧安用賈乎儻素不才何足以知聖人邪固辭弗獲僭為贅贊是猶模倣天地繪畫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云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象忘言又在後之造道者自得爾時已罔無射寓平涼貢士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碧虛真人曰夫老子道德二經者統論空洞虛元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而已矣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者也是故司馬遷稱之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今將釋此經先明垂經之主次顯造疏之人夫此經者乃太上老君所說也纂微者陳君碧虛真人之所作也開題者亦真人之所自述也太霞老人不揆淺陋浪述科文疏義兼以消釋開題庶使學人識玄元應世垂經之本末知真人開發玄元之次序由此科文而入之也以蠡測海以管窺天真所謂不知量也今將開題大判分爲二十門具列于後

- 一者明碧虛真人始纂微開題之義
- 二者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或爲萬天主或爲百王師隱顯之迹
- 三者明太上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所據也

- 四者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居之鄉國也
- 五者明太上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并去周年代也
- 六者明關令真人本傳及瞻屋望氣知有聖人度關之兆

- 七者明太上度關歲月及再約尹真人於蜀都青羊肆相會之事
- 八者明太上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廣聖義謂平王時復來中夏孔子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

- 九者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
- 十者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明孫孫祭祀不輟
- 十一者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
- 十二者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爲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
- 十三者明太上以恬淡無爲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故稱爲博大之真人

十四者明老莊亦有妻室子孫然為大道之宗師者欲使後人知長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

十五者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為聖祖焉

十六者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

十七者正明道德訓釋之義

十八者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章取法之旨

十九者明道德二篇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

二十者明碧虛真人纂集訓釋之由發揮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

疏曰此第一門明碧虛真人始造纂微開題之義今將釋此經先明開題既解開題須明始造開題之人夫此纂微開題者乃碧虛真人所作也真人姓陳氏諱景元字太初玄號碧虛子家世建昌曾大父知遜大父令忱並事親以孝聞皆養高不仕先

府君正擢進士第解胸<sub>計玉</sub>山今寓居高郵以疾終母夫人居貧無以歸子男四人真人李焉遠除拜而伯仲繼天乃介然獨有方外志慶曆二年即高郵天慶觀禮崇道大師韓知止為師三年試經度為道士

十八負笈遊名山抵天台閱三洞經遇高士張無夢得老莊微旨爾後隱逸於江淮間以琴書自娛久之欲觀光京輦維揚使君禮部侍郎王琪以詩薦于王岐公云龍山舊詞長還喜見方瞳時岐公為翰林承旨且喜其來俾隸籍於瑞雲由是上官觀請講道德二篇及南華疊疊不絕于時公卿大夫無不欲爭識者於是醴泉觀提總奏充本觀修撰遇却王謁真君祠下召問道家事以該通奏賜紫衣神宗設普天大醮有勅令修撰青詞進上稱旨復令預建章閣同天節修奉因召見賜真靖之號熙寧五年進所注道德經御札批降中書云陳景元所進經剖玄析微貫穿百氏厥旨詳備誠可取也其在輩流宜為獎論特充

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羽服中一時之榮鮮有其比謁告還高郵幕親上時命中使賜白金三十鎰仍宣諭云此期中太乙宮成俾陳景元主之速還闕令選舉博加精進戒潔之士共不過二十人同焚修

者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延和殿引見各錫資差等十五日奉安太乙翊日聖駕詣官朝謁禮畢於延祺殿召見特轉額外右街副道錄并度弟子三人仍本官每歲計度弟子一人月給齋糧米六十斛絹二萬錢兼給賜南北兩莊土田以贍衆久之以事累稠還乞去隱廬阜有司具以奏朝廷不允復有旨主本官事令官吏不干預每歲增賜度牒二道續奉勅旨以九等齋料說并普天聖位升降無倫理令有司置局選道士三人備檢討俾真人考校之命右諫議大夫李肅之樞密直學士孫永充提舉承議郎楊傑充管勾刪潤書成進上賜東帛度牒紫衣師號仍許頒行于時朝廷欲進封九天採訪使及五嶽丈人大丞相請

真人著衣冠服色位號真人遂乃擬定程式方進封採訪使爲應元保運真君五嶽大人爲儲福定命真君所隱有軒曰種玉自大丞相吳奎左相蒲宗孟翰林學士王岐公而下一時宗工鉅儒伯賢士大夫以篇什唱酬送遺者甚多以其辭煩故不備錄附于別傳在京道官一十二員祖宗朝以京城內外官觀主焚修勸績者充公輒奏請凡關員乞試道德南華靈寶度人三經十道義上喜其請降編脩所而後道家之學翕然一變自茲始也元豐六年罷本官事歸隱茅山刊正三洞經法四方來真之士投迹者熙熙然久之科簡巾臺遊蒿少卜鍊丹之所元祐三年因過京師爲中太乙官主者而下以官之經始真人有力焉乃挽籃輿而留之願備芝朮之奉未幾朝廷復還右街道錄職右僕射蘇謂曰真靖當以所業授門弟子不爾則恐陶葛之學不傳于來世所藏內外書數千卷皆素所校正又親札三百卷善小楷深得歐褚

法所著書藏室纂微三卷南華經章句七卷總章三卷抄義三卷寶珠妙義三卷膚解一卷翼真檢後義一卷續高士傳改爲退身傳集三注通玄經四注度人經解注西昇經晚節竭篋帝絳陵誕神室紫金液以必九還七返之妙稍彷彿而迫以天年居常好餌雲母粉仍自謂早年嘗服丹砂雖垂白而容顏肌膚如少壯人紹聖元年五月末無疾而忽不嗜食但飲水而已延至六月十三日午初俄索沐浴更衣召門弟子列于前謂曰爲我寫門狀云衆重初府仙衆寫已即俾齋堂外以火化之又令敷坐具向西北遠疎身瞻天門微叩齒復生命侍者具牋管書頌以示衆曰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返吾真宅言訖神氣之出猶長嘯聲安然而化崇朝權厝于宣化門外養生院自形寂而至遷神時正隆暑宴容儼然如生都人傾瞻者無長少貴賤莫不贊嘆享春秋有七旬度門弟子許修真而下四十人至仲秋哉生明葬蛻

質于本宮所賜之墳園墳塋時忽有三蛟蝶栩栩然翔舞於墳之前乃至移時塋築平飄飄然東南而逝集賢殿修撰王爲碣銘云於戲有唐司馬子微之坐忘吳貞節之文章杜光庭之扶教三公雖異時傑出而先生兼而有之其彥詠之如是雖朝廷鉅公天下鴻儒接識則與之抗禮無所屈然推其爲學老且不厭所以琅函寶笈金簡玉書悉探賸神奧至於傳會燕居明敏橫辯談老莊前世有所關疑皆別白其要妙凡詩篇雜文得陶葛體故語句野逸清勁公卿大夫莫不嗟惜之芝蓋解駕昇虛入寂莫測其津涯但想象仙標相與講遺德耳夫真人行事本末略敘于前開題之義下文消釋夫開者開發也題者標題也謂開發此經之義理標題此經之事目將以顯示於後人者也故曰開題亦云開釋此經之題目也將釋經文先解經題夫此經題者號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云太上者老君之尊號也道德者五常

之本萬法之源也經者常也法也言此道德為萬代常行不易之法也藏者藏音平也室者奧也謂玄都寶藏寔藏經之奧室也纂者聚集也微者玄妙也謂採摭藏室之與典纂集前賢之微旨將以證解於道德也故云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也此其大略爾其隨文詳解之義已具於開題中一一次第詳解今此科文疏者乃太霞老人妄解開題而述之也云疏者疏音平也決也譬之積水壅塞不通順其源而疏決之使注之於江海也今將開題大綱科判分作十二門而疏決之使諸學人沿其疏而通之於道德也故曰科文疏爾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開題

題曰凡題曰者即長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非其還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

疏曰此第二門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就此門中復分為二段其一明太上姓字謚號其二明太上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一明姓字謚號者題曰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或云謚號曰聃老子者太上之內號也老子之號已具於第十一門詳解老子姓氏曰李論其得姓之由載於第三門中詳解今將諱字謚號之原次第釋之其諱曰耳字曰聃或字曰伯陽或謚曰聃廣聖義引元君內傳云老君在世凡有九名一名耳字

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渺邈從劫至劫非可悉紀今顯行於世者唯第一名耳字伯陽是也謚曰聃者夫人之生則有名有字有號死則有謚法也或因其德或象其形為謚也耳大而垂曰聃老君生而耳大復有三漏其狀聃然而垂乃大聖之異相也故後人追謚曰老聃此太上名字謚號之所據也其二曰百王師萬天主者題曰按道家經籍所說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道家經籍者乃玄都寶藏三洞四輔龍章鳳篆之書故以經籍總言之也於內言我太上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夫挺者時挺拔擢羣類之義空者虛也洞者通也無也混沌之先寂然有無惟空無洞達虛極自然而已按廣聖義云夫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

元炁之祖也當是時也無光無象無色無聲無端無緒杳冥冥故曰空洞又曰老君以虛元為體自然為性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言我太上老君上無復祖唯道為身合則成形成散則為氣稟自然之妙掌造化之權當混沌未分之前空洞無有之上其道體具身已特然挺出兆現於此時矣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此之謂也常居天上者謂遊歷諸天為萬天之教主也按猶龍傳云昔尹君真人隨老君西入流沙訖復從聖駕上遊三境九天以至於萬天太上每至一天但見彼天帝王金童玉女千乘萬騎瑤幢羽蓋仙樂滿空來迎太上老君至彼天中遊諸宮闕為彼天人廣說妙法而為教主也又別至一天其儀仗音樂遊宴宮觀說法傳經例皆如此以至徧歷萬天莫不皆然又按廣聖義云老君時亦上朝元始元始奏罪福中謁玉晨校錄九宮下統三界死生

之簿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咨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死生善惡之事焉以至遊行萬天弘揚道化而有一老君凝然常在太赤天太清境太極宮中矣故云常居天上也代為帝師者廣聖義云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朴以龍漢元年號玄中大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天人也老君於中三皇時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出靈寶真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兆民也老君於下三皇時人心朴散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降洞神真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羣品也此上中下三皇時所留經教三十六部秘於上天未傳於世按玄綱論神道設教章云初祕上玄末流下土是也後至伏羲時人已澆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為師說元陽經教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仰觀俯察制嫁娶叙人倫之道焉神農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

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為師說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於是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治百病於是嘗桑得禾嘗柳得稻嘗榆得黍嘗槐得豆嘗桃得小麥嘗杏得大麥嘗荊得麻百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以長善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視融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為師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陶鑄為器以變生冷人得保其壽焉自下三皇以後伏羲以前人無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化天下漸漸生心辨形食味恭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老君自伏羲以後示以世法於是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章以別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取諸大荒為舟車以濟不通取諸渙制棺槨水葬取諸大過造弧矢以威不順取諸立刑法以戒兇暴取諸噬嗑造書契以代結繩取諸大畜以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取諸隨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取諸未耜耜耜曰之利取諸益重門擊柝之規

取諸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之為說道德經及道戒經教以治國治身之道帝行之跨火龍而白日昇天矣其道德經於此為初傳顯項時老君下為師號赤精子居衡嶽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帝嘗時老君下為師號錄圖子居江濱授帝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帝堯時老君下為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廉謹之道虞舜時老君下為師號尹壽子居於河陽授帝道德經教以無為孝悌之道帝行之天下從其化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其道德經於茲第二傳矣夏禹時老君下為師號真行子居于商山授禹德戒經教以勤儉之道又授靈寶五符微召鬼神之法於是禹行之濬九江決百川而通江海矣殷陽時老君下為師號錫則子居滿山授帝長生經教以恭敬之道科曰大聖真元祖生於浩劫先來為百王師去作萬天主象

經垂衆號龍德被羣生一千二百名讚揚無窮盡題曰此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者莊子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者天地四方是也言所以論之者皆六合之外事非經世之書云存者在也聖人存在而不敢非斥之故但云存而不論也題云非其逕庭聲之語舉其大槩云者莊子逍遙遊云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庭者過差也大槩者大綱也言此上諸說皆方外之談其不近人情者宜矣非其過差之言舉其大綱而已故題云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蓋舉其大槩云

日卯時生也  
疏曰此第三門明老子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之據也即此門中復分為二節消釋其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也  
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者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現於李氏者按廣聖義所引元帝內傳云夫老君在天為衆聖之尊先億劫而行教以無為常存之道化為天人生於億劫之前為萬聖之君長故元始天尊玉晨道君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在於五太之前歷劫以來有此號矣雖代代應現為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為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為妻老君乘日精駕九龍車化為五色流珠或云流星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胎託孕歷八十年矣又按廣聖義云寄胎慧者老君慈時洞聲乃欲隱聖同凡及神降生以救於世遂於殷第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庚申

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爲五列  
一者大道應化託孕人間乘日精爲五色之象以明太陽之德 二者乘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黃下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 三者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 四者玄妙玉女感孕之後容貌益少神氣安閑八十一悅豫無比此聖人降迹之異也 五者聖母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夏無煩燠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故八十一年不覺爲久此明大聖感孕託胎與常人不同也此爲太上感孕託胎朝代歲時之所據也故題云老子母感天流星而有孕應現於李氏者也 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之所據也者題曰其聖母常逍遙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者夫聯聖當殷王之代憫時凋弊欲降聖同凡反神示迹乃暫假胞胎而孕育大彰

神變以救於世故託迹父母而降生焉按本紀云父姓李名無果一名靈飛一名度會母曰尹氏名益壽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二月十五日時聖母適道還於李樹之下割左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又以手指上下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間之若何足樂聞我當開揚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下及幽牢應度未度咸悉度之已而千真萬聖徧滿空際悉來衛護致感空中聖腎共讚十號云一曰太上老君二曰圓神智三曰無上尊四曰帝王師五曰大丈夫六曰大仙尊七曰天人父八曰無爲上人九曰大慈仁者十曰真元教主此諸聖真空中所讚之十號也俄而又感九龍吐水以浴聖安吐水之地因成九井今亳州太清宮號九龍井至今存焉此亦出化胡經所說夫大聖降世異迹其有如此原夫老君李氏之姓其說甚多且按大唐天潢玉牒云夫聖祖其先本顓頊之後顓頊生大

業大業生嫫音瓜嫫娶有爲氏之女感月光貫昴而生谷音錄谷音錄生伯翳伯翳生理微伯翳之後代爲士師至理微避桀之亂遁居伊侯之墟因食李實改理爲李氏此言谷音錄之後以理微爲功遂以理爲姓其後子孫或爲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爲李氏理微生利貞當殷湯之時也利貞生昌昌祖昌祖仕陳爲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爲陳相葬潁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慶生靈飛一名度會慶賓靈飛皆白曰昇天矣前云指樹爲姓因姓李氏以此考之或姓理或姓里或姓李音聲雖同其字則異也此隨時變易不足取也唯指樹爲姓杜天師以爲當矣隋薛道衡老君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以此論之指樹爲姓似爲允當其次論降生時代歲月者按廣聖義云夫老君乃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爲先生於末代而不爲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胞胎誕

育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述人間  
示有始也誕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  
示有尊也今按諸經詰前後降生略有三  
度

第一降生者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

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璽靈鏡山李  
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  
出于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  
為姓名曰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  
之胤位為長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

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  
之前朱靈上和前劫之年號也

第二降生者以殷之二十二王武丁九年

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聖母曰玄

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為太一元君今

詳此說即是亳州降生之年月也即今之

衛真縣太清宮寒降生之地也據皇甫士

安長曆所證甲子葛仙公云太歲丁卯下

為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

老君居岐山之陽為周西伯之師號覺邑

子自殷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二十一年丁  
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  
出函谷關又一百七十年上自殷武丁九年  
下及周昭王二十五年通計二百一十五  
年是故司馬遷稱曰在世二百餘年時人

號為隱君子是也或者妄云周平定幽厲  
之世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為謬矣何則  
若是平定幽厲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  
相見亦不得與尹真人於函谷關相會傳  
授道德經也足知非平定之世降生也明  
矣

第三降生者按猶龍傳引混元本紀云太

上以周昭王甲寅年昇天甲寅年即二十  
天月日後見西蜀張嶽之注北斗經云太  
上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二十八  
日為昇天之後至乙卯年分身潛降於西蜀錦

江之濱託孕於大官之家至昭王二十九

年丁巳尹喜至蜀本無青羊肆太上在太

微時先勅青帝之青童降於蜀都化為青

羊尹君見人牽之忽然而悟曰既有青羊

復在其肆太上所約此當是也因問牽羊

者曰此羊者執氏之家耶答曰我家夫人  
誕一子而白首啼聲不止投於水火皆不  
能害有一道者言得青羊乳與之則其啼  
自止故市此羊也喜囑曰為我白夫人之  
子但云關令尹喜至矣於是依其言而白

之兒聞喜至即從懷抱振衣而起曰令喜  
來前喜既入太上忽長丈餘身作金色頂  
負圓光建七耀之冠披九色之帔舉家見  
之皆惶懼無地太上曰吾以太微為宅真  
一為身太和降粹耀為人主客相因寓

迹於此何乃怪也喜乃稽首再拜而言曰

茲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人有  
起居安否老君怡然而告曰與子別後何

得何喪汝存道守一還有益邪喜曰自奉

祕要竊得其妙濟度之恩過於天地老君

曰吾昔留子以居世清齋十日故待子於

此今子保形鍊氣已造冥妙而心結紫絡

面有圓明金名表於真圖玉札係於紫房

炁參太微解形合真矣言訖三界聖真千

乘萬騎浮空而至因授喜紫芙蓉冠飛青



羽裙丹楊綠袖交帶霓裳羅紋黃綬拜為  
文始先生賜任無上人從此乃得參侍  
龍車遠遊天上地下焉云云

太上昇座為母說元陽經今在成都西南  
數百步中和二年獲靈壇之所詔建青羊

宮是也斯即第三度降生之時矣三次降  
生以為定議今此問題中所引即是第二  
亳州降生之時也

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額聃  
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  
月玄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千手握十  
文蓋靈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  
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

疏曰此第四門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  
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生之  
鄉國也就此門中復為二節 其一明太  
上相貌異常 其二明太上所生鄉國  
一者明太上相貌異常者題曰老子身長  
八尺八寸黃色聖容如金廣額也言  
故云黃色其額廣闊  
聃耳耳大而  
聃目明大目無所不  
見曰大踈齒齒大而  
散曰踈方

口口漢道義曰方非謂其形四方也孔厚  
子亦河目海口皆聖人之異相也  
唇唇厚敦額有三五達理理文也謂額間  
通達之日角月玄形如日月之在  
文也  
面如滿月也玄妙也言聖容玄妙美好也  
鼻有雙骨言有三耳有三漏足蹈  
數也

二千言足下有  
午七文也手握十文言兩手各有  
十字之文亦  
如大禹左手有字右手有台蓋稟氣至  
字合為治字此聖人之異相也  
清受形特異也且夫自古聖人皆有異相  
況我太上有大聖之德具七十二瑞相八  
十一種好其天相端嚴聖容特異不能徧

舉又豈止此數端而已哉 其二明太上  
所居鄉國者題曰太上生於楚國苦縣瀨  
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按大唐天潢玉牒  
云聖祖其先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  
昌祖生明明為陳相募瀨陽鄉之北因立  
廟焉今云楚國者或疑郢州即古之楚國  
也苦縣乃其隸屬焉又今亳州城父縣東  
三十里有天靜宮乃聖母感孕之所也見  
有流星原晝寢堂存焉城父縣亦古之楚  
國也詳夫太上受孕於城父天靜宮降生

於苦縣太清宮苦縣即古之邑名也漢魏  
以來名谷陽縣至有唐乾封元年改為真  
源縣中和二年升為赤縣至宋真宗朝改  
為衛真縣即今之衛真縣瀨陽鄉谷陽鎮  
太清宮是其地也渦水之陰者即今之太  
清宮在渦河之右故云陰也陰亦作廣此太上  
所居之鄉國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道德真經藏室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太霞老人薛致遠

題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因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轡車徐甲為御而遂去周

疏曰此第五門明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及去周之年代也就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明潛居卑秩其二明去周年代一曰潛居卑秩者題曰紂二十一年云至因而退官夫岐山者即今之鳳翔府岐山縣是也乃昔日文王為西伯時所居之國也伯者五等之爵也當紂之末年文王守岐山為西方之伯有聖德焉人心歸服者衆故魯語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是時也老子居岐山之陽號嬰兒子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微為守藏史作

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于岐山禮記云周之興也鸞鳴于岐陽遂以岐山為縣之名鳳翔為府之號鳳翔城之北一十八里有老子故居之處至有唐建曆聖宮武王克殷老子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而有天下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老子仍為柱下史至昭王時太上見周道將衰因而退官焉自文王至昭王皆在于周猶為史官故曰居周久之潛默卑秩以佐時主也其二明去周年代者題曰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乘青牛轡車徐甲為御而遂去周者此去周之年代也薄軫者輕車之名也徐甲者御太上之車者也姓徐名甲老君謂曰吾欲往西海太秦屬實天竺安息諸國今汝御車與汝雇直日百錢候諸國還以金頓償之何如甲如其言御車由函谷而至終南山下老君欲試之乃令牧青牛於野以吉祥草化為一女子姿容絕整行及牧牛

之所輒戲以言甲惑之以老君遠適流沙必無返期遂廢約矯詞詣關令執牒訟老君索雇金也老君曰汝隨吾已二百餘歲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且汝昔已命盡吾以太玄生符授之即再活汝莫不念此汝還我符則我償汝金言訖符自口中飛出至老君前文篆如新甲復化為枯骨矣關令憫甲達心復死仍欲觀老君起死之術遂稽首懇告于前曰甲之雇直喜輒代還願大聖哀矜赦其罪戾賜以更生則幸矣老君納關令之言即再得符投枯骨中剝復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遁自去汝故死爾速給雇直欲遣之甲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慈曲赦罪戾今此枯骨復見先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太上竟弗許終隨之此太上去周之年代乃徐甲御車因由也

題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公陽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善內學星象服精華謂日精月華也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又曰喜母直

寢夢天降電光流繞其身咽之而後生喜喜生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而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爲東宮賓反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而有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

疏曰此第六門明尹喜真人本傳乃瞻氣

望星知有聖人度關之兆也其真人本傳之行事太上度關之應兆問題已詳不假消釋

題曰至七月十二日甲子到關喜擊蹠曲拳邀老子就舍進巾拂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曠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

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都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簫窈窕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

疏曰此第七門明太上度關傳經歲月及再約尹真人於青羊肆相會之事就此門

中又分爲二 其一明度關傳經時日 其二明再約青羊肆相會 一曰明度關傳經時日者題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擊蹠曲拳者莊子人間世云顏回曰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擊又手也蹠跪膝也曲拳折腰也授道德二篇者按尹喜內傳云真人本爲周康王大夫善瞻天象遠於所居之宅結草爲樓即今終南山下號樓觀者是也每登樓瞻望見有紫氣浮關融風三至天理星西行乃知有聖人度

關至昭王時請出爲函谷關令掃路焚香以俟應兆乃戒嚴門吏孫景等曰若有車服異常形容殊俗者勿聽度關急來爲報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駕青牛之車徐甲爲御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太極先生從焉到關求度門吏孫景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於是入白關令曰有一老翁皓首眇耳乘青牛薄牽車從東而來求度喜曰聖人來矣我當見之即加朝服出迎具弟子禮而邀之曰願聖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家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相聽度吾無所取勞子懇倒若斯有悞展敬爾老君如此謙辭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竊謂非往西莊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吾問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劫絲絲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妄留邪此二試也喜曰今觀聖人真姿超絕乃天上至尊何遠夷之可往觀手願不託言少垂哀憫老君曰子以何所見而知之喜

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又自秋朔融風三至加之東南紫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真人度關之驗也喜少好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也昨乾象如此故知當有聖人度關自爾以來夙夜思存未嘗暫懈今似有道緣果遇神駕願垂慈誨開濟沈冥老君以三試皆過乃怡然含笑曰吾知子與道有緣故來相試且子既知吾亦知子矣如此反覆再三然後聽喜所請故四皓云觀老君與尹生豈不冥悟先機耶然而執此謙辭者欲教世人授受之禮爾於是邀老君就舍設座行弟子禮北面而事焉老君曰汝欲與世傳洪大道乎喜曰大聖將隱乞為喜著書於是遂授道德二篇焉按廣聖義云據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為老君過關之年月也何則喜為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為函谷關令即得與老君相見也若據臧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此過函谷關年月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十一

年庚午年內又無癸丑此為悞矣又文如海云咸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前即與太上不得相見也亦為悞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為悞耳今詳按古今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為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過關日月已具于前夫說經時日者按廣聖義所引葛仙翁內傳云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空同山為帝說道德二經及五加之法應號五聖圖又老君內傳云老君帝舜時號尹壽子居于河陽為帝說道德經教以孝悌無為之道帝行之退身讓物導追貴德所以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胤四凶明四目達四聰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天下之人從而化之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諸家所說皆言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尹喜託疾退官至當月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篇為史記列傳云老子

為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子當周時居景室山常與五老人談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餘言其後刪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序云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足明此經非特為尹喜人所說也亦非景室山中所著也又按列子引黃帝書谷神不死一章則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為帝說此道德二篇所以黃帝著書全引此一章為證昔冲虛真人為諸弟子說天瑞之時據於黃帝書中所見即稱為黃帝書也亦如莊列書中引用老聃孔子為證者甚多故後人凡有著述援引莊列為證者亦不少矣但云莊子云列子云不曰老聃云孔子云也亦同矣又按傳經年代推之若是周昭王時特為尹喜著書為始至漢文帝時未及千年則河上公不得云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以此考之年

數不同足明此經當黃帝時為初傳帝舜時為再傳尹喜時為第三傳漢文帝時為第四傳也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竊疑一千七百餘年當為二千三百餘年矣何哉自黃帝歷顓頊高辛唐虞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又自舜歷三代經秦至漢孝文帝元年計二千一百八十六年矣竊原葛仙翁修撰河上公二經章句序以來迄今歲月既遠當是此二十字後人誤寫作一千字三百字誤作七百字或開板時刊鏤之誤也且夫黃帝迄舜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舜壽一百歲在位三十九年禪位於禹自禹至桀子孫相承一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為湯所伐自湯至紂子孫相繼三十一代六百二十九年為周所滅周自武王及赧王子孫相承三十七代八百六十七年為秦所并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自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為漢所伐漢高祖呂后惠帝至文帝元年相繼

二十八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都計二千三百餘年亦已明矣又疑注字亦宜作著字何哉夫注者箋注義著者顯著義又著者作也竊謂當黃帝堯舜時皆是聖人創作救世法度之書亦未有箋注疏解之理是故宜云余著是經以來已二千三百餘年矣猶言自黃帝顯著此經為始後至舜及喜與文帝時止是傳授而已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藻鑑之士宜詳之焉故科云明太上傳經之時日者以此也 其二明太上與尹喜傳經之後再約蜀郡青羊肆相會者題曰喜叩頭請隨老君西祖流沙老君曰子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廣俗難化愚頑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君傳經已畢乃忽然冉冉升乎太微太微者天象有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也紫微垣者北極大帝之所居也天市垣者南極大帝之所居也廣聖義云老君在星天皇帝之所居也

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心凝形釋者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學乘風之通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我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退矣而後服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如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之飄充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擬定也釋疑也融和也言內則心神凝定外則百骸融和也云云凝形釋骨肉都融者尹尹其人亦至於如此之妙用者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數達變因形移易者冲虛經周穆王篇云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之辭也尹文先生謂老成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注云窮二儀之數程陰陽之紀者陶選萬形不覺其難也亦猶真人得太上傳道之後乃能窮天地萬物之數達變而窮達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爾夫青羊肆者乃太上第三度降生之

所也已具降生門中消釋既與真人再會乃隨從雲駕上遊諸天下歷流沙八十一國開化於西極也

題曰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幽王乃周之第十一王也廣聖義稱平王時後來中夏平王乃第

一十四王故孔子適周嚴事於老子而問乎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

其言在爾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六水切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

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

推五

跋曰此第八門明太上當周幽王時復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焉昔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

吾將問焉於是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因語以仁義老聃曰夫鳥不日黔而黑鵠不日浴而白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

人子者無以惡己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蓬累者蓬累也而行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吾

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歸三日不談弟子怪而問之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

哉孔子曰吾與汝處于魯之時有人用意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為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游鹿

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傾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淵者吾飾意以為釣鰥鰥音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

陽游乎太清吾不能逐也今吾見老聃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嚼音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

聃哉彼開題引史記列傳而伸之彼言其略此論其詳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問題科文疏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時天下暗王道衰故再出關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切都甘或曰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受道於容成問道於常樅世莫知其然否皆謂之隱君子也

疏曰此第九門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時人號隱君子焉當幽厲之世天下昏暗周道衰微是故太上變名易號以自韜晦或號老萊子或號太史儋一說云老萊子年七十餘尚有母在堂每服斑斕之衣以事其親或伴自顯仆輒效嬰兒啼以悅樂於親其至孝也如此太史儋當幽厲之時世為史官皆老子之隱號也或云受道於容成列子云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云云是知容成者當黃帝時人也或云問道於常樅常樅者不知何代人亦未詳所據蓋當時有道者也夫太

上者乃大道之祖萬法之宗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豈復待師友而後知邪蓋謂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故假託師資以明其傳授之法也皆寓言爾亦如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同或云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見周道衰故再出關或隱或顯世莫知其然否時人謂之隱君子也故史記老子傳云老子或隱或顯在世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隱君子也夫君者有道之美稱子者有德之嘉號又古人稱師曰子凡為人之師有道有德故稱君子是知君子者乃君師之稱也禮記云夫為學者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為君為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道有德雖在衆庶之中為人所敬亦謂之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之上為人憎惡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為之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

此況玄元皇帝太上老君為道德之宗主作帝王之師範號曰君子不亦宜乎以其潛龍卑秩出處莫測故謂之隱君子也題曰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官官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皇帝而假之子解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齊印者膠西王之名也疏曰此第十門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子孫孫祭祀不輟也其事題文已明別無意義不必詳解

題曰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曾乏自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明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亦曰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

疏曰此第十一門明太上乃得道之至受老子之號也原夫天地開闢之始人心純一道朴未散雖道術之名未彰而道術之理已流布於人間矣至伏羲之後書契始興漸有法度道術之士由是顯名爰自三

皇五帝以來三王五霸而下我太上代代爲師以教時君創制法度利於後世故有方術之號世不乏人故題云顯名道士世世有之也唯吾太上本亦人靈得道之尤精者也世人見其久壽而常現老容故號老子按廣聖義云夫老子者乃瓊胎寄慧八十年誕聖之辰生而皓首聖母爲之立號以示世人就此門中分爲五別一者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爲之立號欲謂之老又是初生欲謂之子又復白首兩字兼稱故號老子二者明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太上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歸本也三者言老者考也以考校衆聖爲名子者尊也以尊生萬物爲義所以老君爲萬物之父母衆聖之宗師故有考校尊生之名以爲老子之號四者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曰老子五者委迹和光以

循於世老者以生而白首故曰老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以姓爲號老子鵠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爲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老而爲號也蓋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爲號爾天以託神聖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之所證也今詳考諸說既不因生而立號即是老君億劫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子之號爾老子之號起於此時老君之號先於億劫之前非此一時也又云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宸大道君焉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乃審道之本洞洞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爲道炁之祖也故曰大道君元始天尊者爲億萬天之主億萬天之君最生浩劫之前爲道炁之根本也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以老君天

上天下應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三聖相師乃爲垂教尊卑之本矣夫老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尊之極言吾太上老君至大至高至壽至尊在五太之先全四極之理故號曰太上老君老君之號起於此矣又曰太上者按廣聖義云所言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又解曰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亦如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聖聖之極位升爲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極之名如世間皇帝代代紹位之後皆得稱爲太上皇亦猶此也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與太上高皇帝雖兼有此尊極之名而不行教也夫爲萬天之主萬教之宗者唯我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爾所以於三洞四輔



乃至群經皆得著太上二字以冠其首故曰太上者乃統教之專名證聖之極果也夫老子老君太上之號略解于前若夫太上應法垂號歷世表名恒沙之數無有窮盡何者按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更如塵沙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辛是也又猶

龍傳云夫老君者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窮在天為萬天之主在聖為萬聖之君在仙為萬仙之總在真為萬真之先在星為天皇大帝在教為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為無為父或為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為天地之根源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名也故碧虛題云論老子之號言其略也今按諸經廣而伸之言其詳也太上之德豈不大哉

題曰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

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固教戒役使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sub>切雅切</sub>教<sub>雅切</sub>聖人之餘事也

疏曰此第十二門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也就此門中復分為二其一論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其二明垂世立教以救於人一者具神通力應為道主者題云夫人承命自有通神達見者<sub>見字疑</sub>神者伸也其字從示從申謂出而有所示入而無所屈示者顯然出示於人也申者舒伸而無所窮屈也此神之妙用也大人能虛靜則合道動用則顯神易繫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知神者條有忽無推移變化幽隱而不可測度者也故我太上老君為萬道之宗衆教之祖自有通神達變之妙以為大道之主固非常人所能及也遂感天地神祇無不贊仰千真萬聖無不歸依者不亦宜乎故曰

具神通力應為道主者良以此歟其二垂世立教以救於人者題曰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九丹者一曰丹華二曰神符三曰神丹四曰還丹五曰餌丹六曰鍊丹七曰柔丹八曰伏丹九曰寒丹八

石者一曰玄精石二曰雲母石三曰花藥石四曰爐甘石五曰寒水石六曰陽起石七曰赤石脂八曰白石脂<sub>又按抱朴子八</sub>鍊之法玉醴金液<sub>此九丹八石者各有鍛鍊之法玉醴金液</sub>鍊之法玉醴金液<sub>鍊金作液之法</sub>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sub>藏典有存三守</sub>以鍊藏外以鍊消災辟惡<sub>科典有治鬼</sub>符籙有驅治<sub>考召之法</sub>養性<sub>經教自守靜</sub>絕穀<sub>絕穀經</sub>服符<sub>服符之法</sub>變化<sub>升騰變化之法</sub>厭固<sub>厭固之法</sub>教戒<sub>戒世禁忌之法</sub>役使鬼魅<sub>鬼神之訣</sub>如上諸法皆我碧虛真人略言之有此數種至於千方萬法不可備舉是皆太上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國以至於天下皆大道之土宜聖人之餘事也此莊子讓

王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緒餘者譬如繅絲先須抽緒而後見絲絲譬則真也緒譬則麤也緒猶不真況其餘者乎又如擇菜者菜其真也土苴為糞壤黃苴不精粹之物也以上諸法皆隨機設教救世淺末之方故碧虛以為非至至而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不亦宜乎

至者道之真以治身者是也

題曰老子恬然無為專以長生為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所以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稱微妙難識而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

疏曰此第十三門明太上以恬淡無為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是所謂博大真人也題曰老子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者南華經刻意篇云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故聖人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

神不虧此長生之道也故碧虛稱太上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者以此次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夫老君自文武歷成康及昭王時出關至此屬平定之世前後數百年止不過藏史柱史太史之職而已故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也蓋欲和光同塵應之於外虛無自然實之於內如有世務因其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抑又守無為之道順變化之理故云虛無因應也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太上之道出處語默也如此豈常人之所能測者哉故碧虛嘆云其著書也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經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莊子大宗師篇云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是知真人之容道根深遠衆人固不識也何則莊子云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之精通合乎天倫

天自然也倫為一則精智無礙故野語有之曰衆人重真手自然之理也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且常人至此猶曰真人況我太上老君為萬道之祖衆教之宗故碧虛引南華經天下篇云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不亦宜乎

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為道之宗師者故使後世之人信其長生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

疏曰此第十四門明太上莊子亦有妻室子孫然為大道之宗師者欲使世人知長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者經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此本經第五十四章之文也其旨已具本章中消釋升玉京者度人經

云鬱羅蕭臺玉山上海上極無上大羅玉  
清渺渺劫何若亡若存此三清上聖之所  
居也舉大羅玉清則上清太清在其中可  
知矣故云升於玉京也次云莊子鼓盆送  
妻而入侍帝宸者南華經至樂篇云莊子  
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音錡言垂足  
踞散而生也  
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  
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察然察其  
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  
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  
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  
然寢于巨室以天地  
爲室也我歎嗷然隨而哭之  
自以爲不通命故止也又云入侍帝宸者  
按丹臺新錄云莊子升爲太玄博士乃仙  
職也故云入侍帝宸又題曰皆爲道之宗  
師者將使世人信其長生之可學非神異  
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  
風焉者夫方內之教論人倫之道治世之

法也方外之教論玄古之風出世之法也  
何則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  
琴張三人相與爲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  
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待切於宜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  
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  
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丘游方之內  
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  
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游乎天地  
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贅音贅縣疣縣音縣以死爲決  
疣決音決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  
所在夫方外之教又豈止此一端而已蓋  
舉其大略而言也是故碧虛序云論老莊  
雖有素至子孫然卒爲大道之宗師人天  
之教主者蓋由混迹人間游心方外力行  
大道之所致也欲俾世人知長生之可學

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故曰是爲方外之  
教有淳古之風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叢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而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君為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后故為有唐聖祖焉

疏曰此第十五門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為聖祖焉題曰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者爰自周秦漢隋及唐宋以來莫不朝朝尊奉代代欽崇飾修宮宇源源不絕故長安終南之

樓觀乃尹真人之故宅太上傳經之所也至周穆王時黃籙宮祠訪求幽逸之人杜仲昇真人之弟尹軌俾主領觀事仍度道士七人迄今八興八廢矣又亳州太清宮者太上降生之所也歷代修崇皆有碑記故漢有蔡邕碑邊紹碑隋有薛道衡碑唐碑已訛缺不完莫詳孰氏所撰昔王希夷有詩云雙闕已訛唐故事殘碑猶有漢文章是也至宋有張商英碑皆代代修崇之明驗也又陝西鳳翔府岐山之陽有唐

聖宮當文王時號靈臺子所居之地也又平陽府浮山縣有天聖觀乃太上當唐高宗時乘青驪白驪顯化之地也乃至蜀都之青羊宮玉局觀秦州之柏林觀本號啓靈宮又有太霄宮崆峒山之間道宮城父

縣之天靜宮北邙山之上清宮處處顯化朝朝尊崇無有窮盡不可具陳至有唐尊為聖祖者當高宗乾封元年太歲丙寅二月二十八日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按廣聖義解玄元皇帝四字云夫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言至道高妙不可言詮約妙與深以玄為極言深妙玄遠以明道之體也故謂之玄夫元者初也本也祖也爾雅云肇祖元台俶落權輿始也言太上老君為大道之根源萬物之宗祖處世出世之法皆謂之本始故謂之元夫皇者大也謂大道也又曰道大曰皇尚書序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故曰皇夫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又曰德大曰帝書序云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道德兼稱曰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之皇帝故曰玄元皇帝也至玄宗朝又加聖祖二字乃曰聖祖玄元皇帝焉古者稱王不敢稱帝稱帝不敢稱皇所以有三皇五帝三王之優劣也至秦始皇既以滅周一統天下於是焚滅先代典籍自我作古將欲垂法後代上採三皇之尊稱下取五帝之號兩字兼稱號曰皇帝仍欲以皇帝之稱自茲為始故謂之始皇帝也故有唐既尊太上為聖祖仍下詔追贈為聖祖玄元皇帝焉乃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當縣宗姓特給復一年用伸尊祖之意也至光宅元年太后再下詔追贈聖母尹氏尊號為先天太后於太清宮之北一里立宮號曰洞霄宮左曰先天觀右曰廣靈宮中曰洞霄宮即聖母之故居也見有遺履屢存焉又至宋真宗朝追上老君尊號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太上二字已具前釋夫混元者言太上生於混沌之先長於億劫之始故曰混元也上德者謂太上每言功成不居長

而不宰無德可稱故曰上德也皇帝二字已解于前故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仍改眞源縣爲眞縣即今之縣名是也故云追贈老子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者以此也

題曰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

疏曰此第十六門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爾夫此道德經者厥初太上傳授尹君其人止云道德二篇殊無經字亦無八十一章之數夫經者常也言此道德二篇之義爲萬世常行不易之典也是知後人受書之後專此二篇故升之爲經也今詳題文所論此經之一字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亦如儒教五經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之類厥初止是逐書之本題亦是後之學者尊師重書之禮故升之爲五經也又如莊列文九四子本爲子書至有唐玄宗朝敬上玄虛旌崇道典故以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爲冲虛至德眞

經文子爲通玄眞經亢倉子爲洞靈眞經亦此義也況我太上老君演道德之根源爲萬教之宗祖後之學者尊以爲經不亦可乎又河上公分上下二經爲八十一章焉

題曰夫道者自然難言有物混成故強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也又道路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故道者德之欽也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

疏曰此第十七門正明道德訓釋之義也題云夫道自然難言哉有物混成強名曰道者自然深奧之義也夫道無形無影無色無聲非神口之所能辯至深至奧而不可以言詮也故莊子曰夫道自然難言哉者已具本經首章詳載又本經云道者萬物之奧又度人經云是謂玄奧難可尋詳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莊子又曰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皆此義也故云夫道者自然難言哉又題曰有物混成強名曰道者此本經第二十五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又題云道者通也以通生萬物爲義故訓通也又曰道路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又解曰道導也導引也所謂導迷令悟引凡入聖之謂也自然經云導末歸本者是也本即眞性也未即妄情也所以導引妄情復於眞性也故曰道者導也又莊子庚桑楚篇云道者德之欽也欽敬也言德之可尊敬者道也題曰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使道在於我而不喪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凡物之生必始資於道氣然後乃生既生而養育之則賴於德也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是也又解云德者成也所以濟度衆生令成於無極之道果故曰德題曰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夫道者德之體也德者道之用也用以體立體以用明譬如草

木之有根本花果也根本者草木之體也  
花果者草木之用也是知花之與果皆從  
根本中來若非根本則花之與果從何而  
生非花果則根本妙用何由而顯故知花  
果根本乃草木之一體也喻如道德體用  
亦然夫根本妙用幽隱而人所不見者也  
花之與果顯明而人所見者也然則見與  
不見皆起於一體亦如道無形色杳冥而  
人所不見者也德有作用顯著而人所見  
者也然而無之與有隱之與顯亦一體也  
○明矣按廣聖義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  
而不一二而不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  
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言有體無體亦不  
可言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為體體而無體  
無用為用用而無用尋其體也離空離有  
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持觸莫辨尋其用也  
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量  
體既無窮用亦莫盡是知道德體用之義  
固不可思而議之也斯可體用兩忘有無  
雙遣方至此理也故題文所論有德則必

全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是  
故司馬遷云為陰陽者繫而致感為儒者  
博而多慮為墨者苦而傷性為名者華而  
少實為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稱為  
大道焉清虛無為使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賁足萬物其為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  
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  
易行其辭易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  
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是以先黃  
○老而後六經獨嘆道家為清尚焉故曰九  
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  
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  
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專稱也今言道  
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  
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  
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  
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  
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物之後道居先故處  
上德居後故處下又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

五常是明道德為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  
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  
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  
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而天數奇故上經三  
十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四章然則起自  
先賢且仍舊貫  
疏曰此第十八門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  
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就此門中又分  
為二其一正明經訓之義其二明上  
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 一曰正明  
經訓之義者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  
有常可法也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  
書之專稱也按廣聖義中所解經者諸家  
解釋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也  
一由者言三世天尊十方聖衆皆由經教  
證聖成真也 二徑者言開通道理導達  
衆生為學者之津梁登真之徑路也 三  
法者言真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為群生  
之楷 模衆聖之法式也 四常者言  
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

也具此四義總稱為經其或結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玉字瓊章龍書鳳扎劫初降世劫末歸天或刊玉鐫金竹木緣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雖麤妙不同皆玄聖真訣為治病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也假使代變時移金石化而我道德真經垂世立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以為修身治世之達道證果登真之法式故曰經也 其二明上下二經及八十一章取法之旨者題曰道經上德經下云起自先賢仍且舊貫者題文已明不必詳解又觀唐明皇疏序云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體用之名可散而體用之實不可散也其寶秘之謂體謂妙體也應變隨機之謂用謂妙用也故經云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為二啓其同則混而為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故云道資於德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

甚夷故云德宗於道是其體用互陳遮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題曰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兼其允閑其門穀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游其廊廡者自以謂堂堂觀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疏曰此第十九門明道德二經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以道後學爾就此門中又分為二 其一明道德之宗本 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 其一明道德之宗本者題曰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夫重玄為宗者經云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也自然為體者經云百姓皆謂我自然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也道德為用者經云道沖而用之又云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又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是也此其大旨也 遂文之義各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廣聖義云宗趣旨歸者言此道德真經也合衆義指歸意趣各有君宗且夫河上公嚴君平等皆明治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等皆明治身之道符堅時僧羅什後趙時僧佛圖澄梁武帝時道士寶略等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朱籙女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願李榮車玄弼張鷟超黎元興等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等皆明虛極無為治家治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趣俱各不同又諸家稟學立宗亦各不同嚴君平以玄虛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指之中孫氏為妙夫此若虛真人景微者亦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

脩之國則無爲無事自致太平脩之家則六親和睦萬禍不侵脩之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躡景久視長生失之者禍身及家殘齡促壽在手士勤人守之抱之常爲法式也 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題曰其要在乎治身治國云云萬分未得處一焉者以上題文皆以本經爲證各於遂章下消釋今不復云且據唐開元御疏序云夫道德二經其要在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棄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理身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閑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何謂窮理盡性按廣聖義云窮理者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盡性者究盡群生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亦盡然後以至於命也閑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想就此門中分爲四別 一者意隨善境而生善欲謂之善緣 二者意隨惡

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 三者心繫善念謂之善想 四者心繫惡念謂之惡想此四者雖同因境所起分爲善惡夫初修道者既閑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正真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然後窮達妙理了盡真性緣想俱忘乃可得道故曰窮理盡性閑緣息想也處實行權者廣聖義云實者真諦玄妙幽微所謂妙本之道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時立教謂中乘小乘之道以誘迷悞者也連悞一作開悟亦猶治身治國者先資權教後入大道故云處實行權也坐忘遺照者廣聖義云坐忘者莊子大宗師云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謂之坐忘遺照者至道玄微不可以言詮但可以心照既因心照而得悟其照亦忘故曰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損之又損玄之又玄者此皆本經之文各於遂章消釋是乃至微妙之道故云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是故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邇游其廓廡

者自以爲升堂觀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其教圓者廣聖義云行有五教分爲五別一者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 二者見素抱樸虛心實腹漸教也 三者後其身而身先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半教也 四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滿教也 五者淡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爲教五者俱備萬行總包故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其旨約者廣聖義云約者簡省也不出二篇之文五千餘字包羅萬法不亦約乎其文暢者廣聖義云暢通快也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不曰暢乎其言通者廣聖義云通近也經云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又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邇乎游其廓廡者自以爲升堂觀奧者廣聖義云廊者堂前之步廊也廡者堂下也奧者室之內也西南隅謂之奧言世儒之士習道之



人初觀此經自謂窮理盡性而極於玄微爾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焉者廣聖義云沈研鑽考其情運思探道之與窮道之源箋注詮疏以求聖人之旨其所得之理愈少聖人之意愈深言秋毫則細矣又云秋毫之端則細之甚者也端末也言於秋毫之末萬分之中未得其一則少之至也故碧虛作開題亦云其要在乎治身治國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耳。

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

疏曰此第二十門明我碧虛真人纂集訓解之由發明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者輒專也乃碧虛自云我今所解道德二經皆是專輒依奉吾師鴻濛張君真人傳授之旨仍纂集往昔賢達之士箋注此經精微要妙之義與經旨相合者必明著本人氏號取

而證之抑又討論玄都寶藏三洞四輔群經子史若稍有與此經義理相符合者必採而錄之以為傍證將使我太上老君道德真經重玄之理坦然明白俾諸後學得其門而易入之也由是知我碧虛真人上

以弘闡猶龍玄微之教下以開發後學蒙昧之心庶使大道興行法輪常轉而無窮也不其偉歟又有集解四注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章句解義皆藏諸藏室流傳於人間觀其扶宗立教之誠可謂至矣猶曰

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此又謙遜之辭也今太霞老人不揆管見略將此開題本末疏之于前如以螢燭之光增益於太陽也其不知量也斷可識矣然亦未敢以此言為必當庶幾將來窮是經者以此為門戶而易入之也但請穎鑒之士詳擇而已矣苟不以人廢言則為幸甚故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疏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卷居缺 難入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纂云支離所為者已具前章消釋又云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

鈔曰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德不以德為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而不知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纂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

鈔曰至一者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

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大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遠德下衰及

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今碧

虛取以為證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

散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纂云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

鈔曰無思無慮者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

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楚之丘而適遭無

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

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

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

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五來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

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

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謂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

汝終不近也又易繫云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天下

夫靜者也天下之衆正夫一者也以靜為

本故無思也以一為主故無慮也然則動

者紛紛其塗固以殊也及悟諸靜則同其  
所歸也衆者擾擾其處或以百也及適諸  
一則不二其所致也以靜而得一亦何思  
而何慮焉是以聖人治天下不言而人信  
無為而化行  
蓋得諸此也  
故碧虛曰無思無慮而心自  
無為又云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者如莊  
子逍遙遊云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  
名故曰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纂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歸戴咸共

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訶謠彰而有以為

也

鈔曰前漢列傳第二十八云公孫弘舊川

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對策

弘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

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

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

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

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

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

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又云訶謠彰而有以為也者孟子萬章章  
句上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力所能  
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訶謠者

不誣謬堯之子而誣謬舜故曰天也夫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碧虛取以為說

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

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訶謠彰而有以為也

此證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之應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據臂而仍之

纂云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

貴賤

鈔曰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纂又云玉帛交馳

鈔曰如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又曰

威儀相答者禮記中庸曰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夫禮主于敬  
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大玉帛以導其和者也  
以導其和者也  
是知嚴敬中和者禮之大也  
故曰  
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鼙曲拳進退顧揖  
此禮之文也  
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  
莫之應則至於攘臂而仍之也

纂云孔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鈔曰此禮記樂記篇之文也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舊纂本以孔子字作莊子字誤也今改而正之  
又曰以禮為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此為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纂云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云云其唯大人乎

鈔曰此莊子知北遊篇之文也纂文已詳不必重序大抵證解禮者適之華而亂之首之義也

纂又云德和也至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鈔曰此莊子繕性篇之文也其纂文已備不須重錄故碧虛取此南華數端以為證解者此足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

忠信豈有忽棄者哉但明其本末次第之失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纂云以智治國國之賊

鈔曰此本經第六十五章之文也已於本章消釋

章消釋

鈔曰纂又云何思何慮者此易繫之辭也已具前釋

纂云禮煩則亂

鈔曰上文按尚書說命中篇云惟說命總

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有其善喪厥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

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數祀不飲

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數祀不飲

禮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不敬而難行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

服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

氏任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

厥咎今碧虛又取此以智治國國之賊以

證解前識者道之華蓋智者在人意識之

前也奈智變則詐禮煩則亂豈非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哉又豈若藏智藏識無思無

慮而反於厚實者邪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纂云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

鈔曰剛健純粹者易乾卦文言云剛健中

正純粹精也言大丈夫秉此剛健純粹之

氣而生故為有道之士也能去彼禮智之

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斯可謂敦其本而

棄其末者也故云去彼取此

纂云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

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

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

也

鈔曰此文子道原篇云老子曰大丈夫

能也。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

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駟行乎無

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以天為

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

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

無所不備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外飾

其末屬其精神也也。偃其知見故漠

然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

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故碧虛取此以

證解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鈔曰一者乃道之子冲和之妙氣也作陰

陽之本為萬物之母也施而用之則升而

為雲墜而為雨散而為風擊而為雷霆擊

而有光耀者為電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

之為言其大矣哉

纂云在陰與陰同德在陽與陽同波

鈔曰乃莊子刻意篇文也已於道經詳載

之又云處凡覽而不瀾者此莊子知北遊

之文也已具三十二章中詳矣此言道之

一氣無所不在也

纂云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

謂之真宰

鈔曰寂然不動者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者是也又云真君真宰者

莊子齊物論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具宰而特

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

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也而存焉吾誰與

為執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逸相為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益損乎其真是也纂又引西昇經曰

子得一而萬事畢者已具前釋

纂云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鈔曰此皆莊子人間世篇云顏回謂孔子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也聲聲者數

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忘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

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

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瞻彼閭

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

謂坐馳所取證者如斯而已矣纂又云萬

物資始者此易乾卦彖辭云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是也又曰萬物資生者此亦坤卦

彖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厚載物德合

無疆是也纂又云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

者此易說卦之文也已具前解今碧虛取

此數節之文用證解得一之理所謂一者

元氣也夫此元氣者能陰能陽而不屬於

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以為清虛凡覽焉



以不貴哉此志貴賤而能守沖一之道以爲天下之正者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纂云易之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

出入無疾

鈔曰此易復卦彖辭也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陽始生之時也絕

極解曰天地之本在一元也一元之氣在坎之中也下應黃鍾之宮上直牽牛之宿中函太極之炁也其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故能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動息則靜靜則復其元者也其在建子之月函三爲一之時也靜息則動動則顯其用者也終而復始生生而無窮者道在其中矣中則久久則變也故因動以見靜因用以見體是則體亦非靜以動類之見其靜也靜者天地

弱者道之用

纂云柔弱靜實道之用也

鈔曰此明實教也言柔弱謙卑爲入道之用也何哉列子黃帝篇云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此文已於第三十三章中詳載之由是論之則豈非弱者道之用耶是知前明道之權此明道之實權者反經而合道實者其誠而不虛權以濟實實以行權權實相須不可偏廢竊觀廣聖義所解云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爲係生

之徒強梁乃取敗之本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執此以訓於世使

棄強守柔捨躁歸靜矣夫教有權實兩門

上士達誠故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契於道

中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若或未悟則以

善道誘之誘之不從則以恩賞勸之勸之

不從則以法今齊之齊之不從則以科律

威之威之不從則以刑辟加之刑辟謂墨

也五刑之屬夫聖人威用以刑罰者豈得

已耶書云刑期于無刑也期求聖人以權道

制刑罰本求人之不犯也非有心願欲加

刑罰于人也廣聖義引書云功疑惟重罪

疑惟輕雖權設刑罰以禁勸於人聖人哀

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至於勸教之

所不及而後用之以刑也是故刑之使民

畏賞之使民勸勸以趨善畏以止惡雖刑

之及人謂爲善也而懲一勸百則被刑者

寡而從善者衆也如擣髮焉踰旬而一擣

則棄者多矣旦而擣之則理者多矣故

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爲南面之術也

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爲南面之術也

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爲南面之術也

士無善用之則為合道之法也若帝王士  
庶不善用之則反以為禍也可不慎乎若  
能反復于虛靜之原超出于有無之境則  
強柔兩忘權實變泯又惡用刑賞禁勸之  
道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纂云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  
從生

鈔曰此列子天瑞篇云子列子曰昔者聖  
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  
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  
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  
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  
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  
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  
清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  
人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纂又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  
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鈔曰此上之文亦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  
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  
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  
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今碧虛取  
此以為說者乃證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  
生於無之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纂云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淡寂寞虛無  
無為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已具於開題  
中今不復云

纂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純粹而不  
雜靜一而不變淡然無為動而以天行此  
養神之道也  
纂云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鈔曰莊子養生主篇云老聃死秦失趨弔  
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

以會之必有不斂言而言不斂哭而哭者  
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  
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故曰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纂云中士者受性中庸

鈔曰中庸者謂有中常之德也禮記有中  
庸一篇專論中和之德也又魯論雍也篇  
云孔子曰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若人性分  
素有中庸之德者可謂中士也

纂云若中庸之士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

藪澤處間曠吐故納新至為治而已矣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刻意尚行  
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  
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

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

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

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

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

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碧虛取此

為說者以證解若存若亡之義也

纂云下士者受性濁厚目欲親色耳欲聽

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

以懼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

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遠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思

哉此上數節之文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

見差別之不同也

纂又引陸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

者通乎形之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

也者正其形之內者也上士知微知章通

乎形外下士知章而不知微止乎形內

鈔曰此文者並易擊之辭也已具道經

旨章載之今不復云故陸先生取之以證

解上中下三士所見之不同也

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

全過不滅則仙籍何由書長生非所冀然

功不在大過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後

不必馳驟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

不復為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

自天祐之也以其功欲陰故曰建德若倫

爾

質真若渝

纂云質真者純素也

鈔曰純素者如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是也

大方無隅

纂云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東

教之人也

鈔曰東教者莊子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

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

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

道者束於教也此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纂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大方也

鈔曰魯語陽貨篇云佛貍召子欲往佛貍者晉大夫趙簡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貍以中年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謂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所謂大方之士也

纂又云行不崖異

鈔曰此莊子天地篇云不同同之謂大

行不崖異之謂寬如此寬大謂之大方若有同異即非大方也

大器晚成

纂云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

鈔曰九鼎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

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

曰荆山亦云鑄鼎原是也或云夏禹之所

鑄也魯子固全真堂記曰九牧貢金夏禹

鑄以為鼎九州山川草木禽獸莫不在焉

是知夏禹之所鑄也夫瑚璉者魯語公冶

長篇云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黍稷之器夏曰瑚璉曰琚周曰簠簋乃宗廟祭統之

貴之器也原其管為非一朝一夕之所成也亦猶賢聖之所以為賢聖者豈一朝一

夕無功無行而得到哉然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之所致也故曰大器晚成又美成在

久者莊子人間世篇華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違令無

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天唯道善貸且成

纂云獨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鈔曰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已具上經

章章載之今不復云大抵言大道善能貸

與萬物萬物資之以生成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

纂云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

鈔曰渾淪者列子天瑞篇之文也已於本

經第四十章全載今畧而不云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纂云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曰此上之文出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

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

貢音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姓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舍以充滿形體為喜怒哀樂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焉志為極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通之貌今夫覺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閉塞則言人之志氣閉塞而為言也志之行而變者由氣閉而不能自持故志氣之相助敢問夫子惡手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也言浩然之氣與仁義相雜自然而生也非有為用仁義客入而取之也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行不慊於心則餒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纂云卑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屢釋于前今不再云

纂云以謙受益

鈔曰尚書大禹謨云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今碧虛取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者以證解道生一之義也又取孟子浩然而以證解冲氣以為和之義也又取易

之謙卦卑以自牧書之大禹謨以謙受益以證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之義也終之以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其誠勸世人之誠可謂深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無有入於無間

纂云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

鈔曰莊子天地篇云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濔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今碧虛

取以為說者言此金之與石乃堅密而難入之物也然擊之而有聲者內藏道氣而使之然也道氣者無有也金石者無間也今此虛无之道能入於金石者豈非無有入於無間耶嘗聞化書道化篇龍虎章云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虛實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覺神不可得逝且宋齊丘所論者如此又嘗聞列子黃帝篇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

於中山藉芻爇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之說此文已於第十六章全載此皆得夫冲和之妙氣虛无之大道故能出入於金石經涉於水火而不傷闕者也故云無有入於無間也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纂云謹身節用者

鈔曰此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纂云文子曰皐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曰此文子精誠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窕冥冥不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皐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尚書大禹謨惟茲昭昭或于千王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結于中時乃功繼哉阜陶曰帝德罔替  
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則實是于世  
過無大刑故無小罪族推輕功缺惟重  
其殺不辜專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  
益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方風動惟乃之休以此和爲大理之職  
未詳所據師曠誓而爲大宰晉國無亂  
有貴子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  
之所以爲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  
行也是故碧虛引此以證解不言之教  
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豈虛言哉

###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 名與身孰親

纂云夫身為實而名為實捨實從實是爲  
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  
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鈔曰此列子楊朱篇云楊朱游於魯舍於  
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  
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  
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  
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  
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  
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

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  
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缺則已施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第八  
二十

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  
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  
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纂又曰而悠悠者  
趨名不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者此亦  
楊朱篇云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  
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  
去名固不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  
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  
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  
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  
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豈徒逸樂憂  
苦之間哉故碧虛取此數節之文證解名  
與身孰親之辨也

鈔曰鮑焦子推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  
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  
抱木而死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土其  
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違而輕退賢人  
抱木而立於焉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  
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難母麗姬  
直焉而廢重耳故藏諸於獻公公信其言  
重耳所以出奔他國在路田之推乃自  
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爲文  
公封其從者還忘子推子推作龍吟之歌  
當于營門怨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  
山亦云龍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  
其山崖幾走出火至介子推處而燔死  
不避乃抱樹而燔死今碧虛論及二子徒  
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 身與貨孰多

纂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  
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鈔曰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  
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  
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  
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  
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  
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憊憊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  
者貪名殉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故  
碧虛取之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得與亡孰病

○纂云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

鈔曰此莊子讓王篇云曾子居衛緼袍無  
表顏色種亦作種則謂足胼便平  
胼文音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  
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所縛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又向下纂文引莊子二段  
皆出於讓王篇中首尾俱完不必重錄以  
證解得與亡孰病知足不辱之義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纂云又如大鑿酌焉而不竭明鑑應之而  
不疲

鈔曰大鑿者莊子天地篇云諱芒將東之  
大鑿適過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  
奚之曰將之大鑿曰奚為焉曰夫大鑿之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  
焉今碧虛取此以證解其用不敝之義也  
大鑿者大鑿也又明鑑之義已具第二十五章詳  
笑

纂云夫有盛德大業者

鈔曰此易繫云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  
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故碧虛取以為說  
者言有如此之盛德有如此之大業可謂  
大盈矣然容貌常若謙冲而不驕也抑又  
富貴滿堵金玉滿堂常能虛儉而不奢也  
所以其用常有羨餘而不窮匱也  
大巧若拙

纂云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

者不恃智巧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之文也纂微首尾俱  
全不須重錄夫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  
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豈以玉為楮葉者  
而為巧乎

大辯若訥

纂云非法不說者

鈔曰此孝經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  
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此證解非法不說之義也  
纂又云非禮不言者

鈔曰此論語顏淵篇云顏淵問仁子曰克  
己復禮為仁克己的身也復反也  
已復禮為仁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  
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故云非禮不言也今碧虛取此非法非禮皆不可言無所造為故若訥也又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亦此義也故曰大辯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纂云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可以長生

鈔曰此莊子在宥篇之文也已具第二十章詳矣是故碧虛取以為說者以證解清靜為天下正者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纂云天下有道言時之泰也

鈔曰謂時之泰也者易泰卦

坤上泰小

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天地交而萬物道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言夫時之泰

則萬物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至於群物樂康天下有道也如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纂云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

鈔曰言時之否也者易否卦

坤上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今碧虛取以為說者言夫時之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

藏虛而水旱數至於陰陽隔閉而庶類悽愴天下之無道也如此

罪莫大於可欲

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何

校之凶

鈔曰夫荷校之凶者易噬嗑卦

震上

九云荷校滅耳凶象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夫噬嗑者用獄除間之卦也卦辭云噬嗑亭利用獄六二至六五爻者皆用刑之

爻也初上者乃受刑之人也初九履校滅趾無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校者械也

謂枷杻桎梏之類也趾者足也今之初九始犯其罪履校以桎其足者欲使之有所改而不行其非也今比上九初當咎微之

時不肯悛革遂至於積累罪大不可揜藏而至於極刑也所以負荷其校至於磨滅其耳真所謂聽之不明也故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故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也且荷校之凶初從可欲中來故

為罪之大莫重於可欲也

纂又云齊人攫金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末後章之文也纂文已備今不復云

纂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

鈔曰此莊子山木篇云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躓步執彈

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

執轡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指彈而及走虞人逐而諱

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

聞諸夫子曰以老子為夫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

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

不庭也今取此以為說者言為可欲所亂

者鮮有不犯其罪也如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故碧虛以為

失照也

答莫大於欲得

纂云靡有子遺者

鈔曰按毛詩大雅雲漢篇云雲漢仍叔仍

周大也美宣王也早既太甚則不可推死

兢兢業業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兢兢也業業也雷也周餘黎民也言此同

無有子然遺失而不遺其早也今碧

虛取此靡有子遺者異於是言彼貪冒之夫於天下之物無問見與不見咸欲得之靡有子然遺失而使盡在於已此無道過貪之甚也豈止殃答於一身哉此必延及於後代之子孫矣故曰答莫大於欲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纂云當食而思天下之飢者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

子知天下之有幼稚也

鈔曰孟子離婁章句下云禹稷當平世三

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

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

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之溺也稷思天

下有飢者猶己之飢也

易地則皆然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諸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

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

不窺牖見天道

纂云夫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曰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

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又聞邵堯夫

有詩云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

坤明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

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

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此可謂不窺

牖見天道者歟纂又云故明於死生之說

者易上繫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

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

之說其斯之謂歟纂中又引嚴君平云絕

滅三五者此義已於道經第三章內詳矣

今不復云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纂云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心先誠其意

鈔曰此禮記大學篇云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也致知在格物

格來也物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理人所好來也

云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

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

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末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專行疏以脩身為本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也

今碧虛取以為說者時證解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但能反之於身心則足矣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纂云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鈔曰此魯語秦伯篇之文也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

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又云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歟者此亦魯語衛靈公篇之

文也蓋言上古達道之聖人不假出戶遠

遊能知天下無窮之事不必窺牖仰觀能

見天象自然之道何勞措意營為能成天

下無為之化者皆由反觀諸一身而知之

也是故碧虛引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為

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

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

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以此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道日損

纂云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

鈔曰知子守母者本經天下有始章之文

也已具本章消釋又云復初者莊子緼性

篇云緼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

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歸

根者本經致虛極章之文也義載本章夫

欲復初歸根者當先去智原秉要執本日

損云為漸入虛妙故曰為道日損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纂云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

側目而視則百姓望而畏之

鈔曰夫欲取天下之心者別無他法當以

百姓心為心也固宜順而不逆靜而不動

安而不擾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無事矣何

哉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桀之失天下也失

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

之走曠也故為淵敲音魚者獮也為叢

毆音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

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夫民心莫不欲安

我則靜而不擾民心莫不欲富我則與而

不取民心莫不欲壽我則厚而不困抑又化之以無為治之以無事順之以自然則未有不得民心者也若以有為治民則民擾而不能靜以有事役民則民困而不能安矣又云重足而立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亂矣如是為治欲取天下不可得也本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是也故碧虛云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重足猶並足而立則言其不能安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之下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卷三

量一

五華清安遺士王守正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衍義云楚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

人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訓篇云白公名勝常

封於白故云白公勝乃楚平王之孫太子

建之子也義中載之已全

衍義云春秋魯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為

政諸侯之幣重

鈔鄭人病之子產寓書

子產名肅鄭之上卿寓書也

以告宣子

衍義云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賓孟

有寵於周景王王與賓孟說欲立之

鈔王子朝景王之長子賓孟亦名孟起子

朝之傳也賓孟曰難其憚為人用乎人具

於是難哉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

寵飾則富貴威言異於難使犧在已喻子

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衍義云易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

亡知得而不知喪斯有亢極之悔

鈔周易乾卦之文言曰亢之為言也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唯聖人乎此明上九之義不知進退存

亡得喪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由有

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

亢也

衍義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

成則去

鈔杜天師義曰日中月中月滿滿暑往即寒

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

天道忘功忘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

盈虛則無憂責矣

衍義云如漢留侯張良

即子房封萬戶列侯是也

宣帝時疏廣字仲翁

兄弟受皆東海蘭陵人廣為太子太傅受

為少傅廣曰吾聞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又



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父子遂辭病上許之上賜金三十斤太子賜金五十斤上疏乞骸骨而歸此豈非身退天之道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衍義云以車乘人謂之載以人登車亦謂之載

鉉廣聖義云載營魄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

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也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屬陰也以神為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則不致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則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為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即淪九泉而為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守道而不使之暫離也

衍義云屈原離騷云載營魄而登霞今掩浮雲而上征也

鈔屈原者晉三閭大夫也離騷屈原文籍之篇目也載營魄者即運載魂魄而登霞霞則赤氣騰而為霞雲者山川之氣掩者去也掩去浮雲運載魂魄跨赤霞而飛騰掩去浮雲而上升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衍義云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躁者趨者是氣而反動其心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辭公孫丑孟子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曰志

一則動氣註一專一也躁躁也趨走也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人顯顯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

所以能持其志而

衍義云終日號而嗷不嘔和之至也

鈔本經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之文也蘇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嗷終日號而不嘔者是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衍義云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鈔碧虛真人纂微云近取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脩道於身少思寡欲益壽益算諸偽成盡蘇解明身既脩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衍義云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郭象註天門者萬物之門也夫自然之門也成法師云天者自然之謂也夫自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充無其實但見一切萬物皆自天門而生出故經云衆妙之門也

衍義云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其文又易繫云開戶謂之乾闥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衍義云如鏡之照物

鈔碧虛取以為說鏡者鑑也言鑑之含明本來瑩淨有時而昏暗則為塵垢附之也若拂去塵垢則一切萬物無不照了此喻

人修道載運魂魄抱一而不使之離則一性自明矣

衍義云故治國者雖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臨當收脉反聽塞聰蔽明使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廣聖義云明白慧照也慧照之明照無遠近當息念忘心猶若無知或矜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治其國其政察察民洞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懸鑿耳以閉其聰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此亦收脉反聽塞聰蔽明之義百姓日用而不知前文已具錄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衍義云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象地所義明白不復垂具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衍義云古者穴居

鈔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卦取大壯上古者言未造宮

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衍義云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

鈔毛詩文王之什綿之篇云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人歸之者衆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箋云諸侯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者今之瓦窰是也

衍義云莊子曰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

鈔莊子外物篇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闕爭也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衍義云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鈔易繫辭文也廣聖義曰形而上者道之

本清虛無為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衍義云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文章黼黻別尊卑之飾

鈔五色謂青黃白赤黑五行金木水火土文章黼黻者尚書益稷篇云帝曰舜帝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謂曰凡

皆指當時為以下聖而古也夫衣服之制不可不辨也上曰衣下曰裳夫衣裳之

二章以別尊卑之節也夫衣裳之章皆緣也雖曰日月星辰之章也山龍之章也

此六章者亦來而又言之宗廟之舞也此六章者亦來而又言之宗廟之舞也此六章者亦來而又言之宗廟之舞也

以爲斷也故則所以爲辨也聖人辨治  
其紛澤王敵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治  
然後足以成治功此大物見於家也而後  
世爲辨類之覆青黃悅目逐物外邊傷積  
喪明不能觀視無色之矣也  
非盲而何此五色之失也

衍義云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  
絲竹以通天地之氣

鈔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  
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養  
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  
也物聚而藏也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言汝

聽予建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解曰六月十六日黃鐘正月太簇三月姑洗五月蕤賓  
七月夷則九月無射八月南呂十月應鍾十二  
月太呂是六呂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  
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土木匏革汝爲此  
聽從之乃造笙簫亦汝顯明之也云云此  
失也

衍義云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人乃  
芻豢悅口饔飩養無厭濁神穢真  
鈔五味者甘苦酸鹹辛是也爽差也口察  
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坐令瞽盲差爽  
失味也

衍義云芻豢之悅口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曰禮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芻者草也草食者謂  
之芻牛羊是也豢豢畜曰豢猪狗之類也  
故曰芻豢悅口也

衍義云饔飩養無厭者  
鈔食財曰饔飩食曰饔言其食財食食之  
人無厭足也以上饔飩皆昏濁其神穢濁  
其真皆失其正味也

駝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衍義云禮記王制云  
鈔周禮云春蒐蒐者取夏苗實者不秀秋獮  
獮者殺冬狩狩者言守取  
之多冬狩而無所擇也  
衍義云禽荒無度若夏太康之敗洛表而  
五子咸怨

鈔禽荒者尚書五子之歌篇云太康尸位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既貳乃盤遊無度敗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及五子咸怨  
五子乃  
見第五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二曰訓有  
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明月之寶  
鈔通鑑顯王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魏惠  
王問齊威王曰齊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  
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  
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  
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  
徙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  
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  
獵謂之賢閭於駝騁謂之好焉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  
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  
獵謂之賢閭於駝騁謂之好焉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  
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  
獵謂之賢閭於駝騁謂之好焉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  
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  
獵謂之賢閭於駝騁謂之好焉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  
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  
獵謂之賢閭於駝騁謂之好焉

哉惠王有怨色

衍義云夜光之珠

鈔楚王有一夜光之珠問曰何處得此珠

答曰楚臣隋侯出行見牧牛小兒打一蛇

破傷血流命將欲死隋侯憐之救取向水

中洗以藥封之得活入水而去却是海龍

王之子後銜七寸珠來報隋侯進與楚

王王夜安殿上見光明號夜光珠

衍義云孟子曰寶珠王者殃必及身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孟子曰諸侯之寶三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殃必及身尹氏

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實者危

衍義云故西旅獻獒召公作書以戒周武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犬犬高四尺

日獎以保以戒王太保作旅獒保以戒王用訓

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不作無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言非所益但有所益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言不侵

國言非所益但有所益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言不侵

則四方之所寶惟賢則通人安言任賢賤人自王也近皆得故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

衍義云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上疏以諫

太宗

鈔貞觀中材色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

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怒之付其使令

還於林藪也宰相魏徵鉅鹿人也時上疏

諫之

衍義云昔齊人有欲金者

鈔列子說符第八篇之辭義中載之已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不為目者去六情而目不妄視

鈔莊子庚桑楚云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

志也疏榮貴富顯高顯聲名利

衍義云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

鈔王皇本行經云六塵徧染三業縈纏六

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塵也此諸

罪輩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無

所明見遂為六塵之所徧染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五華清安遠士王守正集

寵辱章第十三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

寵辱若驚

衍義云子列子窮有飢色義中載楚令尹

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鈔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聞名

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然

其三仕三已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

也

衍義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魯僖公時人

季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也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職官



曰期而後可所莊子曰在蝶蟻曰何其  
下耶曰在稗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甕  
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問固不及質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強為之容

衍義云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第一子列子者載子於姓上  
者首章云是弟子之所記故也義中已詳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衍義云閑邪存誠

鈔周易乾卦九二爻辭正義云閑邪存其  
誠者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

衍義云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

消

鈔莊子外篇田子方正容悟物使人之意

消西華法師成玄英疏曰出開無道之物  
邪僻之人東郭子正容備令其曉悟使  
或亂之意自消除也全文已於上  
章若水第八章中載之詳余不復云  
衍義云李含光雖處暗室如對君父司馬

子微激賞之

鈔李含光者高道傳第九云道士李含光  
者晉陵人也年十二篤好學道雖處暗室  
如對君父人見之情色外欲先工水練或  
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貞一先

生司馬子微雲蒙實書傾囊相付且曰真  
玉清仙客也今取此二人為證言其操持  
敦厚嚴敬如此可謂儼若客也如處暗室

翊聖真君語云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  
地祇明有刑罰相繼暗有鬼神相隨出處

語默善惡自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衍義云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

鈔易繫上辭云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此

衍義云道集虛故也

鈔莊子庚桑楚云胷中正則靜靜則明

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衍義云致得也與大學之致知同

鈔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格致云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  
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  
欺也故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  
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衍義云又舉春秋楚致晉師之義同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乃求成於晉晉

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  
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帥以此

致師師必成敵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

也

衍義云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

得其居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或謂子列子曰子真

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

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

取也與也失其所也苟虛不致於極靜不

至於篤則莫能致於道所以貴虛靜之極  
篤也

衍義云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謂之天樂

鈔莊子天道篇云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西華法師說云所以紙言用虛靜之旨推尋二儀之理運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嘗不遍故謂之天樂也

衍義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鈔易復卦之彖辭也解云復者反本之謂也言乾元一陽之炁從此而往復從此而來故云來復言反復其道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心者乃乾元一陽之炁寂然至無之理也所以乾卦初九潛龍勿用者是也言陽氣潛藏而在下即此以見天地之心也

復命曰常

衍義云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性之妙也

鈔易繫說卦正義曰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性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衍義云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鈔論語第十三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國之人恒南人也至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殘疾而尤不可以無恒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衍義云孟子曰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賤賤註陽虎陽貨名虎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害此恐為仁之事於害也孟子引之恐為害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及而已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之辭云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使老有所道廣也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量三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之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衍義云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之類

鈔春秋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

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

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

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昭二十九年

在商為承韋氏承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

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承韋國於唐伯

之子隱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

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

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

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

雖文雖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

氏以守宗祿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

者不可謂不朽

衍義云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鈔莊子天地篇門無鬼答赤張滿稽云至

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下如野

鹿疏上既無為下亦純朴野鹿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莊子曰及至聖人覺覺為仁踐踐

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鈔莊子馬蹄篇云及至聖人覺覺用力能

覺之踐踐踐踐非之貌覺覺踐踐皆用心

為仁義之貌

衍義云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有殯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來者十

有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疏舜避丹朱又

走都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

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衍義云康衢之童謠詠堯

鈔列子仲尼篇云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

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蒸民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性

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衍義云百姓之謳歌舉舜譽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孟子答萬章云舜相

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南河在冀州

也訟訟謂微不

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

民始疑

鈔春秋昭公四年楚子王會諸侯于申

邑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言諸

服禮以為歸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

註云六王之事謂魯有鈞臺之享湯有桑

毫之命武王有孟津之會成王有岐陽之

會公之事謂齊桓晉文之會也

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夏桀為仍之會仍有緡叛之之國商紂為

紂之蒐紂蒐於東夷之東夷叛之周幽為

大室之盟大室也夷狄叛周周皆所以

示諸侯汰也也諸侯所以棄命也今君以



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商書有湯誓之文周有泰誓之文

衍義云心有孚之謂誠

鈔易中孚卦九五有孚攣如無咎攣如者繫其信之辭也與中孚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

衍義云言可復之為信

鈔論語學而第一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衍義云齊桓不背曹劌亦云曹沫之盟

鈔史記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齊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若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其失今魯城壞即壓齊境若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

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

公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之地盡復與魯矣

衍義云晉人不棄伐原之言

鈔晉人伐原文侯將兵晉侯圍原命三日

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自降諸侯自此歸附如伐原之信也

衍義云吳起不虧移轅之賞

鈔史記吳起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能移此轅於西門者即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宅五百畝黃金百斤時有一人來移依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克此則不虧移轅之賞也

衍義云魏侯不乖虞人之期

鈔史記魏侯魏文侯也虞人山澤之官也

文魏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道與羣臣飲

酒樂而天大雨命駕適野左右曰今日飲

酒樂天又雨將安之文侯曰吾不息於禽獸吾與虞人期豈可無一會期哉恐失信遂冒雨以赴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衍義云莊子曰魚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術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响况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

湖

智慧出有大偽

衍義云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去小智而大智明小智私智

大智

衍義云好行小慧難矣哉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羣居終日言

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私志也言

邪修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者也

衍義云莊子曰夫馬之真性在乎馭草飲水翹足而立

鈔莊子馬蹄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具載

衍義云太古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熙鼓腹而遊

鈔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

通之精者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氏也云云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

衍義云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鈔莊子馬蹄篇說屈折禮樂以正其心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也又引孝慈者論語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

爾雅云善事父母曰孝

衍義云扶目剖心之臣

鈔史記殷本紀云子辛無道天下為之紂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

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盜跖

篇云比干剖心子胥扶眼忠之禍也此扶眼剖心之臣蓋為君昏亂而後顯死節忠臣之名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瞽叟頑而舜稱大孝

鈔尚書堯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大孝者孟子萬章章句上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衍義云曾皙嚴而參稱能養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曾子養曾皙必有酒

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衍義云莊子曰撻擊聖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鈔莊子胠篋篇云撻擊聖智

衍義云去小智則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小智自私自大智任物

衍義云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曰何適而無有道

鈔莊子胠篋篇之文義中已備

衍義云莊子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闕阿門曰

鈔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衍義云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王之辭註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衍義云巧機巧也謂雕琢刻削機械為鑄

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

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高鑄之不固也雕

刻衆形而不為巧如衛人之刻棗猴宋人

之琢指葉註者治玉石也既天地篇云為

圖者然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胃中則純白不備

衍義云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為之斗斛以量之十升

五斗四升為斛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

稱之謂衡也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

符璽以信之符者銅而木契也則并與符

璽而竊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

衍義云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鈔莊子繕性外篇之辭註已治性於俗矣

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通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衍義云詩云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

鈔毛詩小雅庭燎美宣王也夜如何其夜

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

惚其中有物

衍義云莊子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鈔莊子齊物篇云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

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連相為君臣乎其

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

乎其真此言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

皂隸猶不頽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

知皆自若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衍義云猶鳥足之根為蟠蟠人血之為野  
大朽瓜之為魚鱗女之為石

鈔列子天瑞篇云註言生死變化胡可測

度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

此而一炁之變所適萬形此皆因其所感

自然而變者也化言云鳥足草名鄭氏註

衍義云晉惠帝時張華為司空其事甚詳

不復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量四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小則得多則

感

衍義云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鈔廉頗簡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

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

所恥也途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

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性而問之曰相國

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

不敢輕越者畏吾與頗將軍而已吾若與

頗將軍相遇兩虎既鬪勢不俱全趙國之

危秦國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

於身乎頗聞之負荊肉袒而謝焉此乃彼

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初

也

衍義云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

鈔莊子人間世云支離疏者願隱於臍肩

高子項會撮也指天五管王在上兩解

為曾挂鉞治繒足以糊口鼓策

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工

上與病者累則受三鍾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支離其德者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人能體

此修身宜不能保其常名哉

衍義云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鈔繫辭上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天下

萬事之理盡得其宜矣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不足以定天下然後

附之以文蓋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章則隱滅於

質質博是心之本博學則及溺於心靈唯

當此學而去文方

衍義云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鈔列子說符篇云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

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失其羊而奔逐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

若無失其神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亦

衍義云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鴈鵬

無不中

鈔列子清神第一云夫一哀一樂猶寧正

性說萬物之眾而能技擢以生心神哉故

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此言鵠

是軒點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此喻人心萬

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靜也萬物眩曜以

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衍義云惟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

不能傷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曰性猶湍水也

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言

水性順下利物不爭而物亦莫之傷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

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衍義云虞舜明四目

鈔尚書舜典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也舜既告闢四門即格於四岳也闢四

方之門以求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

聽以決天下之權

衍義云淮南子載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不助祭裏子起兵攻之

鈔出淮南子載之已詳不復錄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衍義云希者疏也少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鈔易繫辭之文也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

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六種之辭唯吉人之辭寡所以證解希言自然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衍義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踐曾何足以介懷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人以類相從故虎嘯風生

鈔易乾九五之辭云雲從龍風從虎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景雲生是雲從龍也虎是底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故虎嘯

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有情感於無情此明氣同則應也

衍義云鶴鳴子和

鈔易上繫辭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正義云鳴鶴在幽陰之虞

雖鳴在幽陰其子在遠而和之以其同類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爵在身不自獨有吾與汝外物其靡散之謂能散於外物物亦感我之恩亦來歸從於我

衍義云性殊則肝膽楚越

夏同人

鈔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長尺有二寸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柔白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

衍義云陽燧照日而火就

鈔陽燧者範金爲器其形如杯或類鏡焉以玄紺潔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生水火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踣者不行

衍義云跂者舉踵而望踣者以踣扶物也

鈔唐杜天師義曰以足脂躡地謂之跂暫有延望而希久立斯爲難矣足頸舉踵陳

后長門賦望幸之詞也踣扶於物而求久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懷疑於道暫具一念便望有成難矣哉

衍義云豈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

鈔莊子秋水西華法師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步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効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踣地匍匐而還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衍義云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於汝為可教今不可也以其驕氣愈於往昔也陽子居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鈔列子黃帝篇云陽朱字子居云睢睢盱盱何自居處而誇張若此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

衍義云若坎井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樂歟吾出跳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腹持頤蹶泥則沒足減跗擅一壑之水而跨跨坎井之樂此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告之海曰坎井之蛙聞之規規自失然自失也豈非自是者不彰乎  
鈔莊子秋水篇西華法師疏坎井猶淺井井中累數也附跗也蹶下也蹶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且隨波游戲暫居乎

陸而蹶蹶小處處於小井形窄既方居矣則跳出乎井欄之上入則休乎破甃之崖將休則接腹持頤蹶泥則沒足減跗是賴瞻野望之類俯視料斗之徒  
衍義云自伐者若鄭人綏呻吟褒氏之地祇三年而後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鈔莊子列禦寇篇之文其文已全不復重錄述神吟詠讀也褒氏地名也祇遠也鄭人自號於東地學問通經三年而成儒道修聖相與辨其父助釐十年而後曰較此豈非自伐者無功乎  
衍義云自矜者若晉史齊王問起兵討趙王倫其文詳後錄侈於性則盈

鈔莊子駢拇篇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形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衍義云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遠在大合之下而不為深遠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實古不為老文古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下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衍義云易所謂太極者是也

鈔易繫辭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註云夫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  
太極者無稱之稱又可得而名取莫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四象者金木水火是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衍義云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  
鈔莊子齊物論云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蝓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郭註云若待蛇蚺蜺蝓翼則無特識若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云故衍義取以為說者以理獨立而不改也

衍義云欽則純精之物藏乎黍米  
鈔泰來者度人經之辭薛幽棲註曰泰來即生人之本言人得經知人命之寶來義取此蓋古道之為物大則通乎太虛小則藏乎黍米明妙道無不包容不累諸有何有危殆哉故曰周行而不殆  
衍義云周流六虛應用不窮

鈔周易下繫辭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蓋言大道一元之氣周遍流動於六爻之位乃至天地之內四方上下之中而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逆逆曰速速曰反

衍義云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

鈔唐杜天師廣聖義云夫名物者以其體

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

有無名之物矣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

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

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

虞魯公子文是也以德命為義若文王昌

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有象尼

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人饋

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

與父同日生是也

衍義云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

鈔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諡於族公問族於眾仲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為諡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為族也

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故為展氏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衍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辭咸丘蒙曰孟子

也舜之不臣堯既得聞命矣詩云此詩小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普天也

衍義云自地而上皆屬於天

鈔地上屬天者列子天瑞篇云杞國有人

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

彼之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耳亡無者處

亡炁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

憂崩墜乎若論此傳文廣意深不能徧舉且據天積炁而論之既云終日在天中行止則知自地之上皆屬於天也故云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又莊子逍遙篇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衍義云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

而天下功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也云天不產而萬物

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說云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化生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量五

五峯清安進士王守正集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衍義云龍蛇蟠屈沉靜則變化升騰虎豹

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天虧

鈔易下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

須屈以求信也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

此存身存則變莊子庚桑楚云庚桑子

曰姓庚桑名楚小子來夫函音車之獸獸大

如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其獸大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

衍義云榮如南榮之類行以輕為速然不

可以無輜重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南榮趺然正坐曰

若楚之年者已長矣將恐乎託業以及此

言邪庚桑子曰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

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音七日七夜

至老子之所此言求學以輕為速尚果七

日之糧雖有榮觀豈容離輜重乎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

則失君

衍義云人君為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萬乘之國註

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易下繫辭云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正義曰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

衍義云坐招寬陸不得事君

鈔尚書舜典云流遠之共工於幽州吳

官幽州在北方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為兇水

放不得他道也謹究於崇山有不可才

天下謂之混地即窳窳則三苗

也為害共工於南齊也窳窳則三苗

於三堯舜禹湯有不可才天下謂之

山名在西齊魯豫南齊之國在左

之餘於羽山人無乃為王之父治水無功故

四教諸

衍義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鈔易繫辭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

出也幾謂幾微之事當慎密防禍害

衍義云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通於夏姬

鈔義文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韓信破齊義中全備不復再錄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筭善

閉無聞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衍義云猶莊子之所謂危言危言者酌中

之言

鈔夫危言者莊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

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莫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

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

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於然惡乎不



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欲發言能合乎此有何瑕謫之過乎故曰善言無瑕謫

衍義云莊子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自此以往巧層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鈔莊子齊物論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為之一矣且得無以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層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已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此貴於無所適而復於一之初與道同體何假籌算乎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也

衍義云九竅者精神之門也

鈔莊子智北遊篇莊子曰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生無涯無門無房四

達之皇皇也此言以不來為來以不往為往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無迹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際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今衍義取為精神之門可謂善開無關鍵而不可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衍義云至于瓦甕稊稗咸有所施故曰常善救物

鈔莊子智北遊篇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敬今莊子莊子曰在螺螄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名所在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故不及質此言道雖清高物無貴賤皆遂其性而無棄之也

衍義云淮南子載公孫龍在趙之時鈔此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義中

已備不復重序大抵證解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之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衍義云昔楚將子發好求有伎之士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楚將子

發好求伎道之士義中備載不須重錄大抵證解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衍義云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

鈔莊子形影因待者莊子齊物篇郭象註

云若待蛇蚺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以不識者正由不待斯類而獨

化故耳今玄同逸士取此以為證者以證其獨化出自天性何在貴愛耶

衍義云伯樂不能御駕駘為駢驥

鈔伯樂者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

善治馬者也駕駘者鈍馬也駢驥者龍馬也言伯樂雖能治馬亦不能使鈍馬為龍

馬也

衍義云良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

馬也

馬也

馬也

馬也

馬也

鈔夫樗者莊子逍遙篇云

莊子名謫亦云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其大木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

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

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

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微者

伺微見而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

罔罟亦猶執持聖述之人矯情偽行以今

夫藤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

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

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

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又引樛者莊子

人間世云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謂曲道也

見樛杜樹其大蔽牛絜約戶結切之百圍徑

謂其高臨山十仞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

不顧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

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行不顧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

門戶則液揭津液脂揭以為柱則蠹是

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今取

此以為說者言師資授受之道若遇天性

能者可教而成材器也若無天性雖教不

成亦如伯樂不能御駕駘為騏驎良材不

能伐樗樛為棟梁者也

衍義云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而得風

仙至內外進矣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云列子師老商氏友

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

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

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慙音降而請辭列子又

不問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

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者戴有請於

子子不我告固有憾胡切於子今復脫然

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子為達今汝之

鄙至此乎姬居音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

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

而已五年之後心史音念是非口更言利

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

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

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

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

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

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

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

風東西猶木葉乾音輪輪音殼竟不知風乘我耶

我乘風耶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

懣懣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

節將地所不載復虛乘風其可幾幾音乎尹

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若列子與老

商氏真可謂師資相忘者也今取此證解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之義也

衍義云孔子見太公任然後辭其交游去

其弟子

鈔莊子山木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

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矜矜狀狀是舒遲不能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德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此於狂削述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橡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衍義云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音騶乘張若謂音前馬音二人先昆閭滑音稽後車

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今汝州有襄城縣在秦隄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音稽總有七聖也註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童子得道人也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在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在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衍義云草木之蕃也為榮

鈔草木蕃周易坤卦文言之辭云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孔穎達正義云此一節明六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

生養萬物故草木蕃滋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衍義云子貢問夫子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鈔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器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衍義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非所謂力取天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

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而踐天子

位焉今取此為證言舜之為君天與之民歸之非力取而為之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衍義云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

器也

鈔大寶之位易繫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言天下之大有神以主之豈可以力而取之手雖得之必失之可不慎歟

衍義云莊子載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鈔莊子帝王篇天根姓名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姓字寓言為姓字寓言

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天根遊於山水之間適遇無名人而問之意在天下無名又曰汝遊於彼合氣於彼順物自然而無私容而天下治矣

衍義云七竅鑿而混沌死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辭載之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鞭策威而馬力竭

鈔莊子馬蹄篇之辭大道廢章中已備不復重錄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衍義云故仲尼不為已甚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註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良知孔子不能

衍義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鈔論語八佾第三之辭子曰大哉問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孔子答林放人之言也

衍義云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也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彭更孟子也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

泰者以為泰乎此言聖人於施為之中有三者之過必為亡敗之禍故皆去之謙抑

自居仲尼自守則與道合真必無過分之累矣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量六

五季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衍義云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

兄者人亦殺其兄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之文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註一聞者我性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共觀無異也

衍義云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問也孟子對曰山年飢歲君之民老弱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量六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及之也君無

尤焉

衍義云楚靈王齊湣王秦始皇漢孝武或

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十一

鈔楚靈王者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  
子公子黑肱子公子 疾蔓成然蔡朝吳夫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即楚音 因四族之徒  
四族謂陳蔡許葉 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  
國蔡陳蔡成然 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告其  
楚師及訾梁而潰也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  
王曰子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  
侯王曰皆畔矣曰若忘於諸侯以聽大國  
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  
乃歸于楚王絃子芋尹申亥氏 實王至  
繼死此豈非報其身 通鑑齊湣王三十一  
而禍及其子孫乎 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  
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  
信任詖諂政令戾虐百姓怨怒其民必畔  
齊可圖也湣王出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  
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  
而殺之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  
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  
無之及其素也素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  
宋獻是也此非無道或以殺其身乎秦始  
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  
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七年秋七月于  
沙丘平臺崩胡亥五種二世三年丞相趙  
高恐誅及其身陰令咸陽令閻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  
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  
自為計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乃立子嬰  
為秦王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  
節降軹軹音只字音云車 道旁羽引兵西屠  
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子嬰立四  
十六日以至國亡身死此豈非禍其子孫  
乎漢武帝征和二年四月帝如甘泉秋七  
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  
詔丞相屈楚討之據罷走湖皇后衛氏及  
據皆自殺胡氏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黜

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肆  
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不亦宜乎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衍義云田荒石露荆棘生焉  
鈔田荒石露者莊子漁父篇云官治其職  
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石露衣食不  
足微賦不屬屬音妻 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  
之愛也此明大軍之後農民失業田土荒  
廢荆棘亂生必有凶年之兆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已是果而勿強  
衍義云自聖人畫卦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鈔周易繫辭下之文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賸賸音勝 物非也  
端與矢失之用所以威非爭也此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以示其威初非嗜殺人者也  
衍義云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  
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  
非也至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言善以道佐  
人主者當守雌靜不可以兵強天下若為

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

鈔此皆充倉子兵道篇之文也今取以為證者言兵雖不可廢亦不可恃此戒以兵強於天下

衍義云春秋曰殺敵為果

鈔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帥樂莒司寇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因以明獲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賊百人宋大夫狂狡輅迎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

禮連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謂於心也常存於耳者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言易之而反之必為戮矣易之戮也將

戰華元殺年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

時前日也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之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

私憾敗國殄盡也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

人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與其羊斟之人相怨以亡也謂之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事不得已而用兵月以止敵令不為寇故曰不

取義以

衍義云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

鈔商書仲虺湯之左相也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名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

言湯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又

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

衍義云歸毫而有臨淵之懼

鈔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所部在宋俾我一人輯和也寧爾邦家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墜墜于深淵天使我無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於若將墜於深淵

衍義云春秋時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在而所在皆無有物混成章中載之已詳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衍義云若夫變夷猾夏寇賊寇究

鈔舜典之文舜帝命皋陶曰蠻夷猾亂也夏

寇劫人賊曰寇人茲在外汝在內汝汝作士官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惟明克允此舜命皋陶作士蠻夷戎狄猾亂中夏害于良民汝為士理治之必當

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五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

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

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鈔不免用兵禦敵征伐而已故曰衍義云寇定禍亂應敵為用暴及人曰禍鈔寇定禍亂定禍亂乃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名曰六韜一曰文

輶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輶克定禍亂威伏八方三曰龍輶變理陰陽不逾時今四曰虎輶善用爪牙羣兇自挫五曰豹輶時戰難智在權機六曰犬輶採聽至微或成奇變輶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輶藏隱晦為義

衍義云非貪土地利財寶也

鈔漢宣帝時韋賢為丞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軍師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上書諫曰臣聞之

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則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則破恃

國之大矜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則滅此五者非但人事是以玄同取以為證以證其果而不得已果而勿

強上文與文子兵通篇同

衍義云楚白公勝作亂差使屈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再錄今取玄同以為說者言市南宜僚孫叔敖皆以不道之道不言之辯而兩家

之難自解可謂不戰而善勝恬淡而為上者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衍義云孟子所謂今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見梁襄王王名惠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問王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言好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

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

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衍義云列子載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政翟

勝之

鈔莊子說符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

重錄

言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鈔尚左尚右此禮記檀弓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錄今取此以為說者若有勇士戰勝而獲功升為上將軍居右而主殺故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不足上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視有聰

可以役其聽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此諸有名皆無為之所役惟道樸

無名

鈔列子仲尼篇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教猶行過東里

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弄彼來者為而欲欺奚若其徒曰所願知聞也

鄧析智之士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云

類也養乎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

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

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

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

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

善治金章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

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

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

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

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此言有知有才有能爲無知

無才無能者所使也何足貴哉是故懷抱

道樸之人不彰名譽不顯才能昏昏默默

逍遙於世而無敢使之者凡人見之者不

假言說目擊而道存自然賓服而從化矣

故經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

賓矣

實矣

實矣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答景春

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言侯王若能以

道自守萬物自知賓服何用威武哉

衍義云塵垢執糠足以陶鑄堯舜

鈔莊子逍遙篇之文云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執

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名其塵垢執糠耳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五季清安道士王守正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若辯黑白

鈔莊子外篇天運篇莊子曰夫鵠

切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辨此言黑白得之自然

衍義云智者察人之邪正

鈔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能掩其惡習中正則眸子瞭焉習中不正

則眸子眊焉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此言人之邪正觀其眸子

即可見也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

習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以

此察之則人之邪正善惡不可得而匿矣

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如別妍醜

鈔九幽懺第五卷中云報應因緣如影逐

鈔九幽懺第五卷中云報應因緣如影逐

鈔九幽懺第五卷中云報應因緣如影逐



形譬如淨鏡照人嬖妍自別善惡之業理亦如然

衍義云而不能見其睫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也目毛之間

衍義云復以自知

鈔周易繫辭云復以自知言既能反復求

諸已則自知得失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衍義云常勝之道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

曰強二者亦知亦當而人未之知故上古

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

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衍義云羿善射弄盪舟皆以力勝人者也

鈔論語憲問第十四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即南羿善射弄盪舟俱不得其死焉羿是

有窮氏之國君也最善於射篡夏后太康

之位而自立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

秋傳言羿乃浞澁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

後為夏后少康所殺羿與弄盪皆古之多力

強暴之人終不得其死二人恃其有力不

特不能勝人又不能自勝此老氏之所戒

人也

衍義云柰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鈔中庸第十章柰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

強也柰席也藉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

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

強強者之事也

衍義云夫子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強哉矯

鈔中庸第十章云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強詩曰矯矯武夫是也倚偏著也此則所

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

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夫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

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衍義云莊子曰當子居衛緼袍無表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當子居衛緼袍緼麻

絮語云衣無表顏色種喻種也手足胼

胝以麻絁袍絮復無表裏種喻手足胼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

納履而踵決決根也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

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頃管葉叶官商察其辭理難符天地聲氣

清虛又謂金石風調高素地人倫哉不

與諸侯為友也

衍義云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

鈔莊子讓王篇之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衍義云恒久也象稱君子以立不易方不

失其所也

鈔周易恒卦彖辭彖曰恒者久也剛上而

柔下剛尊柔卑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

易方君子立身得其性久之道

衍義云列子之不化

鈔列子天瑞篇第子告列子之辭其言曰

有生不化不化不因物生不為物化

者化不生者能生不生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衍義云莊子之不死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無古今而後能不死不生夫能同然不崇朝而遠徹忘先後之遠接斯見獨者也

衍義云釋氏之不滅

鈔傳燈錄惠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昭然此

處契長生矣此言人生天地間若安其素分委任天和秉化而來任化而往是則君子察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道

喰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衍義云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鈔莊子齊物篇之辭罔兩問於影影曰吾待蛇蚺蛇腹下蟲不蛇腹下蟲蛸翼耶若待蛇蚺

蛸翼則無特操之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不獨化於玄冥矣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衍義云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鈔文子符言篇云老子曰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能上無上下無下平乎準直乎繩非繩而直無所不正圓乎規方乎矩

非圓能圓而無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非方能方而無圓大包無外無外其洞同覆蓋而無所破大通無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

是故玄同取以為證以道大無方汎兮其可左右也

衍義云大道無乎不在或在或左或右皆達其原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體道之士反求諸已而自得之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衍義云無母何恃

鈔毛詩小雅蓼莪篇之文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此言萬物恃道以生亦猶人之恃母而生成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衍義云復小而辨於物

鈔周易繫辭第八之文云復小而辨於物此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時即能辨物之吉凶不遠速復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衍義云舜有殯行百姓悅之三從成都至鄧之墟來之者十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再錄

衍義云大王居邠狄人侵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滕君之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國安民豐欣樂太平

衍義云平則無險陂之患

鈔易繫辭之文易曰無平不陂陂者傾也  
樂與餌過客止

衍義云莊子載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鈔莊子天運篇之辭姓北門名成黃帝臣

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是和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大湖之洞庭也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怠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聽不見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蕩蕩平易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衍義云齊人饑黥教爲食於路以待餓者

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袖也輯和也屨貿貿交易貌然來黥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眉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終不食而死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孟子曰一簞食一

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時哉切爾而與  
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

也。朱晦庵註曰：木器也。淳嘔啤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渴，幾路也。乞，乞食也。人也不屑，不以爲恥也。言雖飢餓，而猶忍無食，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言此與不受嗟來之食，其義頗同。故引此。

以爲饕者謂餓之爲人害深矣見食而不食寧就死而不悔是惡禮之不足而不食也是則遇客亦有不爲餓止者矣

衍義云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久處

鈔莊子天運篇云蓬廬逆旅傳舍也不可

久停以仁博愛以義裁非何異假借塗路  
寄託止宿耶不可以久交體道化人人歸  
於道泱然長久豈可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衍義云列子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常有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此言無爲之用與道合真豈有盡耶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衍義云聖人之玄奧莫妙於權實

鈔唐杜天師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

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  
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略具四門  
第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  
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廉則  
道契心侈則過生因侈獲過自思復其廉  
矣此歛歛其心之權也性弱則德全性強  
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矣此伏性  
性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

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矣則狹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於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以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耳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

言用權之難也

衍義云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鈔周易坤卦之辭初六履霜堅冰至此言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所謂陰道初雖

柔順漸積著乃至堅剛

衍義云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

鈔史記云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欲為亂告諸弟子曰吾不忍父母之邦而受敵令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誰為使子貢請

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請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明霸業威矣吳王乃遣子貢之越子貢曰

今者吳說吾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勾踐頓首曰孤常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

堪國家疲弊此則報吳王之時也越王勾踐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

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今承其弊吳晉遂過於

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

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衍義云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

之虞君好實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

鈔淮南子主術訓之文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者按史記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皆無子好

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

昭公潘升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達

昭公潘升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達之太子生公子雍雍有寵於恭姬同掌食之官有內難外難此因官者豎刁以

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易牙既有寵於公為

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

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衛公子

其千乘之太子公子豎刁何如對曰自宮而臣事君也

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

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此謂易牙烹其子而要桓公也虞君好實而晉獻公

以璧馬釣之者按春秋僖公二年云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 荀息荀叔也 屈地生良馬 垂棘出美玉 故以爲名 四馬曰乘 自晉通虢 途出於虞 故假道於虞 猶外府長公曰 官之奇存焉 志臣也 奇虞對曰 官之奇之爲人也 儒而不能強諫 且少長於君 君暱之 雖諫將不聽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曰 虞君許之 且請先伐虢 厚賂以而欲 官之奇諫不聽 遂起軍滅下陽 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 官之奇諫公虞號之表也 號亡虞 必從之 晉不可啓寇 不可說一之謂 甚豈可再乎 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 虞公弗聽 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 號公醜奔京 師還 館于虞 遂襲虞 滅之 執虞公及其大夫 并伯以饗秦 穆姬 秦穆公女也 此謂晉獻公以璧馬而釣虞君也 胡王好音 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者 按史記 秦本紀云 秦穆公三十四年 戎王使由余於秦 由余其先晉人也 亡入戎 能晉言 聞繆公賢 故使由余觀秦 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

廖廖切也曰 孤聞鄰國有聖人 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賢寡人之害 將奈之何 內史廖曰 戎王處羣臣未聞中國之聲 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 爲由余請以疏其間 留而莫遣 以失其期 戎王恠之 必疑由余 君臣有間 乃可虜也 且戎王好樂 必怠於政 繆公曰 善 因與由余曲席而坐 傳器而食 問其地形 與其兵勢 盡察而後 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戎王受而說之 終年不還 於是秦乃歸由余 遂諫不聽 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 由余遂去 降秦 繆公以客禮禮之 問伐戎之形 三十七年 秦用由余謀 伐戎王 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 遂霸西戎 此謂秦穆公以女樂誘胡王也 故玄同引此以明歛張與奪之權也 若此 衍義云 莊子稱徐無鬼 見魏武侯 先相狗馬 然後勞君之神形 而結以政治 斯乃知者歛張之權也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 徐無鬼 姓徐 字之隱 因女商見魏武侯 之幸臣也 武侯文士也

武侯之子 爲武侯 勞之曰 先生病矣 苦於山林之勞 故乃肯見于寡人 徐無鬼曰 我則勞於君 君有何勞於我 君將盈嗜慾 長好惡 則性命之情 病焉 君將黜嗜慾 擊切好惡 則耳目病矣 我則勞君 君有何勞於我 武侯超然不對 少焉 徐無鬼曰 嘗語君 吾相狗也 下之質 執飽而已 是狸德也 中之質 若視日上之質 若亡其一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吾相馬 直者中繩 曲者中鈎 方者中矩 圓者中規 是國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 天下馬有成材 若卮 若失 若喪 其一是者 超軼絕塵 不知其所 武侯大悅 而笑 徐無鬼出 女商曰 先生獨何以說吾君 乎 吾所以說吾君者 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 切客說之 則以金版六微 音翻 金版六微 周書篇名也 又云文成虎豹 龍大是謂曰 望六微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 不可爲數 而吾君未嘗啓齒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 使吾君悅 若此 乎 徐無鬼曰 吾直告之 吾相狗馬耳 女商曰 若是乎 曰 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 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之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sup>切</sup>手<sup>音</sup>馳<sup>音</sup>之運<sup>音</sup>踉<sup>音</sup>位其空聞其足音楚然而喜矣又況乎昆

弟親戚之聲<sup>切</sup>欬<sup>切</sup>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言此者以武侯素好犬馬凡欲規諫必先投其

機然後以正理言之則必喜矣此亦歎張與奪之權也故玄同取以為說云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衍義云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

鈔莊子庚桑楚篇云幽車之獸介而辯山

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sup>音</sup>而失

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其斯之謂歟

衍義云此之謂獨化

鈔莊子在宥篇云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此言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主不謂至尊至貴也大宗師篇云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故云獨化

衍義云易曰巽以行權

鈔易繫辭曰巽以行權者順也言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以行權也

衍義云於魚得計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

親無所甚疎抱德傷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sup>音</sup>就<sup>音</sup>不<sup>音</sup>慕<sup>音</sup>

人故蟻棄知也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也既道仁義合于道不傷濡沫相忘

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斥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王莽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量八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衍義云道以無為為常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又云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

衍義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鈔莊子胠篋篇之辭此乃盜跖答其徒之

言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

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衍義云支離所為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支離所為者謂其德支折離散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之義也莊子人間世篇云支

離疏者順隱於臍肩高於項會撮<sup>音</sup>下<sup>音</sup>子

外切謂指天五管在上五管五兩髀音為脅挫鉞治緝往實切足以糊口鼓笑初

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石四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養其身終其天年何況支離其德者乎若能保其常名者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德不以德為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衍義云禮者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辨上下定貴賤

鈔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衍義云玉帛交馳威儀相答鈔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記中庸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夫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鍾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者也是知言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鍾鼓

者禮樂之末也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鼙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則至攘臂而仍之也

衍義云擊鼙曲拳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顏回曰擊鼙曲拳者人臣之禮也擊又手也鼙跪膝也曲拳折腰也

衍義云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

鈔禮記樂記篇之文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則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暗則有鬼神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

此為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衍義云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

鈔禮記篇之文此言禮以辨上下別親疎攘者攘除衣袂以出臂而相仍引施報之禮行於彼而彼不應則怒而相仍引也

衍義云一言之不離一拜之不中兩國為暴骨則攘臂而仍之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文公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楚子曰非爾所知也武王克商作頌曰緹萬邦屢豐年夫武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骨于野是不能禁暴矣

衍義云春秋時楚宣王朝諸侯我中備載又云至德之世實而不知以為忠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

忠當而不知以為信奮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賢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及以至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

鈔晉司馬昭之時三年樵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阮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璫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

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sup>却</sup>不為之禮會將去嵇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街之山濤為吏部郎舉

嵇康自代與濤書曰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鍾會因譖安康有盛名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舉此為證正所謂蕩而忘及以至國破身亡正

謂此也南史宋紀謝靈運陳郡陽夏人秘書郎謝琰之子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逸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

稱疾去職遂移疾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論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

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美流譽方明行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衍義云舉本經云道生一於物為精元氣

也元氣為道之子

鈔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陽之本為萬物之母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之為言其大矣哉一者元氣也能陰能陽而不屬於陰陽升王京金闕而不為清處

瓦甕茅辟而不為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之而資生制御有為則真宰出焉

衍義云謂之真君制御形軀謂之真宰鈔莊子齊物論之文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

而特不得其朕如是皆有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迥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也

衍義云侯王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君

鈔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國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以佐王者也萬乘之君君者王也天子也天子提封百萬賦六十四萬井出武馬百萬匹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



衍義云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

鈔無思不服者此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

云錫京武王辟靡禮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無思不服皇王武王泰哉武王

武王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成武王之德九中心

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泰哉者皇大也

今引此以證言萬國歡心而歸服者亦由

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為

天下正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

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衍義云列子載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

亡所寄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云杞國有人憂後于

杞周又封之今在陳留夏後子處丘縣今杞州地是也衍義中載之已備

不復重錄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衍義云稱孤者如左傳孤與二三臣悼心

失圖

鈔春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

諸侯落之奉承以來弗敗失墮而致諸

宗祧曰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

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鄭敖靈王

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

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

德言有康王大喪多不暇楚靈無信所以

不終也

衍義云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

例

鈔春秋隱公三年宋宣公捨其子與夷立

其弟穆公穆公有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

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以寡人為賢

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歿後先君若問與

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

人雖死亦無悔焉

衍義云稱不穀者若不穀惡其無成德之

例是也

鈔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有令狐之會晉

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

秦晉盟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詰秦伯

曰楚人惡君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晉

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皇天上帝

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以宣之以懲不

一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道德具經行義手鈔卷之十一

量九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衍義云易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

鈔勿經復卦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

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王弼注八則為

每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也故云

衍義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鈔周易繫辭之文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誠

其孰能與於此哉

衍義云仰觀于天俯察于地

鈔勿繫辭之文註欲能通天地之道仰

理及於天地之理思

衍義云五行有水及流全一而動善時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已全具於道經內道

冲章第四篇中意已全今不再錄大槩反

流全一者反流則與道合淵靜則能全一

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

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動則時若故云反流全一而動善時也

弱者道之用

衍義云指我亦勝我亦勝我風之行

乎太虛可謂弱矣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蛇謂風曰予動吾脊

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達達然起於北海

達達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

予達達然起於北海達達然入於南海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折大木蜚

大屋唯我能也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

以指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踏踏於風

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

衍義云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則

水之託於太虛可謂弱矣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告子曰性猶湍

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也湍者波流縈回之貌也

衍義云列子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

從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

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

天地安從生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

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

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

此明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衍義云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

鈔論語子罕篇九之文子曰語之而不情

者其回也與范氏註曰類子聞夫子之言

達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

衍義云如論語之可以語上語下者也

鈔論語雍也第六之文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言

中人以下之質驥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

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

亦終於下而已矣

衍義云若子夏出見於紛華威美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已

鈔史記禮書所載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威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人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衍義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鈔莊子盜跖與孔子所說之文盜跖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八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

衍義云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鈔莊子逍遙遊篇云宋人以章甫為貨章甫鄒魯之冠也越人者百越之人也其舊俗斷髮文身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衍義云和璞見遺於楚國

鈔和璞者姓下名和楚國人也居荆山之荆山在楚地出美玉下和得玉璞獻於楚王王怒遂刖下和左足楚王崩武王立又進武王曰昔誰先君又刖下和右足和抱玉泣於荆山武王崩成王立和將玉進之成王使人琢之果是美玉也玉價無估也

衍義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

鈔莊子曰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此文在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此言下士不識道之微妙也而大笑之使下士不笑不足以見真常之道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衍義云如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

鈔論語述而第七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衍義云良賈深藏若虛威德容貌若愚

鈔史記列傳周幽王時孔子適周嚴事老子而問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威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

衍義云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物先不為禍始感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衍義云漢陰丈人子然以真為己任而別乎世俗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

晉遇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畦口畦鑿遂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力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

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通蕩其名爲樸爲圖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存於智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着而不爲也子貢瞠然慙俯而不對行義云與物同波而和其光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切危蛇順以文切斯而同其波

是衛生之經也此言物波亦波和光混迹

同其波流至人無心合於玄道大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衍義云若九鼎瑚璉

鈔九鼎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曰

荆山瑚璉魯語公冶長篇之文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記曰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祭祀之器取以貴也故曰大器晚成

衍義云莊子曰美成在久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今無

勸成過度益也遷今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可改可不惧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衍義云渾淪一氣未相離散渾淪者一也一者太極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

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

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

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

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

物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

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衍義云天地氤氲萬物化生

鈔周易繫辭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無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

物感之變化精醇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衍義云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肅肅陰氣赫

也交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衍義云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

鈔夫心者乃神靈之府也故云靈府虛室生白之謂也

衍義云君子不動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文孟子曰我四

十不動心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亦孟子之特

之謂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此公孫丑問孟子之不動心

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間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衍義云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

鈔左傳春秋之文已於昔之得一章中載

之不復再錄

衍義云天道虧盈而益謙

鈔周易謙卦彖辭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

也

衍義云卑以自牧

鈔周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初六謙謙君子

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此言謙謙君子常以謙卑而自養其福也

衍義云養養富貴

鈔養養者繇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

餮食財曰饕餮食食曰饕此言食財求利以

為富貴豈不知聖人有言曰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

衍義云書曰滿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之文益賢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衍義云強秦以專制而滅

鈔廣聖義云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威

強兵天下莫敵至於土崩瓦解解曾不踰時

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立四十六

日項羽至斬之祚滅身亡以此觀之豈非

專制而滅乎

衍義云大漢以和順而昌

鈔大漢高祖劉邦彭城豐沛人也推賢用

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

生靈智士為之謀賢士為之轉用三傑而

成帝業約三章而安疲民有長者大度之

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豈非和

順而昌乎內引三傑者運籌帷幄之中決

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子房連百

萬中給食不之吾不如蕭何此三人者人

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三章

者秦二世十一月沛公召諸將父老

陳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諸將約先

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

三章耳教人者死傷人及盜賊罪無

老除去年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衍義云子路好勇拜善射暴虎馭虎不得

其死焉

鈔子路好勇不得其死此論語公治長第

五之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

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子路聞而喜以夫子之與已而

不知其實意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拜善射者非乃有窮氏

之國君力能善射暴虎馭虎有勇力陸地

能行舟已於三十三章中載之不復再錄

以此垂戒耳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量子

五峯清安述士王中正集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衍義云水之涸洑流注

鈔涸洑流注者列子黃帝篇九潘注云有涸激流止之異已於道經道冲章第四載之不復重錄

無有入於無間

衍義云透金貫石

鈔列子周穆王篇之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衍義云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云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而厚地上際逮乎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

衍義云若列子載趙襄子率徒十萬

鈔列子黃帝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衍義云聖人觀天道之自然

鈔黃帝陰符經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衍義云正容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

鈔莊子田子方篇云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

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子之師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滑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

衍義云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則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文子精神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窕冥冥不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淮南鴻烈解主術訓篇云江

暗乎獄理詔能得人師曠輟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淮南鴻烈解主術訓篇云難禁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

見聖人之所以為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衍義引此以證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豈虛言哉

衍義云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

鈔九流者漢志云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耳九家者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兵家百氏者六經正吏之外自為述作自周以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侔於六經皆目

之為子為論為記為書或以姓氏為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孫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烈魏朗仕嘏裴玄蘇孝傳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并子符朗孫武沆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者舊記法訓五教葛荒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志緯通語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析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奧義或採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

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旨然有或為或作乍弛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為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躅玄元矣

###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衍義云身為實而名為實名者實之實捨實取實是謂倒置

鈔列子楊朱篇云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棄其名者澤其宗族利其鄉黨況子孫乎

衍義云若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鈔鮑焦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本而死

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抱本而死世世深而守節操操操操之謂曰吾食不臣天子不交諸侯子貢過之謂曰吾聞非其美者不食其子行其者不受其

利令其子獲其地其利其可乎哉其曰古  
聞康上重連而輕遠實人易也而利死因  
立枯焉介子推者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  
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云抱木而燔  
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後母寵姬之難  
重耳欲數措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  
出奔他國在路遇乞子推乃自割其股肉  
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為文公封其從  
者連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于營門  
然而進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綿  
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其山庶幾  
走出火至不避今取二子徒守其名累其  
實者也

○  
衍義云富者苦身疾作貴者夜以繼日思  
慮營營

鈔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  
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  
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愛以懼其為  
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  
不能盡用其為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  
與憂俱生壽者慘慘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其為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  
名徇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今取以  
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衍義云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貪夫之所殉  
者貨也

○  
鈔莊子駢拇篇云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實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  
衍義云伯夷死於首陽之下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伯夷死於首陽之下  
已於天下皆知章第二詳悉具載不復再  
錄

○  
衍義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盜跖者柳下惠之從  
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  
東陵者山名也又云即太山也在濟州界  
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  
衍義云蒙莊固辭於楚相寧為曳尾之龜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  
使大夫二人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  
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  
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矣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  
衍義云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

鈔張氏家傳云天師姓張名道陵字輔漢  
留侯六代孫也性沉默好古博極經史兼

明星氣圖緯之學賤人之急不擇親戚名

動朝野漢章帝下詔召為諫議大夫不就

喟然謂弟子曰人上壽百歲瞻息問爾父

母妻子雖至愛豈能長保哉且吾身尚非

吾有況其外之貴富耶吾聞上世軒轅喬

松得道登天遊於無窮此吾師也吾將棄

世絕累而學之請與爾等自此決矣於是

羣弟子愴然辭歸獨王長請從天師憐其

志及留侍遂入潛衡至嵩陽授黃帝九鼎

丹經於神人已而訪西城山築壇朝真以



鍊九丹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遣雲輿迎之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年一百二十三歲天寶七年封天師僖宗中和四年又封三清扶教大法師宋朝封三天輔元大法師靜應真君

衍義云如莊子載原憲居魯環堵之室鈔莊子讓王篇原憲孔子弟子姓名思字憲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奢華義中載之全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北史載魏明太后幸綰藏鈔北史魏明太后臨幸綰藏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五峰清安逸士王正集

量一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衍義云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乃為五帝之盛

帝之盛

鈔論語泰伯第八云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自視缺然此莊子逍遙篇云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先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衍義云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是為萬世之師

鈔孟子萬章章句下云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條理者猶言緒也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不居其聖者此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曰然則夫子既聖矣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衍義云柳下惠以直道事人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為士師魯之大也名展禽士師職官也出達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衍義云雕刻衆形而不為巧

鈔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豈有楮葉者而為巧乎

衍義云列子載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義中已詳

衍義云若梓慶削木為鐻梓慶魯大匠也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義中已全

衍義云不飾小說

鈔小說者流蓋出樞官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者之所以造也其書十五家百十三篇

衍義云故夫子謂予欲無言謂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衍義云出衣締絡

鈔論語鄉黨第十篇之文當暑袗絺綌

也葛之精者曰絺必表而出之謂先暑衣衣絺者曰絺必表而出之謂先暑衣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

欲得

衍義云致荷校之凶

鈔易下繫辭之文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

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凶

衍義云若齊人之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

也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昔齊人有欲金者清

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金而

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

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此言嗜

欲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

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

者不聞雷霆之聲蓋有意所欲而形有所

忘可不慎歟

衍義云春秋魯桓公十年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周末知襄子請地於韓康子

鈔春秋所載義中已全不必重書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衍義云昔漢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冲相

善

鈔此文義中載之已全不必重錄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衍義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求之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矣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無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忠則和不容而仁可得

衍義云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

鈔楊子法言問神篇之文云神在所潛而

已矣即心是神天神神明日月運行天之神也

照知四方天之神明可以天精天粹乾剛正純粹萬物作類各有其類人心其神矣

乎在天地為神在人為操則存舍則亡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衍義云兩暘時若

鈔尚書洪範篇之文云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此言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

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  
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  
應之自然之理也

衍義云星宿錯度

鈔廣義云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  
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所以順天之道也星宿錯度乃靈寶  
度人經云星宿錯度日月失昏亦當修齋  
行香誦經

衍義云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周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  
順應而不違也在天時之後而

行事則奉順於天  
道而不違者也

今人若能如是者不假

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衍義云堯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舜之明  
於人倫察於庶物可謂知天下矣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烈風雷雨舜之弗迷可謂見  
天道矣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鈔史記本紀云堯法曰翼善放勳曰號  
傳聖曰堯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當而不驕貴而不舒立七十年得舜二

十年老令舜攝天子位政薦之於天堯避  
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三年之喪畢舜踐天

子位又引舜明于人倫察於庶物此是孟  
子離婁章句下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惟天為大是魯論

秦伯篇之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

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烈  
風雷雨舜之弗迷者此舜典之文曰若稽  
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誠信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使舜

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夫何為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此是論語衛靈公第

十五篇之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當食而思

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此乃孟

子離婁章句上云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是以如是其急也愛其親  
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者

此乃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惠王  
之辭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此皆以身觀身以

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

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此言  
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為自然之道以化  
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  
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

為而成者以此

衍義云春秋鄭莊公之伐大叔段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必重錄

為學日登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登為道日損

衍義云如垂首刺股映雪聚螢之類

鈔垂首者楚國先賢傳云孫敬字文寶恒

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後為

巨儒帝徵不就刺股者史記云蘇秦者東

周雒陽人也師鬼谷先生遊學數歲大困

而歸兄弟嫂妹妻妾切皆笑之秦聞之而

自慚乃閉室不出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讀之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後說

趙趙用之遂佩六國相印縱橫天下矣

映雪者昔孫康家貧苦學無錢沽油常映

雪讀書後至御史大夫聚螢者宋車胤字

武子亦家貧苦學夜以絳紗囊盛數十螢

火蟲照書而讀之其勤學如此亦成大儒

矣夫為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知道修功

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達功而去執以

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

是數子者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勞心

苦志博學溺心則必至於終矣

衍義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鈔尚書說命下之辭云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言遜

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

以受人勸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

源乎其來矣

衍義云以博溺心以文減質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

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減質博溺心不

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

心之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

去文方會無為之美也

衍義云故易之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鈔益卦之辭必須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

後萬物皆益故曰風雷益也遷謂遷徙慕

尚改謂改更遷止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衍義云損之大象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

窒慾

鈔損卦之辭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

忿窒慾注言大之情慾虛物而動境有

窒者閉其將來忿慾皆有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衍義云秦兼并六國

鈔秦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始皇立之二

十六年滅六國併天下自稱始皇帝并滅

六國燕齊楚魏并韓趙戰國之時謾曰雄

秦有始皇與伯業一施衡策便亡蹤是也

衍義云廢井田開阡陌除直道建阿房築

長城修五嶺

鈔井田者按史記穀梁傳註云古者三百

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而公田

居其一焉廢井田開阡陌者十九年自秦

孝公任商鞅變井田為阡陌於始有兼井

之患今即秦法也十二年為田開阡陌十

四年廢井田開阡陌收賦稅也除直道者

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

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

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

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建阿房注言

為房也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

南山之顛以為闕工未完卒為項羽所焚  
築長城者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使

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  
乃遣將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  
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

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莫侯切萬餘里威

振匈奴五嶺者大庾嶺始安嶺臨賀嶺桂

陽嶺揭陽嶺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

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衍義云項氏之攻破函谷燒秦宮收寶貨

殺子嬰廢義帝

鈔項氏者楚項籍字羽卞相人秦二世三

年為天下主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是

歲攻破函谷關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

火三月不滅收其實貨婦女而東秦民大

失望羽起兵凡八年與沛公爭天下卒敗

垓下以首受王霸天下定於漢廢義帝二

世二年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其布也等

擊義帝殺之江中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

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項羽為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量主

五 奉清安逸七 正守正 集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衍義云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

迎

鈔莊子應帝王篇云無為名尸無為謀府

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

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

物而不傷

衍義云昔秦穆公嘗出而亡其千里馬

鈔乃左傳之文義中載之不復再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衍義云皆有饋生魚於鄭子產者

鈔孟子萬章上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

再錄又引恂恂然適其志氣此乃論語鄉

黨篇之文大意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

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衍義云原始及終故知生死之說

鈔周易上繫之辭云故能彌綸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此言以易道仰觀俯察則知無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言用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及復事物之終末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知死生之說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衍義云凡以九竅四支或以三業十惡

鈔韓非曰十有三者九竅四支是也謂兩

耳兩目鼻有二竅并口及下二漏共為九

竅兩手兩足故曰四支河上公亦同此說

又以三業十惡為說者三業謂身口意也

十惡謂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犯上逆

亂五毀謗經法六呪咀瞞昧七陰謀恨妬

八鬪亂兩舌九破齋犯戒十觸汗壇場孫

登解云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

理者眾故安生之徒十分之中順理者三

爾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理者逆

理者多故得死之中順命者三爾又唐明

皇疏亦同此說廣聖義云將生不以為樂

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當其生不以利

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其淡默順

其沖和則神守其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

心寂於志靜定其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

生自延矣不求於進道道自進矣此杜天

師之所論也竊謂如此保生之人又豈止

十中有三人爾雖千百人中無一二人也

由是論之不亦鮮乎

衍義云安時處順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且夫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

之所謂懸解也懸解者無係著之貌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衍義云過求養生之物太厚以致死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養生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衍義云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

之

鈔莊子山木篇之文方舟

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楫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

不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

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

之

衍義云若仙傳劉嵩

鈔在神仙列傳中所載義中已備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衍義云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毛羽者不

得不鱗介毛羽

鈔孔子家語中五帝第二十四章中之辭

此孔子答子貢之言孔子曰然吾昔聞諸  
老聃亦如汝之言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  
之人柔墟土之人太沙土之人細息土之  
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  
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食木者多力而  
不治血氣不治而多力食草者善  
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蟻食肉者勇毅而  
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明不  
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  
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裸蟲三百  
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  
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  
必順理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壽焉  
衍義云以至少壯老死不得不少壯老死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黃帝曰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  
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  
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  
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  
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  
於少壯間失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  
其極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衍義云莊子所謂真君又引莊子所謂真  
宰是也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不知其所為使若有  
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其迹相為君臣乎其  
有真君存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公侯伯子男之例  
鈔周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也先王  
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亦有五  
等而兼王焉人之處世上以君其不有材  
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  
貴而此尊貴乃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  
為物所尊德以畜萬物為物所貴生生而  
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而不窮故成  
物之功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

衍義云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修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  
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今孟子以仁義忠信為天  
爵況道之與德又在仁義忠信之上故云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莊子鈞於濮水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濮水名屬東郡今濮  
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知莊生賢  
達屈為卿輔發使命先述其意願以國境  
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之也  
義中已備不必重錄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衍義云退藏於密可謂深遠  
鈔易繫辭之文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  
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原夫孔聖言退藏於密者謂古之聰明叡知之聖人莫不以此易道并著之神卦之知洗其心含養其德退藏於密而不顯其跡也豈非玄德耶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 衍義云六根各有所悅

鈔六根者太極左仙翁懺法言受身生身煩惱纏縛皆由三業為有六根一眼根二耳根三鼻根四舌根五身根六意根所謂諸根皆生諸業故曰六根猶如草木生諸

花實展轉相生

衍義云黃帝問道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鈔莊子在宥篇云義中載之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是謂有兌有兌而心出則交物若

塞其兌而不通則心不出矣

鈔易說卦云悅言乎兌兌為澤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又以兌為目為門為口亦以戒其閉絕禍患爾夫此禍患之門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安國理矣

○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衍義云五欲之門既開六塵之事得清心神內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云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鼻欲聞香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六塵之事者此玉皇本行集經上章之辭云爾時玉帝出大妙音普告十方諸天聖眾汝等諦聽此諸罪輩曠劫以來縱無明性造十惡業六塵徧染三業縈纏肆意任心曾無覺悟陰罪陽過日積月深六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塵也此諸罪輩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遂為六塵之所徧染三業之所縈纏此皆過失之類是也

衍義云若宋朝有張寶者

鈔張寶者成都人也慕華陽縣尉之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衍義云此蓋缺之所以問王倪曰子知物

之所同是乎

鈔莊子齊物論篇之文云蓋缺王倪之弟子王倪答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

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

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耶

○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衍義云若澹臺滅明之行不由徑

鈔論語雅也第六篇之辭云子游

子曰為武城宰下也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也

○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衍義云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

房皆是也



冒色女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大勲禾集又引楚之章華者春

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  
落之落者祭也此胡曾詠史詩云茫茫衰草沒

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秦之阿房者詠史詩云

新建阿房壁未乾沛公兵已入長安帝王

苦竭生人力大業沙崩固不難此言在上  
之人不顧根本從事榮華殆幾傷本豈是

持久之道

衍義云峻宇雕墻

鈔尚書五子之歌

荒酣酒嗜音峻字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  
衍義云田萊多荒此詩人所以刺幽王也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  
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  
君子思古焉

服文采帶利劍屬食食具貨有餘是謂盜諒  
非道也哉

衍義云服文采若隋煬帝剪采爲花以御  
龍舟也

鈔隋煬帝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苑周二

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

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有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

樹彫落則剪采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采爲荷菱芰芡色淪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

以教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

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

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

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

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番客乘之

所用披士八百餘人皆以金線爲袴衛兵  
所乘又千數艘舳舻相接二百餘里騎兵

食多者一州至百輿極水陸珍奇後宮厭

飫將發之際多果埋之  
衍義云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崇

作錦步障五十里

鈞晉書石崇字季倫性豪華時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闔富後因綠珠被誅詣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爾刑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崇不

能答

衍義云後漢馬廖上疏以爲城中好大袖

鈔後漢章帝建初元年改正移風必有其  
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痍楚王好

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

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衍義云帶利劍如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

鈔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劍有二狀

一曰干將二曰莫耶

前傳所載同此

衍義云趙文王喜劍士劍士夾門三千餘

人

鈔莊子說劍篇云昔趙文王

趙惠文王也名何武趙靈

王之喜劍劍客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

相擊於前死傷者數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表諸侯謀之

衍義云若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

處

鈔晉武帝時宰相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

猶云無下箸之處蒸餅非十字裂不食當

時衍義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宜諛諂

公力與實爽曰謬怙亂肆行曰醜

衍義云商紂之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鈔商紂積而不散盈而不知滿尚書武成

周武王克商於是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五

五華清安逸士王正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衍義云先固其根本而營其標枝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至德之世不尚賢

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此言上既無

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善以道懷抱民者則百姓歸附而

不脫離也

鈔衍義取善以道懷抱民者若太王者可

謂有道之君也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可

謂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故曰善抱者不

脫

衍義云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

而不脫失也

鈔抱元守一者莊子在宥篇云廣成子曰

來吾語汝至道又云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

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是故衍義

引其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若廣成子者可謂善以道抱元守一者也至於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可謂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衍義云若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不得免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云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蓋周之歷世至于文武成康皆懷道抱德之君遂至于子孫相繼三十七代歷年八百六十七載其事祚綿遠祭祀不絕也如此

衍義云雖繼毀廟之主后稷文王郊祀之祀不輟止也

鈔史記孔子在齊舍於外館齊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王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

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重峻與馬奢侈而弗可厭也故天殃所宜加

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必罰其廟也孔子曰蓋為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美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衍義云親戚和睦事業修治

鈔尚書克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註云克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言克親謂高祖之父已子孫皆共為九族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張氏解曰言克明俊德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治之序也

衍義云積善之餘慶及來世

鈔易坤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言治國治家者可不鑒哉

衍義云萬寶豐熟

鈔莊子庚桑楚子曰弟子何以異於子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衍義云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所謂土宜以治國家也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

鈔易觀卦九五爻辭也云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鮑先生解云夫此九五履巽居尊柔剛得位體柔順以成德用中正以省民爲大觀之主者也然下之隨上若影之應形民之從君猶泥之在鈞示之以惡則惡著率之以善則善興化自一身儀刑四海欲監我德先觀其民君子風行已則無咎是故取此觀卦九五爻辭以證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其觀以上五觀之法并觀天下之民而知之也

合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衍義云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也惠子謂莊子曰人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衍義云略然似喪其偶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此言至人嗒

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物莫得而傷也

衍義云其和不同於物孰能害之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也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山中

日一作藉藉於燔林翁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

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惟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

也問其道而與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

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

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

物無得而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剝心去智

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

子矣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悅

衍義云若春秋楚閻伯比涇於却子之女生子文

鈔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義中載之已備不

復重錄

衍義云若詩云后稷之生於姜嫄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呱矣

鈔毛詩大雅生民尊祖后稷生於姜嫄文

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誕寘之

陞一作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

矣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

之至一作日號而嗷不啁和之至

衍義云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

以喉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古之真人其寢

不寧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內息

真人之息以踵足根衆人之息以喉口

也

以喉為聲屈服者其噬音若蛙  
如蛙之中恒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行義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

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起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引以直養之則亦至矣此亦公孫丑之文也孟子答公孫丑之辭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程子曰天一人一也更不分割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焉

衍義云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鈔尚書伊訓篇云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衍義云道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

太極五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六之

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

古而不爲老已於道經有物混成章載之不復重錄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衍義云故孔聖欲無言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篇云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孟子豈好辯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衍義云正容以悟物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

之此已道經第八章載之已詳

衍義云目擊道存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仲尼見之而不言子

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

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亦不可以容聲矣

衍義云無爲謂三問而三不答

鈔莊子知北遊之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

上登隱奔之丘而適遺無爲謂焉知謂無

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

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

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

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矣予

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

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

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役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彼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也

衍義云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文蓋缺問於王倪四

問而四不知蓋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之乎

衍義云且識音者口不能傳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之文云師曠之聰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者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此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而五

音之內微妙清暢之音非得之於心應之

於手者孰得而傳之哉

衍義云斲輪者口不能言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桓公齊桓公讀書

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

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

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

下貴

衍義云若禦寇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居鄭國四十

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衍義云若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

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之文云齊宣王他

日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六斛四斗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盡謂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

然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

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衍義云若孟子言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云孟子曰欲貴

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

能賤之莊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之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衍義云漢文帝聞河上公結草爲菴于河

之濱

鈔左傳本紀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五華清女道士王守正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衍義云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鈔孟子離婁上章文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則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衍義云三略九奇靜難息寇武之功也

鈔三略者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黃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必為帝王之師亦機鈴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克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國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威表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三略則能全功保身九奇者黃帝因井田以制兵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間地虛其中大將居焉諸葛孔明推演其法陣

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遠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央則兩頭俱應此桓溫為常山蛇勢也大凡兵法多尚奇變自一至九如循環無端不可終窮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衍義云若秦法偶語者棄市

鈔通鑑云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

云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衍義云唐武后開告密之門人皆重足屏

息莫敢交言道路以目

鈔唐武后光宅元年三月太后置銅匭受

密奏銅匭為匱其器一室四隅可入不可出太后自徐敬業

之反疑天下多圖已又自以父事國事內行

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

威之乃威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

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

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衍義云則必有機心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子貢南遊於楚過

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

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子水若抽

數如沃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

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衍義云謂刻鏤彫琢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覆載天地刻彫衆

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衍義云若紂王之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

之類

鈔尚書泰誓下云武王曰今商王受作威殺戮毒誦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耗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衍義云小則盜鈎而大至於竊國矣若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

鈔莊子胠篋篇云何以知其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然而田成子陳恒也大夫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敗非

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衍義云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以弭盜鈔通鑑秦二世二年冬二世數誚讓李斯

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聖

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忠雖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

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

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力商然行慈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多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衍義云漢武帝以張湯趙禹定律令

鈔通鑑漢武帝建元五年上以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今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出張傳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

用法益刻自此始出趙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衍義云若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示天民之阜

鈔楊子問道篇之辭云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阜富也垂衣拱手於巖廊之上而視天民之自阜也

衍義云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垂衣拱手而天下治

鈔毛詩大雅皇矣篇之辭云帝謂文王予懷民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衍義云若曹參為漢相惠帝怪其不治事鈔漢書傳中之言義中引之已備不復重

錄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衍義云福隱於禍中者若列子載宋人有

好行仁義

鈔列子說符篇中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禍藏於福中者若列子載虛氏梁之富人也



鈔列子說符篇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衍義云書曰直而溫

鈔尚書皋陶謨之辭云皋陶曰都亦行有

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載采采禹曰何

皋陶曰寬而慄柔而立恭而敬而

謹亂而敬亂者治也擾而毅擾者治也強

直而溫溫者易也簡而廉簡者易也剛而塞剛者健也強

而義好義彰厥有常吉哉彰者著也成德

著明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

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

以有國

衍義云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之辭註存謂操而不害事則事不害事則事不害事則事不

衍義云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痛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霞不礙其視雷震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

衍義云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顏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昔庚桑子姓庚名楚

子居羽山之顏山名在魯地義中引之已全不

復重錄

治大國章第六十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衍義云鳥獸魚鱉至於咸若則鬼神亦莫

不寧

鈔尚書伊訓戒太甲嗣王之辭也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

神亦莫不寧寧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

弗率不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造攻自鳴條鳴條夏所宅也朕哉自毫此言

衍義云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

萃鈔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

鈔春秋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至昭公

七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之子良止伯有之子立二人為乃止子大夫

名游吉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始化也既

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強官若高

之精多則魂強取物是以有精至於神明

所以養此精至於神養此精至於神明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依憑於人以為淫

厲況良霄伯有之名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

孫子耳之子從政三世矣而三世執其政

柄能為鬼不亦宜乎

衍義云唐武后時武三思買二妻

鈔左傳所載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衍義云若民皆極抱其子而至者也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辭云樊遲請學稼

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皆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衍義云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對曰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之辭云孟子對曰

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

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

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文王事昆夷毛詩大雅無王之王之與本由

小事大故大王周祖大事種

此梁惠王章句下云滕文公問曰滕小國

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

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

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

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

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又引勾踐事吳勾踐越王之

名事見國語史記云子貢說越王勾踐曰

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重寶而悅其心卑辭

以尊其禮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

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

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

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惡人之眾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

踐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故大國者宜為下

衍義云小國贊貢賦

鈔執贊也周禮云以禽作六執以等諸臣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

執鵷之易工商執鷄

衍義云春秋魯文公三年公如晉

鈔魯文公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

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云取

叔以公降拜謝其見君子樂且有儀莊

國敢不慎儀君貶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

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辭

登成拜供還上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云

衍義云襄公元年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

左氏以禮也

鈔春秋襄公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

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也大國聘焉大事也以繼好結信誅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墨三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衍義云萬物資始

鈔易經乾卦彖辭云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彖者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為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元也乾是卦名乾元者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衍義云立天子置三公

鈔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君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曰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故天子乃有三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

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傳天子以德義若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保倚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之失職也

衍義云兩君相見皆有贊幣之禮

鈔周禮之文以六禽為贊幣作兩君相見

之禮已具於六十一章今不重錄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伐鄭及滑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韋也先

牛十二乘四韋先韋牛也古者將犒師曰

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

腆腆厚也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

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因

有備焉

衍義云孟子曰齊人其有以仁義與王言者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孟子答公孫丑之辭云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敗師於殽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遠遼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國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衍義云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鈔尚書五子歌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夫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禦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上人者奈何不敬予者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禍大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夫三夫之言所失衆也民心怨皆並持其影著而後知之當於未發之時而圖之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衍義云晉解楊無二命魯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

鈔晉解楊無二命者春秋晉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用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切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命下臣獲考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魯仲由無宿諾者此論語顏淵第十二云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此以見子路由字仲之所以取信於人也由其養之有素故古今稱美之也

衍義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

鈔劉子後信篇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而請盟齊侯不信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

句者故出師義中已備不復重錄註須句而則約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衍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詩人所以

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

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重

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好滋興而求豐實之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陛下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近歲以來恩好惡咸衆善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毀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千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幾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侵晨而出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使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

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治屈已從人云頃年以來傲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諫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放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間罪遐而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離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顧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運送之步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衍義云外謂金玉珠寶之類鈔千字文註云金生麗水麗水者在益州

永昌郡中有金往往浮出也皆爲上金玉出崑崗南楚荆山崑崗谷中出美玉珠者或稱夜光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寶者金玉珍異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古今之所貴皆曰寶焉此世俗之所寶越分而求傷生害性不若得道之君以賢爲寶修真之士惟道是寶不營爲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爾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禍

衍義云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云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其上矣網小而

而射謂之弋弩牙名曰機釣餌網罟皆

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也鈞釣釣也鉤魚

解則格則格所以羅落且罟上音浮之智

多則獸亂於澤矣羅謂之羅罟謂之罟

也智詐漸毒切戶結滑切八堅白解垢垢由泥  
之同異之智多則俗感於辯矣西華法師  
詐偽也詐偽也夫骨精堅白之智謂滑骨精也辯垢  
諒有虧故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智蓋  
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

衍義云若漢明帝性褊察

鈔漢書所載漢明帝性褊察衍義載之已  
詳不復重錄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衍義云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

鈔易謙卦彖辭云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  
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衍義云但聖人知滿必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篇之辭云三旬苗民逆命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又引撝謙退讓此六四  
無不利撝謙言指撝皆謙者以不違法則  
動合於理故無所不利也

衍義云若莊子載魯哀公問於仲尼曰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義中已全不復重  
錄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衍義云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鈔尚書大禹謨之辭云帝曰帝來禹降降水  
也洪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  
終陟元后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五舉清安進士王守正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為天下先

衍義云大禹修身以克儉為賢文王為治  
以節儉為化

鈔尚書大禹謨云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  
汝賢又引文王以節儉為化云此毛詩國  
風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

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書曰  
恭儉惟德此乃尚書周官篇之辭云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

成器長

衍義云孟子曰仁者無敵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惠王之  
辭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衍義云帝舜性仁刑為四罪之誅

鈔帝舜性仁者此孟子盡心上云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四罪者此尚書

舜典篇云流共工于幽州流遠之遠去放

驩兜于崇山放置之于此竄三苗于三危

竄則無迹也殛鯀于羽山殛則拘囚四罪而

天下咸服

衍義云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

鈔尚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遘聲色不殖貨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陽詒云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衍義云文王親民如傷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禹惡旨酒

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親民如

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衍義云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答齊宣王曰

是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怒號

也謂密人侵阮祖共之衆也遏按止也徂往

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

衍義云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鈔尚書太甲上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

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啓迪後人無越厥

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衍義云若文帝罷露臺身衣絺以敦朴

為天下先

鈔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

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

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絺絺所幸夫人

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朴為天下先

衍義云太宗欲營殿鑒秦而止衣無錦繡

而公私富給

鈔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之

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

曰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

之強云云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

衆離陛下合鑒之云云所以作役宜即停之

今捨其惠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衍義云則致過涉滅頂之凶矣

鈔周易大過兇上巽而悅行以此濟難難

乃濟也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往處大過

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衍義云若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

於輔氏

鈔宣公十五年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戒用兵者五章第三十章云不以

兵強天下第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

之器第五十七章云以奇用兵第六十九



章云用兵有言第七十六章云兵強則不勝戒殺者一章第七十二章云勇於敵則殺戒奢崇儉者三章第二十九章云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六十七章云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第五十九章云治人事天莫若嗇戒柔弱不爭者十五章第三章云弱其志強其骨第四十章云弱者道之用第五十五章云骨弱筋柔而握固第三十六章云柔弱勝剛強第七十六章云人之生也柔弱第七十八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第三十九章云自謂私寡不殺第五十二章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第六十六章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第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第六十八章云善勝敵者不爭第八章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第二十二章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八十一章云為而不爭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衍義云若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仲尼之楚楚王觴之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矣宋之管官市南宜僚弄丸宜僚楚之勇

殺今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宜僚者孫

叔教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尹甚有賢德

者也郢楚都也叔教高執遠逃執羽而自

得遠使不使明二子有此功也

衍義云若湯放桀武王伐紂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

鈔尚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地名

有巢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

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孟子梁惠

王下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

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衍義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

鈔孟子離婁上云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

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衍義云史記載魏使客將軍新垣衍入邯

鄲義中已詳不復重錄又云若周穆王之

命君牙作股肱心膂

鈔尚書君牙篇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

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

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水今命爾予翼

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衍義云漢書載高祖王漢中

鈔漢書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也

衍義云若魏吳起為將

鈔史記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衍義云班師整旅

鈔尚書大禹謨云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

拜昌言曰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莊還也孫整也乃莊師於有苗之國而孫旅於宋師也

衍義云兵者五兵戈矛之屬

鈔五兵者一弓二矢音殊詩云三矛四戈

五戟音殊詩云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衍義云輕敵者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北門義中

已備不錄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衍義云孟子曰道若大路然人豈難知哉

鈔孟子告子章句下云孟子答曹交之辭

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言道不難知若第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衍義云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

鈔莊子田子方篇中之文義中已全不復

錄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衍義云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

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

無為謂不答非不答不答也

衍義云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云孔子說不是我

衍義云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泰清以之言也問乎

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

孰是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不知合理故深矣而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夫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

不已知也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君子學以為已不求人知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若莊子載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太威至

衍義云有威可畏之謂威

鈔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

子見令尹圉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

君矣將有他志行步不常公曰子何以知

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

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可畏

有儀可象謂之威儀君有君之威儀其巨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

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衍義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

人言

鈔論語季氏第十六云孔子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

厭

衍義云心者神之舍

鈔莊子知北遊之辭蓄缺問道乎披衣

王倪之弟子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

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衍義云夫惟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鈔西昇經戒示章之文也太上為尹真人

傳經既終將昇太微於是重語真人曰除

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此吾道

之要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衍義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齊物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鈔莊子列禦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衍義云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

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

故術不可不慎也註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鄰里人之死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鈔孟子離婁上云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

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道有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殺而已天

者理勢之當然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

來綽然而善謀

衍義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子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顏子為孔門之高第仁德之大賢而夭其壽

鈔論語雅也第六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

或云三十二而亡  
莊子云十八而亡

衍義云盜跖為東陵之賊夫侵暴之元惡而克保天年

鈔莊子盜跖篇東陵地名盜跖即丁也漢書

云跖秦之大盜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九

千餘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驅人牛馬取

人婦女萬民苦之

衍義云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又引唐末

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此兩節事目義中

載之全備不復重錄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衍義云夫人生而靜天之性

鈔禮記樂記之文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

物而動性之欲此言人之厥初稟受天真

自然之性本來清淨一無所染自此以後

性天一動情實交攻心有所欲性有所染

則天真自然之性鬱閉而不能現矣

衍義云政煩刑重民無所指手足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大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

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常有司殺者殺

衍義云若舜之四凶周公之管蔡是也

鈔尚書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又引周公之於管蔡者尚書金

縢篇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也武王第蔡叔變害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語如水之流自後而至也

衍義云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

紀過而主死

鈔三元經中所載南宮丹錄賞善司生北

宮黑簿紀過主死有此四星鑒人之善惡

察其重輕以懲勸之使世人修善戒惡其

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鑒之甚

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疎而不漏違天反

道何逃其辜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天斲斷夫代天斲

斷希有不傷其手矣

衍義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鈔尚書皋陶謨第四註天討有罪之人則

善刑實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加勉而不可怠者也

衍義云齊人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

有諸

鈔孟子公孫丑下沈同問燕可伐與義中

已載不復重錄

衍義云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

鈔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等因四族

之徒入楚殺公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

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今乎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報我耶

衍義云秦妻痛天下固不足道

鈔通鑑司馬光云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人臣

之義雖無罪見誅守死不<sub>二</sub>斯亦足稱也

衍義云以疑似而殺李君羨

鈔通鑑貞觀二十二年初武衛將軍武連

縣公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晝見太史

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

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

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

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

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

後出為華州刺史殺之

衍義云以猜忌而殺王景文

鈔宋明帝泰豫元年上疾篤慮晏駕之後

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

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賜景文死手勅

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景

文奉勅賜死遂飲藥而卒以猜忌殺之

衍義云漢唐諸賢謀誅官豎官豎之罪誠

大矣

鈔東漢書詳節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董

卓謀誅宦官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

無虞<sub>無虞即鹿從禽也</sub>諺有掩目捕雀夫微

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

詐立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言

進意狐疑後入為張讓梁穆等斬之唐書

詳節宦人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唐代宗

遷驃騎大將軍廣德初太常博士柳伋上

疏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官豎雖

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社獨斬元振

首馳告天下疏聞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

流溱州死夫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

猶蹈一轍官豎之禍或乘兵權或恃寵倖

豎禍之基誅之不可勝誅然非天所廢人

欲誅之

衍義云楚漢之戰

鈔通鑑高祖四年刪微曰今楚漢分爭使

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衍義云五季之亂其所誅夷屠滅者十室

而九

鈔通鑑詳節胡氏云五季之亂所謂江海

橫流之勢以臣弑君以子弑父誅殺無辜

流血成川僵尸蔽野是皆人欲殺之不免

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衍義云袁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

之何

鈔論語顏淵第十二有若對袁公之辭有

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sub>徹通也什一之法通也</sub>義中已全不復

重錄

衍義云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

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

君子思古焉

衍義云魏君重欽而碩鼠之詩作

鈔毛詩國風碩鼠刺重欽也國人刺其君重欽蠶食於民不脩其政食而畏人若大鼠也

衍義云若唐德宗改於新店義中已備不

復重錄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衍義云上有擊鮮玉食之厭

鈔列子周穆王事化人月月獻王衣且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王衣玉食猶言其珍美而已矣

衍義云漢武帝以法制御下

鈔漢紀所載義中已全不錄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衍義云致有蹈水火而不懼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云子曰民之於仁

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又引逆白刃而不驚者此

中庸之辭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

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衍義云若莊子論大王居郊狄人侵之

鈔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郊狄人攻

之亶父王季之父文王祖也狄人發也事之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

不忍也子皆勉居焉為吾臣與為狄人臣

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策初華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

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事生矣

能事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生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

衍義云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

欲音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也義中詳不復

錄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衍義云若王莽遣王邑王尋定山東

鈔前漢列傳第六十九王莽字巨君孝元

皇后弟之子也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

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

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

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

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

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

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也

非人力之所能致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

其據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

蠻貊猶未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翫然

喪其樂生之心言五刑切中外憤怒遠近

俱發城池不守文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

為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

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

有如莽之甚者也或曰後漢光武以八千

人破王莽百萬之師而誅戮之復漢舊業

衍義云秦王符堅發戎卒九十七萬

鈔按晉書云符堅字永固健之孫雄之子

也既僭帝位王猛為相諸國悉平獨有東

南一隅遺晉而已猛卒堅頻會羣臣欲伐

晉羣臣皆以歲星鎮星在斗牛晉分未可圖也并有長星水影諸惟不一沙門道安一同懸諫堅不從遂徵兵九十七萬前後千里旗幟相望而慕容暉慕容垂等悉令擁兵軍至項城晉謝玄字幼度帥師迎敵堅進屯壽陽列陣肥水謝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不欲速戰邪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急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琰音坦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謝安石軍距張蚝蚝音小退玄與琰仍進決戰肥水之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堅眾奔潰自相蹈藉投水而死者不可勝計矣肥水為之不流餘軍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而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遂大敗退至長安已而慕容冲起兵關內大

擾慕容垂又叛堅歸鄴音音稱後燕姚萇亦叛堅稱後秦又呂光於梁州稱後涼叛亡者如蠅音音處處兵起長安為慕容冲所圍逼城內危困堅遂留太子宏守城與五百騎奔於五將山為姚萇將尹緯所擒送于萇萇遣婢位堅罵之為萇所殺其國太子宏與張大夫等以城降慕容冲其國因滅矣

衍義云若隋煬帝率四萬兵集平壤鈔隋書云煬帝名廣文帝踐祚封為晉王性惟矯飾時稱仁孝故廢太子而立焉既即位幸洛陽建東都發河南丁壯百萬餘人開通汴渠以達淮泗造龍舟鳳船百萬艘之艘名舟皆飾以金玉遂幸江都舳舻音音相接千里不絕八年親率兵征遼號二百萬高麗戰不勝還師十三年幸江都奉信郎崔成象於建國上表以盜賊蜂起不宜巡幸帝怒先解其順然後斬之奉信郎王愛仁亦以盜賊日盛諫還西京又斬之既至江都今之揚州也於是李密竇建德等

所在稱號盜賊通行劫掠州縣諸道賊帥競起天下州府無虞無賊加以荒旱男女相枕而死者不可勝計由是唐高祖揭義旗於太原遂入長安拯天下塗炭以代王侑音又或為天子也為主音又或為天子也遙尊煬帝為上皇已而為宇文化及所弒明年隋禪位與唐高祖太宗乘機撥亂以三萬眾收天下如拉朽音音推枯遂定海內若符堅煬帝者具所謂分崩也音音此上諸說皆以特強舉兵以求勝反致大敗而不可救者也

衍義云如春秋秦穆公欲伐晉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伐晉義中已詳不必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墨

五華清安逸士王中正集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衍義云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

鈔周禮弓人為弓聚幹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射速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彌而磬三色既具為良則可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三均

衍義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鈔周易說卦之文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

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衍義云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歲功成

鈔易繫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此之謂歟

衍義云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鈔上之文易謙卦彖云天道虧盈而益謙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切多益寡

稱物平施今取此數節之文以證解天道

抑高舉下之戒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衍義云易之損卦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益卦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

鈔易損卦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益

卦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且據本卦消釋在泰卦損九三而

益於上九成損在否卦損九四而益初九

成益蓋取損上之有餘以益下之不足故

為益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反此減不足以奉有餘減取多者益於寡也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衍義云昔天師翟乾祐在世時以考召法

著名

鈔天師家傳所載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衍義云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

圓隨器

鈔廣聖義云水之為用其體至柔其性善

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霏霧露以凌雲貫

昭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

言其細也毫末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

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

穿形兆處濁受汙隨方受圓此其至柔也



故物莫能傷焉及其從十洲得八極淪藏日月涵貯乾坤陵谷由之而華還鯢鵬託之而變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莫能制焉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守一柔弱可應萬殊之變是為莫之能勝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衍義云若漢光武幸章陵

鈔後漢傳中所載其文已備不復重錄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友

衍義云言人君能含垢受穢引萬方之罪

在已

鈔尚書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

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衍義云春秋時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

擊之

鈔鴻烈解曰晉伐楚三舍三舍一舍也不止

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

楚義中全不復錄

衍義云宋景公榮感守心

鈔鴻烈解中所載義中全文不復重錄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衍義云莊子曰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忮

心不怨飄无

鈔莊子達生篇云復讎者不折鏃干春秋

使干將造劍干將雖有忮心者不怨飄无

飄落之无偶傷人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衍義云禮記曰獻粟者執為契之法義中

全不復錄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衍義云若郭巨事母至孝義中已全不復

重錄

小國家民章第八十

小國家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

衍義云若盤庚三遷盤庚陽甲之弟自祖

故遷于

鈔盤庚三遷者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

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喻以遷都之利

不遷之害盤庚既遷其厥攸居乃正厥位

綏爰有眾大王之徙居岐山之下者事已

於大國者下流六十一章中詳錄不復重

鈔

衍義云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鈔毛詩小雅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

安其居而能勞來遷定安集之至于於寡

無不得其所焉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

衍義云剡木為舟以濟於水者

鈔周易下繫之文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

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渙卦彖辭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衍義云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

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是也

鈔莊子馬蹄篇云至德之世其行填填

者滿足其視顛顛也。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  
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當是  
時也民各自足而無往來貿遷之事故  
云雖有舟與無所乘之

衍義云雖有堅甲利兵無所陳設矣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對梁惠王之  
辭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  
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衍義云易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  
夫者決也五陽共決一陰蓋取決斷之義  
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  
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衍義云雖蔬食藜藿之糲所食常甘

鈔蔬食者論語述而篇子曰飯蔬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又引黎藿者莊子讓王篇  
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  
不糝顏色甚德也而絃歌於室此又豈  
止甘其食而已意在於樂道也如此

衍義云葛衣鹿裘之粗所服為美

鈔列子天瑞篇云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  
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問之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  
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  
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  
殤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  
也貧者人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  
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故引此  
而證鹿裘之樂也

衍義云茅茨蓬蒿之陋所居常安

鈔茅茨蓬蒿者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

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以此證茅茨蓬蒿之安也如此

衍義云南炎北涸之苦所當皆樂

鈔南炎北涸者夫南方絕域純陽之地  
極美故有火山其中有鼠取毛以為布謂  
之火浣布北方絕域純陰之地極寒故有  
冰山其中有蜃號曰冰蚕彼雖炎涼俱不  
得其中然而所居之俗所生之物各安其  
居各適其性則一也故舉此以證解安其  
居如此

衍義云自然俗無天傷土無扎瘍

鈔列子黃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河海洲中  
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偁不愛仙聖為之  
臣不畏不怒愿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  
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慙也陰陽常和  
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調年穀常豐  
而土無扎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  
響焉

衍義云猶魚相往來於江湖人相忘於道

術者也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於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衍義云一村唯朱陳兩姓世為婚姻

鈔白樂天作詩以稱贊之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衍義曰詩云盜言孔甘味之美者巧言如

黃聲之美者

鈔毛詩小雅巧言章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

矣巧言如簧類之厚矣

衍義云孔子曰辭達而已故不求辯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子曰辭達而已矣

則取達意而止不以富貴為工

衍義云一以貫之

鈔論語里仁第四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曾子之名也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故曰博者不知

鈔莊子繕性篇云然後附之文益之以博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乎初大綱言世人耽嗜有為之學以文章浮華滅其質素之實以該博廣

覽溺其純朴之心所以失其無為自然之道故經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衍義云范文正公使其子堯夫

鈔義中載之甚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道德真經取善集序

星六

老氏當商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暢玄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屏斥禮學蓋非過直無以矯枉伸尼所以欽服既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關尹觀紫氣之瑞識其真人度關度誠叩請方壺至言議者咸謂五經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寇羽翼其教亦猶鼓大浪於滄溟聳奇峻於喬嶽此尚擬其迹而未盡其意要在忘言而後識其指歸也漢文景間治尚清靜世治隆平率自曹參宗蓋公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為浮誕王衍清談及壞淳風阮籍猖狂又墮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隋之王仲淹深識其故以謂虛玄長而冒室刑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不善也唐韓愈猶識其小仁義如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一言以為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

人各隨其意為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摭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傳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雖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忘鑽仰之為勞會聚諸家之長并叙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為功豈小補哉王賓廼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視之其實一致末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微著書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為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備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已來

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寡自幼及壯謾誦玄言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真自度者荒難測聖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非以啓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謂焉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御註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速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嚴遵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王元澤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惟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首標道之一字大道之道也下言可道之字言道之道也夫大道虛寂玄理幽深不可言道當以默契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雖道之一字亦不可言也若默而不言衆人由之而不知故聖人不得已而強名曰道既云爲道有言有說代廢代興非真常之道也可道者莫非道也而非道之常也惟其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其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皆不常而道不變故常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常道者自然而隨感應變接物不常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全光藏輝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爾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溫公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呂吉甫曰無名者道也而天地所自而始

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而萬物得一以生者是也

無名謂道也道常無名生育天地故爲天地之始乃道之妙也有名謂天地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故爲萬物之母乃道之微也天地有形位是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育萬物長大成熟如母養子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蘇子由曰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通矣

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者離靜之動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思爲無欲則靜於以觀天地之始所謂妙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妙則精而小也有欲則動於以觀萬物之母所謂微也故曰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微則麤而大也無欲之人可以見道之精妙也有欲之人但見其道之麤微而已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溫公曰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也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其名各異也其名異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謂之玄也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兩者同謂之玄玄能陰能陽故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

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  
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  
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  
妙之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皆原於一一

者道所生也玄者陰與陽同乎一也又玄  
者道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  
妙理而皆出於道故曰衆妙之門此章言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不可名言同觀微妙  
斯可以造真常之道矣太上以此首章總  
一經之意明大道之本謂玄之又玄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  
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  
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  
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  
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辭昔之所是

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  
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  
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  
不善之能累哉

王元澤曰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

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  
則亦悟之晚也

美惡生於妄情善否均於天性美者人情  
所好也若知美之爲美是心有所美也心  
有所美於心爲恙斯惡已若河伯欣然自

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不免望洋向若  
而嘆幾是矣善者人之可欲也若知善之  
爲善是性有所欲也性有所欲是離道以  
善斯不善已若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  
陽之下均爲失性幾是矣蓋道之美者至

美也至美無美淡乎無味莊子曰淡然無  
極衆美從之道之善者上善也上善忘善  
萬善皆備又曰去善而自善矣此章道通  
爲一恐人著於美善不悟真常故以此篇  
次之與莊子齊物論相似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生物  
爲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有應所生殊塗  
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  
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  
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  
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  
相和形動而影隨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

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  
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  
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  
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  
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

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溫公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  
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頽歎曰聖人因天任物無所造爲心常凝

靜於前美善處而無事故不為六境之所傾奪

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而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心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經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萬物動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舉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

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云也作謂動作也萬物動作聖人各盡其性不辭謝而逆止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纂微曰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羣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

於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

聖人之全德也

萬物自生各極其高大萬物自為各正其性命聖人歸功於物不以三事為累故曰功成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帝堯成功而自視缺然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鴻烈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執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無人之功也夫秉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此章欲體真常之道忘美惡齊善否不為六對之所遷唯聖人知其然故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歸功於物而不居道常在我而不去也

###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溫公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常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

賢者出眾之稱在上者別而尚之崇以爵位旌以車服故民爭企外慕殉名而不息能無爭乎蓋聖人未嘗不用賢也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因任而已特不崇尚耳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阨不尚賢則民各安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金玉者難得之貨在上者貴而實之取金於山求珠於淵則民病於無有求貨而無厭必至於為盜蓋聖人未嘗棄財貨也使民耕而食織而衣足衣食而已特不貴難

得者爾故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為盜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人之有欲欲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  
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  
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  
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  
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  
害不樂奇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則就為  
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  
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  
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  
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  
之欲則民心不惑亂也傳夾音義曰古本  
作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河上公曰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實其腹

曹道沖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  
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

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  
弱其志强其骨

御註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  
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聖人之  
志無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  
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不壞之相若廣成子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劉仲平曰虛心弱志所以養神腹實骨強  
所以為精

志者心之所之守道則志弱骨者體之府  
髓滿則骨強一說虛心則實腹弱志則骨  
強一說虛心則弱志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  
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失聖人之治  
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  
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王元澤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

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虛心弱志而化之使  
民無爭尚之知自不貴貨實腹強骨而化  
之使民無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呂吉甫曰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賢非  
上之所貴而為之非所利也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舒王曰有為無所為無為無不為聖人為  
無為則無不治矣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為而治也不尚賢不  
貴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是聖人體道治  
身而無為也使民不爭而同乎無知使民  
不盛而同乎無欲則無不治也經曰道常  
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無為而治者虞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  
者周武之所以為王故曰帝王無為而天  
下功三篇統論首篇言道可道夫可道之  
道非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離言說起形  
名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忘美惡齊善否故  
以天下皆知次之既不為二境迴換則是



非美惡不藏於智中故以不尚賢次之不尚賢不貴貨則方寸之地虛矣虛則腹實此精神內守道德之極致也學者精此三篇則經之妙旨斯過半矣

###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御註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

冲者中也道之用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無適而不得其中也道之體虛而不盈充塞而無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似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溫公曰深不可測常為物主

淵反流全一說文曰回水也水回則深靜

回而為淵則止而不流所以為一者全矣分者詠言之助莊子曰止水之審為淵淵深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深也物莫能測惟靜也物莫能動道體淵兮深靜似為萬物之宗祖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

似之而已其或言似者言之不敢正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溫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為煩亂道

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汙辱卑下道所貴也

所貴也

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

交心為紛解其紛而不亂挫銳解紛則性

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輝則要

不異於物與之和同而不顯所謂光而不

耀也內不失真外不殊俗同塵而不染所

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靜古今不絕終

始常一故曰存存而無物故曰似也

人能如上四事則湛然常寂而存矣存而

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其誰之子

王元澤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

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  
言我不知道之所從生誰得而子之

象帝之先

御註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

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羣物之

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是也

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

更在其先此章言道以中為用其體虛而

不盈為萬有之主居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御註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

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

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東郭

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

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愛人利物之謂仁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

非薄惡之謂也。天地生化萬物，任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咸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彼物用棄，非有憎愛時適然也。且天地之於

萬物，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故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唐明皇曰：橐籥者，籥也。籥者，笛也。索之鼓風，籥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

王元澤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道無方體，以沖和之氣鼓動於覆載之間。

而生養萬物，如橐籥以氣化，形籥以氣出，聲氣虛而待物，凡有形有聲者，皆自此出。故比於橐籥也。以喻天地聖人亦以虛而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曰：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能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慎汝內閑，汝外收稅，反聽復以見天

地之心，此之謂守中。

王弼曰：若不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動不從感，言不會機，動與事乖，故曰數窮。不如內懷道德，抱一不移，故曰守中。

此章戒人多言，不如守內，始言天地不仁，中以橐籥為況，終之以多言數窮者，欲人

之出言法天地之無心，如橐籥之虛中，因感而應，則無多言之失，與其言多而致禍

不如默然而守中。

谷神不死。

谷神章第六

御註：有形則有威，有數則有成敗，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寞，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

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臟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臟盡傷，五神去矣。

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

王元澤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

死。

是謂玄牝。

御註：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王元澤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

藏氣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也

谷養也谷虛而應應而不著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言養神在於虛而已是謂不死之道在於玄牝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

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

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

纂微曰上言谷神不死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神形俱妙者方與道同也

曹道冲曰玄者天之體牝者地之氣玄天之資始有生是為精光牝母育萬物是為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

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

河上公曰鼻口呼吸喘急常綿綿微妙若可存之復若無有

王元澤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

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用之不勤

御註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久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修爾地化委聚形之自殖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河上公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

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心定息微任自然而無使氣之強何勤之

有此章之意主虛心養神則不死在於玄

牝玄牝者乃天地之宗陰陽之祖藏神蘊

氣而萬物恃之以生成者也生成之理綿

綿而來不絕不盡用之不勞有得有成諸

家皆以外說唯河上公纂微內說之以理

持之有內必有外二義俱通並皆錄之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蘇子由曰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

久蓋有量矣

張君相曰乾剛廣覆歷古今不傾坤柔厚

載經終始彌固

太上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

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

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王元澤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

喪矣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

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

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

如此而已

張君相曰萬物皆自營其生唯天地但知

生育萬物不自營生施生不自生是故得

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

馬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身先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屈已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已則人下之故

身先忘我則外身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呂吉甫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馬巨濟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

此長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

此章言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學者體道之公不私一已亦得其長久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蘇子由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上善之人如之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善者道之繼水為五行首離道未遠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

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慕微曰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滋潤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方圓任器壅決隨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衆人惡卑水性趨下此三能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遠故曰近爾

居善地

馬巨濟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下為地在善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

水之所居善為地利善人所居化及鄉黨心善淵

御註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馬巨濟曰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

曹道冲曰淵者水之止雖有風波莫能動其深靜至人之心亦猶此也

王元澤曰深靜而平內明外晦

用心深靜及流全一

與善仁

御註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蘇子由曰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其報善仁

也

馬巨濟曰善以濟物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

水之所與無有不潤利萬物以生成者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所與博施於民惠及

羣生利益有情不求其報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御註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陸佃曰復千險而不失其信過萬折而不失其東是謂言善信

政善治

御註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

心焉故無不治

唐明皇曰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穢物令其清淨

王弼曰為政之善無穢無偏如水之治至

清至平

劉仲平曰然水之為物未嘗有言政也而

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

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

事善能

御註因地而為曲直隨器而為方圓趣變

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蘇子由曰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水之所事趣變無常唯變所適方圓隨器

而不逆物故事無不能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因人任物隨順世間而無逆物之心

故曰事善能

動善時

御註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枯宜在隨時而已

纂微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

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羣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

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

不失明時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

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

潤善能升降無不濡濟故曰與善仁此三

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

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陰

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

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

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

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一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蘇子曰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此章言水之爲物利益羣品柔弱不爭常處卑下故兼三能總七善而無尤非上善之人其孰能似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呂吉甫曰力持而滿之未必富者也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

持執持也盈滿也已止也執持所以防溢而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早上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溫公曰揣知物情銳求進入必將失之

呂吉甫曰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

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揣度銳利進取榮名雖得之必失之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舒王曰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

馬巨濟曰堂與足以藏金玉而守之者也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

此明盈難久持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

下爲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爲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河上公曰富當賤貧貴當憐賤而反自驕恣必被禍患也

舒王曰富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

此明銳不可揣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驕生以咎自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蘇子曰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利人曰功聞譽施身曰名功譬富貴之實也名譬富貴之華也功及於人而成就名施於身而稱遂退身避位永無禍患是乃

天之常道也此章戒富不可滿貴不可貪夫持滿不如早止揣銳勢必挫衄金玉滿而難守富貴驕而遺咎功成而不處名遂而不尸知損爲益乃符天道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王元澤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

馬巨濟曰人之生諸陽爲魂諸陰爲魄藏於肝肺之間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隨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管即魂是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魂主經營動作爲一身之運爲魂則並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管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先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  
舊說皆謂營爲魂唯元澤御解說營爲止也一說載者形載魂魄也一說神載魄也

抱一能無離乎

野王曰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  
王元澤曰一者精之數而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

馬巨濟曰營魄者異事在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所以制魂魄爲上士矣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

營止也魄陰也形之主麗於形而有所止故言營魄載者以神載魄也若無神以載之則滯於幽陰形散神離下與萬物俱化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錄陽神消陰魄身化爲仙也其事在乎抱一而不離一者精也抱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則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三者混而爲一則道全欲學此道者當存精爲本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此教人養精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纂微曰言人欲學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神專其氣而喜怒哀樂不爲神之所使以致柔和也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柔者和不暴之謂氣致柔和當如嬰兒之心也欲慮不萌意專志一終日號而嗷不嘔和之至此教人養氣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馬巨濟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爲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玄覽者心也滌者洗心也除者剝心也洗之而無不靜剝之而無不虛心之虛靜無一疵之可觀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此教人養神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河上公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

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

此中抱一之義也內丹經云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安國霸精者身之本愛蓄精氣則身治也愛精之道抱一為本乃自然之道夫何為哉故曰能無為乎今鍊精之士或以雜術為務以般運為功多有作為故又戒以無為莊子曰唯無為幾存諸解皆說外唯河上公內外兩說之以上文考之就身說者於經以順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王元澤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

此中寧氣之義也恐鍊氣之士有使氣之強故又戒以守雌雌者致柔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此中無疵之義也鍊神之士純素而不雜通徹而無礙當不用知見守之以愚故又戒之以無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御註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三者混而為二乃道之全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有在運器之用有在盛室之用有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鍾會曰舉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

故有之以為利利在於體無之以為用用在於空故體為外利資空用以得成空為內用藉體利以得就但利用相藉成不可亡也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相假車患弼曰修身者必須以有資空以空事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人之利用

此章明有無一致利用相資舉三事以明大道夫輪較為車埏埴為器戶牖為室此有也人賴以為利轂中空虛輪得轉行器中空虛物得盛受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此無也人賴以為用有為實利必以無為用無乃妙用必以有為體有無相待亦猶形神相須而不可偏廢也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居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世之昧者鍊神者蔽於無養形者溺於有是二者胥失也殊不知此章取三物為喻以明有無之相生欲學道者依此修持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註縱耳目之欲屬於聲色雖具耳目之形而不自見自聞與盲聾也異

五味令人口爽

王元澤曰人生而靜因物有遷耳目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真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呂吉甫曰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遂乎外則固念而發狂矣事異不然馳騁田獵尤為甚

大庾敗洛表而五子咸怨哀公好田獵而詩人所刺外作禽荒田獵無度遂於正性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夫明月之寶夜光之璧適足以實害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鍾會曰真氣內實故曰為腹嗜欲外除故曰不為目五音令人耳聾故聖人為腹不為目諸相例也

為腹者守精神而真氣內實不為目者去六情目不妄視

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目主外視腹主內容聖人實其腹不為耳目所役故去彼外視之目取此能容之腹

夫聖人清淨六根於此獨言不為目者蓋言目則其餘可知也此章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聖人之去取樂可見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舒王曰寵之所以為辱者以其若驚也

馬巨濟曰寵者辱之本以係乎得失故也

以見寵於人則其驚彌甚是寵之猶辱之也

寵者榮寵也心榮見寵即驚其神此寵之

所以為辱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貴者尊貴也心有所貴其患大矣譬若人身動輒自累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註貪夫名慕夫祿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問何故寵之為辱受寵於人為下之道既

受寵於人則與奪之權在人之手若以得失累其心豈不惑哉子文三仕三已無喜

愠之色者豈有辱乎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溫公曰為士者以道德為上爵祿為下

榮也下辱也眾人乃寵其辱辱之則果舍

之則悲

得之本有失之本無為能有驚若以得失

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牆而走則

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專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目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王元澤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有家之而不能忘則為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何豈非大患乎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正吾有身有身則愛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過禍患

身為患者以吾執有其身為患大矣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蔡子晃曰無身者謂不以身為身冥乎造化物我俱忘患何能及非是滅壞其身喚

作無身

無身者非謂滅壞其身為無身也蓋雖有身而不執有其身有之以無有耳若孔子之母我子葵之喪我是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受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天下大器非道莫運天下神器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因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土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延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王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託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如此乃可寄託天下也若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此章言辱

自寵生忘寵則無辱身為患本忘身則無患既忘寵貴之累則絕驚患之憂然後貴愛其身可以寄託天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宋 旣陽居士 李霖集

三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非

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王元澤曰道至於萬物平等無有高下之

處非目所視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之不見

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無色也

曰夷而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聞非

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莊子曰聽而可聞者名與聲道無聲非耳

所聞故曰希也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

可名之無聲曰希而已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

象無形是已

無形曰微搏執持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

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苦能

甘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

御註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

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

耳無所施其聽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

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

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

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

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混合也三名

合而為一三者本一體而人之所以求者

或視或聽或搏故隨事強名耳

其上不徹其下不昧

王元澤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徹下昧

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

之定體莊子曰失音道者上見先而下為

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呂吉甫曰繩繩今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

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纂微曰夫復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

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

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

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

由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恍者有之疑於無

惚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

可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

不得而見焉

蘇子由曰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弼曰古今雖異其道常存執之者方能

御物

呂吉甫曰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雖不古

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呂吉甫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無端之紀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可以執之以為德矣執德之謂紀

王元澤曰推而上之至於無物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道之情得矣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李歐曰此章言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瞰昧察之湛勿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觀其用難測

以御有為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舒王曰士者事道之名始乎為士則未離乎事道者也終乎為聖人則與道為一事

道不足以言之與道為一則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已

靈仙曰道無不通名善事無不達為士前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

前章論道之全體此章言士之體道微者

彰之反也妙者危之反也玄則深遠不測通則變化無窮古之善為士者有此道而退藏於密不可測究孰得而識之哉故曰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密

御註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密豈能真索其至

謂下文也夫惟道大難識強為之密而已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

呂吉甫曰庖丁解牛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運動刀甚微則豫若冬涉川者也豫則圖之於事之始也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猶若畏四隣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

終也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是由滕以上為涉集眾流為川涉川者犯難也冬者至寒之時從涉巨川以見至人不好從事於務出於不得已常迫而後動臨事而懼也故曰豫若冬涉川既涉則無慮矣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常若畏隣歛而不縱閑邪存誠非物採之其心不出故曰猶若畏四隣

儼若客

王元澤曰不以事為已任故其容寂

纂微曰言有道之士儼然端謹而心無散亂如賓對主焉敢造次

此作客字說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也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此作客字說

若李含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

微微賞之

渙若水將釋

御註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同於大通者如水

之釋易曰渙離也離人而無所繫較所以為渙

字說曰矣而散為渙夫水本無水遇寒則凝性本無礙有物則結有道之士豁然大悟萬事銷亡如春冰頓釋

敦兮其若樸

御註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此言性之全也經曰復歸於樸

曠兮其若谷

御註曠者廣之極性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此言性之虛也經曰上德若谷

渾兮其若濁

王弼曰藏精匿炤外不異物混同波塵故

曰若濁

楊子曰合則渾離則散渾者與世合而不離故若濁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與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者異矣夫善為士者冬涉不好從事畏隣防患於後若客

之不為主如水釋不凝滯樸而能全谷而能虛濁不殊俗此所謂深不可識而強為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王元澤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

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

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耳

曹道冲曰豈隨流而忘反聊澄靜以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

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

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

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

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

功而有為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

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

清萬物無足以挽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

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

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馬巨濟曰保不欲盈者道集虛故也盈而有則淺可識矣

夫惟不盈

呂吉甫曰然不曰虛而每曰盈者恐人之

累於虛也虛而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

不盈不欲盈而已

故能弊不新成

王元澤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

新也道之為用通萬世而不弊以其無弊

無新不成不敗故也弊生於新敗生於成

士雖成道而常若弊則終無弊敗矣

此章言士之體道深不可識終之以不欲

盈者虛也虛則空洞無一物世豈得而識

之哉古之保此道者若大禹不自滿假孔

子不居其聖已獨取虛者老子也實若虛

者顏子也惟道集虛於此可見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

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

極者聚會而有所至當者立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微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鍾會曰致至也除情慮至虛極也心常寂

守靜篤也

致虛則若谷能受羣實無一塵之積可謂極矣守靜則若水能應羣動無一毫之撓可謂篤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嚴遵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能蛇復蟄故能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魄靜各得其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雙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吾者命物之我也我以虛靜之至觀萬物之作命物而不與物俱化故曰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溫公曰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王元澤曰從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蘇子由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復性則靜

靜曰復命

陸佃曰言根則知有所謂本言命則知有所謂性故言歸根曰靜則復者本也靜曰復命則歸根者性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自根者歸根曰靜是也自本者靜曰復命是也自古者復命曰

常是也自本者無所因於本自根者無所出於根自古者無所歷於古雖然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其本一也其言先

根而後本先性而後命而於根則謂之歸

於命則謂之復者辭之序爾

歸未至也復則至矣根未至也命則至矣

復之所入深矣

復命曰常

王元澤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惟復命則湛然常寂

物莫能遷

從道受生之謂命復命則反其所自生與道為一則亘古今而常存

知常曰明

舒王曰常者乃無始已來不變之稱也知其常則謂之明也

自道之外皆非常也道雖真常無形無名非有自知之明鮮有不為物蔽者矣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古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途自患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

孫登曰不能歸根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夫衆人不知道之真常以妄為常故歡樂用生動而失之壽命竭矣所謂妄作凶也

知常容

蘇子由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

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  
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河上公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  
莫當

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

公乃王

舒王曰背私則爲公盡制則爲王公者德  
也王者業也以德則隱而內以業則顯而

外公與王合內外之道也

成玄英曰王往也公則物皆歸往

王乃天

王元澤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  
通於天

天乃道

御註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  
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  
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  
乎道

道乃久

盧裕曰久長久也謂量等太虛無來無去  
心冥至極不生不滅冥混自然不可分別  
既與此理契會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

新說曰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  
則無古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於久而  
可以沒身不殆其孰能致於此哉

此章以歸根復命爲義故首言虛靜終之  
以道乃久者道以虛靜爲先若捨此而入  
道譬若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王元澤曰三皇之世無爲而治使民各遂  
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乎

馬巨濟曰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君此三皇  
之世莊子所謂有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

太上者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也太者極大  
之名上者至高之稱無爲之治至大至高

後世無以尚之故曰太上也下知有之者  
知有君而不臣事也

其次親之譽之

馬巨濟曰惠愛仁也故親賞罰義也故譽  
然親之固已踈譽之固已毀矣何者未能

出於非人故也此二帝之世莊子曰有虞  
氏不及秦氏

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至鄧墟來之者  
十萬家親之也康衢譽堯謳歌與舜譽之  
也

其次畏之侮之

纂微曰仁義失則刑法立而民畏之

馬巨濟曰此三王之世莊子曰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好智而百姓竭於是椎鑿決  
焉智慧極大僞生巧役其下愚侮其上而

刑罰不足以威懲此五霸之世孟子曰五  
霸假之也

王元澤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

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唐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下有不信之人

猶其貴言

唐明皇曰親之譽之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馬巨濟曰言不足貴而猶貴之故曰猶蓋太上不言而化自茲以降帝有典謨王有哲言也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

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謂太上之治

唐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謂我自然也上力何與焉

此章言三五殊化下民風靡道降爲德德

衰用刑刑不能制必至於欺侮此信不足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大道者即太古無爲之道也仁義不顯猶

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廢猶隱也三皇之後人心不淳厚大道隱而不見仁義立而道衰魚失江湖之游則濡沫之恩斯重人失大道之適則仁義之惠斯隆三皇當大道二帝爲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智慧出有大偽

唐明皇曰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

慧以智爲體智以慧爲用智慧有大小也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孔子曰好行小

慧是智慧有大小也太上云此者爲其以鑿爲智以察爲慧作聰明制法令所謂小智慧也智慧既出民之姦偽滋生也若夫遠近並觀閑閑無事因其自然無益損乎其真淳風大行鳥有大偽者哉

六親不和而孝慈

鍾會曰若九族皆睦則愛敬無施六親不和則孝慈斯著

替腹頑而舜稱大孝曾皙嚴而參稱能養國家昏亂有忠臣

舒王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謂之忠於他人謂之叛不明謂之昏不治謂之亂昏亂之世乃有忠臣匡救其君傳曰亂世見誠臣若龍逢



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此章言道  
隱於小成名生於不足故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鍾會曰絕制作之聖棄謀慮之智人當反  
樸還淳故其利百倍作者之謂聖創物之  
謂智聖智之人制作法度創立政令欲禁  
姦止暴豈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民失性  
命之真日趨淩競之域若絕棄法令則民  
反常復樸其利豈止百倍而已莊子曰培  
塿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王元澤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  
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  
蓋盛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  
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  
而子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  
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  
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  
明乎道則孔老相為終始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元澤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  
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求傷本者

巧機巧也巧者善偽利貨利也見利忘義  
絕機變之巧而民有恥棄欲利之心而民

知義此盜賊所以無有也若不絕棄巧利  
徒滋法令禁之此盜賊所以多有也莊子  
曰斲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又  
曰槌玉毀珠小盜不起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馬巨濟曰質則有餘文則不足三者去本  
已遠為文而已此其所以不足也今屬其

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舒王曰不言字素而言見素不言及樸而

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

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

可以反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

於不見所欲者也

見素則見性之質而物不能雜抱樸則抱

性之全而物不能虧

少私寡欲

御註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乎寡欲少私  
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  
全而復性

馬巨濟曰見素此聖智所屬也於無所與

雜謂之素見素則見道見道則不為不為

則無聖無智矣抱樸此仁義所屬也全材

之謂樸抱樸則抱性抱性則不器不器則

無仁義矣少私寡欲此巧利所屬也自有

之謂私有物之謂欲而巧利由以生私欲

少且寡則巧利衰矣莊子胠篋篇正以明

聖智仁義巧利之害與此章同意

私者吾之身也少私則不以巧利累其身

欲者性之動也寡欲則不以巧利亂其心

李旼曰此章言去滛妄在乎技術抑橫流

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真素見仁義

不飾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絕然後

天和自暢日用不知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道而不樂故無憂

溫公曰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爲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而無憂也

絕學者體道也體道則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不悅生不惡死以死生爲夜旦之常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何憂之有且絕者非謂絕滅不學也老子恐人溺於學而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以絕學爲言若人不學何以入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致道者忘心此學所以絕也乃若不學之人空空如也安所用絕彼楊子雲不原聖人深意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聖人絕之意邪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御註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

爲二連人大觀本實非異

唯阿雖異同出於聲善惡雖殊皆離於道以喻學者如唯如善不學如阿如惡學則爲智不學則爲愚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唐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爲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衆人務學不能冥會事物畢召反挽其心此人之所畏而亦不可不畏者若不絕學無以體道故也

荒兮其未央哉

河上公曰言世俗荒亂欲進學爲文未有央止也荒不治也若不絕學則正性荒廢不治之

憂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王元澤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妄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爲美春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陽主動陰主靜熙熙者性動而悅樂之象也太牢者牛也其味至厚春者時物之華臺者遠覽諸境之地以喻衆人因學致僞逐境失其狀如此夫道淡乎無味實而不華絕學者所樂也務學則失道離性之靜外游是務其志熙熙然得其義理如悅厚味以養口腹博其見聞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經曰復歸於嬰兒嬰兒欲慮未萌疎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

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怕者靜止不流之義靜止則得無味之味復手一性之初與嬰兒奚異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

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乘乘者運動貌至人靜則與嬰兒同動則乘萬物之變而唯變所適無所嚮著故也衆人皆有餘

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矣故次以有餘

衆人務學日益見聞故有餘也而我獨若遺

馬巨濟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者為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

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爾

絕學體道損其見聞所謂為道日損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馬巨濟曰此屬我獨若遺為義衆人務學

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純純則雖愚

不愚莊子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愚不智也純不雜也學不厭智也絕學則去智而如愚所謂大智若愚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纂微曰察察嚴明也悶悶寬裕也夫世俗

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者故民不聊生矣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者故民乃全

其真矣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之謂也

小明為昭不明為昏昏察察苛細也悶悶寬大也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隱匿以為昭昭之明昭者非大明也絕學

之人體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別故若昏也昏者非性昏也若之而已推昭昭之意以從政則察察然苛細矣所謂人太察

則無徒也推若昏之意以從政則悶悶然寬大矣所謂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失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御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

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似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馬巨濟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求用於世所謂有用之用也亦安知絕學之無用為真有用哉頑似鄙是也蓋昭昭察察則本末的然非於無用者也故次之以有以頑無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馬巨濟曰此結成上文嬰兒未孩之義嬰兒以母為本未孩則食其本既孩則食其末夫道本也學末也人食末我食本此其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絕學為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絕學為言篇中句句皆有絕學之意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為塵故篇終又言貴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絕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墨元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

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言大德之人容狀若於諸相宜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盛德容貌若愚宜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故目視耳聽鼻聞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如此觀察名為從順於道所以得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即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惚今恍其中有象恍今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者今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具而更云甚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

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  
精者天德之至真則不偽信則不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為是

今日為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

也

閱拔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徧閱

萬物之本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拔閱也甫本始也夫道

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

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

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

而拔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

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

答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

為治清淨無為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

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盛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

道之為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

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

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卻曲柔和達逆順

物物無損害內保己身性命完全

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

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經云大直若屈如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枉曲不異何以再言蓋自屈為曲曲之自

然也受屈為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為全正

曲為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

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蘇子由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一者少之極也守一足以該萬事

多則惑

御註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

文為指則終身不解茲為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

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

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

之物唯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

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枉則

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

多數之不一也。多則授學多，則惑性列子。

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御註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以少得天下，以多惑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天下棄多而歸一，故為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虛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茲非明乎？成王疏通開達，無邊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茲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呂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舒王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御註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呂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

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蘇子由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誠全而歸之。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

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

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忘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一己之見。

枉已而伸人，而不私一己之道，知窪之為盈，無自伐之心，知弊之為新，無自矜之行。

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以全其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於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

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至晡為終

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疾

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

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

言數窮宜矣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

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

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速于天地之間所以

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終戾之患必或

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

天地之大猶不能久況人處天地之間眇

乎小哉為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為

為君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

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

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

與德同

失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為躁競執教生迷名為失既

為同失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獨失

道也

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

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

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

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

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

者道信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

信也

此章以希言為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

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

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觀其失得之

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

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敗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敗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敗而欲立跨而欲行連性之常而翼

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敗者急於有立跨者急於有行皆非行立

之常也則不能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

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速順其常然則身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自見者

乃能無所不見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人者眾共蔽之

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顧歡曰與功濟物而自取其名既屬己

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眾所不與故

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

則仁不足以同眾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

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

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宣道也哉

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自是自伐自矜

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為餘食贅行

而已食飽則已有餘則病形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修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

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適其常而急於行立

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

故於道為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

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

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

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為有物萬道不能分

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

寂無遺響太寥寥廓

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

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

曰不改

道之真體卓然獨立不與物偶歷萬世而

無弊亘古今而常存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

無危殆

道之妙用無平不在靡不周徧未始有極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可以為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安羣品

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



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  
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強  
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  
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  
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顧歡曰逝性也諸物雖大大有極住此道  
之大往行無際本無住盡之夷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巖  
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逝行皆有停性之處此道逝  
行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於朴矣故遠曰反反

者反於本也用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  
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  
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故道天大地大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

道天大地者形之大天至廣不可度地至

大不可量故曰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

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

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

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

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

域包裹無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舒王曰人法地王亦大是也地法天地大

是也天法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

也蓋自然者猶免乎有因有緣矣非因非

緣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學者觀之則

所謂妙矣由老子觀之則未脫乎因緣矣

然老子非不盡妙之妙要其言且以盡法

為法故曰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

功地法天之無為故不長而萬物育天法

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

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

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

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強以大名雖二儀之

高厚王者之至尊威法於道夫道者自本

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

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

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

能變化虎躁故乃天廚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

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為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行以輕為遠然不可以無輜重觀以躁為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宇而超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夫何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

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奈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也

此章成人君以重靜為本天下者人君之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具之士亦以重靜為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無轍跡

盧裕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求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戶庭行

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謫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之病謫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

善計不用籌筭

御註通於一而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舒王曰善閉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楗而不可開

溫公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九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閉者精神內守而

不以外耗內雖無關捷其可開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數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  
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成約人雖三軍而  
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溫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光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  
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  
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爲善弘濟曰救教牽生於  
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冥被惠澤均平  
含生蒙益反流會道

庶頑讒說帝舜教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宣  
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冥乎道則無善之可名  
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  
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  
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

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  
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懷寂常之性而日淪  
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說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  
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捨之者萬

物有正命固有違其命而絕之者聖人惻  
然於是惟其所實之慈以濟之因其悖於  
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  
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絕而復之

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先矣而不  
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  
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  
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

其所以然則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  
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  
之爲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人不善  
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爲善故不善  
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由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

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

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

後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

內外進矣此不貴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

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愛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觀衆善無所用智七聖

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畋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朕莫觀

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

曆無由算由是好師資爲漸修之路絕貴

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墨十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杜光庭曰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

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

為天下谿

王元澤曰谿以下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

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

雄動雌靜至人知其動而不逐於動常守

靜而不離於真則以靜為下道來歸已如

水流入深谿故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呂吉甫曰谿之為物受於谷而輪於江海

受之而不拒輪之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

逆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

王元澤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

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王元澤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

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雌主柔靜嬰兒骨弱筋柔其氣不暴欲慮未萌其德不遷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知其白守其黑

王元澤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

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

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呂吉甫曰白於色為受采於物為明於行

為金於數為四黑於色為不受染於物為

晦於行為水於數為一知白守黑不受萬

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

曲能枉能窪能弊故可以為天下式

白者明白也於物不染黑者默然也於數

為一至人知其明白而默然守一天下是

則是效故為天下法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呂吉甫曰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

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不忒則不差矣

復歸於無極

呂吉甫曰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

以言之也

羅什曰忒謂喪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動與

機合德行相應為物楷式顯則成行隱復

歸道德本不窮故成無極一是智慧無極

二是慧命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

杜光庭曰榮尊榮也辱卑辱也人君富有

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殺

是卑辱也

為天下谷

舒王曰知其榮守其辱則守之以謙虛而

善應故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劉仲平曰谷者能虛能應能容能受故常

德乃足

復歸於樸

蘇子由曰：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雄守雌，知性者也；知白守黑，見性者也。知榮守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故曰復歸於樸。

松靈仙曰：充足也，復者反歸也。樸者，真本也。始自知雄終平守辱，三行既備，為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所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得反歸真空，與道合體，故云。

復歸於樸

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為榮辱者，亦若是而已。至人知榮而不居，去華而歸根，常守卑辱，處衆人之所惡，不能累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受應，而不載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復歸於樸，則無極，不足以言之。所謂無名之樸也。樸雖小，天下

莫能臣然，則守雌守辱足矣。安用知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

樸散則為器

御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道之散也。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隨其器而用之。

鍾會曰：樸，道也。守則為質，樸之道散則為養人之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註：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唐明皇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蘇子由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

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曹道冲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原此章之義，以常德為本。若守其常，必以知之為變也。故知雄守雌，而其德不遷；知白守黑，而其德不差；知榮守辱，而其德乃全。至是則非特復歸於嬰兒也，無有窮極與道同體。夫道亘古今而常存，德與道同斯，可謂之常矣。此道之真，以治身也。其餘以用天下，則各因其材而使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臧玄靜曰：將是方將欲，是輒欲。謂人方將輒欲力取天下而為治之。

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為者，造作

是其有為，有己有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為之，則

不可得矣

舜避堯之子非所謂力取天下也無爲而治非所謂有爲治天下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御註制於形數固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

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爲之者敗

執之者失故謂神器宰制萬物役使羣動

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

爲而用天下

莊子曰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

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

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

天下神明之器不可以力爲而固執之萬

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

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

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墮

御註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

或煦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若五

行之王廢或載或墜若草木之開落役于

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能不

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

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必

隨之於後如形影之不舍或煦之使溫而

不知吹之者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

已則羸弱有時而來知載而成則墮廢應

手而去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事

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爲而執

之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

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

則天下自化矣

陸佃曰聖人之於天下因之而不爲任之

而不執是以去甚惡也去奢儉也去泰不

敢爲天下先也此三者所以取天下也

此章言天下不可以力取不可以有爲若

容力取又豈知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

乎治以有爲又豈知聖人無爲而治天下

之道乎故爲之者必敗執之者必失是以

聖人知八法之反復去三事之過分治國

則歷祚延長修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

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

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

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

未有得免者也

大臣者以道事君也若以兵強天下是佐

主以非其道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以兵

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所以然者以

其事好還報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

敢不服若抗兵加彼則殺人之父者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所謂出

乎爾反乎爾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達天時故

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

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農事廢田不修故荆棘生焉殺戮多傷和

氣故必有天災農廢於前災隨於後必有

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呂吉甫曰果者尅敵者也敵而尅之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毫尅敵之謂也出於不得

已非特以取強也

果者勝之辭也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

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呂吉甫曰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

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

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

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

己者也

物壯則老

王元澤曰威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

禍者泰是也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

敗

是謂不道

御註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王元澤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

無壯老之意

不道早已

呂吉甫曰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

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

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

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

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得道者能却老

而全形老則不道也亦猶兵強則敗豈合

道乎既不合道豈能久存故曰早已此章

戒人臣以道佐主不可以兵強天下也道

貴柔服不用兵強若以兵強取勝猶物壯

則衰老豈道也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纂微曰夫好飾戈矛鎧甲以為服玩者是

尚不善之器

佳飾也祥善也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

器也所以為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言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戰

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舒王曰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

以為不祥之器前篇言之已詳萬物無有

不被其凶害者故惡之有道者以慈為心

故不處

兵者凶器動則萬物尚惡故有道者必無

處此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顧歡曰左陽也陽道主生故平居則貴之

右陰也陰道主殺故用兵則貴之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註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王元澤曰君國以無為子民以慈惠故不

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纂微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者也

○善用兵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常出於不得已也

恬惓為上勝而不美

御註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惓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

非所樂也故不美

成玄英曰恬惓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

雖用兵而不以為美

張君相曰不亂曰恬夷心曰惓

恬惓者道也以道為上宜以用兵為美手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王元澤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為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為美也

若以用兵為美是以用兵為樂也用兵為樂則樂致人於死地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纂微曰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其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視民如草芥天豈祐哉天既不祐豈得志者也

以殺人為樂者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

人主者無以妄行誅戮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成玄英曰吉謂朝禮凶謂喪禮

河上公曰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曰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

殺也上將軍專而居陰位以其專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用兵之勢以右為上是以喪禮處之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曾道冲曰天下之民皆王者之民以其逆順則異殺多則泣而傷之

羊祜曰明非所樂也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御註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呂吉甫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可知也

李攸曰此章言君子當以道德為材器勿

以戰伐為功名若好彼兵強是樂其殺害矣儻非喪禮無以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王弼曰道無形故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

曰道常無名

曰道常無名



劉仲平曰常者萬世不變之稱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雖生物大而歷世之非終可變者也其成象在上吾得以謂之乾効法在下吾得以謂之坤故垂象著明者吾得以謂之日月此三者皆不出吾之所謂則非不可名者也至於道則物之消息盈虛杳然而無所與古今相代於無窮之中若湛然自知如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小非大非圓非方非白非黑非宮非商視之而莫之見聽之而莫之聞搏之而不可得此所謂常無名也

○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河上公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

樸者道之全體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雖小足以爲萬物之君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吉甫曰夫何故人物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

君焉此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真君而不賓者乎道者萬物之主侯王守之則不假威武勸貨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今而自均

御註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王元澤曰守無名之樸以爲治則陰陽之升降各由其叙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

此二解說侯王守道則天降甘露以爲瑞應也

王弼曰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溫公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呂吉甫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謂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而萬物實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今而自均

蘇子由曰冲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萬物也

此四解說聖人體道而萬物實亦如甘露之無不及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死

蔡子晃曰若能知止有名之末復歸無名之本此則不死不生所以不危殆也

有名者道之散也初制有名之時即當知止而復歸無名之樸則不隨物遷滯然自足無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為哉因性而已矣盧裕曰川谷歸海海亦不召百姓歸道道本不謀

王元澤曰江海不求水而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此章言侯王守道物將自賓如天降甘露不令自均夫道者人之所共由性之所同得侯王先得人性之所同則天下弗賓而焉往猶水歸海自然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註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

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御註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搆日以心聞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溫公曰自知自勝尤難

河上公曰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

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成玄英曰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

無不悉知為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

報應無不明了為明

經言見小曰明小者性之微又知常曰明

常者命之正人自知性命歸根復命不為

物蔽可謂明矣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

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勝人者有力

王元澤曰力可以勝人而不可以勝己也

語曰羿善射養蠶舟皆以力勝人者也勝

之字從力在下力不足尚也

自勝者強

王元澤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揚子言勝己之私之謂克人能克己勝利欲之私此所以為強也非強梁之強乃守柔之強

柔之強

知足者富

唐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

王元澤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

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

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

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此上一說知止足之分為富次一說取於

一性而足

強行者有志

舒王曰上士聞道強而行之故強行者有

志也

或志於高名或志於厚利非所謂志也惟

強行於道斯可謂有志之士

不失其所者久

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長久

王元澤曰性不為物遷則久矣此盡性也

河公說養精元澤說養神二說合而為一則妙矣易恒久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

方者不失其所也故能久

死而不亡者壽

王弼曰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陸希聲曰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王元澤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及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爾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也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始有異也夫惟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如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嚴遵曰夫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聽畜明建國於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奉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便民佚樂虔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莫善乎得志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急于久天地所貴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

靡與爭寵莫美乎壽功用備成不名已有蘇子由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一本作不故

河上公曰道雖愛養萬物非如人君有所收取

蔡子晃曰作衣被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

萬物故不為主似若微小

常無欲可名於小

呂吉甫曰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

王元澤曰此所謂小乃真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怕然內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王元澤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

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覆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所謂復小而辨於物也與物交故包容萬物而莫窺其歸往之迹而不知主可名於大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手物者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咸玄英曰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恭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已忘於功大故為衆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隨性歸於天又可名於大矣矣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成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

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專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聖人抱樸常無欲可名於小所謂終不為大也至於天下莫能臣獨成其尊大故能成其大也此章言道用無方生成所賴辨於物而為小交於物而為大是以聖人法道樸而為小成至尊而為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呂吉甫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者大象也則執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而天下往  
○執守也大象道也大象無形道之全體聖人守之以御世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帝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太王居岐山

○從之者如歸市往而不害安平泰

盧裕曰以虛受人何害之有無害於物則泰然安平

○呂吉甫曰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

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

○車惠弼曰若往於生死有累憂悲斯則有害若往大道無為安樂此則無害而言安平泰者不為死生所遷名為安諸法不二

○名為平無為安樂名為泰

○既往於道則國安民豐欣樂太平何害之有安平泰所謂不害也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詖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唐明皇曰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悅而少留非久長也

○呂吉甫曰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若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此章言聖人守道以御世天下歸往而無虞道淡無味非若餌之可嗜聽之無聲非若樂之可樂用之無盡豈若過客暫止而已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御註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盛衰也其儻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觀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

賢者殆庶幾而已陽威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盈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嚴遵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舍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欲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閭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嘆聖智之所留心也

柔弱勝剛強

陸佃曰此天地之至權也非特聖人而已夫權藏之以幽渺而行之以異順之物淵者幽渺之所易曰異以行權又曰吳德而隱異者柔弱之謂也隱者微明之謂也老子有曰是謂微明又曰是謂微明襲者盜用其明微者審隱其明蓋明者微之則神所謂微顯同意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蓋圓天地而不過者也

鴻烈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而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而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御註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蹈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

大屋者惟我能也

鍾會曰欲制剛強示乎柔弱先張後歛勝負可知

唐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必勝於剛強矣

近取諸身齒以堅而先弊舌以柔而自存遠取諸物山以高而殺勢澤以下而增肥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淵者魚之所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故不可脫於淵君見實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

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斲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羣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呂吉甫曰人之不可離柔弱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柔弱則死之

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迴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元澤曰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轉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使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威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需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為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此章言巽以行權柔弱勝剛強之義先張

後歛柔弱勝剛強可知人不可離柔弱猶魚不可脫於淵聖人操利器不示人非用剛強也亦體柔弱而已所以為常勝之道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舒王曰前言道常無名言道之主此章言道常無為言道之變

凌達曰無體之體獨立不改而體常寓於至虛無用之用周行不殆而用成該於萬

有惟其獨立故寂然不動而體固渾全惟其周行故感而遂通而用皆周徧道也者在體而非體在用而非用雖無為也而感而遂通者不廢雖無不為也而寂然不動者與俱自其偶而應之所以每見其無不為究其所歸宿以無為為常而已

道以無為為常以其無為故能無所不為無為者寂然不動道之具體所謂無體之體也無不為者感而遂通道之具用所謂無用之用也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

王元澤曰君人者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於為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雖不廢天下之為而吾實未嘗為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御註侯王守道御世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無為化貨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舒王曰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化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

侯王守道則無為也萬物將自化於道故無不為也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化而欲作

舒王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言化欲作則動而已

王元澤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智慮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末流物情形弊則可知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纂微曰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脩其身為真而以脩之天下為普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脩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濫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輒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爾

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以又玄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雖無名之朴亦將不欲則性靜而先自正也故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

李旼曰大道以虛靜為真常以應用為妙有俾其侯王守其真常寂然不動法其妙用感而遂通則萬物化淳天下正此章首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終之以不

欲無名之朴者若存欲朴之心非所謂無為也無名之朴兼忘則所謂道常無為也天下將自正所謂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五

二十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悲一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御註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王元澤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真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而為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為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王弼曰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

德者得也得道之謂也上德之人與道同而無得心是以有德清靜經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至仁無親所謂不人不物不謀無親者不德也不德則至矣所以為德之上經曰上德若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註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成玄英曰未造其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稱不失

蘇子由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爾而何德之有

谷神子曰下德不失德德得也

下德者散道以為德也故聲變為仁踐跡為義摘僻為禮以鑿為智雖名不失德去道也遠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註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唐明皇曰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

王元澤曰上德無為然亦無所事為而德自足

曹道冲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為非故造無為之念也

呂吉甫曰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得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

顧歡曰言上德之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迹不彰故曰無為為既無迹心亦無欲故曰無以為

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呂吉甫曰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且有仁



焉則是爲之也

下德之人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註克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爲。

河上公曰：兼濟無偏，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功成不居，事遂不宰，無以執爲。

舒王曰：仁者有所愛，有所親也。唯其有所親，愛則不能無爲矣。其下者可知也。

王元澤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爲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俟於作，故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

唐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爲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雜說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義，皇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克舜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湯武也。上義下德也，或曰湯武大聖人也，謂之下德可乎？曰：聖人之所同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者，時也。大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甚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吳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然則道爲禮之本，禮爲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爲心，以德爲體，以仁義爲車服，以禮智爲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施報之義也，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攘臂者，攘除衣袂以出臂也。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辯，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御註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唐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  
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  
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  
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  
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為也

纂微曰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  
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  
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  
而不治哉

忠則不欺信則不妄莊子曰至德之世實  
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雖有忠  
信而不知至於用禮則玉帛交馳施報相  
望擊蹠曲拳辭讓謙卑徒為貌恭而已其  
心未必然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  
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天下亂矣

太上言禮為

述文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  
取此

呂吉甫曰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  
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道德厚實也禮智華薄也是以大丈夫去  
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此大大  
夫所以備道而全德此章主道之本而言  
也仁義禮智而道之失也上德者與道同  
也故不德也以退仁義實禮智而志於道  
德之厚實非真大丈夫不能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  
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  
自今言古謂之昔昔者指天地之後而言  
也經曰道生一於物為精古昔得一者天  
地神人物是也上下幽明雖則不齊得手  
一則未始不齊故下文云其致之一也一  
者本也

天得一以清

顧歡曰天者純陽之氣得一故輕清於上  
地得一以寧

顧歡曰地者純陰之質得一故安靜處下  
神得一以靈

河上公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王元澤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谷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

潤溪壑盈滿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

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陸佃曰虛者谷之體盈者谷之用

萬物得一以生

張君相曰有識無情總號萬物同稟一道

以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御註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

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

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

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偶之者故

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

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

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

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

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繆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王元澤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唯一能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爲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爲德常在一也

侯王以寡統衆以得一故爲天下正易曰

天下之動正夫一而止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御註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登則無以載發泄也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滅者生之息惟正也能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

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蹙乎蹙者上之仆

王元澤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辭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爲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神離或德或形其理無二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御註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孫登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

手一貴以況尊貴卑下爲基

王元澤曰水於五行其數爲一而趨下不爭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

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御註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蹙其

以此乎

顧歡曰孤是無父之稱寡者偏喪之名不穀者不善也謂非物宗不能總衆之辭凡此三者皆人之所賤而侯王自以爲稱豈非以賤爲本乎非者詳問之辭言侯王以孤寡不穀自目明其以賤爲本

王元澤曰一於數至少而爲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真貴也

故致數與無與

御註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

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

所以無譽

唐明皇曰數字作上聲譽字作與字說曰數與則無與輪轉爲與本數貴則無貴賤

下爲貴本轉爲與本當存轉以定與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本

故致此數與之誤也

王元澤曰數字作入聲與字爲譽字說曰知一者以賤爲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

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為已而數致稱譽豈真譽乎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王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河上公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

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真一矣故王

碌碌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

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

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

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為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始以鍊精為基本次以全神為妙道若基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為基本猶精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冀於神仙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真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悲三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

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欽藏於冬而蓄鮮於

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天地之道以反為動故能長久人一受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弱者道之用

悲二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

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

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

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

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

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

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

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堅強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

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

形故言生於無

呂吉甫曰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

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

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

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莊子所

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用無不利則不

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強是也然則欲反

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具積力久

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

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

乎不拔上士勤行也

上者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爲事上士了悟

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強行有志行與實相

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

真際念念增修心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

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

曰耳聞其言心行其道具聞之也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爲美而不知所以

爲道也知道之爲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

耳

李榮曰素絲不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

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

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

而忘道也

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

志分故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

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

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一出焉一入焉

耳若子夏出見紛華威麗而悅入聞夫子

之道而樂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

笑誠如下文云豈流俗所能親乎

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

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

掌大笑謂爲虛誕

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

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

色滋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

也遠矣聞恬憺寂寞虛無無爲之道則大

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羊祜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奧虛無清遠不爲淺識所笑不足爲深遠之至

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

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

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

了然見之者然後動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

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

建言有之

慕微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

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

三者之言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目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

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內有智慧爲明外無炫耀爲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勤行是進大成若缺是退

呂吉甫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爲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

李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

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

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

若絲之有類

杜光庭曰達士治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

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

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內則平夷

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類

上德若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

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

曰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李榮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

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

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

覽而無疵大白也韜光晦迹混俗同塵處

衆入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略小節

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

無窮名之爲廣雖云有德恒自若無德即

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

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車惠弼曰聖人建立衆德濟度羣生妙用潛流玄功密被不令人覺故云若偷

此二說偷竊之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情而實建也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情者其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此二說偷情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真故物莫知其具彼漢陰大人工牙然以真爲己任而別乎世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渾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

質性質也真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人質真淳而無假飾者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李榮曰寰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無隅也

呂吉甫曰大方體之無隅無北東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官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說法遍滿十方發聲顯蒙導凡誘俗雖復教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象既無體狀豈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象既無象豈有形狀道隱無名

纂微曰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具所謂滅跡匿端也

呂吉甫曰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相反者以道

隱於無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故也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成成之則歸道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

悟生復歸於道何乃執生為生而不反本邪

邪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復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與難見自明道至於

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

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

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勤行下士聞之

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宜流俗所能識

乎

###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

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

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

二氣構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

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冲神動而成

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為天濁重為地冲

和之氣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

就日

冲氣以為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冲氣醫家謂之胃氣有

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抱向也冲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

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

而向於明然萬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必

有陰陽之中以和之然後物生莊子云陽

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纂微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

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

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冲氣之

為和也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

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居尊極之

位取人之所惡以自名者處謙卑法柔弱

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李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先

日新益也無德處貴為自益也才下位高

必至傾覆損也

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言王公稱孤寡以

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

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

上而驕則為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

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舒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

損者乃所以為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



所以爲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言我教衆人去強爲弱去剛爲柔

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死也

嚴仙曰強秦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

字說曰屋梁兩端乘實如之物之強者莫

如梁所謂強梁者如梁之強人之強者死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暴盡舟俱不得其死然是皆失柔弱之義也

吾將以爲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

榮以守勝尊已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天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也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沖氣物得沖氣以爲和沖和之氣柔弱之義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爲稱是損之而益也衆人好強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大聖辯此以爲教父信其然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銷金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水至柔故幾於道而況無形至柔之道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柔之所

以勝剛也馳騁猶貫穿縱任也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

嚴遵曰有形鉅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礙俯仰之頃經數千里

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爲利用出入莫見其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間神舍於心氣乎神虛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自得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御註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益寓于此柔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爲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有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為人得化此乃無爲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也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爲之道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實無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之教法道無爲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爲之益

此章言法道之柔弱虛無以不言行教無爲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

爲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爲親名聞是虛假之法故爲疎世人不能爲身以損名只爲名以損身

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疎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爲成道之本豈不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楚相寧爲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疏也

得與亡孰病

纂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孰者爲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爲忠孝及爲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遂欲者失真爲名以熱身因財而害已迷淪者衆聖人詳問爲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爲病矣

呂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通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治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長久

呂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絕利忘名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又必於身為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遁聲名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祿棄之若弊徒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園堵國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嚴居松澗澗飲豈以螭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真此最為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為證

欲修真之士脫此轡鎖而已

###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困敗也太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穢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其完全而無困敗之弊也

功成者虧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名成者棄無為名尸其名不去至人觀成壞之相因去功與名還與眾人其道大成而常若缺也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為五帝之師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為萬世之師其用愈久愈新豈有弊耶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充塞無外瞻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呂吉甫曰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

羅什曰智無不積為滿空而能正曰沖言大滿之人能忘其滿雖滿若虛虛則不竭用能如此則無窮極

月盈則虧志滿則損至人知盈虛之有數雖盈而常若沖也

大直若屈

王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己故若屈羅什曰理正無邪曰直隨物曲成為屈

身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大直者屈身以伸道也柳下惠直道三黜而不去

大巧若拙

蘇子由曰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之自然雖拙而巧

劉進喜曰匠成萬物鐘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曰拙也

大巧在所不爲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作無巧功賦物之形方圓曲直不觀其妙故若拙刻彫衆形而不爲巧非其驗乎有如梓

慶之削錄非若宋人之刻楮

大辯若訥

御註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羅什曰智無不周爲大辯非法不說故稱

蘇子由曰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

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呂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能免也而一躁焉可以勝寒一靜焉可以勝熱一時之躁靜猶可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安往而不勝哉

此章之義先言諸大終之以清靜爲天下

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

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

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

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

武修文無戰逐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

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馬不馳丹

田自實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溫公曰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戰伐不止故兵

戎之馬寄生於郊境之上久不得還也邑

外曰郊躁競之夫不能少欲知足遂使坐

騁走馬奔馳聲色之郊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

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

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

大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禍之

有

王元澤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不知性分之至足而貪求外物則使遭濁

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禍莫大

於茲矣

答莫大於欲得

大孟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得中故

更欲得心既無涯必招大咎此言無道之

徒縱性任情殃咎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

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

先咎也

纂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

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宜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百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之所為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為禍違人而為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獲戾於眾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

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此章言以道莅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士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卷三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俗未役思於攀緣以真炤偽事無不悉也

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

則入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

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楊子曰人心其神矣

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

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晃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已知人馳心

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

其於知見甚為寡少以其捨己而求於外也

呂吉甫曰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

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是謂不為而成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克齊知天下可知矣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克齊見天道可知矣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故曰不為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

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不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遽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修真之人始乎務學以為士終乎得道以為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為道盡性而極乎至虛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為學者若不學則見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當絕學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則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後言為道日損也故曰始乎務學以致道終乎得道以絕學乃為全真之士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成玄英曰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無為雖復淺深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欲後損損無為學道二偏雙遣非有非無一中斯契

舒王曰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呂吉甫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為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羅什曰損之者無羸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為故無不為也  
王弼曰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為學者日益其所無為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無為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及此

無事者道之真聖人體道之真天下歸懷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

之天下將自賁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首言為學者將以致道也致道忘心

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事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此所以取天下也西

昇經云無為無事國實民富

###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情因民而已此之謂百姓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眾人之總稱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為心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誣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觀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故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生于自私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安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眾人也

### 聖人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憚其心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已則惴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誣信兩忘而閑其所舉渾然而已蔡子是見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

衆生既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別二見  
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懔懔者恐懼之意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  
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  
其志氣而無忌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  
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  
及其在天下懔懔然不敢易也至於爲天  
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  
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  
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  
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爲之靜本造有爲  
之穢業出沒隱顯生死輪迴所以從無適  
有名曰出生自有歸無名爲入死也  
呂吉甫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

死相爲出入而已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

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

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

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

徑動靜儵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

趣死者反於此動靜沒溺諸害無有此乃

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

矣與河公說同

唐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

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

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入而陰

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

久生者出之甚也主入而求學入滅以樂

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

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爲道術或殉

欲而爲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  
於死生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衆人是也矜生太厚

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如此之輩亦十中

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

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

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

而存生過厚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

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

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溫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

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

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

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慕微曰：老氏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

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

生則害不能害。既內無三毒，則外三毒不

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

何者？夫虎主嗔，兕主癡，兵主貪。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

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

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

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

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

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所礙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其至矣。

溫公曰：兕虎以喻強暴，處強暴之間而不

見害者，以其柔弱不爭故也。

羅什曰：地猶生也，以其攝生無生，故三毒

不能傷害。

此章言生死之道，以十言之，各具三焉。惟

善攝生之人，道通於一出，此三類雖虎兕

刀兵亦不敢傷害，故言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呂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

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

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

其為物，則特形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

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

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

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

德者，物之所得也。舍和氣而養物之形，道

生物而為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

而小之。莊子所謂具君是也。德畜物而為

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

謂具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

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

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爲天子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唯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註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蠕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爲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育等八義也言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

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道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呂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

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

始者道也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爲之母物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

反無爲

沒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遂理不反則妄作爲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既知其子復當守道棄知慧反無知以自

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

河上公曰兌目也使目不妄視門口也使口不妄言

呂吉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沒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裴處恩曰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纂微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

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小者道之微見道之微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守柔曰強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

呂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微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歟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外禍是自與身殃  
迴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

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者於內不能無所矜於外不能無所徇是以動而有所畏

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也施為感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行於大道者纖慮不萌萬緣俱息不容有介然之知矣蓋缺問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陸佃曰不由道路取疾而行謂之徑夷平易也徑邪不平正也迷民捨大道而

弗由好邪徑而求捷欲速以邀近功用知求道而去道也遠又豈知大道以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內也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行於大道也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顧歡曰除修也好徑之人唯以修朝為善也

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田甚蕪

河上公曰高臺榭宮室修農事廢不耕治而失時也

顧歡曰草長曰蕪蕪荒廢也夫峻宇彫牆窮侈極麗則人力凋盡田蕪荒廢內明徇名

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蕪廢也

田萊多荒詩所以刺幽王也

舍甚虛

舒王曰朝甚除治也其田反至於蕪其倉反至於虛倉本也今乃蕪虛是由人棄大

道而趨邪徑也

王元澤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彩

河上公曰好飾偽貴外華青赤為文色絲為采

帶利劍

成玄英曰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鏑鉞

以衛其命

厭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曰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

甚修除牆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蕪農事失

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

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

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

飲食常厭飲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聚斂積實饒珍異

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曰誇

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密誇大於人

是謂盜誇既矜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

知則施為盛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

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未盛則本衰下

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悲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註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節解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跡可顯則深根固蒂不爲是非欲惡之所抽拔若建者伐德求名顯功希報美善既彰冥功不著終爲無常業障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親金剛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木強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也

善抱者不脫

纂微曰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

而不脫失也

舒王曰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

來世其傳也遠矣

唐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杜弼曰明以近修遠立身以道不拔不脫固蒂深根以此修身真德在已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河上公曰修道之家父慈子孝兄弟順夫信婦貞其德如是乃有餘也

王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土宜以治天下

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

纂微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

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纂微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

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

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

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

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

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

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

下乎察已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

戶以知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

所以爲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此章首言善建抱終之以知天下者蓋天

下之本身也善建抱者所謂修之身也推

此以及天下可謂知治之本矣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舍德之厚不遷

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

唐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

於赤子

呂吉甫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

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  
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  
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舍德之厚比於  
赤子

舍抱也赤子性淳而未散氣和而不暴舍

德之人性本至厚不遷於薄故比於赤子

舍德之厚者非特有赤子之容也有赤子

之心矣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張君相曰毒蟲蜂蠆蛇虺之類以氣害人

爲螫猛獸虎兇之類以足踐人爲據攫鳥

鵲鴉之類以爪傷人爲搏赤子無害物之

心故不爲此等諸物所害且毒蟲喻螫猛

獸喻攫攫鳥喻貪赤子絕此三惡故不爲

三毒所傷舍德之人慈忍久就內不生嗔

故言毒蟲不螫喜捨既成貪愛亦盡故喻

攫鳥不搏常有明智永絕癡惑故言猛獸

不據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

物莫能傷況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

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孰能害之莊子曰  
人能虛己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握固以其意

專心不移也

赤子意專志一心無所知手無所用故自

然握拳牢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註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

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

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林靈素曰峻小兒陰也作動也牝牡之合

即陰陽之運會赤子未知會合之理而動

作者至精不散也舍德之人雖了諸法空

寂寂不廢動而能無心應物動作合德合

時此明身業靜

王元澤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

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自營於外

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

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

終日號而嗟不嘔和之至

御註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

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嗟不嘔人之生也

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

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

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

知和曰常

舒王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故曰知和

曰常

人能知和氣柔弱則制命在我有常而不

知常曰明

松靈仙曰和是不二之中夫道一相無相

不為生死所傾動故名曰常能知此常則

智慧日明也

舒王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益生曰祥

舒王曰夫生不可益而人常求益於生則

有凶祥

孫登曰生生之厚動之妖祥

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定生理至足無欠無

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祗以為

強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

王元澤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

交使則天和凋喪損其真矣人所受者不

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為失理孟子有樞

苗不芸之戒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

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

強也

嗟乎流俗有為之徒不能同其赤子之無

心縱無窮之欲喪其真之精或補以藥石

或行以小術求益真元反成疾病故老子

有益生之戒也不能似赤子之氣和或用

意以存想或役心而行氣欲氣盛而體充

終日號而嗟不嘔和之至

御註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不暴蹶

者趨者是氣也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

敵而非自勝之道

舒王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

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為暴矣故曰心使氣

曰強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上章曰守柔曰

強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

者非守柔之強乃強梁之強

物壯則老老之謂道不道早已

蘇子由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

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其非赤子之性矣

物不可以壯壯則老矣夫道者先天地而

不為壯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若不知道之

真常而益生使氣為強梁之人是物而已

豈道也哉故曰早已此章言赤子之無心

含德之厚者似之赤子無心害物而物莫

知常曰明

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一也

之傷也故精全而不散氣和而不暴知此乃異常也不能知此則益生使氣而有壯老之異失赤子之心矣非含德之厚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上公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

成玄英曰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無言說所以不言

顧歡曰明道則忘言存言則失道道可默契不可口說故莊云道無問問無應

言者不知

纂微曰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道者不言故孔聖欲無言孟子豈好辯正容以悟物者有之目擊而道存者有之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是皆知道不可言也且譏音者口不能傳斷輪者口不能言彼進乎技者尚爾況道深微妙安可言乎多言數窮離

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御註陰郅守神退藏於密

纂微曰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也

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

宗道無言故興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

故不可以目視又不可以口傳夫至人塞

兌閉門而善能收斂歛聽鉗口結舌故曰

塞其兌閉其門也

陸佃曰兌者所以說物也門者所以通物

也塞其所悅閉其所通然後可以挫其銳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裴處恩曰和其光令光不耀同其塵令塵

不染

挫銳而內不出解紛而外不入和光而不

耀同塵而不染真知者其處已如此

是謂玄同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

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

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

默言不言而與道同矣

玄升而入道至於玄則小而與物辯唯塞

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默而不言而

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

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疎之態情

偽相感而有害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

賤之分及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

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

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

所甚親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疎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

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

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疎利

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天下貴不亦宜乎

不可得而親疎者若列禦寇居鄭園人無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居衛是也。此章貴忘言而體道下文皆默而成之之道也。又孰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哉。良貴在我物莫能賤故為天下貴。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

體道之常之謂正。正止於一而不變道之常也。治國之道以常為貴。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以奇用兵

顧歡曰：奇者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九奇九攻百勝。此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也。

劉仲平曰：雜而不純者天下之常心也。流而不制者天下之常情也。正之為道異於是矣。故一而不雜者正之體也。止而不流者正之用也。一而不雜則不純者之所宗。

也。止而不流則流而不制者之所主也。是以治國者不可以他求。以正為守而已。若夫用兵則不然。操凶器臨危事有萬之衆。決勝負於頃刻之間。有可以制敵則衆權適變。宜無不可為者。故其容與治國常異。故用奇而不以正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註：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治。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雜說曰：正可以治一國。而己奇可以用五兵。而已唯其無事者。然後可以取天下。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然而湯放武伐亦可以無事乎。曰：然則湯武者順乎天應乎人。其放伐也猶放伐一夫爾。未聞有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唐明皇曰：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纂微曰：忌諱謂禁令也。人君不能無為而

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其手足。避諱不服。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王元澤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王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民強則國家弱。

王元澤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王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

纂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唐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姦。盡成盜賊。則豈非多有乎。

舒王曰：法令者禁天下之非。因其禁非所

以起偽蓋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河上公曰謂下文也

我無爲而民自化

御註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曰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克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而視天民之卓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垂衣拱手而

天下治此帝王無爲而民自化莊子曰無爲而萬物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故皆自富也

類解曰心既無爲迹又無事四民樂業百姓豐饒此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上無事則不興力役豈奪農時而民自富

此申上文彌貧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王元澤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我無欲而民自樸

唐明皇曰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樸者性之全我性全而無欲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申上文奇物之義此章主無事

以取天下也自天下多忌諱至盜賊多有此有事以取天下之過也自我無爲而民

自化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以取天下之證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河上公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

明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唐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爲寬大人則應之

淳淳然而質朴矣

呂吉甫曰淳淳者言其不謀於薄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唐明皇曰政教察察有爲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

舒王曰悶悶者無所分別唯其無所分別

則常使民無知無欲故其民淳淳察察者有所分別也有所分別則其民不能無知無欲而常缺缺矣

呂吉甫曰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禍兮福所倚

河上公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所伏

河上公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

恣則福去禍來

唐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爲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

朴此則禍爲福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

以爲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

福爲禍之所藏也

禍福倚伏在吉凶之域者將何處也蓋禍至不懼省躬自咎以免於禍而已將處乎禍與福之間也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莊子曰寧於禍福孰知其極

河上公曰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孫登曰孰誰也極盡也夫禍福相因倚伏無定禍因福至福假禍來孰知其盡也其無正邪

王元澤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其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智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目固久衍註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迂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所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陸佃曰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目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顧歡曰方正其身妖奇自隔不以其方割彼從我也

廉而不割

廉者矜於自潔太廉不啖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王弼曰廉清廉也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汚不以清廉剌傷於物也直而不肆

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也

王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拂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

王元澤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為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書曰直而溫溫則不暴內直而外不暴以凌物所謂不肆也語曰質直而好義

光而不耀

御註直而肆則凌物而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

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誇世末之

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王元澤曰光以煥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宣耀以煥物哉

此章言禍福正奇善妖相生而不可知民

之迷此固以久矣奈何復以察察之政始之則民安得全其樸乎是以聖人雖方廉

直光以處已然未嘗顯迹以示人蓋取此

悶悶去彼察察而寧於禍福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註保其精神而不以外耗內者嗇也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人之所以爲人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唯嗇也愛養精神然後脩治人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復

呂吉甫曰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也苟唯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情性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

王元澤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爲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呂吉甫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

重積德

王元澤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爲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呂吉甫曰重積德則德之至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呂吉甫曰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呂吉甫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

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者而無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舒王曰國者皆出於道也故以道爲母如此則沒身不殆也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

王元澤曰人以性命爲根外乎此者皆枝葉也失性之人威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乎命而遂脫矣

陸佃曰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道者萬物之母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極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以長久根深則抵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呂吉甫曰：當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當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嗇，終之以長生。久視者，蓋長久之道，當嗇其精神，精神者，根也。形者，蒂也。根深則蒂固，蒂固而生長，視久也。昔黃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內經稱具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古上聖，未有不嗇精神而成真者也。乃若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也哉？故曰：道者，聖人之愚者，背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悲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王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何也？取其不煩擾爾。

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爲祟。古之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無靈響也。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

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爲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故靈物得乘機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爲而任自然。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唐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歛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劉進喜曰：神者，効驗靈也。非此鬼無靈効，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唯聖人不傷民，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無

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此章欲人君以道治天下莫之為而任自然故幽明各安其位人神不相雜接而德交歸焉帝堯之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夏后之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此帝王無為而治天下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上公曰治大國者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細微也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呂吉甫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

王弼曰天下所歸會也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

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天下之交牝

王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王元澤曰當以雌靜受物

牝常以靜勝牡

河上公曰陰勝陽者以安靜不先求也

以靜為下

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舒王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者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靜為君而常處於下則足以勝牡矣故曰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呂吉甫曰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王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小國則附之

顧歡曰夫大國謙以虛則小國悅以服服之是為取彼小國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

王弼曰大國納之也

盧裕曰取其容已也

唐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唐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呂吉甫曰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

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上公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

成玄英曰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故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劉進喜曰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

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唐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

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贊貢賦以下大

國者不過入事大國為援助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劉仁會曰恃大恐自高故特以為戒也

舒王曰蓋以小事大者人之易以大事小者人之難唯其人之所難故老子以大者宜為下

呂吉甫曰今大者下小復下大兩者各

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為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大者奄有四海君臨萬方其勢崇高其位尊極失於盈滿尤宜謙下劉子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海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為謙王侯以孤寡為損此章言交鄰國之道以謙下為本故國無大小皆當用謙然大者恐恃以自高尤當謙下故特戒云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劉仲平曰奧者至深之居微者一隙之邊

以言乎道之妙則喻以奧以言乎道之麤則喻以微言妙則知微之為麤言微則知妙之為奧

善人之寶

唐明皇曰善人智道者昌故常寶貴之以為用也

王元澤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之可貴者善人也寶者貴重之意道之為寶者精氣神是也夫精者身之本保其精而不蕩則形全專其氣而不暴則體充守其神而不散則真全三者混而為一此道所以為善人之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唐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其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善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能自悔卑下則足以免於罪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孫登曰：夫言之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之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聖人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辭以悅百姓之耳目，飾行以曜萬物之目哉？陸佃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然而美之高，可以市，尊行之高，可以加人。又況道者萬物之與乎？此古之人所以用斯道覺斯民也。而一民覺焉，則雖以至寶充滿法界，以用施者，其功莫之勝也。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顧歡曰：樹君立輔，論道經邦，欲以率道天下，教化不善人也。

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民，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之天子。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之長有三公焉。書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師、太傅、太

保溫公曰：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

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

已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

者，求諸已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

從者如歸市。

舒王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

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

道而已。

王元澤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爲己任，有道

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爲政之大

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

故未若不求，求外而進道之要也。

此三家說璧馬以招賢。

呂吉甫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拱璧以先

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

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

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道者，不過此而已。

此說璧馬所以享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顧歡曰：古之所以貴寶，此道者，其意何耶？

問其所由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已免邪？故爲天下貴。

御註：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

求之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

者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

善救者如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

呂吉甫曰：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實有罪

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

此所以爲天下貴，而古之人所以不得不

貴也。

此章言物皆出於道，道爲天下貴利而行

之者，善人也。故曰：求以得保而任之者，衆

人也。故曰：有罪以免，以道無所不用，故爲

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劉進喜曰為無為修道業也事無事見道相味無味達道理

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無味者道之淡此三者皆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望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王元澤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

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曹道沖曰報怨以德仇讎便絕報怨以怨

相報無盡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纂微曰此重誠也難易大細者則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

矣營為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難於已難為大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

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禍患之機藏於細微發於常人之所忽及

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怨之作也必於易細而圖為之則無怨矣書曰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註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

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未則

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疏曰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

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

舉故以天下總之爾

杜光庭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至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唐明皇曰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令圖而去之此明聖人不為難大之事故能

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

成玄英曰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

杜光庭曰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人

美之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多易必多難

唐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成玄英曰此答喻也夫輕易為罪必招重

大之殃

羅什曰輕而不修報之必重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

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

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一體無故也

王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

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惟其難於細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劉仁會曰慮而後動終無悔吝聖人猶爾

況非聖乎

此章上三事體道也故報怨以德是圖為

於易細之時終無難大之事非體道聖人

孰能如是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杜光庭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

之執持為易

其未兆易謀

唐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

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有形兆謀度

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

王元澤曰戒在事物之先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唐明皇曰欲心初染尚未危脆能絕之者

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

微則易散爾

呂吉甫曰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

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

通諸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

王元澤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之於未

亂也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嚴遵曰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

為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

也何以効之曰任事未虧童子行之及其

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割

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皆

緣不能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

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聖人見端而思未覩指而知歸故不為禍

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唐明皇曰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

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

生也九層之臺起於一簣之土此明積習

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

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

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

文

杜光庭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

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

遠矣毫毛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

成於層臺自下而為高也千里始於舉足

自近而及遠也世之人但見合抱之木層

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以執柯以伐之聚

錡以壞之馳騖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

救亦猶倚市門而長嘯終亂魯朝萌沙鹿

以貽祚幾傾漢室默識遠鑒所宜留神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唐明皇曰爲謂營爲也執謂執著也言人  
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而更有所  
管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  
禍敗而失亡也

呂吉甫曰爲之於未有則是不爲爲之也  
治之於未亂則是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爲  
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固而反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  
持故無失勝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  
矣能無敗失乎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爲之於未有則我因  
無爲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  
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註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  
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

敗

呂吉甫曰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  
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

凡民從事至於幾成而敗者以不慎厥終  
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

唐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  
必無禍敗之事

呂吉甫曰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

於近慎終如始豈有敗事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  
衆人之所過

御註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

夫豈足以造乎無爲聖人不以利累形欲

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

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

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  
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

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陸佃曰捐金於山投珠於淵棄極真之寶

絕窮巧之伎夫是之謂欲不欲忘其仁義

遺其禮樂棄已陳之糟粕投既腐之土梗

夫是之謂學不學

王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

欲爾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民飽食暖衣

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

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民迷妄失本已

遠故也故聖人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

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爾

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迷末多事聖

人以不學之學抹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盧裕曰輔佐也人生而靜物之性也以無

欲無學輔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

不敢爲

杜光庭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爲多欲紛

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

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

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欺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是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古之善爲道爾

陸佃曰欲不欲至於無欲學不學至於無學則可以祐神而相天故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祐神者以已之神祐萬物之神相天者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

鳥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萬物既已自然聖人於此輔之

夫何爲哉非亂其經也非逆其情也因其有生輔之以全其生因其有形輔之以全其形有虞之命官以上下草木鳥獸有夏之懋德鳥獸魚鼈咸若此章言聖人圖難於其易故持於安靜之時所謂爲之於未

之患矣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

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悛無爲而悅夫嗁嗁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王弼曰明謂多見巧詐散其樸也愚謂無知守其順自然也

溫公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曹道沖曰民智則生姦民愚則反樸

明者明民以其智也非以明民所謂不以智治國也愚者智之反也將以愚之使民

去智反樸忘是非絕美惡同乎無知無欲

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舒王曰夫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言古之

善爲道者不以聖智示人欲使人無知無

欲而愚之也故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鈎餌罔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衰頡頑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愚則無知智則多詐民多智詐巧偽滋生所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盧裕曰捨道任智大偽生焉偽生於下智出於上上下下相蒙爲害大矣

唐明皇曰以用也賊害也人君任用多智

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出則姦生今下則詐起國家所以滋昏而爲國之賊

也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

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也

蘇子由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

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唐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國之福也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

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

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新說曰堯舜之智在於不徇物禹之智在於行其所無事不徇物則不察物以為明

行所無事則不鑿物以為利則可謂善用智者也若夫老子所謂不以智治國者則在於存之然後民利百倍

知此兩者亦階式

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

者為賊不智者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

唐明皇曰任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

於國人君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

為君楷模法式

呂吉甫曰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

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

是謂與天同德也

唐明皇曰玄深也妙也人君常知所委任

是謂深遠玄妙至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註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

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

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

矣

劉仁會曰玄德難測故曰深無往不備故

曰遠棄智任愚故曰與物反也

玄升而入小而與物辨故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

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

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

愚若昏所以去智

顧歡曰雖於俗為反而於道為順

此章言密用其道使民由之而不知無巧詐之智還樸素之純能知此以為法是深遠玄妙之德去智而循天之理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至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慈六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顧歎曰江海處下故百谷宗之王者居謙

則萬物歸之

故能為百谷王

唐明皇曰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

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

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

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民子

來而不厭爾

直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王者歸往之義

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河上公曰欲在人之上法江海處謙虛欲

在人之前先人而後已也聖人在民上為

王不以尊貴處下故民戴仰而不以為重

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

母無有欲害之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呂吉甫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

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

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

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

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唯以其

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

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

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樂

推而不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呂吉甫曰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

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

爭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謙下為主江海善下故為百谷王

聖人言下身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孰

能與謙下者爭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杜弼曰肖似也不與物同故曰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徧

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

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

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王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

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呂吉甫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

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

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

彼其無乎不在無可疑者謂之似不肖而

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

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則無

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

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

王元澤曰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者也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唐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治身治國也

王元澤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

一曰慈

王元澤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

唐相曰慈愛也禮記曰為人父者止於慈茲益也慈者人之本父子之道天性也人之慈孝自得於所性之中無待於外矣仁者人也以兼愛為心去性遠矣老子方明

道德之要故以慈為寶

宣聖五常以仁為首釋迦十戒以殺為先三聖雖殊以慈為本則一也

二曰儉

顧歡曰寶精愛氣不為奢費

呂吉甫曰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非儉乎

儉德之共也大禹修身以克儉為賢文王為治以節儉為化儉之為德大矣哉書曰恭儉惟德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顧歡曰履謙居後不為物先

呂吉甫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

王元澤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

孔聖以仁道為本以儉讓為德亦寶此三者而已

夫慈故能勇

王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

也

呂吉甫曰夫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帝舜性仁形為四罪之誅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文王視民如傷可謂慈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乎

儉故能廣

顧歡曰治身愛氣則性命自延治國愛人則德化自廣

儉以修身則精神不費儉以治國則財用有餘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河上公曰不為天下首先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舒王曰不敢為天下先則物莫為之先故能成其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

矣

御註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奉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顧歡曰棄捨慈悲且爲勇敢謂負氣輕死以不懼爲勇不實其氣而捨散其精不愛其人而廣用其力舍其後已但爲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唐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

使能自營助也

王元澤曰三寶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故也

此章言道大而爲實者三三寶之中以慈爲本故篇終言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盧裕曰士者將帥不武謂不以武凌人

呂吉甫曰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也事道則不爭勝將人則用人之力何所

事武

若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善戰者不怒

御註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曾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舒王曰不怒則善戰

呂吉甫曰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

宜也

戰危事也善戰者弔民伐罪而已豈有私怒以用危事而害民者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彌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

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

劉仁會曰德感物實故曰勝敵兵刃不交故曰不爭

爭逆德也不爭而勝乃爲善也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

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辦雖窮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當為人執謙下也

纂微曰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

是謂不爭之德

呂吉甫曰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註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智也

呂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人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御註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本之至者屋極是也此章言善為士者不武夫不怒不爭用人

之力是不武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故可以配天無為而無以加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御註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顧歡曰在國先舉在陣先動為主和不唱迫而後動為客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欲順天應人以自全保既不先舉是不為主不得已而用是故為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註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呂吉甫曰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

王元澤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御註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唐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張君相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動雖行無行

王元澤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唐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者不怒若

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善勝敵者不爭

顧歡曰仍引也人既服德則班師振旅雖欲引敵無敵可引

執無兵

御註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已慈和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王元澤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

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成玄英曰內明敵前境也輕染諸塵則致

三塗之禍

輕敵則幾喪吾寶

成玄英曰幾盡也輕敵則好勇而不慈廣  
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盡失前三寶

呂庸曰苟爲不能出於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喪吾之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唐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  
哀於人者勝

王元澤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刃相敵也

此章言用兵出於不得已故爲客退凡不敢輕敵恐喪其實故舉兵相加慈哀於人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道炳而易見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

而易守之故見之事則其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爾

蘇子由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用見

於起居飲食之間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  
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  
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  
之乎

易則易知近則易行以其至易也非思慮

擬議之所能喻所謂不慮而知也以其至近也非步驟遲速之所能至所謂不行而至也用智以知之則淺矣故天下莫能知用力以行之則莫能至故天下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言以無言爲宗事以無事爲君得其宗而易知識其君而易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蘇子由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  
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  
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

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  
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  
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  
為貴也

纂微曰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  
故希少矣

惟知者少此所以爲貴也使淺識以知聖

人則豈足貴邪

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王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王者實其真也

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王而不顯故難知而爲貴也

褐者麤淺之服王者精貴之寶被褐者顯  
麤於外和光同塵若愚若昏不殊於俗懷  
王者藏實於內懷道抱德匿名藏譽不示

於人與環中王表者異矣莊子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以相示也此章言道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夫惟有宗與君是以知者少也聖人所以難知者實此道而被褐故爾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吉甫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矣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

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矣

溫公曰知之如不知則速怨不知而強知則招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唐明皇曰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爲

強知所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呂吉甫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王元澤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此章言道本無知知其不知爲上不知而用知以知之則爲病聖人之不病者知知之爲病而反乎無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也

成玄英曰內明威刑也所謂經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鄼之刑法也言一切衆生未解真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則

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劉仲平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有威可畏謂之威衆人不知畏天之威則

無所不爲此天之大降其威虐而禍罰所加也故曰大威至矣書曰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無狹其所居

御註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囊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唐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御註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且盡之所爲有枯亡之矣枯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

劉仲平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

命也故聖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

王元澤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

衰不能使之復朴乃盛其居之廣而使狹

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狹狹其居故民不

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彼聖人

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

浩然之性則其有干戚者乎莊子曰狝韋

氏之圃黃帝之囿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

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

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

濁恬淡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

顧歡曰人不厭生生不厭人人不棄道道

不棄人故曰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

西昇經曰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人不厭

其精神則精神居之而不去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

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

自貴高榮名於世

呂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

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

也自愛以畜而不自貴以遺其生畜而遺

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

劉進喜曰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

卑靜退先物後已不自貴也

明以自知而不自見以矜能則其性廣而

物不能蔽所謂無狹其所居也仁以自愛

而不自貴以賤物則其生全而物莫能傷

所謂無厭其所生也夫然則宜至於于天

之威乎

故去彼取此

顧歡曰去彼見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愛

則生道內足

此章言上失其大道之化民亡其性命之

具故雖有可畏之威而弗畏也唯無狹其

居以盡性無厭其生以至命豈有干戚者

乎是以去彼見貴取此知愛亦使民廣其

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灼

可見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顧歡曰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

必果無回強梁使氣殺身之術

成玄英曰勇謂猛進也敢謂果決也殺謂

死滅也言進必果決食於世事則死滅也

羅什曰心定所行果而望得真去邪來遂

獲其罪故言殺

勇於不敢則活

羅什曰行柔弱唯善是與則獲其利言活

活長生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則長生

顧歡曰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

活身之道

舒王曰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

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於敢以不必必

之故多兵而殺勇於不敢以必不必故無

兵而活

呂吉甫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

敢者也則死之徒是也故曰勇於敢則殺

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河上公曰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為利殺身為害

王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呂吉甫曰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註晦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逆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

善勝

唐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王元澤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生

劉仁會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言善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繹然而善謀

蔡子晃曰雖坦蕩平夷善能謀圖善惡毫

分不差

王元澤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註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

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

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不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曹道沖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恢大疎略物無漏者

包羅上下六合萬物不能逃其內者天網也恢恢甚大雖則疎略賞善禍淫毫分不失此章言勇於敢與不敢夫勇敢者天之所惡雖聖人猶難於勇敢下文言天道謙虛當視以為法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顧歡曰奈何猶如何也道德陵夷刑罰深

酷則生不足懼死不足畏人不畏死本由

刑政之苛如不慕大德以生人更設嚴刑

以懼物民將抵冒而終不化修己奢淫則

精窮氣竭萬神交落動之死地不能制情

遣欲更為險行驚神

上失其道民無常心以抵冒法禁何死之畏上猶以死懼之斬鋸制焉繩墨殺焉而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真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司殺者殺之

杜光庭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宮之考較焉天

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此四司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河上公曰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

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

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也

呂吉甫曰聖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

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者有

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

此章言民無常心而不畏死當先化之以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為奇者誅

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殺而有天之司殺者若代殺之是猶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悲老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呂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耶

王元澤曰張官賦祿制禮用則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歲本衰適使之飢而已

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魏君重歛而碩鼠之詩作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御註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劉進喜曰有為則政煩無為則事簡簡則

易從煩則難治六情難制由一心之有為

呂吉甫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美難

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難耶

王元澤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

彫巧偽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無為而治者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者武之所以為王帝王與成皆原於此經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纂微曰賦重政煩民亡本業則競求實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呂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之厚故輕死耶

溫公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矜生太厚欲利甚勤觸刑蹈險視死輕矣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此章言賦重政煩民亡本業是以輕死此三事皆以未傷本者也貴生則異於輕死無以生為則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河上公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河上公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上公曰和氣散也

嚴遵曰陽氣之所居本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

死柔弱生

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也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於柔弱其可得乎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註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真曰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兵皆多至

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欺此皆兵強則不勝之驗也

兵恃其強則必驕矜驕矜者敗亡之道也秦皇至強不二世而七項氏暴強不旋踵而滅

木強則共

御註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強則伐而共之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註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以懦弱謙下為表

仰觀乎天天積氣而在上地積形而在下遠取諸物木條柔而在上幹堅強而在下以此推之則堅強居下柔弱處上可知矣

是篇泛論人物皆以柔弱生堅強者死欲全生道者可不鑒茲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

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叙嚴遵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絃高急者寬而

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實相任上下

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捍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張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今

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今不下不下不高中前期也為行之道亦務中平太高則眾所不容傷下則非議所聚抑高舉下合理源也

唐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守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人心排下而進上虛榮獨而畏高明王元澤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河上公曰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貪益富奪弱與強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不虛榮獨而聲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河上公曰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  
王元澤曰有道者與天合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羅什曰得此虛通而無思慮豈有心智而欲貴已之賢能不恃其爲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無自滿之志恃爲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是以有餘自奉招損之道也

此章言天之道以中爲至故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聖人法天不恃爲處功以示其賢故受益而無損非知天者不能與此

###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

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無以易之也

水隨物萬變而不易已者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雖應萬殊之變而吾心常一故能勝物而不傷

故柔弱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河上公曰古柔齒剛齒先舌亡水能滅火陰能消陽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恥謙卑好強梁

是以聖人言

謂下文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王元澤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爲德也受國不祥其納汙辱之義乎

引萬方之罪歸己是受國之垢濁也故爲一國之君主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也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王元澤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

之至正

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此章言柔弱勝剛強故先舉水以爲喻後引聖人言以信之

###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鑽于雖有忤心不怨讎凡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

人君不能無爲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怨惡並興人君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怨素何姦詐愈甚而怨惡益多則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上公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兩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

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之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曰不責於人是故不罰不責何怨何和

王弼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鎖干雖有忤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牛馬者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

王元澤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已

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券蓋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券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契以責事

責事

故有德司契

王元澤曰不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嚴仙曰求諸已

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河上公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嚴仙曰求諸人

舒王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

以為無德也

徹通也無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歟故曰樂通物非聖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呂吉甫曰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王元澤曰唯天無心但善則與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此章言有心和怨不若無心司契和怨則必有余怨司契則不責於人天道無親唯善則與是亦執左契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上公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儉約不奢泰民雖眾若寡少不敢勞也

臧玄靜曰土地不多為小國士卒不眾為寡民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

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舒王曰夫民之寡則吾之用亦狹矣故小國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不用矣

王元澤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伯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

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河上公曰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元澤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

重死者不輕生也與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者異矣不遠徙者安其居也與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異矣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與無所乘之

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纂微曰刳木爲舟以濟於水斷輪爲輿以

通於陸蓋適遠之用也無爲之世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本絕往來何所乘用

張君相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

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內明舟與

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實相

廢而不用

王元澤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

交戰之患

曹道冲曰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

不戰安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王元澤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唐明皇曰舟與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

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

歸於結繩之用矣

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欲

明結繩之世人人淳樸文字既興詐僞日

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曰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御註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

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

安存生故樂

唐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

繡故所服皆美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不

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王元澤曰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竊嘗

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

人之事業蓋以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

効可以爲此也老子大聖也而所遇之變

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

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

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

義終焉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及太古之治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擘管清磬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亦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

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聲稽趣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乎泰不可得也即汲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而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近而不交無求之至也是篇言小國寡民則事簡民淳可復太古之治自結繩而下皆太古之治也誠舉是書以化民其効可以如此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舒王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夫治天下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而不相往來則治之極復收斂而歸於道故次之

以信言不美  
王元澤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口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盜言孔甘甘者味之美者也貌言華也華者色之美者也巧言如簧簧者聲之美者也信言者以道而言也淡乎無味而非道也言無華綺而非貌也言無韻麗而非簧也此所以不美歟

美言不信

河上公曰美言者溢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僞多空虛

舒王曰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故美言不信

王元澤曰離道而語事物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善行道者無辯說

辯者不善

唐明皇曰空滯辯說故不善

王元澤曰言以明道而已道要不煩何用

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御註知道之微者及要而已經曰少則得  
纂微曰夫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  
根本得其要而已矣何必博乎所謂少則

得

博者不知

御註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  
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具也

蘇子由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而曰

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

王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與人已愈者既以與人已愈多

王元澤曰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  
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  
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  
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  
明能瞻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曹道沖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

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不積  
亦虛而已虛故足以應變實而不屈所以  
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  
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虛格曰人道利於此者或害於彼天道均  
平故有利無害

顧歡曰善者得道以成惡者得道以化同  
歸乎一利而不害

天法道故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

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呂吉甫曰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  
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  
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爲似不肖是  
不美也言之至近其指至遠是善也然而  
非以言爲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

知也而其約不離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

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踈矣老子之道也

以有積爲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  
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  
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

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有所不利者所不

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

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  
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  
道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不爭

是天之道而已矣

聖法天雖爲也而爲出於無爲化戾事就

不與物爭故能全其聖功也此章總叙作  
經之旨體道而言也道淡無味故不美言

以明道故不辯道要不煩故不博聖人體

道故不積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故愈有愈

多天法道故利而不害聖法天故爲而不  
爭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利物而不爭  
故以此終焉

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冥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為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為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為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

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有一未形而言謂之道自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德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道德合則渾而為一離則散而為二今言道德經

者是也言道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經之首取其道可道因名為道經也下經之首取其上德不德因名為德經也茲道德之所以分裂歟上經止言其道何以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道不離於德也若下經止言其德何以言道生之德畜之是德不離於道也以經考之道德相須不可偏舉嘗試論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

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為一不可分而為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司馬溫公述要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原開卷一之三 斐

趙志堅著

德經

上德章第一道是微妙之本本尊故

早故言下今此卷中合有四十四章大分三別初一章立宗次四十二  
廣談義理後一章結會歸宗初章之中自有五別初明德有愛執遂成上漸洗記失道行體四明志信不足華薄有歸五明有道丈夫去華歸實四句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與道相得故云德也德有二義

一者本德道之妙用隨類生長咸令有益二者修證契道之人初得真性終復本道既能自得又令他得所得者道故云上德不德者上德也德與道契利物弘深功成迹隱德不彰露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代資之而不識此詮有德高勝無比故稱為上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夫心境兩忘物我齊貴與道玄同者方謂之德今則矜執未祛封著猶在雖則德亦備矣自見猶存為未全忘故名為下下十

一句二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以用也無為言內心虛靜無欲為無以為謂境物虛淨俗所有法皆無用為此述上德之妙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未能虛遺貪吝有為成功立事故云為之欲榮利以潤家國名謚以揚己故云有用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思惠之迹恤人不足損己惠之於人有過私恩宥之此為之也成濟不以為功施恩不望其報此無以為也荷恩者眾懷惠者多從化如流承風自靡仁道最優故稱上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宜也人無分理物失其宜時有剛潔之士不容私邪明斷是非審分曲直咸得分理不失其宜者義士之所為也近徇榮祿遠乎功名此有用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履也俯仰進退履踐合度謂之禮攘奮臂也仍引也備得節文名之為上夫禮者制形之法淳風漸澆人情險薄心不相與形又倨傲從外設法且制容儀庶使心逐

形柔內隨外順身既合體心漸得理然有情貌相反形順心違心有姦欺形不應禮故有忿怒奮臂更相牽引此謂失禮之初亂之首也下四句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即上德也後德謂下德也上德合道故名為道初為對道所以稱德今對後德復以為道入既不能行於上德虛忘之道而行下德有為之執下德者諸行備足但不忘耳仁者思惠仁恕德中之一行時人不能具德此獨偏有一行仁中最勝故稱為上仁由行仁以得人其次行義以斷割義以刑伏仁以恩從故仁勝義也義猶用刑以伏心禮唯制形以應節故外有屈折之

容內無柔順之行斯則外君子而內小人故有攘臂忿爭者也下六句四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則誠心唯一信則從命無二自淳至澆禮為下極忠信之心歇薄空事容儀身逐

心邪故為亂首且道心無限唯貴淳一故擁腫鞅掌之與居而遺其屈折也禮文有數務存規矩故進退俯仰之中節稱以為上此則道貴心而禮貴形夫制心者入道制形者從俗心無道而從俗不亂如何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有二一者心實未知口先言知識在知前故云前識二者役此之心競為先識夫知者先以心知而後口言今乃心不知而口言知者則口識在於知前此為道中之華薄也失淳厚之風長貪競之俗故為失道之初僥愚之始下六句五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長也夫扶也有大德而能長養羣品扶護蒼生者謂之大丈夫其行心也處其厚

不處其澆薄唯道是務豈知禮之所用手  
厚薄同是一物但有好惡華實則論真假  
故華假不及實真

居其實不居其華

大丈夫有道者也心守真實不處華偽以

此勵人

故去彼取此

立身為行去彼華薄取此實厚為厚實近  
道以為此華薄遠道故以為彼

昔之章第二大從之首其中四十二  
章廣論諸義前章明五

德降殺至禮為亂此明萬人守本歸  
道會理前指其失今示其得隨機設  
謫所以次之章中四別初明有色有  
形同資一氣吹明生徒雖來成勤無  
為三明損高就卑示為久要四明  
捨貴就賤方得歸真八句一

昔之得一者

一元氣道之始生者也古昔天地萬物同

得一氣而有生成此句總說生由下別陳  
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氣分為陰陽陽氣清上澄為天天得一  
中之清氣而為天故清明也陰氣濁下凝

為地地得一中之濁氣而為地故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一氣之中有非陰非陽者名曰和陰陽既  
判和之陰多者為鬼神及山川之精神鬼  
等為得一精靈應用而不窮川谷流溢而

不竭川谷精靈亦如人之有神也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萬物者懷生之總名人最有靈而居萬物  
之首王侯偏得中和之秀而為衆人之長

天下政教之主

其致之

致得也結上六事同得一氣而有生成下

六句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一者氣之始至虛無象者也天地得之以

清寧亦須守之以長久若有為有欲自當

失一則天無一以保清將有昏濁破裂之

象地無一以守寧恐招振動發洩之禍夫

一者可以始終得不可始得而終失此一  
初得之不由已後失之必由人故舉裂發

為戒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

神若用一神虛自得靈異不測如則驕矜  
必當功用休歇川瀆精靈自大白滿與一  
相違則川澤乾枯水源焦灼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廢

一者道之妙氣有形之本人若能歸本守

一則生全遂末失一則性滅王侯無一以

處貴恐速敗慶言崩墜也此六事同戒僑

盈其天地神谷亦言及者為天地神谷俱

有精靈因人戒易故遍及之故序訣云天

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下五句三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夫守一道者唯有神虛無論貴賤其有謙

損下賤則近道而安全矜誇貴高則違道

而毀滅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

非乎

孤獨寡人中惡名不穀亦不善也穀祿  
也自謙無德不堪受祿行心若是豈非以



賤為此言能用一處貴耶非者問云是以也下三句四

故致數譽無譽

譽讚美也就譽推數無可譽者王因衆貴共名為王推王實體無王定相何則四肢

百體各自有名無名王者若共名為王則假合非實檢尋名起從百姓來由百姓自是虛假名王何能有實內則無王定體外亦無王實名內外皆無非內非外誰為名者以此數譽無譽可得一切諸法例同此

妄有本作與及車者並同此釋然此經文約理廣義體多含推斤衆緣洞忘心相老君莊子具有成文故莊子云假於異物託於同體異物既假同體未真又云今指馬百體而不得馬而馬繫於前謂之馬也又西昇經云合會地水火風四氣時往綠地水火風言四大也四氣謂四時之氣四大假合因時代謝暫得成身四大不能各生要待衆緣合會共成人身四大各散身在何處依文說義不作此釋要須使依先儒

訓解付以別於道俗之典乎其傳其徒既其文未既其實乃云流俗道士深習胡義若以道士可誣遂云深習欲將經論置在何方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古本碌碌玉貌碌碌石次玉也今依仙公本碌碌驅驅之稱王者人間所貴落落廢棄之名石者物中之賤為道者不欲如玉之貴驅馳不息寧當如石之賤安閑歸道今不言處玉石之間者為此章唯從下從賤元無取中之意

返者章第三前明同氣受生有為者生達末歸本對明得失有兩別前明兼近有為歸本無事後明指陳生本令物依尋兩句前

返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返歸本也動者事業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為動為道者捨末返本是有道人之事業故云道之動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為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為身有之

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安然亦有返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返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下三句後

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一氣也雖未形已有氣故言有天地萬法皆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

有生於無

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為者欲令衆兆歸心有所前言返者返歸此無也

上士章第四前明示道根本今物同信用前勤後習所以以之有三別初明三人開道信誘不同以明引古法言教人隱德後明雅道善貸平等生成七句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道即前言無能生有為物返歸者上士聞

有此道信用勤行心不疑惑上士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存有也亡無也雖聞有道心不全信時欲歸趣復疑是虛者中士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聞道虛無寂寞無為無形不信此妙拊掌大笑者下士也以此信謗辯士之上下

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足猶不得也下士以柔弱爲怯不競爲愚故笑之下士不笑者以多聞爲強辯爭

爲德詐妄爲智苟得爲能此實非道而爲下士所重故以爲德而不笑此豈可爲道故不足爲道也下十三句二

是以延言有之

以此虛忘柔弱爲下士所笑故引古法言

證成所笑之法爲是建言上聖法言也有之則下文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此是古聖法上士信而勤行內心明而進修外迹如闇若退

夷道若類

內心如道平夷外迹不殊俗類有本作類謂即類也心平迹類與類殊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谷者虛容受納上德類之內心潔素外如

誇辱德業廣備迹似庸愚故如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偷

偷盜也偷變也建立德行如彼私竊恐人知覺意在藏名因斥謗街有古本作輸謂委也又云愚也又作偷引也奕云異此字

者非書義也但老君大聖爲俗說經務在當機得意爲善豈假腐儒訓釋然後成經

雖有輸偷以偷義爲正偷又云淺色內心純質守道不移外迹順時隨物變易言淺者其迹非穢非淨似青白難辨之象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此下四大明道業成就方正也行至正之道者無小隅角不修細行細行妨道小隅害正大器者道心也有爲之物雖大早成無爲道器非久不成故言晚成也以此寬

朝爲暮望者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大音謂詮道之言也懷道者幾感後應無問無言問道者寡故大音希也因戒多言懷道抱德身崇質素不事修飾故云無形

此戒飾容儀下三句後

道隱無名

此明道體至道無形人共不見故言隱無體可名所以無名衣被適生強名大道前八若四大皆法此道外隱內明以爲宗旨

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明道用夫歎也唯獨也歎美萬法之中獨有道善能貸氣成就萬物言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早來

有成有歸由乎貸且之功文有深意

善貸

道生章第五

前明道惟善貸成就德源成德生形所以爲次有因明凡惡受急生由由今識根本次明凡惡受急向背情生三明舉果戒因示其損益四明強梁非命重鼎速徒四句一

道生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至無也一妙有也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是一體一是道氣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靈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

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為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不有而有能生於二者蘊氣謂陰陽也且一之為物也從無涉有至微至妙理殊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能濁清氣為陽濁氣為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判一布二事二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為天純陰濁而為地和氣為人和者一氣兼陰陽之妙三合為和若以和清濁而為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二生三生為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唯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為三不可兼道為四其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蘊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

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故西昇經云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物者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下五句二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人以背後為陰故言負心前為陽故言抱和氣在中通貫陰陽調和腑臟然後形神全具故云沖氣以為和草木從地而生向天而長同是負陰

抱陽等有和氣但無識異耳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下明情欲萌生愛惡斯起則是眾生造業之始孤寡不穀眾人同惡唯圖富貴以自益人共不與反更害之王公取孤寡以自目人共愛之下兩句三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物者人之總稱王公以孤寡自目此自損也終居富貴而益也眾人損物利己益之也自益招損眾人也此文通結前後下五

句四

人之所教亦我教教之

亦易也俗人所教莫不易我無為之法而行有為之教故心無謙損命有夭殤

強梁者不得其死

勇悍果決損人益己自強若梁眾物摧押中途夭折非理而亡既非善終不得其理而死

而死

吾將以為教父

吾老君也父本也老君為強梁之徒死不得免故說自損抑之教以為學者之本校量損益明示將來此章初說生源使人思慕後陳禍咎令知畏捨此則前招後勸者務使去末歸本也

天下章第六

前明強梁之徒不得其死此明柔弱之類而合

真舉柔對剛所以為次有兩列前明雅志柔弱能破堅強後明數美無為俗情補及四句前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至堅各有二義一外二內一外者萬法之中至柔者道也至堅者金石也馳騁

猶走驟也金石雖堅為道貫穿來往馳騁其中若走驟故西昇經云道之所以柔弱者包果天地貫穿萬物二內者至柔謂道心也至堅謂煩惱也千生煩惱堅如金石唯有柔弱道心善能攻擊咸得銷也

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無有者心也無間者道也心除緣念諸有皆盡故云無有至道虛妙無瑕無障故曰無間入者契合也道雖微妙間乃為心無所有者契道內空心外彌寬以此校量故知虛心之德無為之行於人大益下三句後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知道者以身率眾口不言也學道者目擊心行身無勞也身無所為心無所欲先破煩惱後入無間無為之益也夫不言者則聽者耳無所聞無為者則視者目無所見聞見之外則非常人之所知故天下眾人少能及此有能察述知者得不言之教也

名與身孰親

名者身外之虛譽身者性命之實體命無

身則絕身無名則久故智者藏名遠稱以全身愚者貪名喪神以害命所以設問身之與名二者誰親使自校量審今識悟老君為時人有殺身成名傷其速妄故設此問以戒君子

身與貨孰多

貨財之通名求貨者本擬養身今有貪財亡身者似以貨多身少愚之至也一臂重於天下況全身之利多可計乎此戒小人

得與亡孰病

此雙問名利以失名利為病得為不病以道觀之得乃辱行傷義以招禍患此其病也亡則身安德茂福祐生全是無病也夫名利者人所共資富則為福過則為禍當

過之分明者鑒之下句二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此以釋答問名者凶器愛之甚者傷神害命喪功損氣故是太費貪求不已得不能散多積深藏自招攻劫凡為名利致死非

理受害者皆厚亡也下三句三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止分內其分有二一者性分二者物分性分者如人飢須食寒須衣腹飽身溫性已足矣其盈表不衣餘食不味者性分外也足則能止謂知也若飽而更食自成腹疾溫而又衣交成熱病內有傷生之醜外招饕餮之名故是辱也二物分者我所應有之物則是已分分外不取為知止也故無危殆不止者分外強取必有危亡及之飽而更食雖不知足食是已分非他物也為不自節故有辱名辱雖行醜不至危亡此則知足德優不足過淺知止行步不止過深因行既有足止不為辱殆所及者故得保天年無大損自取長久誰能短

之

大成章第八

前明貪名競利身則兩  
此明達利忘名德業

成滿舉福成禍所以次之有兩則前  
明有德能損方成滿大後明躁致缺  
損靜符正道  
五大前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弊猶窮乏之行業大成者終日謙虛備如

缺損德充於內利物於外其猶良井隨用

不竭故無弊之前為求名費身者由不忘

也今以忘名晦迹者德壽全也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道德大滿者外相沖虛如彼不足隨機應

用水無窮盡既成又滿體德周備

大直若屈

心符正道杜絕私邪大直也迹隨塵俗委

順無違若屈也

大巧若拙

善為方便妙得其宜大巧也因循故事無

所創為若拙也

大辯若訥

甄別真偽剖析嫌疑大辯也口無便佞得

意忘言若訥也下三句後

躁勝寒靜勝熱

此論說勝極也寒殺氣也熱生氣也陽氣

躁極則至寒寒則萬物凋落陰氣靜極則

至熱熱則萬物生長以論於人為行躁極

則德業自虧故無成無滿惡多殺氣則善

事凋落故實缺實沖虛靜極則有為自損

故若缺若沖善氣積則功德增長故大成

大滿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者外塵不染靜者內心不動不染則六

根清靜不動則五神安寧以此和靜之德

可為天下軌範故云為正也

天下章第九

不出章第十

為學章第十一

聖人章第十二

出生章第十三

道生章第十四

歸元章第十五 原闕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悲元

趙志堅著

德經

使我章第十六 前明開元有為危亡之難故以此明用知行道畏懼誠深難動戒物所以為次明人別初明假設法言令物依信次明人

好邪道財德兩傷後明益以誘人足驗非道三句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其畏

使我者假設之辭介大也臧劉並以為小

今依二德有知者有圖之智小有智心行

大道施為教方以勞已十殺一人父兄猶

戒況有知施教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端蠕之蟲坐而受

害淳常之俗因以澆漓三才不和五行失

據天下可畏孰有比此所損若是故不敢

以纖芥之心有知行化下九句二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徑邪道也仁義小行有為薄福俱非正道

並以為邪繁徒逐之唯恐不及心速遠大

宣知非正哉大道平夷无欲无事内不勞

心慮外不費資財安坐无為天下從化比

謂大道之行也人莫能知之

朝其除田甚無倉甚虛

朝者弘道之庭也五等同會四夷共歸應

表之以謙柔旌之以儉素除殿階也亦謂

除故飾新也毀茅茨土階之質飾飛軒文

陛之華極雕峻以誇人肆崇侈而自貴此

言朝甚除也奪農功役丁壯東臯不作南

畝荒涼田甚蕪也嘉穀不登垣頽室露百

姓不足家國無儲倉甚虛也理身者朝謂

心也心為五神百靈之所會名利得失之

所交是非思慮都集於心故以為朝也自

可損之又損以至无為而乃輕質素鄙薄

樸言无信實詞尚浮華朝甚除也嗜欲盈

懷是非積慮靈府昏穢智識不生心田無

也道業不修功行虧闕豎頸陳允倉甚虛

也

服文綵帶利劔厭飲食貨貨有餘

身尚華飾衣必輕綺服文綵也心好貪殘

益已損物帶利劔也百味盈前无堪舉箸

厭飲食也海内珍奇積充府庫貨貨有餘

也下兩句三

是謂盜誇盜誇非道

此前所有之貨本非已有割剝百姓如行

盜矜已所有謂之誇禍咎誠深何得是道

上來所斥俱為不行大道行仁義者已云

發道況仁義之外別遊邪徑哉

善建章第十七 前明好徑无廉損人修身利物前初後德所以次之有三

別初明善人建志守道不移次明修身及家為利漸廣三則以此觀彼知為至觀三句一

善建不核善抱不脫

善建不核善抱不脫

建者立事之初拔者傾敗之後立志為道

正其始固其基不為時事傾拔者可謂善

其始也抱守持也脫失離也守道堅固終

无脫失者善抱也

子孫祭祀不輟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子孫祭祀夫有宗廟者子孫與則

祭祀續子孫衰則祭祀絕若建立雅志守

道无虧積善之家餘慶弘遠上延租欄下

及子孫代有賢明相繼不絕或有以子孫

為淺俗者然此經所說不以道俗為限有

子孫者豈不得懷道邪下文則云修身修家廣及天下故知經意普被道俗咸實不可以黃服先生頓隔白衣道士下五句修身其德能真

德真矣

修之家其德能有餘

翼成後飛德備能化修身事畢以此理家兼使妻子還淳安貧樂道俗態時盡德行日新道業滋長故是有餘

修之鄉其德能長

有道居鄉隣里景慕尊卑識序食競知廉其德增優故曰長也

之國其德能豐

用道理國人咸受潤風移俗易人淳物盈

故云豐也

修之天下其德能普

道之所在類彼傳燈人無獨親我重積化被遐邇恩及幽明達文咸安蠢動得性無所不利故謂之普也下七句二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夫欲觀人先自觀身然觀有多法今畧言

三一者有觀二者空觀三者真觀一有觀者河上公云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孰存

孰亡鄉國天下例然但以存亡有迹觀迹以知修與不修故云有觀二空觀者觀身

虛幻無真有處定志經云要訣當知三界之中三代皆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故云

空觀三真觀者則依此經為觀當觀此身因何而有從何而來是誰之子四股百體

以何為質氣命精神以誰為主尋經觀理從道流來初經一氣次涉陰陽道布為精

神元和為氣命陰陽為質緒大道為都匠總此數物陶冶成身心是陰陽之精而為

嗜欲之主神是至道之精而為氣命之主一身之用無不周矣諸緣共聚各有精靈

精者為賢聖庸者為庸愚及諸鳥獸皆遇然耳此謂初身從此已復則以形相生有

識無情各自為種蓬惡漸起讀以成業草

本無情種性不易人獸有識隨業流轉以此文理次第審觀歷歷分明知道為母道

既是母已即道子識母知子應早歸母故文云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此誠真理非明慧不知故云真觀以是當須自愛自惜

不墜道風專心事母竭誠孝養不可縱情貪淩輕入死地將道種性淪沒三塗既知

有母不可安然有意尋求先須知母所在作何相貌今且當觀母之為物既不足有

又不是無來無所從去無所適離諸色象不可相貌求出彼空有不可以方所定迎

不見首隨不見後恍惚如失不知所之觀母既知神妙莫測實可尊貴深憶深思勤

行法則法則之要事須異俗不得住有不得住無空無所據孤然不動久而又久不

覺怡然如有所得向心比母安措之法虛靜相類心既類母與一和同道至神怡故

如有得心冥此地則是弱喪至家玄珠已得萬事畢矣餘何所求身既如是次觀家

國乃至天下上從真聖下及蚯蚓同母共氣一法性耳孔懷兄弟未獨為親故西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以身觀身要在於此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老君假稱吾以起問示人得知之所由之然猶如是也以此則此經也此經為識母之良規告悟真之要術總萬類而歸一混天地而大同者唯此經獨得之矣經理雖明得之者終須行合絕思慮杜事萌無為坐忘自驗非謬若勤如披誦則語熟心迷亦猶擊潭求影徒施鑒力其空觀者見空則諸有不深真觀者識真則偽妄自息然則見空之心猶對於有悟真之慧空有俱真空唯捨有其出空有也文由理著理為情通則無言希同得意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德章第十八前明用道修身齊國  
毒害無加自人及物所以為不有兩  
別前明淳和內充外物無害後明知  
和有並不知教損十句前

含懷道德深厚者和氣內充物邪無害其德深遠人莫能知赤子共見故借為喻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蛇蝎蜈蚣以口齧蝎以尾刺螫行毒也攫搏也又云爪持物也此鳥能以爪搏持人將遠食之猛獸虎狼之屬含德赤子並為淳和內充故得毒蟲猛獸不加攫捉善氣感物乃至於此

骨弱筋柔而握固

赤子初生未有毛髮肉亦蠢蠢故云赤子

此時筋骨虛弱以四指握拇指謂之握固握者閉固和氣也淳凝未散握不勞疲自然如此非為有心故然

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之至

股赤子陰作動也牝牡雌雄未知陰

陽交合之事而陰動作者良為和氣充盈

非關情欲使然也

終日號而不噉和之至

噉聲嘶咽也終日號啼聲而不嘶咽者和

氣內全之驗也下七句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夫和之在身聲啼而不嘶物毒而無害人知有此益者故日日勤行守和之事以為常業此是修行不斷之常下常是延生不變之常身既得常生知益明故云曰明上知但知和可行此知心猶闇下知為守和得益則身常心明前因後果理自明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者吉凶之徵候行益則吉候行惡是凶候益生者多食厚養日加秣怪不祥之候也氣和氣也心虛靜則和氣歸奔躁則和氣散變柔為剛日益強猛剛強者死之徒與死同類故是不祥

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則老者法喻健舉內言一身取諸物

先壯後老天道之常何乃非道今言貪欲

感謂之壯心識昏謂之老二者俱失故云

非道已止也既能告之以非道則不可使

久行須加勸勉令其早止

知者章第十九前明益生使氣謂之  
非道此明閉門塞兌



方謂之真以謂對失所以為次有兩  
別前明塞兌不言敏於知道之行後  
明忘貴與賤成於辭  
俗之心九句前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道貴行不貴言心能知道身力行之不以利口多言謂之知道何則知道離言言

則非道故不言也若知而不言亦非道況不知道唯事多言

塞其兌閉其門

門兌前已具釋塞閉有二一以事閉二以理閉事閉者口多貪味以薰血成非自是

非他出言招禍耳目聞見過患彌多諸根起惡晝夜不息此則依經戒閉塞二理閉

者為能聞道境不亂心欲食亦無所味欲言亦無所道恣耳目之視聽不足見聞放

心神於有城寂然不動中人閉塞先事後理上士悛悟心境齊忘心虛境無誠謂善

聞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折除也紛紛結恨也六情外閉三毒內銷道來居心紛銳自息昔有今無由道挫解

非謂尚在將道銷除

和其光同其塵

和光晦已明也同塵順俗事也此六句前文已有今又言者為其於人切要丁寧戒

勸故再言之

是謂玄同

玄者無滯之名是前諸行內能知道外能順俗內外中間亦無住著與理冥一故云

玄同下七句後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疎

玄同之德虛淡之士神凝物表志洽道源雅趣懸殊故不可以俗情親附有道君子

德芳蘭桂近益體薰望風愈疾故不可以

常嫌疎遠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

無營無欲不可以財色利無過無名不可以刑名害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

鄙薄榮寵不可以爵命貴有道可事不可同廝役賤夫親疎利害生於有心者也今

既萬慮都損嗒焉喪偶利害貴賤何能及之

故為天下貴

天下可貴者唯前行也至德高邈玄同清遠榮利不能加俗事無能動幸達此德誰

能不貴已上六者時代之所嬰常人之所

患唯當有道者方能免焉

以政章第二十前明塞兌修身以知  
吹當化人自我及物所以為次三別  
初明三德為用廣局不同大明微問  
知由示其可顯三明我但  
不作國富人淳五句一

以政治國

用政治國者諸侯也政謂仁義禮信法令科條等以為政教理人之法然行之者煩

從之者勞可以理小不可以化大故云治

國

以奇用兵

奇詐也用兵者如四凶逆人悖亂天常萬姓不安應須良家用兵靜難智者當之難

則權道貴詐不可久行

以無事取天下

取天下者謂帝王也無為無事者是帝王之德心無所欲事無所為不召於人百姓歸慕四方同至者不為有心取得故云無事取天下十句二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何以知發問也之然猶如是也以此者只此三事校量以答釋奇政無事者才也軍國天下者位也位得才則事理才得位則道行是故見才則知位之理亂觀位足辯才之優劣故云以此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此明有事取天下者損物如下忌諱言上政彌貧明下損忌非一類故云多忌諱則法令也嚴科峻法密若凝脂拱手則內迫飢寒從事則外羅刑憲今約事明諱者畧言有三一者家國忌諱言談者失其意二者陰陽忌諱為事者失其時三者法令忌諱營生者失其業法之所設本擬利人以衆從已則於人不便違則犯禁從則失利故貧也以此驗之知非無事之主若行至

禮不諱則人皆自富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者貴賤之通稱利器謂機權謀計堪以損人益己者咸謂之利器雅家與國好事有為上務權智以禁下下生姦計以侮上

上下相謀不行正道人庶偽妄君臣昏惑民多智巧奇物滋起

滋益也夫智巧者憂勞之奇物謂非常所有智巧之徒好為異物競相誇尚日益奇能良由上貴珍奇所以百姓澆華益甚

法物滋章盜賊多有

法物謂刑罰之具嚴科酷法枷鎖捶楚之屬施法物本擬防盜楚法多而盜賊甚者良由上好奇物下無則盜法網雖密盜者彌巧犯盜者眾故云多有下五句二

故聖人云我無為民自化

此下明無事者之得我天王也假設天王辭云我在上無為萬方自然從化無為言上政自化明下益四修義意惘然我無事民自富

上無賦役之事下無勞擾之人萬姓安居四民復業女功杼軸男事耕耘淳德充於內良穀盈於外故云富也

我好靜民自正

人猶水也不動則清平則可以正物不動由靜下効上行物斷私邪人復淳正上文云清靜為天下正

我無欲民自樸

欲者須求愛染之始樸者心淳未散之前上能無欲下息貪淫厭薄淳華自還素樸

老君之教意不徒然舉此無為之益對前有事之損皇王得失龜鏡在斯

其政章第二十一 前明化育奇政人寬猛物致全缺除繁未盡所以次之有三則初明政有寬急利害不同次明禍福循環未有窮極三明明無為之政直已率人四句一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悶寬緩也有本作悶悶同門音蒙昧也淳淳質直也君上管帶如闇政教寬緩則人皆任實淳淳若愚蠻貊及淳福之始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嚴急明政教之初缺缺具陳亡敗之後此為福修身者心王寬靜則五職安和百關調理如其好用聰察則行業虧於外神氣喪於內因以夭壽故云缺缺下八句

二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依也伏藏也禍福者善惡之報也人能空虛其心不為善惡既無善惡何有福禍及其心行善惡禍福自來禍投於惡福亦在中但禍彰則言有福隱則言無人能改

惡行善則福從禍中而起禍藏而福見故云禍為福之倚得福倚者而行惡則福滅福生福為禍之所伏如其善惡不止禍福終無盡期心為善惡之主其禍福倚伏同在心中禍福無形隨感即至耳

孰知其極其無正

正者處中之主謂心也福由善至禍為惡來禍福循環誰知限極良為偏邪之心妄生善惡其能忘善惡之心者為正心也正復為奇善復為祿

上雖心忘善惡為正未能無心執心為正非至正也異他善惡故為奇不招禍福雖言善未堪入道復是祿祿者道之邪也契道則滓穢未盡處俗則憎惡有餘適為己之怪行未始近於真善

人之迷其日固久

奇是佳正之癖祿是執善之禍懷病不悟故謂之迷捨邪惡執正善如在囊檻謂之固始乎禍福終乎祿善年劫長遠故謂之久聖慈善救屬在下文下五句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

方正也割截也穢惡也有本作劇傷害也凡有執正直邪為己祿行聖人行大方正混萬法以為一不割截邪曲以從正直自以性足不求非為己廉惡人貪穢以此內心真廉亦同穢俗破彼生祿執善之行直而不肆光而不曜肆陳也身行正直口不申陳揚名激貪為已怪行四句智德名義各殊論其內心虛忘一也善得虛忘名不出眾則愚者各自

得見智者助我藉光明不亂羣闇無所慕無為之化於此大行

治人章第二十二  
前明禍福無極由化人及天先以無為法式化前從後所以次之章中三別初明無為法式復明無為久固自得長生十一句

治人及天莫若式

及猶至也天自然也有本作事業也式法也上文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有本作壹謂儉約也然儉壹一行未足以伏天下故以式為正化理百姓遐邇同心咸得至於自然之理者無過用無為之道以為法式則人無不理天無不合其事業者理化萬人行無為以為事業者既得萬人之心又合自然之道

天唯式是以早伏

伏從也率化萬人四夷早伏者唯此無為法式最為切要早伏謂之重積德德者行道之迹備舍萬德增修不止謂之

重積難化之人早得從道者良為此德深廣重疊厚積故得也

重積德則無不剋

剋猶果獲也惟德在躬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是物無違何往不剋

無不剋莫知其極

德既重積物共尊崇承風慕道何有窮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極有二一者積德深廣量等太虛無可涯測二為人歸者眾數無限極德至於

此方可為主以養一國之人下兩句二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母則道也道有生養之功故以為母人能有道用道理國則國安人泰祚履長久下兩句三

是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為前積德之人以道為國母而得長久未言守母得父所由今此具陳全生保國之妙用戒理人之益夫木之為物下有本上有實本根深則不拔實蒂固則不落積德

之人身有道心有德無為守道則命根深虛心養德則生蒂固根深則命不絕蒂固則身不滅命延則長生身全則久視長生言體久視言用故知深根固蒂者而得長生久視之道也

治大國章第二十三前明無為化國以道推人思及神見德章顯所以明不次之有三別初明舉事為喻以明不

慶後明德被顯人見天觀兩句

治大國若烹小脰

烹煮也脰有本作鮮俱小魚也煮小魚任之則全撓之則碎喻理國者不可用有為也上無為則天下理而國存上有為則天下亂而國亡天下存亡大事也人多不曉者魚小事可以喻大理國既爾況修身者

敢事有為乎下六句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用無為之道臨天下者非直人無惡逆以犯上亦令下鬼無神崇以害人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為鬼無神靈而不傷害於人者為上有道德之主下鬼不敢妄作精邪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此明歸功於聖人非為鬼有神自不傷人直為沐聖人之化鬼亦懷恩履正不敢傷害於人下兩句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兩謂人鬼也人處明不為掘塚戮屍訶罵

神鬼此人不傷鬼也鬼無災怪禍崇於人此鬼不傷人也人以正道莅天下恩霑白骨祭祀以時則人德交於鬼也鬼以神靈衛護福祐於人則鬼德交於人也此無禍相及有福交歸

大國章第二十四前明以道臨物人行謙華矣慕德前則用通被物此乃行謙物歸有三別初明大行謙下示其柔勝剛劣次明大小俱謙更相畜事後明備戒大國特宜謙下四句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地廣人眾謂之大國自謙處卑謂之下流小國慕德競來交會

天下之交托常以靜勝牡

牝雌柔和靜明行謙者牡剛強躁暴喻誇競者雌靜謙下則為天下交歸故勝也剛猛躁暴則人皆叛散故劣也下八句二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為能謙下於小國則取得小國來歸修身者心自謙柔則為眾人歸仰王駘聚眾則其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小國自知劣弱卑詞屈節伏事大國故得

聚會大國之中欽風請益亦猶小見之流除局促慕弘遠內遣我人外詢有道不自矜大謙損推人者比人之下流也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或不定也大小雖殊俱行謙下大者取得

小國小者聚於大國謙下是同取聚斯異故言或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大國行謙之意無過只欲兼畜小國之人小國意者亦無過欲事大國夫謙者立身

之道宜為欲圖畜事然後行謙今為大小自謙同氣相感小者入大如歸家大者畜小如子弟情得意洽同由行謙近既同人遠亦同道聖人說法時有淺深為誘人我強梁且言不過畜事耳下四句三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

兩者大小二國也大欲畜小今已得之小欲事大今又得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其欲

故大者宜為下

大小行謙從來自下今重云宜為下者但為大有凌小之法仍恐謙非久固所以別戒大者令其善始令終也

道者章第二十五前明大人有國天無形懷生共寶從德之道所以次之有四別初明道與深玄唯善能實次明不善惡闇輕而不珍三明聖心平等普救無遺四明求之易得有罪成免三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

與深室也道之深妙如與室之內不可測量也人從道生人自不知道在人中人又

不知者良為人愚道與不識不重雅當上智淑人方能寶愛下三句二

不善人所不寶

不善人謂下士也行有邪惡故名不善心無明慧所以不寶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小人之求利也甘詞美說佞媚前人如市肆交易苟求賤得君子之爭名也專高已行意在加於人上情圖我勝務取人先此並不善之人非有道者下七句三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上來不善之人非樂然也情昏未悟寧應則棄方便設教漸有庶幾

故立天子置三公

三公師傅保也既云不棄須有教方故立天子三公行權制伏懸厚賞以進善設嚴刑以止惡此天子之不棄也

雖以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則萬物之與善人所寶者拱壁如兩手合拱駟馬謂一乘之馬天子三公之所

乘居則拱壁盈目行則駟馬先驅誠為富貴之極終不如無為坐忘進修妙道何則壁馬榮華未免憂患坐忘進道上獲神真以此校量不如遠矣此勸天子三公進修上道前化不善令捨惡今化王公令捨善下四句四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此明修道得益不日求言不須勞身苦心日日遠索然後稱得直以無為坐忘道自來止故云得也西昇經云人能空虛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罪是往時惡報今因坐忘罪自銷滅不日求明得之甚易以免明銷罪不難有此神妙故為上古皇王賢明出處其所尊貴也

為無章第二十六 前明道與精微不能作唯在無為須陳得由所以明不日有三別初明無為之行以德報寬次明無為之心難大不起後明聖絕無為之心難大不起後明聖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事味者恒人之務也無為無事無味者為

道者之業也進德之人以三事為正業故能得道凡人失道得罪者皆由有為事味等今欲免罪得道者要籍捨有為行無為此明心也身廢營構以無事為業此明身也厭薄甘肥絕除有味餐服玄道此明口也身口者事味之所由論其本則心也若心得虛忘則萬累都盡何獨事味乎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小言事味等之體多言事味等之數侵奪名利為小殺傷人物為大怨恚恨也或事有小有小能成大積少成多一小為大猶自難圖沉積少成多何可除絕唯當行無為者舊罪日銷新業永斷以此德報對宿怨則何怨不盡故云報怨以德也下八句二

圖難於易為大於細  
難是罪之報易是因之小無為無事之人已無因矣罪無從生其有為有事之人初因尚小當即除絕省功易盡既不斷除漸至於大事成重大難可圖謀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作起也言天下者謂凡是難大之事皆起於易小之時色類既眾不可具言故以天下總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凡也諾許也凡是輕易許人者其言易也為無其行後必違之是寡信也違則彼人致嫌因生忿恨故多難也前舉事物今就人流咸言先易後難欲使在因絕易兩句三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是以凡有易許多無信實自招後患不息前因是故聖有猶難之慎得無患難之苦輕易之因聖猶不作常人庸淺得不成慎此皆引聖勵凡之辭非謂聖人自畏若是

其安章第二十七 前明積習無為為恐未動禍難不生前習後防同志相接有四別初明心神安靜嗜慾無萌次明因小不除積成禍敗三明聖無敗失由守無為四明務學斷除資賴天性句一六  
其安章第二十七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持者守其故謀者慎其新在安之時心尚虛靜既未動亂守持甚易其次未兆者心已微起未有所著心之與事未結萌兆此時謀絕得免成事用力甚少豈非易邪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微者從無生有已彰色象形段輕虛易可銷散此時不除漸至聚結其次雖有形狀質猶微弱除破不難此四句論心從無向有自微成著皆勸早圖於事甚易如其不早除絕事漸成長從斯已往滋蔓難圖從微至著理合其微在前何也為微氣輕虛與無相近體微易散狀等烟塵故知時初而事微也其脆為雖未堅牢已全體質破則云易分段猶存良為時久而事著也以

此推究微前可知又前有其安未兆後云未有未亂彼四句皆先妙後顯此微脆兩句在中則先顯後妙此便文可不次義夫倫緒今以微後脆前者或恐錄經者誤耳若是聖人本意愚所未詳

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深時此兩句覆結其安未兆以起後義若在安能理不至有兆有兆能息不至微脆微脆早破不至合抱積小成大禍起細微具陳禍起所由次第除遣下流不信戒欲如何下八句二

句二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合抱言大也毫末言小也今日之大從往小來在小不除漸成今大大則來風敵目

卒難除斷喻人初心起添細如毫末長惡深廣陰蓋真性如庭樹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層重也為臺九重初因一簣之土積而不已層成九重此明今生積惡以至高大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七尺曰仞登高山者先起一足之下移足不休高至百仞此明從今已去為惡未止壘土起足是其為也九層百仞成高危也因下漸高終至死敗有本作千里之行

百仞千里意義相似但恐古人為九層百仞俱從下起義勢以重故改為千里不應本文千里改為百仞今取百仞為定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未者營為遂之已有者執而不散為遂

不已則敗身事執有不散則失命財微脆

不除終遭敗失下七句三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為凡敗失皆因有為有執而來欲使

人無敗失故自說無為無執夫有敗者必

敗於成今既無為則無成無成何所敗失

者必由有得我無執取則無得無得何所

失此結上易持易破等不早斷除至此敗

失無為無執言能守初心無敗無失明免

諸後患

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從行也人之行事無論道俗有始

者眾能終者寡功業近成已自驟敗有為

之事從來不久無為之業須能令終無終

有敗天之恒理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中人之性有始無終初雖有心尋以退墮  
若能在始之心見終之敗至終之戒終始  
不移者真道可成況諸俗事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夫難得之貨為貪欲者之所貴無欲者之  
所賤故凡人欲為有欲則貴難得而貪之  
致有敗失聖人欲行不欲者為賤難得而  
遺之故無敗失然於聖人本無欲不欲之  
二心但為有欲者假云欲為於不欲使諸  
欲者効已無欲得無敗失  
學不學備眾人之所過

備防也眾人之過事非一條略言其要欲  
學為首欲者貪求之本不欲以導小人學  
者分別之源不學以勸君子除本塞源則  
人無爭盜無為無事天下同德賤貨不學  
其利在斯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自然者物之本性也性因欲學所傷欲學  
除則物性復故以不學輔助萬物之性言

萬物者及無情也為人多欲自損傍及無  
情人除欲學物性得全故兼萬物也有此  
言者意在救物不敢自有營為

古之章第二十八前明從事有為自  
成敗失此明為道  
棄智誠言不主同動教安自持玄德  
有三別初明衆智如愚令遇不越次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明用智不用校量損益復明能  
知損益德業深玄 五句一

為修也古者善能修道之士內修德業藏  
暉隱耀若愚而已不欲示人明白令眾尊  
崇俗則貴智貴明損人益己為道者自愚  
自昧利已利人此行人道故云善為夫穿  
竈盜竊者小害也聰智亂羣者大害也能  
除大害小害不生故以自愚而除智害也  
人之難治以其智多

上用智下用詐姦猾多端謬妄非一進國

榮寵退避罪罰網之愈密避者愈巧下人

有此難禁由上用智為政也下四句二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夫智有二一道智二俗智道智者心如道  
迹若過以無知為上業以無事為勝功俗

智者知道不足聰察有餘不仁之人懷矯  
以求賞姦佞之類用智以兆刑上下欺違  
更相利害為國大賊者用智之流也其不  
用智者無為任物度品愚淳取而不汙其  
廉與而不至其報下人至此由上之德也

下七句三

知此兩者亦稽式

兩者謂用智不用也言亦者為上文皆云  
以無為理國今復云不用智理國故云亦  
能知用智是害國之賊不用智是養人之  
德者是為得安國修身之法式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始終不改謂之常能知不用智可為理國  
修身之法式始終常行而不廢者乃是合  
道玄之上德

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下微曰深傍周曰遠其德如是謂之為玄  
道被幽明德充宇內謂之遠矣凡人貴智  
玄德貴愚凡人貴積玄德貴散凡人從俗  
玄德從道故云反迹每安國利人故云順



而言大順者上順天道下順萬民在物無  
逆故云大順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趙志堅著

德經

無為章第二十九

儉武章第三十

偃武章第三十一

勝德章第三十二

辯德章第三十三

任成章第三十四

仁德章第三十五

微明章第三十六

為政章第三十七

民之章第三十八

前明人不畏死君  
多飲由君稅重過由君上須成時王  
章中三別初明賦役煩重財德俱貧  
次明養生過分輕自殘天後明  
忘生得壽勝彼貴生 六句一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食費用也稅賦斂也百姓飢窮人無財食

者良由君上費用無度賦稅煩多外疲輸

役內無儲蓄故飢也初明國本虛次句出

事有因起後句結成上義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為是以難治

風教上行入從下化財食不足則爭盜澆

競有餘則姦欺詐偽滋甚故難治也初句

明避之愈密次句明攻之愈巧後句結成

所由下三句二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久遭飢寒常憂不足所以取不以道公罰

私讎養過其極傷生損性雖則人自輕死

終由政化使然故知施教不可有為也下

兩句三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無以生為者謂忘生也多食厚養

速致其死唯此忘生之士勝彼貴生之人

忘生而生存善莫過此故謂之賢也

人之章第三十九

前明善解養生忘  
生為勝此明欲生  
不死柔弱為能前既厚養生此又  
堅強入死同氣相類所以次之兩列  
前論說堅強入死柔弱生後  
結說則強不及柔弱 五句一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生有和氣則筋骨和柔及其死和氣去身

則肢體堅硬舉死對生以明柔弱勝強

勇者劣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言萬物者兼通有識人及草木氣絕體並

堅強生全形例柔弱此喻說也下六句二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夫堅剛之性無往不為或剛勇凌人或強

奪潤已志唯在得無所怯懼雖危必履縱

強亦凌此謂行屍之人與死者為類行柔

弱者身雖未免於死行與長生者同此當

正說

是以兵強則不勝水強則共

此舉兩事為證兵強者眾來攻之故滅而

不勝也木強者泥瓦壓之故折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兵強者眾攻之力強者眾伏之故居下柔

弱者德之至身危則眾濟體和則眾推故

處上也

天之章第四十

前明去強取弱示足得生之方此明舉下

柳高今得中道之要前舉後妙所以明之四別初舉明道務從中適次物有通方能四明聖智定功務藏名

述一六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天道玄遠人莫能知舉喻張弓今凡共解

但弓之為用貴在其調調與不調張而後

見牽挽縱捨規其調不調把處高抑令下

把處下舉就高上力有餘損去木下力不

足加以筋上下均強弱等方有弓用為政

之法理合如斯修道舉真亦當則此高下

喻貴賤有餘不足喻貧富或云弛弓之時

兩弦外曲把處凸高張之時則兩弦內高

把處隆外以為高下若然者亦如過猶不

及何則弛便面高張則背高終當不平又

非恒久故未合天道下六句二

大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

自然之理空無所有有餘則損似若有情

勢數必然莫知所以聖人以為信實引作

明成人能損已有餘補人不足者上合天

道損人不足奉已有餘者行人道也二行

邪正相去遠矣下三句三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損已有餘以奉不足之人凡皆不能

唯當慈悲善人有道君子方始能之下四

句四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見賢

示見也賢能也為者則損有餘者前勸損

已濟物因恐恃功故引聖人示其軌範今

有濟物功而心不處施為開導而德不恃

者不欲使名彰也高人達士所以惡賢能

之名者一為恃德矜名未堪入道二為名

下有利長偽生貪損無益有天下所誅也

天下章第四十一

前明天道平均損柔弱利下攻強非剛是柔義味為次

有三則初明以柔破剛在用無易次明理事昭顯人不知行後明容非致福惠人不信五句一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萬物之中至柔至弱者無過於水此明水

體使為道者法之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堅強者山石之類水之為用穴石崩山餘

物不及體則無累用則有功體用兩能在物無易此明用也在人堅強者煩惱也柔弱者道心也欲破煩惱唯有道心能之不可以他物代易下四句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剛謂煩惱為道心所銷故心勝也人我強梁被柔弱之行摧伏故強劣也此皆目驗可見眾不能知者愚也或有知而不能者無信心也下六句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老君引古聖法言以勸今垢謂惡言謗議不祥謂非罪加身則萬方有過在余一人是也為下柔弱志在謙虛而能容受垢謗故得位居公侯為社稷之主能受不祥其德彌大得為皇帝主六合欽風其道學之流虛懷若谷近為人天化主遠則真聖法王

正言若反

向就柔弱攻堅受垢而為王者皆是合道

正言信實非謬但為常流所聞將似反俗

和大章第四十二前明化用柔弱忍

無為大德不起前既物歸後須養物章中三別初明有德能和不生後明不起次明行道如契怨自不生後明天道無親終符有善三句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猶消停也大怨被殺傷也衣食足知禮節彼此有怨良為不足不足則偷奪殺傷怨怨相次怨懷雪恥必圖報復殺期誓得以快其心使甘辭善說暫得和銷怨報不行怨心猶在夫此怨雖息後怨更起天下

至廣怨讎巨多欲使善辯之流家到戶至

以此和釋何可為善若令天下大同則無怨可和此為善也然唯明主之德能乎其有修身者欲出生死宿怨患累新添者必須心處無為身行無事則得本怨永斷餘

怨不作用此和怨可謂善矣下五句二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信也古者未有文字刻木為契雄雌兩合左雄君執右雌臣執用為政化其法若當則天下如一彼信此信秤斗不行入親

我親愛敬無二強不陵弱貴不欺賤則何以生故明王之在上要觀風俗人有鬬爭

察其所由知從上來革其契令罪在於已不責於人言人者則有大怨者也身自修行者以道養生無為保性人有怨已但自

責躬不敢怨天尤人傍及神鬼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猶失也有德之君見人有過但自伺察已法不當而不罪責於人無德之主唯知伺人過失不知人過之由已故罪責於人而不責已下兩句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自然也無親謂平等也善人則通及君臣萬姓人能有過責已虛淡無為則自然之道與已符合雖則執左契如契得無怨未若行大道者不立契而無怨且鬼神暗伏況人倫乎

小國章第四十三前明善與道同人臣合上下無為前猶執契銷怨此使有法不用從嚴至妙所以次之三別初明君臣有道安金次明人安所居樂道知足後明相忘道術不事

往來  
六句一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土境不寬名為小國士庶蓋少名曰寡民

為能行道家富人足什伯者家具雜物之

大數或什或伯物皆備有無為省事故不

用之修身者國身也人六識也言寡小者

謙也什伯之器謂伎術伎術可用故云器

言不用者為虛忘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上有道使人欣生惡死以死為難重故

不輕入死地周身自足無煩厚積故不遠

徙他鄉營求分外若心王有道神識恬和

無欲無求惡銷累盡平生小過尚不輕犯

況死事若重輟肯身為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則什伯器具之首舉大言之但云四

事舟運於水輿載於陸既為道足於身財

足於家無所須求故不乘也甲謂介冑將

被身首以禦外敵兵者戈鋒手持以斫刺

亦云兵中精最者謂之甲兵修身者昔時

情識剛勇如兵今日柔挺委順若水唯希

利物不欲損人儀相則有施用則無故雖

有而無所陳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反本也結繩謂淳古之政也以時言之

則古淳而今澆就心言之則道心淳而俗

心澆原其始也心欲萌生則變淳為澆心

除貪嗜則變澆為淳此則時之澆淳隨心

變易如四夫淳素唯質一身無能易俗若

使天下還淳時同上古要待有道之主方

始得之下四句二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心無嗜欲蔬食自甘志唯儉素聚褐為美

所居得悅蓬廬足安樂道無為豈聞風俗

下四句三

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不相往

來

隣國相望為國小相近故目望所及晨雞

夜狗相聞明其不遠從小至老經時已久

不相往來由其各足道足則無所諮詢財

足則不須借貸至足相忘故不來往也

信言章第四十四道德經八十一  
章初既開宗中問

廣說此章居後理當結會結東清義  
同會一源就此章中四科結釋知結  
一切言教簡別真偽以結諸學人教  
明得失二結上德聖人財法無積四  
結諸義二道通明人

法諸義 兩句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謂名教也夫經法所言當理直

說詞質義舉而無虛飾美艷無隱無曲易

知易行此其經也巧說美言綺飾詞句虛

陳禍福引誘貪愚雖來淺俗更迷深理此

則有華無實非真經也以此信美二文通

辯一切名教真偽下四句二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言內心善言外行心知身行不分辯已

知斤異眾人者真善人也若自辯已是唯

事非他以利口屈人以多言伏物者非善

人也此六句通論學人得失人法真偽求

諸精最龜鏡在斯幸遇同心庶留明鑑下

三句三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能知道者知道非言則不可以多言博識  
取知則為博溺心翻更迷惑故言不知此  
則為知故不博為博故不知

聖人不積

積藏蓄也積有二義一積德二不積樹德  
立功積而又積所謂重積德也不積者有  
德教愚有財施貧機有堪授已無所惜積  
言自修不積言利物

既以為民已愈有

既盡也為施教也愈益也聖人有德無所  
吝惜盡以教人施為教方隨機利物前人  
受潤聖德日新故云愈有

既以與民已愈多

以財施貧已益豈有法無狀象至精至微  
唯可心神冥會不可持捉故言為也財是  
形質可以手度故言與也下四句四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即自然之道也言其體也空無所有  
神妙恍惚語其用也無所不生無所不成  
此為利善終無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聖人者無為上德也聖教微言務存虛已  
為而不恃功必推人讓猶不取於事何爭  
利則益物為則有功功益無事虛忘之極  
妙與道合德之至也夫心口者爭之具也  
天道聖德混沌玄同萬物生成事由天聖  
非天不生非聖不成故天道無言廣利生  
著視同芻狗終無損害聖有心口而與好  
爭者同然則同其相異其用故同心口而  
有教異心口而無爭既有天聖名殊須陳  
爭害迹異故天言無害聖言無爭若以玄  
同言之天道自無爭聖道亦無害應迹設  
教故有二名損教歸理寂無天聖天聖之  
本既曰無矣爭害之迹豈有異乎一部妙  
經事終於此隨立隨遣者意在忘言會道  
故以此章結遣五千與旨斯意若得則何  
言不通天道者遍愛諸有即有求之終莫  
能得有物之外非則無道離物求之又無  
得法信知道無不在所在皆無欲有真求  
無論方所比見諸家注解多依事物以文

屬身則節解之意也飛鍊上藥丹經之祖  
也遠說虛元玉弼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  
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  
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  
取悟儒學之宗也又俗流繫有非老絕於  
聖智僧輩因空嗤李被於家國良由孔乏  
采真之務釋無詮道之功徒使竭性力而  
揚後名聲珍資而市來福所以坐三隅而  
自是擅一曲而曖昧長迷大道終天致感  
斯並爭探理窟角辯虛玄正闢行心傍虧  
理物然此經洪源深廣隨用精蘊亦猶大  
鳥冲天遐邇同望遠觀如燕近見如鴻北  
人視之以為南南方觀之以為北心心既  
異遙遠殊今則思去物華念歸我實道  
實身得體體坐忘修之有恒稍覺良益故  
知不龜手之藥是一漂絮裂地之殊信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道 藏（全三十六冊）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強

裝幀設計 范一辛